

《閩都別記》與閩都文化

研究文集

■ 徐杰 主編



閩都別記卷之十五
魏元白九侯表記
建侯子劉氏編七
却說徐侯表記了二番大不取唐歸回至唐不動黎已他志
表報物如故所以九侯不疑是魏夫所說此且不先說連江
劉開之之其陳氏因小姑陳氏家門已不勝當怒又因九侯出
極時必當報報時其家紅有表方上卷出故自姓後無人去
有侯氏會加氣顯一而不起劉開之故身五十歲身因怒
而才故文家得生有報學官以女死之贈經不取財禮願歸
徐侯曰劉侯得與在表其表其表其表其表其表其表其表其表
其表其表其表其表其表其表其表其表其表其表其表其表其表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Haixia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编委会

主任 练知轩

副主任 高翔 王聪 深 赵麟 斌 徐杰 林山

陈章 汉 王华南

主编 徐杰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卢为峰 许步书 李铁生 陈苏林 璧符

官桂铨 侯伟平 徐鹤苹 曾江 董骏

《闽都别记》与闽都文化

研究文集

■
徐蕊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闽都别记》与闽都文化研究文集/徐杰主编.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80719-632-7

. 闽... . 徐... . 闽都别记—小说
研究—文集 .IV .1207.4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44189号

《闽都别记》与闽都文化研究文集

徐杰 主编

责任编辑 余明建

助理编辑 朱墨山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址 福州市东水路76号14层 邮编 350001

网址 www.hx-read.com

发行部 0591—87536797

印刷 福州力人彩印有限公司 邮编 350003

开本 787x1092毫米 1/16

字数 340千字

印张 20 插页 8

版次 2011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719-632-7

定价 5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清同治年間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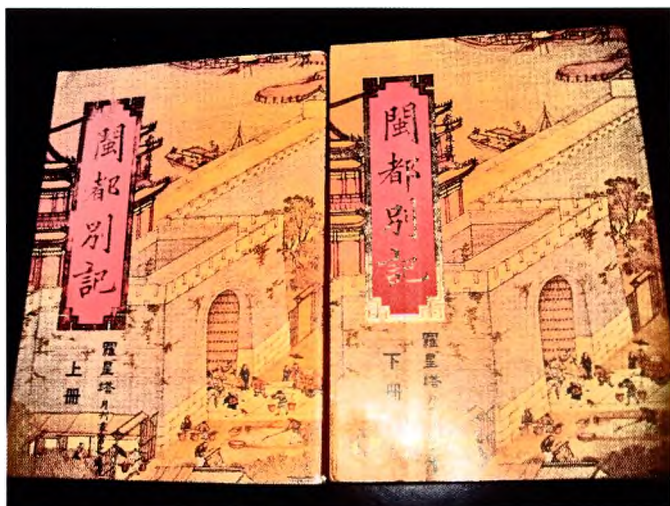
1911年初版油印本



1928年石印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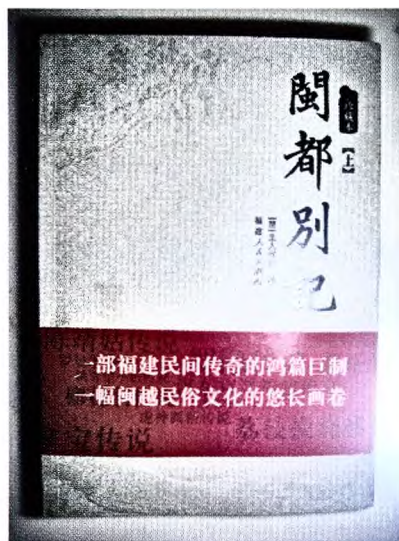
1946年鉛印本及油印本



1986年台湾罗星塔月刊社版



1987年福建人民出版社版



2008年福建人民出版社版



董执谊像



董执谊故居与刻书铜塑



董执谊印鉴“执谊手披”



董执谊印鉴“臣董藻翔”



董执谊故居门面



双峰梦题刻



双峰梦景观



东门外榴花洞



双峰梦北侧邻霄台老照片



鳌峰顶平远台



五虎山下乌龙江



闽江口金刚腿



闽安镇迴龙桥和齐天大圣庙



北门外升山寺



仓山下渡陈靖姑故居



塔亭临水陈太后祖殿



龙潭角祈雨处



陈靖姑塑像



临水夫人三姐妹



闽王像



郑和塑像



郑堂画像



戚继光塑像

序 一

卢美松

《闽都别记》是集中反映古代闽都文化的重要文学著作。福州作为闽都，因为有这一部家喻户晓的历史传奇小说而更加闻名，闽都文化也因这部文化小说而充分展示其富于地方特色的历史内容。如果说明人王应山的新著《闽都记》是闻名于世的福州地方志的话，那么董执谊整理出版的《闽都别记》则是妇孺皆知的福州地方史传奇小说。从民俗传承意义和文化传播意义上说，《闽都别记》是影响最为广泛、深远的文学作品。几百年流传的民间故事，一百年定型的文学作品，成为闽都文化的集中载体与有效宣传工具。

《闽都别记》为闽都福州树起了历史声名。早在宋代，福州知州梁克家在他所主持编纂的《三山志》中，就记载福州城内建有“闽都坊”（其前称闽会坊），但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明代福州学者作《闽都记》，详细记载福州府所属十三县的人文历史与地方风物，并且附载大量历代名宦、士人的诗文作品，其中宣传闽都的历史与文化，为世人保存了大量的福州地方史料，堪称名山著作。而《闽都别记》确是别种体裁的“闽都记”，它以章回体小说的形式，详细记述一千多年间，福州地区城市发展、人事变迁、民间传说、民俗活动，较为全面地展示了闽都广大地区历史风貌与文化内容，既展示社会历史变迁的事实，又描述民间善恶消长的传奇故事；既反映市井平民的社会生活、思想感情，也表现文人学士、官宦人家的儒雅情趣和文学活动。因此，可以说，这是一部雅俗共赏的文学作品；所谓“别记”也者，即指以别一笔法，从别一角度记述别一内容的闽都社会生活；这是全景式表现“闽都文化”的长编巨制，是影响广泛深远的社会生活百科全书。

《闽都别记》是闽都文化的百科全书。它记述的内容包括历史与文化，传统学术与民间文学，高雅文化与民俗活动，传统教化与信仰崇拜。作为民间文学作品，是为401回章回小说，洋洋150万言，内容既有历史连续性，又有文化的传承性。诸多福州地区的口传文学，如历史故事、民间传说、民俗乡风、俚谚民谣，诸凡闽都士子官宦的文学作品（如诗词歌赋、楹联匾额等）以及文学创作活动（如盘诗、对联、吟咏等），都在书中有生动的反映，而且其创作水准一般都比较高的。

《闽都别记》是传播闽都文化的重要媒体。百年前，《闽都别记》一问世就受到世人的欢迎和喜爱，一版再版，屡售罄空。书中的内容，尤其是许多生动的历史传

统故事，如陈靖姑、郑唐、荔枝换绛桃等，福州市民口耳相传，世代传扬，历久不衰，遂成妇孺皆知的民间故事。其他许多内容也都成为城内外居民茶余饭后的谈资。重要的是，随着《闽都别记》的发行和传播，有助于增进世人对福州历史文化亦即闽都文化的了解。特别是闽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多是通过福州移民和《闽都别记》书而产生广泛影响。本书也因此广受台湾同胞与海外侨胞的欢迎。

《闽都别记》是传承闽都文化的教科书。许多福州人，包括移居在外的老福州人，都对福州祖地情有独钟，念兹在兹，而且他们多是通过向后辈和外人讲述“别记”中的许多传说故事和文化内容，表达对故乡的深厚感情。书中许多传说故事、趣闻轶事，成为长辈对晚辈的启蒙教材，成为传承福州文脉的历史元典。因此它的历史作用是无可替代，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总之，《闽都别记》与闽都文化有着不解之缘，它全面地记载闽都文化的基本内容，是对闽都文化的一次总结。闽都历史由此得到通俗的宣传，闽都文化也因之得到较为完整的保存。它虽然是以通俗的语言形式，以传说故事为主要内容，但却达到雅俗共赏的目的，受到各方面人士的共同喜爱与热情传播。这次研讨会，是历史以来的第一次，也是人们深入认识并研究《闽都别记》的第一次。仅此一次已见丰硕成果，有望在后续的研讨与宣传中，进一步弘扬闽都文化与城市精神。

序 二

黄启权

《闽都别记》是福建省历史上流传至今篇幅最长的一部以福州历史为背景的民间传奇小说。它所描绘的内容，自汉唐，历经宋元明清，时间跨度二千多年。其中保留了唐宋以来福州地区大量的风土人情、地方掌故、民间传说、逸闻轶事以及俚谚民俗等等；再通过民间熟悉的地名古迹，演绎出生动的历史故事，娓娓动听，扣人心弦。全书充满浓郁的乡土文化色彩和市井生活气息。它所展示的独特乡土文学风格和丰富多采的民俗文化内涵，被后人认为是福州乡土文学和民俗文学的瑰宝。

《闽都别记》是闽都文化中民俗文化的光辉代表。闽都文化是福州文化的别称、雅称，是福州人创造的祖国东南沿海的都会文化、省城文化/是具有福州特色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它是一种以雅文化为主流的雅俗共赏文化。《闽都别记》首先为闽都文化正名的先声。同时，《闽都别记》植根于闽都文化。它不仅取材福州地区的社会和民俗生活，大量使用福州方言，而且是一部以福州历史为背景的文学巨著。《闽都别记》传承闽都文化。它展开福州地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悠长画卷，是一部完整保存福州历史记忆的文学创作。《闽都别记》显示闽都文化的辉煌。它穿越闽都文化的历史时空，以民间文学的形式，讴歌福州人民，而又反过来教育后世福州的一代又一代。它不仅为福州乃至全省人民所喜爱，也成为榕台文化交流的纽带和桥梁。它无论从文学、史学和民俗学方面，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它为福州人民留下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正是这样，2010年3月，在福州市文联主席徐杰同志的牵头下，福建省文史馆、福州市闽都文化研究院和福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发起征集论文，举办“纪念《闽都别记》刊行100周年暨闽都文化传播学术研讨会”。当年4月，经报中共福州市委宣传部和福州市闽都文化研究会筹备领导小组，得到支持；陈扬富同志批示：同意列入闽都文化研究会的工作计划。2011年3月以来，又蒙福州市闽都文化研究会主要领导练知轩、高翔同志的关怀。一年来，省内学者以至台湾乡亲热烈响应，踊跃撰稿。现已收到两岸作者论文近六十篇，约三十万字，形成两岸学者共同研讨《闽都别记》，共同弘扬闽都文化的可喜现象。论文涵盖面广，内容丰富，论述实在，又不乏新见。主要是：《闽都别记》的历史地位，《闽都别记》与闽都文化，《闽

都别记》的成书年代、作者及版本，《闽都别记》与福州民俗文化，含福州方言、闽剧评话、伢唱和乡土习俗、地方掌故、民间故事，以及《闽都别记》与榕台关系。同时，评介周朴、王审知、陈靖姑、罗隐、郑唐等历史人物。

由于《闽都别记》内涵丰富，组稿编辑时间仓促，水平有限，某些文章还有不尽人意之处；但总算迈开了艰辛而有意义的一步。我们相信《闽都别记与闽都文化研究文集》一书的出版面世，与“纪念《闽都别记》刊行100周年暨闽都文化传播研讨会”的举行，将有利于深入探研《闽都别记》，进一步弘扬和发展闽都文化，不断展现闽都文化优异的风采和旺盛的生命力。希望得到更广大学者、读者的关注和支持，谢谢！

2011年3月

目 录

论《闽都别记》作者的传统文化修养.....	王枝忠杨式榕 / 1
——《闽都别记》作者蠡测之一	
《闽都别记》成书时间及作者初探.....	刘敬扬刘致捷 / 7
——兼论闽中钱庄之起源	
五个依据可论证.....	林秋明 / 16
——《闽都别记》作者是福清龙田人	
重印《闽都别记》在台湾之缘起.....	台湾) 郑行泰 / 18
一部完整保存福州记忆的书.....	王宜椿 / 21
——纪念董执谊修订、刊行《闽都别记》100周年	
《闽都别记》手抄本.....	林山 / 25
关于《闽都别记》之版本、刊行和编纂者及其年代等问题初探.....	徐吾行 / 27
《闽都别记》版本、作者及成书年代.....	官桂铨林展瑞 / 40
介绍一本奇书——《闽都别记》.....	台湾) 杨崇森 / 50
董执谊巧设“里人何求”之谜.....	董骏 / 58
董执谊——闽都历史文化的传承者.....	聿驰 / 66
董执谊故事.....	董茸 / 71
双峰缥缈梦何求.....	董茸 / 79
——解读《闽都别记》编纂者董执谊的心路历程	
《临水平妖传》与《闽都别记》.....	欧阳健 / 87
文章道德龙虎风云.....	董骏 / 97
——兼谈董执谊的对联艺术	
女神陈靖姑.....	陈俊 / 101
展示两百多年前的闽中风情画卷.....	黄文山 / 113
——评林蔚文《福建乡土文学的瑰宝——闽都别记 解读》	
重视方言小说的研究.....	王枝忠杨式榕 / 116
——以《闽都别记》为例	
《闽都别记》带你穿越闽越文化历史时空.....	雷戎 / 122

乌石山双峰梦演绎《闽都别记》故事.....	林壁符 /124
闽史话闽王.....	黄世鼎 /127
——《闽都别记》中闽王王审知形象	
《闽都别记》中闽王王审知的形象.....	王东声 /130
福州罗城创筑者.....	马信发 /133
——闽王王审知	
晚唐诗人罗隐在《闽都别记》中的变形.....	张端彬 /135
《闽都别记》中关于女性的几个问题.....	张晓梅 /139
别样的风采.....	王宇 /144
——《闽都别记》中的女性形象与女权意识	
多种艺术语境下的精神图像.....	陈丰 /148
——对陈靖姑艺术形象考释	
《闽都别记》中陈靖姑故事的来源与影响.....	官桂铨江荣基 /154
《闽都别记》与闽山文化.....	刘湘如 /163
《闽都别记》中陈靖姑形象的俗文化意识.....	夏沁 /166
《闽都别记》让我身边都是故事.....	刘新征 /175
闽都一侠客.....	黄世平许步书 /179
——论《闽都别记》中郑唐形象	
郑唐故事研究.....	官桂铨官钰林 /185
《闽都别记》与《郑堂的故事》.....	江心福 /191
从妖猴到神猴.....	夏沁 /193
——《闽都别记》丹霞形象面面观	
《闽都别记》民间故事类型考析.....	杨式榕王枝忠 /200
《闽都别记》创作动机探析.....	易之 /208
《闽都别记》中的谏言及其文化心态.....	易之 /215
《闽都别记》与闽中方言熟语歌谣.....	林蔚文 /221
《闽都别记》中的古雅文化.....	董琨 /230
《闽都别记》与汉字文化.....	董琨 /242
智释词句巧解字谜.....	董恒 /253
——浅谈《闽都别记》丰富的文化内涵精湛的写作技巧之一	
《闽都别记》中的对句及其写作特点.....	董恒 /261
从《闽都别记》看闽都演艺文化.....	徐鹤萍 /266
《闽都别记》和闽台的地望文化.....	林荫予 /270

略谈《闽都别记》中的“聊斋”踪影.....	池晨光/274
《闽都别记》与《聊斋志异》.....	吴航生/276
雅俗共赏的《闽都别记》.....	方炳桂/282
从《闽都别记》看福建海商.....	赵君尧/286
1927年石印本跋.....	董执谊/293
《闽都别记》改写稿序一.....	螺江女子/294
《闽都别记》改写稿序二.....	落叶/295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闽都别记》前言.....	傅衣凌/297
台湾罗星塔月刊社1986年版《闽都别记》序.....	张立中/300
台湾罗星塔月刊社1986年版《闽都别记》校订后小记.....	高啸云/301
台湾罗星塔月刊社1986年版《闽都别记》序.....	方冠英/304
台湾罗星塔月刊社1986年版《闽都别记》点校别记.....	王天昌/305
台湾罗星塔月刊社1986年版《闽都别记》点校修订说明.....	方冠英/306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闽都别记》序.....	林蔚文/307
编后语.....	陈苏/310

论《闽都别记》作者的传统文化修养

——《闽都别记》作者蠡测之一

王枝忠 杨式榕

《闽都别记》全书多达401回，是一部一百二十多万字的超级长篇小说。单从这一点来说，它也许可以称得上古代小说之最了。但关于这部书的情况，我们目前却所知甚少。比如说，这部书的作者是谁，其创作的具体情况又是怎样的，就几乎一无所知。目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它不是由个人独立完成的，也不是由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写作而成。傅衣凌先生在1983年为福建人民出版社标点出版《闽都别记》时写的《前言》中就认为：此书“系当时福州说书人根据本地民间传说，参考历史故事所拼凑而成的一种话本”。2004年出版的《福建乡土文学的瑰宝——闽都别记 解读》更带总结性地说：“一般认为，《闽都别记》是在清代福州地区说书人根据福建历史故事，以及福州等地民间传说、野史和社会掌故、习俗等加以综合演绎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一本传奇话本小说。在小说成书之前，书中的有关内容或章节已在当地说书人之间流传，市井百姓亦多耳熟能详。”而追根溯源，这些说法其实都本自藕根居士董执谊氏。他在清宣统三年（1911）为自己整理出版的《闽都别记》所作跋中说：“书中章回，修短不一，自二百四十一回后，若别出一手，殆编以讲演，陆续成帙者。”最近有某报记者大约从董氏后人那儿获知某些信息，更言之凿凿地说：《闽都别记》“是说书人口传笔录的话本小说，只有不同时期抄录的详略各异抄本，藏于福州名门望族”。“关于作者，董推断不止一人，署名颇费斟酌。后初刊时，确定署名为‘里人何求’，取‘里人’暗合‘闽都’何求’则指编著者‘何可求’、‘何用求’。”

这就是说，他们都认为，此书乃系编成于众多福州地区的说书艺人之手，最后“对此书全面精心整理、点校、勘误、补充，润饰部分字句”的是董氏；“里人何求”的“署名”也是董氏所加，实际上并无其人，不是某人的笔名，充其量不过是所有参与

原书目录标明400回，但第200回重出，故实有401回。

林蔚文.福建乡土文学的瑰宝——《闽都别记》解读.福州：海风出版社，2004：1.

陈庆元.福建文学发展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490.

林佳.董执谊让《闽都别记》成书.东南快报.2007-7-1.

者的总代号罢了。

情况真是这样的吗？《闽都别记》果真是一群“当时福州说书人”长期合力编纂而成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吗？窃以为上述说法恐未必符合实际。但由于这个问题很复杂，区区一篇小文难以把问题探析清楚，本文拟只从书中所反映出来的写作者的传统文修养的角度谈谈个人的一孔之见。

相信读过《闽都别记》的人都会承认，此书的作者受到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而且是一位饱学之士。

首先他应该是一位对我国的历史发展很熟悉，对历史典籍有比较系统了解的读书人。

全书从头到尾大量叙说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有名有姓，时间、地点、史实，头头是道，言之凿凿。而且考查下来可以发现，这些历史知识绝非得之坊巷道听途说的耳闻，而是其长期浸淫于大量历史典籍的结果。

如本书故事始自唐末黄巢起义，作者是这样交代这一段的有关史实的：“却说彼时乃唐僖宗乾符二年，郑镒为福州刺史，懦弱无能，闻山东曹州人黄巢聚众几十万，绰号冲天大将军……”尤其是本书自241回后大量引述有明一朝到清康熙间史事，看得出作者对它们十分熟悉，如数家珍。如第275回提到琉球国时说：“洪武十五年，赐诏谕之……二十五年，始遣王子与陪臣子弟入太学，是其入监读书之始。”第281回写于谦死后昭雪事：“至宪宗成化元年，诏释戍边于谦之家……至弘治元年，加赠前少保于谦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太傅，谥肃愍。万历中，改谥忠肃矣。”这些前朝史事，不熟悉者即便现翻史书都未必容易查找得到，更不要说能这么熟悉地，信手拈来，而且不出差错了。

不但正文叙述的历史事实、详细确切，而且书中多处加有的注解式文字，所涉及的史实同样是准确无误。如上卷第八回开头关于“闽百粤之疆”的长达一千多字的介绍，就是按历史时代先后顺序排列的非常详尽的内容。其中提到的人物计有无疆、无诸、庄助、王恢、韩安国、余善、王朗、严高等不下三十来人，内中大多数人无论如何都不能算著名人物，而书中一一历数，精详确切；时间跨度起自战国时期（前475～前221），止于唐贞元间（785～804），具体的年份有“秦始皇二十六年”、“汉高帝五年”、“孝惠三年”、“建元六年”、“元鼎五年”、“昭帝始元一年”、“光武建武二年”、“献帝建安八年”、“吴永安三年”、“晋太康三年”、“刘宋泰始四年”、“昭泰三年”、“天嘉二年”、“隋）大业初”、“唐高祖武德初”、“唐高祖武德）六年”、“太宗贞观元年”、“嗣圣十六年”、“景云二年”、“开元十三年”、“（开元）二十七年”、“天宝”、“永泰中”、“大历、贞元间”等，总共二十几个年代，时间跨度达一千多年，帝号达一二十个。全书像这样的文字所在甚多，在全部401回中提到的具体年代不胜枚举。

不能想象不是十分熟悉历史者能够做到这一点。

其次，他对闽地尤其是福州地区的山川地理、历史沿革、人物出产以及风土人情等，都能如数家珍，而且既全面又具体，还十分精确。

本书主要是写发生在福州地区的故事，对这一地区的风土人情熟悉本在情理之中。但从书中反映出来的情况看，作者并不是一般的了解，而是极为熟悉。更重要的是，他在叙及某地某人某事时，往往要详尽地历数其渊源流变、前因后果，而且总要引经据典，而决非得之于传闻的耳食之言。此类例子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这里仅举二三处以借窥全豹。

第1回关于南涧寺有这样一段介绍：“南涧寺，在乌石山之东。梁大通六年，居士苏清舍宅为之。唐乾宁二年，建天王殿，三年号南涧寺。天宝八载五月六日，风雨雷电涌出佛像，欧阳詹作记。宋大观中赐额，建普明庵。至明嘉靖间，寺为沙门所蚀，仅存屋数椽。万历初，知县周裔光从里人请，始复为寺，视旧址不及半。寺之西，旧祀瘟神，祈祷踵接，里人增构亭台其上。”短短的一段介绍里光年代就多达七个，不但言之历历，而且有的连年月日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如果不是平素知之甚稔、记之甚牢者，恐怕就是写作时现翻现查资料也未必能这样一一道来吧？

第249回最后部分有近千字专门介绍南宋遗民、连江人郑思肖的事迹，从郑的祖、父、母谈到其自身经历、轶闻，以及其著述总况，虽然文字不多，但既详而核，且其中还有一些具体的数字，恐非仅凭记忆所能做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沉人苏州承天寺井中的那部《心史》发现经过的记载：“至明崇祯十一年冬，苏州承天寺以久旱浚井，得一函，其外曰《大宋铁函》，内中有书一卷，名曰《心史》，称大宋孤臣郑思肖百拜封。其存书之日乃德祐元年，抚使张国维刻之以传。”这些内容作为那个时代一般读书人也许都会知道，但这样具体、准确，恐怕非查对有关文字记载办不到。而作者也的确在最后明说：“此章系《福州府志》参《苏州府志》所纪，系实事。”证明他不但查过《福州府志》，而且还核对过，知道它实源自《苏州府志》，也就是说，在把这段事实载入书中的时候，他连《苏州府志》也看过！

第277回写到才女张红桥时有对史称“闽中十才子”的介绍：“当时有林鸿、王偁、陈郊、陈仲完、唐震、郑定、王褒、唐参、高棅、王恭十人，谓之闽中才子。”有关专著经查核后指出：“该书闽中十子的名单同袁表、马棣的《闽中十子诗》。”这意味着这里关于“闽中十才子”的名单不但准确，而且其来有自，不是作者自己编造的，大约也不是凭记忆开列的。

最后，他的文学修养也很好，对各种样式的文学作品都很熟悉，其中尤以雅文

学中的传统大家诗歌为最当行。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比较多，拟分以下几点分别加以申说。

一是他对从《诗经》而下的古代诗歌很熟悉，文中多次引用，而且明显是信手拈来。这里随便举些例子：第4回写“周启文与吴青娘在洞里，终日惟酒对酌解愁。那日将杜工部诗中改换数字，顺口吟曰”，这里改的是杜甫的七律《客至》；同一回里“吴）青娘思亲泪下，亦改换杜工部诗云”，则是杜甫的七律《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第171回借书中人物之口吟出李商隐的《锦瑟》第二联两句。第281回写于谦事迹，引用了他的《石灰咏》一诗。第352回引元朝虞集的咏水仙神诗而稍作改动……

其二，他在此书前100多回中，每当提及闽地某处名胜古迹时，往往都要引录前人相关的诗作，粗略统计，共在22回中收录了从唐欧阳詹到明“闽中十子”等二十余人近七十首的诗词（不含署名“拂如氏”之作，说详下）。可以看出，涉及面还是相当广的。值得注意的是，诗作者虽然多有闽地著名人士，但也不乏即便是闽地读书人若非有心也未必熟悉者。如第7回共引录了19首诗词，除去拂如氏的5首，其余14首就分别出自宋、明时期的14位作者之手，其中的蔡襄、辛弃疾、朱熹、屠隆等人自是一般读书人都熟悉的，但此外的宋时刘淮、明代张时彻、林恕、曾仕鉴、游士豪、郑琰、郭子章、袁敬烈诸人，恐怕不论当今还是当时都不是为人所熟知的吧？其实，就是那些著名文学家中，所征引的作品也未必都是为一般人所熟悉的，如辛弃疾的那首《西江月·九日登九仙山》在辛氏全部作品中就几乎无人注意过。显然，这些作者、这些诗词，应该是耽于此道的“有心人”才会注意到，而此书作者正是这样的有心人。

第三，本书从第6回到第124回共有12回附有署名“拂如氏”的诗作30首，全部是七言律绝。这些诗当然谈不上是什么上乘之作，但单从程式、韵律等格律诗的范式角度来讲，却绝对是中规中矩的。也就是说，这位“拂如氏”应该是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而根据现有的材料，研究者都认为如果《闽都别记》的署名“里人何求”确有其人，那么他又署有“拂如氏”的别号，即二者实为一也。笔者认为这种推断是符合实际情况的。那么，换句话说也就是说，《闽都别记》的作者应是能够娴熟地写作七言格律诗的文人。

第四，书中根据故事发展的需要或是作者单纯出于炫耀自己文才的目的，出现了大量的诗词歌赋乃至联句、楹联以及谜语、酒令等。这些作品当然由于要切合不同人物的身份，要合其口吻，还要顾及情节发展的需要而显出不同的风貌，但总的

今人邓广铭先生的《稼轩词编年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1月新1版）题目为“三山作”，正文仅有个别字不用。

说来都有一定的艺术水平，绝非略识之无者所能为。这也同样有力地证明了作者对这类文学创作样式的娴熟。这当然又是在向我们明白地昭示此书作者究竟是什么样身份、有什么样学识的人。

第五，本书作者还是文言小说的喜好者，其阅读面很广，上至汉魏六朝，下至他所生活的那个时期，其中似乎尤钟情于唐传奇和清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以唐传奇而论，至少在十多处提到多篇故事，其中既为人所熟知的陈玄祐《离魂记》、李公佐《南柯太守传》、沈既济《枕中记》、杜光庭《虬髯客传》、袁郊《红线》、裴铏《昆仑奴》和《裴航》等一批名篇佳作，可也有诸如薛渔思《板桥三娘子》和张说《梁四公记》这样并不怎么为人所知晓的作品；不乏单篇，如前述《离魂记》、《南柯太守传》、《枕中记》、《虬髯客传》等，也有的只是收在某一集中，如《昆仑奴》和《裴航》出自裴铏的《传奇》、《红线》收在袁郊的《甘泽谣》、《板桥三娘子》来自薛渔思的《河东记》。

至于《聊斋志异》，似乎更为作者所喜爱。《闽都别记》中完全可以肯定来自蒲氏此书的文字就有11处，大概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通过人物之口把《聊斋志异》中的故事讲述一遍。最典型的是第34回，写淫妇刘九娘夜与奸夫饮酒，席间九娘问曰：“外面人家说什么新闻？”奸夫就讲了《聊斋志异》中《犬奸》之事，不但情节全同，连地点也明说是出在山东。另一种只是引用《聊斋志异》的某些文字，如第288回叙郑唐好男风之事时，写一班人故意把一幅男春宫图送请郑唐妻子题赞，郑妻在画的空白处题的那段话就是照搬自《聊斋志异》中《黄九郎》正文后面蒲氏所写的一段“笑判”文字，除个别字外全同《聊斋志异》的青柯亭刻本。还有一种是把故事改头换面后移植过来，成为自己所写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最能说明问题的莫过于第304回到第306回写严嵩父子劣迹时把《聊斋志异》中《天宫》故事改造后搬过来，成为书中人物宋玉山的一段奇遇。这第三种类型在书中占了绝大多数，是作者化用《聊斋志异》的主要形式。

总之，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说，《闽都别记》作者浏览过从汉魏六朝到其生活时代的许多文言小说，不但熟悉、喜好其中的许多故事，而且喜欢在写作时加以引用乃至化用。

第六，他应该是一位对文坛掌故和历史典故极为熟稔、运用自如的文人。此书行文中随时随地引用了大量的典故、传闻，涉及范围之广、数量之多，都不是一般的文史爱好者所能胜任的，甚至于可以说即便有心搜罗，也不是一二年可以奏效成功的。这又进一步表明其决不可能是粗通文墨者，而应是接受过良好的正规教育又博览群书的书生乃至硕儒名宿。

从以上论述我们已经完全可以断定，《闽都别记》的作者是曾得到过良好的文

化教育，又长期浸淫于文史典籍的饱学之士，还是极为留心福州地区历史与现状的硕儒名宿。凡此种种，都与基本上没有受过或至少没有受完正规的文化教育，没有可能饱读三坟五典，广泛阅读经史子集，未必有多高文学修养的说书人（也就是当地人所说的“评话先生”）的身份不相符，而且其差距不可以道里计。质言之，当地说书人绝对编不出现在这样一部《闽都别记》来，哪怕是一群说书人也不行，这决非用俚俗所谓“三个臭皮匠凑成个诸葛亮”所能解释得了的。

《闽都别记》成书时间及作者初探 ——兼论闽中钱庄之起源

刘敬扬 刘致捷

一

闽中钱庄所签发的制钱票实物，迄今所见最早年份为道光廿二年（1842年），长泉钱庄的“凭票支钱伍千文正”。最近，厦门市一位收藏家出示一张镛顺钱庄钱票，其签发年份则更早，为道光十七年（1837），故值得披露介绍。

镛顺钱庄乃古田县（清代福州府所督领十县之一）十八都一保醉红轩酒库主人林利镛斥资兼营。所谓酒库即酒店之别称，“闽中酒店皆称酒库，盖沿南宋官酒库之名也。”此钱票竖式，票幅规格为252×100毫米，白棉纸质地，木刻版湛蓝色单面印制。票面图案呈抹角牌坊状，由天头、地格两部分组成，为典型的古代契券形制。天头内置“镛顺”二字，系钱庄字号名。地格内分两行直署“凭票支钱壹拾叁千文正”、“道光十年十二月初二日 字 票”，其中钱数“壹拾叁千文正”及具体年、月、日皆以墨笔临时填写。边栏饰以回纹（俗称不断纹）并环绕一周。票面之上，尚钤盖大小朱印十颗，较清晰可辨者有“万宝朝宗”（钤盖两处）、“票抵”、“酒库”（钤盖两处）、“醉红轩支票住十八都一保”、“道光”及“林利镛”等八印；其余两骑缝印因文字模糊或笔划残缺，印文难以卒读。

以上所述与道光乙巳年（1845）来闽任幕僚、同治十年（1871）以疾歿于福州之浙江钱塘人施鸿保所撰《闽杂记》卷九《钱票》载：“闽中钱多用纸票，盖犹南宋交子、会子之遗也。自四百以上至千万，或总或分，听人自便；四百以下则不用票矣。其票皆以厚白棉纸，不可刮补翻揭者。先用蓝印店号及年月号数，四边又围小字，或取一字偏旁，如金玉鱼鸟等部，或作骈语，藏店号于中间台句处，复以墨笔填写钱数，又加方圆大小朱印，字有小于半粟者，镌刻精巧，几如鬼工，盖以防伪也。然尚有误收假票用者，则利之所在，人固不靳用心矣。”二者基本相符，然边栏饰以环绕

刘敬扬.清代闽中货币举隅.亚洲钱币,2001,(1):16.

施鸿保.闽杂记卷3.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一周回纹，而非“四边又围小字，或取一字偏旁，如金玉鱼鸟等部，或作骈语，藏店号于中间台句处”，则更显得原始素朴。通过直观目测，再结合纸质、墨色、朱印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可得出此钱票乃开门见山之真品。

钱票票面右侧尚署有编号，虽仅残存一半，其内容仍可以忖度，当为“字第拾捌号合同对照”。可知比票留有“存照”（存根），以便于支取时核对“照过”，如无误，始将制钱如数付与持票支取者。林纾《铁笛亭琐记·一千千》载：“钱庄本行钞票，有一庄署票者，误书一千作一千千。票行始知其误，则大窘。于是抽去误票之根，另作一票，抵其缺，仍书原数一千。掣其票而揉之，令如习用之票。又知此误笔之票，必来取，则藏其改书之票，临柜以待其来。已而果有持一千千之票取钱。署票者收其票，伏柜下检得一千钱，予之。支票者曰：‘误矣。吾票一千千，非一千也。’署票者出改书之票，掷还之曰：‘此非一千耶。’支者弗信，即人检其柜，并检其身，乃不见一千千之票。肆人大集，斥支者之误。支者请召其票根，印合之，皆符，始无言而去。后肆人问其何以不见一千千之票。署票者曰：‘吾于检钱伏柜时，已转而潜吞之，故无迹也’。”由此亦得以证明保留存根之重要。

二

钱庄产生于明末清初，其前身为钱铺。福建至迟在清代乾隆十年（1745年），官方文献已明确将钱庄与钱铺加以区分。如《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二即载乾隆十年正月辛巳（初九日）福建巡抚周学健奏称：“钱市经纪，向来设立，但铺户奸良不一，应飭各州县查明，该处钱庄若干，钱铺若干，造册。即查派查铜铺委员，稽查有无抬价。”可惜后人多半将钱庄和钱铺混为一谈，而不细加区分了。至于闽中钱庄何时开始签发庄票，学术界见仁见智、说法不一。

王孝泉律师谓：“至于福州钱庄，创设亦在百年以前，询诸故老，则多莫明其故。稍近似者，谓吾闽以产茶为大宗，自海禁开启，外人来闽购茶，以其时汇兑业未发达，辄将外币输入；同时粤商亦以破碎番银运闽行销，因之外币杂番充斥市面。商人既感携带之不便，复无生银之调剂，乃创设钱庄，吸收现货，并发行类似之纸币以代之。”

福建省银行经济研究室丛刊《福建省银行发行实况》则认为：“本省之有纸币，以福州、宁德两钱局所发行为嚆矢。据金融专家耿爱德氏（Edward Kaum）调查，闽

林纾著，林薇选编. 畏庐小品·铁笛琐记.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326.

清高宗实录卷232乾隆十年正月辛巳. 北京：中华书局，1985：5.

王孝泉. 福建财政史纲. 福州：远东书局，1935：394.

省三都澳，在民国十六年以前，尚完全不知纸币之使用，亦可窥本省印制之落后。至紊乱程度虽不若川粤两省，而复杂情形，亦不亚于其他各省。”

傅衣凌教授谓：“关于福州钱庄的起源和钱票的发行，史缺有间，未能详知。惟据我前所见到的福州文山黄氏家谱，曾记乾嘉之间已存在，这概和当时福建特产木材、茶叶的出口，有一定的关联；又为其和盐、当等商关系的密切，再促使其和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的联系，因而这一种营业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当五口通商之后，福州成为茶叶出口的一个枢纽地，这又自然的促使福州钱店的经济活动含有某种程度的买办性（详见下述）。这班钱商的经营方式，于银钱兑换、存放款业务之外，初以发行钱票为主，后乃有番票的发行。”

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室编著《福建经济发展简史》一书言：“福州钱店的起源和钱票的发行，可追溯到乾嘉时代，乾嘉以前多为兼业店（米、布、茶叶店兼营货币业务），以后专业经营，并日趋普遍，在调剂商业金融方面，有其重要地位。”

《福建省志·金融志》则载：“清同治二年（1863），本省各地钱庄、银号、商行发行的直式大票，有庄票、本票、期票等付给客户，替代货币流通。”“道光年间；福州银票和钱票相辅使用。”《福州金融志》也有相类似的记载。

受此启迪，笔者抽空查阅福建省图书馆地方文献研究所特藏的《侯官庄氏支谱》、福州《文山黄氏家谱》。《侯官庄氏支谱·世系考·三世》载：“上达，允镇长子，生乾隆丁亥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申时。创某号米行、某号钱庄，议叙五品衔，诰封奉直大夫。卒道光乙未十五年八月初六日辰时，年六十有九，从葬高界山祖坟。”

《文山黄氏家谱·本生祖永栋公事略》：“府君讳晋卿，字永栋，清敕授修职郎，迭赠奉政大夫……年十五，就习钱业，继任德利钱庄经理，以信实迈众，遂有赢积。与其友伙开德丰商号，营纸业。”此外，署“里人何求”编撰，据说成书于清代乾嘉之际的《闽都别记》，对钱店、银票、钞票等也有零星记载。如第37回载：“而亨在浙江宁波与人合伙开杉木行，因带三千余银来福州盘贩杉木。现银只有一千，余皆会兑银票……又至罗源，查到福州，向银主订明；若有人拿会兑银票支银，将人拘留，飞报通知，贼可获矣。”第42回载：“大章喜曰：‘银即措备，只是还求将我父债打几板以成，将来始安。’役曰：‘且将银送人，再商量。’大章遂取出一千两银票交役亲收。”第131回载：“行人聚看，查问包物。城上之人赶下，令解包同看。那人解开，乃一张钞

福建省银行.福建省银行发行实况.经济研究室丛刊,1940:1.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53—254.

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福建经济发展简史.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286.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建省志·金融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89:28.

票，一锭白银，钞票载银一千两，银只五两。”第304回载：“玉山曰：‘能出力敢不听从？’即于身上取出两张钞票，一纸银四百，一纸银一百，交与之。”第363回载：“青选择吉送礼，匝月即迎娶过门。施郎洞房花烛，夫妻十分恩爱。陈家掌珠自择嫁与邻墩开钱店杨家之子为妻，家道亦丰，掌珠亦喜欢得其所。”文中所谓“钱店”，实即闽中钱庄之别称。结合前引《清高宗实录》卷232乾隆十年正月辛巳之记载，闽中钱庄的起源可追溯到乾隆初期自应不成问题。

窃以为，钱庄与钱铺两者之间的业务关键区别，即在于钱庄可以签发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流通、类似纸币性质的庄票（初期为钱票、银票，后期还包括银元票、铜元票），而钱铺至多只能签发不能上市流通、类似汇兑性质的会票（亦称会券、汇票或汇券）。降至民国时期，在福建，钱铺这一名称早已消失，钱铺、钱庄皆笼统称作钱庄或钱店，但更具体的称呼仍有所区别。20世纪30年代初期，是福州钱庄业全盛时期，据1933年统计，共有大小钱庄179家。在所谓大小钱庄中，“出票店”共29家，主要发行“划洋票”（福州地区一种银元票），其资本金少者50万元，多者150万元。出票店按其业务性质应是出票钱庄或大钱庄。另有“钱样店”共48家，其资本金远不如出票店，少者1千元，多者5千元。其业务项目也与出票店不尽相同，但其中资本金稍多者也可以发行少量的“条票”或“角票”（小面额的银元票或银毫票），资本金不足者则无法发行类似纸币性质的兑换券。所以，从业务性质上讲，就有钱庄和钱铺的区别。虽皆称钱样店，但有发行“条票”或“角票”者即是小钱庄，没有发行者即是钱铺。尚有钱币兑换所共102家，资本金皆在1千元以下，其业务很明显即是各种货币的兑换。从业务性质上讲，钱币兑换所即是最原始的钱铺。至于乾隆年间（1736~1795年），闽中钱庄所签发的钱票和银票，以其实物迄今未见，是直接以墨笔手书者，抑或刻版印制兼墨书者，尚有待于今后之新发现来作进一步的补充。

三

《闽都别记》共401回，约一百二十余万言。关于其成书时间，文史学界迄今有“清乾隆时期”、“清乾嘉时期”及“约在清乾嘉之际或者更后一些”等三说；至于具体论证，则略嫌语焉不详。笔者不揣谫陋，愿在前贤时人研究基础之上，爰作初步考证如次。

《闽都别记》第400回（因书中第200回有两回，第又200回实际应作第201回，以此类推，第400回即401回）结尾一段载：“横屿许民自此兴发，逢岁终都有人来水部河口状元境，致祭宋时文武状元之祖。雍正年间，因炮纸飞入邻家，火燃上屋，被乡人斥骂，以后便不来祭矣。正是：万年不异双峰梦，千载长歆两状元。”雍正乃清

世宗爱新觉罗·胤祺年号，这一段确凿文字记载，即可证明《闽都别记》成书之上限时间，当于清雍正年间（1723~1735）以后。

《闽都别记》下册中已出现有关“番银”、“番”、“番钱”之记载。如第333回载：“邓某曰：‘渔家不乐还是谁乐？’林翁甚喜，遂送番银一元为开手。丑未子去。”第348回载：“王辑与二子说：‘此项省不得！’讲定差承、口供、执刑诸班礼，共去番银一百九十元。……王辑又包二封，各番银二十元，众收而去。王辑入内庭大笑曰：‘去番二百乃落空，今费四十元有着落，亦喜！’”第351回载：“诸女无奈，听之。而戏演至撙花调情，三女斗掷番钱赏之，如掷瓦石。”第396回载：“此回厦门提台阿哥生背之症，差人来唤，遂去医治，将匝月全愈，赏有番银一百元。”所谓“番银”、“番”、“番钱”，实指流入中国的外国银币。早在明朝中叶隆庆、万历年间（1567~1619），外国银币就开始流入中国东南沿海闽、粤诸省，这些银币以西班牙早期十字银币为主，最初仅作为银两验成色、称重量使用，对中国的货币制度并无多大影响。清朝从入主中原至鸦片战争之前，所实行的仍是银两与制钱并行流通、相辅行用之货币制度。康熙二十三年（1684）海禁解除，至乾隆、嘉庆年间，外国银元始大量流入。《清朝文献通考》卷十六《钱币四》乾隆十年条下载：“至于福建、广东近海之地，又多行使洋钱。其银皆范为钱式，来自西南二洋，约有数等。大者曰马钱，为海马形；次曰花边钱；又次曰十字钱。花边钱亦有大小三等，大者重七钱有奇，中者重三钱有奇，小者重一钱有奇。又有刻作人面或作全身，其背为宫室、器皿、禽兽、花草之类，环以番字，亦有两面皆为人形者，闽粤之人称为番钱或称为花边钱，凡荷兰、佛朗机诸国商船所载，每以数千万圆计。”外国银元制作工整划一，既可计枚核值，且又便于携带，尽管其成色略比纹银稍低，而民间仍乐意接受。大约从乾隆年间开始，外国银元在福建沿海地区流通时即以个数计算，无形中成为一种选用货币。如乾隆三年（1738）镌刻的《龙岩州志》卷十三《艺文志一》所刊龙岩州知州张廷球撰写之《清查学租归公详》中云：“又查宾兴大典，例有起送花红酒席，岩州向无公费，闾期贡监文武生员，呈请举行地方官捐，备花红酒果饯送，又每项送银一锭，番钱三员，以取‘一定三元’之兆，亦有并此而吝之者，殊失士心。”又如今藏厦门博物馆的乾隆三十九年（1774）《重建五通路亭碑》所镌刻地方官员“各捐廉奉”题名，即有“奇宠格捐银五十大员，李师敏捐银三十大大员”等记载。再如闽侯县雪峰寺《乾隆己亥重建海会灵塔》碑刻，中有“林国升番银二员、陈学亮番银二员、陈亘羽番银二员”等捐款题名，乾隆己亥即乾隆四十四年（1779）。以上所载即外国银元可计枚核值，流通

清朝文献通考卷16.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5002.

龙岩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龙岩州志.福州：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87：355.

行使之明证，而此前的雍正年间则从未见有类似之记载。《闽都别记》第370回载：“此石狮迨至乾隆年间，移至西门街万寿宫头门。今大王府前，只遗二石狮座尚在。”据此，可进一步断言，《闽都别记》成书时间的上限为乾隆年间。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通用的货币基本上沿袭明朝旧制，即银两、制钱并行流通的双重本位制。民间交易习惯上在一两以上者多用银，一两以下者多用钱，即所谓大数用银，小数用钱。银钱比价在顺治三年（1646）法定：每纹银1两折合制钱1000文。但在市场上，这一比价并非长期保持不变，实际上常随着社会经济状况变化而上下波动着。自嘉庆末年，由于鸦片大量输入，以及外商偷运和用银元套购白银出口等原因，造成内地银两渐形短绌，银价日趋昂贵，制钱不断贬值，即所谓“银昂钱贱”“状况更加严重。这种现状延至道光年间（1821~1850）尤甚。以福建银价为例：按清政府法定，每纹银1两折合制钱1000文，而道光四年（1824）福建每纹银1两已折合制钱1240文，至十年（1830）折合制钱1350文，至二十二年（1842）折合制钱1590文，至二十三年（1843）折合制钱1900文，银昂钱贱由此可窥一斑。《闽都别记》第330回有“丑未子接问：‘内包几多？’答曰：‘三钱银，折钱二百四十文’。”的记载。3钱银折钱240文，即每纹银1两折合制钱800文，很明显所言决非道光年间的福建实情。现存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乾隆刑科题本》之“土地债务类”载有刑部尚书阿克敦奏报福建闽南一则人命案件，其中提到：“缘曾路之父曾献，于乾隆十七年（1752）十二月间向胡定之兄胡长借番银两圆，值钱一千一百文，每日议定利钱十文，每五日一次交给。”番银2圆值钱1100文，即每番1圆值制钱550文。番银每圆约折纹银7钱2分，即纹银每两约折制钱760文。此与《闽都别记》第330回所载“三钱银，折钱二百四十文”较为接近。清乾嘉时期之中外贸易，中国处于出超地位，外国银元的大量流入，必然造成国内钱昂银贱。尽管《闽都别记》充其量仅是一部野史，其所记以福州东山榴花洞传说为开端，始自唐末五代，经宋元明三朝，终迄于清初雍正年间，故事内容庞杂，缺乏系统，时间观念也不严谨，然书中所言银两与制钱之间的折算，其依据乃撰述时当地银两之价格，信手随意写就而已。据此，《闽都别记》的成书时间可不妨先订为乾隆中期至嘉庆中期，绝不可能“或者更后一些”。

四

《闽都别记》的作者署名“里人何求”。“里人”者同里之人，亦即“邑人”、同邑之人。清代福州府管辖侯官、闽县、永福、闽清、古田、屏南、福清、长乐、连江、罗源等

转引自韦庆远. 档房论史文编. 福州：海风出版社，1984：18.

十县，通称福州十邑，籍隶此十县之人，皆可自称里人。“里人何求”者，谁也？有人释为既言明作者是同里之人，又何必寻求作者是谁；也有人释为作者应在里人何姓中去寻求。《闽都别记》第7回附录历代名人题吟九仙山诗，中有署名“拂如氏”者所作七律一首：“吾宗伯仲九神仙，修炼斯山汉代年。拣药夜归青嶂月，骖鸾朝入碧霞天。廓然亭上坝簾乐，平远台中花萼联。一日丹成跨鲤去，空遗丹灶锁寒烟。”九仙山初名于山，其与乌山、屏山“鼎立城中，半截廓外”，成为福州城内著名的“三山现”景观。相传汉代何氏兄弟九人，曾修炼于此，后得道成仙，故于山又名九仙山。《闽都别记》全书共收录拂如氏诗不下18首，拂如氏名不见经传，大概是个化名。厦门大学著名明清经济史专家傅衣凌教授1983年1月为福建人民出版社计划重新排版铅印之《闽都别记》上册撰写前言，其中谈到“作者曾署名‘里人何求’，然对于他的生平略历，则究莫能详。民国《福建通志·艺文志》，未见著录。在近人的著述中略有提及，亦语焉不详，是以本书的作者，究竟为谁，尚是一个疑问。或云‘里人何求’含有不知何许人之意。话虽如此，亦非无线索可寻。《别记》本在括叙古迹题咏，常附有拂如氏之五七言诗，这拂如氏是否即系《别记》的作者，史无明文。但在第7回所附的‘九仙山’两首诗，起句作‘吾宗伯仲九神仙，修炼斯山汉代年’，似是作者与何氏有关。”按此线索，似乎可得出《闽都别记》作者即是拂如氏，换句话说，拂如氏亦即是里人何求。

为此，笔者查阅了闽中何氏族谱，发现《龙田何氏支谱》、《龙田何氏台石派六房家谱》中有雍正、乾隆时期福清龙田何长浩之长子何际速的零星记载。何际速，字叙昆，号友五，生卒年月不详。其主要履历为“重修三学文庙，建造仓前桥。乾隆四年，奉旨议叙山东东平州州同知，累官浙江湖州府同知、员外部。”林枫《榕城考古略》“学院署”条载：“在南门大街东，旧贡院也……乾隆十七年，郡人何际速捐东西考棚，增置案座。”“江南桥”条载：“在盐仓前。一名中洲桥，又名小桥，与万寿桥接，其长减万寿之半。国朝乾隆间圯，邑人何际速兄弟重修。”蔡人奇《藤山志》“江南桥”条记载稍详：“在盐仓前，俗呼中洲桥，又名小桥（见《通志》）。……清乾隆辛未（1751）七月，大雨，上游溪洪下注，桥又圯。福清何长浩之子际速、际选兄弟解囊任其役，尽易以石。长四百四十尺，基址广三十八尺，桥面缩小三分之二，费银一万一千五百两有奇（见《潘思榘笔记》），工程坚固，历久不坏。”今参照古人“隐语佚名”的做法，进行分析考据，可初步得出《闽都别记》作者“里人何求”，实乃长期寓居

林枫·榕城考古略·福州：海风出版社，2002：36.

林枫·榕城考古略·福州：海风出版社，2002：78.

蔡人奇·藤山志·福州：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2：14.

闽县，热心乡梓公益事业，且家境殷富之福清龙田人何际速。“里人何求”之“里人”即邑人，亦即闽中人；何求”应理解为从闽中人何氏中去寻求。何际速之“速”与何求之“求”谐音，似可通用，而“际”字可释为中间、里边。前后联系起来，即可推断为，“里人何求”者，即闽中人何际速也。

在福州鼓山风景区灵源洞南向岩壁尚保留有乾隆二十七年（1762）何际速诗刻。摩崖高90厘米，宽80厘米；字体行草，纵6行，字径约12厘米。诗刻全文：“悬崖双壁峭，乱石一桥横。不雨无流韵，松涛作水声。乾隆壬午，闽中何际速题。”可惜，这首诗《闽都别记》未予收录。综观《闽都别记》全书，“在括叙古迹题咏，常附有拂如氏之五七言诗”，何以第371回谈到靖南王耿精忠盘问鼓山涌泉寺首僧道霏时，却未附有拂如氏亦即何际速之诗？或以为“书中章回，修短不一，自二百四十一回后，若别出一手，殆编以讲演续成帙者，第向无刊本，辗转沿钞，讹脱殊甚，间居浏览，为信手点正，倩墨史清缮一通藏之。”恐不尽然。讲得过去之理由只有一点，即何际速鼓山灵源洞题诗在前，而《闽都别记》成书在后，故不便以拂如氏五言诗作附录《别记》，不然“隐语佚名”岂不枉费心机。据此，似可得出《闽都别记》成书时间应在乾隆二十七年之后。

何际速纂述《闽都别记》为何不敢署以真名？是否编撰小说乃引车卖浆下三烂者所为，正儿八经之读书人对此不屑一顾？事实并非如此。《闽都别记》作者署名“里人何求”，不便也不敢直署“闽中何际速”，其原因有二：

其一，清圣祖康熙曾严令禁毁小说。“康熙五十三年（1714）四月，谕礼部：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正风俗，必崇尚经学，而严绝非圣之书，此不易之理也。近见坊间多卖小说淫辞，荒唐鄙理，殊非正理。不但诱惑愚民，即缙绅士子，未免游目而虚心焉。所关于风俗者非细，应即通行严禁。其书作何销毁，市卖者作何问罪，著九卿詹事科道会议具奏。寻议定凡坊间肆市卖一应小说淫辞，在内交与八旗都统都察院顺天府，在外交与督抚转行所属文武官弁，严查禁绝。将版与书一并尽销毁。如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该管官不行查出者，初次罚俸六个月，二次罚俸一年，三次降一级调用。”自乾隆中叶以后托于海宇承平，禁例稍宽，然小说作者仍不免心有余悸。

其二，康雍乾三朝盛行“文字狱”。所谓康雍乾盛世，为防止和镇压汉族知识分子的的不满与反抗，往往故意从相关著述中中断章取义、摘取字句，以罗织莫须有罪名，构成文字冤狱。稍不留意，轻则充军宁古塔，重则惨遭杀戮，甚至殃及九族。作为

郭白阳.竹间续话卷4.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86.

转引自邓之诚.骨董琐记卷6.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30.

汉族知识分子之一员，且又浪迹宦海多年的何际速，对此也曾目睹耳闻，有所感触。况且《闽都别记》自第258回至第338回所载皆前明朝故事，自第339回至第400回所载皆明末清初故事，其内容涉及闯王李自成夺取北京，山海关总兵吴三桂乞清兵入关，南明唐王朱聿键即位福州，延平王郑成功割据台湾，以及靖南王耿精忠据福建背叛清廷等敏感话题。虽“其书合于正史及别史载记者，各十之三，小说居其四焉”，然所述若稍有不慎，或间有碍语，其后果不堪设想。在此大背景之下，何际速岂敢署以真名，无奈之下只好以“隐语佚名”之法，署“里人何求纂”，遂使《闽都别记》作者是谁，几成千古之谜。

综上所述，《闽都别记》成书时间约在清代乾嘉之际，其作者“里人何求”亦即“拂如氏”，经初步考证实乃闽中福清龙田人何际速。闽中钱庄之前身为钱铺，其起源时间应在乾隆初期，其时已开始签发制钱票和银两票。初探乃吃力之作，其舛误在所难免，企盼文史界专家学者及同好，鸣鼓而攻，予以匡正。

五个依据可论证 ——《闽都别记》作者是福清龙田人

林秋明

《闽都别记》，曾名《双峰梦》、《闽都佳话》，成书于清乾隆时期，凡四百零一回，一百二十余万字。它以章回小说的形式，广泛反映以福州为中心的福建社会实际，记录众多的民间传说、历史故事、地方掌故、风俗习惯、名胜古迹、俚谣俗谚、方言土语等等，保存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可补正史、方志的不足，是研究福建地方史和社会学、民俗学及语言学的重要参考资料。作为一部地方文献，它在这些方面的价值远远超过其文学价值。

已故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傅衣凌于1983年1月在《闽都别记》前言中说：“……《闽都别记》的写作时代，约在清乾嘉之际或者更后些，系当时福州说书人根据本地民间传说，参考历史故事所拼凑而成的一种话本。作者曾署名‘里人何求然对于他的生平略历，则究莫能详。民国《福建通志·艺文志》，未见著录，在近人的著述中略有提及，亦语焉不详，是以本书的作者，究竟为谁，尚是一个疑问。或云“里人何求”含有不知何许人之意。话虽如此，亦非无线索可寻……”

这部被史学界称道的皇皇巨著，其作者“里人何求”真名叫什么？哪里人？一直以来成为大家争议的焦点，且未敢定论。笔者经过初步考证，大胆提出“里人何求”真名叫何求，福清龙田镇人。其依据有五——

一、古人有以“地名+人名”命名的习惯。套其模式，“里人何求”即为“里人”人，名字叫“何求”。

二、福清龙田镇区有一条巷道叫“里人巷”（又名“里人洞”、“里人弄”），其叫法从古到今一直沿用。可惜的是，由于旧街改造，该巷已被拆除。

三、在龙田镇原“里人巷”，部分老人仍口传一些《闽都别记》中所记载的传说、掌故等。

四、在该书第七回起句“吾宗伯仲九神仙，修炼斯山汉代年”中，“吾宗”即“我的祖宗（祖先）”，“九神仙”即石竹山道院何氏九仙君”。意思是：我的祖宗和石竹山九仙君一样，都是姓何。这一点和民国《福建通志·艺文志》所说的“似是作者与何氏有关”的论点相符。而石竹山“抽签祈神”的风俗盛行于东汉，这一点与“汉代年”也正好相吻合。

五、书中所记载的一些民间传说、历史故事、地方掌故、风俗习惯、名胜古迹、俚谣俗谚、方言土语等，如今在福清也大量存在并流传。

假如该书作者是福清龙田人，那么将是玉融的骄傲，也将为福清文化和史学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重印《闽都别记》在台湾之缘起

台湾) 郑行泰

福州市民间文艺协会主席陈苏先生来函并寄上征集《闽都别记》研究论文启事。笔者虽典藏有三部不同版本的《闽都别记》、在三十多年前略有研读。但我已耄耋之年记忆差矣，而且近十年来健康不佳，时感心有余而力不足。《闽都别记》为八闽民间文学巨著，我以旧书不厌百回读之感，乃勉为其难撰写是书在台湾重印之缘起，不作书评。笔者学力有限，滥竽充数，倘有疏失之处，尚祈与会乡贤赐教。

《闽都别记》一书，为清中叶里人何求所纂，作者真实姓氏不详。所谓别记者：盖有别于《闽中记》，宋《三山志》，明《闽都记》、《闽中考》，清《闽小纪》等诸志乘以章回小说自成一书也。其中详载开闽王氏成衰故事及闽中各代掌故，侈陈名胜古迹，旁采神怪异闻。惟其所纪各节，或有称名不典，语涉鄙野，且以闽谚方言及谐音俗字等，实有存其真耳。

考其版本、前清时有线装木刻本、又有精装铅字本。民国十三年(1924)间，闽都人士鸠资翻为石印本线装20册，出版者：万国出版社，印刷者及发行者：三山书纸印刷店，定价8元。均因不甚畅销，抗战后罕见之矣。

台北福州同乡会

台北市福州十邑同乡会创立于1946年12月，成立迄今已65年。回忆前贤热心会务，出钱出力所作奉献，始有今日的成就，缅怀前贤，值得效法，继往开来。曾先后主办八闽文物展览、会讯等，以达扩大造福乡亲之鹄也。

自1973年元月林炳康先生当选为台北福州同乡会第4届理事长，蝉联至1978年7月第6届理事长任内。他为积极发扬故里固有文化，并拟重印《闽都别记》一书，俾使海内外乡亲详知故里习俗掌故及名胜古迹，以示数典不忘敬恭桑梓之意。适前福州市市长严灵峰教授藏有石印版本书一部，同乡会征其同意由成文书局承印，每部1500页、用25开纸精装分订3册。惟因原书中有5本字迹模糊，须先用4号字打字后影印，方臻整齐。由原书提供兼总校对严教授亲自作最后校核，其热心八闽文化之精神，曷胜钦佩。

而在书篇末附有：榕腔白话文“北上”、“大挑一二等”、“富豪子弟考试”等24首；榕腔白字诗七律“村塾即景”、“乡下童生”、“当衙门”等27首。福州有所谓白字

诗者，以旧诗的格律遣词造句，押韵纯以里谚方言及谐音俗字作为典故。白字诗对于世态人情极尽讽刺调侃、嘻笑怒骂之能事，痛快淋漓曲尽玩世不恭。其幽默逗趣，令人莞尔，乃穷极工巧名噪一时。外省人读之稍觉隔阂扞格，讥其芜杂。福州人则认为具有浓郁乡土草根性，读来颇感亲切，诸君以为然否。《闽都别记》一书于1979年9月由台北福州十邑同乡会印行，海内外乡亲均可人手一部，为桑榕增光。精装1部3册定价新台币200元。

罗星塔月刊社

罗星塔月刊成立于1976年，由张立中先生所创立。为弘扬乡土文化，月刊先后出版多部丛书，包括《福州风物精华》、《八闽新记》、《戚林八音》、《福州采风录》、《福州乡土文化汇编》。台北市福州十邑同乡会于1997年9月印行之《闽都别记》出版后，洛阳纸贵，成为同乡所欲珍藏的好书。

《闽都别记》是一部家喻户晓的历史章回小说，全书述自唐至逊清，历十八朝，以历史兴亡为经，乡野摭闻为纬，缀以名人、典乘、博闻、山川风物。虽涉及神狐鬼怪，搜罗广泛，唯书中情节，早经编为戏剧、评话、俚语，生动有趣，引人入胜。

罗星塔月刊不遗余力，筹书将《闽都别记》重新排印出版，本书系根据福州同乡会印行的影印本修订点校，原版本错、别字甚多，无句点，举凡缺字、脱文、与史书不相符者均经考证，予以适当之修订及补缀，无从查考者，仍予保留。为便于乡亲阅读，加注标点符号，唯人名、地名、书名等易于辨识之词句则省略。为了存真，原书所使用之特殊俚谚及予保留，俾保持其独特的风格。可惜本书篇末并无附上榕腔白话文及榕腔白字诗七律。以獐读者。

本书因点校工作繁重，仍邀请学术界人士依史实考证修订工作，由高啸云、方冠英、王天昌、王世成、苏心弦、萧宗翰诸乡长参与点校，并承严灵峰教授指导。校对本如扫落叶之工作，而校正与史实考证更非易事，而需丰富文学修养与编辑经验也。本书于1986年12月出版，为平装1部上下2册，定价新台币600元。

福建人民出版社

在二十余年前笔者返榕探亲，托人购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出版之《闽都别记》一部，分上中下3册，书末亦附有榕腔白话文及榕腔白字诗七律全文。而在某篇末附识中藕根居士搜集附上了“番薯棵先生”之白字诗。这位“番薯棵先生”也就是林光天。他生平喜吃番薯稞，所以人们谑称他为“番薯棵先生”。他著有《治麓草堂诗钞》一卷，而其他雅俗共赏的作品，因未结集均散失，《闽都别记》附录的白字诗只是部分而已。

自录《福建通志》第五册《福建滑稽传·清》：“林光天，字水如，侯官人，嘉庆间副贡生、福州有所谓白字诗者纯以里谚方言编为韵语，前辈之诙谐者间亦有作。至光天乃穷极工巧，名噪一时。李布政庚芸之狱实逼于总督汪志伊，舆论冤之。朝廷命使查辨，福州士庶千数百人，顶香遮道，讼方伯仁贤，建遗爱祠，使者据以入告，狱遂伸，祠亦竟，实光天为之倡。光天先有白字诗传闻道路、改易杜牧之绝句数字云：‘清明时节雨霏霏，路上行人哭布司，借问冤家何处有，路人共指汪志伊’。时方清明节，使者已耳熟之，布司者福州人称布政使、简其词但曰：‘布司’也。论者以为有鲍司隶举幡大学之风，群以此重光天，而光天之白字诗亦即于是岁继然绝响矣。”

谨叙缘起，尚祈不吝指正，是禱。

一部完整保存福州记忆的书

——纪念董执谊修订、刊行《闽都别记》100周年

王宜椿

晚清时期，在福州书肆林立、刻书成业的南后街出了一位著名文化人董执谊。他付出巨大的心血修订、刊行《闽都别记》，至今已历100周年。

董执谊（1863~1942），字藻翔，号藕根居士，祖籍长乐前董村，出身书香门第。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举人，出任盐官、咨议局议员。归辞，专心治学，喜藏书。在南后街开设过“味芸庐”书坊，主营地方文献和书籍。清内阁大学士、末代帝师陈宝琛很欣赏董执谊的正直与能干和传承地方文化的功绩，亲自给董家题了一块木匾“贞吉居”。“贞吉”典故出自《易经》“谓人能守正道，而不自乱则吉”，暗含对董氏人品气节的赞许和勉励。这可成了董家的一大“传家宝”。董执谊一生最重要的功绩就是对《闽都别记》进行深度加工、整理、修订并印行传世。

《闽都别记》是一部福建民间传奇的鸿篇巨制，一幅闽越民俗文化的悠长画卷。它成书于清代乾隆至嘉庆年间，二百多年来，《闽都别记》以文字形式流传至今，始终盛行不衰。全书凡四百零一回，一百二十余万言。此书使用章回小说形式以五代时期周、吴两大家族为主线，讲述从五代到明清年间福州地区的历代兴废、社会变迁，插叙战国时闽越族的一些活动与早期闽人开发福建的历史，较详细地记录了王审知据闽称王这一时期的稗史，全景式地描写了福州地区的社会生活，记录了大量的民间传说、历史故事、地方掌故、风俗习惯、名胜古迹、俚语俗谚、方言歌谣、民间信仰等，保存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可补正史、方志之不足，正所谓“以福州方言叙闽中佚事，且引俚谚俗腔，复详于名胜古迹”，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郑唐烧火炮、陈靖姑除妖、荔枝换绛桃、柳七娘造罗星塔等故事长盛不衰，两百多年来至今仍然为民间所津津乐道。它不仅是一部在闽籍人士中产生广泛且深远影响的读物，也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地区性乡土文学、民间文学总汇，是研究福建地方史和社会学、民俗学及语言学的重要参考资料，有极大的历史和文学价值，堪称福州方言区民俗文化和民间文学之瑰宝。

《闽都别记》流传二百余年来，直至清末都没有印本行世，但该书因系是说书人口传笔录的话本小说，只有不同时期抄录的详略各异抄本，藏于福州名门望族。

董执谊慧眼识珠，从螺洲陈家、宫巷林家、光禄坊刘家中借得几种不同的珍藏

本，之后还对照家藏善本及地方正史、别史，对此书全面精心整理、点校、勘误、补充、润饰部分字句。修订为四百零一回，计一百二十万字，共二十卷的章回小说。最后请人抄正作为定本，改名为《闽都别记》，署名为“里人何求”。于清宣统三年（1911），倾注了董执谊大量心血的《闽都别记》初刊油印本终于问世，全套40本，每本10回，当时只印25套，成为《闽都别记》最全的版本，其后所有重印都以它为蓝本。

很少城市拥有一本完全属于自己城市的书。更何况是一部集本土文化习俗、民间传说之大成巨著的评话小说《闽都别记》。该书从唐末黄巢起义直写到晚清，几乎囊括了上千年间福州地区所有的传说故事。

这是一部与所有福州人血脉相连的书，尽管它有种种显而易见的缺点，但这并不影响一座城市在书里变得深邃、立体、亲切、有性格感。对于每一个在福州生活的人们，都不能忽视这样一本完整保存着这座城市记忆的书。

这部具有浓郁的福州地方特色的图书，深受福州方言地区广大读者的喜爱。稍为上了一些年纪的福州人，都能随口说出一些《闽都别记》里面的精彩故事，比如陈靖姑的传说、缺哥望小姐故事、荔枝换绛桃的爱情故事等。这些传说都是福州地区非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闽都别记》是福州版的《聊斋志异》，“用缺哥望小姐”等怪异故事，歌颂美好品德，讽刺丑态恶行；像福州版的《三国演义》，讲述了福州政治版图的变迁，包括闽台之间的不解之缘；似福州版的《封神榜》，有各路神仙、妖怪的斗法。总之，《闽都别记》是福州版的《百科全书》，浏览一遍，就大致知道了历史文化名城福州的过去。

董执谊在《闽都别记》跋中述及：“其书合于正史及别史记载者各十之三，野说居其四焉。以福州方言叙闽中佚事，且多引俚谚俗腔，复详于名胜古迹，文词典故，多沿袭小说家者言。虽属稗官，未始非吾闽文献之卮助，博弈犹贤，不可废也。”对《闽都别记》的历史价值是充分肯定的。书中的故事有正史，如闽王开边、黄巢入闽、郑和下西洋、郑成功抗清、耿精忠叛乱等。而民间传说有郑唐、陈靖姑、罗隐、柳七娘的故事等等。而这些民间传说，以其生动笔触，让福州的文化史显得更加生意盎然。

1987年，距离董执谊出版《闽都别记》后的第76个年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组织专家学者，以董执谊之藕根斋印本为底本，参详诸版本，进行点校整理。傅衣凌先生撰写了前言，他对《闽都别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傅先生认为，《闽都别记》保存有大量的福州地区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和谣谚，这种口头文学，值得民俗学家、语言学家以及研究福建地方史研究者和文学史研究者深入研讨。

2008年，距上次再版时间又过21年，福建人民出版社重订刊印《闽都别记》，林

蔚文先生在再版新序说，这是一件值得称道的好事。它反映了作为福建地区珍贵的民间文学瑰宝《闽都别记》，其在新世纪和新的社会文化氛围中，依然以其浓郁的风土民情和乡土文化内涵而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这棵民间文学的常青树，只有根植于民间文化的广袤沃土之中，才有可能保持如此旺盛的生命力。

此次再版以大16开本激光排印分为上下两册，使文字更加清晰易看，美观大方便于携带，为历次重印之佳。

对于《闽都别记》的书名与作者，版本与定位，笔者认为：

《闽都别记》书名确定之前曾出现有《双峰梦》、《闽都别记双峰梦》、《闽都佳话》，直到董执谊整理刊印时才定为《闽都别记》。

《闽都别记》的作者，董执谊推断不止一人，应该说有许多说书人和它幕后的执笔者，他们应该是一些曾受到过良好的文化教育，又长期浸淫于文史典籍的饱学之士，还是极为留心福州地区历史与现状的文化名人。初刊时，董执谊在署名上颇费斟酌，最后确定为“里人何求”，“里人”暗合“闽都”，“何求”则指编著者“何可求”。可以说，《闽都别记》一书的产生，是经历长时间由无数人集体创作的结晶。“里人何求”一名只不过是集体创作的代名词而已，我们何必再去追根问底作者是谁呢！

《闽都别记》版本除了民间手抄本外，流传至今的尚有八种：

1. 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本。
2. 清光绪三年（1877）福州南后街刻书家董执谊油印本。
3. 《闽都别记》于清宣统三年（1911），首次以《闽都别记》书名印行，系董氏请人用稀硝酸抄写本版油印25部，每部40本，每本10回。
4. 第二次印行时间于民国时期。1927年冬，董氏又将此书修订之后，交南台建业石印社印行石印本600部。此书是连史纸双叶线装本，扉页用宣纸，书“福州城隍庙藕根斋藏版”，每部计20册。福州坞尾租书店售出，每部价值20元，此书印成售出“不十日而空，盖乡之士女，遍喜读之。”很有影响。
5. 第三次刊印于抗战胜利后。1946年，印刷者是福州南街花巷口三山书店以万国出版社名义，改用老5号铅字印成，出版数量不明。这是世所流传的最早铅字本。
6. 第四次刊印于1978年，是福州古旧书店以石印本誊影复印的，线装一套20本，须预先订购，按期领取。
7. 第五次刊印于1987年11月，由福建人民出版社校董执谊石印本，以大32开版重排铅印，分上、中、下3册。首印11000本，翌年又再版15000本，公开发行，颇为抢手。

8. 第六次刊印于2008年，为激光电子版，大16开分上下2册。

在这些版本中，清宣统三年，福州南后街刻书家董执谊整理刊印的版本，是《闽都别记》最早和最完整的版本。1946年，改用老5号铅字印本，这是世所流传最早的铅字本。1987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本，完整地保留了该书的原貌，可以说是《闽都别记》的再次新生。2008年，大16开激光电子版分2册，文字清晰、美观大方、便于携带，为历次重印之佳。

《闽都别记》的定位应是民间文学而不是历史文献。所以在写作上不能当作历史文献来引用。只是作为在研究福州方言、民间活动，特别是民间信仰方面做参考。因此，用“记载”这样的词确有不妥之处，应引为注意。

董执谊先生以毕生精力和心血修订、刊行《闽都别记》，给福州人民留下一部完整保存福州记忆的书，其功不可没。值此《闽都别记》出版百年之际，谨以此文以志纪念。

辛卯立春晓春写于闽都白马河畔醉醒斋

《闽都别记》手抄本

林山

今年，是《闽都别记》正式出版的100周年。

《闽都别记》是编纂于清乾嘉年间的福州长篇评话本，也是一部闽都乡土小说。

《闽都别记》书名曾叫《双峰梦》、《闽都佳话》，最早在福州文人中传抄，分藏一城内宫巷林家、光禄坊刘家以及螺洲陈家。1911年，家住衣锦坊口的举人董执谊，根据各种抄本，编辑整理成书，首次油印出版，称《闽都别记》。1927年冬，福州南台建业石印社还印行石印本600部。

《闽都别记》最早的作者是谁？有资料说是“里人何求”。“里人何求”是谁？说法不一。我想，它应该是多年集体智慧的结晶。而它的主要贡献者，应该是三坊七巷的居民。

《闽都别记》最早在说书人口中流传，在三坊七巷宅院中传抄。一些好的抄本，就分别藏在三坊七巷的宫巷林家、光禄坊刘家以及和三坊七巷密切相关的螺洲陈家。

宣统三年（1911），家住三坊七巷衣锦坊口的举人董执谊，根据各种抄本，编辑整理成书，首次油印出版25套，称《闽都别记》。1927年冬，福州南台建业石印社还印行石印本600部。

《闽都别记》专门出版后，有人很喜欢，却没有钱买；或者想买，买不到；或者想抄下来，借给亲戚朋友传阅；甚至，就是喜欢手抄一部收藏着……

不久前，我就有缘邂逅这种手抄本。

那天，去福州台江旧书摊闲逛。在一个摊子上，看到几册《闽都别记》，比较特别。封面颜色各有千秋，书名文字是毛笔书写的，不是印刷的。拿起来翻翻，好家伙，密密麻麻、规规矩矩的毛笔字。哦，还真是手抄本。

旁边有人笑笑说，这书旧了，不是新书。我也笑笑，是啊，旧了。手却紧紧抓着书不放，唯恐一不小心“飞了”。摊主说，不还价，而且就这几册。于是悉数买回。

翻阅手抄本，历史感油然而生。手头这几册《闽都别记》，是1940年闽北周庄一位姓林的先生手抄的。闽都是省会福州的别称，《闽都别记》反映的是历史上省城福州及其周边地区的故事。所以，不仅福州当地人喜欢看，省内其他地区的人也喜欢。

手抄本的封面，用的是“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编辑、福建省茶叶管理处印行、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二月初版”的茶商指导丛刊之一《闽东闽北红茶产制指南》版权页的背面。我估计手抄者可能是茶商，或者与茶业相关的人士。

从笔迹看，还有其他人参与手抄。抄书的纸，大部分是用当年“湖南岳鄂联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资料册”的背面。封面书名有的还用《闽史指南》、《闽都志》等。

《闽都别记》有401回。从第1回一直铺陈到第400回，只是其中第200回“又”了一下，变成两回，所以有“零头”。手抄本是每册抄四回，因此，要把整部书抄下来，应该有一百册。堆起来，也是一座小“书山”了。《闽都别记》全书共有一百二十万字。一字一句用毛笔抄录，可见这本书的好看和不容易看到。因此，抄者特别注明：“借观保存，功德无量。”

《闽都别记》作为福州地区民间文化的全景式文字画卷，描写的是发生在福州的故事，人物、地名、物产、习俗、事件……很多是真实的，用董执谊的话说：“其书合于正史及别史载记者各十之三，野说居其四焉……”书中大量叙说了福州乡土故事，内容包罗万象，雅俗共赏，如郑唐的故事虚虚实实、曹学佺行迹实实虚虚、螺洲螺女似是而非、“番鬼”“宦贵”似二实一……

《闽都别记》中有于史有据的历史故事，如王潮、王审知入闽，郑和七下西洋，有无稽之民间传说，如“潭虱姆”的传说、龙王爷的故事；有独具特色的地方掌故，如“吉庇巷”、“度鸡口”的来历；省地方名胜古迹：如方山五虎、旗山勾漏、葛岭方广的故事；有当地方言俚语、谚语歌谣，如“鼓楼前拾柴配（片）朋友”。这个说法，来自《闽都别记》第32回的故事，说当时从连江和罗源来的徐得兴与俞百均，一起在福州鼓楼前药材店学艺。当时正在建鼓楼，工地的下脚料如柴片等，任人去拾，店主也让徐、俞去拾来炒药起火。俞百均不慎被木料压伤，徐得兴废寝忘食，日夜服伺医治，一个多月后俞百均好了，两人成为生死之交。后来福州人形容非同一般的朋友关系时，都说是“鼓楼前拾柴配朋友”。

陈靖姑是与妈祖林默娘齐名的福建的一位女神，是妇女儿童的保护神。《闽都别记》就介绍，陈靖姑767年生于福州下渡，后赴闾山学法，能降妖伏魔，扶危济难，死后成为“救产护胎佑民”的女神。其庙宇从福州、闽江流域扩展到闽东、闽北、台湾并流传海外，遍布各地。据说现在陈靖姑的信徒有大几千万人。

福州历代是省会，所以，《闽都别记》把省内其他地方的故事也收罗进来，像观世音化身帮助修建洛阳桥的传说等等。因此，手抄者出现在闽北，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闽都别记》是福州版的《聊斋志异》，用“缺哥望小姐”等怪异故事，歌颂美好品德，讽刺丑态恶行；像福州版的《三国演义》，讲述了福州政治版图的变迁，包括闽台之间的不解之缘；似福州版的《封神榜》，有各路神仙、妖怪的斗法；也算是福州版的《上下五千年》和《百科全书》，浏览一遍，就大致知道了历史文化名城福州的过去。

现在，《闽都别记》有多种版本，很方便就可以看到。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这手抄本。

关于《闽都别记》之版本、刊行 和编纂者及其年代等问题初探

徐吾行

《闽都别记》源于早期说话本

《闽都别记》是一部用福州方言讲述福州地区历代兴废存亡与战争情况，间或穿插以男女爱情故事，以及悲欢离合故事等而成的章回体长篇小说。如用南宋灌圃耐得翁在《都城纪胜·瓦舍众伎》中，对说话技术所作的分科标准来看，此书应属于“讲史书”这一类的，既不同于说烟粉灵怪传奇的“银字儿”，亦不同于谈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态之事的“说公案”，更不同于讲参禅悟道的“说参情”，以及广说佛书的“说经”。此数者书中亦有，惟不是处于重要的地位。又因其只是“讲史书”，不能超出小说家言范围以外去，若求所叙述与描写的处处都能与史实相符，亦没有这样的事。所以与此书有密切关系的藕根居士在其附“跋”里说：“其书合于正史及别史载记者各十之三，野说居其四焉”。此外，还说“虽属稗官，未始非吾闽考献之厄助”。这至具识见的话足为阅读此书者所参考。

再此书如藕根居士所说：“殆编以讲演，陆续成帙者”。具体说来：这部书是把地方上说书者所使用为数较多的说话本，择要联缀而成的，遇及前后不能接联、以至于有何脱节的地方，则由此联缀者代为补上（同于“拟话本”）。因之，说话本本身所存在的优缺点，在此书中都可见到。

优点此处暂且不提，只就缺点言。此书自公开刊出后，用文字批评，言及其缺点所在的，一直迟到1959年才有：福建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在所编的《福建文学史》里，谓“《闽都别记》这部书文字粗拙，没有中心人物贯串始终，只是用无数大小故事联缀成篇，内容涉及的范围很广”，并谓作者用封建正统思想把这些内情贯串起来，并通过因果报应等唯心情调来强化它。

上面的话可归纳为三点：一）没有中心人物贯串全书；二）文字粗拙；三）具有浓厚的唯心情调。所云非无见地，亦有可供商榷的地方。下面提出我的粗浅

见《福建文学史》油印本58～59页。

看法。

如上述：《闽都别记》是属于“讲史书”方面的长篇小说。所叙述的情节，上起自唐末黄巢农民起义军进至福州，下迄清雍正年间。在此前后七百多年的经过中，欲求一中心人物来贯串始终自没有这样的事。更因此书的前身是编以为讲演使用的说话本。说话人在讲演时力求生动逼真，就不能不使用到当时的流行口语，以及浅显的文言。这样才能得到听讲者的欢迎。不能谓其口语与文语互见为“文字粗拙”。至于谈因果报应等情调，是时代思想的反映。在许多名著中都可见到，不限于《闽都别记》。

为着此书与说话本所关甚大，所以还要回头说到福州历史上的说书情况。大约在两宋时代，随着都市经济的发展与市民生活习惯及嗜好的变化，说话这一途就已开始，再历元明以至清初日益发展。清代中叶前后，因有其他形式的民间文艺兴起（如讲评话即是其一），说话的发展遂以停顿。当其全盛时，说话人所使用的说话本可云至多，惟今都不可见，只能从某些记载中看出一些，如清人施鸿宝在《闽杂记》里所提到：福州书坊有《陈进姑传》（按：即陈靖姑）及《白鸡传》出售即是。例如：在大革命时代，福州书坊尚偶可见到的《醉头陀》旧刻本亦同。这些优秀的早期说话本大都收进《闽都别记》里去。

当然。不能说所有的说话本都收进《闽都别记》里去，未收进的“遗珠”当不少。清同治光绪年间，福州有名为“标标”的说话人（姓佚）所使用的说话本中，据云有大部分出于自编。其子继之。时间一久，所成颇多。而收进《闽都别记》里的却并不多，因其除了一部分取材与“闽都”无关之外，有关的亦未必尽用。情况同于“标标”父子者尚有，惟无从知之。

把与“闽都”有关的种种说话本联缀成为长篇而供讲长书使用的人，是为文化水平较高而又熟悉地方历史情况的说话人，尚不限于三两个。总因新编成的说话本日在增加中，为争奇斗胜起见，乃有新编以至更新编的联缀本出现。至其发展成为像现今所见到的，自是经过一段相当长久时间以后的事。

《闽都别记》的三种不同版本

业师易园陈遵统先生言：《闽都别记》未刊行前，仅有传抄本而分藏于福州府城内外各大家，如城内宫巷林家、光禄坊刘家以及闽县螺洲乡陈家，即是。此各家所收藏的内容有何不同则无从而知。进至清宣统三年辛亥（1911）秋末，始有油印本

此为抗日战争期间，福州评话员阮呈清对我说的。此君尚存有手抄的说话本一百多本，惟未言其内容，亦未言其与《闽都别记》的关系。

出现。主其事者为“冶城屈蠖斋主人藕根居士”董执谊。“冶城”为过去福州府城的通称。“屈蠖斋”一作“藕根斋”，遗址犹在，今福州市鼓楼区南后街董家即是。

可以确信：董执谊未将此书付印之前，曾从上述各大家借到不同的传抄本加以整理。书中附“跋”所云是书“向无刊本，辗转沿抄，讹脱殊甚。闲居浏览，为信手点正，倩墨史清缮一通藏之”，即指这一情况而言。其“信手点正”大约是以一两种传抄本为主，并参照其他各本，改正错别字，并补上脱节及遗漏的地方。至于内容亦当有更动，最明显的为第200回有先后2回（后者作“第又200回”），此即分别抄自2种不同传抄本。

他如书中所附的地方名胜古迹的介绍，以及各名家的诗词题咏等，除了一小部分为传抄本原有之外，其余大部分为藕根居士摘抄自明代人王应山《闽都记》，小部分则为藕根居士所撰写。

藕根居士把此书点正并清缮后，藏至清宣统三年始付油印。油印本及其以后石印本扉页上之“宣统辛亥”字样，即其说明。印成时间为当年农历九月二十四，时福州辛亥“革命事起，闽都又困兵燹者三日”。

此油印本系用硝酸（液体）写在一种原纸上再行油印而成。每页10行，行20字，楷体，字大小略同于老铅印2号字。全部计分为40本，每本10回（中有1本为11回）。纸有连史及毛边两种。只印25部，除少数留存之外，悉以分赠诸友好。因印成份数过少，当时就不易得，目下更成为珍本。较后董家所藏的虽为完整本，纸则有二种，惟大都散失于“文革”初期。

次于油印的版本为石印本，其事亦由藕根居士主持。石印本不同于油印本者，为在“跋”的后面附有“附识”及“又附识”两小段。此外，则为“丁卯嘉平重印附识”，与扉页后的“丁卯冬至重校上石”字样。“丁卯”为民国十六年（1927），“嘉平”为农历十二月，“冬至”则为公历十二月二十三日。石印本前后历2年之久全部印成。承印者为南台建业石印社。写手中有一名为王干的人，据当年参与印行事的董岳如君言，此人新中国建立初期犹在。

石印本用白色薄连史纸印成，全部分为20本，页15行，行32字（句读在旁不计）。字作楷体，大小略同于老3号铅字（惟不一致）。因书写时疏忽与校对不精，错别字与遗漏间有。此石印本仅印600部，当时亦不易得，今更成为罕本。十年动乱结束后，福州市上出售而用毛边纸印成的，则为石印本的复印本，此不能认为是

“附识”提及书中所附“拂如氏五七言诗”。“又附识”则提及林光天所作的白话诗文。林光天诗又原传抄本无，而由藕根居士搜集后附上，惟与《闽都别记》无关。再：林光天即一般所说的“番薯稞先生”。

新版本。

再其次为铅印本，刊行于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民国三十五年（1946），由福州三山书纸店以“万国出版社”名义，将石印本全部用老5号铅字印成，亦为薄连史纸，分为20本，每版19行，行各44字，无句读，省去“跋文”及两个“附识”，并将回目分印于各本之前。铅印本的错别字仍同，间且有因校对不精而造成的新错误。

铅印本（以第一本为例）印数若干，不明。时通货尚未趋于恶性膨胀，每本售价为法币八元，购者至多。嗣因续印各本时间拖延太久，币值时跌，定价不断提高，销路受到影响，但出版者仍继续印行，直至全部出齐为止。这对此书的流通贡献实大。

新中国建立后，三山书纸店实行联营，未脱售余本为某古旧书店所趸购，初亦无何销路，后引起京沪等地书店派至福州收购人员的注意，乃联合全部购之，并在福州雇工用腊纸刻印其短缺部分，形式同于原铅印本，字体则较大，页数亦增加。此补印部分在福州无从购到。

上述油印本及石印本均为“藕根斋本”，亦作“董家本”；铅印本为“万国本”，亦作“三山本”。合此两者统称“别记本”。

附此提及，民国初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以大洋五十元的代价，从董家购得此书的版权（当即是最初的油印本），并拟于修正后付印，因考虑到销路，作罢。叶长青《与董作宾书》中所云：“闽中有《闽都别记》一书，俗称“省志”，佚撰者姓名，乃纪实小说。吾师吴涵芬（按：即吴曾祺）拟付剞劂”，即指此事而言。

刊行《闽都别记》的藕根居士

现在谈谈与《闽都别记》刊行有密切关系的藕根居士，并先从“屈蠖斋”说起。

“屈蠖斋”即“藕根斋”，此从石印本扉页所作“藕根斋印”，以及“跋”里所作“藕根居士识于冶城之屈蠖斋”的文字中获得其证。进而言及藕根居士董执谊为何许人，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将《闽都别记》一再刊行的经过。

董执谊名藻翔，一作质义，福建省长乐县人而寄籍侯官（今福州市），生于清同治二年（1863），卒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科举人，清代曾先后任省咨议局议员协理育婴堂及种棉局职务。吴曾祺谓其“为人博闻强记，好举吾乡先生遗闻轶事，娓娓不倦”（《董执谊六十寿序》）。何振岱亦谓其“熟于乡邦典故，有就咨者必倾数以告”（《六十寿序》），并参以“留心乡事，若王应山、陈惕园、郭兼秋诸老外，于君必首屈一指矣！”（《七十寿序》）。陈培锷还谓其“平居无事则购

见《长青文集》第15~16页。

书千百卷，高可隐人，终日埋首其中，不问外事”（董执谊家传）。当封建科举时代，此君不埋首于八股制艺，而独留心于地方掌故，以及民间文学，更能看出《闽都别记》的长处，既加以整理，复一再将其印行，事至不平常。此外，另有其因。此君虽是读书种子，亦长于计然之术。何振岱在上述《董执谊七十寿序》中，赞其是个熟识工商业有益于世务者，如种棉、织布、以至于竹纸屐蛤盐菜之属，皆尝躬亲其事，知盈绌其所由然”，因之得有余力来从事此不务之急！

上面所云还是就油印本的印行情况而言。至于石印本的付印则与福州城隍庙的修建以及附在庙内的善社的整顿有关。何振岱在所写的《董执谊七十寿序》文中谓：“吾州城隍庙祀闽越王驺郢。君征宋明诸志书以视当事，得以仍旧制；又拓其西衢之路以通车毂。其附设善社故有储贮给，为官亏蚀。君又间请有司，得分所资，而卹嫠、掩骼、施给、医药诸善举，得以复行。”

其“善社”即“冶山善社”，“更拓其西衢之路”即从鼓楼区都司巷至城隍庙的通路。此线至狭小（今已废），不便于老嫠妇前往善社领取救济金。曾有人倡议加以扩展而苦于无处筹款。董执谊主将油印本《闽都别记》重行付印，以所得余资拨充费用获得各方同意，两者遂得以次第完成。

《闽都别记》初名为《闽都佳话》

今本《闽都别记》全称作《闽都别记双峰梦》。此一名称初见于卷之一；以后各卷多省去“双峰梦”三字。此处先言“双峰梦”。

“双峰梦”一词中的“双峰”两字源于福州城内乌石山的“双峰寺”。“梦”则由于历史上唐末农民起义军黄巢部进至福州地区时，有一个名为周朴（字太朴）的文人，因避兵在寺内小憩，所作有关其身后的奇梦而来。书中第一回“《周太朴幻人双峰梦僧懒安预知三世缘》”即纪其事。这一故事流传已久，先为说话人编成说话本作为讲演之用。至把各重要说话本联缀成为长篇时，即为第一篇，惟所涉及主要情节只限于其始几回，以后仅于必要处分别附带提及。至于第240回“《万国图赠寻亲归舍双峰梦觉度眷登仙》”则为全梦的结束。这一回大约是联缀成书时所加上的。就是第400回“《建吉尾汗氏大团圆现精气归结双峰梦》”亦同。

“双峰梦”这个故事及名称早为说话人所采用，到了再联缀成书时还是这样。后因感到此三字不能代表以“叙述闽中佚事”为主的书，便弃而采用其它，但又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福建省图书馆所藏《闽都别记》石印本中有一部在扉页左下角，盖有“福州城隍庙工程处印”，即与此处所云有关。

从现今所见到内容同于。《闽都别记》的某一传抄本（残本）言，可知书名作《闽都佳话》。“闽都”两字是泛指以福州为中心的地区的，“佳话”亦不背于谈“闽中佚事”的本旨，但多少总带有谈烟粉灵怪与同搏刀赶棒等情调，更与“讲史书”不大相称。所以到了藕根居士手里便淘汰了“佳话”两字，而改用“别记”为代；同时并把“双峰梦”三字附在其后。

藕根居士把“佳话”改作“别记”不完全为“佳话”两字不能包括全书所云，亦与其把《闽都别记》书中部分诗词等收进有关，因“多沿袭小说家言”的书应有别于汇集诗词的；所谓“别记”的说法即是从此而来。

因《闽都佳话》的传抄本不易见，这里有先把这一传抄本作个简略介绍的必要。

就所见到的《闽都佳话》残本言：开始处作“《闽都佳话》第58卷，”即自第286至290回：一共为5回。全部400回似分为80卷。书用本省连城县产毛边纸抄成。本长约七市寸，宽长四市寸。每页8行，行自28~32字不等，无句读，纸亦不打格。每回页数自为起迄，而分别写在两板的骑缝处。字体潦草而熟练，用词间有不妥当处。无编纂者名字，仅有“更正者长自觉罗彝伦绍华”，及“同校者钱锡林复森”字样。从纸张、墨色，与更正者的姓名与籍贯等情况看来，可信其是清代后期福州地方上说长书者所使用的底本，就是假定其是藕根居士“信手点正”时所使用的传抄本之一，亦不会相差得太远。

关于此残本（五回）的内容等等，留待第七节里再行提及。

《闽都别记》的某些优缺点

藕根居士在“跋”里说：《闽都别记》“书中章回修短不一，自二百四十一回后，若别出一手”。所云至有见地，但主要还是就书中行文的笔调等而言。若以内容言，全书似可分为两部分，即在第240回以前所述的为五代王姓大闽王国前后八十多年间，国内父子、兄弟、叔侄，以至于君臣间互相砍杀的情况。内容与正史及野史相近，间虽有失之零碎，而其是从较大事件派生出来，且前后亦能贯联在一起。自第241回以后则历两宋、元、明，以至清初，前后为时将近700年。时间既长，篇幅则短，零碎与没有中心更有甚于前一部分。从这一情况看来，可知联缀许多说话本成为长篇的人前后当有所不同。

我所以有这个残本系友人庄则敬（开法）于新中国成立前所赠。据云早期得自旧书摊，原有三数本，后不知散失于何处，遂只剩下这一本。不意此本文失于“十年动乱”期间。幸我有将其中重要部分抄附在拙编《关于闽都别记》稿本内。稿本藏于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

不论哪个部分，都夹杂着许多虚构的情节以及不健康的描写。这是一般说话本所无从避免的。但此书亦有优点。优点主要在于书中不少极具艺术性的市井故事与历史故事。兹各举数例以说明。

先言市井故事：

书中对人物性格的描写至为细致与深刻，就是某些人的说话技巧亦至为成熟，例如第4及第5两回所描写一对青年男女真情相爱的情况，毫无涉及秽褻的地方，就认其是一篇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亦无可。至提及此两人成婚之夕，吴青娘出对句难周启文，与吴青娘之母林安人代为解围时，更穿插以青娘六岁幼弟的小动作。这是脱胎于《醒世恒言·苏小妹三难新郎》而至为浑成。例如：和尚法济（即“醉头陀”）的种种行动，吴云程与铁麻姑结成夫妇经过，以及悍妇杜若前后不同的表现等等，无不写得相当成功。就是“缺哥望小姐”、“拿宝不居财”、“风吹鸭蛋壳，财破心安乐”以及“看见枇杷叶，思量家母舅”等等，几成为无人不知的故事。至于谈到郑唐的情况虽云失之低级与下流，然因其诙谐百出，亦足以引起读者的兴趣。

进而谈及历史故事：

书中属于这方面的内容至多。如吴云程杀死作恶多端的皇帝替身大觉和尚；文士蔡某讥刺三保太监下西洋取宝为徒耗人力及财力即是。至于林汝鸞计杀奸相魏忠贤不成而几陷于死地，仗着叶向高代为谋脱的故事亦至为壮烈。此外，叶正芬、方丹山及正峰之子西峰联合计杀在逃的奸官阮大铖，更充分反映出当时市民对封建统治者的残暴与腐败的不满。此外还有不少歌颂地主阶级中叛逆者的内容，为节省篇幅，不一一列举。

再以言对于历史事实的叙述，除了某些地方失之凌乱之外，大都叙得颇有条理，如所提到明代“土木之变”，以及“挺击”，“红丸”与“移宫”三大案例即是。惟书中前后多有引用词章、文告以及奏折等，则失之冗长。这自与在使用中的说话本情况不符。这样不特使当时的听讲者感到可厌，就是日后读到的人亦认为不必要。其又有此者，大约是联缀成书时，由联缀者代为加上的。虽是蛇足亦无大碍。

《闽都别记》纂者何人不能道

说到这个问题时，藕根居士在全书的开首处，即题明“里人何求纂”五个字。这即是说全书401回约百二十万言都出于这个姓“何”名为“求”的福州人之手。至于这个福州人为谁，在“跋”里说“其人不可考”。但在同“跋”里又谓书中“自二百四十一回以后若别出一手”。这就是说全书的纂者最少有两个人，其另一人为谁则避而不言。此中矛盾何在，有一谈之必要。如我的看法：藕根居士虽看出此书前后两部

分各有其不同的联缀者，惟不知其为谁。但书不能无作者，同时又不愿使用“佚名”两字，乃杜撰出这个“何求”为代。所谓“里人何求”即是在福州地区无处去求之意，并不是说确有这个福州人。

书中有十数首署名“拂如氏”写的诗。其《咏九仙山》两首中有一首起句作“吾宗伯仲九神仙，修炼斯山汉代年”。这在九仙山修炼的何姓九兄弟，即是汉代来源说不清楚的九个瞎子。如是便有人谓拂如氏既以此何姓九神仙为“吾宗”，拂如氏自亦姓何。既是姓“何”，则“何求”自是何拂如的另一种说法，更据此而作出全书皆出于何拂如之手的结论。果如所云，何藕根居士不明白说出，只说“其诗殊不足存”。再以拂如氏的诗言，在127回以前尚可见到若干首，以后则无。此中区别何在？我不是要否认拂如氏与此书的关系，而是说书中附有拂如氏大作那几回或许是拂如氏所编的说话本而收进书里去的，其他则出自别人之手。

此书的编纂者为谁，在早期的传抄本——《闽都佳话》里有提及，惟所提的仅是此书的“更正者”与同“校评者”。从所谓“更正者”一词看来，似乎是把别人的作品加以“更正”的。就是说此“更正者”即是编纂者，其人名字是“长白觉罗绍华”。但这个名字亦不是真名实姓，而是出于冒名顶替。这样的冒名顶替是存其苦心的，即当时文字狱的顾虑虽无过去之甚，后遗症仍有。联缀成书的人为避免无妄之灾，乃故弄玄虚，顶出一个“皇亲国戚”来作“姜太公”，以示“百无禁忌”之意。用心可云良苦。到了藕根居士把此书付印时，辛亥革命已告成功，“姜太公”就成为背时货，所以乃创造一个意同于在福州不知何处去求的名字来。这亦是藕根居士的苦心所在。

《闽都别记》与《闽都佳话》的异同

说到此，有把《闽都别记》与《闽都佳话》两本的异同处作简略对照的必要。

今所见到的《闽都佳话》是残本第58卷，即自第286~290回为止，共五回，回目次序同于《闽都别记》，各回所述的内容亦为相同，只惟文字间有差异。兹把两书此五回的异同处分作如次四点来言。

第一，就回目所使用的文字言。两书中此五回的回目次序完全相同，所云内容情节亦无何差异，所不同的为每回回目的用字。兹将两本回目列表对照如下：

藕根居士在“跋”的“附识”里，谓书中所附拂如氏的五七言诗，当即纂者之作。其诗殊不足存，以全书皆仍其旧，故仍留存之。

	佳话本	别记本
第286回	万里誇言随入鬼计 郑唐无行药毒诸生	宋生夸口致人布毒 郑唐药烈令自伏降
第287回	观鲤胡为碰倒玉架 郑唐识宝巧得金缸	医愈痊愈情还赠宝 代赔玉得色并获金
第288回	因脱靴五鲤酬财色 籍题图一凤自取银	倒脱靴五里酬才色 题春宫一凤自抱银
第289回	美少有资散归娶妇 秀才无行讹作修眉	里凤见银空各离散 郑唐既囊罄仍诙谐
第290回	念乡情太监恤嫠妇 整学校郡守黜秀才	烧火爆除死无大灾 治恶妇充吏黜青衿

第二，就所述内容言。此2本5回所述的内容与场面几完全相同，惟遣词造句

有出人处。一般说来，《闽都别记》较为生动与细致。兹举第288回所述片段作为代表。

在这一回里高冠里（高观鲤）与一凤（云中凤）调情的情况。

《闽都佳话》本作：观鲤听此言，只得与之（一凤）并坐，共饮数杯。那酒肴皆是儿童备办来的。一凤执壶劝饮了数杯，被观鲤夺去。搂抱一凤入罗帐。须臾起而念曰：“僧寻无径又逢僧，谁识牡凤化牝鹰。”一凤接曰：“自古醉翁不在酒，前情难达后庭（庭）情！”观鲤笑曰：“前诗中有言么？”一凤曰：“怎无！那尾句永和鼓瑟琴，那不明说耶？我曾言留诗为据，可有么？”观鲤笑曰：“原来自有隐语，胜过韩信十面埋伏之计。”遂即起床再整杯盘畅饮。

同样的情况，在《闽都别记》里则作：

冠里遂与（一凤）共坐并饮。原来一凤之伙食皆由儿童供进，自行烹煮不与外并。一凤执壶劝饮。冠里连饮数十杯，把酒壶夺起，挟抱一凤，同入罗帐，颠鸾倒凤。须臾复起，坐在床上笑吟曰：“僧寻无径又逢僧，谁识牡凤化牝鹰？”一凤接曰：“自古醉翁不在酒，前虽难达后堪登！”冠里笑曰：“前诗有言之么？”一凤答曰：“怎的无言？那尾句‘后鼓和谐（按：似应作偕）古瑟琴，其后股二字还不明现耶？奴曾约留诗为据，可有么？”冠里云：“预伏有隐语耶！”凤又吟：“有情后更胜于前，衰帝江山让董贤。”吟了遂搂抱并枕卧。冠里亦吟曰：“不得桃花流水渡，且骑凤背上青天。”因脉窍既通，欢若如故。诂一凤转身欲令重会。冠里又笑问曰：“前诗亦有言之么？”凤答曰：“那和谐鼓瑟琴，偕者同也。

还不是和同股色耶！”冠里又笑曰：“此诗胜过韩信十面埋伏之奇兵。”……两情并合，又起来重整杯盘，遂杨饮谈叙。

从上面两本对比看来，可知《闽都别记》所云不特情节较为细致，行文亦较为生动，足证《闽都别记》系从《闽都佳话》发展而来的。

第三，就各回最后所附的结束语言。两本每回最后所附的结束语都相差无几。《闽都别记》虽不是每回都有，在此处所提到的五回则有。《闽都佳话》（残本）因第290回最后几页破烂，无从提及。兹将两本的结语列表对照如次：

	佳话本	别记本
第286回	任他诡譎藏身固 亦堕机关无可逃	任他诡黯藏身鼠 亦坠机关香鼻猫
第287回	时来易得金千两 运至自投璧一双	时来易得金千两 运至自来璧一双
第288回	忽有忽无大圣棒 易来易去郑唐银	忽有忽无大圣棒 易来易去郑唐银
第289回	自叔亦来嘲作鸭 他人怎不信为龟	自叔亦来嘲作鸭 他人怎不信为龟
第290回	原本最后数页未见	欲展其谋是我设 故言此语使人疑

第四，就各回所加的评语言。《闽都别记》每回最后均无附上评语，《闽都佳话》则有（其中，除第290回未见之外）。为节省篇幅起见，只录第287回及第288回的原文，如次：

第287回评语：“郑唐博学之士，才知缸底存金，又能饮水思源，分惠于二鲤。众人尽皆赞叹，可称名利双收，惟店主被扣受亏，难免不私骂其刻薄耳……”

第288回评语：“郑唐银用将璧，即有机会送来，所谓人去寻财难，财来寻人易也……”“按：所题男春宫之语，乃《聊斋》书内之文，照句全抄，非陈氏自作耳。”

此处所云《聊斋》即蒲留仙《聊斋志异》，其中的《男春宫图赞》原文收在卷3《黄九郎》内。至于“陈氏”则是郑唐之妻，并非此书的作者。

上述评语出于文言，而与书中文白互见的情况不同，亦为《闽都别记》所无。是否说藕根居士所采用的传抄本即是如此，抑或这些评语原有，因认为无留存必要，乃将其删去，不能言。

《闽都别记》里某些故事的来源

《闽都别记》虽为摭拾福州地区（即清代福州府所属十县）的种种故事传说加以渲染与穿插而成的。惟其中还夹着为数不少非属于此地区内的事，因要采用，乃改头换面，使其具有本地风光，且还把其时间提前或拉后，造成似是而非的情况。但这是供讲史书使用的说话本，属小说家范围内事，不足为病。

撇开属于福州地区的故事及其传说等不说，就其引用到旧小说、笔记以及通俗小说等，为数可谓不少。引用最多与处于较为重要地位的为清蒲留仙的《聊斋志异》、李汝珍的《镜花缘》与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三书。

《闽都别记》采用《聊斋志异》的汇载颇多，主要分为两点：一为使用其词藻；二是把其中的故事加以改变，使其成为闽都之事。

就前者言：第288回所附的《男春宫图赞》已见前述，赞中一些文句亦见于第201回。例如第155回：“桃笑”所出句与“鹿韭”所对，可更明显地看出系从《聊斋·狐联》（卷6）中变化而来的。

以后者言：第50回所叙“白莲教”情况大略同于《聊斋·白莲教》（卷4）。第140回“夫才妻貌谗换愚痴”则与《陆判》（卷2）相近。第157回“法济说冤家缘化妒”亦与《江城》（卷7）相去不远。第193回“独我异偷桃进金陵”则与《偷桃》（卷1）大同小异。再从第305回“人天宫会美得重宝”起至第307回“贤玉山得妻回家乡”止，更与《天宫》（卷9）基本相同，只惟情节较为复杂，描写亦较为细致而已。

以《镜花缘》言。《闽都别记》自第143回起至第184回为止，所云林仁翰等五人前往海外游历的经过，与《镜花缘》中唐敖等人的情况无何重大的出入。惟《镜花缘》为桌上的读物，《闽都别记》则为口头的讲本，因之又有其差异，即《闽都别记》不能像《镜花缘》那样的有学术性的长篇大论，而只能有短诗、联对、谜语与语令等等，虽不怎么丰富多彩，亦不感到呆板枯燥，正合乎说话本的需要。

至于《闽都别记》受到《儿女英雄传》的影响处，得举出第112回“吴云程因病得侠女”起，说到以后吴云程与铁麻姑结为夫妇，以及其他有关的情况中看出个大概来。铁麻姑因祖及父为领工使渠耿所害，亟欲报仇而苦于无从下手。后闻渠耿全家为吴云程所杀，知大仇已报，心感吴云程不尽，这一段情况颇与十三妹之父被纪献唐杀死，纪献唐后为雍正所杀，亦认为大仇已报情况大略相同。再：铁麻姑与吴云程结婚后。又在黄龙府代吴云程聘下女子雪心兰为同室，亦与十三妹在能仁寺强安公子娶张金凤为妻，以及十三妹自己后亦嫁安公子的情况有其共通的地方。

上举三种清人小说与《闽都别记》的关系大略如此，兹不多述。

《闽都别记》编成时间的推测

《闽都别记》这部书以“周太朴幻人双峰梦”作为类似的“人话”开始。接着，即引出黄巢部进入福州地区，并再引出一对青年男女逃乱于榴花洞，因而结成美满的伴侣。重点则放在当时地方上住民为逃避兵灾的经过。书的联缀者以此开始，具体反映了某一时期福州地方兵荒马乱的情况。如果这一假定能够成立，接着就要问福州地区何时再有同于黄巢部进境的事，亦即以此来推测此书最早联缀的时间。这里不妨对地方史实作一番回顾。

较早的情况姑且不说，就近代言：可举的有清宣宗道光二十年（1840）中英鸦片战争。这一战事部分发生在厦门地区内。不久英军即行北犯，但未来到福州。十年后太平天国起义期间，福建省境内某些地区有大小不同的战争发生。福州亦在备战中，惟无战事发生，更无住民向乡村逃避的事。所以这两役都不能作为此处的时代反映。似可为其时代背景，说来还是清德宗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马尾战役那一次。

这一场战事发生于离福州府城三十里许的马江地方，战斗经过时间虽短，福州地区上亦无事，而情况却相当紧张。府城内外有住民为逃避所谓“马尾乱”向附近乡村逃避的事，惟不久即行回迁。过此之后，就未再有同性质的事发生，所以不妨据此假定《闽都别记》最早联缀成书的时间当在光绪十年以后。这个假定尚可以书中曾套用《儿女英雄传》为旁证。文康这一著作初刊于光绪四年（1878）。刊出不久就会传到福州来，福州地方说话人亦会从中吸取可用的资料作为讲史之用。再到了联缀成书时亦同。

中法马江战役的发生，距清廷变法维新失败那一年（1898）尚有一段时间。文字狱一事虽已不如过去之甚，政治上反动保守力量尚至为顽强，所以比时联缀而成的书，仍不能不顶出个“百无禁忌”的姜太公来。辛亥革命成功后，才无此必要。

有关《闽都别记》的数事

《闽都别记》何时引起地方上广大读者的喜爱，此不能言。大约此与未公开刊行之前，知道与读到的人可云至少有关。就是到了石印本问世之后仍不多。其趋于普遍则为铅印本刊出以后事。

石印本印成后，各方仍苦于不易得，所以到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福州某一大型日报把此书作为长篇小说，按日分段刊于“副刊”上。是因反响不佳乃自行停止，铅印本的刊出或者即是受到此影响。

《闽都别记》虽为福州地方性文艺作品，亦分别传往近邻日本国，以及南洋群岛

上有福州人寄寓的地方。南洋方面不说，就日本言则频受重视。现代日本学者洼德忠在所著《中国文化与南岛》一书里，谈到“中国人的土地信仰与南岛”时。就把《闽都别记》与《新齐谐》、《西游记》三书并列而论，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另有一日本学者新屋敷幸繁在所著《新讲冲绳二千年历史》中，提到中国历史上元末吴王（未称帝时名称）朱元璋派征南将军汤和及副将廖永忠从海上向福建进兵时，得水神拿公之助，不战而取得福州城。同时拿公还劝汤和等“不杀一人”。所云种种均直接抄译自《闽都别记》第258回，惟把拿公名字误作“如公”。此事亦可为例。

别有一些亦要附带提及，即抗日战争未发生前以及战争胜利后，福州都有人着手于此书的改写与改编。就目下所知者言：计有陈鸿铿、董岳如及徐康山三人。三人所从事的不同，亦都未完成，为保存史实起见在此略为一谈。

陈鸿铿（云牵）早在三十年代，即以“恨海余生”的笔名写有章回体小说《琵琶州》及《城狐社鼠》，先后刊于福州《华报》。嗣认所写的近于上海鸳鸯蝴蝶派情调，及弃而着手于《闽都别记》的改编，本着原书次序，将文字一律改为现行的白话文，并删去其不健康处，回目则改为9字的对偶，已成有五六回。正待刊出而抗日军兴遂以搁置。稿本于“文革”初期散佚。

董岳如（家鄂）为藕根居士冢孙，对此家珍自极重视。所从事的后于陈鸿铿并有不同，即除将全书加以整理，使乡邦文献得以新面目与读者见面之外，还摭拾近现代榕垣时闻时事而确实可告的，本着原书体裁与笔法另写续篇。两者都各成若干回。因系初稿，既未刊出，亦少示人，福州解放后尚有续写，以困于老病遂以中止。已成稿本亦告散佚。

至于徐康山（浦厦）所从事的不同于上述两人。因其学趣在于地方史，只就《闽都别记》书中所述，并参照其他记载，按时序写，即从西汉初年骆无诸建国起，说到五代王姓小王国的灭亡为止，计15回，以《七闽祷机》为名，刊于抗战胜利后的福州《粹报》，虽亦为章回体而文字呆板枯燥，无何艺术气味，15回之后未再续。以上所云悉为福州解放前事。

迄今此三人年均逾古稀，旧调已不重弹。年来福州虽另有人从事改写与改编，则有异于上述各人之作。长江后浪推前浪，后来一定居上，这是应加以肯定的。

洼德忠，为日本中国友好协会成员，1985年二月率同“福建省宗教文化研究访中团”来到福州。我有晤及，书为其所赠。

《闽都别记》版本、作者及成书年代

官桂铨 林展瑞

版 本

一) 抄本

《闽都别记》20卷401回，版本较多。清代以抄本形式流传，徐天胎（字吾行）先生“曾藏有一部《闽都佳话》的清末年残抄本，仅数回，与流行本相较，内容颇有详简的不同，略可考见其发展与变化的痕迹，似此，本书还有一个题名——《闽都佳话》”。1987年福建人民出版社标点本傅衣凌先生《前言》，下引文页码均据此标点本）徐天胎先生藏本今不可见。我们见到的清抄本、民国抄本有三四种，均为残本，文字与民国以后印本有微小的差异。尤其清蓝格抄本（半页6行，行25字）与印本不同处较多，现将较突出的，列表如下：

清抄本				1987年标点本			
回	页	行			页	行	
86	回	目	宋太守见两度怪 陈元君受四处封 拂俗氏		433		两度除怪太守蒙恩 四次加封元君显圣
	25	4			436	19	拂如氏
88	回	目	艳冰穷途逢谊伯 林保乐酒救孤儿	二	上		艳冰穷途逢谊伯 林保乐酒救孤儿
92	回	目	充茶役艳冰会淑女 唱东游金凤观夺标		463		充茶役艳冰会淑女 游湖景金凤观夺标
110	5	3	遇之在水，折之在火。	册	559	7	遇遇在水，拆拆在火。
	6	1	乾元寺本无诸旧城，今名左营司，晋太康以名之，因寺其地有饮马池。		559	18	乾元寺本无诸旧城，晋太康迁城以为绍因寺，唐乾元二年改名左司营。其地有饮马池。
	8	3	宋徐锡三《喝水岩》诗云		560	27	宋徐锡之《喝水岩》诗云：

续表

清抄本				1987年标点本			
回	页	行			页	行	
113	8	2	半片鱼至今尚在，有时犹有人见。	（上册）	578	21	半片鱼至今犹在，人常见之。
	11	1	寿山在侯官县四都，与芙蓉九峰二山对峙，去城东北八十里，其山中有石，莹洁如玉，可为印章，柔而易攻，大者有二三十尺许。与正文无关，不知何故，写在最后。）		无		
144	回	目	烛阴国听光棍说大话 不周山望仙亲早回程	（下册）	58		烛阴国听棍说大话 不周山望仙亲回程
145	回	目	男女仙救童斩光棍 夫妻翁带幼船漂渤泥		63		男女仙救童斩光棍 夫妻翁带幼漂渤泥
146	回	目	听胡笳盗幽女会妹 停风浪品琴箫论文		63		听胡笳盗幽女会妹 停风浪品箫琴论文
148	回	目	云程被换木腿开教馆 麻姑竟食人头服番娘				换木腿云程开教馆 食人头麻姑服番娘

二) 油印本

清末福州举人董藻翔，字执谊（1863~1942）搜集各种抄本互相校勘，“闲居浏览，为信手点正，倩墨史清缮一通藏之。”见石印本《闽都别记》跋）清宣统三年（1911）董藻翔据自己整理本以“藕根斋”名义油印（用销镗纸写成的）问世，书名题《闽都别记双峰梦》全书仅335回，分作35册，郑振峰先生购藏，今归国家图书馆，郑振峰《西谛书目》卷4“集部中小说类”著录此书（2000年北京图书馆排印本页64）。福州藏家也有零星的残本。据说只印25部，此种油印本今日极为罕见。

三) 石印本

民国十六年丁卯（1927年）“福州城隍庙工程处”出资据董藻翔整理本石印发行《闽都别记》[据福州聚成堂旧书铺主人张文光先生（1916~1998）告诉我]，白连史纸，全书分订20册，与目下小32开本一样大，稍长2厘米。每册作1卷，半页15行，行32字。封面题“闽都别记，卷之x”，扉页前面中题“闽都别记”，右上题“宣统辛亥”，下钤阴文“福州城隍庙工程处印”，左下题“藕根斋印”，后面题“丁卯冬至重

校上石”。目录首行题“闽都别记全集，里人何求纂”，目录后题“闽都别记全集目录终”。目录页后有藕根居士题记三则。每卷首页首行均题“闽都别记双峰梦卷之x，里人何求纂”，以后每回首行题“闽都别记卷之x”，第二行题“第x回……”版心依次作“闽都别记 鱼尾）、第x回、粗横线页码、卷之x”。可见此书全称为《闽都别记双峰梦》，也称《闽都别记全集》，简称《闽都别记》。《闽都别记》第1回回目就作“周太朴幻人双峰梦僧懒安预知三世缘”，第240回回目作“万国图赠寻亲归舍

双峰梦觉度眷登仙”，《闽都别记》第241回开头说：“前文结《双峰梦》全篇。现在乌石山中，有双峰合拱，上勒‘双峰梦’三字。”第400回最后写道：“万年不异双峰梦，千载长歆双状元”。所以，此书又称《双峰梦》。清末有人改订《闽都别记》为《闽都佳话》，题“更正者长白觉罗彝伦绍华，同校者钱锡、林复森”。《徐吾行 关于闽都别记 之版本、刊行和编纂者及其年代等问题初探》载郭天沅主编《文献史料研究丛书》第一辑，1988年福建地图出版社排印本页123）严格地说，《闽都佳话》不算《闽都别记》的别称。这都见于朱一玄编著《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本页769）著录。傅衣凌先生在《闽都别记》标点本“前言”中说：《闽都别记》有“宣统辛亥藕根斋的石印本”。这不是事实，大概只看扉页的前面，而忽略了后面“丁卯冬至重校上石”的。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说：“《闽都别记双峰梦》……宣统元年（1909）三年（1911）藕根斋石印《闽都别记》三十五卷三百三十五回本。”（1990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排版本页1171）。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也说：“有清宣统三年（1911）福州南后街董执谊藕根斋石印本。”（2004年山西教育出版社排印本页234）。朱一玄等编著《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也说：“此书有清宣统元年（1909）藕根斋石印本，为三十五卷三百三十五回。”（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本页768）以上都说错了。宣统元年无印本，宣统三年始有油印本335回，不是石印本，民国十七年才有石印本400回。

四) 铅印本

民国三十五年（1946）福州万国出版社（又名万国书局）据1927年石印本由“三山书纸店”（福州中正路，今南街花巷口）排印出版，同样分装20册。尺寸与目下的64开本相差不多。每册封面两旁均为古代铲形铜币连续图案，中间印“闽都别记”，“第x集”，“福州万国出版社印行”，封底印“万国书局”。扉页前面中题“闽都别记”。后来重印时，又在“闽都别记”下面增加了“第x集”的字样。扉页右上题“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左下题“福州万国出版社”；目录首行题“闽都别记双峰梦卷之x目录，里人何求纂”；下列本卷所收的回目，各卷（册）所收回目字数不一样。

正文首页首行题“闽都别记双峰梦卷之x”，最后一页最后一行题“闽都别记卷之x终”。半页19行，行42字。版心依次题“闽都别记，粗横线），页码，横线），卷之x”。每册33~39页（每页两面）不等。全书没有出现“闽都别记全集”字样。不分段也不标点。

应该指出，万国出版社库藏《闽都别记》颇多，1946年以后逐年卖出，但到了1949年后便出现了库藏本不全的现象，特别是缺第1、2、6、12册较多，原封面、封底又有剩余。于是，书店请人按原书的开本大小照样以蜡纸刻印缺少各册，装订配全。现存不管完整的，还是油印配全的铅印本都不多见。所以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说：“《闽都别记双峰梦》（一名《闽都别记》）二十卷四百回……民国三十五年福州万国出版社铅印本，二十册。首册油印。”（1990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排印本页1171）此书中就没有据完整的铅印本著录。石昌渝也说：“万国出版社为二十册，其中第一册和第三册为写刻油印本。”（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2004年山西教育出版社（台湾本）排印本页234）。

五) 台北影印石印本

1978年台北成文书局影印民国十六年（1927）石印本，25开本，精装3册，共1500页。由台北福州同乡会出资印行。

六) 台湾本

1986年罗星塔月刊社出版红皮《闽都别记》大32开繁体字标点本，分2册。没有说明所据的底本。全书每回都不分段落。

七) 扫描本

1981年新华书店福州古旧书局据民国十六年（1927）石印本扫描，用毛边纸油印，按原样分装20册。此书见于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组编《福建地方文献及闽人著述综录》（1985年内部铅印本页137）著录。

八) 标点本

1985年福建人民出版社组织王铁藩等人据1981年福州古旧书店扫描本《闽都别记》标点，于1987年出版简化字大32开铅印本，分3册。1997年重印。此本多数整回只标点不分段，但少数有分段；而且删去了目录后的三则题记和书后附录的《榕腔白话诗》最后一首下流的《嘲丑婢》，还删去了《榕腔白话诗》作者“林光天”水

如)” 五字。

九) 珍藏本

2008年福建人民出版社据1987年本重新排印16开本，分2册，作为珍藏本。书后附录与标点本一样，但最后补印了石印本目录后原有的三则题记。此书作为“珍藏本”留下的遗憾还是不少的。

2008年版虽然对1987年版中的错别字、漏字、重复字和标点符号作了改正，但是，仍然重复了1987年版的许多错误。甚至1987年版没错的，2008年版却排错了。如1987年版下册页415第1行“古人体是兽”，2008年下册页1196第10行误为“占人体是兽”。更重要的是2008版照样整回整回的没有分段，这是不应该的。列表如下（1987年版印错了，2008年版改正了，有几个符号就不列表了）：

1987年版《闽都别记》				2008年版《闽都别记》			
	页	行	误		页	行	正
上册	48	6	徙族居闽	上册	33	4	徙族居闽
	48	11	东瓯告急于汉		33	9	东瓯告急于汉
	48	倒1	昭帝始无一年		33	14	昭帝始元一年
	147	倒7	蓬毕生辉		100	9	蓬毕生辉
	331	1	款乃		223	倒9	欸乃
中册	182	3	鲍鱼，刺鱼	上册	574	倒8	鲍鱼、刺鱼
	222	2	泰云		601	9	秦云
	381	15					
下册	63	13	高栋	下册	707	21	洩
	256	倒10	后孝出仕		964	倒15	高棟
	311	10	两台无可可用		1092	5	后孝廉出仕
	378	9	幸金斌率数十人		1128	倒5	两台无可可用
	504	回目	警顽心授读诫子书		1171	倒5	幸周金斌率数十人
			吓痴胆暗诵鬼子记		1254	回目	警顽心授读《诫子书》
	504	倒2	克薄待长工				吓痴胆暗诵《鬼子记》
	505	12	园寂		1254	12	克薄待长工
	508	倒1	鬼方记		1254	倒1	圆寂
	508	倒2	戒子书		1257	倒1	《鬼方记》
508	倒5	魁片论	1257	倒2	《诫子书》		
			1257	倒4	《魁片论》		

列表如下，（1987年版和2008年版《闽都别记》都错了）：

1987年版			2008年版			误	正		
	页	行		页	行				
上册	48	13	上册	33	10	闽粤王郢弟余善、杀郢以降 曹学铨 玉禅峰 梁皇宝签 诗经	闽粤王郢弟余善，杀郢以降 曹学铨 玉禅峰 梁皇宝讖 《诗经》		
	311	15		209	9				
	313	倒7		210	倒5				
	344	倒6		232	4				
册	677	1	册	449	倒4				
中册	176	倒1	中册	571	12	孝经	《孝经》		
	177	3, 5		571	倒 9, 11	三字经	《三字经》		
	547	8		818	倒11	将去欧妻	将去殴妻		
下册	3	倒5	下册	923	倒8	通天库	通天犀		
	93	10		984	倒5	鳌山北声今宵乐	鳌山北瓮今宵乐		
	93	18		985	2	因相连无痕纵	因相连无痕踪		
	94	2		985	11	其奈自作践	其奈自作贱		
	137	5		1015	倒6	遂演一出陈琳救主	遂一出《陈琳救主》		
	144	4		1018	23	须叟	须臾		
	212	倒7		1062	4	演姑伴嫂眠之戏	演《姑伴嫂眠》之戏		
	217	1		1064	倒12	除阶报恨	徐阶报恨		
	249	5		1087	13	欧打重伤	殴打重伤		
	281	3		1109	3	著野史驳之	著《野史》驳之		
	303	倒9		1124	倒10	此吾祀县刘状元也	此吾祀县刘状元也		
	304	9		1125	12	长州	长洲		
	册	309		3	册	1127	倒4	伏地诉祷	伏地祈祷
	316	倒7		1132	6	周璞	周朴		
	325	3, 6		1137	倒 9, 11	石仓集	《石仓集》		
	335	11		1143	5	燕子笺	《燕子笺》		
	335	倒8		1145	4	燕子笺	《燕子笺》		
370	10	1167	8	揭扬	揭阳				

根据上面的《闽都别记》九种（包括抄本）版本研究，可见是没有清代木刻本的。这在董藻翔写于宣统三年（1911）的题记中已说得很清楚了：“《闽都别记》四百回，约百二十馀万言……第向无刊本，辗转沿钞，讹脱殊甚。”董藻翔早已断言《闽都别记》没有清刻本，事实正是如此。但是，1986年罗星塔月刊社出版的《闽都别记》书

前印有旅台福州乡亲方冠英先生《不是书评》。其文开头就讲：“《闽都别记》成书于清中叶，以线装木刻本问世。”林蔚文先生在2008年版的《闽都别记·序》中说：“除了民间手抄本外，《闽都别记》流传大约还有六种版本清嘉庆二十五年本。2.光绪三年福州南后街刻书家董执谊油印本。3.清宣统辛亥年（1911）董执谊石印本，亦即藕根斋印本。4.1946年福州万国出版社铅印本。5.1985年，福州市新华书店古籍门市部复制的董执谊石印本。6.1987年，福建人民出版社点校董执谊石印本，重排铅印上、中、下三册本。1997年重印。”这里嘉庆二十五年本当然指木刻本，根本不存在。光绪三年（1877）董藻翔（1863~1942）只有15岁，所以油印本也不存在。这里应是宣统三年辛亥（1911）的油印本之误记。

应该指出，明侯官王应山编纂《闽都记》33卷，有清道光十一年（1831）求心斋刻本和道光十九年（1839）补版印本。此书是明代福州地方志，不是小说。方冠英先生等说《闽都别记》有清刻本可能误记了《闽都记》。董藻翔先生也曾据清木刻版片重印《闽都记》。

作者

《闽都别记》题“里人何求纂”。董藻翔先生在宣统三年（1911）的题记中说：“《闽都别记》四百回，约百二十余万言，署‘里人何求纂’，其人不可考。”民国十七年（1928）付于石印时又作题记说：“书中摘取古迹题咏，多附有‘拂如氏’五七言诗，当即纂者之作。其诗殊不足存，以全书皆仍其旧，故仍留存之。丁卯嘉平，重印附识。”

1983年傅衣凌先生为福建人民出版社标点本《闽都别记》写的“前言”中说：“作者曾署名‘里人何求’，然对于他的生平略历，则究莫能详……或云‘里人何求’含有不知何许人之意……但在第七回所附的‘九仙山’两首诗，起句作‘吾宗伯仲九神仙，修炼斯山汉代年’，似是作者与何氏有关。”后来，肖景星先生《谁人编织双峰梦》一文试图破解作者之谜，文章说：“何求是否实姓真名？董执谊说‘其人不可考’。从字面上理解，‘何求’有‘何必寻求’或‘何处觅求’之义，即作者已佚名……其中第7回咏《九仙山》的有‘吾宗伯仲九神仙，修炼斯山汉代年’的诗句。‘九仙山’即于山，相传古时有何氏兄弟9人在此山修炼成仙……因此我们有理由假定有一个姓何的福州人是这部书的一个作者。”福州晚报编印《凤鸣三山》第八辑，2001年内部分印本页464）其实也是重复傅衣凌先生的意见。

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说：“作者‘里人何求’生平事迹不详。书中引证历朝诗皆署真名，惟出现频率很高的‘拂如氏’的诗作署笔名，‘拂如氏’很可能就是小说作者。第七回‘拂如氏’《九仙山》诗云‘吾宗伯仲九神仙，修炼

斯山汉代年’。这九神仙应为何氏兄弟九人。据此，作者当姓何，福建人。” 2004年山西教育出版社排印本页234)

《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仅说作者“题‘里人何求纂’”(1987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排印本页1171)。朱一玄等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也只说：“何求著，何求生平不详。” 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本页768)

总而言之，大家都同意《闽都别记》作者姓何，号拂如氏(清抄本有一处作拂浴氏)，福建福州人。

成书年代

傅衣凌先生在1987年福建人民出版社标点本《闽都别记》“前言”中说：“《闽都别记》的写作时代，约在清乾嘉之际或更后些。”而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说明》开头就断言：“《闽都别记》成于清乾嘉年间。”林蔚文先生在2008年福建人民出版社修订本《闽都别记》“序”开头说：“《闽都别记》是清代福建地区重要的民间传奇小说，它大约成书于清代乾隆至嘉庆年间，即1736年至1820年前后。”这大概因为《闽都别记》最后两回有“至雍正年间，被焚毁”(第399回页587)和“雍正年间，因炮纸飞入邻家，火燃上屋，被乡人斥骂，以后便不来祭矣。”(第400回，页595)说法的缘故。其实，《闽都别记》第370回说：“此石狮迨至乾隆年间，移主西门街万寿宫头门。今大王府前，只遗二石狮座尚在。(页472)第20回又说：“桥下多一桥梁，至国朝乾隆三十四年五月间，被洪水冲崩水内。”可见，此书写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之后。

然而，《闽都别记》第27回中说：“有一班京戏去福州，过古田演戏，内有一小旦极美。”文中“京戏”二字应当引起我们特别注意。京戏即京剧，只有约二百年的历史。乾隆五十五年(1790)起四大徽班(三庆、四喜、春台、和春)陆续进北京演出，于嘉庆、道光年间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受到昆曲、秦腔、民间小调等影响，形成了京戏。福州人称“京戏”为道光以后的事，仅从这一点是可以证明《闽都别记》写于道光年间以后。

此外，从《闽都别记》抄袭福州评话本《临水平妖传》来看，写作年代也在道光年间以后。现存最早福州评话本为嘉庆二十四年(1819)九月福州日新堂木刻八卷本《临水平妖传》，这是专写临水陈太后陈靖姑除妖灭怪的故事，情节与《闽都别记》中陈靖姑故事大同小异。值得注意的是《闽都别记》有好多文字依照《临水平妖传》而改。如《临水平妖传》卷3“即日比比务二个秀才，一只姓张，一只姓李，里城岁考来看告白。路由高界山经过，虎妖变一个十七岁，杏脸桃腮，美貌女子，拦住悲啼。李秀才看见美色异常，向前就问：‘娘子何故悲伤？’女子答道：‘奴染患心痛，如今寸步难移，相公如若相怜，扶奴回家。感恩不浅，未知肯否？’……那虎妖被伊摸得不耐

烦，大叫一声，山摇地战，现出原形，乃是一头金毛大虎。张、李二人见此景，惊倒在山林，大虎就将李生衔在嘴，弄抛丢梨宫调。” 页8)《闽都别记》第24回说：“有张、李二少年书生来都城考试，张生先行，看见问之，江氏云：‘因去外家回来，忽然心痛，惟望君子见怜，念奴家舍在山腰，扶奴家到家，感恩不浅。’……言讫，变出一只猛虎，踞山谷口立着。张生吓倒，李生跑去，跑至十几步，虎便抓到原处放下，李生又跑去十余步，虎又衔回原处……拿来戏弄，故意被他爬去，又衔回原处来糟蹋。” 页146)

有的地方干脆照抄不误。《临水平妖传》卷6：“白)这都兵十死九人，战败之地，即南门外之东一败阵洋，即伶之金墩洋杀人桥，后人改为砂仁桥，败阵洋改做下淡洋，因当时战败，折戟沉沙，断戈埋土，皆化土中。后地中开井，皆有铁腥之气尤在，食之不得，故至今，金墩、下淡一派，并无一只其井。更有南门外之苦折桥，俱系当时盔甲填满下面，不计其数，以此为名” 页6)“伶安民巷就是当时赈济之所” 页9)《闽都别记》第64回说：“所战败之地，即南门外败阵洋；杀死之桥，即金墩杀人桥是也。败阵洋后改为万郑洋。当时兵败，丢刀弃械无数，折戟沉沙，断刀埋土，皆化为泥。地中开鑿出泉，犹有铁腥之气味，人食不得，故至今水部三墩并无一井。杀人桥今改为砂人桥矣。” 第65回说：“今城内安民巷，即当时赈济安民之处所也。”

评话本《临水平妖传》出版第二年即嘉庆二十五年，嘉庆皇帝就死了。《闽都别记》最快成书也只能在道光年间。由此可见，《闽都别记》写于道光年间，也就是说写于清朝后期，无论从版本上讲，还是从内容上看都是说的过去的。

《闽都别记》出于咸丰间某举人手笔

近来，《闽都别记》成书年代和作者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2010年10月21日至24日，我俩到古田县参加“中国首届临水夫人陈靖姑文化学术研讨会”，会上分发与会者上下两册《论文集》，上册中刊载台湾台南科技大学副教授王见川先生撰写的《陈靖姑敕封问题初探——兼谈 闽都别记、临水平妖传的成书年代》。文中写道：“从现存版本来看，此书指《闽都别记》)成于宣统三年(1911)以前。另书中出现京徽戏班；王祥班，则反映这书写于乾隆五十五年徽班进京之后。”清光绪末周星诒《橘船录》记载：“光绪)戊戌……三月初一日。神气仍不振，时时思睡，不耐握卷，又苦窗闭室暗，昏闷无遣，因赁士人所编《闽都别记》阅之。闻人说出咸丰间某举人手笔，始唐僖宗末年，陈岩为福州观察使，王潮、审知兄弟据闽建罗城，其中于俗祀土神，凡若陈大奶、虎婆、石夹二女之属，异闻灵迹，始末备载。大抵荒诞不经，所谓俗语不实，流为丹青者也。文笔亦平庸，甚不是观，姑以排孤寂耳。”

如我们不健忘，前已言及咸丰五年福建地方官绅曾替陈靖姑请求加封，之后民

间传出其被皇帝敕封‘顺天圣母’的说法。这是清代陈靖姑信仰的大事，理当会被整合入说书，可是在《闽都别记》及《临水平妖传》中，皆未见踪影。这有可能显示二书成书于此前（咸丰五年）。所以保守说，《闽都别记》成书于乾隆五十五年至咸丰五年间。若大胆地论，则《闽都别记》原叫《闽都别纪》，如周星诒所闻：出于咸丰某举人手笔。”

周星诒（1833~1904），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原籍河南祥符（今开封），字季祝，咸丰十年（1860）以同知分发福建候补，同治二年（1863）九月，31岁补邵武府同知，光绪九、十年间，因方公帑而获谴。家富藏书。好为近体诗，多真挚语。著有《勉熹集词》、《传忠堂书目》等。其兄周星誉，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由庶吉士累官两广盐运使。著有《鸥堂日记》等。周星诒是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在福州租来《闽都别记》阅读的，距咸丰年间（1851~1861），不过三四十一年。他“闻人说出咸丰间某举人手笔。”颇合上面所考证的年代，应是可信的。

查民国《闽侯县志》卷四十三“选举·清举人”：咸丰元年闽县举人有何炜山，咸丰二年福州府举人有何嵩祺，咸丰九年福州举人有何学和三人。若按王见川先生的说法，《闽都别记》成书于咸丰五年以前的咸丰间姓何的举人，只有何炜山和何嵩祺，但此二人生平材料颇少，拂如氏是否其中一人的别号呢，不得而知。似乎《闽都别记》的作者有些眉目了，究竟怎样，让我们再进一步继续探讨吧！

介绍一本奇书——《闽都别记》

台湾) 杨崇森

综说

《闽都别记》是清代中叶闽人里人何求所著。作者是何许人，在民国《福建通志》、《艺文志》未见著录，真实姓名不详。该书成书于清乾嘉时期，原以线装木刻本问世，民国初年另有石印本出现，是一本奇特的章回小说。全书以福建省会福州的开发与变迁为核心内容，由于人物活动牵涉甚广，还旁及全国其他地区，甚至东西洋各国。故事以福州东山榴花洞一对青年男女逃避土匪为开端，贯串汉唐五代十国，特详于十国时之闽王朝，经历宋元而迄清初共十个朝代，缕述历代兴亡盛衰故事与无数名人的趣事，很多内容极为奇特精采，全书共400回，一百二十余万言，亦可选择或分开阅读，因所述故事多可各自独立之故。该书主要描写福建（尤其是福州地区）社会生活，记录大量民间故事、历史典故、神话、地方掌故、风俗习惯、名胜古迹、俚谣俗谚以及方言土语等，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与乡土气息，故雅俗共赏，深为一般大众所喜爱。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该书虽名叫“闽都”别记，但因故事主角行动范围往往涉及外省或外国，所以描述内容并不局限于福州或福建地区，更不时叙述全国发生的大事而与整个中国政治发展相呼应。例如：台湾之开辟（第242回）；明太祖微服外游故事（第259回）；郑和下西洋（第272回等）；与日本、琉球、交趾（安南）有关故事（第301回、第275回、第278回等）；宦官王振弄权（第279回等）；明英宗被瓦剌也先所获，于谦奋六军保社稷（第280回）；英宗被放回复辟冤斩于谦（第281回）；明宪宗宠太监汪直与武宗（正德帝）刘瑾弄权（第282回），戚继光平定倭寇，又为了严军令斩子（第301回）；王守仁平宸濠之乱（第293回）；严嵩专朝政：陷害夏言（第299回）；海瑞被囚（第308回）；魏忠贤弄权（第311回等）；名相叶相高妙计解妻弟（第313回）；郑芝龙来台经略（第316回）；李自成造反（第326回等）；田畹为保家赠陈圆圆于吴三桂（第327回）；吴三桂迎清兵入关（第330回）；张献忠作乱暴虐好杀（第342回等）；郑成功逐荷人取台湾（第345回）；施琅投满清及其子有一个叫施不全的名人（第343回）；郑经取厦金未果后据台湾（第346回）；施琅破澎湖降郑氏（第349回）……许多史实都在叙述之列，并非单纯福建一地而已。

该书对福建省城有关的名人轶事趣闻与名胜古迹，甚至街坊的来历与历代诗

文多有所交代，进而广收全国各地历代名人的趣闻；不但保存了大量乡土文学文献与历史资料，且可补正史、方志的不足，是研究福建地方史和社会学、民俗学及语言学的重要参考资料，对保存福建文献与研究福建历史、民俗、语言助益颇大。虽然有人说该书作为一部地方文献的价值远超其文学价值，不过我觉得其文学价值与趣味性也非常之高，不可忽视。尤其闽台一家，阅读该书对了解台湾甚至整个中国的社会、历史典故、诗文、人物都有不少助益。

由于福州自五代闽国时起就是一个港埠，外国人来此经商不少，海外贸易颇为发达，该书作者花了一些篇幅叙述福州地区商业活动与海外贸易的情形：如法海寺旁的宦贵巷原名番鬼巷、大桥下的船港原名番船浦，皆因当年外国船舶在此停泊。当然也对著名的罗星塔、万寿桥、鼓山涌泉寺的喝水岩等胜地的来历有所交代，且附历代名人吟咏诗文甚多。由于陈靖姑（俗称临水夫人）为福州地区民间崇奉的保护神，有关陈靖姑的传说与神话在福州地区民间流传甚广，该书作者更以不少篇幅叙述她降服水怪山妖为民除害的神话。此外该书提到福建少数民族——畲族与水上居民——即疍民的生活情形；还提及当年福州较重要的行业——杉木行、中亭街鱼行及丝绒店、药材行、洪塘蔑等；也提到福州的典当、钱庄、汇票等，并反映福州与台湾贸易关系密切；还多次说到福州的商业区——南台，所以读来令小市民倍感亲切。

虽然该书内许多非名人的记载难免有附会穿凿之感。但提到历史事件则颇为严谨，大体说来，似与正史相差不远，这是相当难得的地方。且该书广征博引、识见渊博，除小说外，原也是一部很好的史书。但为了迎合读者的兴趣，穿插不少光怪陆离甚至神怪的故事，所以有点不太健康或粗鄙，但不能否认其想象力与联想力异常丰富，绝不下于《西游记》或《三国演义》。

该书不只故事生动新奇、妙处横生，而且描述江湖情义、男女爱情与家人悲欢离合，都引人入胜、目不暇接、欲罢不能。其他如中山狼故事（第340回）、百忍故事（第200回）、光饼的由来（第301回）、刘伯温轶事（第258回）、刘伯温教胡惟庸用冰块与生姜医治红槽鼻（第339回）等故事皆有著墨。

该书还标榜忠孝节义，有益世道人心。例如对宋末元初著《心史》的郑思肖（第249回）及对明思宗崇祯殉国忠臣多有表扬。

此外该书所录诗词对联极多，美不胜收。例如提到朱子有《水口行舟诗》：“昨夜扁舟雨一蓑，满将风浪夜如何；今朝试卷孤篷看，依旧青山绿树多。”又提及谢灵运、牛僧孺吟古代名妃美人如戚夫人、王嫱、杨贵妃、潘贵妃、绿珠等诗甚详。又自作诗人的口气可窥见他的发展，而提及宋寇准吟《华山诗》：“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后为宋相。明解缙吟《何所爱诗》：“小儿何所爱，爱

者芝兰室。更欲附龙飞，上天看红日”，后为翰林学士。唐周璞吟《蝴蝶诗》：“可怜黄雀啄将去，从此庄周梦不成”，不久为黄巢所杀。……又收录很多正式历史文献，例如：郑经覆清将李率泰归顺书及海瑞上疏等，不一而足。不但可加深读者对历史人物、名胜古迹等之认识，更可提升其人文修养的程度。

内容举隅——俗谚与妙对

该书蕴含不少俗谚、俚语、歇后语，例如：“关老爷卖豆腐——人强货弱”、“宁作太平犬，不为离乱人”。又如：“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栖迟不坠青云志，发愤能雄白首心”（第363回）、“黄犬想食豆腐骨”（第165回）、“儿孙自有儿孙福，莫把儿孙作远忧”（第236回）。

又书中载有含蓄妙对甚多，例如：

一）书中第4回提到：吴青娘在榴花洞救周启文，佳人救才子。青娘想：“好利害，道他是晋惠帝，谁知还是东方朔。我只比他作马，他将我比作李亚仙，又比作庄子妻，反上他的当。”青娘随口出对曰：“既有石（实）榴（留）何须桃（逃）”启文连声曰：“若无橄（敢）榄（揽）焉得藕（偶）。”周启文同吴青娘在洞里结拜为兄妹，终日惟对酌解愁。那日将杜工部诗中改换数字，顺口吟曰：“舍南舍北皆秋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未曾缘妹扫，洞门今始为兄开。盘飧数去无兼味，樽酒携来只解怀。请在花前相对饮，再行斟取尽余杯。”青娘闻之，谓曰：“兄要兼味，待小妹去取。”随步至溪边，拔一把野菜洗净，放在小锅内，折带叶之生柴煮熟，连锅持来，放于石上，曰：“今有兼味，兄快来尝。”启文便折小竹为箸，谓之曰：“千里莼羹，未下盐豉，真吴中之味也。”又曰：“只道秀色能疗饥，不意无盐亦可口。”青娘听了想好作怪，将奴比隋之（吴）绛仙，借齐之无盐来陪衬。今且恕之，俟后日再来盘本。后来他们知贼已去多时，收拾回去，青娘思亲泪下，亦改换杜工部诗云：“野外传闻贼遁北，初听泪啼满衣裳。却看父母愁何在，漫别溪山喜欲狂。尽意被兵须纵酒，知心作伴好还乡；即从后屿穿前屿，便下上洋向半洋。”

二）又如书中第108回提到五代后唐年间，闽王昶到宝皇宫拈香。天师守元迎入……忽大雨至，昶曰：“俗语云：‘雨无门户能留客’，天师试对之，必有佳句。”守元背地令月云代对。适晴时雨歇，虹霓一抹现于东方。庆云仰首遥指曰：“乃触景对之也。”即持笔，命庆云念出。念曰：“虹有桥梁不度人”。昶大笑曰：“孤今对再出一即景，可能再对否？”指檐前一蛛网曰：“檐水无鱼，何劳蜘蛛结网！”庆云思有片刻，对曰：“天河有渡，休教鸟鹊填桥！”昶曰：“前日御园开池起土，孤出一对与汝对。”随口念曰：“地中起土，加点水即成池。”新月亦随口答曰：“囚内出人，进一王以为国。”

三) 例如该书第267回记载明朝永乐帝于元宵节夜出观灯，偶念一对句，与侍从诸臣对之。其句曰：“八方桥上望八方，八方八八方。”随驾之臣未能即对，那鹤龄在桥下随口对曰：“万岁台前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帝闻之妙，令带来，问其姓名居处后，再出一对与他对，念“月明，灯明，大明一统。”鹤龄随口即对曰：“君乐，臣乐，永乐万年！”

四) 又如第277回提到“明县令读诗辩诬盗”。内容叙述一名叫做十五娘的十六岁的少妇，其夫被诬盗牛，为解救自己被诬告的夫婿，在县衙中做了一首诗，内容如下：“二八正风流，家贫不自由。竹钗斜插鬓，纸扇破遮羞。洗面盆为镜，梳头水为油。妾身非织女，夫婿岂牵牛。”因此县令判定该少妇的夫婿被诬，无罪释放，并将该走失之牛判归其所有。

内容举隅——酒令

该书在故事中穿插酒令特多，俯拾皆是，恐居中国过去章回小说之冠，多有创意巧思，十分有趣，具见作者才情。我们知道作酒令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特色，不但可以显现有关人士的学识是否广博、才思是否敏捷，更可以激荡脑力、增加喝酒的兴致与情趣，与今人敬酒强要人喝相差甚远。在今日工商社会酒令早已失传，今后在宴会要宾主作酒令恐怕已成绝响。而在其他章回小说很少看到有关酒令的记载，所以该书保存或发扬酒令，值得珍惜。以下特别选录该书所载酒令数则，以飨读者：

一) 如第11回提到有人说闷饮无趣，提议讲一令佐酒，一人只说一个字，先讲的要一横一直，二讲二横二直，三讲要三横三直，照位讲至八横八直止。大女作令官，先讲一横一直，乃十字；二女讲二横二直，乃井字；三女讲三横三直，乃田字；四女讲四横四直，乃回字；五女讲五横五直，乃固字；六女讲六横六直，乃品字；七女讲七横七直，乃留字；至周生八横八直，乃福字。大女曰：“八人讲令，惟周郎得福。各姐妹齐来，一人酒贺一杯。”周郎连饮七大杯。周拱曰：“小生亦来还敬一令，一人亦要一个字，那字放在别字，上下左右中心都成一字。亦照位讲去，小生先讲，木字放在子之上，乃是李字；放在西之下，乃是栗字；放在圭字左是桂字；放于人字右是休字；存于口字中是困字。”大姐曰：“奴家乃子字，放于皿字上是孟字；放于禾字下是季字；放于女字右是好字；放于亥字左是孩字；存于口之中是囧字。”二姐曰：“我说口字，放于王字上乃呈字；放于木字下乃杏字；放于女字右边是如字；放于今字左边是吟字；存于口中是回字。”……

二) 又如第106回提到庆云使起一酒令来考他，能答再区处。即曰：“如此饮酒无味，须请酒令，合式饮三杯，不合式罚十杯，只要花鸟药名贯串成文，‘请上亭

看’为柱。”鱼源即请先起令，庆云即念云：“虞美人请醉杨妃，同上牡丹亭，看杜鹃啼血满山红。”鱼源思尚未就，新月思了，即应曰：“有了。”亦念出：“使君子请威灵仙同上沉香亭，看甘菊落英扁地黄。”鱼源亦思一会，亦有，即念出：“白头翁邀绿鹦哥，同睡鸳鸯枕，效飞燕娇声鸣鹧鸪。”庆云曰：“题乃‘请上亭看’四字为柱，当家乃‘邀睡枕效’四字，不合式，罚十杯再讲。”……正饮酒间，有一不速之客陈遇擅人，鱼源与食，惟望其早去，思“他不识字，来起令，伊必自走”，遂曰：“饮又无趣，大家可起一令来饮。”庆云不辞曰：“起一令只须四句，要上下黏压上下句，酒随量饮。”其令为：“天地一团气，气秉正为人，人为万物首，首重是明伦。”庆云曰：“照位轮去，是伦字。”次乃新月接曰：“伦常人所本，本固根树深，深固难摇动，动来山岳崩。”新月念后……陈遇随口接云：“崩山不崩酒，酒好饮不醉，醉了还会饮，饮到春不老。”

三)又如第339回提到西峰曰：“要一古人名，二卦名。”遂念曰：“郑康成婢女，炭污朝冠，家人小过。”丹山接曰：“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斩大畜，后斩小畜。”……正芬曰：“我今起，要两药材名。”遂沉吟一会，念出曰：“恶客慢欺主：生地南芍。”西峰亦念曰：“焚发降如来：茯苓远志。”丹山尾接曰：“婆媳人青楼：附子当归。”

四)又如第141回提到丹霞曰：“自从至此，与吾弟饮酒未曾讲酒令，今吾弟心窍开通，可行一令，何如？”拓天曰：“正欲请教。”丹霞曰：“诸令无甚奇，惟射覆有趣矣。”拓天曰：“为何名射覆？”丹霞曰：“取一物暗存于盆中，把盆覆住，与人来猜射。或占卦，或占讖，或扯诗句书句来解，射得看是何物。不论客主，猜射不着罚酒。今吾弟先去覆来，与兄射之便理会矣。”拓天遂入内取一盆来，暗将一物覆住，捧出放于桌上。丹霞向书架抽一本书，顺手开看一页，乃武侯《出师表》，“并日而食”四字。丹霞射之曰：“并食乃‘饼’字也，一定是饼。”将复盆开看，中果是面饼。拓天曰：“真真有趣！”将饼收过，空盆付于丹霞去隔房装了物，仍捧出。拓天亦效之，抽一本，乃是《论语》。拓天翻一页看一句，乃“夫人不言”句。拓天效射之曰：“夫人不言，夫无人乃拆开，上是土字，必是土也。”谓丹霞曰：“可是土否？”丹霞曰：“言必有中矣！”看果是土。拓天便得意，欲丹霞再射之。丹霞曰：“且再饮酒，吾弟另起别令与兄来领教。”拓天曰：“言重。”即共饮数杯，拓天遂念一令曰：“只要古人名、调名、四书一句，上下字要重相连。合式者酒随量饮，不合式者，罚酒三大杯。”念云：“白乐天，天下乐，乐天者也。”丹霞曰：“此令吾弟之三乐天字，贯串浑成。兄只是将就，勿晒。”亦念云：“唐叔虞，虞美人，人恒敬之。”

内容举隅——测字

该书在测字方面，亦有许多有趣奥妙之实例与故事，可想见作者想象力非常丰富，才学深厚。

例如：

一) 字测明朝已灭亡：第334回提到明末崇祯年间曹学佺等人请精于测字的丑未子预测明朝社稷是否无恙，众人即指对联西字与测。丑未子断曰：“上草寇猖狂，下寸贼称尊，不能安定。”邓某曰：“不是此‘酉’，乃那‘友’。”丑未子又曰：“更不佳反已出头，加一撇，社稷连根而反。”郑某又改口曰：“是那‘有’字。”丑未子又曰：“更不佳，大明去半，日没月沉，社稷已无日矣！”众人吓得魂不附体。丑未子见其忧状难堪，谓曰：“……所连测之字，恐不才一时恍惚，测断不精，可再指一字复测。”学佺指对联中“架”字与测。答曰：“此字现排着架无马，朱无人，架已上架，再指一字来复测。”徐英指“上”字。丑未子又摇头，曰：“上又是土裂山崩而止。”郑某又指“二”字，又摇头曰：“天下无人士，无直心也。”郑某指“辰”字，丑未子仍摇头曰：“奔出宸外被寸侵辱，唇不见口。”郑某又指“书”字，又摇头曰：“尽头杳尾。”

二) 福建总督姚启圣找替身故事：第348回详述姚启圣总督在福州因找所丢的一根胡须而引出与开绸缎店的王辑的胡须乃至面貌酷似。姚乃传王辑入府，藏在府内作他替身，共数天坐大楼船灯（号称陆地行舟）出巡，瞒人耳目，自己却悄悄兼程赶去泉州与施琅商议合作率水师攻打澎湖台湾。（第348回至第349回）王辑家人寻讨无踪，那日有走街看命，名绍丑未经过，家人匹匹叫入问卜。其子文光因见匹匹手持豆腐，遂写一“腐”字问其父吉凶如何。绍丑未曰：“今写腐字，分明人存在府内，不久便出，可保无虞，不必惊怕！”又曰：“人人内，必有肉食，且有人伴睡。”……两兄弟又问曰：“府内可知是何官府？”绍丑未曰：“府字若肉字在右旁，乃六腑之腑字。人身中之六腑，系膀胱、肠、胃、命门也。省城中六府者，督、抚、布、按、首、府也。此府跨于肌肉之上，以督制各府，必总督也，半隐半现在总督府内无疑矣。”又句：“何日得出？”答曰：“六腑五脏，五六方三，至三十日自会回来，未满月空寻无益。”……后果如其言。

内容举隅——诗魔轶事

一) 第331回以下又叙述医术超群的丑未子治愈诗魔的奇特故事，不问故事真实性如何，至少含有高度趣味性与想象力：有张姓表兄，人本肥胖，忽然衰瘦，请名医丑未子来看。丑未子看房中有一首诗，写贴壁上床前，念乃：“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问贴此何为？答曰：“因此四句乃人间大喜事，特写贴，进房一见便吟数遍，上床下床皆不离口。”丑未子笑曰：“殊不知把痨鬼召致卧房已三四年矣。用八味便肥。”即取笔于每句加上两字，共加八字，乃：“三年久旱逢甘雨，万里他乡遇故知。和尚洞房花烛夜，教官金榜题名时。”表兄念了称妙，此四句真喜之至，身体顷刻舒畅。过七日又来，表兄已大愈，要索十两银，其失

明之父异议曰：“只开讲，那值十两？”……丑未子已自去了，壁上每句下又添两字：“三年久旱逢甘雨，虹尿；万里他乡遇故知，索债；和尚洞房花烛夜，石女；教官金榜题名时，副榜。”表兄看了，自语曰：“虹尿只数点乃旱，所遇故人来索债，娶妻无阴户之女，中副榜非正榜，喜仍变为忧。快去赶他回来，告罪求解。”……经门人再三求恳，他将诗抹浓墨，每句盖写三字前写二字墨，甚淡，后用浓墨写，不见痕迹。写完交与门人，送与表兄。看云：“三年久旱逢甘雨，兼雨金；万里他乡遇故知，总角交；和尚洞房花烛夜，做附马；教官金榜题名时，中状元。”表兄诗接过手，病便愈矣。该书又谓后来其瞎舅欲请求医瞎眼：丑未子指魔鬼于帐帷上，其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门人问：“此乃孟浩然之诗，怎指为魔？”丑未子曰：“头句睡醒，不知天明，二句只闻啼鸟，三句惟听风雨声，四句不知花落多少，都是无目看，只有耳听。这是瞎诗，人在内睡，却被瞎魔交感，故双目渐盲。”门人曰：“即是此魔作祟，务要将其增字句，解祸为福。”他遂自下手，将帐帷来漂洗刷，除去中间数字，持笔写上四字，仍挂上。乃改：“春眠未觉晓，处处观啼鸟。夜来风雨过，花落数多少。”他解了曰：“今将耳闻都改目击，诗魔开目，人目亦开，不医会自明。”门人问之曰：“此等改换，不是瞎子换聋子吗？”他答曰：“知鸟啼便不聋矣！”舅失明三年，被他改了数字，瞽目复明，果诗有魔不谬矣。

二)第333回又途述某人曰：“家岳买屋，此屋原主姓吴，初住财丁极旺，渐至人死财空，贱售与家岳。家岳人口亦旺，未数年，今只剩一公一婆，年皆七十余，一孙方十二岁。分明是屋宅不祥。”丑未子曰：“此屋碍患绝气、灭门、孤鸾、独宿四魔鬼，致屋主孤独绝灭。”……又曰：“不须搬，另日去看。”次日丑未子到其岳家看了一匝，惟厅堂挂一水墨淡画，指曰：“原来干碍在此画。”众共看，乃唐伯虎画的雪梅图，有画无字，问其故。答曰：“此轴乃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排着绝灭孤独四字，居家对此画，有不染其景况耶。”丑未子持笔向画添数个飞鸟行人，于空处半行草题四句：千山鸟飞捷，万径人踪杰。乐舟蓑笠翁，长钓寒江雪。”绝灭孤独四字，化为捷杰乐长，诚有回天之功。

内容举隅 郑唐轶事

书中描述福州不第才子郑唐的轶事甚多，其才情敏锐刻薄，似比徐文长或纪晓岚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郑唐手执扇由太监门前经过，值邻巷搭台演戏，郑唐欲令拆台而过，太监出一对，要郑唐答对，始拆台让郑唐，出对曰：“穿冬衣，执夏扇，不知春秋。”郑唐随即对曰：“朝北阙，镇南邦，没有东西。”太监不得不拆台与过。第290回)又郑唐有一日过一巷内，适巷口有数十少妇知其文名，挡住不让他过去，要他做出一对子，要含数字，从一到十。郑唐随即对曰：“一妹不如二妹娇，三寸金莲四瘦

腰，五六胭脂七钱粉，妆成八九十分超。”郑唐随即又说：“十九皓月八分光，照见七妹共六郎，五更四处鸡三叫，二人恩爱在一床。”第289回）

版本

自以为上所举各例可窥见该书实在是一本奇书，由于作者见闻甚广，触角极广，且才情甚高，所以能广搜多种题材，融会贯通，把典故融入故事或酒令或笑谈之中，为小说、戏剧、诗文保留极多珍贵材料与文献。无怪乎该书不少内容早经编为通俗戏剧、评话，搬上舞台，感染人心，且不少俚语甚至在福建流传深远，成为通俗俚谚，家喻户晓，影响深巨。但因在福建出版，且其中偶而夹杂某些俚语，外省读者可能较不易共鸣，致不免影响其流传，实在可惜。笔者于幼童时期，在家乡即时常听到家母周娟琴女士叙述该书中若干段故事，耳熟能详，印象深刻，可惜来台后苦无机会看到该书，后来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也看到该书古版的一瞥，可惜该书早已绝版。1986年在罗星塔月刊社负责人张立中先生热心主持下，以严灵峰教授提供之版本，动员不少专家（诸如高啸云、方冠英、王天昌诸先生）加以校正、标点并添加不少注释，当年重新排印《闽都别记》，分上下两册出版。举凡缺字、脱文以及与史书不相符而可以考证者均经考证。因原版错别字甚多且无标点，编者予以适当之修订与补缀。因其中穿插一些福州方言俚语，为使外省读者便于理解，该版还酌加括弧、标注，并于卷末添加对照注解。该版本在“台北市立图书馆”有藏书。无独有偶，笔者近又在“国家图书馆”发现大陆方面对该书亦有简体字横排加以标点之版本。原来福建人民出版社在1987年鉴于该书的重要意义，也将其整理出版。该版分上下两册，书末尚附福州谚语。故读者阅读该书如发现错别字或疑义，可将台湾与大陆两种版本互相对比，当更能一览全貌，引人入胜。

董执谊巧设“里人何求”之谜

董 駿

1911年《闽都别记》初版，藕根居士（董执谊）志其缘起，跋文（下称“董跋”）开门见山称：“《闽都别记》四百回，约百二十余万言；署里人何求纂，其人不可跋”。此处“跋”原本不作“考”，除考释之意外，还有评介、记述之意。“其人不可跋”一何故董执谊不容分说，斩钉截铁下此断言？原来“里人何求”，本是董执谊精心巧设的纂者之谜。试作考证。按：董执谊生前同辈、晚辈以董公执谊相称。为行文紧凑，下文凡单称“董、董氏”。）

董执谊联缀编纂《闽都别记》，享有编著权、版权

说到董执谊编纂此书，必得提到陈遵统（易园）先生及师承其道的徐吾行（天胎）先生。陈遵统著《福建编年史》称董藏有发刊至终刊的完整《福报》，陈“曾经屡见不一见”，意即屡次见过而非只见一次。可知陈曾多次造访董府。以下记述，其来有自。陈遵统称《闽都别记》未刊行前，仅有传抄本分藏于各大家，如城内宫巷林家、光禄坊刘家和螺州陈家。原来董母与林则徐家有姻亲（见后），董夫人是刘家女，而董与陈宝琛家有年家之旧。董执谊编纂此书除利用家藏抄本外，还分别从三家借用抄本加以整理之说，当可确信。

“董跋”称“殆编以讲演，陆续成帙者”，可见《闽都别记》源于早期话本。徐文严密论证上述起源。徐文称“如清人施鸿宝在《闽杂记》里所提到：福州书坊有《陈进靖）姑传》及《白鸡传》，其他尚有《醉头陀》”。这些优秀的早期说话本，大都进《闽都别记》里去”。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版《闽都别记》傅衣凌所著“前言”称：“友人徐吾行兄曾荐有一部《闽都佳话》的清末年残抄本，仅有数回，与流行本相较，内容颇有详简的不同，略可考见其发展与变化的痕迹。”

徐吾行.关于《闽都别记》之版本、刊行和编纂者及其年代等问题初探//郭天源主编,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组编.文献资料丛刊第一辑:117.

徐吾行.关于《闽都别记》之版本、刊行和编纂者及其年代等问题初探//郭天源主编,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组编.文献资料丛刊第一辑:118.

徐吾行.关于《闽都别记》之版本、刊行和编纂者及其年代等问题初探//郭天源主编,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组编.文献资料丛刊第一辑:117.

此书原是利用抄本、话本联缀、增删而成。原作不尽人意处必须润饰、调整、改写。不同底本要剪裁拼接，力求连贯；还得顾及伏笔、照应，更不用说订正、增补脱漏。虽然底本“陆续成帙”，综观《闽都别记》全书回目，风格基本一致，对仗大体工整，乡味浓郁，文采斐然。徐文中有一节列表举证，对照“佳话本”与董氏“别记本”回目，后者显然较好。从中可以推知，全书回目也是经董执谊改写乃至部分重撰之作。此书为鸿篇巨制，董执谊编纂加工之繁难，可以想见。

原抄本、话本并非一人之作。“董跋”自二百四十一回后，若别出一手”最早论及，至如“书中章回，修短不一”，也从行文侧面补述。傅衣凌教授在1987版《闽都别记》“前言”中，也肯定：“不过我们以为本书既属话本，则非出于一人之手”。徐文又称240回、400回“大约是联缀成书时所加上的”。“董跋”称《闽都别记》“第向无刊本，辗转沿抄，讹脱殊甚。闲居浏览，为信手点正，倩墨史清缮一通藏之，后之阅者庶可得此书之真面目尔”。即指董执谊编纂加工成《闽都别记》。此事为世人公认。乡土学者李乡浏也肯定“董执谊”是《闽都别记》的整理、正点和编定的第一人”。由董跋可知即使在当年，董和圈内师友、藏书家（包括谢章铤、陈宝琛等）也均未见闻有前代刊本。

自1911年《闽都别记》初版油印成书起，董执谊就享有编著权、版权。因工艺限制，当年总共只印成书25部。一则印数过少，当初就一部难求；二则油印效果也不太理想。于是当年就有珍爱此书的藏家据油印本抄成抄本收藏。这种抄本书名与纂者名当然与董氏初版本相同。不但时人据以传抄，直至1940年还有人手抄董氏编定的《闽都别记》，并在封面加注“借观保存，功德无量”字样。这可作为闽籍士人向来珍爱此书的例证。“民国初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以大洋50元的代价从董家购得此书的版权”（其实是获得董执谊授权重版）。主事者为侯官文人吴曾祺。吴其时主编该馆《涵芬楼古今文钞》100卷。学者叶长青（字俊生）《与董作宾书》称：“吾师吴涵芬（曾祺）拟付剞劂”即指此事。董作宾就是著名古史学及甲骨学大师。

徐吾行.关于《闽都别记》之版本、刊行和编纂者及其年代等问题初探//郭天源主编，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组编.文献资料丛刊第一辑：127.

徐吾行.关于《闽都别记》之版本、刊行和编纂者及其年代等问题初探//郭天源主编，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组编.文献资料丛刊第一辑：122.

李乡浏.《闽都别记》版本考释。

林山.《闽都别记》手抄本.福州晚报，2011-3-8.

徐吾行.关于《闽都别记》之版本、刊行和编纂者及其年代等问题初探//郭天源主编，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组编.文献资料丛刊第一辑：120.

叶长青.长青文集：15-16.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机构，作为出版业巨擘，也是现代中国最早严格保护著作权、版权的机构。《闽都别记》授权出版以来近百年无人异议。这是唯有董执谊才是《闽都别记》最终纂者的证据。

董执谊取书名为《闽都别记》并设纂者为“里人何求”

《闽都佳话》是《闽都别记》的底本之一。徐文称：“董执谊把《闽都佳话》改作《闽都别记》不完全为‘佳话’两字不能包括全书所云，亦与其把《闽都记》书中部分诗词收进有关。因‘多沿袭小说家言’的书应有别于汇集诗词的，所谓‘别记’的说法即从此而来。”此称还特意与董执谊早先度藏的雕版《闽都记》书名两相配对。

叶长青又称：“闽中有《闽都别记》一书，俗称‘省志’佚撰者姓名。换言之，即“里人何求”并非真名。徐文称：“就所见到《闽都佳话》残本言……无编撰者名字，仅有‘更正者长白觉罗彝伦绍华及同校者钱锡林复森’字样。”所谓“更正者”即是编纂者。显然故意翻版自皇族“爱新觉罗”的“皇亲国戚”“长白觉罗”是为了避文字狱。

《闽都别记》底本、旧抄本未署“里人何求”纂，还有旁证。近日拜读专家官桂铨、林展瑞俩先生新撰论文——《闽都别记 版本、作者及成书年代》，其中转录清周星怡《橘船录》日记一则：“光绪戊戌（1898）……三月初一日……因赁士人所编《闽都别纪》阅之。闻人说出咸丰某举人手笔……其中于俗祀土神，凡陈大奶、虎婆、石夹二女之属，异闻灵迹，始末备载。……文笔亦平庸，甚不足观，姑以排孤寂耳”。由此可知：《闽都别纪》当也是《闽都别记》底本之一；而由“文笔亦平庸，甚不足观”等评语看，《闽都别纪》必定远逊董氏定本。而且直至1898年只知此底本为士人所编，确定未署“里人何求”名。“闻人说”自然不足为凭。

究竟“里人何求”署名起于何人何时呢？过了三年，即1911年董执谊所编《闽都别记》初版，此署名始见于世。有鉴于此，早有学者认同“里人何求”为董执谊的笔名、化名。徐文称：“到了藕根居士把此书付印时（1911），辛亥革命已告成功”，“所以乃创造一个义同于福州不知何处去求的名字来（按：指“里人何求”），这亦是

徐吾行.关于《闽都别记》之版本、刊行和编纂者及其年代等问题初探//郭天源主编，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组编.文献资料丛刊第一辑：122.

叶长青.长青文集：15-16.

徐吾行.关于《闽都别记》之版本、刊行和编纂者及其年代等问题初探//郭天源主编，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组编.文献资料丛刊第一辑：123.

藕根居士的苦心所在”。徐也肯定“里人何求”之名出于董执谊首创，并非别有姓何名求之人。主持多项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薛菁教授，在所著《闽都文化述论》中称：《闽都别记》……原名《闽都佳话》……光绪年间举人董执谊，以‘里人何求’为名，将其修订改编为《闽都别记》。薛教授敏锐之见更是直截了当。

董氏子孙牢记董执谊教诲：“里人”即“闽都”人，与书名关联广何求”寓含纂者“何可求”、“何用求”之意。据董执谊长孙诗人董岳如回忆：1919年家中还珍藏董执谊旧时自书嵌有“何求”两字的古诗条幅。其一为宋朝秦观诗：“挥汗读书不已，人皆怪我何求。”我岂更求荣达，日长聊以销忧。对照陈培锷先生称董执谊“平居无事则购书千百卷，高可隐人，终日埋首其中，不问外事”（《董执谊家传》），又称“生平不乐仕进，闭门治学”。正因为秦诗巧合董执谊早年生活，董才录此条幅。“人皆怪我何求”，这犹如董执谊编纂《闽都别记》的自白。其二是《诗经·王风》首篇《黍离》之句：“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也切合时逢乱世董氏万般感慨在心头。

徐文称，1884年中法马江海战，住民逃避“马尾乱”与土话“逃乱”相似；又从此书套用《儿女英雄传》情节旁证，《闽都别记》最早联缀成书时间当在光绪十年（1884）之后。如此推测合情合理。大凡诗人穷而后工，文人不平则鸣。马尾战役中，毕业于船政学堂的妹夫殉难海战，董执谊特撰挽联：“横海早枕戈，志蓄捐躯苦我无由慰弱妹；还乡悲裹革，魂仍杀敌哭君更益抢吾亲”。此后董执谊国仇家恨郁积心中，“不平则鸣”于《闽都别记》，以寄托“黍离之悲”。

综上所述，“里人何求”署名，当是董执谊精心巧设的。

文字游戏也是董执谊擅长之事。根据《说文解字》及注家言，“董”之本义即藕根；藕根居士实为董居士雅称。于是自然联想，“里人何求”既出于董执谊首创，是否如“藕根”一样，也与“董”姓关联呢？自然“董”可拆解为“艹、亻（人）、一、里”，即“草一里人”，寓含“草野一里人”之意。“里人”、“里”同出于“董”。果真如此，董

徐吾行.关于《闽都别记》之版本、刊行和编纂者及其年代等问题初探//郭天源主编,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组编.文献资料丛刊第一辑:126.

徐吾行.关于《闽都别记》之版本、刊行和编纂者及其年代等问题初探//郭天源主编,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组编.文献资料丛刊第一辑:125.

薛菁.闽都文化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492.

陈培锷.闽都记(弁言)董永藏本.

徐吾行.关于《闽都别记》之版本、刊行和编纂者及其年代等问题初探//郭天源主编,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组编.文献资料丛刊第一辑:131—133.

董执谊.藕根斋存稿(第三卷).福建省图书馆地方文献室藏.

执谊自命为“里人”与“藕根居士”之号同样，有纪念先祖之意。无独有偶，董执谊别名“蛰谊”、斋名“屈蠖”，同含“虫”部首，皆寓“蛰伏”之意。笔者揣测：“里”之于则为“鲤”。《闽都别记》242回有“鲤常能化龙”之说，即俗称“鲤鱼跳龙门”。“里”之于“人”，则为“俚”（亦即“里人”），意为民间、通俗的，与《闽都别记》俚谚俗腔特符。“俚”（里人）又可类比于“鲤”，寓意静待际遇，有所作为，暗合董执谊“蛰伏”以待春来之意。

本书一共只有12回附有拂如氏的诗作若干首（分布在第6~124回），这12回仅是总回数401回的一个小零头。难怪徐文也认为“附有拂如氏大作那几回或许是拂如氏所编的说话本而收进书里去的，其他则出于别人之手”。所以说虽然《闽都别记》第七回有拂如氏“吾宗伯仲九仙山”诗句，这也仅是“何求”取何姓的次要原因。当然“拂如氏”绝非全书纂者。

书中所涉董执谊所藏乡邦文献

董执谊幼承家教，沉迷乡邦文献，“博闻强记”，1897年中举。同年陈培银称董“尤稔乡邦掌故，凡属地方文献靡不收集涉览，协修郡志之余，著有《榕城名胜古今考略》、《闽故别录》、《藕根斋摭拾》”。同年何振岱谓董“熟于乡邦典故，有就咨者必倾数以告。”又称董“于乡邦文献搜罗富有，数百年兴废沿革之由，周知无遗。乡人修方志者就叩所疑，咸得意以去。前辈留心乡事若王应山、陈惕园、郭兼秋诸老外，於君必首屈一指矣”。高向瀛（颖生）先生称董“恰闻博览，聚古籍万卷，复受业谢枚如（章铤）先生门下，桑梓文献尤极周悉。郡邑修志皆礼为顾问，考据精覈，侪辈无俩”。

诚如学者王枝忠、杨式榕论文（下称王、杨论文）判断：“《闽都别记》的作者是曾得到过良好的文化教育，又长期浸淫于文史典籍的饱学之士，还是极为留心福州地区历史与现状的硕儒名宿。”由昔人评述看，董执谊正是这样的硕儒名宿。如所共知，董执谊与陈衍还同是“闽侯（今福州）古迹保存会”发起人，参与修复福州周边自

徐吾行.关于《闽都别记》之版本、刊行和编纂者及其年代等问题初探//郭天源主编,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组编.文献资料丛刊第一辑:126.

陈培银.闽都记(弁言).董家藏版.

徐吾行.关于《闽都别记》之版本、刊行和编纂者及其年代等问题初探//郭天源主编,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组编.文献资料丛刊第一辑.

何振岱.执谊同年七十寿序.福建文史,2007(4):34.

陈宝琛.董母陈太恭人哀诔//沧趣楼文存.

王枝忠,杨式榕.论《闽都别记》作者的传统文化修养.

汉迄清的古迹。董还主持“福州文庙”、“城隍庙”和“董见龙祠”等古迹的修复工程。笔者查知：“宋故宗谕陈公万卿墓志”拓片，就是清宣统三年于闽侯出土，原石即由董执谊收藏，其后董并在墓志刻上史证跋语。凡此种种，足见董执谊于传承地方历史文化有诸多贡献。综上可知，王、杨论文所指“评话先生”不能胜任的写作内容，大多是董执谊所为。正如徐文称：“书中所附地方名胜古迹的介绍，以及各家诗词，除小部分为传抄本原有之外，其余大部分为藕根居士摘抄自明代王应山《闽都记》，小部分为藕根居士所撰写。”此处徐所称《闽都记》，董执谊早已重金购得道光九年重镌木雕版补版珍藏（董执谊诸孙于1956年修整重版印行）。翻翻《闽都别记》随处都可看到董执谊引录《闽都记》的记述和诗文。

董执谊所藏大量孤钞罕本原拟编入《闽海丛书》。劫后幸存至今的钞本，虽不及原有的百分之一二，但也足以说明董氏对《闽都别记》进行了深度加工：

《陈金凤外传》（董执谊《惜昔室丛钞》卷七）记载：端阳日造彩舫，每舫载宫女二三十人，衣短衣，鼓楫争先，延钧御大龙舟以观金凤作“乐游之曲”，使宫女同声歌之曰：“龙舟摇曳东复东……长奉君王万岁游”。

《闽都别记》第92回：只见那龙头凤尾，桂棹兰浆十二只彩船，每只配宫女二十四个，均是二八娇娃，穿短衣窄袖，五色绣花采莲腰，衣系五采凤绫帕锦裙，露出大红纱裤，两脚金莲，个个皆翠鬟金钿，淡扫蛾眉，一个船头执旗，一个船尾摇舵，二个鸣锣鼓，二十个分左右鼓棹扒动，徐徐而渡。陈金凤制有“乐游曲”，各宫女在十二彩船同唱歌和云：“龙舟摇曳东复东……长奉君王万岁游”。

显然前者叙事简要，后者则具体生动。

《闽都别记》多处呈现中国独特的谶言。现存《惜昔室丛钞》多有编纂《闽都别记》备用相关谶言资料。如卷2《司马温公降乩诗》、刘伯温《烧饼歌》、《汉黄薛禅师偈语》，以及卷3《进推背图表》，刘青田（伯温）《万年数》、《西江月词》、《顺字歌》、《铁冠道人题》。《闽都别记》第304~307回有宋玉山梦中到刘伯温祠祈梦，所得梦谶完全应验故事。《闽都别记》第260回有铁冠道人传说。化用刘伯温《烧饼歌》的“十八孩儿兑上生，自小生来好杀人”句，引用于第327回开篇，此回还引用铁冠图谶。第328回末还有铁冠图三层记述。

《闽都别记》第271回有“除蛊毒白姬归临水，吞金蚕蔡蕤感元君”故事。查《惜昔室丛钞》卷拾贰录有《闽海蛊毒记》，文称：“福建诸州大抵皆有蛊毒……二曰金蚕蛊……皆能变化，隐见不常……”记有知识、人事，凡三页。这当是为改编此回而准

徐吾行·关于《闽都别记》之版本、刊行和编纂者及其年代等问题初探//郭天源主编，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组编·文献资料丛刊第一辑：115。

备的背景材料。另外,《惜昔室丛钞》卷三《苏紫溪诫子书》已全文录入《闽都别记》279回。王、杨论文称“至于《聊斋志异》似乎更为作者喜爱,《闽都别记》完全可以肯定来自蒲氏的文字就有11处”。印证此说,我注意到《惜昔室丛钞》卷二录有《祭蒲柳泉松龄先生》。

又《惜昔室丛钞》卷七全录番薯稞先生林光天游戏诗文,这些诗文就是《闽都别记》所附榕腔白话文及白字诗。由董跋又附识可知,董执谊曾亲访其家。董搜求得传为林光天的手迹一纸,附录于《惜昔室丛钞》卷玖,可谓吉光片羽。

董家堂号与董执谊的女神崇拜情结

董执谊年少失怙。母亲秉承董家前代婆媳寒夜苦织传统,栽培董执谊。福建巡按使许世英为此特赠董家“寒梭两杼”金字堂匾。董执谊因此以“两杼堂”为堂号。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董执谊取此尊崇“织女”的堂号,难能可贵。直至董执谊逝世后多年,董家门头厢房还留存家传织机纪念。前述徐文称240回为联缀者所加。此回记有“天上织女支机石之精气”成胎传说。董执谊寄望在天的董家“织女”诸先人永生,真挚之情洋溢其间。与堂号相映成趣的是:董执谊编纂的《闽都别记》不惜笔墨,记述多位神女的传说、故事。特别是陈靖姑传说,洋洋洒洒凡二十万言,可谓临水陈太后信仰的集大成者。在书中陈靖姑成了闽地众神世界的主宰。在文学作品中如此集中而又活灵活现传留诸多神女传说,《闽都别记》堪称典范。董执谊母亲陈氏和祖母葛氏,都是临水陈太后忠实信徒。临水陈太后是儒道释三教合一之女神。董母深谙“红莲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三教同源归根结底是关爱众人。董母是名儒陈兰泰(字芷亭,林则徐四舅)孙女,江苏按察使陈少希之妹。董母知书达礼,母仪一方,当年助夫君董道行教谕行善,诸如“岁舍棉衣百袭”事迹,谢章铤、陈宝琛都留有记述。^②《闽都别记》中若干源于口传的陈靖姑生动情节,就是母亲口传、董执谊润饰的。诸神女最终升华成为至美、至善、至尊的艺术形象,当然有董执谊浓墨重彩的渲染之功。而追究其集成、渲染动机,则是始发谨遵母教和感激母亲之情。

结论——寻求董执谊之外的全书纂者“里人何求”是不可能的

总而言之,董执谊是编纂《闽都别记》者,是首创“里人何求”署名者。假如说,“里人何求”是包括董执谊在内的《闽都别记》底本作者和编者群的总体冠名。这也

谢章铤. 赌棋山庄集·余集. 董母陈太宜人七十寿序.

陈宝琛. 董母陈太恭人哀诔//沧趣楼文存.

许符合董执谊平生尊重前贤之意。不过众所周知，“纂”的本义只是收集材料整理编辑成书。特定回目、各别底本的作者毕竟都不能算是全书“纂者”。

李乡浏先生认为身为名士的董执谊，之所以讳署本名，只是因为脱胎于小说家言的《闽都别记》，早年不登大雅之堂。我以为不如说是当年小说家社会地位不高，与董执谊举人、省咨议局议员身份不相称，更合乎情理。试看世界名著《巴黎茶花女遗事》（董执谊挚友林纾所译初版本），不也别署冷红生吗！《闽都别记》第242回起有先民开辟台湾传说，此书在台曾影印、修订重版。重版本张立中序所称“如嚼橄榄，回味无穷”，道出海峡两岸和海外乡亲共同心声。斗转星移，《闽都别记》成书已历百载。如今《闽都别记》已成为两岸民众共同珍爱的乡土文学和民俗文化瑰宝，闽台同胞携手弘扬传统文化。此时我们自然责无旁贷，考证“里人何求”署名由来，进而探究其中蕴含的诸多信息。

既然学术界公认，历数《闽都别记》成书的各个环节——联缀、增删、订正、润色、定稿（包括确定书名、纂者名）乃至初刊、再版，集诸功于一人的是董执谊；那么毫无疑问，只有整理编定《闽都别记》全书的董执谊才堪称纂者。简单讲“里人何求”就是董执谊的笔名。当然我们也乐于换一种方式表述：“里人何求”——这是董执谊精心巧设之谜。谜底正是董执谊对《闽都别记》成书编纂过程最精当的诠释。

“里人”就是代代相承创作、讲演、记录、完善《闽都别记》传奇故事的一群闽都人；“何求”的言外之意就是“何可求、何用求这么一群闽都人”。这么说来，寻求董执谊之外的全书纂者“里人何求”也是不可能的。

近几年有论文称，“何求”为某邑何某某，也有论文虚位以求“何求”，各种猜测不一而足。此时我们探究“里人何求”的由来和言外之意，当然不是无益的。

董执谊——闽都历史文化的传承者

聿 驰

董执谊（1863~1942）字藻翔，号藕根居士，祖籍长乐。光绪丁酉（1897）举人，一生留意乡事，是闽都历史文化的传承者，福建省近代文化名人。

董执谊的同年举人、也是名诗人的何振岱曾这样评价说：“君子于乡邦文献搜罗富有，数百年兴废沿革之由周知无遗，乡人修方志者就叩所疑，咸得意以去。前辈留心乡事者，若王应山、陈惕园、郭兼秋诸老外，君必首屈一指。”王应山是明朝人，《闽都记》的作者，陈惕园（寿祺）和郭兼秋（柏苍）都是先于董的前辈名流，均为从三坊七巷走出、对福州乃至福建文化有重大贡献的人物。

味芸庐与贞吉居

董执谊一生著述甚丰，斋名堂号也多有变化。如出版《闽都别记》时署“藕根居士识于冶城之屈蠖斋”，藏《闽都记》板用“藕根斋”。又曾以“两抒堂”为堂号，因先生早年丧父，家境贫寒，母亲陈太恭人和祖母葛孺人长年坚持寒夜织布，培育先生读书直至20年后中举，为此，福建巡按使曾颁赠“寒梭两抒”金字匾牌，以为表彰。

“味芸庐”是书店之名，按照《鼓楼区志》记载：“味芸庐始创于民国元年，店东为清末中式举人董藻翔。主要收购古书籍善本、手抄本，陈列出售家藏不惬意书籍。因其社会活动颇多，无法兼顾生意，两年后便告停业。”以社交与搜罗善本为目的，不单纯谋取商业利润是福州儒商的特点之一，故先生的书店业务虽然不大，门面却不小。

董氏故居又名“贞吉居”，位于三坊七巷中轴线南后街西侧衣锦坊口，是一处传统风火墙式民居，共有三池七井，有假山、亭轩，旧植岁寒三友，寄寓主人志向。当年林纾、陈衍、何振岱、陈培锷、于君彦等人常在庭院雅集，焚香品茗，吟诗作赋。

先生之父董炳章，号纫兰。号取意自《离骚》“纫秋兰以为佩”，有德配君子之意。故董执谊曾在花厅植兰数十盆，寄托追思。故居后花厅曾作为古民居典型收入多种书刊。如今留住后花厅的郑润琪女士，今年已91岁高龄，是健在的董家辈分最高的长者之一，她是董执谊三孙、《汉语大辞典》主要编写者董珊的夫人。

《闽都别记》与《闽都记》

先生最为人称道的功绩，就是对《闽都别记》深度加工整理并印行传世。此书是福建乡土文学的瑰宝，是福建有史以来罕见的一部大型民间文学总集。它在乡土文献中的重要地位是无可替代的。《闽都别记》大约成书于清代乾嘉时期。其中故事两百年来在福建、台湾及南洋闽籍侨胞中盛传不衰，诸如郑唐烧火炮、陈靖姑除妖、柳七娘造罗星塔之类故事，许多老人至今还是津津乐道。《闽都别记》全书401回，约一百二十万字，以福州方言俗语叙述闽中故事，时间跨度上自唐末黄巢起义军入闽，下至清初，为我们展现了悠远绵长的福州地区朝代兴衰、社会变迁的风情画卷。书中插叙上古闽越先民事迹，联缀大小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民间轶闻，叙事虽脉络错综，剪裁史实却也层次分明。此书在地方文学、史学、民俗学、社会学、语言学等方面，都有重大研究价值。先生整理出版此书，可谓慧眼识珠，功不可没。

《闽都别记》原来就是说书人口传笔录的话本小说，历经岁月，相继凑成合集。此书虽雏形已成百年，直至清末都没有印本行世。只有几种不同时期抄录的详略各异的抄本，分别藏于福州的望族世家。先生从螺洲陈家、宫巷林家、光禄坊刘家借得珍藏抄本，当然还对照参考家藏善本及地方正史、别史，对此书全面精心整理、点校、勘误、补充、润饰部分字句。最后请人抄正作为定本。这是一项耗费心血的庞大文字工程，从上文何振岱对先生赞语看，先生当之无愧。

宣统辛亥（1911），先生初刊油印本《闽都别记》问世，全套40本，每本10回，当时只印25套。1927年，先生又将此书委托南台建业石印社石印，连史纸双叶线装本，扉页用宣纸，署藕根斋印（丁卯冬至重校上石本），每部共20卷，共印600部。此书印成售出，“不十日而空，盖乡之士女，遍喜读之”。关于此书作者，先生推断不只一人，但究竟如何署名妥当，却颇费斟酌。后来初刊本书时，确定署“里人何求”纂。以“里人”扣合“闽都”，以“何求”暗指编著者“何可求”、“何用求”，十分贴切。沿用百年，出版界和文献学者都无异议。此书初版和再版本均有先生短序，介绍刊印缘起。序虽短，字斟句酌，评叙精当，是研究《闽都别记》最有价值的原始资料。

《中国对联大辞典》（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版）曾经从中国古典文学中选取对联素材，《三国演义》、《水浒全传》、《封神演义》等均只选1联，《西游记》选3联，《金瓶梅词话》选8联，《红楼梦》选24联，而选自《闽都别记》竟多达25联。由此可见《闽都别记》一书的文化底蕴和先生的润饰之功。

关于此书的深远影响，徐书虬先生1986年6月4日曾以《闽都别记》与日本学者》为题，在《福州晚报》发表文章，称东邻日本国内学术界也颇为重视此书。又称日本文学博士洼德忠在所著《中国文化与南岛》中谈到中国人土地神的信仰与南岛

时，就把《闽都别记》与中国的其他两部名著《新齐谐》及《西游记》并列。日本学者新屋敷幸繁在所著《新讲冲绳二千年史》中，谈到琉球与中国关系时，曾引用翻译的《闽都别记》有关故事，可见此书还曾传往冲绳（琉球）。

话说回来，讨论《闽都别记》的价值，还不能只停留在书本上。正如五千年中华文化维系全球炎黄子孙爱国之心一样，乡音、乡情、乡土的美妙传说，同样令人眷恋。再说《闽都别记》故事相关的处所地名，有的是至今不变的十邑县名、乡名，如古田、连江、罗源、宁德、闽安、螺洲、前屿、后屿；有的是福州至今沿用的，如南台、中亭、龙潭角、钱塘巷、祭酒岭、银镶浦、鸭姆洲、洪塘；有的是有据可查的宦贵巷（蕃鬼巷）、长安山（长坑山），古迹名胜如乌山、九仙山（于山）、鼓山、旗山、金鸡山、西禅寺、万寿桥、罗星塔等。福建古称“海滨邹鲁”，人杰地灵。福建乡人和海外游子不论出生在哪里，不论回乡走到哪里，都可以在书中找到自己或先辈生活过地方的相关故事，寄托爱乡、恋乡的情怀。《闽都别记》这样一部乡土气息浓郁、地域色彩斑斓、内涵丰富的民间文学巨著，在全国也很罕见，它所蕴含的凝聚乡情、团结乡亲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

先生收藏《闽都记》版的时间还要略微早些。《闽都记》是明代福州学者王应山纂辑的纪胜体例的地方志。此书共33卷，记述闽中郡县沿革、湖山胜迹、乡里遗闻。脱稿25年后始得刊行，清道光九年（1829），“求放心斋”主人又重刊行世，陈寿祺作序。先生不惜重金，辗转购得此书道光年间雕板，为之全面勘定、补板珍藏；后再版时，仅在扉页右下方以小字署“藕根斋藏版”，以示区别。

1956年，先生长孙、三孙等继承先生遗志，合力将这本颇有价值的地方古籍善本重新修整付印。先生次孙董家遵在序言结语称：“整修付印以供考古问俗之助，亦藉以副国家维护地方文物及先人保存乡贤遗著之意云尔。”

著述乡邦文献与保存古迹

先生素研考据之学，协助陈衍、何振岱编纂《福建通志》、《福州西湖志》之余，著有《榕城名胜古今考略》、《闽故别录》、《藕根斋摭拾》等，又手辑《近人荣哀文件汇订》。此书内容丰富，分订12册，是研究清末民初福建省世家宗族难得的原始资料。

清末以降，社会动乱，古迹多有损毁，如不及时保护将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有鉴于此，民国十九年（1930），福州地方文人陈衍、董执谊、于君彦、施景琛、欧阳英、刘通等人发起组织“闽侯县名胜古迹保存会”，重修古迹。从泉山（冶山）入手，历时2年修复自汉迄清古迹。先生曾赋《泉山名胜清复喜题》一首：“闽都山水夙都游，咫尺泉山胜未搜。垂老忽看名迹复，一回登陟一勾留。”欢娱之情跃然纸上。于

山戚公祠为祭祀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英灵之所，祠内还有为纪念南宋主张抗金、1192年任福州知州兼安抚使辛弃疾而建的“万象亭”，当然都是古迹保存会诸老修复首重之地。此外先生主持、参与保护修复的文物古迹项目还有：主持重修福州文庙，“董土木三年，寒暑不懈”；协修城隍庙，“城隍庙祀闽越王驺郢”，查证“宋明诸志”，恢复旧观，“更拓其西衢之路”；修复明名臣董应举祠（乌山太虚亭遗迹），并为撰写《修复太虚亭为搜求署额文》及两副楹联。有关诸事的亲笔文启书函至今犹存，可资研究。

文人气节与爱国传统

1932年，“一·二八”抗战爆发。5月5日，中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时隔四天，董氏同陈衍等爱国士绅同集戚公祠，声讨蒋政府不抵抗政策。

1937年“七七事变”，董氏74岁，最常吟诵的就是陆游的“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诗句，先生的唯一一张个人遗照也摄于故居花厅梅花树前。1941年，先生逝世前一年，4月21日，日军侵人福州，先生已78岁高龄，断然拒绝家人随省府迁永安之请。先生曾赋赠时任福建省教育厅厅长郑贞文（南宋郑思肖宗亲）《笠剑图》题诗云：“爽飒英姿写逼真，急装笠剑足精神。井中心史传家在，一例歼仇志待伸。”

受林则徐、沈葆楨、严复等人思想濡染，董氏很早就清醒地看到只有富国强民才能救国救民，并且一直积极付诸行动。他将次子董森送往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并且热心教育，出版医书，积极投身善社、普济堂、惠儿院等慈善事业。另据陈和栋《吴航乡情·记长乐民国八年海啸》记载，先生还是此次海内外赈灾活动的主要决策者之一。而此后的国恨家仇更坚定了他爱国爱民的思想，以至于垂垂老矣仍高歌“魂仍杀敌”、“一例歼仇”，其志愈老弥坚，至死不渝，如陆游“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那样苍凉悲壮。应该说，这些与他对中国文人的优良传统和近代闽都进步思想的传承都是分不开的。

贻留尤望后人贤

董氏一门以文章学问起家，对于文化的寄托之深也堪称执著。先生在故居柱联所寄托的“贻留尤望后人贤”，也就是希望文学传家、代有贤人。先生非常重视教育子孙，特将明代大儒王阳明的《客座私祝》书迹拓本刻为屏风，用以时时砥砺家人。福建省文史研究馆编《百年闽诗》，收录先生遗作五首，同时收录先生长孙董岳如、三孙董珊作品。远在广州的先生次孙董家遵，其实也是诗坛高手。董家遵解放前即任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历史学家。后来他曾长期担

任中山大学历史系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与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是同室教授。2004年，中山大学庆祝校庆80周年，出版该校杰出学人文库，文科18人中有董家遵列名。

中山医科大学知名教授董胜璋，科研成果丰硕，是先生最长的曾孙女。在她以前，先生有二子七孙及三个曾孙，全为男丁，得此女孙后，先生欣喜之余起了个“胜璋”名字，意指超过男孙，胜璋终于不负厚望。

董执谊的曾孙董琨，生于台湾省台北市，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为国内汉字及语言学的知名学者。在台湾举办第一届汉字文化节期间，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网站发布消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董琨应台北市国乐团的邀请，于2005年1月27日至29日赴台，参加“汉字与全球化学术研讨会”。会上，董琨曾用一个贴切的比喻来形容简体字和繁体字的差异与融合问题：“一个家庭里有两兄弟，后来分家了，但两兄弟依然遵循传统，把大米当主食。不过老大为了好消化，把大米煮成粥喝，而老二还是规规矩矩地吃干米饭。其实这只是水多水少的问题，但都还是大米。如果老大去老二家做客，老二完全可以把饭煮稀一些；反过来如果老二来老大家做客，老大也完全可以把饭煮得干一些。”

先生当初曾有“枉说孙曾逾百指，传家经史赖谁通”的感慨，可喜后裔中人才辈出，文教世家，百年传承；弘扬传统，后继有人。如今的福州古城，政府大手笔保护三坊七巷等历史文化遗产，闽都文化的传承者董执谊可以含笑九泉了。

董执谊故事

董 萼

文脉绵绵两抒堂

紧靠南后街灯市的这处房子，一百年前，它的主人曾是贫寒学子的偶像。

他家因爷爷早逝，家境贫寒，靠祖母和曾祖母夜以继日地纺纱织布，供养他父亲读书。后来父亲中了举，长期担任台湾淡水等地学教谕。

他14岁那年，远在台湾的父亲也不幸去世了，家里的经济再度拮据。这时母亲又担起家庭重担，仍然依靠辛苦纺织，供他读书，直到他同父亲一样也考中了举人。

生活的磨难使他倍加珍惜亲情，母亲生病时，他来回几十里路求医问药，从来不辞劳累。乡人把他比作汉朝“汲水奉母”的孝子董黯。

他就是福建历史文化遗产中举足轻重的两部巨著《闽都记》和《闽都别记》的勘补收藏和整理刊行者，福建近代文化名人——董执谊。

时任福建巡按使，民国后曾任国务总理的许世英，听说了这段“两世苦节、两代苦读”的辛酸故事，大为感动。他有感于当时福建很多中上层士族妇女不愿从事蚕织，甚至于终身不亲厨灶、饮酒斗牌、听戏观会、只喜优游安居的陋习，特颁赠“寒梭两抒”金字牌匾，作为表彰，以振兴世风。

从此“两抒堂”成为南后街董家的堂号。

董家从董执谊上溯，共有六位中举，有的还诰封光禄大夫，所以故居挂有“大夫第”和六块“文魁”牌匾。这些牌匾以前挂满了厅堂。

董氏后人中，这里不细说玄孙辈19岁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旅美化学博士董浩，1998年广东理科高考状元、旅美信息专家董申等理科英才。董家人的成就主要还在于文史界，如著名诗人董岳如，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董家遵，《汉语大辞典》主要编写者董珊，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董琨等等，都是才华和功绩卓绝的英才。

董执谊是家中的独子，他只有二子七孙，再算上曾孙辈男女也不过三十人。但就在这些人数不多的后裔中，却是文脉绵绵，令人注目。

三植小筑桂风香

从南后街衣锦坊口，北行二三十步，就到了董执谊故居。

故居主副两座毗连一体，宅内设有五门相通。主副座均为四柱三开间一进结构，坐西朝东。故居里共有三池七井，水天相映。主座还有侧门和廊道，与北面小花厅、大花厅及西北后花厅相通。大花厅还有一株百年桂树，高逾5米、主径粗大、两掌不能合抱，至今欣欣向荣、月月飘香。

后花厅中间一方鱼塘，墙边一另半边亭，亭沿半圈是美人靠。周围再种上松、竹、梅，还有数十盆名品幽兰，后廊还有当年饲马的石马槽。这些正印证了故居的一副旧联：“心有三爱，奇书骏马佳山水；园栽四物，苍松翠竹白梅兰。”如果不是真风雅的读书人，谁能布置出如此素雅空灵而又风流宛转的景致呢？

除光禄吟台之外，这里也是当时文人雅集、焚香品茗、吟诗作赋的地方。“同光诗派”代表人物陈衍，《茶花女》首译者林纾，《福建通志》、《西湖志》编纂何振岱，光绪翰林、后任代理福建省府主席的陈培锷等。他们有的是董执谊致用书院求学时的同窗、有的是同年中举的学友、有的是多年至交的好友，都是这里的常客。

解放后，潘主兰、杨湘衍、谢义耕、郑俛等也常来这里，参加董执谊长孙董岳如组织的折技吟唱，十邑诗人也远道赶来，盛况空前。

相比三坊七巷里的其他私家园林，董氏故居的庭园，没有奢华的雕饰，和过多假山的堆砌，更显出它的素净、雅致和大气。——如董氏正直的品格和求实的人生理想。关于故居的来历，董执谊曾自撰一副柱联：

廿载羨私居，苟有苟完，居处敢忘先圣训；
三楹成小筑，肯堂肯构，貽留尤望后人贤。

“苟有苟完”出自《论语》，体现了他的生活态度：人生易老，世事难长，生活应别有追求，不仅仅是华美居室而已。这对时下的年轻人盲目追逐大居室、精装修的潮流来说，是发人深省的。

“肯堂肯构”比喻儿子能继承父亲的事业。从董执谊的父亲在台湾担任学教推算起，从故居走出的董家后人在国内国外从事文教事业的比例已经超过三分之二。

如今，这里正作为古民居典型，吸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和普通市民参观游览。《福州古厝》一书，还将其照片做为封面和封底。董氏故居也因此被列为：福州市34个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建筑之一。

咨议归来知宦味

也许是自幼贫寒，年轻时董执谊就以品性端正远近闻名，中年中举，使他更珍

惜这个名声。

末代帝师陈宝琛，比董执谊年长15岁，很欣赏这位同乡晚辈的正直为人和精明强干。董氏中举的第二年，陈宝琛特为题匾“贞吉居”。“贞吉”典出《周易》，也就是正、能守正的意思。后来陈宝琛主持福建省会慈善公益事务时，就曾重用公推出任的董执谊为协理，并评价他办事策划周密。

1909年董执谊46岁，被公推选举为福建省咨议局首届75名议员之一。咨议局是清政府为预备立宪而设立的，可以说是地方议会的雏形，这在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下，是第一次。

董执谊担任两年的咨议局议员，仗义执言。当时议案多从减轻人民负担和维护咨议局职权着眼，由于督抚阻挠，大多不能实行。

董执谊逐渐看清，只有继承父业，传承文化才是自己的人生追求，于是愤而辞归。他在诗中这样写道：“世情只当看鱼鸟，宦味由来风马牛。”

他开始将热情投入到文化和公益事业，乐此不疲。也许少年时的坎坷磨砺，使他更懂得了：文化和生命是一样需要呵护，才能生生不息、传承永恒的。

他心中的榜样，是一位同姓董的先人。春秋时的晋太史公——董狐。董狐不畏权贵，“赵盾弑其君”，开创了史家秉笔直书的传统。孔子称赞他为“古之良史”。

另一位先人董应举，明万历进士、大理寺丞，福州人，更是董执谊一生追慕不已的偶像。当年在福州府学内原有一座祠堂，是纪念这位造福百姓政绩显著的乡贤的，因年久失修将要倾毁。董执谊决心重新整修恢复，又怕自己财力不足，同母亲商议时，母亲极力鼓励，认为即使费钱乃至举债，也应在所不辞。

董家大厅长联所记“史才长继晋春秋”、“物望首推明甲第”，说的就是这两位先人的事迹。

董执谊舅舅陈少希，因翁同龢保举而被光绪帝重用，赐进士出身，官至江苏按察使，特别看重董执谊，直到后来辞官还乡后，还时常与其“杖履追陪，讲论不倦”。可是在他调江苏任上后，虽屡次电招董执谊前往咨助，董氏却一心不在官场，以整理史志和协助地方公益为由，坚辞不去。

人们难以理解，以董执谊的学识才干，为何要执意淡出仕途？如今，当我们穿行在曾经诗书盈架的前后花厅，漫步于翰墨流香的董氏故居时，也许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闽都合璧记成双

《闽都记》，明朝王应山撰，是福建最有价值的地方志之一，弥足珍贵。清末社会动乱，此书的木刻书板多已毁损。董执谊不惜重金辗转收购，并请工匠精心补

板，藏于自家保护。另外一部地方史书善本《三山志》，董执谊也重金收藏。

董执谊当时有一个理想，能将福建，特别是福州十邑的正史、别史、野史等，都加以整理保护。虽然这要投入大量资金和精力，却是一个利在子孙万代的事业。

如果说收购《闽都记》书板，只是耗费了董执谊多年经营棉花种植、织布和纸行的积蓄的话。另一部书，他却倾注了更多的心血。

清乾隆嘉庆以来，福州说书艺人中流传一种话本。这话本是长期演出中拼接整合而成的，不是出于一人之手。后来在文人中也有不同版本的抄本流传。这就是《双峰梦》，又名《闽都佳话》。福建流传很广的郑唐、陈靖姑的故事大多源出于这部书。

别小看这些小说稗史，正如《红楼梦》那样，都是不可多得的传统文​​化宝库，如能得以保存，实为万幸。

当把目标锁定在《闽都佳话》之后，董执谊犯难了。他找遍了全城的说书人和一些文人，从他们手中，一纸一纸、一段一段地组合起来，发现仍然残缺不全，根本无法联缀成书。

董执谊于是往返奔波于宫巷林家、光禄坊刘家、螺洲陈家，借来了各种珍藏抄本，再对照其他史书的记载，精心整理，逐字点校，对脱漏的部分，还作了补充。

根据徐吾行对旧藏《闽都佳话》残本的对比，成书前董执谊还将全书的回目和行文重加润饰，使之情节更加细致，行文更加生动。最后请人抄正一部作为定本，全书共401回。董执谊特为书取名《闽都别记》，与此前收藏的《闽都记》合为“双璧”，算是圆了自己保存地方文献的心愿吧。

1911年，董执谊初刊《闽都别记》后，原在上海主持古今秘籍珍本编辑的吴曾祺，也敏锐地看出此书的独特价值，即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资换取董执谊重印授权。1927年，董执谊又将此书委托南台建业石印社石印。

就这样，这部被誉为“福州俗文化圣经”的奇书，从此不再束之高阁，不至流失湮灭，让福州文化的厚积，福州人千年来的情愫、梦幻、理想、追求，随着这部书广为流传。

传家经史赖谁通

董氏一门以文史学问起家，对于文化的寄托之深也堪称执著。他在故居柱联所寄望的“贻留尤望后人贤”，也就是希望道德文章代有贤人。

他将明代大儒王阳明的《客座私祝》书迹拓本刻为屏风，用以时时砥砺家人。“但愿温恭直谅之友，来此讲学论道，示以孝友谦和之行，德业相劝，过失相规，以教训我子弟，使毋陷于非僻。”

这四块屏风的背面，还刻有许多名人治家的格言。如：“鸦片烟，不可吸。损精神，废事业。一时高兴便亦成癖。受累终身，悔之无及。”“能知足便不辱，能读书便不愚，能孝亲感明神，能教子延宗祀，能勤俭灾殃免，能谦和吉祥多。”

据董执谊次孙董家遵回忆，他6岁被送入家塾，由祖父请人教授诗文。当时书斋壁上挂有一副对联：“瑞气生于和气，家声起自书声”。

董执谊不但广闻博览，而且天性嗜书，喜欢收罗古籍，对地方掌故和史志文献尤其倾心。民国元年他还在南后街开设了“味芸庐”书局，主要收购古书籍善本、手抄本，陈列出售家藏不惬意书籍。书店以社交、积累善本研究为目的，而非单纯追求商业利润。虽然因为他社会活动很多，无法兼顾生意，两年后便告停业；但热衷藏书却几十年如一日，以至于何振岱夸他“乡邦文献搜罗富有”。

据郭白阳《竹间续话》记载：抗战前董执谊原拟与郭白阳、林汾貽、沈祖牟等人将各家所藏孤钞罕本，印为《闽海丛书》。后来战争开始，只好作罢。他深知“藏于家不如公诸世”，把包括《三山志》在内的相当多的珍贵善本图书捐赠给了当时刚刚劫后恢复开馆的福建省立图书馆。

晚年时，董执谊妻子和两个儿子的女眷都先后病逝，儿孙辈又多在外地求学任职。他一人身兼内外事务，生活依然简朴如一，家中竹头木屑都要吩咐收集待用。几位年长的曾孙还清楚地记得：曾祖父应酬酒会很多，每次赴宴回家，将酒包“四真果、糕饼”等藏于袖中。入门后，诸曾孙一拥而上。他会如魔术师般，不时从袖中变出礼品，分赠曾孙；有时还不忘考几句蒙学功课，夸奖一番，老少同乐。

“但愿儿孙能自立，婆娑曳杖遣而翁。”“枉说孙曾逾百指，传家经史赖谁通？”言教不如身教，在后辈眼中，他一生艰难，却能谋求自强，既饱读诗书，又身躬世务。能把这种精神完整传承下来，不啻是一份精神财富。

愧被科名 念笼

“回头五十九年中，愧被科名一念笼。”“科名滥掇归何用？”类似这样的诗句，其实在董执谊晚年还有很多。

科举，给他带来了名望和声誉。光绪丁酉年（1897），董执谊考中了举人，从此他的命运彻底发生了改变。即便是在辛亥革命以后，前清举人的身份，应该说还是得到了相当的尊敬。可他，为什么会对科举感到失落？而发出这样深深的喟叹呢？

董执谊中举后，在1905年废除科举之前，曾经赴京考过一次进士不中。最初，他对自己没考中进士，是心有不甘的。可他想起了同在三坊七巷的另外两位文化名人。

严复，比董执谊年长10岁，官至北洋海军学堂的教务总长，因为自己不是科第

出身，从32岁到40岁四次参加乡试，可是最终连“举人”的功名也没得到。

而年长11岁的林纾，与董执谊同时拜在当时的经学大家谢章铤先生门下，攻汉学、宋学、经史、诗文等，从32岁到47岁，前后七次进京参加会试，屡试屡败，单在进士之路上，就消耗了15个春秋。

这两位年龄稍长，科举却不如意的同乡学友的经历，让董执谊失望了，也由此幡然醒悟，决心再也不参加会试了。“我赴南宫刚一试，制科旧典化成烟。”和两位同乡相比，董执谊在诗里还是透露出一点自负和庆幸的意思。既然不愿埋头八股制艺，自绝仕途，又没有两位同乡学长那样的西学机遇，倒不如沉下心来做做整理史志的工作。

那时，董氏的斋名是“屈蠖”，典出《易经》，后人以此比喻人怀才不遇时，屈身退隐。这与笔名“蛰谊”（如虫蛰伏），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在诗中写道：“科名逐梦易销磨，辜负青春可奈何。一度残年一增长，愧将学业溯观摩。”

董执谊平生非常珍惜时间，手不释卷。“如驶流光容易过，要知发奋惜居诸。”和他同年中举的陈培锷，是董家常客，在文中记述他“平居无事则购书千百卷，高可隐人，终日埋首其中”。他还请人特制一阅书架，将书斜架起，常常一边饮酒品茗，一边阅读、笔记。难怪于近代大学者吴曾祺、何振岱称他“为人博闻强记”、“熟于乡邦典故”了。

如果董氏继续为官，以其正直不阿的性格，官场中只不过多了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小吏，但那些珍贵的善本书籍、乡土典故和美妙的闽都故事、神怪传说，也许都将不复流传了。

乐善热心执谊伯

1919年，梅兰芳领衔在上海大世界剧院，义演了三场京剧“天女散花”，而票房所得6000元全数作为捐款，去救助一场特大灾难。

那是一场海啸，发生在长乐，海潮冲崩了沿海一带百余里的海堤，霎时间海啸挟狂风暴雨，白浪滔天，村落一片汪洋。据善后的灾情统计，当天淹死269人。次日海水退后，霍乱流行，又疫死391人，无家可归者更不计其数。灾害之烈，惨不忍睹。

当时董执谊作为长乐籍在榕的知名人士，积极参与联络，紧急向各界及南洋华侨发出灾情募捐公告。可南洋侨胞32000元捐款在汇回时，却被北洋政府外务部扣留，几经交涉，不能追回。好在文艺界和其他各界积极募捐，才使救灾款很快得以筹集。

董执谊还主持和一直积极参与福建省会诸如育婴、敬节、劝葬等公益事业。20

世纪末还有许多老人传颂，董执谊组织善社、普济堂，城隍庙在年末为穷人布施“度岁米”，并义演闹剧，让穷人看戏、躲债的事迹。邻里亲戚人事纠纷，如有需要他调停解决的，他不论严冬酷暑，有请必到。

当时这些慈善组织的资金来源，主要靠地方官员的捐助和地方士绅的劝募。官方只负责监督，不参与管理，并且严禁公职人员介入。董执谊以“品行端方，老成好善”被公推为管理者，只尽义务，不拿薪俸。这种官督绅办的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官吏贪污舞弊，使当时的慈善事业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董执谊协理当时的“冶山善社”期间，从鼓楼区都司巷至城隍庙的通路非常狭小，不便于孤寡老人前往善社领取救济金，曾有人倡议加以拓展而苦于无处筹款。后来董执谊用《闽都别记》重行付印所得的余资拨入，才使工程得以完成。

对同行学者的问疑求教，董执谊总是热心相助。协修《福建通志》、主纂《西湖志》的何振岱曾经称赞他：“数百年兴废沿革之由周知无遗，乡人修方志者就叩所疑，咸得意以去。”

即使时间已过去大半个世纪，南后街装裱老店“米家船”的二代传人，还津津乐道：被徐悲鸿尊为“生平畏友”的陈子奋，刚出道时，常将自己画作裱好，送到“执谊伯”府上大厅张挂。董氏很乐意奖掖后辈，请来文友陈衍、何振岱等同来观摩指点。经董介绍，陈子奋后来得以拜何振岱为师学习诗词绘画，终成一代名家。

岁月悠悠，如今董执谊故居门前，是一排火红夺目的花灯长廊。依稀中，人们仿佛能看到一位老人，白髯飘飘，却又古道热肠，从坊巷深处向我们慢慢走来……

国难图强郁郁终

1940年的一个秋日，一位77岁病重的老人趴在书桌旁，艰难地写下一首诗：“匆匆齿豁且头童，生命依然坐蜗宫。田海连年生浩劫，侏离何日挽浇风？”

那一年，“侏离”日寇已侵占大半个中国。董执谊目睹山河破碎，国运衰微，饱含忧患，百感交集。

早在辛亥革命前，他就把次子董森送往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律专业。寄望西学中用，救亡图存。作为清末举人，晚年的董执谊和当时激进的革命党人相比也许是保守的，但传统文人气节表现出来的忧患意识、爱国情怀，却也傲骨铮铮、正气凛然。

董执谊一生最崇拜岳飞、陆游。1907年，他为刚出生的长孙取名董家鄂，一名岳如，希望孙儿能像鄂王岳飞那样精忠报国。抗战爆发后，他最常吟诵的就是陆游的“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他唯一一张个人照片也摄于故居的梅花树前。

1932年5月9日，董执谊和陈衍等爱国绅士在于山戚公祠集会，抗议政府5月5日签订《中日淞沪停战协定》，并在厅前题刻。第二年11月，十九路军就是在这里策划“福建事变”，在董氏等人题刻旁又刻“国魂”二字，连同祠内前后题刻的“醉石”、“誓雪国耻”和郁达夫的《满江红》等，成为800年来抗金、抗倭、抗日光辉历史的缩影。

国难家仇使他晚年的诗文变得沉郁顿挫，“紫陌青畴兵气满，登高弥望感如何。”“如何终不图恢复，荧听偏安误贼臣。”妹夫海战殉难，他挽联句中有“魂仍杀敌，哭君更益怆吾亲”，垂垂老矣仍高歌“魂仍杀敌”，可谓苍凉悲壮。

1941年4月，日军侵入福州，董执谊已78岁高龄，拒绝和家人随福建省政府迁往永安，坚持留住福州。8月4日，长乐抗日游击队在琅尾港击毙日寇官兵42人，击毁汽艇一艘。乡人捷报传来，卧病在床的先生为之振奋。日寇闯入南后街家中时，他手握拐杖，挣扎站起，怒目圆睁。第二年，很多福州人听到这个消息：人们喜爱的那些生动评话故事的整理人，一个名叫董执谊的大学者，在他南后街的寓所中去世了。

如今，按董执谊定本重印的1987年版《闽都别记》，已印行了两万册。此书又获新生。而董执谊寓居的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正以恢弘气度迎接闽都文化的灿烂春天。

双峰缥缈梦何求

——解读《闽都别记》编纂者董执谊的心路历程

董茸

马尾烽烟万斛愁——创作动机初探和梦的解析

今本《闽都别记》，全称作《闽都别记双峰梦》。

《红楼梦》、《双峰梦》、《榴花梦》。前一部举世公认，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后两部，一是流传最广的福建风土传奇小说，一是中国篇幅最长的古典弹词小说，两部同是福建古典文学的不朽记忆。

红楼、双峰、榴花，同系于“梦”，何其巧耶！

我相信，只有不凡的头脑和心灵，才会作出非同寻常的“梦”。曹雪芹、里人何求、李桂玉，都是这一种人。

“双峰梦”这一名称在《闽都别记》书前和序跋均未提及，初见于卷一正文第一行，以后各卷多省去“双峰梦”三字。因为封面、扉页赫然印着“闽都别记”，而“双峰梦”反倒被人忽视了。

双峰到底有何“梦”呢？翻开第一回，回目的是“周太朴幻人双峰梦僧懒安预知三世缘”。说唐末僖宗时，周太朴隐居福州，同双峰寺僧懒安交游甚好，一日携子访至，在寺中作了一梦。由此梦再引出，黄巢军攻入福州，一对青年男女避祸于东山榴花洞，住民逃避兵灾的社会动荡情景。据此，徐吾行先生推测：作者最早开始联缀的时间，大抵也在兵荒马乱的时期。

这是个很合理的创作动机。

那么历史上的近代，即1840年之后，福州地区何时曾出现相似的情况呢？

据查，中英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福州无战事，也无住民大量外出逃难发生。接下来可资为证的，也就是清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马江海战一役。马江距福州府城三十里许，战事历时虽短，未播及城区，但形势之紧张，造成人心惶惶，却前所未有的。

这应该就是藕根居士（董执谊）酝酿联缀此书的缘起。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他的一生际遇：

中法马江海战这一年，董氏完婚不久，竟接噩耗，船政学堂毕业的妹夫战死捐

躯，家人痛不欲生。先生撰挽联：“横海早枕戈，志蓄捐躯苦我无由慰弱妹；还乡悲裹革，魂仍杀敌哭君更益怆吾亲。”时22岁。

到了此书初刊印成那年，“宣统辛亥”（1911），福州反清“革命事起，闽都又困兵燹者三日”。董氏在初刊的跋言中如是写道。时49岁。

1932年5月9日，董氏会同陈衍等十数位知名爱国文人，在于山戚公祠集会，抗议蒋政府在4天前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日淞沪停战协定》，并在厅前石壁刻题。时70岁。

1941年，日军南下逼近福州，董氏拒绝家人随福建省府迁永安之请。4月21日，福州沦陷，生灵涂炭。此时距他辞世仅有九个月。时78岁。

年华逝水，兵燹四度。巧耶？梦耶？

梦，并非确指，古来多喻人生。东坡翁“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便同此理。“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鲁迅）弗洛伊德也说：梦是愿望的达成。

书中开卷便写道：黄巢兵乱，方外好友懒安和尚意欲云游远避，被周太朴怒斥为贪生怕死。后第6回周太朴被黄巢军擒，斩首，英勇就义。而这恰恰与第一回之梦境暗合。对此我想拂如氏也很好奇。因为书中此处有题诗，“骂贼捐躯自古有，满腔白血独先生。”这是拂如氏在书中的第一处题诗。

难道拂如氏读过弗洛伊德1899年出版的《梦的解析》，抑或此“拂如”氏就是彼“弗洛”氏？我也好奇，但不得而知。

再看书中开篇写到榴花洞，“别有天地，只见亭榭俱全，花木参差，又有房舍，曲径中多是榴花，风来摇动，花片乱落”，绝似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家事国运的美好憧憬，偏遇上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危机如何自处？文化的价值何在？《闽都别记》中寄寓了作者对幸福怎样的梦想？

在看似市井俚俗的故事中，却深藏着对文化无限的悲音痛语、绝慧大慈。

诗曰：

双峰缥缈梦何求，马尾烽烟万斛愁。

绝慧文心溯前史，榴花如梦水悠悠。

联缀家山堪入梦——从讲史笔记小说到素材运用

读者一见书名“别记”二字，多以为这只是古人搜神志怪、传闻轶事的另外记载而已，却未必深究《闽都别记》书名之特殊蕴义。

而从多个层面思索一下，便会发现：“记”，不仅指记录、记载，也是笔记小说，一种散文化夹叙夹记的小说形式。至于“别”，又指什么呢？其实，董执谊当时藏有

《三山志》善本，和另一部福建地方志《闽都记》清道光全套木刻雕板，还有多年搜集的富有的文史资料。他是欲以讲史为线索，做“正史”之补充。

何以见得？

“别”字本义“刀剔骨头”，正是指“别记”与“正史”骨肉连理，一体两面，互为依存。

《闽都别记》不仅采用平民化之视角，而且叙述及语言上更是浓墨重彩，运用想象与创造、夸张与变形，通过突出细节以及戏剧冲突，营构出人间现实与神鬼虚幻并存的芸芸世界，极具寓言及象征意义，是从宏观高度上力求反映生活的本质真实。这些恰恰是“笔记小说”的特征。

因此董执谊将书名定作《闽都别记》。他在初刊跋言中如是写道：“虽属稗官，未始非吾闽文献之扈助，博弈犹贤，不可废也。”他把《闽都别记》定位为稗官别史，并借孔子《论语》的话，认为虽为文字游戏，却同博弈一样，能真实反映社会人性一面，终不能也不可偏废。

而当时光绪宣统年间的吴语小说，如《海上花传奇》等甚是繁荣，他也欲为闽语文学留一奇葩。这从《闽都别记》书后附录大量《榕腔白话文》与《榕腔白字诗》中，可见一斑。

晚清小说空前繁荣，数量繁富，品类亦有谴责、人情、公案、讲史、翻译等种种；而面对乱象丛生、民生凋敝的社会现实，如何观察思考，如何熔冶陶铸素材、取精用弘、别出新意、却是小说家煞费苦心之事。

董执谊当时已搜集到近百卷手抄资料。在他眼中，它们就是闽都山水人文曾经鲜活的吉光片羽。如何联缀利用呢？试举一例：

全书从第379回到终篇，说的是许紫云，一个青年文士。他既富理性，又勇敢、不迂腐、不信鬼邪，真实而具活力。他一出场那段“警顽心授读诫子书”，其中引用苏紫溪《诫子书》全文：

子不见东家子业农，三时辛苦一时逸，全家鼓腹乐幽风。又不见西家子业商，去时区区一束装，江湖得意几回首，十万八万未可量。汝今行年十有九，农兮商兮汝何有？……嗟嗟！有金兮在囊，有书兮在床，有田兮在一方，吾儿自酌量，无志早去作农商。

苏紫溪，乃明朝福建晋江人，理学大儒。此《诫子书》，虽也励志劝学，却仅以功利言读书，如“要作农商头上人”等语，就明显逊于流传殊广的诸葛亮《诫子书》：“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不以名利相诱，而以宁静淡泊、广才致远相勉励之。

而另一面，苏氏文以乐府歌行体，朗朗上口，结句“吾儿自酌量，无志早去作农

商”，比之诸葛氏“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又显见得通俗人耳。真实反映这种世俗式的劝诫，衬托书中人物许紫云独立理性不堪腐儒的性格，确有其珍贵保存价值。

此文全篇见于董执谊《惜昔室丛钞》，其中可资佐证董氏联缀《闽都别记》的素材，品类丰富，不胜枚举。以当时的通讯、誊写手段而言，收集时的艰辛亦可想而知。

据何振岱《董执谊七十寿序》，董氏中年中举后，无心八股制艺，而独留心于地方掌故，以及文史素材；还是个对工商业有益于世务者，“对种棉、织布、以至于竹纸、屐、蛤盐、莢之属，皆尝躬亲其事”，心如发细；也因此才有余力余暇，中年时遍游闽中各地，文献资料搜罗富有。因父亲董道行曾任台湾淡水学教谕，董氏早年还一度出游台湾，对岛内风土及闽台民俗渊源甚感兴趣；《闽都别记》第242回后游历台湾的情节，也源于此间经历见闻。

董氏的存稿，如今我们有幸看到的，不到他撰集著述的十分之一。然而，就在这些纷繁杂陈的寿序、哀诔、诗文、弹词、谒语、谣曲、野史、外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立足点——分明只在一个“人”字。

因为有梦，他的历史视野横跨千年，纵览闽都人文，关切的是三山十邑痴男怨女前世今生的幸福理想；因为有爱，他的文化眼光超越雅俗，直面世相人情，探求的是海左闽中儒道神佛士农工商的祸福因缘。

每念及此，掩卷长思，尤耐细细寻索。

诗曰：

瓣香盈掬总关情，别记榴花照眼明。

联缀家山堪入梦，醒窗弦外有莺声。

黍离泪洒春秋笔——内涵的张力和创作心理透视

喜欢《闽都别记》的读者，有将其奉为“闽都俗文化圣经”的。

所谓“圣经”，我以为，是指它的权威性、价值性和流传的广泛性；是称赞它描绘市井平民生活，凸显丰厚的文化积淀和人性内涵，已成为榕腔白话文学和闽都文化的象征符号。

可是，人们流连于书中精彩纷呈的奇谈传说和佚闻故事，却未必会转念一想，去思考作者笔下是否隐伏其他内涵？有无重要文化意义？

《闽都别记》初版的前两年，董执谊被公推选举为福建省咨议局首届75名议员之一。董执谊担任两年的咨议局议员，从政经历让他看清了政坛之混乱和黑暗，以及既得利益阶层之耽乐与无耻。晚清虽有洋务振兴实业、有戊戌百日维新、有咨议

预备立宪，但经济上的革新图强却未能解放文化思想、政治制度上的故步自封。面对鸦片战争以来国家的昔盛今衰，作为一个有浓浓家国情怀的传统文人，怎么可能不生出强烈的忧郁和哀怨呢？

所以他决意联缀小说，然而小说素为士人轻视，不登大雅之堂，清朝以来又盛行“文字狱”；他也只能够凭借别传稗史抒发“言外之意”。

例如书中陈金凤的传奇故事。陈金凤，何许人也？她原是五代十国闽王王审知的侍姬，王审知死后又成了他儿子王延钧的皇后；她有着武则天一样的经历，却可惜没有武则天的才能胆识、襟怀气度，最终落得同杨玉环一样的悲剧命运。

书中第92回“游湖景金凤观夺标”，极为生动细致。当年西湖端午龙舟竞渡的情景，历历如在眼前。一曲《乐游曲》，使她被誉为福建第一位知名女词人。

龙舟摇曳东复东，采莲湖上红更红。波淡淡，水溶溶，侬隔荷花路不通。

西湖南湖斗彩舟，青蒲紫蓼满汀洲。波渺渺，水悠悠，长奉君王万岁游。

“善歌舞，通音律”的陈金凤，虽赢得了王延钧的欢心，却也助长了他的骄奢淫逸。西湖边的这阙《乐游曲》，确实是奏响了亡国之音，一如南朝陈后主的《玉树后庭花》。

很多人并不知晓，这故事系脱胎于明末的一部笔记小说《陈金凤外传》。在董氏早年的《惜昔室丛钞》卷7中，恰恰全文收录了这篇《外传》。

《闽都别记》中西湖荡舟的相关文字，洋洋洒洒四百余字，而《外传》中除《乐游曲》相同外，不过区区45个字：

端阳日造彩舫，每舫载宫女二三十人，衣短衣，鼓楫争先。延钧御大龙舟，以观金凤作《乐游》之曲，使宫女同声歌之曰……

两相比较，我们不难看出董氏为《闽都别记》加工润色之痕迹。

说起《陈金凤外传》的由来，也是奇事一桩。当时文后还附一跋：

予居高盖山中，有农家掘地遇土穴，得银钱数枚……又石匣一，启视有抄书一帙，为《陈后金凤外传》，不著姓名，楮墨漫灭，而字迹犹可句读……夫《飞燕别传》出诸坏墙、《南部烟花》检之废阁，前代藏秘，后人搜传，均有意焉。况诸王纵恣召乱，竟亡其国，尤后世之明戒也。是宣传之，以存野史之一。

如此传奇，当年董氏辗转抄得此文时，可想而知是如获至宝。

可是世事沧桑，知音难觅呀！就像《诗经·王风》中那首著名的《黍离》：“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一唱三叹。在一次次反复中加深了沉郁之气，更是痛定思痛之后的长歌当哭。难怪此后朝代更迭都有人吟唱着《黍离》而泪水涟涟：从曹植唱《情诗》到向秀赋《思旧》，从刘禹锡的《乌衣巷》到姜夔的《扬州慢》，无不体现着这种兴象风神。

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无法把握自己命运前途时的无限忧思，这种忧思只有“知我者”才会理解，可这“知我者”在哪里呢？知我的“里人”在哪里呢？

“里人何求”？透过这一名字，我们似乎已经找到了与纂者心灵相契的情感共鸣点。

今天我们读《闽都别记》，若只认俚谚俗腔、只道些鸳鸯蝴蝶市井人情，而竟不悟纂者的春秋笔法，可乎？

诗曰：

市井尘寰俚俗胎，后庭横笛卷中催。

黍离泪洒春秋笔，岂认鸳鸯枉错猜。

藕花香远出泥尘 从董执谊的志趣品格看闽都文化

民国之后，董执谊凭借《闽都别记》声名大振，更热心于文化和公益，比如主持重修福州文庙和城隍庙，筹组文物保存会等，乐此不疲。这些工作今天看来，仍极有价值。因为文化是有生命的，需要呵护，才能生生不息、传承永恒并发扬光大。

今天，我们如何来评价董执谊和《闽都别记》呢？

知人论世，谈何容易。不妨从董执谊的名号人手，见微知著，来探索他的精神世界吧。

董执谊的名号不少：质义、执谊、蛰谊、藻翔、藕根居士。书斋名有惜昔室、藕根斋、屈蠖斋、味芸庐——可谓多矣。从中能否反映出他的真情本性、志趣品格、襟怀抱负呢？简要“注释”如下：

质义，疑是他的本名。其中“质”，质朴、本真；“义”见董氏家谱辈序“述祖道义”。

执谊，是他的字，与“质义”谐音。“执”一字多义，一是坚持、坚守；二是实践、执行；三是志同道合的友谊。从董执谊的师友亲朋赠他的寿序和评价来看，他当得这“质”和“执”两个字。

蛰谊，是他的别字。“蛰”，从虫，执声。如虫蛰伏准备过冬，这是在他厌弃功名科举后，利用手边多年收集的文献，专注于地方文史研究的那段时期。秋收冬藏，被迫蛰伏是为了守望春天。

藻翔，是他的名，见于丁酉科举名录和于山戚公祠内与陈衍诸公集会的刻石题名。典出《文心雕龙·风骨》：“惟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当时董氏的文名已是藻采高翔了。

惜昔室，早年书斋名。今尚余存《惜昔室丛钞》十数卷，页中缝有“质义甫手辑”，其中搜罗了大量有价值的弹词歌谣、佚文逸事。惜、昔、室三字闽语同音，读起

来如贯玉联珠；珍惜过往，辞意也正符合董氏欲联缀闽都人文史事传于后世的创作初衷。

屈蠖斋，见于初刊跋言“藕根居士识于冶城之屈蠖斋”。“蠖”，生长在树上的蛾类幼虫，前进时身体一屈一伸。“屈蠖”，常比喻人不得志，为求得日后伸展而屈身退隐。这与“蛰谊”异曲同工，正是清末董氏矛盾心境的真实写照。

藕根居士、藕根斋，他最喜欢，也最常用。“藕根”固然指《说文》中“董”字的本意，似乎董姓皆可通用，但他的取义却另有一番深意：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藕根吸收的是“泥”，绽放出来的却是香远益清的“花”。此意象何尝不象征董氏——扎根乡土执著探索闽都文化的独特人生价值取向呢？

味芸庐，系董氏始创于民国元年的一家书店，主要收购古书籍善本、手抄本用于研究。“芸”，旧多解作书香。而我还有一新解：作“芸芸众生”讲。人类在时间和空间的无穷大中，创造了多少物质和精神财富！只有善于品味、损益，多元包容、融合，才能自豪地说——我们已经站在先辈巨人的肩膀上。

借用当今流行语，“芸”即“草根”，英语grass roots。在陆谷孙主编《英汉大辞典》中，单列为一个词条，至少有三层意思：一是群众的，基层的；二是乡土的，区域的；三是基础的，根本的。

闽都文化，两千两百年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内陆性与海洋性兼备的文化特质。虽然也是大中华文化的组成，但其中源自民间的部分，明显有不同于中原主流文化的一面，独标一格，也是一种“草根文化”。

它平凡、质朴，却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顽强生命力；它广泛，也许有缺陷，却生生不息、绵绵不绝；它也许永远不可能长成参天大树、成为主流文化，却因植根于大地而获得永生。

它承天风地露，采日精月华；春荣秋枯，弥望无涯；植根于沃泥而不死，柔韧于罡风而自强。单株即为草芥，蝼蚁可折；连根则成牧野，乾穹共载。所以与民同命，与国齐昌。

董执谊正具备这样的“草根”文化视野。“味芸”正是他的情趣和志向，他可以说一生倾心于此。《闽都别记》由董执谊联缀编纂而成，其中凭借多年收集的文献资料，增补大量名胜诗文，并扩充修正相当多重要史事和情节内容，这点是无庸置疑的。而他在初刊跋言里说“署里人何求纂，其人不可跋……闲居浏览，为信手点正。”这只是文人爱惜羽毛之惯用托词。董氏并不否认“集体创作”。他取名“里人何求”，至少一义甚明：里人，即吾乡同人；何求，乃何所求、何用求；纂，搜集材料编辑。合而解之，即来自“草根”，同气连枝，难分彼此之意。

然而，我们切勿忘记了：“董”字还可分拆为“艹、一、里、亻”，解作“草野一里

人”。“里人”是纂者隐曲的自谓，“何求”是纂者对“不知我者”幽默的自嘲。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董氏到底因何别署“里人何求”？真意至此似乎已经呼之欲出。

但我坚信，又不如此简单。

也许还有一层深义：曾何求？欲何求？如何求？探究昨日曾何求，思索今日欲何求，才能谋划明日如何求！

榴花梦想，薪火相传；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想这才是《闽都别记》宏纲大旨。其中蕴涵着闽都十邑极其宝贵的文化内核——性情、品格、风度、精神、情愫、梦幻、理想、追求。正如董执谊“跋言”中所说，“不知有好事者续为记否？”我想我们都是闽都文化的“好事者”，而且后继大有人！

文化映照过去，文化昭示未来；与时俱进，夫复何求？

诗曰：

藕花香远出泥尘，海雨山风日正新。

沃野平川容乃大，健行天下闽都人。

《临水平妖传》与《闽都别记》

欧阳健

临水夫人陈靖姑是福建民间信仰崇拜的女性神，她和天妃妈祖一样，都是民间说唱和神怪小说关注的题材。后者有万历忠正堂熊龙峰刊题“南洲散人吴还初编”《天妃济世出身传》二卷三十二回；前者据徐晓望先生《福建民间信仰源流》一书介绍，“清代福建民间广泛流传临水夫人的故事，福州的说书人爱说《临水平妖传》，书坊出版了《陈靖姑传》，以上二书现已散佚，唯有长篇巨著《闽都别记》中约有二十万字的陈靖姑传奇。”（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35页）林国平、彭文宇先生在其所著的《福建民间信仰》中也说：“在清初就出现了《陈靖姑传》和《临水平妖记》两种专题白话通俗小说，其故事在说书人的不断渲染之下，广为流传。两部白话通俗小说的作者都未署名，《陈靖姑传》已佚失，不见存本，幸赖清末施鸿保《闽杂记》略有提及，使后人得知其一二……《临水平妖记》也是从民间艺人评话故事中整理出来的传奇小说，大陆曾一度失传。近年闽台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台湾临水夫人的信仰者回古田临水宫祭祀祖庙，带回台湾版的《临水平妖传。》一书，少了‘记’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73页）

我非福建人氏，1995年来福建工作之前，对于临水夫人之事，可以说一无所知；但我1985年主持编纂《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时，就从间接渠道得知《临水平妖传》这部书的存在，并将它列入《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未定稿）中，刊发于《明清小说研究》第四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在以后的四年里，我跑了全国近六十家图书馆，遍访此书而未得，加之未见正式著录，故未编入1990年出版的《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后来，我意外地购得这本小说的民国年间上海普及出版社铅印本，其欣喜自不待言。此书封面题作《临水平妖传》，卷端和中缝则题作《临水平妖志》，按照版本著录的惯例，当以后者为正式书名。有绣像两页八幅，封面和卷端均不题撰人；由于失却封底及版权页，难以确定是否印有作者姓名，亦不知出版时间。纸张已十分黄脆，边角损蚀严重，触之即纷纷碎落。全书共十七回，回目如下：

第一回 王延彬创造洛阳桥蔡端明功成归西域

第二回 陈靖姑闾山学法张坑鬼薛岭幻形

第三回 江山育舍身得道陈靖姑割股救亲

- 第四回 收丹灵皈依正果救沈氏借尸还魂
第五回 凌霄畔收石夹女过界山遇江虎婆
第六回 蜘蛛精被擒殒命张坑鬼用计奔投
第七回 停吉期靖姑除妖遭凶难刘杞逢怪
第八回 蛇怪被逃遗后患夫君既救副前因
第九回 古寺妖僧施邪法连江屋怪幻楼台
第十回 旧主临终万民悲哭新君袭位百姓遭殃
第十一回 王延禀大败福州城陈守元奏造宝皇宫
第十二回 登帝位百官庆贺斩白蛇初次荣封
第十三回 陈夫人隐收临水袁广智初出茅山
第十四回 薛文杰谣言皇宫内王继图兵绕福州城
第十五回 袁广智三军败北陈夫人二次受荣
第十六回 祈甘霖万民感恩德成正道三次受荣封
第十七回 雪深仇捕斩张坑鬼流血泪重会百花桥

这部《临水平妖传》是在历代民间传说的基础上，根据福州说书人的本子改写整理而成的。一般认为，有关临水夫人的文献记载，以张以宁的《顺懿庙记》为最早，《庙记》云：“古田东，去邑十里，其地曰临川，庙曰顺懿，其神姓陈氏，肇基于唐，赐敕额于宋，封顺懿夫人，英灵著于八闽，施及于朔南。”转引自徐晓望：《福建民间信仰源流》第331页）按，张以宁（1301~1370），福建古田人，元泰定中，以《春秋》举进士，官至翰林侍读学士，入明，复授侍讲学士，著有《翠屏集》、《春王正月考》等。据《庙记》，可知民间陈靖姑的崇拜始于唐而盛于宋；顺懿庙始于元至正七年丁亥（1347），至正八年戊子（1348）落成；“壮丽辉焕，怵心骇目”，是其时盛况的真实记录。但正如林国平先生所说，《庙记》“对陈靖姑信仰的形成以及生平事迹未加论及”（《福建民间信仰》第164页）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其实，有关陈夫人事迹的文字记载，更早的还可以追溯到《湖海新闻夷坚续志》。由于此书不题撰人，关于它的作者有两种说法：缪荃孙据其曾见之元刻本，署“江阴薛证汝节刊”，以为是薛证汝所著，薛证汝生平不详，一般认为系元人无疑；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十二著录有元吴元复《续夷坚志》二十卷，或以为即是此书。吴元复，字山谦，鄱阳人，宋末德祐（1275）进士，入元不仕。《湖海新闻夷坚续志》神明门的《神救产蛇》云：

建宁府徐清叟子妇怀孕，十有七月不产，举家忧惧。忽一妇人踵门，自言姓陈，专医难产。徐喜，留之，以事告陈妇。曰：“此易耳。”令徐别治有楼之室，楼中心凿一窍，楼下周围用板钉壁，置产妇于楼，陈妇同居焉。陈令备数仆持

杖楼下，候有物堕地，即捶死之。陈妇以产妇产吹呵按摩，但见产一小蛇，长尺余，自窍而下，群仆捶杀之。产妇平安，全家举手相庆，重以礼物谢之，俱不受，但需手帕一事，令其亲书“徐某赠救产陈氏”数字。陈曰：“某居福州古田县某处，左右邻某人，异日若蒙青目，万幸。”辞别出门，忽已不见，心常疑异之。后徐知福州，忆其事，遣人寻访所居，邻舍云：“此间止有陈夫人庙，常化身于世，救治难产。”细视之，则徐所题之手帕悬于像前。人归以报，徐为请于朝，增加封号，宏其庙宇。凡有祈求男嗣及妇人难产，禱之立应。至今香火尤盛。

徐清叟，字真翁，福建浦城人，嘉定七年（1214）进士，官至参知政事、资政殿大学士，谥忠简，曾先后以宝章阁直学士知福州安抚使，以待读知泉州（《宋史》卷四百二十《徐清叟传》）。《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关于徐清叟为请于朝，增加封号，宏其庙宇的记载，正好印证了张以宁《顺懿庙记》“其神姓陈氏，肇基于唐，赐敕额于宋，封顺懿夫人”的说法。

至于三部敷演临水夫人的小说之间的关系，因《陈靖姑传》已佚，无从比对，从林国平先生介绍的施鸿保《闽杂记》提及的内容看，此书叙陈靖姑为闽县人，嫁同里黄姓，与地方文献记载不合，当是别一系统的传说；但书中有斩长坑鬼、收石夹精等故事，又与《临水平妖传》相近。关于《临水平妖传》与《闽都别记》的关系，林国平先生认为：《闽都别记》“文章出自多人之手，可能是根据民间艺人说书中的故事串编成书，内容庞杂，头绪纷繁，书中对临水夫人的描写，基本上沿用了《临水平妖记》的故事情节，又增加一些文学描述色彩和显灵事迹”（《福建民间信仰》第175页），可备一说。《闽都别记》的写作时代，据傅衣凌先生考证，约在清乾嘉之际或更后

（《闽都别记 前言》）。按《闽都别记》和《临水平妖传》二书，都提到“苏州来了一班京戏，名曰玉祥班，乃是个京徽并奏，近日初来，要到福州演唱”之事，其时当在徽班进京之后，可以证明上述判断是有道理的。二书产生的次第，窃以为倒是《临水平妖传》出《闽都别记》之后的可能性更大：

第一，从结构看，《闽都别记》第二十一回叙陈靖姑登场，至第八十六回陈清叟当为徐清叟之误）于南宋淳祐年间疏奏宋帝，加封“崇福昭惠慈济临水夫人”止，中间穿插许多其他内容，篇幅多出《临水平妖传》一倍以上，更大的可能是《临水平妖传》将其中有关陈靖姑的内容提取出来作集中叙写的。

第二，从引诗看，《闽都别记》多处引用明时地方才人徐■的诗，而《临水平妖传》惟于第十六回引了徐燉赞靖姑的一首诗：

临江遗庙祀婵娟，少女英灵五代年。
蝌蚪皆从阶下出，蛇妖降伏井中眠。
春秋野老更罗帕，伏腊儿童送纸钱。

苔满古牌行客吊，妆台无主锁寒烟。

这种情况，似可理解为《临水平妖传》在改作时，只从《闽都别记》原有徐诗中选取符合需要的一首，且将“徐三”误作“徐二”。《闽都别记》所载此诗，文字亦与《平妖传》稍有异同，如“英灵”作“宣灵”，似更妥贴；“古牌”作“古碑”，亦以《闽都别记》为当；“妆台”作“妆楼”，且加注云：“庙在古田东三十里洞内，梳妆楼犹存。”则《闽都别记》之作“妆楼”是正确的，似尤可证明《临水平妖传》之后出。

第三，从情节看，《临水平妖传》叙福州闽王王审知第二子王延彬（《闽都别记》作延钧）来做泉州府刺史，时泉州东门外洛阳江，有龟、蛇二怪分别化作渡船公，假借渡人为由，吞食往来客商。此二怪居然是北极玄天上帝成佛化身之时，自剖肠肚，掷落江中变化而成，这是《闽都别记》所没有写到的。王刺史思欲造桥以济行人之便，奈江深潮急，不能完竣。按宋荤《筠廊偶笔》卷下云：郑人蔡锡为泉州太守，“欲修桥，桥跨海，工难施。锡以文缴海神。忽一醉卒趋而前曰：‘我能赍缴往。’乞饮酒，自投于海，若有神人扶掖之者。俄而以‘醋’字出。锡意必八月廿一日也，遂以是日兴工，潮旬余不至，工遂成。”这里讲的是主要工难施的问题，而《临水平妖传》却着重强调经费有困难，遂感动得观音大士化为美人，将船摇至江心，声言任凭万民投掷金银，若能投在身上，情愿与他结为夫妇；如不能，则所有金银尽助造桥之资。按周亮工《闽小记》卷上云：“泉州洛阳桥之前有娘子桥，桥比洛阳桥虽低而长过之。云先是有人人番舶，舶坏，得岛，见巨蟒夜出，有光如昼，因插刀穴口，蟒出，为刀伤，胸破腹裂，遂下明珠累累。其人既归，遂得巨富，邻初未知，后欲得富家女为妇，富家翁怪其诞妄，因给之者：‘余女畏渡海风波，能作桥，又金布与桥满，即嫁女与之。’其人即作桥布金，人因呼娘子桥。”《临水平妖传》与《闽都别记》则将富翁给其布金改为观音募金，于是惹动得四方士庶，俱往掷金飞钱，刺史乃满载金钱而归，两书所叙大体上是一致的。二书的本质差别，体现在对于王小二掷中观音情节的处理上。《闽都别记》写道：

岂知近邻村有一王小二，卖菜回来经过，见众人掷银如雨，争夺美人，十分热闹，亦跟人豪兴来掷，因银少不敢向前，携数分于掌，从人缝中伸出手掷去，恰好落于美人头上。众眼共见，齐声喝问：“何人掷中？”王小二逞身出认，或信或不信。众观者曰：“此些微碎银，不是他是谁？”

《临水平妖传》的写法则大为不同：

且说泉州城内，有一王小二，性甚刚直，人绰号曰韭菜成哥，每早挑菜付市，勤俭粒积，淡泊生理，本欲娶妻房，承宗接祀，凑遇洛阳桥边，人山人海，前来抛掷美人，时韭菜成哥亦就所积余资，抛掷江心。任抛任掷，总亦不能着，于是食卧不安，闷闷不乐。幸逢吕纯阳祖师路过江边，见韭菜成哥掷到半日，亦

掷不着，长吁短叹，怒气忿忿，随来助他，即将麈尾一拂，那美人不及提防，早被银两投在髻上。

相比之下，《闽都别记》的写法存在明显的漏洞：以观音之无边法力，王孙公子“如雨似雹”价飞来的银子，连美人的衣襟都未曾沾着一下，王小二从人缝中伸出手掷去的“些微碎银”，又何以偏偏能中？《平妖传》添加了吕纯阳助其成功的细节，就精彩合理多了。需要说明的是，吕洞宾与造洛阳桥，也早就有另一套民间传说。褚人获《坚瓠六集》卷一载《造洛阳桥》云：“洞宾化青蛇隐于泉州蔡襄炉内。襄熔炉读书，一夕雷震，判官云：‘雷部速退，无惊宰相。’天乃霁开。洞宾出揖曰：‘蒙君福荫。’谢以笔墨……后登科，仁宗朝为学士，出守泉州，造洛阳桥，以洞宾笔墨为檄，使隶之海若而告之。隶叹曰：‘茫茫远海，何所投檄？’买酒酣饮，醉卧海涯，潮落而醒，则檄已易封矣。襄启阅之，惟一‘醋’字。襄曰：‘神示我矣，廿一日酉时兴工乎？’至期，潮水果三昼夜不进。其日正犯九良星，襄策马当之曰：‘你是九良星，我是蔡端平，相逢不下马，各自分前程。’遂兴作无忌。”在《闽都别记》中，吕纯阳也是登场的，但与王小二毫不相干，他所扮演的的是一个斗强争胜的角色，故意指石为金，要洒观音以消遣之，观音知此仙好胜，不便相见，便乘借王小二掷中之机，隐入江水之中。按《八仙出处东游记》叙八仙与龙王、天兵大战，观音前来和解，提到：“洞宾那生最是轻薄！我向在洛阳造桥，彼常多方调戏。”可见造洛阳桥时，吕洞宾调戏观音的情节，早在明代就已流传，《闽都别记》因之，反复宣扬“仙法输于佛法”、“仙法不如佛法高”，却让观音回避着不与吕纯阳相见，与全书的基调甚不相衬。

《临水平妖传》由《闽都别记》化出以后，主线较为集中，它抓住观音被王小二意外掷中的事件大做文章，遂引出无限曲折的波澜。观音作为一个菩萨，纵然大慈大悲，却毕竟不能兑现诺言，嫁给一个凡人为妻，只好与船俱沉江中，来个避而不见。关于观音现化美女的故事，褚人获《坚瓠秘集》卷一引《感应传·马郎妇》云：

元和十二年，观音菩萨大慈悲，力欲化陝右，示现为美女。人见其姿貌风韵，欲求为配。女曰：“我亦欲有所归。但一夕能诵《普门品》者事之。”黎明，彻诵者二十余辈。女曰：“女子一身，岂能配众？可诵《金刚经》至旦。”诵者犹十人。女复不允，更授以《法华经》七卷，约三日通。至期，独马氏子能通，女令具礼成婚。马氏迎之，女曰：“适体中不佳，俟少安相见。”客未散而女死，马乃葬之。数日，有老僧杖锡谒马氏，问女所由，马氏引之葬所。僧以杖拨之，尸已化雄黄金，锁子骨存焉。僧挑骨谓众曰：“此圣者悯汝等障重，故垂方便化汝耳。宜善思因，免堕苦海。”语讫，飞空而去。泉州黎和尚赞曰：“丰姿窈窕鬓欹斜，赚煞郎君念法华。把骨头挑去后，不知明月落谁空。”

在《临水平妖传》中，观音的不信守诺言，亦如《感应传》。按《感应传》的故事虽

发生在陕西，但显然已经传到泉州，所以黎和尚能作赞以嘲之。由此可以推想，《临水平妖传》的情节也许会受到《感应传》的启迪。与讽诵佛经不同，可怜的非菜成哥以自己全部积蓄作孤注，自然是大失所望，便跳江自尽。《别记》则谓王小二正兴冲冲地去领美人，“忽起一阵大风，将彩船打翻，沉去水底”，王小二见人银皆空，遂投江而死。面对自己闯下的大祸，观音大士却不曾诈死，她起了恻隐之心，令将王小二游魂送至古田县刘家投胎，取名刘杞，又自咬指头，将一点佛血，去福州下渡陈昌家转世为女，取名陈靖姑，以配刘杞为妻，算是对王小二的一种报答。有趣的是，日后平妖除怪的陈靖姑，固由观音指头的佛血所造；而其所“平”之“妖”，竟亦由观音自身化变而来。原来，王小二洛阳江掷中观音，银丝沾于其髻，观音将这条白发拨落，投于江心，白丝化生一条白蛇，在古田临水洞潜修静养，自名大王婆婆，兴妖作怪。妖怪与神佛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观念，在《西游记》中已展现得十分充分，《临水平妖传》复大大加以发展，联系开头叙龟蛇二怪系北极玄天上帝自剖肠肚变化而成，可见白蛇精由观音白发化成，并非孤立的事件，小说作这样处理，是饶有深意的。

《临水平妖传》的情节，基本上按两条线索发展：一条是写陈靖姑如何入山学法，学得本领后如何为民除害，斩妖驱邪，以及她与刘杞两世相报的因缘纠葛；一条是写种种妖怪是如何勾结起来残害人民，并与陈靖姑死命作对，而陈靖姑与刘杞的婚姻及其由此产生的怀孕问题，又成了他们挟制报复陈靖姑的卑劣手段，从而将两条线索紧紧拧合在一起。

从第一条线索看，陈靖姑长成以后，容颜绝色，端庄不苟，早晚诵经礼佛。刘杞因逢开科之际，来福州入场，偶然因避雨来至陈昌家，得林八叔执伐，结为亲家。刘杞考中秀才，选罗源巡检，择吉日前来迎娶。奈靖姑曾立下誓愿，终身事佛，执意不愿嫁人，其父陈昌大怒，将她礼拜的观音神像扯落踏坏。观音知之，遣良女将靖姑引至闾山向许真人学法。许真人即许逊，江西南昌人，曾在庐山修炼，后率高徒到福州仓山，为民斩蛇除害、施药治病、抗旱祈霖、护妇保婴，受到人民的欢迎。或曰“闾山”即庐山之讹音，然小说中已将其写成道教圣地，原在福州龙潭壑，因近于都门，纷扰无宁，法主许真君便将闾山沉于江底，浮南台于江面，一般人皆不得其门而入。三年之中，陈靖姑有幸得法主传授，学成调电驱雷、呼风禱雨、缩地腾空、移山倒海、退病除瘟、斩妖拿鬼、炼骨成人、夺魂还体诸般术数；最后，法师拟再教扶胎、救产、保赤、佑童之法，靖姑却以“誓愿不嫁人，再学无益”为由，坚决不肯习学。这一意念上的错误，不想竟种下了导致日后不幸的根由。小说反复渲染靖姑学成拜辞法主的情景，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当她走至二十四步，又回头望之，法主便以手招回，吩咐曰：“只因尔不学扶胎救产、保赤佑童之术，转换尔回，俟几日回去，将学其

术，自然有用。”但靖姑仍以“弟子蒙师父如此传授，内中妙用多矣，岂在此四术乎”相拒，法主见其心似铁石，只好叮嘱她到二十四岁时，不可动法器、诵经书符，庶可补救于万一。

从第二条线索看，《临水平妖传》堪称是古老神怪模式的集大成者，被历来神怪小说写到过的精怪，诸如虎妖、猴怪、蛇怪、蜃怪、蜘蛛精、画怪，它都一一写到了，并且很有出色的笔墨。如写连江的蜃怪幻楼台，以登仙诱人的情景：

海口离岸半里之遥，果真现出一座楼台，又高又大，内现灯烛辉煌，亮光灿烂，上下结成五彩，二边玉栏杆，左右立着十数个沙弥，皆合手掌念佛，上面两边悬了两盏大琉璃灯，如日月之明，细听有笙箫鼓乐之音，栏杆内透出一条长桥，桥头搭着海口岸，两边亦有扶手栏杆，雕花金漆，又有旁边楼台，左右皆列奇花异草。

这原来是海中蜃鱼怪，将大口张开化作一座楼台，把舌头化作长桥，长须化作栏杆，两个头角化作奇峰仙石，一派绿须化作翠草绿苔，两只眼睛化作琉璃灯，两排牙齿化作小沙弥，鼻孔中呼吸的声音，合着水浪风声，如同笙箫鼓乐。当大众登桥入境之时，陈靖姑刺中蜃妖之喉，妖精负痛，急急收舌。先行登仙的老人，落在水中，霎时仙境全没，楼台杳然。想象力极为丰富。

《临水平妖传》还有以往小说不曾写过的妖怪，如乌山中变美色女子迷人，将其带至洞口，二石忽然合拢将人夹死的石夹怪；张坑山一坑川泽之浊气，因受日月之精华，混结而成的张坑鬼。其中尤以张坑鬼为群妖中的首恶，他先是结交豹头山中千年红毛猴丹霞大圣，迷惑往来男女。当日靖姑去闾山之时，曾被二妖拦住调戏，所以回来之后，首先收服了丹霞大圣，将其阉割以为奸淫之报，但仍给它自新之路，命回福州豹头山宿猿洞修养，自然得成正果。于此，小说特地说明道：“但今猴王庙雕塑，左猴王之像，右座一夫人之像……皆是丹霞大圣，非齐天大圣也。”这显然是针对尤侗《艮斋杂说》“福州人皆祀孙行者为家堂，又立齐天大圣庙”褚人获《坚瓠集》余集卷二引）及蒲松龄《聊斋志异·齐天大圣》载闽中大圣祠“猴首人身，盖齐天大圣孙悟空云”一类民间之讹传而发的。

丹霞大圣被收服以后，张坑鬼又去投靠那由观音白发变成的白蛇妖，死心塌地为其卖命。当靖姑初由闾山回家之时，闻知刘杞不因自己失踪改志，仍以终身不娶相守，不免有所感动，又经父母再三劝说，方答应待收服二妖后再嫁。张坑鬼于是趁刘杞因事路过临水洞时，将洞化为华屋，以会文为名，诱骗刘杞入内，让白蛇出来化为美貌少女，招刘杞为婿。刘杞宁死不从，备受折磨。当刘家派人到福州报信，请靖姑前来相救时，靖姑恰好正在别一家救人，以为是家人捏词催她回去行嫁，乃笑曰：“救人须要全功，吾在此两日，自然回去，何必如此哄骗？”陈昌只得亲自赶来，

骂曰：“尔这糊涂孽子，别人有灾难，来唤即去，自己亲夫现有倒吊之难，星夜使人赶来，尔竟置若罔闻！”靖姑不急回去救刘杞，固然是出于误会，但她这种先人后己的精神，终是十分可嘉的。当她救下刘杞之后，虽欲辞去，然因自己原先有过“收妖之后即与成亲，不用鼓乐花轿”之说，只得与之交拜成亲。

后来王延彬即位大闽国皇帝，宠幸皇后陈金凤，白蛇用张坑鬼之计，将陈金凤摄回洞中，自己则变了金凤模样占据长春宫，朝夕淫乐，并将三十六宫的宫娥打人冷宫，全部变成它的口中之食。因闻靖姑回到福州除妖，便装作心病，装痴撒娇要闽主取靖姑之心肝以补之。靖姑将计就计，将白蛇斩为三段，头段锁在白龙江之龙潭壑中，中段锁镇在开元寺铁佛殿古井中，尾段锁镇在七穿井中，又动用法术，将三十六具宫娥的白骨俱炼骨成人。闽主乃封靖姑为临水夫人，降旨古田地方官改临水洞为临水宫，三十六宫娥尽赐于靖姑为徒，又有陈、林、高、欧、阮、马、邹、李、曾、许等十位姊妹，夫人尽心教授正法，俱能捉妖除鬼，救难扶危。

其时靖姑恰已二十四岁，预知有大难临身，遵从师嘱，闭门不出。谁知福州天旱无雨，田苗枯焦，其堂兄陈守元求雨不灵，闽主发怒，要予重罚，便来苦求靖姑相助，于情义上实难推却。但靖姑已有三月胎孕，未便作法，便将胎孕脱下，寄存于喜桶内，这种将胎孕体外寄存的想法，大约是《临水平妖传》的发明，却颇有超前的科学意识。为了防止妖精乘机加害，她又用法术将屋化作一座莲花池，并再三叮嘱母亲，切不要开口说话，以防妖怪乘虚而入。一切安排定当，便来至白龙江边，布下萍坪草席，浮于水面，赶召行雨龙神，顷刻之间，便大雨倾盆。

不想张坑鬼偷偷解下锁于龙潭壑中的白蛇头段，闻知靖姑行法求雨，便来到陈家，小说写张坑鬼之骗葛氏的一段，极为细腻宛曲：

来至下渡，四处寻觅，并无陈昌之家，张坑鬼寻思道：“这又奇怪了！这里下渡乃是吾常行之处，人家之事，我皆尽知，怎么陈家寻不着呢？”又寻了半晌，左右前后，细细察看，明是这个所在。心中疑道：“陈家忽然没有，这里向来那有此池塘？”忽然醒悟道：“是了，陈靖姑用法遮掩了。”张坑鬼遂变一只喜雀，跳在莲蓬上，叫之不已。葛氏自女儿吩咐去后，闭门静坐，心中正闷，坐在灶前，只听得屋顶喜雀叫不住声，听了越加厌烦，忍不住口开声赶逐。张坑鬼见莲叶下有人声，知是陈夫人弄法；今既已看破，再看一看时，那里有甚么池塘？分明在屋瓦上跳舞。张坑鬼欢喜之极，遂向白蛇道：“娘娘你且在此等候，我偷拽他胎孕来，与你补养，食了以雪斩你之恨，以消作对之冤仇。”白蛇欢喜允之。张坑鬼遂变做一个村童，来到陈家敲门。葛氏自女儿去了，坐在家内，不敢言语，忽然听见外面有人扣门，乃出问曰：“外面是谁人？”应声道：“是我。”葛氏开门，见一小童，乃问道：“你何人？”张坑鬼笑曰：“你老人家目花了，就不认得我

了？我乃村前林三嫂之子，名叫魅哥便是。老院君认得么？”葛氏道：“原来就是林三嫂之子魅哥！你母亲那里去了，叫你来此何事？”张坑鬼道：“我娘在家。我今日放牛回来，口甚渴，特来问老院君讨一碗茶吃。”葛氏道：“茶却有，进来吃。”张坑鬼随葛氏进厅，忽见门后伏着一只猛虎，大惊叫道：“虎吓，虎吓！”葛氏道：“见鬼了，那里有虎？”张坑鬼道：“这不是虎么？”葛氏视之，见是粪斗，笑道：“此乃粪斗，就什么虎！”张坑鬼再看，果是一枝粪斗。又随葛氏走到灶前，忽见门后有一条大白花蟒蛇盘在地上，又惊叫：“好大蛇大蛇！”葛氏道：“那里有蛇？”张坑鬼道：“这不是蛇么？”葛氏视之，见一条草索，道：“这是草索，说什么蛇！”张坑鬼再视之，果是一条草索。又问道：“老院君对面乃九宫八卦图吓？”葛氏道：“对面是卧房，有什么九宫八卦图！”张坑鬼再看，果是卧房——陈夫人几件掩法之处，都被葛氏一一说破，俱现本相。

既写出了靖姑变化的本领，又将张坑鬼的狡猾和葛氏的憨厚，一一突现纸上。张坑鬼偷拽了靖姑的胎孕，将来给白蛇吃了，使正欲作法收席上岸的靖姑，忽然腹中胎毁，血往下崩，顷刻间精神四散，手足无力，眼看着白蛇与张坑鬼将法席拖沉水中，有法难施。

当此紧急关头，闾山许真君算知靖姑大难临身，即在地上拾了三个石蛋，向空中飞去，变成三只鸭母，从天飞下，攒入水中，分衔三角席墩，仍将席浮于水。靖姑此时沉而复浮，尽将污秽洗涤清静，精神复振，气力稍加。张坑鬼见势不妙，水遁而逃；白蛇则因身体不全，至古田交界地方，被靖姑赶上。靖姑将身骑在白蛇之首，腾空驾云，飞向临水，终因坠胎沉水，怒气填胸，寒浸五藏六腑，遭其产厄，乃坐白蛇之首，坐化而亡，卒年二十四岁。一点灵魂不昧，复至闾山，许真君道：“当年为师再三苦劝，你竟然逆师之意，不肯学习救产之术，故今二十四岁，有此大难。”靖姑乃恳求师父再教以救产保胎之术，抱送人间子嗣，并对天设誓：今日自遭产死，不能自救，今后不论路之远近，风天雨夜，有呼必应，救其产难，保护幼童，以补生前之憾。至今古田临水宫，有陈夫人肉身装成正道，坐压白蛇之头。下渡、乌石山，俱有行宫，诸物皆供，惟鸭不供，因感当日鸭母衔席之情。而为鸭母所衔之席，遗落江上，化作一浮洲，如席一角沉水之形，乃名鸭母洲。后人做诗云：

昔年求雨席还留，化作名江鸭母洲。

妖鬼投降难再出，甘霖时雨不须求。

陈靖姑是一位女性的英雄，她学得了调电驱雷、呼风祷雨、缩地腾空、移山倒海、退病除瘟、斩妖拿鬼、炼骨成人、夺魂还体种种法术，先后战胜了自然界各种害人的妖怪，拯救无辜，造福人民。她的最大的失误，在看轻了扶胎、救产、保赤、佑童之法，

以为诸法“妙用多矣，岂在此四术乎”，而拒绝学习。她能救困扶危，却不能自保，终于酿成了千古的悲剧。对于人类来说，这些看似普通的“法”“术”，关系到后代的顺利繁衍，对于作为女性的自己来说，更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自我防卫的手段。临水平妖的故事，正是古代人民重视妇幼保健的意识的曲折反映，也是神怪小说的新鲜主题。

文章道德龙虎风云

——兼谈董执谊的对联艺术

董 骏

清代以降，福州楹联高手辈出。民族英雄林则徐、《楹联丛话》编著者梁章钜，堪称翘楚。而《闽都别记》的整理编定者董执谊，也是楹联创作的高手。

谈及曾祖董公执谊的对联艺术，关于一幕“龙虎对”的趣谈往事又浮现眼前。

“文革”初期，笔者的二伯父、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董家遵先生，在广州“妙奇香”茶楼款待笔者堂兄弟。二伯谈锋甚健，他说此楼是当年毛主席和柳亚子“饮茶粤海未能忘”的处所。话题自然谈及毛主席的胸怀、雅量，及其诗词对仗艺术。于是他提起小时候祖父董执谊亲自教授他兄弟属对的趣事：先以单字“虎”对“龙”，增一字“猛虎”对“神龙”，继而“降猛虎”对“豢神龙”，而后“威降猛虎”对“术豢神龙”，再添一字以“奇威降猛虎”对“异术豢神龙”。“豢神龙”当然是指董氏始祖“董父”为舜帝“豢神龙”的传说）这样逐字递增，诸孙既懂得了董氏族姓起源传说，又尝到对对子的乐趣，无疑是一堂生动活泼而终生难忘的课。

那天我们初次领略岭南茶文化，品尝了二十余色雅致点心，美点佐茶，雅教沁心，其乐融融。二伯说：“龙”“虎”是中华文化中两大元素。在福州南后街祖居正厅祖父撰写的两副柱联中，有一副也是“龙虎对”。

文章首列举贤书，策擅天人不愧豢龙世族；

丰采共瞻强项吏，风生鞞毂独标卧虎威名。

上联指“独尊儒术”的汉朝大儒董仲舒，其“天人三策”奠定了两千年封建王朝天人一统的思想意识形态，影响深远。下联“强项吏”，指的是东汉光武帝（刘秀）时，皇姐湖阳公主纵容家奴行凶，当时已69岁，刚刚临危受命的洛阳令董宣，设计阻拦公主车驾，“叱奴下车，因格杀之”。听了公主一面之词的光武帝令董宣认罪。董宣“两手据地，终不肯俯”，从此赢得“卧虎”和“强项吏”的美名。

其实二伯当时谈到《易经》“云从龙，风从虎”等语，还有两层深意：一是乾卦九五这一爻“飞龙在天，大人造也”，风云际会，山雨欲来，是上九爻“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的先兆。二伯作为一名资深的历史学家，观“云”听“风”，提醒侄辈无论“文革”局势如何变化，宏观而言，中华文化和历史发展的大方向，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

其次，二伯还殷切勉励侄辈“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文言》“九五

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这是勉励我们在那个“读书无用”的年代，不放弃读书上进的传统，多亲近好学的师长“各从其类”，将来才能“飞龙在天”。

二伯谈到的祖居正厅的另一副柱联是：

祖泽世簪纓，物望首推明甲第；

帝廷资黼黻，史才长继晋春秋。

上联“明甲第”当指明代工部侍郎董应举，不畏权贵，整顿盐务，兴利抗患，政绩卓著。下联则特指春秋晋国太史董狐，正直不阿，“据事直书”“赵盾弑其君”，弘扬了难能可贵的史家传统，为孔子大加称赞。

在那个狂热的年代里，二伯以上介绍，从董仲舒、董宣、董应举、董狐这四位先贤的功绩中，其实明确地传递了这样一种传统价值观：知识分子“穷则独善其身”，独立思考，坚持正义广达则兼济天下”，献力献策，勤政爱民。

艺术上，这两联典实凝练，每一句表现一位先贤事迹，事功并举，可以说抓住了“神韵”。遣词恢弘雄劲，对仗工整。“文章”对“丰采”，“不愧”对“独标”，“豢龙”对“卧虎”，“簪纓”对“黼黻”，“物望”对“史才”，“明甲第”对“晋春秋”。朗读起悦耳，先贤“浩然正气”喷薄而出，如在眼前。

二伯董家遵建国前就是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并任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直至院系调整。此后虽改任历史系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其淡泊名利、敬贤爱才却始终称誉学术界。正因为如此，辞受国家科学院历史二所所长之聘的大学者陈寅恪，才长期乐于在董家遵主持的教研室工作。当年董家遵主持的教研室，苦心坚持严谨、求真的学术风气，恰恰是与董家以上柱联的精神是息息相通的。

撰写对联，是需要讲究区分场所的。正座院落的厅房呈中轴对称，旧时所谓堂堂正正，象征着宗族人伦长幼秩序。因此正厅悬挂对联的内容，往往是有关“进德立业”的，突出的是氏族文化血脉“一以贯之”的道德传承；而偏院花厅悬挂的对联则不同，大多是有关“修身养性”的。董氏故居外花厅遍植兰草，清幽雅致，方亭廊下鱼池锦鳞悠游，厅堂中曾悬有一副董执谊自撰的柱联：

廿载羨私居，苟有苟完，居处敢忘先圣训；

三楹成小筑，肯堂肯构，貽留犹望后人贤。

上联“苟有苟完”典故出自《论语·子路》：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朱熹注曰：“言其循序而不以欲速尽美累其心。”孔子认同居家理财应秉持的心态，即财产差不多也就够了，更多一点时算是完美了。孔子赞赏居室不求完美，绝不似道家“清心寡欲”、“无为”、“不争”的消极。董氏中举二十多年后接近晚年时才逐步完建此宅，他推崇的

是一种更注重精神追求，积极健康的人生价值观——人生易老，世事难长，不仅仅是华美居室、物质享受而已，能别有高尚的精神追求，何陋之有呢？

下联“肯堂肯构”语本《书经·大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构？原意是儿子连房屋的地基都不肯做，哪里还谈得上盖房子。后人反其意而用之，比喻子承父业。董执谊的父亲董道行（字炳章），举人，生前任台湾淡水厅学教谕，为台湾教育事业鞠躬尽瘁；而董执谊在海峡这边从事出版文化事业。他们坚守着同样的理想和信念，都对海峡文化有所建树，是子承父业的典范。

董氏故居的这些对联，在“文革”中无一例外地“销声匿迹”了。虽然外表的竹木形态，斑驳、腐烂、毁损，甚至灭失了，可是优秀的对联文化，却始终铭记在后人心里，熏陶和感召着人们，给思想以启迪，让人回味无穷。

董执谊与清代“同光诗派”领军人物陈衍，同是闽侯（今福州）古迹保存会发起人，参与修复福州周边自汉迄清古迹，曾主持“文庙”和“城隍庙”修复工作。这时期他也留下一些名胜楹联。比如城隍庙的一联：

为善必昌，为善不昌祖宗有余庆，殃尽则昌；
为恶必灭，为恶不灭祖宗有余德，德尽则灭。

典出《周易·坤卦·文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经董执谊化用原意重新撰写，把“为善必昌”“为恶必灭”提到句首，“殃尽则昌”“德尽则灭”放在句尾，强调人世间邪不压正。同时在韵脚上形成“昌、殃、昌，灭、德、灭”，如行军进行曲般的往复音节，如琅琅环佩，强化了语境表达的效果。别有深意的是，此联正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董执谊为当时城隍庙的一名认捐人代为撰写的。今天我们已不需要研究这副对联对福州的抗战军民，究竟起到了多少振奋士气的作用，因为八年后法西斯的彻底覆灭，就是“为恶必灭”的最好诠释。

福州是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当时很多受到良好教育的世家子弟，都踊跃地投身到海军队伍，而其中不少都在1884年中法马江海战中为国捐躯。董执谊的妹夫也在其中。董执谊为妹夫撰写的挽联是：

横海早枕戈，志蓄捐躯苦我无由慰弱妹；
还乡悲裹革，魂仍杀敌哭君更益怆吾亲。

上联是曾经“横海枕戈”“志蓄捐躯”希望借船政强国的理想，与中法海战惨败失败的对比。下联则是阴阳两隔，“还乡”、“哭君”与“魂仍杀敌”，悲情与梦幻的难舍纠缠。全联既有骨肉亲情的难舍，又有壮志杀敌的豪迈。“哀而不伤”，从黑暗中看到光明，这正是中国传统审美观的很好体现。

董执谊1903年撰写的挽恩师谢章铤先生的挽联：

饮食教诲待及门犹弟子；

文章道德在当世其先生。

董执谊作为当时大学者谢章铤（字枚如）先生的人室弟子，有幸能够追随谢师左右，耳提面命，亲聆教诲。因为儒家传统对弟子“直言无隐”，正是从日常饮食起居中，在这种朝夕相处如父子般的师生关系中，为师者言之谆谆，殷殷恳切，诲人不倦，言传身教无不是“无隐”的呈现。谢师勤奋好学、深思明辨的学术风格和敦厚谨肃、重情尚义的人格魅力，在“润物细无声”中，奠定了董执谊人生的方向。这是何其幸运啊！

此联对仗极其工整，如“饮食”对“文章”，“教诲”对“道德”，“及门”对“当世”，“弟子”对“先生”。全联以一种极其敬虔的语气，用貌似平白的文辞，表达对恩师感恩戴德和刻骨铭心的缅怀。以上两联不失为近代挽联的上乘之作。

对联具有游戏性，但是，绝不意味着对联只是一种文字游戏。董执谊曾自撰一联。联中巧用篆书大体对称特点，用玻璃制成双面透明可看的屏风，置于花厅。

卉木虫鱼，四时生意；

琴棋书画，一室古香。

这一联在文字形态上左右对称，音韵上平仄相谐，看似文字游戏，其中仍然深蕴着丰富的哲学内涵。上联是物质生命在“天人合一”中的观赏把玩，下联是精神心灵在艺术空间里的恣意遨游。既有儒家“生生不息”、“龙虎风云”，源自《周易》“天行健”的美学传统，又包容有道家“道法自然”，追求“淡兮无味”、“大音希声”的老庄古朴美学理想。事实上，对联能谐能庄，既是一种带游戏性的语言艺术，同时又具有文学的严肃性。人们既用联斗智游戏，也用联来抒情言志、评人论史、写景状物。这也许就是中国对联的本来面目，一种对立统一的特殊艺术形式。

女神陈靖姑

陈俊

陈靖姑出世

唐昭宗天复年间的那个阴云密布的黎明，泉州巡检宋忠先生因筹集不到建造洛阳桥的银两，工程被迫停工。宋先生忧心如焚，彻夜不眠，如痴如狂地在江边走来走去。

忽然，岸边群鸟争鸣、花木溢彩，天上愁云散尽，祥光万丈。与此同时，蓝天深处传来纯净的梵音，如歌如颂，天籁奏响之处，五朵洁白的祥云簇拥着一艘美丽的彩船，彩船翩然降落，最后落于波光粼粼的洛阳江江心之上，船头亭亭玉立着一位倾国倾城的绝色美女。如此恢弘壮丽的画面，如此美妙生动的音响效果，让宋大人惊愕万分。在他目瞪口呆发愣之时，清晰而柔和的福音传入他的耳中：“知你为民造桥，诚正尽心，特至江心相助，速叫王孙公子，持金银抛掷，掷中我者，我愿为其妻妾。所有掷空之银，助你造桥之用。”宋忠见此情景，明白是神佛化身相助，心中感恩不已，急忙命衙役广贴告示并鸣锣通告。

那些王孙公子、富家子弟得此消息，成群结队而来，几乎将洛阳江面塞满，人人都把银子抛掷。一时间，白银纷飞恰似飞雪随风，梨花乱舞，纷纷落入环绕在彩船周围的十几艘围船之中。一个半时辰过后，围船上约有白银百万两，正够建造三百六十五丈的洛阳桥。

这时，青年菜农王小二卖菜得了二分银子正要回家，见众人掷银如雨，一时心动，也从人缝中将银子掷去，恰好落于美女头上，众人喝问：“何人掷中？”王小二答：“是我！”有人不信，围观的人说：“仅仅二分碎银子，还有谁丢得起这份面子？不是他又是谁？”众人无话可说，一哄而散，江中仅剩那艘彩船。谁知忽然起了阵大风，打翻彩船，沉入江中。王小二很是想不开：“我王小二人银俱失，要命何用？不如与她同死。”冲动之下，纵身跳入江中。

那彩船上的美女正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观音菩萨佛

法无边，为何会被王小二掷中呢？

当时观音大士端坐船中，慧眼遥见九霄之外来了个人。谁？吕洞宾吕纯阳大仙。吕纯阳喜好恶作剧，观音大士知道他必然会化银来洒，所以让王小二掷中，以使众人散去，自己也借风隐去。待吕纯阳指石为银、变化为一翩翩少年来到江边时，只见烟波浩渺、江水空流。好胜的吕纯阳心有不甘，将银子望空而洒，观音大士尘拂一挥，起一阵清风，银子化作白尘倒吹回头，落在吕纯阳身上。吕纯阳扑打掉身上的白尘，但黏在半根头发上的银尘却怎么也拂不掉，吕纯阳将这半根头发拔下，丢入水中，此发变成一条大白蛇，往西北而去。观音菩萨在空中遥观知此白蛇必然为害百姓，就咬破指头，弹送一滴血到一户人家投胎为女，以收服此蛇。菩萨命金甲神保护此女，并命金甲神引王小二魂魄去转世，与弹血化身之女结为夫妇，以了掷中之缘。

话说福州南台下渡刘勋之妻朱氏，梦见一圣洁的白莲后得孕生子，取名杞莲。杞莲满月那天，刘勋被任命为古田县儒学教官（相当于当今县教育局长），他带上家眷上任去了。几乎与此同时，下渡陈昌之妻葛氏，梦吞红云后怀孕，产下一女孩，临盆之时，红光满堂、异香满室。陈昌先生为女儿取名靖姑，此时是唐天祐元年正月十五。

陈靖姑拒嫁

陈靖姑非同凡响，三岁即能念观音经咒，早晚都要在观音像前礼拜，常言“终身不嫁，奉养双亲”。靖姑七岁时，陈昌先生在自己家设馆，延请小舅子、明经贡士葛如川先生为师，教靖姑读书，堂侄陈守元伴读。

却说古田教官刘勋之子刘杞莲品格极优，且极聪明，但有个缺陷，是个哑巴，天生的。刘勋夫妇心焦如焚，遍访名医，却无法治愈。

一天晚上，刘勋看见金甲神从天而降，牵着小杞莲就往外走，刘勋急忙紧随其后，很快就来到一教馆学堂，这学堂仅有三人：一位塾师，一个男生，一个女生。那塾师是自己的老同学，刘勋正想上前去打招呼，只听见儿子欢天喜地地喊道：“啊，我终于找到你啦！”呀，铁树开花、枯藤发芽，哑巴的儿子开口说话啦！刘勋惊喜交集，只见儿子跑到女生的身边，两人如青梅竹马的小朋友般“攀讲”起来。小杞莲福州话、官话都说得很溜，会“双语”呢，是否还会说古田话？刘勋欣喜若狂，不由地笑出声来，这一笑不要紧，醒啦，原来是一场美梦。

不久，刘教官因公出差到了福州，听说老朋友葛如川在下渡陈家教书，就抽空去探望他。一走进教馆，见到其中情景与梦中所见毫无二致，细看男女二学生，正是梦中所见的二学童，心中不由地猛然一震。他匆匆地与老葛寒暄几句便告辞了。

回到公馆，刘勋即令家人赶回古田，带杞莲来福州调治，杞莲一到福州，老刘马上带他去下渡陈家学馆。杞莲一见到靖姑便高兴地叫起来：“老爸呀，这么好的地儿，怎么不早点带我来呢？”苍天呀，儿子会说话了呀，美梦成真了呀，老刘欣喜不已，但他按捺住激动的心情，不失威严地问道：“就送你到这里读书好吗？”小杞莲拍着手说：“那太好了！”

由于都是下渡老乡，老刘与陈家本就熟悉，陈家欢迎杞莲在陈家学堂学习。从此杞莲与靖姑、守元一起读书，逢年过节回去看望母亲。一天，母亲问杞莲：“皮厚厚罗，为什么见到靖姑就会说话了？”杞莲说：“见到靖姑我就像大梦初醒，与皮厚无关。”刘勋先生认定这是一桩奇缘，就托葛如川先生说媒，陈家父母也挺喜欢可爱的小杞莲的，欣然应允，但靖姑不肯，双方父母决定，待孩子长大后再议。六年过后，两个孩子都十三岁了，双方父母不管靖姑愿不愿意，定下姻亲，刘家也下了聘礼。这时，葛如川老师被任命为宁德巡检，上任去了，杞莲也回古田自学。三年后，刘杞莲考中贡元，为候补巡检。双方父母议定，让杞莲、靖姑成婚。

在那个喜气洋洋、姹紫嫣红的阳春三月，刘勋亲自带儿子迎娶靖姑，花轿吹吹打打地到了陈家。陈家热闹非凡——亲戚盈门、高朋满座，爆竹声声、鼓乐喧天。靖姑却不闻不问，只在佛前念经，任父母磨破嘴皮，就是不肯出去。将近中午，接亲的人一再催促，陈昌急得不得了，怒气冲冲地将观音像扯落，靖姑要去抢观音像，却被父母拖到大厅。突然，空中飞落一金杵，打伤陈昌夫妇，两人跌倒在地。待众人扶起二老，靖姑却不见了，众人找遍东西南北中，靖姑杳无影踪。

陈靖姑学法

靖姑人间蒸发，众亲友以为她逃婚，就跟陈昌商议：“她既不愿嫁，勉强无益，不如送还财礼，让刘家另择贤淑。”陈昌无话可说，刘勋犹豫不决，刘杞莲朗声说：“决无退还财礼之理，我等她回来！”众人问：“如果她终生不回呢？”杞莲回答得坚决：“我就终身不娶！”说罢，跟父亲回古田去了。

实际上靖姑是被金甲拽走的。当时金甲神见陈昌毁观音宝像，怒不可遏，落下金杵，将陈昌夫妇打倒在地，然后施法将靖姑带到山野之处。靖姑苏醒后，吃惊地问：“你是何人？为何绑架我？”金甲神说：“我是大士护法神，菩萨派我保护你的人身安全与合法权益。见到你不愿嫁到刘家，就把你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靖姑说：“倒不是我一定不愿嫁，我自幼在大士像前立下宏愿：先学习本领，为百姓做好事。学习期间不谈恋爱不嫁人。”金甲神说：“那你去闾山学法好吗？”靖姑说：“正合弟子之意，只不知闾山在何处？”金甲神说：“巧了，就在前面，你走到前山，自有人开门让你进去。”于是靖姑向前走去。

靖姑走到一块大岩石旁，突然有两人拦住她问：“小妹妹，你是哪儿的人，要到哪儿去呀？”靖姑说：“不要哥哥妹妹的，我是下渡陈靖姑，去闾山学法。”那两人说：“小妹，要学法何必去闾山，我二人的法术比闾山法术强一万倍，跟我们走吧。”说着，硬把靖姑拖走。金甲神在空中看见，大怒，扔下金杵，金杵变成飞龙扑向二人。二人放开靖姑，变作狰狞之鬼逃走。靖姑问：“这两人是什么妖孽？”金甲神说：“一个是长坑鬼，一个是挨拔鬼，常出来害人。”靖姑当即立下誓言：“待我学习毕业，一定收服两鬼，为民除害！”

话说闾山大法院的掌门人许真人不仅道行高深，而且正义无私，他说：“我们培养的是除暴安良的骨干，生源素质非常重要，非诚勿纳，不是诚正之人不准进门。”他命令左右二沙王把守法门。二沙王可了不得，全身长满了眼睛，上察天庭，下察地狱，中照人心，能分辨人的善恶，是很称职的警卫干部。法院的门卫制度很严，开关门的程序是这样的：先由二沙王仔细观察来人后，向许真人报告来人情况；许真人严格审查，大约一万人中只会录取一人；然后二沙王施展法力，悬崖峭壁出现法院的大门，学生进来后，门一关；又是峭壁悬崖，看之无缝，推之无轮。这门平均三十年一开，所以绝大多数慕名而来的考生，都只能望山兴叹了。

这天二沙王见一端庄诚正的女子来学法，他们用慧眼读懂了她的前世今生，就向真人报告。真人命令开门欢迎。靖姑当然不知道自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中最幸运的一个，她只知道许老师为人很好，不仅义务教育，还全免了食宿费用。许老师爱才呀，见靖姑悟性极高、闻一知十，就将最尖端的课程传授给她，比如召雷驱电、呼风唤雨、缩地腾云、移山倒海、斩妖捉鬼、去病除瘟等等。至于陈靖姑同学如何为百姓刻苦学习专业知识，就无须细说了。光阴荏苒，一晃三年过去了，陈靖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那天靖姑拜别老师回家，老师赠她一柄宝剑、一叠朱符，还命令黄、杨二太保在靖姑需要时，随时调天兵增援。

却说靖姑拜别师尊把家还，没走多远就有人跪在面前，哭着央求道：“求大法师剪除妖怪！”

陈靖姑收服丹霞

那人姓杨名世昌，江苏扬州人，原是一位搏击商海的小年轻，常往来湖广之间贩卖湖丝。世昌新近娶妻沈氏，新婚燕尔，夫妻感情甚好。然而婚后才三个月，他又得乘舟远行，非是商贾轻别离，实因生计所迫。自打烟花三月离扬州，眼见得春去夏来，又是三个月，光阴匆匆。杨世昌思念倚栏望郎的娇妻，一忙完生意上的事，便急匆匆赶回家，喜洋洋进得家门，却听见妻子与一男子在房中谈笑，世昌勃然大怒，推门进去责骂，反被那男子打了几巴掌。那人长得与世昌一模一样，说他是假

世昌，将他绑到官府。太守穆川先生虽清正廉明，也无法分辨真假，只得将两世昌收监，日后再审。晚上，假世昌遁回，对沈氏说：“穆太守已查明后来的那家伙是假世昌，将他治罪，放我回家。”沈氏信以为真。

第二天早上，禁子查监，见少了一个世昌，大惊，报与太守，太守派人查问，世昌的左邻右舍说：“昨晚见一世昌回家。”太守明白能遁回者必是妖怪，便放出真世昌，说：“妖人逃去你家，你若回家，必伤你性命。本府赠你白银五两，你去找个法术高明之人，捉拿此妖，以保性命。”世昌接过银两，拜谢知府，然后浪迹江湖，寻访降妖之人。然而降妖的高人几百年才会出现一个，还真不容易找。后来听说福州闾山传授正法，若能习得一二，定能收除此妖。于是世昌千里迢迢来到福州，但闾山无门可入。世昌心里苦啊，那天到灵官庙对着神像哭诉一番后在神案脚下睡着了，梦见神灵对他说：“下渡陈靖姑初出闾山，必能帮你除妖。”于是世昌在路边等候。

话说靖姑听世昌一番诉说后，给他三张朱符，交代他到扬州后焚化一张，自家门前焚化一张，余下一张放在身上作为护生符。靖姑说：“你速回扬州，我回家看望父母后即到你处降妖。”

靖姑急步流星赶回家中，拜见严父慈母。父亲生气地说：“你回来干什么？”靖姑哭了：“女儿被金甲神带去闾山学法，人得法院，无门可出，直到学法功成，方得回家，请父母大人饶恕女儿不孝之罪。”母亲泪流满面：“女儿去了三年，今日回来，怎么会不欢喜？只是我儿不从父母之命，拒婚逃走，我们颜面何存？”父亲说：“那天你走后，我们要退还财礼，刘家不肯收回，说要等你回来，刘家还时常来人探听你的消息，今天你回来了，他们要是再来迎娶，你再不上轿，叫我们怎么办？”靖姑说：“女儿愿嫁刘家，再不敢执拗，惟求再宽容数月，待女儿将几处妖怪收伏了，再嫁可否？”父亲说：“如果肯嫁，再迟一年半载又如何？”陈昌不等刘家来人，先遣守元往古田报讯：“靖姑已回，半年后择吉来娶。”刘家父子欣喜地答应了。

靖姑安顿好家中诸事，数日后，用传说中的高科技手段——缩地法，一下子来到扬州。杨世昌已于前一日到达，并已烧化了朱符。世界真奇妙，朱符真有效，朱符令众神前来接应。靖姑执剑入房，妖怪变一赤毛猴持铁棒与靖姑对抗，被靖姑打得落花流水、落荒而逃。靖姑放一道神光，将妖怪罩住，众神将上前将妖捉住。此妖是千年猴精，名丹霞。

陈靖姑收服山育

靖姑要宰了这野猴子，丹霞叫道：“丹霞愿归正道，饶我性命吧！”靖姑心善，见这猴子苦苦哀求，便放下宝剑说：“上天有好生之德，念你有千年道行，可助我灭妖，今饶你死罪，活罪难免。”说罢，命众神把它阉了。然后靖姑带丹霞回福州，安置在

宿猿洞，听候调遣。

却说旗山有一白面母老虎，感西方太白之精气而成胎，后生一女婴。母老虎一看：这丑小虎怎么这么丑啊，一点也不像我，不要不要啦。

再说西河边有个樵夫，姓江名业。那天江业到旗山砍柴时，听见婴儿哭声，便循声找去，见一婴孩被弃于草中。江心生恻隐，将她抱回家中抚养。江业未娶妻，他既当爹又当妈，可不容易了。那“丑小虎”渐渐长成小美女，江业给她起名叫“山育”。

山育十五岁时，江业故去，山育起初以纺织度日，二十岁时变坏了，外出游荡，找机会吃人。一天路经一村庄，一户人家有三姐妹，父母亲到福州城里打工，一个月才回来一次，这三个留守儿童分别是八岁、六岁、三岁。山育将自己改扮一番，前去敲门。“谁呀？”大姐问。“我是你们外婆呀。”仨孩子从未见过外婆，平时见其他家孩子常有外婆来看他们，老羡慕了，今天自己的外婆终于来了，三姐妹欢天喜地地打开门，嘻嘻哈哈可高兴了。玩了一阵子，老大、老二去厨房煮好一桌饭菜，请外婆吃。到了晚上，小妹跟外婆一起睡。

半夜里，静悄悄的，睡在另一张床上的两个姐姐听到外婆口中咯咯作响，就问：“外婆，你吃什么呢？”山育说：“我嗑瓜子呢。”老大、老二起床向外婆要瓜子：“我也要吃嘛。”山育递过去，两人接过来一看，是人的手指头，老大急忙拉着老二往厨房跑去。山育问：“小乖乖，去哪里？”老大说：“去煮点心给外婆吃呀。”两人去厨房烧了一大碗油，想去泼虎外婆，虎外婆不见了。

山育在几个村子里吃了人，村民们提高了警惕，并准备了打虎器械等着她，山育就跑到旗山偏僻的地方，等候过往单身行人。那天有个书生去福州考试，途经旗山山口，山育变成一猛虎站立在那边，站着的老虎可比趴着的老虎更吓人，那书生魂飞魄散，瘫软在地。

却说靖姑时刻牢记“收服长坑、挨拔二鬼，为民除害”的铮铮誓言，在扬州收服丹霞回福州后，到处找长坑、挨拔二鬼。这天她正在空中瞭望，见旗山谷口有虎精要吃人，急落下地来，举剑就砍。那虎张牙舞爪，扑向靖姑。靖姑往旁边一闪，扔出捆妖绳，绑住老虎。老虎又变成山育，靖姑令护法神把山育捉来。江山育跪在地上哭诉道：“我是苦命人哪，旗山虎生我不养我，是西河江老爸饥一顿饱一顿地把我抚养大呀。我既是老虎生的，本性要吃人嘛，不能全怪我呀。如今我愿皈依门下，我就改吃素吧。你要早一年收了我，我还不吃人呢。”靖姑又好气又好笑：“这么说是我的不对了，护法神，你有何看法？”护法神说：“此虎系感太白之气而生，若归正，尚可。”山育忙说：“我愿归正，只救人不吃人。”

陈靖姑收伏石夹二女

靖姑见她态度不错，很诚恳嘛，决定化害为利，命她为护法。山育可高兴啦，叫靖姑姐姐，靖姑笑道：“我比你还小一岁呢”。从此二人姐妹相称。以后山育成了著名的虎奶一极其善良的虎外婆，救活了无数的天花患儿，此处不表。

靖姑收伏山育后，又去找长坑、挨拔二鬼。那天她站在于山九日台上眺望，发现乌山上隐隐飘忽着妖气。于是靖姑装扮成一儒雅书生，去乌山探个究竟。

那夜月白风清、山色空蒙。靖姑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在乌山上悠闲信步。只见二女子笑吟吟地携手而来，靖姑定睛一瞧，果然是妖孽，便问道：“两位小娘子为何在这幽僻之处夜游呢？”二女答：“我家就在山上住，春色恼人眠不得，出来步月散怀，公子干吗呢？”靖姑答：“‘城里三山千层阁，夜间双塔万枝灯’，良宵美景，不可辜负。故此踏月吟诗，一抒胸臆。”二女说：“‘晚凉上乌山，置酒凌霄台’，请公子到寒舍小酌，以助诗兴如何？”靖姑说：“如此甚好。”便跟着二女子到了凌霄台。凌霄台畔有一精致小屋，然而在靖姑法眼里，这是个妖雾迷蒙的石洞。

进门后，二女说：“此处甚暗，我们来扶你吧。”这是二妖的惯用手法：伸手把人抓住，然后他们变成两石头，把人生生夹扁，喝他的血。靖姑见二女伸手，便施出拔山法力将两手拿住。二女见势不妙，脱身逃去，靖姑手中只抓住两石块。靖姑知道二女是石头精，便拔剑发出神光，紧追不舍。这山洞洞中有洞，曲曲弯弯，一直延伸到城外的豹头山。靖姑调出宿猿洞的丹霞，命令他变为石匠，见到奇岩怪石，便狠狠凿打。一路凿打薛老峰前，有人形双石并联，丹霞凿打时，石头流出血来。突然双石变成两女子，各执短斧，丹霞现出本相，持铁棒力敌二女。靖姑将剑一指，二女跌倒，跪在地上求饶，说道：“我姐妹原为一体，被雷电震作两片，我们上受日月精华，下钟三山灵气，化为二女。早想改邪归正，苦于无门堪投。今幸遇仙师，愿为奴婢，听候调遣。”靖姑道：“既改邪归正，即为姐妹，你们仍在乌山修炼，但须毁掉原洞，另觅清净住处。”二女领命而去。

灭蜘蛛精

这边靖姑打发丹霞回洞，自己又执著地去找长坑、挨拔二鬼。在路上，听说水口岩角有神仙度人，已有人超凡脱尘，当神仙去了。靖姑问道：“那些人中有回来的吗？”被问的人都笑她没见识：“小姑娘太年轻啦，不懂事，哪里有当了神仙还回来的呢？”靖姑心中暗叫“不好”，急忙赶到岩角。到山顶一看，对面山岩上、林木间挂满锦绣银帘，光天耀日，美妙无比；通往对面的道上，金绣铺途，笙歌曼妙，果真是令人心驰神往的神仙境界。

靖姑正在观察，有一队求仙之人由一老伯领头，来到岩角。靖姑正要阻拦，老伯已踏进金绣，靖姑急忙呼来劲风，把后面的人刮回十几步远。那边老伯已被金绣包成一团，靖姑冲上前去，用剑划破金绣，将老伯拖回。

那老伯遍体如火烧汤浇一般，气息奄奄。靖姑含一口水喷将过去，将毒气喷净，并追回元神，老伯起死回生。然后靖姑对那些吓得呆若木鸡的求仙之人说：“你们赶快护送老伯下山。”众人慌慌张张地下山去了。

靖姑目送众人安全下山后，急转回头再跑上山顶，只看见对面几座荒山，疏林衰草，哪里还有什么“神仙境界”？勇靖姑，明知山有妖，偏向妖山行，斗志昂扬地仗剑前行，寻觅妖精。走过一大岩石时，石后突然奔出一青衣女子，将一银球向靖姑掷来。银球散开为网，将靖姑网住。靖姑有法不能施，有剑不能舞。那妖喝道：“你何方人氏，敢来破老娘之法？”靖姑不搭理它，只将手指咬破，从网眼中向外弹一滴血，这滴血变成一阵血云直冲云霄。王、杨二太保见血云腾空，知靖姑有难，即刻率天兵赶到，攻破毒网，救出靖姑。那妖怪放出满天乱丝缠绊天兵，靖姑飞剑放出三昧真火，乱丝顷刻间灰飞烟灭。那妖精变成千千万万只小蜘蛛漫天盖地地乱咬天兵，靖姑骂一声“小样的”，呼一阵旋风，小蜘蛛卷成一团，变成一只巨大无比的蜘蛛，天兵奋勇砍杀，灭了这个人精。然后靖姑焚烧妖巢、驱散毒雾，还岩角一片清净世界、朗朗乾坤。靖姑谢过二太保，二太保收兵退去。

靖姑灭了蜘蛛精后，又去寻找长坑、挨拔二鬼。在寻找二鬼的途中，靖姑处处为百姓去病驱邪，除妖灭怪，不知不觉半年过去了。父亲陈昌派人找到她，命她即刻回家。

靖姑回到家里，刚巧古田刘家派人送来迎娶日单（日程表），吉期就在十日之内，陈昌夫妇应允，靖姑也无法再推托。陈家正要打发刘家来人去古田回复，突然有一人撞门而入，求靖姑去收除一大妖怪。靖姑的父母急了：“女儿即日就要出阁，不敢从命。”那人一听，也急了，跪在地上哀哭不起。靖姑心中不忍，说道：“嫁期迟些不妨，救难迟了可不得了。”父母说：“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婚期，说得出口呀！刘家来人就在这里，有能耐你自己说去。”靖姑真诚地对刘家来说：“我去除妖，往返不过十几天，一回到家，不必另择吉日，也不用来接，我自己到古田去。”刘家来人不肯不依，只得回古田报信去了。

这边靖姑对那人说：“依叔别哭了，请把情况说明，我们好定对策。”那人说：“哦我是长乐人，名吴善。儿子外出做生意时，儿媳被鬼迷了，这鬼有时赤发双角，有时变为白面书生，每天晚上，它把儿媳挟走，第二天早上送回。我曾叫贱内与几个亲眷围护儿媳，贱内与亲眷都被妖气所侵，个个卧床不起。儿子回来后，怒不可遏，持钢刀要与恶鬼拼命，却被恶鬼暗算，如今手弯脚屈，动弹不得。命在旦夕，却无药可

医。我也曾请道士和尚驱鬼，道士和尚反被鬼捉弄，奔逃而去。那鬼说它是挨拔山大王，法力无边，谁也不怕。只怕下渡陈靖姑”

智灭挨拔鬼

靖姑一听是挨拔鬼作恶，义愤填膺地说：“奴家三年前就发誓要灭此恶鬼，正满世界找它呢。”

当时，邪恶的挨拔鬼弄残吴善的儿子三都后，越发猖狂，就住在吴善家。靖姑大师为避免伤及无辜，制定了智灭恶鬼的方略。她叫吴善尽快回家，并要如此这般。吴善走后，靖姑召来石夹二女，对他们进行紧急培训，将正法正术传授给他们，然后同她们一起去长乐。

吴善到家后不久，靖姑她们也到了。吴善已按靖姑的吩咐，叫妻子教儿媳潘氏骗鬼去。潘氏对鬼说：“我有个表妹，崇拜大王神通广大，是大王的粉丝呢。很想一睹大王的风采。”挨拔鬼大喜。靖姑带着二女进去，劈头盖脸地厉声问道：“还有一个长坑鬼哪里去了？”这一问气势逼鬼，鬼大吃一惊：“表妹怎么知道它？”靖姑说：“三年前，你同长坑鬼想迷下渡陈靖姑，被金甲神打跑，记得么？”鬼认出了靖姑，知道斗不过她，便想劫持潘氏为人质，二女抢先一步，把潘氏带走了。鬼气急败坏，现出原形与靖姑对打。靖姑诈败，边打边退到城外山后。鬼见到潘氏坐在岩谷里，两旁站着石夹二女，就跑过去要把三人都抓住。它刚钻入谷口，二女变成两块岩石把鬼夹住了。石夹二女本来就是厉害的角色，又得靖姑传授正法，更了不得了。挨拔鬼凄厉地鬼哭狼嚎：“任你杀，任你剐，这夹罪难受啊。”靖姑笑道：“二位贤妹，它知道我们夹刑的厉害了，放开它吧。”两石岩立即分开变回二女。鬼已被夹扁了，靖姑过去砍下鬼头，并将它碎尸万段。众人发现，这鬼是半男女。

靖姑回到吴善家，给三都及家眷去除了妖气，众人立马又活蹦乱跳的了。惟有潘氏去除妖气后，如大梦初醒，羞愧难当。她不想活了，拒绝进食，卧床不起。靖姑说：“她这是心病，心病还需心药医。”于是吴善全家人轮番劝解潘氏：“你被鬼迷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不是你的错嘛。”三都说：“大家都知道那鬼是半男女，是鬼中的太监。你要是饿死了，岂不辜负你公公的跪门之请，也辜负了法师姑娘的灭鬼之恩。”靖姑与二女也对潘氏进行心理辅导，潘氏的心情慢慢平静了，开始喝一些稀粥。靖姑告诉吴善：“你儿媳七日后便可复元。”吴善恳请靖姑再留七日，靖姑答应了。

第三天早晨，突然有一个人火烧火燎地跑进吴善家对靖姑说：“三天前，古田刘教谕之子刘杞莲被临水洞蛇精拿去，倒吊洞中，危在旦夕。土地公化作一老者到刘家报讯，还说只有靖姑姑能救杞莲。”靖姑以为这是家人为骗她回去成亲，编造这

个故事，笑道：“救人需救彻，再过三四天我自会回去，何必七哄八骗。”无论来人怎么说，靖姑都不肯回去。

又过一天，陈昌与刘勋气喘吁吁地赶到吴善家，陈昌大骂靖姑：“别人有难，你即刻去解救，自己丈夫有倒悬之难，你坐视不管，是何道理？”靖姑这才相信杞莲果真遇难，她进去对二女说：“二位妹妹在此照顾潘氏，待她病愈后，你们自回乌山去，愚姐去也。”说着，靖姑用土遁法哧溜一下到古田去了。陈昌在外边催靖姑：“靖姑快出来，一同赶路。”二女说：“老爸哎，姐姐早到古田了。”刘教谕问：“她怎么去的古田？”二女答：“她用土遁法去。”教谕又问：“什么是土遁法？”二女说：“这是高科技说了您老人家也不明白。”说实在的，在下也不明白。

靖姑救夫

当年吕纯阳大仙的半根白发落人洛阳江中，变一白蛇往西北而去，隐藏在古田临水洞，修炼了二十年。

现如今，蛇精将洞穴变成华屋大厦，令人生畏的森森白蛇变成一性感迷人的美貌女子，专门引诱男子作老公。每当她引诱来下一个男子后，就把前任老公吞进肚子，如此不断重复，既确保不当寡妇，又保证有足够的食粮，一举两得。这蛇精还能诗会文，遇着才貌双全的男子，便不吃掉，留着陪她饮酒吟诗，以丰富精神生活。

回头说那长坑、挨拔二鬼，它们知道靖姑学法回来要找它们算账，“惹不起，咱躲得起”，它们逃离福州，到长乐作祟去了。那天两鬼因争迷一女子，大打出手，长坑鬼干脆把那女子杀了，然后跑到古田去。长坑鬼见临水洞白蛇精法术高强，便去投靠它。蛇精命它去抓美男子。鬼很尽力，找来几个，但是蛇精都不满意，骂长坑鬼无能，说如果再弄不来才貌双全的极品，就赶它出去。

长坑鬼急了，四处打探，得知刘教谕之子刘杞莲才貌极佳，因有文魁星护佑，鬼不能进屋拽他。那天杞莲去朋友家吟诗作文，天黑时才回家。鬼变成一仆人，在路上拦住杞莲：“刘少相公，我家老爷命老奴在此恭候，要借相公文章一阅。”然后不由分说，把杞莲拖进临水洞——当然看起来是富贵人家的房子。到了大厅，鬼说：“少相公在此等候，文章先借给老爷看。”说着，把文章抢走，拿进去给蛇精看。蛇精一看，果有子建之才；再看看立在大厅的杞莲，若玉树临风且有宋玉之貌。蛇精大喜，命鬼出去说道：“老爷看了相公的文章，称羨不已。老爷有一千金，才貌双绝，愿招相公为姑爷，今夜成就花烛。”杞莲心想这也太离谱了吧，转身就往外走。鬼拦住他说：“来得去不得。”将杞莲拖进后厅。杞莲见蛇精变得美女衣着华丽，以为真是宦门千金，便施礼道：“刘某已有原配，不敢从命，恕罪，恕罪。”蛇精说：“你要命便从，不要命便不从。”杞莲誓死不从。蛇精大怒，命令鬼将杞莲头朝地、脚朝天倒悬在树

上，然后命令鬼去说服他。三天过去了，杞莲心如铁坚、毫不动摇。鬼不耐烦了，要杀杞莲，蛇精说：“再容他一天。”又过了一天，那鬼手执明晃晃的板斧，说道：“再不从，砍了！”杞莲说：“要杀便杀，何必多言。”

接下去的情景与电视剧里常见的套路有些雷同：鬼举起斧头就要劈下去，突然天崩地裂一声巨响，靖姑带着丹霞杀进洞来。鬼慌忙丢下斧头跑进去向蛇精报告，然后自己从洞后流泉里逃走。

蛇精变成三头六臂，执刀剑杀出，靖姑命丹霞边抵抗边引蛇出洞。自己跑进洞中，将杞莲从树上解下，负于背上，再用绳连腰绑住，然后举剑杀出。蛇精变出几百蛇兵，将靖姑、丹霞围团，黄、杨二太保率天兵赶到，内外夹攻，把蛇兵杀尽。蛇精喷出毒气，黑气遮天盖地。靖姑放出一道雄黄阵，蛇毒立消，雄黄冲入蛇脑。蛇精大败，变成一发丝人水而没。

大战告捷，黄、杨二太保收回天兵，丹霞回归宿猿洞，靖姑背着杞莲回到刘家。

靖姑成亲

当时刘教谕尚未到家，夫人朱氏将靖姑接到内厅房，两人小心翼翼地把杞莲放在长凳上。可怜文弱的刘杞莲被倒悬三天，全身麻木、奄奄一息。朱氏失声痛哭：“娇儿啊，贤媳千难万难教你回来，你却要走了，把贤媳的功劳都丢到水里去了。”靖姑劝道：“婆婆别担心，儿媳自会起死回生。”靖姑取水一碗，喷尽邪气，夺回元神，杞莲即刻神清智明、筋舒骨活，能下地行走了。朱氏大喜：“媳妇呀，你真是活神仙呀！”

靖姑圆满完成任务，就要回福州去，朱氏拦住她：“你不是刘家的媳妇呀，你是刘家的大恩人！恩人没进门便罢，既然来了，哪有半句话没说就走的道理？不要说什么未过门的媳妇留不得，你有言在先：‘自行过来，不用去接。’如果没说过这话，那就不敢留你了，如果说了，无论如何也要屈留贤媳了。”老太太和颜悦色，轻声细语，却绵里藏针，厉害着呢。靖姑无言以对，只得留下。

三天后，刘勋、陈昌都到了，见杞莲安然无恙，不胜之喜，两人商议道：“不必再挑日子了，明天就让他们成亲。”次日，刘杞莲与陈靖姑拜堂成亲。

就在这时，闽王王审知发下文凭（委任状），任命刘杞莲为罗源巡检，几天后刘巡检带着靖姑上任去了。刘巡检为官清正廉洁，又得靖姑鼎力相助，破了许多疑难大案，靖姑也顺便灭了许多凶恶狡猾的妖魔鬼怪。在与妖怪作斗争的过程中，靖姑结识了两位志同道合的姐妹——林九娘与李三娘。

再说长坑鬼由洞后逃走，在水里遇见蛇精，两坏蛋同去福州长坑山长坑洞栖身，继续作恶。到了后唐庄宗同光三年十二月，闽王王审知病薨，长子王延翰自称

大闽国王，后被其弟王延钧诛杀。延钧改名璘，即帝位，封陈金凤为正宫皇后。长坑鬼潜入宫中将陈金凤迷倒拽出，白蛇变成陈金凤，将三十六宫娥禁于冷宫。

陈靖姑暂时还不知晓长坑鬼与白蛇精犯下的新罪行，只是她的夫君觉得，当年在闽王王审知的英明领导下，工作开展得得心应手，现如今，干正事处处有险阻，于是心灰意冷，告病归隐，带了家眷回到古田家中。林九娘与李三娘也跟靖姑回古田，陈靖姑将临水洞装修了一番，前为法堂，后为梳妆楼。三姐妹在临水洞内朝夕谈经说法。

一天，靖姑的父亲陈先生染病不起，派人叫靖姑回到下渡陈家为父治病，于是靖姑回到福州。那天夜里，靖姑望见城内宫苑上空妖气弥漫，决定待父亲病愈后，即去探个究竟。长坑鬼听说靖姑回福州娘家，就潜入宫中报告白蛇。白蛇虽然害怕靖姑，但舍不得离开皇宫，于是心生一计：它假装得了严重的心绞痛，百药莫治，呻吟地对王璘说：“臣妾的心都痛烂了，须用别人的心来补，昨夜梦见神人告诉臣妾，臣妾的心乃上智之心，惟有下渡陈靖姑的心可用。”王璘昏庸啊，竟然相信妖言，他命令地方官宣靖姑进宫。此时靖姑已知道白蛇在宫中作恶，心里说：“我正要去找它，它倒先来找我，正好将计就计。”于是，她跟着地方官进入皇宫。

展示两百多年前的闽中风情画卷 ——评林蔚文《福建乡土文学的 瑰宝—— 闽都别记 解读》

黄文山

最近，林蔚文研究员出版了《福建乡土文学的瑰宝—— 闽都别记 解读》一书。《闽都别记》是福州方言区家喻户晓的一部乡土文学名著，也是二百年前一部用通俗文学语言绘就的闽中风情画卷。由于它独具特色的乡土文学创作风格和浓郁的民俗文化色彩，后人都把它视为展现福建乡土文学和民俗文化的瑰宝。然而，由于时光的流逝，《闽都别记》记述当年的那些民间故事和风土人情，已渐不为现代人所知。因此，长期以来，海内外学术界乃至民间大众，都希望能有一本解读《闽都别记》的专著问世。福建一些有心的文化人也曾先后做过尝试，但都因各种原因无果而终。林蔚文先生长期从事福建民俗文化研究，成果颇丰，对这部二百多年来一直在闽中地区广泛流传并产生重大影响的民间传奇小说，自然十分关注。《福建乡土文学的瑰宝—— 闽都别记 解读》便是他历近十年研究考证的结晶。加之他此前出版的《福建民俗》和《福建民间动物神灵信仰》，堪称福建民俗研究三部曲。

《闽都别记》大约成书于清代乾嘉年间，即1736年至1820年前后。全书共400回，约一百五十多万字，是福建历史上流传至今篇幅最长的传奇小说之一。该书的作者署名“里人何求”，但究竟是谁，众说纷纭，无从详考，抑或是一些文人集体编著而成，亦未可知。一般认为，《闽都别记》是清代福州地区的说书人在根据福建历史故事，以及福州等地民间传说、野史和社会掌故、习俗等加以综合演绎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一本传奇话本小说。因为在小说成书之前，书中的有关内容或章节已在当地说书人之间流传，市井百姓亦耳熟能详。所以《闽都别记》一诞生，即受到广大民众尤其是生活在社会低层的市井百姓的欢迎。两百多年间，其在福州方言区的影响至今不衰。时至今日，许多民间老人对书中描述的故事和人物仍津津乐道，足见其生命力之旺盛。

作为一部颇具特色的民间文学作品，《闽都别记》的内容十分庞杂，但又充满浓郁的乡土文化色彩。最初印行此书的董执谊氏在跋文中这样写道：“其书合于正史及别史载记者各十之三，野说居其四焉。以福州方言叙闽中佚事，且多引俚谚俗腔，复详于名胜古迹，文词典故，多沿袭小说家者言。虽属稗官，未始非吾闽文献之卮助，博奕犹贤，不可废也。”这种评论大致上是恰当的。

《闽都别记》以福州东山榴花洞传说为开篇，时间联贯汉、唐、五代、宋、元、明，迄于清初，前后凡二千余年。其叙述内容纷繁杂乱，其间虽掺杂有正史、别史、野史传说等各种线索，但因大小故事随意穿插拼凑一起，且年代时间也常有颠倒错误，因此最初给人只是“别记”、传说的感觉，这些都反映了其源于早期民间说本的真实面貌。但从全书总体内容看，其以福建古代历史为大背景的写法仍隐约可见。该书最大的特色，就是保留了为数众多的闽中乃至福建各地的民风民俗和乡土文化内涵。特别是唐宋以来闽中等地的风土人情、地方掌故、民间传说、趣闻逸事以及俚谚俗语等等，在该书中几乎俯拾皆是。其如各种年节习俗、婚嫁习俗、丧葬习俗、祈雨之俗、戏班戏俗、饮食习俗、迎神赛会、烧火炮、卜卦、看风水、科举教育等市井风情；观音、八仙、土地、五帝、城隍诸鬼神信仰；蛇神、蛙神、鸡神、虎神、狐精、山精、木客、猴神、树精等自然界各种动植物精怪的传说信仰；道教、佛教信仰及蛊毒巫术等，都尽入书中。此外，福建的畲族、旗人和水上疍民的生活习俗和场景，在书中也有描述。除了贯穿全书主线的陈靖姑传说外，还有开篇及结尾的榴花洞传说，在闽中民间至今仍广为流传的郑唐传说、罗隐传说、缺哥望小姐传说、荔枝换绛桃传说、沉东京浮福建传说、急避巷传说、柳七娘造罗星塔传说等等，都在书中穿插贯通，引人入胜。各种俚谚俗语和方言，如“鼓楼前拾柴配”、“拆观音堂补五帝庙”、“小庙鬼未见大猪头”以及“车车转”、“铁铁硬”、“活跳跳”等等，更是充满浓烈的福州地方生活情趣。而至今依然保留的闽中许多地名，如南台、洪塘、祭酒岭、钱塘巷、鸭姆洲、泛船浦、番鬼巷等，以及鼓楼前、中亭街等等在书行中皆历历可见。至于杉木行、鱼市街、丝绒店、布店、药店、炭店、典当、钱庄以及手执摇铃走街串巷的牙医等诸行杂作，都一一入画，构成一幅如诗如歌而又生动无比的闽都风情风俗画。由于书中大量使用福州方言土语，再通过民众熟悉的地名古迹，穿插历史故事，附会民间传说，描写闽中等地的社会生活，使全书透现出一股浓郁的地方乡土文化色彩和市井生活气息。如此气息浓厚的民风民俗，在迄今所见的福建地方文献资料中，难有与之媲美的，这些都是《闽都别记》的重要价值所在。

作为福建民间乡土文学的瑰宝，厦门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傅衣凌先生生前在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的《闽都别记》作序时，已充分肯定了该书的乡土文化特色和民俗学、民间文学的价值，指出书中的有关记述，值得民俗学家、语言学家以及研究福建地方史和文学史的学者参考和研究。

自《闽都别记》问世两百余年间，社会上许多不同文化层次的人，虽然对这部长篇传奇小说很感兴趣，但是真正究其根源、对其开展系统研究的专著几乎没有。近现代一些文学或史学研究者叙其本事也只大多停留在摘取资料和采摭论据的层面上，对全书进行全面深入探讨的研究成果并未见到。《福建乡土文学的瑰宝——

《闽都别记 解读》的出版，可以说填补了这一空白。该书26万字，共分8章，分别为：《闽都别记》与陈靖姑传说信仰；《闽都别记》与民间神仙鬼怪信仰；《闽都别记》与民间年节习俗；《闽都别记》与民间其他习俗；《闽都别记》与闽人的海外交往；《闽都别记》与闽中民间传说；《闽都别记》与闽中方言、熟语和歌谣；总结篇：福建乡土文学的瑰宝。

在这本书中，著者披沙拣金、芟芜举要，从《闽都别记》最具价值的乡土文学故事传说和民俗文化这一主题入手，逐一加以编排和分类，继而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和论证，从而较全面地阐述解读了《闽都别记》描述的闽中等地的社会文化面貌，为读者展现了汉唐以来闽中中等地丰富多彩的乡土文化和风土人情，展示了一幅幅两百多年前闽中社会鲜活的市井风情画卷。

本书引述资料丰赡，论证严谨，条分缕析，针线绵密。作者以较多的篇幅考证汉唐以来闽中中等地民间的陈靖姑信仰、神仙鬼怪信仰、民间佛道信仰习俗、年节习俗、婚丧嫁娶等人生礼俗、海外交往风俗以及畚民、蛋民风情习俗等。除此之外，对于闽中中等地广为流传的有关民间传说以及方言、俚谚、俗语等乡土文学内容，也专门做了论述。所有这些，都力求在旁征博引各种资料的基础上，比较全面、准确地复原两百多年前《闽都别记》所描绘的闽中等地的民俗风情。当然，这一专题研究存在很大的难度，尤其要比较全面、客观和准确地论证和解读当时的乡土文化和民俗风情，确有不少困难和障碍需要加以逾越，这就需要研究者的潜心研究和执著的勇气。

福建古称海滨邹鲁之乡，闽地山川毓秀，地灵人杰，人才辈出。许多久居异国他乡的游子，对故乡的风土人情充满难以铭状的眷恋之情。一声乡音，一碗“鼎边糊”，都可以勾起游子浓浓的乡愁和乡恋。而对绚丽多彩的八闽乡土文学和民俗风情的研究和介绍，也能牵引出许许多多真挚流淌的乡情。这种汨汨流淌的乡情，对于离乡日久的游子而言，是血浓于水的同胞情谊，更是一种对故乡挥之不去的思念。因此该书的出版，对海内外闽文化交流活动，对传播乡土文化和沟通乡情方面，也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福建民俗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福建乡土文学的瑰宝》对其做了深入的考证和评析，因此这本书的学术价值已超出解读《闽都别记》自身。

重视方言小说的研究。

——以《闽都别记》为例

王枝忠 杨式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学研究事业挣脱以前各种严重的束缚，以飞跃式的速度展开。古代文学中的小说研究似乎可以算是这方面的缩影和典型，所取得的成绩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其中研究领域的极大扩展，研究视野的迅猛扩张，应该是其最突出的表现之一，诸如《金瓶梅》一类长期被划为研究禁区的作品（其中不乏极有价值者）的解禁，甚至颇有争说的味道，都是有目共睹、应给予大书特书一笔的；域外汉文小说的发掘、搜集与研究热潮的兴起，可以说是古代小说研究繁荣和深化的又一个标志。不过反思过往，也还有不尽如人意处，还有一些至今被遗忘的角落，方言小说的研究也许可以算得上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类吧。

中华民族中的汉文化生活圈，由于历史、地理、人种以及长期形成的文化民俗的原因，不但出现了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历史和现状，尤其体现在虽然同用一种文字（特别是秦朝推行“书同文”国策以来一直是这样），但语言则“百花齐放”，有的差异甚至不可以道里计，这种情况在广大的南方地域尤为突出。于是乎在这些方言区产生的文学艺术创作就烙上了明显的地域语言文化的印记，一些方言小说（含大量使用方言表述的小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问世的。据我所知，这些小说的数量不会很少，其中也颇有具备相当学术价值之作。但是，现在对于这些方言小说研究的现状，差不多可以用“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来形容。

当然，平心而论，方言小说研究出现目前这种几乎无人问津的局面，主要“责任”还在于这种小说本身与生俱来的致命的不足和缺陷。这些方言小说（或大量使用方言表述的小说），由于其虽用汉字，却只是用它来表方音，而不表示该汉字本身所蕴涵的意义，或其所表达的意义只在很小的地域范围内为大家所共知，而且它们都无例外地大量使用只有当地人才熟悉的俗语、俚词、民谚、民谣和典故，这样一来就使得能读懂这种表达方式的意思又掌握其中所表现出的当地风俗民情的读者，基本上就是长期生活在这个方言区的人，所以它的传播就受到极大的限制，也使得其研究者就不能不局限在从事古代小说研究而又能读懂这些作品的这样一个极其狭小的人群里。

原载《福建文史》2010年第3期。

而当前学术界令人痛心疾首的不良风气更使这类小说的研究雪上加霜。近年来学术研究中追逐所谓名著效应的弊病愈演愈烈，即便研究那些被认为是二三流的作品，哪怕实际上很有必要也研究得很出色，但在当前已被严重扭曲的学术价值评价体系面前，永罩覆盆之中没有出头之日，而研究者要评职称、要拿奖、要得到不得不追逐的名利，还有谁甘坐冷板凳甚至“自取灭亡”呢！那么比所谓二三流的作品更不入法家、权威之眼，研究起来实际难度更大的方言小说，又会有谁去问津呢！以至于到现在为止恐怕没有哪一位古代小说研究者能比较准确地说出历史上曾经有过多少这类小说，就算比较为人熟知的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何典》，本专业研究者读过或者说翻过的，我敢断言：“多乎哉？不多也。”而像《闽都别记》这样一些用流行区域十分狭小的方言写作的小说，恐怕连听说过该书名的研究者都寥寥无几了。

我要说，这是不公正的，也是有损于古代小说研究事业的。

首先，仅从目前接触到的不多几部方言小说来看，其价值是不容低估的。前面提到的《海上花列传》、《何典》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在，足可说明这一点。本文拟着重以就是在其流传地域也对绝大多数人是陌生的《闽都别记》为个案来说明加强对它们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闽都别记》全书长达401回，一百多万字；是一部诞生于福州地区重要的民间传奇小说，真实反映了古代当地下层民众的生活。小说以周朴的“双峰梦”为始初线索，此后情节的派生便沿着周、吴两个家庭的盛衰展开。但整部小说没有中心人物贯穿始终，而是用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故事联缀成篇，中间时而掺入叙述福州名胜古迹和民间传说故事的段落。在我看来，这实在是一部难得一见的奇书。它奇在哪里呢？有这么几个方面可以说说。

一、它的回目众多，长达401回；而且篇幅很长，最新的统计是共有一百五十几万字。这是我国古代小说里面最长的一部，无论是四大名著、第几奇书之类的，都没有它的篇幅长。这难道不是它奇特的一点么？

二、它所涉及的时间跨度在古代小说甚至现当代小说中都是最长的。此书所述故事特别是历史故事有大致明确年代的，如果从书中提到何氏九兄弟在于山修炼得道的汉代算起，到本书第370回写到耿王府前一对石狮，说“此石狮迨至乾隆年间，移至西门街万寿宫头门。今大王府前，只遗二石狮座尚在”，审其语气，似即在乾隆间或其后的嘉庆年间，这似乎是本书最晚的年代记载了，则时间跨度至少有一千几百年；即便从故事正式开始的唐末黄巢起义算到乾隆年间，也已经有八九百年了。

三、它创造了古代小说中采摭民间传说、民间故事之最。此书是福州地区民间

故事的渊藪，它写到了陈靖姑、郑唐、罗隐这些当地民众耳熟能详的民间传说，其中陈靖姑由人上升为神，至今在这些地区乃至在港台由福州移居过去的民众中都拥有广泛的信众。此书还写到了诸如罗星塔、渡鸡口、吉庇巷、祭酒岭、宦贵（番鬼）巷等一大批具有既生动有趣又富有深厚文化内涵的地名由来的故事；它还写到了“缺哥望小姐”、“荔枝换绛桃”等至今在福州的其他文艺形式，如闽剧中，仍盛行不衰的凄婉动人的经典之作。

四、本书通过发生在福建尤其是福州方言地域内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的描写，保留了当地各种各样的民风民俗和乡土文化。诸如各种年节习俗、婚嫁习俗、丧葬习俗、祈雨之俗、戏班戏俗、饮食习俗、迎神赛会、烧火炮、卜卦、看风水、科举教育等市井风情，无不在书中得到充分生动的反映。因此，《闽都别记》可以称得上本地区民间民俗宗教文化的百科全书。

五、此书的语言以福州方言与浅近文言相结合，叙事写人过程中大量采用生动的方言、俚词、熟语和歌谣，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作者既有较深厚的文言基本功，又大量掌握本地民众生活中富有浓厚乡土气息、鲜活风趣的口语，故表述过程中信手拈来，都是那么准确、恰当，从而使得各种故事情节更加生动有趣。这类例子在书中真是俯拾皆是：如“车车转（团团转）”、“铁铁硬（非常坚硬）”、“活跳跳（生命鲜活、旺盛）”等，今天当地人口谈中还在用；就是像“鼓楼前拾柴配”、“看见枇杷叶（思念家母舅）”、“牛虻压厝脊”等其他方言区人读起来味同嚼蜡的熟语，至今也仍然为当地民众所熟悉；此外，书里不止一处引用的《月光光》等民歌童谣，也传达出了浓浓乡土味和鲜活的生活气息。

还有一点同样非常难得，即它始终围绕福州这样一座闽中最重要的城市，描写发生在这里的人和事；即便偶尔涉及其他地区，也要么是福州地区人和事的延伸，要么活动在这类故事中的人物本身实为福州地区人。质言之，它是不折不扣专写福州这个城市的故事的小说。

至于说从文学的角度来评价，我以为也是不容忽视的。它也像《儒林外史》一样，并没有连贯全书的主要人物和中心事件，而是事件与人物俱起，事件又与人物俱逝。不过，书中有些形象的刻画颇见功力，个性鲜明，有相当的审美价值。其中作者最用心良苦，在全书中所占篇幅也最长（约有全书的八分之一）的是陈靖姑的故事。它通过对生活中实有的人物事迹的挖掘，和对流传在这里的许多神话、传说的整合，细腻地叙述了这位女性由人到神的前世、今生的系列故事，使这一人物形象显得比较丰满，性格相当鲜明。原来独立流传的福州乌山宿猿洞猴精传说，经加工改造后也成了先是因为作恶被陈靖姑降伏，后改邪归正为她鞍前马后效力的丹霞大圣，它虽不能与大名鼎鼎的齐天大圣孙悟空相提并论，但也刻画得相当成功。

就是这样一些较简短的故事，也不乏精彩片段。如第4回、第5回写周启文和吴青娘这一对青年男女因避战乱相遇于东山榴花洞，在其中吟诗作对，情趣高雅，相恋相爱又不及于乱，显得那么清新脱俗；第280回前后写明代当地闻人郑唐风流倜傥，性诙谐，喜戏谑，也生动之致。

总而言之，《闽都别记》的确是一部难得的奇书，是我们福建福州乡土文化当中的瑰宝，也是一部值得注意的小说。只可惜现在被尘土所埋，还没有刮垢磨光，亟待有尽可能多的人关注它、研究它。让我感到比较欣慰的是林蔚文教授在2004年出版了一本《福建乡土文学的瑰宝——闽都别记解读》，从多个角度对本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它更多的是从民俗角度，而不是从文学、文化的角度进行阐释，算不得关于该书的文学研究。一般性的介绍文章或勉强可归入研究范畴的论文，在其问世以来大约两百多年间（说详后），也总共不过二三十篇，实在是可怜之极啊！而且由于文献资料匮乏、一些研究者缺乏应有的严谨、审慎态度，资料引用和表述比较随意，差错明显，又使得此书的研究出现恶性循环，以致于时至今日，关于其作者、成书情况、版本流传这些古代小说研究的基本情况，都没有谁能说得清楚。

就说作者吧。早在清宣统三年（1911年）该书由福州当地耆宿董执谊氏油印出版、随又石印再版时，董氏就在其《跋》中说：“闽都别记……署里人何求纂，其人不可考。”后来的论者则据字面，或解释为：“里人，本里之人，即闽都福州人；何求，何必求，不必知道他是谁。”笔者与一些人则认为：“这部书第7回曾提到一首诗，说到‘吾宗伯仲九神仙，修炼斯山汉代年’，所以说这个作者似乎应该是姓何。”同样注意到这首诗并认同作者有可能为何姓的至少有傅依凌、刘敬扬等人，刘先生更认为“可初步得出《闽都别记》作者‘里人何求’，实乃长期寓居闽县，热心乡梓公益事业，且家境殷富之福清龙田人何际速”的结论。但近日又有人提出：“关于此书作者，先生（按指董执谊）推断，不只一人。但究竟如何署名妥当，却斟酌多时。后来先生初刊本书时，确定署‘里人何求纂’。”这样一来，就连“里人何求”为某一人的笔名这一判断也否定了，更不用说他到底姓甚名谁了。

再说版本。自董氏1911年油印本出，此后不论是石印本、铅印本或者2004年最新出版的上下两册本，都是以董氏本为底本，倒是简单清晰的。但是，董氏油印

陈庆元.福建文学发展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489~490.

王枝忠.怎样读《闽都别记》.东南周末讲坛选粹.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9:374.

刘敬扬.《闽都别记》成书时间及作者初探.福建文史,2007,2.

董骏.董执谊:三坊七巷文化的传承者.福州日报,2007-8-15(13).

本、石印本之前该书的流传情况如何，就不甚了了。有谓此书“向无刻本，辗转沿抄”，也就是说成书后到董氏油印本问世之间相当一段时间里一直是手抄本的形式传播，而且“讹脱殊甚”。有的则言之凿凿地记载它在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就有了刻印本，但没有介绍版本的具体情况，也没有说明此说的出处和依据。不过若将成书时间定为“约在乾嘉之际或更后些”，那么，嘉庆二十五年此书就有了刻印本，也在情理之中。但董氏竟然没有看到这个刻本，而且似乎一点线索都不知道，又让人感到不可思议；而且目前也确实还没有能够找到佐证此说的有力证据，也未见有关于何人、何处收藏有此次刻本的任何线索。

与作者、版本紧密相关并互为因果的是关于此书的成书方面，同样是混沌一片。自董执谊氏首倡此书“殆编以讲演，陆续成帙”说以来，许多人都持“这部书是把地方上说书者所使用为数较多的说话本，择要联缀而成”的看法，并推测：“大约最初出于福州说书艺人，不断增补，先后参与整理编纂的也可能不止一人，次数不止一次。”笔者和一些人则认为：“当地说书人绝对编不出现在这样一部《闽都别记》来，哪怕是一群说书人也不行”，因为该书种种内证都说明“《闽都别记》的作者是曾得到过良好的文化教育，又长期浸淫于文史典籍的饱学之士，还是极为留心福州地区历史与现状的硕儒名宿”。但是不是以一个人为主，经他人修饰、润色，或竟有续写，则不得而知了。至于成书年代，刘敬扬先生根据此书银钱折合的记载，考证其“成书时间不妨可先定为乾隆中期至嘉庆中期”，再证以前面所引王府石狮的年代说明，我们认为大多数研究者将成书时间定为“约在乾嘉之际或更后些”，应该与实际情况较为接近。但也有的人提出，它“最早联缀成书的时间当在光绪十年以后”，也就是说，直到1884年甚至更晚才完成。另外，在成书以后到第一次付刻之间有没有以手抄本方式流传、有几个手抄本、其与祖本的关系如何等等，目前同样无法给出准确、唯一的答案。有人说董氏本之前“仅有传抄本而分藏于福州府城

刘敬扬.《闽都别记》成书时间及作者初探.福建文史,2007:2.

林蔚文.福建乡土文学的瑰宝——《闽都别记》解读.福州:海风出版社,2004:1.

徐吾行.关于《闽都别记》之版本、刊行和编纂者及其年代等问题初探;郭天源:文献史料研究丛刊(第一辑).福州:福建地图出版社,1988:115.

陈庆元.福建教育发展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490.

王枝忠,杨式榕:论《闽都别记》作者的传统文化修养——《闽都别记》作者蠡测之一.厦门教育学院学报(综合版),2007,3.

刘敬扬.《闽都别记》成书时间及作者初探.福建文史,2007,2.

徐吾行:关于《闽都别记》之版本、刊行和编纂者及其年代等问题初探//郭天源:文献史料研究丛刊(第一辑).福州:福建地图出版社,1988:115.

内外各大家，如城内宫巷林家、光禄坊刘家以及闽县螺洲乡陈家，即是。此各家所收藏的内容有何不同则不得而知”，但“可以确信，董执谊未将此书付印之前，曾从上述各大家借到不同的传抄本加以整理”。可目前同样既未见其中任何一种，甚至都不能肯定是不是真的以之为底本加以整理。

以上关于《闽都别记》研究价值与其目前研究现状的简略介绍，即它虽然极值得注意，但不论是作者、成书情况、版本流传的文献资料都既匮乏又错讹、矛盾严重的情况，可以让我们窥豹一斑地了解方言小说目前处于怎样的窘境！在这里提出，也是意在呼吁学术界同仁都来重视方言小说的研究。当务之急是加强这类小说现存状况的调查和原始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如得一些有志于此的研究力量加盟，假以时日，相信一定会有可喜的变化和丰厚的回报！

徐吾行：关于《闽都别记》之版本、刊行和编纂者及其年代等问题初探//郭天源：文献史料研究丛刊（第一辑）。福州：福建地图出版社，1988：115。

《闽都别记》带你穿越闽越文化历史时空

雷戎

福州乃至福建，没有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可以像《闽都别记》一样，能如此忠实全面地呈现东南地区民俗文化的面貌。福建民间文学的另一部重要作品——《榴花梦》虽是我国最长的一部文学作品，但十几年前才正式出版。从这个意义来说，任何时候出版《闽都别记》，都是福州人的一次文化盛宴。后人视之为福建乡土文学和民俗文化的瑰宝，乃实至名归。

从清朝乾嘉年间开始出现《闽都别记》的雏形起，至今已经两百多年。而《闽都别记》的雏形，可查的是当时福州民间说书艺人根据唐末黄巢入闽至清雍正年间的历史故事，以及福州等地的民间传说、社会习俗、风情掌故等，加以杂揉综合而成的一种话本。福州地区深厚独特的文化底蕴是《闽都别记》萌芽的土壤，而那些市井黎民则是《闽都别记》得以扎根生长的强大的民间基础。《闽都别记》以文字形式流传至今，始终盛行不衰，这部具有浓郁的福州地方特色的图书，深受福州方言地区广大读者的喜爱。这种喜爱，即使远到闽中地区也能感受得到。稍微上了一些年纪的福州人，都能随口说出一些《闽都别记》里面的精彩故事：陈靖姑的传说、缺哥望小姐的故事、荔枝换绛桃的传说等等。这些传说都是福州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闽都别记》全书凡四百零一回，章回体，一百五十余万言，为福建历史上民间传奇小说的鸿篇巨制。它被誉为福州版的《聊斋志异》、福州版的《封神榜》、福州版的《西游记》是丝毫不算过分，甚至于其中的一些情节，即是对经典文学原著的引用和改写。《闽都别记》中的“白莲教”、“偷桃”、“天宫”等情节和《聊斋志异》里的都是风格极为相似的，有改写改编的成分在内。这部巨著全景式地描述了福州地区的社会生活，记录大量的神话传说、风尚掌故、生活习俗、俚语俗谚、方言歌谣、民间信仰和名胜古迹等，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

提及《闽都别记》，董执谊先生是一个无法绕过去的历史存在。他是最早的《闽都别记》的出版者，来自于福州三坊七巷。董执谊为《闽都别记》的付梓付出了巨大的心血。《闽都别记》直至清末都没有印本行世，只有几种不同时期的抄本藏于福州世家。董执谊从螺洲陈家、宫巷林家、光禄坊刘家借得珍藏抄本，并对照参考家藏善本及地方正史、别史以及民间的说书话本，对此书全面精心整理、点校、勘误、

补充、润饰部分字句，最后请人抄正作为定本。宣统辛亥年（1911年），油印本《闽都别记》正式问世，当时只油印了25套。这个版本可以说是以后各种版本的滥觞。其时上海商务印书馆以大洋50元的价格，从董执谊处购得该书的版权，计划修订后付印。后可能考虑到《闽都别记》的读者范围太过于狭窄，最终放弃出版。在民国时期，《闽都别记》又历经数次出版，版本较多，主要也都是福建本地印刷发行，如1927年福州南台建业石印社的石印本，1946年福州三山书店以万国出版社名义出版的铅印本，等等。

董执谊在《闽都别记》跋中述及：“其书合于正史及别史载记者各十之三，野说居其四焉。以福州方言叙闽中佚事，且引俚谚俗腔，复详于名胜古迹，文词典故，多沿袭小说家者言。虽属稗官，未始非吾闽文献之厄助，博弈犹贤，不可废也。”对《闽都别记》的历史价值是充分肯定的。书中的故事有正史，如黄巢入闽、闽王开边、郑和下西洋、郑成功抗清、耿精忠叛乱等，都是与史相符，这是“十之三”。而郑唐、陈靖姑、罗隐、柳七娘的民间传说故事就是“居其四”的民间传说了。而这些民间传说，以其生动笔触，让福州的文化史又显得更加生意盎然。至今尤存的福州地名祭酒岭、钱塘巷、洪塘，也无处不在《闽都别记》中出现。

1987年，距离董执谊出版《闽都别记》后的第76个年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组织专家学者，以董执谊之藕根斋印本为底本，参详诸版本，进行点校整理、校勘勘误后再行出版。著名历史学家傅衣凌先生撰写了前言，他对《闽都别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傅先生认为，《闽都别记》保存有大量的福建（主要是福州地区）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和谣谚，这种口头文学，值得民俗学家、语言学家以及研究福建地方史者和文学史者参考。

乌石山双峰梦演绎《闽都别记》故事

林壁符

福州别称闽都，闽都即福州。明代有《闽都记》，清代有《闽都别记》。里人何求的一百二十余万字的章回小说《闽都别记》记录了福州大量的民间传说、历史故事、地方掌故、风俗习惯、名胜古迹、俚谣俗谚以及方言土语等等，是研究福建地方史和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的重要资料。书中许多地名至今依然存在，可游、可悟、可考，令人倍感亲切。乌石山双峰梦就是其中之一。

乌石山位于福州市鼓楼区西南隅。全山方圆约五十公顷，最高海拔86米，体量居福州城内“三山”之首。山上巉岩怪石嶙峋，古树林木蓊郁，寺观亭榭众多，摩崖题刻琳琅满目，自唐代以来一直为闽省著名的旅游胜地。双峰梦在乌石山绝顶峰邻露台（今福建省气象台）东南向。从石天岩西南洞口沿石径西行约二十米，可见这里别有洞天，两块巨岩紧靠形成宽二十多米、高七八米的石团，仿佛一对坐姿情人紧紧依偎在一起，长相厮守，亿万年来一直沉醉在梦幻之中。生长在缝隙处的古榕树，枝繁叶茂，仿佛庇荫着双峰恋人，为他们遮阳挡雨。两石之间前半部腾空拱起，形成洞穴，约十八平方米。洞顶有邵嘉民谓宾署名的摩崖题刻“双峰梦”三字，楷书，字径38厘米，赫然醒目。洞外险坡，仅有两米多宽的石径可供游客通行。道旁为安全起见围以石栏铁链。

双峰梦东侧的“石天岩”，以石为天，由三块大石鼎立撑起一块周长约五十米、厚八米的巨石，状若正在航行的大船；巨石下天然洞穴，可容纳三四十人；石门天造地设，洞顶门额“石天”为明代题刻。双峰梦西侧的“天秀岩”，由五六块分裂的大岩石层层叠加，形成上下二十多米长的石串斜挂在岩壁上，岌岌可危而千年不坠，游人无不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天秀岩上的龟蛙石，巨岩表面如龟背裂纹，伸出长长的脖子，龟头与似在崖边仰首上爬的石蛙紧靠，仿佛在窃窃私语，一股亲昵劲惟妙惟肖。双峰梦南侧为“福字坪”，原有宋大儒朱熹晦翁摩崖题刻大“福”字，字径约四米多，与鼓山大“寿”字遥相呼应，向世人展示有福之州的大福大寿、福寿齐全。双峰梦北侧还有金刚迹、桃石、李石、邻霄石等。乌石山三十六奇景中，巉岩怪石约占一半。山上诸多奇石，相传是远古时代女娲补天遗下的“百炼石”，有宋代诗人李弥逊诗句“女娲补天余，坠此百炼石”为证。

双峰梦占女娲百炼石灵气，唐代就建有佛寺，名“双峰寺”。双峰岩洞穴为双峰

寺所用。唐代福建观察使李瓚立“双峰寺”额。双峰岩顶上方十多米远处的邻霄台侧，原有一座“刚显庙”祀吴兴处士周太朴。《闽都别记》第1回就以《周太朴幻人双峰梦，僧懒安预知三世缘》开篇；第400回以《建吉屋许氏大团圆，现精气归结双峰梦》结尾；中间第240回为《万国图赠寻亲归舍，双峰梦觉度眷登仙》。双峰梦的“梦”字，指的是周处士太朴生前在乌石山双峰寺作了一个奇梦，竟预知自己及子孙三代后事。

据传，周朴，字太朴，原籍江淮吴兴（今江苏宜兴），唐末诗人。他看不惯官场腐败而不仕，四处游山玩水，因迷恋福州风景名胜，隐于乌石山僧寺。他借方丈室而居，不饮酒吃荤，与神光寺僧灵观、双峰寺僧懒安为方外之交，过往甚密。周朴性喜吟诗，尤尚苦涩。每逢景物，搜奇抉思，日落忘返。苟得一联一句，欣然自乐。有次在野外遇到一位背柴火的老头，追上去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厉声说：“我得到了”。吓得老头丢弃薪火甩开胳膊撒腿就跑。刚好碰上巡逻警卒，以为老头是小偷，逮着讯问。朴慢慢走上前告诉巡警：“刚才见他负薪，因而得了诗句”，巡警才放了老头。其诗句为：“子孙何处闲为客，松柏被人伐作薪。”另外还有一次，福州一儒士以朴执著诗句有意要戏弄，骑在驴背上等朴路过时以帽子掩头大声吟诵周朴诗句：“禹力不到处，河声流向东”。朴闻之紧跟其后，儒士赶驴快走，头也不回。跑了几里路才追上，朴告诉说：“我的诗句‘河声流向西’，何来流向东？”儒士笑而不答。闽中传为茶余饭后笑料，不知福州刮东南风，河水声音顺风势，“流向东”不符合客观规律，反以为朴迂腐。周朴在双峰寺作奇梦的当天上午，暮春晴霁，他带着儿子启文闲游乌石山，诗兴发作，接连题了好几首。先至天王崎南涧寺，见岩壁上有安文头陀题刻：“客至不点茶，相看淡如水；白云深谷中，稳坐浮生里”，即向和尚借出笔砚，向粉墙上题诗云：“万里重山绕福州，南横一道见溪流。天边飞鸟东西没，尘里行人早晚休。晓日春山当大海，连云老壑对高楼。那堪望断他乡目，只此萧骚自白头。”随后游神光寺，登神光塔顶，在尾层塔门上又题八句：“良匠用材为塔了，神光寺建得高名。风云会处千寻出，日月中时八面明。海水旋流倭国野，天文方载福州城。相轮顶上望浮世，尘里人心应总平。”诗句中“得高名”，指的应是唐宣宗皇帝赐“神光寺”名，并赐神光寺额。朴送还神光寺笔砚后信步上山，过天台桥、蟠桃坞、天章台、霹雳岩、华严岩、般若台、石天、向阳峰诸景，同启文坐于薛老峰亭下歇息片刻，又于亭壁上题了一首：“薛老峰头三个字，须知此与石齐生。直教截断苍苔色，浮世人齐看始明。”后遂同刚赶到的懒安步至双峰寺内，在方丈室吃茶后，因疲倦向小和尚借出藤枕，就长凳上便睡，作起“奇梦”。懒安解梦，周朴不以为然。到斋堂午膳后，各散坐庭前，见有五彩大蝴蝶在花丛中飞舞，皆羨而玩之。忽至一黄雀将蝴蝶啄去，周朴忙掷茶杯喊叫：“被你啄去，再梦不成矣。”随即取笔于双峰寺墙壁题蝴蝶诗云：

“夜宿花阴日舞晴，寻芳作队体轻盈。可怜黄雀啄将去，从此庄周梦不成。”懒安联想周朴奇梦情景，知为诗讖，怵甚，不敢明言。不出所料，过没多久，周朴即被黄巢所杀。

唐末黄巢农民起义，几十万大军从广东经漳州、泉州杀向福州。榕城百姓纷纷逃往乡间，懒安等众人屡劝周朴渐去远避。朴执意留下，曰：“我绝不作缩头乌龟，专等贼到来骂他退兵”。自个继续在乌石山游玩，此乃“非惊贼寇何须避，不尽家山总要游”。俟到农民军进入福州，周朴单身前往中军见黄巢，劝其及早回头，改邪归正。巢曰：“念你儒士，孤且不杀你，投孤帐下必有重用。”朴厉声曰：“吾尚不仕天子，安能从贼。”巢怒，令左右推出斩之。朴受缚，骂不绝口：“逆贼，我生不能啖汝肉，死必做厉鬼杀汝的头。”卒将周朴推出帐前一刀砍去，头首落地，并无点血；稍后，喉管中突出一道白膏喷黄巢帐内。黄巢失色，暗思：“孤自兴兵以来杀人无数，从未见此崛强白血之士，恐非吉祥之兆；闽中有此奇异烈士，军马不可久驻，早些去罢。”遂下令前军即行，后军明日相继退出。因此农民军至福州只两日，全军向北而去。农民军夜过七巷，黄巢命军士熄灭火把，并出告示安民，不惊扰百姓。传说福州“安民巷”因此而名。

周朴骂贼不屈，喷白血惊走巢军，救却无数生灵。乡人感恩戴德，遂在乌石山建庙祀之。拂如氏挽周处士诗云：“心存忠义岂能更，视死如归总要行。骂贼捐躯自古有，满腔白血独先生。”庙建于邻霄台侧薛老峰旁，祀唐吴兴处士周朴，附祀神光寺僧灵观及侯官县令、双峰寺法主薛逢，称“三贤祠”。双峰寺亦设“三贤堂”祀周朴、僧懒安、观察使李瓚。

据郭柏苍《乌石山志》载，三贤祠自唐至宋香火不灭，延至宋绍兴年间，丞相张浚谪宦福州，将游双峰寺，梦一僧与一金紫人及白袍士来谒。翌日登山，见祠中三像容貌如梦中模样，异之。叹息朴死后三百年，未有庙额，乃上书朝廷，敕号“刚显”。重修三贤祠，易名“刚显庙”。郡人郑昂作《刚显庙记》并诗。诗云：“公昔稳居乌石岗，老观禅师同道场……葺祠为庙饰栋梁，普与州人奉肴觞。我作诗铭刻其傍，千万亿载死不亡。”明代，邵嘉民谓宾在双峰岩洞顶摩崖题刻“双峰梦”，同时题刻的还有“岩居川观”、“石团”等，表达游人对周朴的怀念与崇敬，以及对乌石奇观的赞美。万历年间，郡人徐撤搜集编辑周朴诗一卷，名《周太朴集》。清康熙十三年，重建刚显庙。道光年间，郭柏苍增修《周太朴集》重印。双峰寺及刚显庙最后圯于何时，未见史志记载。江苏宜兴周处士庙，至今仍存。

2009年整修乌石山风景区，摘录周朴《游天王崎南润寺》诗中“晓日春山当大海，连云古堞对高楼”句，由书法家方松峰书写，刻于天皇岭石牌坊，作为景区东大门的楹联。

闽史话闽王

——《闽都别记》中闽王王审知形象

黄世鼎

王审知，字信通，河南光州固始人，生于唐咸通壬午年（862）。他在统一八闽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故在其兄王潮去世后继任威武军节度使。后王审知又被唐王朝加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唐昭宗天复元年（901）春，一日课期，王审知亲临九仙山（于山）书院，考试各生文艺毕，步上鳌顶峰，游目骋怀：“见那万峰一碧，周围环绕，数道长江屈曲濛旋，将福州城池包裹当心，乃天下之第一江山。惟惜城垣卑狭，主不胜宾，遂欲改造州城。”扩建城池决心已定，回衙后“随令管城丞将福州原建置根由，并现在城池形胜，绘图填说献进”。他审阅地图后，“在屏山前九仙、乌石山之间朱笔写一圈，批云：‘照此建城’。在建造过程中，他开源节流，精打细算，即令确估料细真，以便发银兴工‘即传宦匠首林保来估木石砖灰工料，约共需银二十万零，造成册数呈阅’。”他亲自督修，安排工程，常蹑麻履，深入工地。工程告竣之日，王审知“亲临关验，心中大喜，随颁出新名号，其城总名曰：‘罗城’，北门曰：‘永安’，南门曰：‘利涉’，东门曰：‘海晏’，西门曰：‘丰乐’，又东南曰：‘通津门’，西南曰：‘清远门’，又内门曰：‘斗’，又曰：‘安善’。门共九座，水门四座，周围四十里之远。”

王节度不修府第，兴修城池。罗城雄伟险要，称得上龙蟠虎踞之地。同时他执政期间，宽刑薄赋，发展经济与文化，搞好睦邻关系，福建呈现升平景象。这时很多人劝他称帝，但他力排众议，掷地有声：“吾宁为开门节度使，不作闭门天子。”他一生尊奉中原王朝为正统，年年进表纳贡。这一策略体现王审知的雄才大略。自后梁开平元年（907），朱温夺取唐政权建立新王朝至后唐同光三年（925年），天下战乱不断，民不聊生，鞭长莫及的边远地方分裂成十国。王审知凭借唐、后梁声势，阻塞了别国兴兵犯境的口实。这样远隔中原的福建，人民安居乐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闭塞的海隅地方变成“海滨邹鲁”。后人拂如氏参观罗城遗迹通津门时，写了《唐罗城》一诗，对王审知的策略，心领神会：“罗城百雉接云衢，拜剑贤侯启瑞图。定作开门节度使，不为闭户帝王都。千家灯火读书夜，万里桑麻商旅途。王气虽湮佳气在，通津楼上晓烟舒。”（《闽都别记》第9回）

后唐同光三年（925）十二月十二日，王审知病逝，终年64岁。王审知逝世后，

他的儿子们争权夺利、相互残杀、篡夺相继，早把父王治国方略，忘得一干二净。后唐天成元年（926）王审知第三子王延钧发动兵变杀死长兄王延翰夺取王位。王延钧（后改名为王璘）于后唐长兴三年（932），改元龙启，定国号闽，立五庙置百官，正式称帝。尔后几个儿孙，衣钵相传，内不修政治，外不搞好睦邻关系，成为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闽国易帜指日可待。

罗城修后，尚剩银一万两。王审知同时兴修许多寺塔。在唐天祐元年（904）王审知又创建定光塔（白塔）。定光塔七层，莲座立住塔顶，至今还挺立在市区的中心，成为福州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正如拂如氏《白塔诗》所云：“定光塔白灿玲珑，月照空明八面通。玉笋凌云龙角现，兔毫出汉雁排空。清高有节夺天共，直净无瑕多宝同。乃是前王遗胜迹，万年不改镇闽中。”（《闽都别记》第14回）

王审知仿效唐德宗时，福建观察使常袞办乡校的经验。常袞，京兆人，在福建期间办乡校，亲自授课。针对“闽人一字不识，难以开导，特编俗谣：如‘月光光，照池塘；骑竹马，过洪塘。洪塘水深难得过，依仔掌船来接郎’等数句，并以土音教之，歌既能唱，随写‘月光光’等字教之识，如识一字，即以一金钱与之。”王审知对他这样结合实际启蒙教学方法，大加赞赏，并以推广。他大张旗鼓兴办乡校，物色教授。如进士出身的吴勗，在任别驾之职数年，因重武不重文，数载不升。王审知为节度使，善于求贤，积极招纳贤能之士，就招纳其为文士，论才擢用。出身书香门第、学识渊博的周启文为管城丞、吴大受为尤溪县佐。“又立四门学校，招四方之子弟读书，于九仙山鳌顶峰麓设一大书院，以吴勗为大教授。”

王审知知人善任，“屡闻罗源巡检刘杞判如神，欲将疑难之案发与审断。”原来有一次王审知遣一武弁豆馨，给千金去贵州买马，半途被盗窃去，空手回闽。王审知大怒，将以玩误军政正法。但他从宽处理，只令赔出马价，立限归缴饬委购买，如过期无缴，仍以军法从事。豆馨仍罗源人，于是发交刘巡检依限追缴。奈豆家贫如洗，无处筹集款目。一家寻死无门，限期已满，首领难保。他妻子到刘巡检衙门哭求转请宽限，刘巡检深表同情，欲代之赔垫，但官囊如水……正好此时，家庭殷实的童家父子反颜，告上衙门。原来其父童奎赌博成瘾，每日拿去财银输完又回家抢取。他夺去完粮银两，他的儿子监生童大章加以阻拦，推来扯去，不觉头磕父唇，父之牙本来摇动，遂磕门牙两个。童父以毆伤家父的“不孝罪名”上告。刘巡检命差役传话童大章，要他缴交一千两银票，以便摆平此事。接着，差役附耳交待童大章如此这番，并大口将大章耳用力咬裂，耳血流出满腮，不洗血迹，用帕布包扎。庭审时童大章叙述其父童奎抢夺粮银，将银抱胸前不捨。一时因催粮急迫，遂要取回银两，其父不肯，还将口把童大章耳朵咬住不放，童大章耳痛难忍，将头一摆磕落父亲门牙，不是挥拳打落，现在耳被咬裂了。刘巡检验看解开头帕的耳，然后又看过落

齿。刘巡检做如是判决：“你子平素亦无不孝，都是你以大压小，拗虐，要用银，等一会便作不得，就去抢夺。钱粮乃朝廷国课，岂容迟缓。你子要拿回，你不容，便咬他耳，咬至痛疼，怎不挣脱？你老齿摇动，被头磕落，便诬你子挥拳打落，意欲以此为证，置你子于死地。自古虎强恶犹不食子，讷知你比虎更恶。”摘自《闽都别记》第42回）令责四十板。童奎无言再辩，只好保证改过自新。最后责打童大章二十板，替父授刑。童家自此父慈子孝，长住久安。刘巡检亲自押豆馨并银至福州王府报缴。王审知是个深明大义、胸怀若谷之人，遂升豆馨为龙骧骑尉，赏还原赔之千金。银送巡检衙门，刘巡检不收，豆馨亦不收。刘巡检令还童家，于是豆馨将千金送还童家，童大章不敢收，又送还豆家。彼此送来送去，数处皆不敢收。最后童大章有女配与豆馨之子为妻，将千金为聘仪，童家便接受了。因此豆童两家遂结姻亲，门当户对。由于重用罗源巡检刘杞，刘杞不负王审知知遇之恩，审断了十多起奇案，替平民百姓洗雪冤情，为政治清廉作出贡献。

王审知不但知人善用，而且明察秋毫。《闽都别记》第45回有这样一段记载：“适漳州详解一命案，凶犯张杉，经坐大堂复讯，皆照原供招认无异。案情既实，即绑押出斩。张杉将斩，被押出辕门，仰首向天叹曰：‘苍天，苍天，汝的两眼安在也？’时天晴霁，忽然云腾雷震，顷刻雨电交加。闽王异甚，以此案必有冤枉，即令犯吊回头松绑。张杉一解绑，刻即雷收雨歇，太阳当空矣。闽王不再问讯，将犯张杉并原详案由令发解去罗源，委刘巡检细加研讯，有无冤枉，详报察办。”原来张杉打死人，由解差李试奉解张杉至都审决，李试吃长斋心软，不忍张杉披枷带锁，沿途吃苦，尽将刑具解脱与松绑，惟头上犯帽不脱，为之标记。一日投宿泉州饭店，张杉趁解差李试酣睡，李杉将犯帽与李试的帽子对换，并将包裹盗去，将详文存在李试怀内，然后脱逃。李试即报官，但物证俱在，有口难辩，于是被判处死刑。这是张冠李戴的命案。刘巡检接案后，查清明情细底，抓住真凶张杉，为李试洗雪冤情。

王审知还在发展生产、开辟外贸、广招财源等方面多有建树。正如《闽都别记》第55回开宗明义地评价他：“王审知为闽王，俭约爱民，常蹑麻履；府库卑陋，未尝营葺；宽刑薄赋，公私富足，境内安恬。”

《闽都别记》中闽王王审知的形象

王东声

《闽都别记》素有福州地方野史之称。它以章回小说形式亦真亦幻、若即若离地记载福州地区的历史资料，反映福州地方的历史故事与人物掌故，那么它是如何推介五代十国时期闽王王审知这位历史人物，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哪些表现手法，作者是如何塑造闽王王审知的形象？

一

《闽都别记》凡四百零一回，一百二十多万字，涉及到的王审知材料不是一桶水倒出来的，而是分散于各章回、随情节安排有选择地逐步推介出来的。

《闽都别记》采用三种手法推介王审知这位历史人物。

一是简明扼要的直接介绍，这样的介绍在书中有三处。全书从第7回开始介绍王审知，在唐末黄巢起义的历史背景中推出王审知：“黄巢遂僭居长安宫殿，自号大齐皇帝，改元金统，杀唐家宗室在长安者无遗类也。”接着介绍：“巢降将蔡宗权表绪为光州刺史。县佐王潮及从弟审知皆以才著名，绪以王潮为军正，审知副之。迨蔡宗权责赋于光州，刺史王绪不能给，宗权怒，发兵击之。王绪惧，尽举光寿二州兵五千人渡江掳掠，江汉、虔州并陷，汀、漳皆不能守。至漳州以道险粮少，令军中无以老弱随，犯者即斩。惟王潮兄弟扶其母以从。王绪知之责曰：‘军皆有法，未有无法之军。汝违吾令而不知，是无法也。’王潮等曰：‘人各有母，未有无母之人。将军奈何使人弃其母乎？’王绪怒，命斩其母。潮曰：‘将军杀母，焉用其子？请先母死。’王绪不从，众将士为之请保，亦不从。众将集金请赎，又不从。时审知有白马，王绪甚爱之，议将此马进献，绪受而赦之，遂不斩其母。诸将大不忿，其曰：‘何贱人贵畜？王绪本寿州一匹夫，无我等焉能至此，吾等还不及一马耶！’行至南安县界，众将伏壮士于篁林中，拴王绪囚之。众军遂驻，议：今举主将，或拜得剑跃起，即奉为主将。遂插剑于台下，时王潮兄弟至者多衣冠之族，最著者王、郑、何、林、陈、胡、邱、詹等十九姓，俱拜不能起。至审知一拜，剑即跃起。众推审知登台受大拜。审知让与兄潮，潮遂主之。令释王绪，而绪已自杀矣。王潮重整军旅掣回光州，所过秋毫无犯……乾宁三年九月，降诏以王潮为福州节度使，福州为威武军，王审知为泉州刺史。审知有过，潮尤加捶撻，审知无怨色。越年十二月，潮寝疾，舍其子，表弟审知知军政

事。潮卒。光化元年九日，诏以王审知为威武军节度使。时有‘潮水出，岩头没，潮水落，矢口出’之讖。又有望气者以金鸡山有王气，文武劝审知割据称王。审知曰：‘吾宁为开门节度使，不作闭门天子也！’审知尤知文学，欲效前观察常袞设乡校。”

第二处在第16回陈叙闽都历史中写道：“僖宗时，黄巢再陷，杀戮甚惨。光州固始王潮偕弟审知，从刺史王绪，绪因暴自杀，潮之兄弟以列校为众所推，乃植剑卜，审知拜剑，剑跃起，让潮，己副之。审知约礼军士，开四门学校，军中号白马三郎。潮卒，唐授审知节度使，后梁封闽王。或劝窃据，答曰：‘吾宁为开门节度使，不为闭门天子。’后唐谥为忠懿。”

第三处在第55回，还有一处简约的介绍：“今回说王审知为闽王，俭约爱民，常蹠麻履；府库卑陋，未尝营葺；宽刑薄赋，公私富足，境内安恬。至后唐庄宗同光三年十二月，得病薨于王府，内外悲哀，如丧考妣。”

二是融入传说故事之中，这样的介绍有四处：第一处在第8回至第9回，记述管城丞周启文率众人领二十万银承造福州罗城事宜；第二处在第14回至第15回，讲述大工正周启文领诸人为承造万岁寺定光塔而筹款、借银、还钱经历；第三处在第44回，叙述王审知被骗捐献金梁及其破案经过；第四处在第54回，描写游僧义收在白塔寺祷雨过程。

三是顺便提及王审知后人作补充支持。王审知病逝后，其后代子孙如何呢？在某些章回顺便提及一两句，算作补充支持。如第55回提及王延翰“立建宫殿骄淫”；第58回提及王审知儿子“手足自残”；第63回提及王璘“信谗自诛宗族”；第64回提及王继图“将登位骄淫”；第193回提及建州王延政“称帝”后“出降”，从此闽国宣告结局。

二

《闽都别记》是一部历史性很强的文学作品，那么面对王审知这样的历史人物，作品运用哪些表现手法来反映这个人物呢？

首先，夹叙夹议直接推介人物。如第7回的推介，主要介绍王审知自光州从军到任福州节度使的前半生，主要情节为拜剑跃起，主要名言为“吾宁做开门节度使，不作闭门天子”。再如第16回简要介绍他的一生，其中重提拜剑跃起这个情节与“吾宁为开门节度使，不作闭门天子”这句名言。又如第55回，主要介绍王审知当闽王的后半生，并对他的从政治国予以评价。先讲前半生，再讲一生，最后评价后半生，经过这三段直截了当的推介，王审知形象已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其次，将人物介绍融入传说故事当中，通过传说故事反映人物形象。如第8回至第9回，说的是管城丞周启文等人节俭作风，从另一侧面也反映出王审知节俭认真的办事精神。第14回至第15回，说的是大工正周启文等人孜孜不倦借款还债的

过程，从另一侧面也反映出王审知办事严明负责的品质。第44回写的是王审知受骗献金梁一事，反映出王审知诚实厚忠的品德。第54回写的是游僧义收祈雨截臂的义举，从中反映出王审知为民祈雨的德行。

再次，正反对照。作品多处提及王审知后继者祸国殃民行为，这固然是交代史实，另外也是反衬的写作手法，让王审知后继者腐化夺权与王审知的廉洁守纪进行强烈对比，从而使王审知形象更为鲜明。

总之，《闽都别记》应用多种的表现手法描写王审知形象，既有夹叙夹议的直接推介，又有时虚时实的传说故事，前者给人以理性的印象，后者使情节生动诱人。写王审知生前施仁政，后提及王氏后代骄奢荒淫，前后对照，格外分明，让王审知形象更加感人。

三

如果说五代史与闽王墓志铭中的王审知反映出王审知的正史形象，那么《闽都别记》中的王审知体现出王审知的野史形象。

毕竟王审知是一位历史人物，不管正史也好，野史也罢，其人生轨迹都要符合历史事实，因此《闽都别记》叙述王审知的生平时写得很严谨，无论是前半生的从军，还是后半生的执政，都出自历史资料。

但不可否认，《闽都别记》中的王审知形象也有很多野史成分。

在第7回与第16回中，作品两次提到拜剑跃起，这种天人感应式的传说历代都有，也多出现在野史之中，它们是为历代统治者登基作舆论准备的。文中两次提到这种传说，是为王审知成为闽王埋下伏笔。

“吾宁为开门节度使，不作闭门天子”这句名言也多次在作品中出现，表明“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政治远见，成为闽王王审知形象的基座。

王审知执政期间，在轻徭薄赋、扩建城郭、兴办学校、发展海上贸易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作品中选择建罗城、造万岁寺、盖定光塔诸事，假借周启文等人编造一番传说故事，表面上赞扬工程人员的节俭理财、办事认真的工作作风，实际上从侧面反映出王审知执政能力与作风。

更有甚者，作品中亦真亦幻、绘声绘色地编造王审知上当捐献金梁与游僧义收祈雨截臂的情节，既符合王审知的崇信佛道的信仰，也增添作品的神秘色彩。

总的看来，《闽都别记》在塑造闽王王审知形象中基本上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以黄巢起义和五代十国为背景，以史书墓志铭以及传说为基础，根据情节需要编造故事，用章回体写成小说。此外，种种虚构的情节和离奇的描写，也使人物披上佛道的外衣。

福州罗城创筑者 ——闽王王审知

马信发

福州是座历史文化名城，从汉闽越王建都冶城开始，迄今已有二千二百多年的历史。晋太康年间，太守严高认为冶城的城池过于狭小，不能容纳平民百姓，由此于晋太康三年在冶城的基础上加以扩大。是为子城。

晋太康年间至五代闽王王审知时，相隔六百多年，可以想象得到的：人口是在增加，生产是在发展，社会是在进步。王审知觉得必须在子城的基础上加以扩大，才能适应民生的需要。《闽都别记》第7回就讲述了当朝廷封王审知为节度使后，他首先考虑的就是为了民生，要解决扩大城池问题。《闽都别记》第8回、第9回，具体讲述了创筑城池的景况，介绍了节度使王审知亲自登上于山鳌顶峰，观看福州形胜后，令管城丞周启文将福州原建置根由并现在城池形胜，绘图填说献进。节度使王审知阅后，在屏山前九仙、乌石山间朱笔一挥，批云：“照此建城”，遂择于唐天复元年（901）二月二日兴工，自东南起造，木石土大小工匠共八百余名，银约需二十万。

承建新城，全盘交由管城丞周启文负责管理。完竣时，周启文向威武衙门报竣，节度使王审知亲临关验，验后心中大喜，遂颁出新城名号；其城总名曰：“罗城”，北门曰：“永安”，南门曰：“利涉”、东门曰：“海晏”、西门曰：“丰乐”，又东南曰：“通津门”，西南曰：“清远门”，又内门曰：“金斗”，又曰：“安善”，门共九座，水门四座，周围四十里之远。

拂如氏《唐罗城》诗云：

罗城百雉接云衢，拜剑贤侯启瑞图。
定作开门节度使，不为闭户帝王都。
千家灯火读书夜，万里桑麻商旅途。
王气虽湮佳气在，通津楼上晓烟舒。

民间有一谚语：“郭璞迁罗城”。

闽王王审知创筑罗城后，不过七年时间，觉得城区范围又太小，须向南北两端扩大，故于后梁开平二年（908）修筑夹城，与罗城连接起来，呈椭圆形。

闽王审知创筑罗城、夹城载人史册：宋《三山志》说：福州罗城是由王备知于唐天复元年（901）创筑；明《八闽通志》也说：唐天复元年王审知于子城环筑罗城；明

《闽都记》唐罗城图也这样写着，天复元年王审知筑周遭四十里，西门缺不复作。

《福州地方志》亦云：王审知建“罗城”，其目的乃为“守地养及”。罗城建成后，城里住户大为增加，除了王公贵族、官吏、士卒以外，老百姓也能得到住处，不过要按照规定的地形和形制建筑房屋，主要的民房分别安置在大街的左右两旁且分别围以高墙，称为“坊”。现在南街与南后街见到的坊巷，就是罗城留下来的。

晚唐诗人罗隐在《闽都别记》中的变形

张端彬

罗隐（833~909），字昭谏，自号江东生，浙江新登人（一说余杭人），系晚唐著名诗人。咸通元年，罗隐至京师应进士试。因为写作《谗书》讽刺时政触犯权贵，十次考进士不取，便改名隐。用罗袞的话：“谗书虽胜一名休。”辛文房也说罗隐：“恃才忽睨，众颇憎忌。自以当得大用，而一第落落，传食诸侯，因人成事，深怨唐室……诗文凡以讥刺为主，虽荒祠木偶莫能免者。”（《唐才子传》）方回在《唐才子传》跋语中也说：“所为谗书，乃愤闷不平之言，不遇于当世而无所以泄其怒之所作。”罗隐自己也承认：“取其所为书诋之曰：他人用是以为荣，而予用是以辱；他人用是以富贵，而予用是以困穷。苟如是，予之书乃自谗耳……有可以谗者则谗之，亦多言之一派也。而今而后，有谓予以咩自矜者，则对曰‘不能学杨子云寂寞以诋人。’”（《谗书序》）而在《谗书重序》中，他则公开宣称自己写书的目的是“警当世而诫将来”。以上几段话很能说明罗隐的性格极其作文的态度。他的文章多半是针对当时的黑暗现实而发出的不平之鸣。最著名的要数《越妇言》了：

买臣之贵也，不忍其去妻，筑室以居之，分衣食以活之，亦仁者之心也。一旦，去妻言于买臣之近侍曰：“吾秉箕帚于翁子左右者，有年矣。每念饥寒勤苦时节，见翁子之志，何尝不言通达后以匡国致君为己任，以安民济物为心期。而吾不幸离翁子左右亦有年矣，翁子果通达矣。天子疏爵以命之，衣锦以昼之，斯亦极矣。而向所言者，蔑然无闻。岂四方无事使之然耶？岂急于富贵未暇度者耶？以吾观之，矜于一妇人则可矣，其他未之见也。又安可食其食！”乃闭气而死。

《汉书·朱买臣传》是讽刺其妻子嫌贫爱富的，罗隐这篇小品文却独出心意，嘲笑挖苦那些热心功名利禄的新贵。用鲁迅的话：“一阔脸就变。”这帮人未发迹时嘴上总是挂着“治国安民”的高调，一旦得势就把说过的话全忘了，只知贪图享乐，没有做出一点利国利民的事。《越妇言》可以说是故事新编。

又如《秋虫赋》：“秋虫，蜘蛛也，致身网罗间，实腹亦网罗间。愚感其理有得丧，因以言赋之曰：物之小兮，迎网而毙；物之大兮，兼网而逝。网也者，绳其小而不绳其大。吾不知尔身之危兮，腹之馁兮。吁！”不算标点，全文不到90字，却写出强者捕食弱者又为更强所食的社会图景，以此来影射当时唐末黑暗如漆的社会。此

外还有《说天鸡》、《英雄之言》、《汉武山呼》、《三闾大夫意》、《叙二狂生》、《梅先生碑》、《荆巫》、《题神羊图》、《吴宫遗事》等篇，也都是以借古讽今、借物喻人的方式来抒写他心中的愤世之情。批评时俗弊端的。

晚唐小品文在中国文学史上影响很大。这其中要数罗隐写得最好。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就曾这样说：“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这放了光辉的小品就包括罗隐的《谗书》。

这是历史上真实的罗隐，一个极有才华却又郁郁不得志的才子。现在该回到正题上，谈一谈罗隐在《闽都别记》中的变形了。

在《闽都别记》中，有关罗隐的篇幅不足三回，字数约一万五六千字。篇幅虽短，流传却很广泛，也跟临水奶、郑唐一样深入到福州十邑人民心中，有的甚至还被改编成闽剧、评话、伢唱，成了福州地区独特的风土人情，而且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版本。田头、溪边、澡堂里、打谷场上、街头巷尾的榕荫下，都成了人们口头传唱的场所，甚至还流传到海外福州人居住的地区。

作者里人何求十分佩服罗隐的才干，对罗隐的不幸遭遇更是深表同情。在《闽都别记》中作者将罗隐变了形，成了王者之身：“再说前唐末，有望气者至浙江杭州，遥望有两道王气在西北并发，遂寻到临安，一在罗家起，一在钱家发。望气者曰：‘将来两家必有王者兴。’”“盖罗隐出世时万火齐明，已有祥瑞之兆。”“此子颜容骨格更迥异非凡，又是开浙之王者。”

本来罗隐是要当“开浙之王者”，后来因为其母暴氏的连累使他当不成皇帝了。书中是这么写的：“那日暴氏）骂乡邻曰：‘因暂时贫穷，不在汝们眼上，都来欺负，待我仔做皇帝，先把通乡尽行屠戮，乡人无遗类。’谁知所骂之语却被三尸神奏报天曹。”“暴氏一日又骂乡人曰：‘待我仔做皇帝，将石春白凿底做枷，枷死汝。’此语又被三尸神奏报天曹。”“又一日，暴氏在厨房，才搃一副箸将洗，因骂邻妇，将箸向灶上敲三下骂曰：‘待我仔做皇帝，把你来风吹磨墩。’即被灶君直奏天曹……天帝连闻奏报罗隐之母皆横逆之甚，怒，令三尸神将罗隐之贵骨换为贱骨。三尸神即把乞食之身去换帝王之体。”

而流传在长乐地区的罗隐又被当地百姓整了形，将以上三则故事掐头去尾，只留中间：“罗隐本是青龙星下凡。他两耳垂肩，双手过膝，龙行虎步，端的是皇帝之身、金口玉牙。且说罗隐东邻有个万姓奶奶。一次罗隐家的一只来航鸡跑到万奶奶家中偷吃了一盘鸡食。万奶奶与罗隐的母亲发生了口角。罗隐母亲记恨万奶奶。隔一日，大清早，她爬起床后，头不梳，口不漱，打开大门，三条香线插在门口，恶狠狠对天诅咒：‘苍天有眼，假如我仔将来当皇帝，我要用敲掉底的石春户当枷，枷死万姓的头。’这话被灶王爷听见了，寻思：这还了得，假如将来罗隐做了皇帝，全

天下万姓人都活不成了。他揉了揉睡眼，脸也没洗就匆匆忙忙上奏天庭。玉皇那老头一听气昏了，不细作调查慌忙下了圣旨，收回罗隐的皇帝身，并罚他永世当乞丐。”（《长乐为什么没有出过皇帝》）

很显然，长乐地区民间传说中的罗隐更趋于人性化，形象也更亲切、可爱。《闽都别记》中的罗隐母亲是个悍妇，传说中只是写她与邻居斗嘴，是灶王爷的耳朵听错了，将姓万误为万姓。

虽说在《闽都别记》中罗隐被作者整了容、变了形，但依旧保留现实生活中罗隐的原型。现实中的罗隐生活无着、浪迹天涯、“传食诸侯”；《闽都别记》中的罗隐成了乞丐，四处讨吃。现实中的罗隐怀才不遇、涉笔成趣；《闽都别记》中的罗隐嫉恶如仇、嬉笑怒骂，是“阿凡提”式的人物，同书中的郑唐一样。他憎的是上流社会中的贪官污吏、为富不仁者，爱的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下层人民。有些故事读过后让人啼笑皆非，而掩卷深思之后禁不住对当时漆黑一团的社会产生愤慨。《闽都别记》中是这样写的：“今有人家盖屋上梁，买之说好话。罗隐遂大喝曰：‘竖扇连上梁，丁口甚旺强。从大死到细，父不见子亡。’屋主以为呆话，父、子、孙同举掌打之，抱头跑去。罗隐一面走，一面回头喝曰：‘就大亦见小亡，乱死便是矣！’屋主过后思之，原是好话，因打之后又说，才是呆话，悔之无及。后果由少先死、老后死，壮丁皆无，只遗老迈鳏寡，致于绝嗣。”

接下的故事更精彩，书中写道：“罗隐又游至泉州，入一乡宦家乞饭。站立既久，家人盛出半碗碎饭喝与之，罗隐不接而去。座上有客忽指曰：‘此人吴越之二王爷不做，宁做花子，肯要半碗残饭耶？’主人闻之讶曰：‘此个即是乞食身皇帝嘴之罗隐的？’容曰：‘没错。’主人忙令人贮一大碗白米饭赶与之，莫致出恶语。家人即捧饭赶至山边，递与之。罗隐曰：‘无人食汝嗟来食，洒作山中作土沙！’说了，将饭洒山上而去。”虽说是乞丐，仍不食“嗟来食”，表明罗隐是很有骨气的。

“六月蚊咬稍撒唬农”的传说流传于罗源。福州地区流传较多的是“龙舟鼻没转弯弄匠”、“绝松”、“白米饭化土沙”、“石春户凿底做枷”等。至于到麻疯院（麻疯历碌碌，有人而无出）、粪船（请我酒三罇，船中吃睡不惧臭）前讨吃这几则故事读后则令人心酸。试想：麻疯院、粪船中的人平日生活都自顾不暇了，哪有剩饭给乞丐吃？从中也看出当时社会的贫富是多么地悬殊。而那句“脚跟无线系，到处是吾家”竟成了后世乞丐的口头禅。

当然，现实中的罗隐并没有沦落到当乞丐的境地。黄巢起义后，罗隐避乱归乡。《吴越备史》说他晚年依附吴越王钱镠，任钱塘令、谏议大夫等职。《闽都别记》中的罗隐虽说做了乞丐，仍保持清高的人格。别人笑他当乞丐不体面。他回答：“汝说不体面，我说王侯还不及此也。”在这里有必要指出的一点是：里人何求把罗

隐写成乞丐并不是有意丑化他。在长安时，罗隐就穷困潦倒，只好四处混吃，形同乞丐。作者这么处理也符合罗隐的性格与身份。我个人认为这么处理是合情合理的。乞丐地位低贱，但人格并不卑贱。他们活得自在，也活得潇洒。“皇帝众人骂，乞丐骂众人。”就像罗隐自己在《闽都别记》中说的那样：“日游时，两脚踏翻尘世界，一身历尽海天荒夜，歇时饭囊布地，邀明月檀板临风唱，哩罗坐憩时，科头箕踞长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或振衣千仞岗，或濯足万里流，任吾所好，慢道王侯，即当天子还不与换也。”

好一个“白眼看他世上人”！芸芸众生的世界，有的人为情而死，有的人为财而亡，只有罗隐不慕繁华，不恋富贵，甘愿当乞丐，“随日讨随日吃都足意了。”一张嘴吃尽碗头碟底，尝遍人间千饑百味。他追求的是个性的解放，整天逍遥自在，快活如仙。这就是罗隐！一个酷爱自由，性格豁达的诗人！平日间，他往往自比祢衡。

《过夏口》有两句诗：“一个祢衡容不得，思量黄祖谩英雄。”表明他的做人准则。当然，在长安时，罗隐为了生存，也曾奔走于公卿之门，将诗作献给他们，期望这些人的引荐。但他有济世的抱负，那就是希望在受到别人尊重的条件下被人任用。

罗隐的诗也写得很好，有《罗昭谏集》。至今还有不少警快通俗的诗句流传人口，如“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 一作“不知”）辛苦为谁甜。”（《蜂》），“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筹笔驿》）等。在中国文学史上，晚唐诗人罗隐占有一席之地。在民间，罗隐成了福州地区一位家喻户晓的名人。福州人民更加喜爱这个变形的“皇帝嘴乞丐身”。

《闽都别记》中关于女性的几个问题

张 晓 梅

《闽都别记》是一部以闽地为空间、以闽文化为内涵的长篇小说，它以艺术的形式，从不同侧面展示了福州地方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和民间信仰等文化风貌。然而，从文化层面上看，《闽都别记》最富有特色的，还是它以艺术的手法塑造了大量的女性形象。被《闽都别记》浓墨重彩描绘的女性形象，大都毫无传统女性为弱者的影子，她们能美女救英雄，能解身边的男性所不能解的疑难事，能为情、为主壮烈捐躯，能为亲人上战场、航船出海；她们生活在一个社会风气相对比较开放的环境中，可以具有和男子相抗衡的才智和胆识，可以有泼辣、通脱、率意之行，可以大胆地追求自己所爱的男子，甚至可以再嫁。从中可以看出《闽都别记》在思想意识上不同于一般古代长篇小说的是它对女性的崇拜，同时它还表达了对女性的同情和对女性意识的呼唤。

《闽都别记》与女性崇拜

在中国传统小说中，如《三国志演义》、《水浒传》、《金瓶梅》、《封神演义》等文学作品均充满了对女性的偏见。《三国志演义》有杀妻以妻肉供刘备吃食的描写，《水浒传》有更多的对女性施暴的血腥描写，《金瓶梅》更把女性写得不堪，除了《红楼梦》等少数具有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作品之外，古代长篇小说都很难超越封建宗法制度所形成的妇女观。但《闽都别记》却忠实地流露出了与传统封建文化有所差异的女性崇拜观。

首先，在《闽都别记》的世界里，男性表现出对女性的依赖倾向，刘杞莲之于陈靖姑、周启文之于吴青娘、吴云程之于铁麻姑、周拱之于王月英、周艳冰之于吴瑶琴等等皆是。书中是这样写刘杞莲依赖陈靖姑的：“刘杞莲……供职甚属廉正。只是过于仁慈，案情难于立决，幸靖姑安人在内为师，断皆如神仙。不但代人除鬼怪，尤能佐婿断民情。”而周启文在任管城丞时，遇到了十桶白银被人偷换、新造塔南倚、资金短缺等难题，都是吴青娘从中指点，才一步步摆脱困境，完成建城大业。吴云程得风半入骨因铁麻姑才治愈，被倭王扣压遇铁麻姑才得救，木腿被换才得以复原；吴云程好杀而频戒，翻出无数波澜，历尽许多凶险，都有赖于铁麻姑才能蒙天再造。周艳冰之于吴瑶琴，周拱之于王月英亦是如此。

其二，在《闽都别记》里还多处写到女强于男，比如，周艳冰逃难躲在吴家，被奸臣薛国计之子发现。艳冰只会吓得发抖躲在房中。而吴瑶琴却机警、镇定、勇敢，以她的聪明才智，想出计谋，不但使艳冰脱险，还惩罚了薛国计之子，令他坐牢。后来吴家遭难，也是吴瑶琴当机立断，令表兄艳冰（也是其未婚夫）先逃生。逐鹿坞万兵部之子万三石与媳妇杜若这对就更妙了。三石原来长得又丑又笨，杜若却聪明又泼辣。成亲后，杜若竟有办法治好三石的痴呆，还将品貌也变好。这自然是夸张，但主要是衬托杜若能力之强。

其三，《闽都别记》还多处出现了男女角色互换的情节。如书中在写陈靖姑救夫婿中，陈靖姑丈夫刘杞莲成了对爱情十分专一的形象，他被蛇精捉到临水洞，不论蛇精怎样诱惑、他都不改初衷，后来，他在妖精洞中受尽磨难，终于被陈靖姑救出。在陈靖姑与其丈夫刘杞莲故事中。我们看到中国传统的“英雄救美人”的故事的翻版。只不过阴阳颠倒，由女性的陈靖姑扮演英雄，男性的刘杞莲充当了对爱情专一的美人角色。同样的还有书中第4回写吴青娘在黄巢之乱时，随父走贼，她躲在榴花洞中，无意中救下了被贼人缚在树上的周启文；再有写铁麻姑救吴云程、代父充军、出海寻夫与谊弟等等。这些都是阴阳颠倒的男女角色互换的刻画。

在《福建民间信仰源流》一书中也对《闽都别记》有这样的评述：

“……当然。《闽都别记》中陈靖姑形象最大的发展是女性成为福州地区众神世界的主宰。陈靖姑与众女神降妖捉怪，侦破疑案，乃至率领女兵打仗。无所不能，成为地道的巾帼英雄。这种阴阳颠倒的现象在中国其他区域极为罕见……”

其四，《闽都别记》中，有把女性神化的倾向，把女性尊奉到至尚至神的境地。陈靖姑是福州地区人们崇拜的女神，对于把她进行神性的描写不足为奇，奇的是书中把她的出身与观音菩萨联系在一起，说她是观音菩萨的弹指云血投胎的，这更美化了她的神性与神威。书中还有多处写女性有奇异表现时，总是把她们归到神性上来考究，如写铁麻姑神勇，是因为她是天上织女支机石之精气投胎，故此铁石筋骨。写太平春异幻，是因为她的元神是小蛇。写杜若好动不好静，是因为她是观音菩萨的黑发投胎。此外，书中写了林九娘、高雪海、潘玉真、邹氏、李三娘、许飞琼、阮梅萼、马柳枝等女子因在世时的贞烈节行，死后被天帝敕封归入陈靖姑神祇的系列中，成为一群具有神幻色彩、受人崇仰的神。

作者通过以上几种方式来先赞美和褒举女性，同时向读者表达了一种思想，即尊崇、恋爱女性的基本的思想倾向和人生态度。中国历史上素有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主流文化传统，视女性为祸水、为贱类。因此，在文学创作中能一反传统之谬见，公开地、大张旗鼓地、离经叛道地尊崇女性无疑当是惊世骇俗之举，其意义自不可等闲放过。

《闽都别记》与女性意识

在文学创作中，任何艺术形象的创造，无不是社会现实和作家内心世界的双重表现，是其潜在的文化基因的释放。《闽都别记》在塑造女性形象时，也向我们展示出了作者的人生价值追求和他的思想见解，即向读者表达了对女性的同情和对女性意识的呼唤。主要表现有：

首先，《闽都别记》对女性独立人格着力赞美。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父母之命”和门第观念是扼杀纯真爱情的第一条绳索，也是压抑女性独立人格觉醒的巨大磐石。但在《闽都别记》里，作者把他思索的焦点聚集在社会最敏感的爱情价值标准和女性的情感尺度上去呈现女性形象的人格力量。《闽都别记》里描述了冷霜蝉、冷应貂、高雪海、赛亚仙等一系列对婚姻和爱情忠贞、痴情而又刚强的行为，歌颂了她们百折不挠的反抗精神与她们身上所具有的独立人格，这些人物身上呈现出传统社会中女性意识觉醒的端倪。

其次，《闽都别记》里肯定女性才能。我国古代文学中所反映的女性生活内容大部分是她们的痛苦人生、苦难爱情，甚至是对女性生活的丑化。而《闽都别记》却从正面肯定女性的才能，突破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教条。在小说中女性所呈现的才能有：政治才能、文学才能、军事才能等。小说把肯定和表现女性政治才能和文学才能作为重点和主要内容来写。《闽都别记》里许多女性都会吟诗作对，即使奴婢、老妈子也能道出一些让人刮目相看的诗对，有的她们还会自编戏文。除了表现女性的文学才能外，小说里女性还具有政治才能，如吴青娘在政坛上扶持丈夫，有谋略、有见解，让其丈夫周启文佩服得五体投地。还有吴瑶琴、林庆云在政治才能上也有不逊的表现。此外，铁麻姑有作战才能、蔡丽容和林庆云有音韵方面的才能、冷霜蝉有斗争才能等。小说通过描写女性的才能，赞美了女性的能力，表明了对女性的肯定和重视，其实质是女性意识觉醒的体现。

再有，《闽都别记》无情地抨击了封建黑暗社会对女性的残害。小说非常直接写到闽王国统治者荒淫无耻：“王延翰改建宫殿，逾制之外，更为骄淫残暴，学采阴补阳之术，遍采民女十五岁以上、二十岁以下，俱要充送内廷。一家存匿，十家连罪，淫风流行，怨声载道。所进之女，顺者丑秽难言，逆者鞭鞑不堪，烈者死于非命。”荒淫的闽王要霸占冷霜蝉，把她和情人艾敬郎捆绑起来，因不从，最后竟被放入大火堆活活烧死。作者在写闽后陈金凤秽乱宫闱时也是持着客观的笔触，揭示陈金凤与归守明先结情愫，后来被闽王强征入宫，她不能忘情旧好，才演出一幕又一幕的丑剧。显然，作者锋芒所指，是封建罪恶制度，而非陈金凤本人。《闽都别记》还描写了青年女子小文姬，其婆母强迫她与乾元寺和尚能悟三人同床、清海

庵女尼要招客落发破身等女子遭受凌辱迫害的情节。通过这些，强烈鞭鞑了封建的黑暗社会，表达了作者对深受迫害女子的同情及反封建伦理纲常的先进思想。

《闽都别记》女性描写的现实意义

在塑造女性形象上看，《闽都别记》总体上来说超越了情女、淫妇、才女形象中的思想意蕴，它通过众多的形象，表现了闽都古代女性的聪颖、侠义、执著以及勇于与恶势力抗争的精神和各种才能，反映出了女性自身蕴含的社会价值，有一定的思想高度，其意义不可等闲视之。

首先，《闽都别记》歌颂了女性对社会不公现象的反弹力、同恶势力的抗争精神。《闽都别记》的写作年代（福建人民出版社在该书的“出版说明”中认为该书成于清乾嘉时期），阶级矛盾与民族冲突尖锐激烈、复杂，是一个变革转型的时代，人民群众首当其冲地处于水深火热的痛苦之中。而本来比男人社会地位低下的妇女的命运更为不幸，倍受欺凌、压迫与摧残。作者以饱含同情与赞美的笔墨，描写出一些女性不甘欺压、蹂躏，勇于反抗，塑造了义胆英烈的巾帼英雄形象。这样写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说明在那个时代有的妇女已不再是任人蹂躏、逆来顺受的弱者，而是怀仇在胸、立志图报、胆壮心强的反抗者了。

其次，作者以无限钦佩之情挖掘了女性身上的才智、能力，用鲜活的典型形象揭示出妇女应有的社会价值。作者在小说里反映了女性超群出众的聪明才智，寄托了作者先进的妇女观。“女子无才便是德”是封建社会品评妇女的一个美德标准，作者的可贵之处在于摆脱了封建宗法观念，在作品中真实地反映了妇女在智力、能力上并不逊于男人的本质。这无疑是具有初步的民主思想与先进妇女观的。

再次，在婚姻上反映了先进的观念，如薛品玉“宁嫁箸笠子，不嫁纨绔小儿”；众人极力支持寡妇谈氏再嫁与林仁翰。从中我们可以窥视出作者的主张：1. 在婚姻问题上要真心相爱，两情真挚，不是金钱与门第。小说对追求以“同心”为基础的新的婚姻大加赞叹，对有阶级偏见的婚姻予以藐视。这比那种才子佳人、“郎才女貌”式的婚姻就有了很大的进步，更不用说与封建等级制度的婚姻观念相比较了。2. 妇女可以再嫁。在古代男权社会中，要求妇女保持性的纯洁和专一，即妇女要在一而终的贞节观念，是长久以来单方面禁锢女性的武器，这种陋习观念，好似勒在妇女脖子上的一条绳索。而小说出现了怂恿妇女再嫁的现象，这也是破天荒的。《闽都别记》敢与陈旧的、根深蒂固的观念相抗衡，确实非同寻常。

总之，《闽都别记》塑造的女性形象，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传统情女、贞女、淫妇

形象中的封建没落思想意蕴，闪现了某种反叛精神的新观念，透露了追求人性的新信息。作者以民主性思想观念为催化剂，在栩栩如生的人物背后透着作者的理想和胆识，折射出当时社会的矛盾和思潮，具有一定的启蒙理性主义意义。其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应当得到充分的挖掘。

别样的风采

——《闽都别记》中的女性形象与女权意识

王 宇

大抵除了《红楼梦》，中国众多的古代小说是以男性为主角，围绕男性生活展开故事情节的，女子往往是配角，甚至只是一笔带过。但即使是《红楼梦》，书中所描绘的也只是官宦人家的女子生活，其他阶层的女性形象则难窥其貌。而《闽都别记》完全颠覆了传统的写法，它以高度的热情和大量的笔墨塑造了一批迥然不同的女性形象，其中有名有姓、有独立故事的女子就有四十余人。她们不论出身官宦贵族，还是成长于普通平民，个个性格鲜明，大多毫无传统女性柔弱、附属的品行，更多的是自强、自立、泼辣、率性的一面，在关键时刻展现出不逊于男子的才气和豪气，显示出福州女性别样的风采，也体现出福州社会和福州民众鲜明的女权意识。

一

《闽都别记》中一众生动丰满的女性人物，构成了小说重要的成分，让人从中领略到福州古代女性的独特魅力。这些女性形象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类型：

一) 有胆有识、自强自尊的才女和丑女。《闽都别记》一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以大量的篇幅描绘了一批有才能、有作为、秀外慧中、巾帼不让须眉的才女，并让她们贯穿于小说的始终，构成小说的主要情节。如进士吴勳之女吴青娘，无意间在榴花洞救了周启文，几番交谈后，此女的诗文赋对、易卜之算及胆略智慧便胜于周启文，甚至对双亲言说“郎救女”，为自己赢得了爱情，如愿嫁给周启文。以致周感慨不已：“不胜羨其伶俐”。在书中，吴青娘维系着周吴两个家族的兴衰存亡，是家族最重要的人物。小说一再渲染她精湛的易卜之术和过人的胆识，如她推算出周启文在建城、建塔过程中的危难、推算出“七千金”的存在、处处想方设法帮助丈夫建成大业等等故事，虽不乏夸张、神化之笔，但她的韬略、智谋的确令男子自叹不如。她确是一般传统小说中罕见的女性形象。

此外，小说还塑造了吴瑶琴、林庆云、王月英等与吴青娘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女子，她们莫不是精通诗书、有胆有识、冷静沉着。如果小说仅仅只是赞叹这些才貌双全的女子，或将其理想化，这部小说的意义也就削弱了。小说还特别塑造了一个改变命运的丑女吴瑚蚬。此女自小生得头尖腹大、肌黑如炭，人人称她为“牛虻”，三十多岁还没出嫁。她日日起早爬上屋脊替代被风吹去的屋脊“他那”，直到天黑，

风雨日晒也不更改。自说无金鼓花轿来娶不下来。为补贴家用，她别出心裁日去屋顶搓线，夜在房中削竹做罍获卖。因为丑陋，她在屋脊还惊走了近乡的鬼怪。至有人来提亲时，她除了要二百金财礼才许之外，还要男方本人来相看，如貌不佳也不成，一点也不自卑。小说借求亲者徐得兴之口赞吴瑚虬，“女子之美亦不过外貌可观，见其德亦难。此丑女丑极，亦算才德兼全。比别个才貌双全者，故要好百倍。”古代文学中赞叹貌丑有德的也不少，如嫫母、无盐，传说中诸葛亮之妻黄氏等等，但像吴瑚虬这样集五德为一身的却不多见。

二) 斩妖除怪、庇护众生的神女。陈靖姑是福建地方神灵中唯一一个以“扶胎救产，保赤佑童”为职能的妇幼女神。有关她的故事和传奇散见于历朝各代的志书文籍。《闽都别记》记载得尤为详细。全书以大量的篇幅浓墨重彩、绘声绘色地描绘了陈靖姑生前生后降伏水怪山妖，为民除害，由人而神的故事，极具神幻色彩，又令人信服。

陈靖姑一出场，书中就说她虽是凡人，但却极具灵异秉性，三岁即能念观音咒经，从小立志终身奉佛养亲。为此再三拒婚，“惟朝夕在兰房拜佛念经”、“靖姑啼喊，宁死不去”，而后毅然纵身水底往闾山学法。三年后学成法术，能呼风唤雨，降妖伏魔，解救民生。陈靖姑与刘杞莲结婚后，“不但代人除鬼怪，尤能佐婿断民情”，断案如神，能力超强。24岁时不顾怀有身孕，决然脱胎祈雨，被妖鬼所害身亡。此时，陈靖姑为民牺牲、解民倒悬的高尚品德已令人不胜感动与敬佩。但接下去的举动更让人心灵震撼，书中交代陈靖姑死后，她的魂灵则往闾山“求师再学救产扶胎之法……凡有人间胎产，远近呼之必到拯救”。果然，成神之后的临水夫人法力愈发无边，所做善事、好事不计其数，至此，陈靖姑彻底完成了由人至神的衍化过程，庇佑人间的形象十分完满，以致信众千家万户。可以说，《闽都别记》起了统一陈靖姑故事情节的作用，使福建各地的陈靖姑信仰活动趋于一致。“《闽都别记》中陈靖姑形象最大的发展是女性成为福州地区众神世界的主宰……她无所不能，成为地道的巾帼英雄。这种阴阳颠倒的现象在中国其他地区极为罕见。”

同时，《闽都别记》还描写了北山二夫人、欧冶氏等众多女神，她们原本都是凡胎凡骨，但生前却具有牺牲精神、有胆有义、临危不惧、救民倒悬，生后依然庇佑百姓，解危化难，广受民众崇奉。这种把女性神化的倾向，在书中多次出现，一旦女性有奇异表现时，必然将之归入神性的出身，比如铁麻姑是天上织女支机石投胎、太平春的元神是小蛇、陈靖姑更是观音菩萨的弹指云血变幻的，等等。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福州社会特有的对女性的褒举和尊崇，是女性意识觉醒的端倪。

三)不畏强暴、大胆追求、捍卫爱情的烈女。千古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在婚姻问题上都奉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尤其是女子,更没有自主权,但《闽都别记》却塑造了一批为婚姻自由而战、勇敢追求爱情的女性形象。如冷霜婵,为了给父亲伸冤,主动隔河掷荔枝给相中的情郎,后落人无道昏君之手,不从暴君而宁愿与情人一起双双烧死;冷应貂主动追求思慕已久的情郎南徵,并为他精心抚养遗腹子;薛品玉“宁嫁箬笠子,不嫁纨绔小儿”,竟为多情的打渔郎(缺嘴)哥悬梁自尽。

除了上述这些奇女子外,《闽都别记》还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女性,如嫉恶如仇、豪气干云的侠女铁麻姑、万一枝,她们不但机智重情而且刚勇侠义;如出身卑微却有情有义的姬妾娼妓奴婢赛亚仙、桃笑以及尼姑、石精等等,都别具风采。

二

作为福建历史上流传至今篇幅最长的章回体传奇小说之一的《闽都别记》,充满着浓郁的乡土特色,虽内容十分庞杂,但其中异彩纷呈的女性世界,却折射出古代福州地区的社会生活和人文思想。这与当时福州的社会环境及民众的思想信念有着密不可分关联。

自古以来,福州就是座开放的城市,“福州城自汉晋以来都是福建的政治、军事以及经济、文化等中心,这使得福州人的人文性格,具有追求正统教化的特征。”加之福州靠山面海的地理位置,传统的农业经济和新兴的工商业并重,务农稼穡与出海经商的生活方式,使福州民众既有淳朴敦厚、正统谨慎的一面,又有冒险进取、开放兼容的另一面,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上突显出一种独具个性的地域性。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福州民众兼容并蓄的思想意识,“便有原始的民主主义思潮和个性解放要求的滥觞和发展,女性意识的觉醒便是它的一个重要的表象分支。”《闽都别记》所塑造的这些福州女性与其说她们本身有胆有识、有侠性,不如说是福州这座城市的社会环境、氛围和风气造就了她们。正统的民族气节观念,自由开放的社会生活,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使她们的言行、精神都打上了浩然正气的烙印。而福州民众历来具有强烈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思想,注重侠义仁义,福州女性在这方面丝毫不逊男子,有时甚至比男子更有骨气、更为侠义。吴青娘、铁麻姑等这些女子的出现,表现了福州社会和民众尊崇、热爱女性的思想倾向和人生态度,至少是对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传统主流文化的一种轻视。小说极力赞赏丑女的品德,并将之与美貌无德的徐得兴前妻相比,突显吴瑚虬的才能,旨证明福州社

陈支平.福建六大民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205.

萧虹.阴之德.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9:4.

会更注重一个人的内在品行，也更尊崇自信、自强和自尊的性格，至于“女容”这样古代女子必备“四德”之一的要求可以放在次要的位置，由此可见福州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较高。

《闽都别记》中的陈靖姑已是个完全神化的异人，寄托了民众对这位为民献身女子的尊敬和纪念。尤其是她死前发誓今后要“救产保赤”的诺言，更赢得福州妇女的崇拜和尊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陈靖姑这种保胎保育的特性和灵异是妇女们所赋予的，甚至可以说，陈靖姑这一女神形象是妇女们塑造出来的，反映了福州民众特别是福州妇女渴求生育平安、母子平安（在当时医疗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寄望神灵庇护的心理。同时，小说中的陈靖姑是作为一个孝女、贤妻、良巫出现的，她本身并不愿意出嫁，但为了父母出嫁；结婚后又极力辅佐丈夫理政判案；作为有道术的女巫，她不断与鬼神做斗争，最后不惜牺牲生命，救民于苦难中。她的身上集合了儒家所提倡的忠孝节义的做人准则，成为教育世人的楷模。陈靖姑由佛转道又转为神的过程，实际上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哲学思想的折射，也是信奉者希望心目中的崇拜偶像更加神奇、丰满、浪漫的心理表现。千余年来，陈靖姑已成为对福建民众的社会生活和人生进程有着巨大影响的女神，在福建民俗信仰中占有重要位置，已成为闽地乡土文化的一个重要成分。

《闽都别记》一方面反映出福州较为开放自由的社会环境和尊重女性的女权意识。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当时进步思潮对福州社会的影响力。冷霜婵等这些福州女子在婚姻爱情问题上主动大胆、泼辣率性，凭借自己的力量和才智，大胆叛逆乃至不惜付出生命代价，直接与传统君权、父权斗争，取得婚姻自主的权利。这种追求美满婚姻和家庭幸福的强烈愿望，挣脱礼教、世俗观念枷锁的勇气和胆识，实际上是当时正成为潮流的商人和手工业者等市民思想与当时离经叛道的反传统“异端”的反映。在她们身上，可以看出福州女性有意无意的民主意识和反传统礼教的思想倾向，以及福州民众对这种民主意识和行为的接受、默许和赞赏。

因此，《闽都别记》向世人所展示的这个女性世界，蕴含着一定的民主性思想观念，具有不可忽视的时代意义。

多种艺术语境下的精神图像 ——对陈靖姑艺术形象考释

陈 丰

陈靖姑不是虚构的神灵，史上实有其人。南宋淳祐年间封陈靖姑为“崇福昭惠慈济夫人”，赐匾额“顺懿”。最早文献记载是元代进士张以宁写的《顺懿庙志》，后来《八闽通志》、《福州府志》、《建宁府志》均有记载。清乾隆年间《福建台湾府志》、嘉庆年间《续修台湾府志》亦有有关临水宫修建的记载。据明万历年间《古田县志》载：陈靖姑于唐大历二年（767）正月十五日出生于福州藤山（仓山）下渡街。传说她十六岁时入闾山学法，后嫁古田人刘杞莲为妻。父亲陈昌在朝廷任户部郎中。陈靖姑一生行善，为人排忧解难，治病救人，抑恶扬善，在民间享有盛誉。她因祈雨罹难后，老百姓感念她的恩德，在她古田的故居立庙祭祀她。据古田临水宫主持黄光辉说：“庙始建于唐贞元八年（792）。”与陈靖姑神像相对的有一座金碧辉煌，风格独特的古戏台。戏台当然是以后修的，但也说明陈靖姑信仰与戏曲结缘是很早的。陈靖姑信仰已经流传到台湾、东南亚一带国家地区，各地分庙很多，光台湾一地就有一百三十多座，配享祭祀的达到了三千多处。信仰她的百姓国内外约八千多万。对女神的敬仰实质突破了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藩篱。

陈靖姑的事迹自唐、宋以来已经进入艺术形象塑造的领域，最早出现的是民间口头文学、神话传说、说唱文学、话本小说。清中叶出版的章回体小说《闽都别记》，厦门大学傅衣凌教授在出版前言中有重要说明：“《闽都别记》的写作时代，约在清乾嘉之际或者更后些，系当时福州说书人根据本地民间传说，参考历史故事所拼凑而成的一种话本。”“陈靖姑神话，是全书一个重要线索，福州民间流传很广，是一种保婴、保赤神……在这故事中，不时穿插着降伏水怪山妖，为民除害的神话。”以陈靖姑为题材的神话小说还有明刊本《海游记》，清中叶《临水平妖志》、《临水平妖》等多种。在福州评话中《陈靖姑》则是重要书目。戏曲早期有清雍正十三年词的明戏抄本《临水夫人》。闽剧的《陈靖姑》有连台戏本，其手抄本现珍存在福建省艺术研究院。芗剧、莆仙戏、打城戏也有以陈靖姑为题材的剧目。“陈靖姑信仰题材是福

黄安榕. 闽台陈靖姑信仰.

杨榕. 福建戏曲文献研究：63.

建傀儡戏中最为普遍的剧目”。还有舞蹈《奶娘踩罡》、《茶篮鼓》等。电视连续剧的脚本也已创作出来。以陈靖姑为题材的各类文艺作品，在民间有广泛的读者、听众、观众，形成一种宏大的社会文化形态，属于群体性的文化传统之一。陈靖姑艺术形象自唐代以来的艺术生态的流程，反映了千百年来平民间百姓精神生活绵绵不断的链条，回响着远古先民的遗音，是闽越族心灵史的记录，先民历史的记忆。陈靖姑艺术形象的精神内涵，她的精神图像，寄托着先民的欢乐和恐惧、抗争和胜利、希望和憧憬。在千百年的历史行程中，民间艺术行程始终和民间神的艺术行程伴随在一起。民间艺人用多姿多彩的多类别的艺术语境来赞美、塑造民间神的艺术形象。艺术形象的精神图像深刻地反映了本地区最底层最广大民众的心理特征。千百年来本地区的民间口头文学、神话小说、评话话本、戏曲、木偶戏、舞蹈、美术、音乐和民间信仰习俗相辅相成，相生相长。人民创造了神，民间艺术家塑造的神的艺术形象又促进了人世间草根艺术滋生、发展和成熟，它是人类创造力的表现。神诞活动，传统节日的娱神活动，也是老百姓的娱乐节日，看戏、听曲、听评话的群众场面，甚至出现痴迷、狂欢的状态。这一种群体性的文化形态，是一种世代相承的文明方式。因此，从对民间神艺术形象的精神图像的解读考释，从而考察、研究民间艺术行程中的诸多轨迹，探寻民间艺术家的文化创造力的杰出价值。从对神祇艺术形象精神图像的解读考释，亦可窥探到平民心灵史的奥秘。对于表现从历史上杰出人物转为英灵的人间神的陈靖姑的文艺作品更应该从人本立场出发对于她在历史现场处置事件中的生存本相，她的至情至爱、生死炼狱，其人性化感情的千回百折、悲怆欢娱都给予深度的开掘和揭示，显示其悲怆的牺牲精神，揭示其感动，特别是感动历史现场先民的精神特质，显示出使其升华为人间神、庙食千秋的历史事件行为的精神内涵。在当代文艺作品艺术形象的塑造中得到更真实、更鲜明、更生动感人的体现，追求更崇高的艺术审美。

以陈靖姑为题材的各类文艺作品林林总总、蔚为大观，民间艺术家在女神本传之外，还虚构了许多情节。本文只能择要分析考释。

祈雨是最重要的情节，陈靖姑罹难于祈雨现场。

福建自古多旱灾，曾出现“人食人的惨状”。在陈靖姑24岁那一年（唐德宗贞元三年）福州地区又发生了严重干旱，人渴致死者不少。

中国上古从殷商时代起遇旱灾，即由女巫祈雨。《周礼·春官·女巫》记载：“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旱暵则舞雩。”文中“舞雩”是祈雨的祭仪，即是请女巫舞蹈祈天神降雨。《礼记·檀弓下》载“岁旱……然则吾欲暴巫而奚若？”暴巫即是将女

巫暴晒于烈日之下，祈求天神降雨。更强烈的祈雨方式是“焚巫”。“鲁僖公二十一年（前639）夏，天大旱，鲁僖公想要焚烧祈雨的女巫。”《淮南子》载：“汤时大旱七年，卜用人祀天，汤……乃使人积薪，剪发及爪自洁，居柴上，将自焚以祭天。火将燃，即降大雨。”请女巫祈雨是古老的习俗。战国时，楚、越（福建、浙江、江西）之地，巫风甚盛。到唐代巫风又盛。张亮采《中国风俗史》中说：“巫覡者至唐又甚焉。”“王瑞之相肃宗也，分遣女巫于各州县。”“用其医病，祈福，祈雨也。”唐肃宗在位之时距陈靖姑出生之年不远，各州县应包括福建在内。《新唐书·地理志》载：“福建道下辖福州、泉州、建州、漳州、汀州。”而古田县属于福州。福建当时亦属巫风又甚焉的范围。由此可知，陈靖姑祈雨是延续了中国女巫祈雨的风俗。她在福州龙潭角设坛祈雨。她在祭祀时，一边要舞蹈，一边要唱祈天的娱神的祭歌。陈靖姑怀孕在身，怎禁得起在赤日炎炎之下长时间地“舞雩”，胎儿流产，她也献出了生命。民间另一种说法是她脱胎祈雨，是一种用药催产，让胎儿早产，而不足月的婴儿在当时医学条件下也活不了，陈靖姑带着刚刚早产的衰弱的身子祈雨，当然危及生命。她为了天下苍生，牺牲母子的伟大精神感动了乡亲父老。他们在她的出生地、故居地、祈雨地立庙祭祀她。她被老百姓尊为女神。从艺术审美的角度看，陈靖姑祈雨的情节是属于烈日暴晒的“暴巫”人祭的悲怆壮烈的场面。深刻揭示陈靖姑在祈雨之前、之中的处境、情感，她的心理活动、七情六欲。一个年轻的孕妇在危难之前的有着深刻复杂两难处置的精神炼狱，应当成为情节主轴，应真实地还原历史本相，给人物以血肉，以人性的骨肉之情、骨肉之痛、生命之爱、生命之恋和勇敢搏斗的精神，敞开人物的心灵窗扉，让观众看到心灵燃烧的火光。针对当时的历史环境，还有一问，如果当时祈雨不成之时，她能生还吗？统治者能放过她吗？会不会也像鲁僖公之流要“焚巫”呢？因此可以说悬在她头上的不仅有烈日，还有封建君王“焚巫”的利剑。在陈靖姑艺术形象中精神图像的大写符号应是伟大的牺牲精神，是对天下苍生的大爱精神。而这大爱精神，是在精神的炼狱中熊熊燃烧的。

作为以陈靖姑为题材的作品出现的第二个重要情节是母爱，是娘奶神、母亲神、护胎救产保赤佑童神、送子娘娘的艺术形象。这固然是因为她祈雨牺牲了儿子的原因。从历史上考证有两点可以佐证她之所以成为娘奶神的原因。一是她是医治妇婴病的医生，唐肃宗往各州县分遣女巫时，用之“医病、祈福、祈雨”。医病摆在第一位。巫和医在中国早期是合二为一的。医，古代也写成“蟹”，从字形上就可看出古代巫和医的密切关系。陈靖姑能催生早产，当然有医治妇科方面的医术，平常也能为妇女婴儿治病。至于她不仅是妇女、婴儿的保护神，而且成了主宰人间生命

出生的送子娘娘，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她对女天神“少司命”祈求过保佑妇女、儿童，祈求过为已婚未育的妇女送子。这在屈原的《九歌》中可以得到佐证。屈原《九歌》是根据夏代流传下来的，流传在楚国，沅、湘之间祀神的乐歌改编的。其中的“少司命”是掌管人间生儿育女、保护儿童的天神，是女天神。“少司命”的乐歌，祀神时只能由女巫对女神独唱，向女神祈求恩赐。乐歌中有：“夫人兮自有美子，荪何以兮愁苦。”意思是：“人们自会有娇美的儿女，你为何还要为他们忧伤。”这篇乐歌的结尾句：“竦长剑兮拥幼艾，荪独宜兮为民正。”意思是：“高举长剑保护下一代啊，只有你才是人命的主宰。”少司命是娘奶神，是送子娘娘，是掌管人间生儿育女的天神。“楚、越”巫风甚盛。“《国语·郑语》的‘闽蛮蛮矣’，‘蛮’为楚国姓，‘闽蛮蛮矣’就是说古代的七闽部落和楚国都是称为蛮的南方民族。”既然楚国有这“少司命”的女天神，有祀典“少司命”的乐歌，那么同样巫风甚盛的南方民族越（闽）也应该有同样祭典“少司命”的乐歌在民间流传，也有掌管人间生儿育女，保佑妇婴的女天神“少司命”。到了唐代，“巫风又盛”，唐肃宗命宰相王屿遣派女巫赴各州县，因此这种“少司命”的乐歌经过漫长岁月的行程，应该在“闽蛮”地域广泛流传。陈靖姑为祈雨而祭天，当然也会为保佑妇女、儿童而祀典过女天神“少司命”。也曾为未生育的夫妇祈求过女神送子。如果这些都曾经有过，那么，在她升天后，被认为也是送子、保护妇女、儿童的女神，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楚国祀神乐歌中，把鲜花比喻美好的人，而陈靖姑的送子符号恰是白花和红花，这绝不是巧合，也应该是祀神远古遗风。陈靖姑成为送子、救产、护婴的女神，这是从夏代经过春秋战国的楚、越流传到唐朝的远古先民崇拜掌管生育、护婴女神“少司命”的精神的遗响。在以陈靖姑为题材的艺术作品中，在陈靖姑的信仰习俗中有着许多送子、保护婴儿的情节。她传承了女天神“少司命”的远古遗音，为中国的崇拜掌管生育司命女神的风俗增添了浪漫主义的美丽色彩。连江地区的舞蹈《茶篮鼓》是在陈靖姑诞辰日正月元宵夜（娘奶诞）演出的送子舞蹈。由花女舞灯，舞动的茶篮中的白花、红花让结婚未生育的妇女采摘。采白花生男孩，采红花生女儿。其舞蹈场面欢腾热闹。

巫舞《奶娘踩罡》是表现陈靖姑的舞蹈。清康熙年间传入闽东地区。分四部分，一为奶娘出征前梳妆打扮；二为驱鬼；三为保赤佑童扶助孕妇；四为祈求平安的笼米、筛米、钓鱼等；它同样以保赤护婴作为重要段落。这部巫舞内容很重要的特色就是表现了陈靖姑梳妆、打扮、笼米、钓鱼等平凡生活，赋予女神浓郁的人性化色彩。

屈原·九歌//楚辞·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39.

朱维幹·福建史稿·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6.

以陈靖姑为题材的作品几乎都有斩蛇的情节。

福建古代蛇虫极多，未开化时代的先民，非常恐惧，只能纹身避害，出现崇蛇的风俗。至今南平市樟湖坂还有崇蛇遗风，还有蛇王庙。《说文》云：“闽，东南越，蛇种。”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说：“此诸族之名皆图腾也。”从祖先畏蛇，崇蛇到陈靖姑的斗蛇、斩蛇，是先民心理上质的飞跃，终于跳出惊畏、崇拜的藩篱。陈靖姑斩蛇情节在福建先民心灵史上有重要的意义。陈靖姑的斩蛇情节应是从她生活中提炼的。她会捉蛇、斩蛇。传说她种一种蛇药，名叫“夫人草”，人被蛇咬了，可以用它治疗。斗蛇、斩蛇情节表现了她的大无畏精神。就是残存崇蛇遗风的地方也建有斩蛇英雄的神庙。樟湖下坂有一座陈靖姑神庙“顺天圣母庙”，还建有古戏台一座，请陈靖姑看戏。戏台上书“南明隆武二年”。从这里更可窥见先民对于蛇非常复杂的心理状态，奥妙玄秘。因此，斩蛇的情节也可以写得曲折复杂、精致多彩，目前仅仅是人、蛇妖之斗，显得简单化。

在以陈靖姑为题材的文艺作品中，陈靖姑降妖伏魔、消灭长坑鬼等志怪传奇故事情节有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唐代从大历至大中咸通年间是传奇小说最为兴盛的时期，出现许多优秀的传奇小说，如《任氏传》、《柳毅传》、《离魂记》、《李娃传》等名作，其中不少是借谈神说鬼描写人事的短篇传奇小说。陈靖姑的祈雨罹难，升华为神的时期也是在这段时期。关于她的神话传说也就是在这段历史时期开始传播的。唐代佛道二教盛行，佛、道、儒的斗争和融合，对于文学、艺术的影响甚为显著。汪辟疆教授在论著《唐人小说》中说：“唐时佛道思想遍布士流，故文学受其感化，篇什尤多。”以陈靖姑为题材的神话传说受唐代传奇小说的深刻影响，情节追求新奇曲折。程国赋在《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一书中认为“许多佛道小说中法力高强的僧人、道士形象的塑造体现了作者的理想”，“僧人、道士往往以救苦救难、斩妖除邪的身份出现，他们运用虚构、夸张、想象手段，极力渲染僧人、道士超凡脱俗，法力高强。”而开始流传于唐代的陈靖姑神话传说也正是体现了民间作者“救苦救难、斩妖除邪的理想。”它在民间长期流传，直到明代才出现海北游人无垠子的传奇小说《海游记》。唐人传奇有的采用隐蔽式叙事视角的艺术手法。比如说《聂隐娘》中聂隐娘被老尼偷去，教其剑术，至于老尼是何人，为何收聂隐娘为徒，传奇没有交代，产生了神秘感。神话传说陈靖姑到闾山学法，闾山在何处？没有交代，也是采用隐蔽式叙事视角的艺术手法，因此，我们大可不必探究闾山在何处。无可讳言，在陈靖姑神话传说长期行程中，佛、道两教对民间信仰争夺、改造、浸染，因此而加入的佛、道的色彩，同样对文艺作品的内容也产生了影响，产生了故事情节的差别歧异，也是一些怪诞情节产生的原因。据考证福州评话是唐宋俗讲流传至今的活化石，陈靖姑的神话传说流传其中，不是偶然的。清乾嘉间出版的《闽都别记》采用了说

书人的说话辑集当是可信的。陈靖姑故事中降妖除鬼的情节的艺术手法应是从属唐代传奇小说、俗讲艺术手法的范畴，其艺术渊源是古老久远的。

从以上的考释中，可以看出陈靖姑艺术形象的精神图像，她的大爱、母爱、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是人类生与死的生命哲学的高度概括，是人类和大自然关系的表现。从中可以探寻到中国远古的文化血脉在陈靖姑艺术形象中的流淌和回响。她的伟大精神，体现了对生命价值的敬畏，体现生命哲学、生命伦理学的崇高价值。我们从艺术审美高度去彰显陈靖姑的伟大精神，应是现当代在多类别的艺术语境下塑造陈靖姑艺术形象的精要所在。

现当代，陈靖姑形象的艺术创作已扩展至电视连续剧等音像创作领域，有着更大的展现时空。陈靖姑信仰习俗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们应该在保护陈靖姑的信仰习俗的文化活动的同时，有意识地以崇高的艺术审美精神观照其艺术形态，在艺术作品中弘扬陈靖姑文化的人文精神。这对于加强海峡两岸和海内外华人的承继先辈的意识，确认文化身份，持续文化认同感，亦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闽都别记》中陈靖姑故事的来源与影响

官桂铨 江荣基

陈靖姑的降妖灭怪传奇故事在福州语系地区流传十分广泛，这里供奉她的庙宇也特别多，旧时福州人家几乎每家每户都供祀临水太后陈靖姑。这主要靠福州评话、戏曲、伢唱和小说的传播而形成的。

福州评话属于弹词体的一种地方说唱艺术。始于何时，至今没定定论。学者普遍认为她发端于南宋。宋靖康二年（1127）北宋灭亡，宋康王赵构逃往杭州，当上了皇帝，为宋高宗，年号建炎，史称南宋。经济重心从北方向南方转移。于是北方的艺人不断来到国都临安（杭州），来到南方各省，福州评话从此开始发展起来了。

据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和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八记载：南宋初期，有一位善于说史书的评话艺术家——松江人丘机山，以滑稽出了名。他曾到各地旅游，也来到福州，讥笑福州秀才不识字。秀才们发怒了，想出了一对，刁难丘机山，目的让他屈服。秀才出上联：“五行金木水火土”，丘机山立即续下联：“四位公侯伯子男。”可见丘机山既博学又才思敏捷。福州当时有说评话的书场，所以丘机山才有机会发挥他说书的本领。松江、福州两地评话才得以交流。

宋代福州评话可能有话本，而且有刻本，因为福州在宋代刻书业还比较发达，福州学官、福建路转运司、福建提举司、福建市舶司、福州东禅寺、福州开元寺等地方都刻过书，有的至今还有传本。但是宋元的福州评话书一本也没有传下来。而元代福建建阳刻的话本《红白蜘蛛》刻本传了下来，元代建阳虞氏刻的《全相平话五种》：《全相武王伐纣平话》、《全相七国春秋平话后集》、《全相秦并六国平话》、《全相前汉书平话续集》、《全相三国志平话》也传了下来，但原书藏于日本。明代福州评话本也没有传本。

清代福州评话确实十分繁荣。清乾隆十三年（1748）刻有福州评话《新刻七星白纸马》四卷一册，但此书今日不可见了。现存最早福州评话本是嘉庆二十四年（1819）福州日新堂刻的《临水平妖传》八卷，竹纸，一册；扉页红纸，中刻“临水平妖传”，右上刻“閩山传法救世真迹”，左上刻“嘉庆二十四年菊月新刻”，左下刻“日新堂藏板”；半页，版框高18.7厘米，宽10.9厘米，10行，行31字，写刻；卷一首行题“新刻陈靖姑卷之一”，其他各卷首行均题“陈靖姑卷之x”，卷八最后一行题“新编福建志说评话陈靖姑终”；每页版心上刻“靖姑”，鱼尾下刻“卷x”，下刻页码。全书

共99页，6万字。此书已成为孤本。

评话《临水平妖传》（又名《陈靖姑》）最早见于咸丰年间成书的施鸿保《闽杂记》卷五中“陈夫人”条记载：“陈夫人亦称临水夫人，宋淳祐中封崇福昭惠慈济夫人，赐额‘顺懿’。后又加封天仙圣母、青灵普化碧霞元君，此说多本书坊所刊《陈进姑传》……若书坊所刊《传》，尤多诞妄，如云夫人七岁被风摄去，至十三岁道成始归，嫁同里黄姓，助王璘用兵，及斩长坑鬼，收石峡怪等事。事既不典，言亦无文，或乃据之以为庙中楹帖，殊可笑也。”（1985年福建人民出版社校点本页74）《临水平妖传》中陈靖姑嫁黄姓，而《闽都别记》和小说《临水平妖志》中陈靖姑嫁刘姓，更证明《闽杂记》里的《陈进姑传》就是评话《临水平妖传》。

民国二十二年（1933）前后，福州出版有几百种石印本评话，以石印小册子问世，正文用有光纸，封面统一用红纸印刷，俗称“红本评话”。这种书流行最广，影响最大，有人据刻本《临水平妖传》稍为改编成新的福州红本评话《平妖传》和《陈靖姑》各一册。

清后期成书的福州小说何求《闽都别记》中陈靖姑部分也是根据评话《临水平妖传》改写的，证据见下文。《闽都别记》二十卷四百回，版本比较多，有清代抄本、清宣统三年（1911）油印本、民国十六年丁卯（1927）福州藕根斋石印本、民国三十五年（1946）福州万国出版社铅印本、1981年福州古旧书店据石印本扫描油印、1987年福建人民出版社据石印本标点出版、1986年台北罗星塔月刊社标点本、2008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又出珍藏本。

清末还有一本福州小说《临水平妖志》共17回。现存民国间铅印本，小32开，白报纸本。因首尾俱失，存正文16回，第17回仅存回目及正文一行，现存74面，估计全书有79面，每面23行，行46字，全书约83000字。每面书旁均印“临水平妖传，第x回”。约1983年前后台北翻印此书。为什么说此书是福州小说呢？因为书内有许多地名、方言，只有福州人看了才了解。比如第2回说：“閩山原即在龙潭壑边濠至泛船浦一带”，第4回说：“当日在望北台岭截戏”，第5回说：“但今猴王庙雕塑”、“径望南投于南台过界山藏养”，第8回说：“前日小妹路过州洋”，第9回说：“今福州府罗源县白石司地方，白石岭半岭企伏上有一石”，第10回说：“罗城即今之津门楼城台改筑”，第11回说：“那张坑鬼的山与高盖山附近”、“城内有定远桥，今叫铁板桥，后曹植从北水关一带凿开，透出外西湖”、“今九仙山玉皇阁是也”，第12回说：“轿子不觉已到江南桥，即今就是仓前桥也”、“方才妖蛇斩了三段，俱有下落，头段被臣锁在白龙江之龙潭壑中也，中断锁镇开元寺铁佛殿古井中，尾段镇七穿井中”，第13回说：“前日所食之花臭青之至，不堪人口，食之甚厌”，第14回说：“其名曰败阵洋也，截杀败卒，即今金墩洋杀人桥也”，第15回说：“闽主先设賑济安

民之所，即今城内安民巷，即当时赈济粮草之处也”，第16回说：“又将粪斗一枝放于前门……葛氏视之，见是粪斗，笑道：‘此乃粪斗，说什么虎’。张坑鬼再看，果是一枝粪斗，又随葛氏走到灶前”、“陈夫人独自来至白龙江即今南台大桥下”、“今临水宫改为龙王庙也”，等等。《临水平妖志》小说是集陈靖姑故事之大成，书由评话《临水平妖传》和小说《闽都别记》有关陈靖姑部分改编而成，下文可证明。

—

陈靖姑故事有一部分可以找到源头，后来发展为评话、小说，愈谈愈神奇，愈后愈丰富，下面举几个例子，说明它们之间传承的关系。

明末福州学者徐燉编著《榕阴新检》卷三“方技”中收有徐燉朋友陈鸣鹤《晋安逸志》“女道除妖”一则，女道即陈靖姑。其中说：“乡有虎魅，能变形为人。靖姑劾系降之，使为远游前驱。”评话《临水平妖传》卷三就生动多了：“那日比比务二个秀才：一只姓张，一只姓李。里城岁考，来看告白，路由高界山经过。虎妖变一个十七八岁杏脸桃腮美貌女子，拦住悲啼。李秀才看见美色异常，向前就问：‘娘子何故悲伤？’女子答道：‘奴染患心痛，如今寸步难移。相公如若相怜，扶奴回家，感恩不浅。未知肯否？’张秀才也赶教，见李秀才共一个少女扳谈，就唱道：‘男女授受不亲，在此讲世乜话？’李秀才答道：‘乜要紧。’仅向此女讲：‘我扶你回家，你家中更有何人？乜毛谢我哩！’女子就讲：‘我母亲亡过老，父亲出外生理，住居此小。乜毛兄弟姐妹。’李秀才见讲，用手相牵而行，一路养模行至牛山，那虎妖被伊摸得不耐烦，大叫一声，山摇地战，现出原形，乃是一头金毛大虎。张李二人见此景，即时惊倒在山林。大虎就将李生衔在嘴，弄抛去拽梨客调。咬仅不咬伊，衔在口中，丢于去，柳落梨，替伊惊的半死，虎就在山中，穿腰枝胶，等伊回醒。仅是障做，如此数次。陈靖姑，既收了石氏二女，遁土回来，尚未回家。却靖墙边巷角，姑务告白，因赶回家，未曾观看，到家就问父母，告白向事，陈昌将虎妖伤人，讲了一场。靖姑听见，仅赶教高界山，看见务二个人倒在地下，将剑直刺，虎妖企起来，闪过乃授靖姑，凶猛极恶。靖姑连忙躲过，正倒侧三下，其虎法力步乱，跳舞不定。靖姑暗将捆妖绳祭起，唱声‘缚了’，只见那虎就地打滚，口吐人言，求恳：‘法师饶命’。靖姑就骂：‘你无故伤人，凭实讲来。’虎妖就讲：‘小畜乃旗山居址，原不伤人，只因来了黎山老母，居于旗山授徒。小畜伏降后，又收了一个徒弟，乃西河江氏，将小畜拨与他做坐骑。故此闲了，只在前山后山游耍，惟求大法师，好生之德，饶了小畜一命。’靖姑见二个秀才，鞋起来去佬。仅骂虎妖：‘你私奔一负支，恃还可恕，戏耍食人，理法难容。’讲完

掏剑，正正剥杀虎妖。忽听见云中叫道：‘贤姐漫然动气，小妹讲吓人情。’靖姑执剑抬头看，空中落下一道姑。掏拂背剑青春少，将次年庚二八春，生得十分多清秀，他向跟前把礼行。启口动问：‘这位贤姐莫就是闾山学法之陈姐姐么？’靖姑答道：‘正是。’动问师姐：‘那处名山，得何法师传授，贵姓尊名，到此何干？’江氏就应：‘尝闻敝师藜山老母讲：姐姐得了闾山正法、许真君之真术。出了法门，遍处除妖救民。小妹恨不能一会，今寻畜中间，有缘得会，幸甚，幸甚！’话讲投机，二人撮土为香，誓盟姐妹，‘将此孽畜顺本山土地看守，今即共姐同往。’二人都务隐遁法，先往下渡拜双亲。又同靖姑旗山去，解了虎妖捆妖绳。让乞靖姑去骑坐，参谒藜山老母尊。从头动问除妖事，靖姑一一讲分明。”

而红本评话《平妖传》只更改了一些字词，将道白、唱词分别清楚，让人看了比较醒目。如“白）那日有二个秀才；一个姓张，一个姓李。里城岁考，来看告白。由高盖山经过，虎妖变一个十七八岁杏脸桃腮美貌女子，拦住悲哭……唱）张李二人见此景，即时惊倒在山林，虎将李生衔在口，弄抛丢戏来玩游白）那虎咬又不咬，衔在口中，替伊惊的半死……”内容大同小异。

《闽都别记》第24回将虎妖和江夫人合二而一，称为“虎婆”。故事大意说：“再说那山育江氏假冒人之亲戚，把人吃了一个遁去，远近皆知。无处可往吃人，便落在于山僻处，诱人入深谷啖之。那日在旗山下，伺有孤客过路，即装作心痛模样。有张、李二少年书生来都城考试……李生一见江氏美丽，魂便迷去了……言讫，变出一只猛虎，踞山谷口立着。张生吓倒。李生跑走，跑至十几步，虎便抓到原处放下，李生又跑去十余步，虎又衔回原处……又不咬，拿来戏弄……却说靖姑因访长坑、挨拔二鬼，在空中了望，见旗山谷口有虎精衔人……靖姑将捆妖绳飞去，绊在那虎，仍变为女。令护法神捉前来，问：‘是何方妖怪？’江氏跪在地上，泣曰：‘奴乃旗山虎生的，于西河江氏抚养……今愿皈依门下，不敢再害生人，乞饶性命。’……靖姑遂解其缚，令作姐妹行，为护法，江氏喜甚。那李生死里重生，张生惊怕始定……次日，李生果寻至西河江家，江氏果手抱婴儿，生得十分肥白，递与李生……一夜，其母闻啼声异甚，持灯照看，媳睡未醒，不见孩子，惟一蛇盘绕怀中吃乳……李生忿甚，次日又去西河寻问，惟空屋无人。邻右皆曰：‘此女原是山中拾回的虎精，今已得道归正果，凡人那里寻着。’李生闻此，便不敢与较。正是：空想虎婆奶手里有好儿子抱与人。且看下文再说。”

小说《临水平妖志》第5回“凌霄畔收石夹女，过界山遇江虎婆”又据评话《临水平妖传》改写：“上缺字）中考试，一路经过这山，那虎见二人来，乃变做一少年女子

……这张生亦赶上，见李生与一少女扳谈……大吼一声，山摇地战，遂现本形，一只金毛大虎，李、张二生惊倒山侧……靖姑闻之……喝声：‘缚了’只见那虎霎时就地打个滚，四脚被缚，口吐人言，恳曰：‘法师饶命。’……张、李二生得了性命，忙奔下山去了……靖姑）携剑欲杀之，忽闻空中喊声，提剑仰视，乃曰：‘贤妹慢些动，看小妹暂讲情面。’靖姑闻声，提剑仰视时，见空中落下一位道姑，手执拂尘，年约十七八岁，生得十分清秀，乃向前与靖姑施礼曰：‘这位贤姐，莫非就是闾山学法术之陈姐姐么？’靖姑愕然，忙收法剑，答曰：‘小妹正欲动问，师姐那处名山法师传授，姓甚名谁，至此何干，认识小妹之名？’道姑答曰：‘小妹祖居西河，先严江清，先慈何氏，俱已早丧。蒙得黎山老母，传其妙法，录为门下。暂止于旗山堂，闻师父说姐姐得授闾山许真君之真术，出其法门，遍处除妖救民，小妹眼不能一会。只因数日来，山中逃出一骑坐之虎，惟恐逃走无踪，奉师之命，遍寻觅捕，岂知在此。且不意得逢姐姐，真道门之万幸也。’靖姑曰：‘真是有缘，得遇姐姐，意欲结为姐妹一般，方不负道家之幸也。幸有缘不可错过，未知妹妹允否？’江氏曰：‘姐姐要纳小妹，真是万幸了。’姐妹遂掘土向天盟誓，靖姑年长为姐，江氏年少为妹，于是胜似同胞。”

二

陈靖姑斩闾王宫中蛇精，也有所本。明徐拗《榕阴新检》中“女道除妖”说：“永福有白蛇为魅，数为郡县害。或隐形王宫中，幻为闾王后以惑王，王及左右不能别也。王患之，召靖姑，使驱蛇。靖姑率弟子为丹书符，夜围王宫，斩蛇为三……其封靖姑为顺懿夫人，食古田三百户，以一子为舍人。”

评话《临水平妖传》卷五就这则故事进行改编，白蛇不产自永福，闾王王延钧写作黄璘，情节稍为曲折，唱词较长：“白蛇见讲心欢喜，次日作法里宫门。将身变仿陈金凤，眉目面貌一般同……靖姑执剑，仍在宫房作法。闾王见娘娘变做斗大其白蛇，魂飞魄散，靖姑问主：‘此蛇或留或斩？’闾主答道：‘听早斩去。’靖姑执剑，将白蛇斩做三屯，忽然不见。唱）靖姑仗剑从空斩，闾主惊坏始回神。宫中即刻纷纷乱，缘何妖蛇敢入宫……”卷七说：“就将原胎来化炼，炼度胎身得成人。后做灵通其三舍，取名黄聪小舍人。”红本评话《陈靖姑》开头也据此改订，闾主仍作黄璘，文字基本相同。

清小说《闽都别记》第44回、第57回、第62回等将上面故事进行大刀阔斧地改

《临水平妖传》民国铅印本页十九。

《临水平妖传》评话本卷五页九。

《临水平妖传》评话本卷七页七。

造，但仍有抄袭评话《临水平妖传》的地方，如第62回写道：“靖姑左手捧水，右手执剑，随王璘至宫，突入床前，念动真言，喷去法水。蛇精以被蒙头，要走不及，现出原形，一斗大白蛇在床上翻滚了。王璘惊甚。靖姑曰：‘留乎，斩乎？’答曰：‘快斩之！’靖姑挥剑将白蛇斩作三段。”第82回写道：“夫人将毁胎之精气炼度成人，名曰‘刘聪’（即灵通三舍人也）。”《闽都别记》经文人润色，知道闽主姓王不叫做黄璘，根据史实，改为王璘。

清小说《临水平妖志》第12回据《闽都别记》再改写：“靖姑左手捧水，右手执剑，随闽主人室至长春宫。靖姑暗将剑尖向水书符念咒，不觉行了御床，又念动真言，衔喷法水。此时白蛇并无提防，亦仍假作心痛，叫苦连天，这时被法水喷去了。白蛇得知，大不安隐，心下大不爽快，自知必是仇人至了，急欲逃遁。却被靖姑用法术变了天罗地网，难以走脱。靖姑又用剑一指，喝曰：‘畜生还不现出原形，更待何时？’言未毕，已现出原形，乃是一条斗大的白蛇，在床中乱滚乱翻，不得逃去。闽主看见娘娘忽变做一尾白蛇，在床内盘旋，惊得魂飞魄散。众宫娥亦俱吓倒在地。靖姑仗剑：‘请问闽主，如何定夺？’闽主曰：‘速即快斩，快斩勿迟。’靖姑遂举剑将白蛇斩作三段。”第17回末写道：“却说陈夫人虽死，尸解在龙王庙，甚是英灵，其心不昧，如生前一般……又将被白蛇吃毁之男胎的精气收聚，自行炼度，仍转入身成人，取名刘聪，即灵通三舍人是也。”

三

今临水宫壁画三十六婆宫也有根据，明徐≡《榕阴新检》中“女道除妖”又说：“靖姑辞让，食邑不受。乃赐宫女三十六人，为弟子。建第临水，使者存问，相属于道。”评话《临水平妖传》卷五写道：“闽主即时开金口，就问三十六宫娥。原来早被白蛇禁，无名毛敢私开门。白)闽主就讲：‘即管开起看。’宫人领旨，将冷宫开了封锁，并毛一个人影，只见白骨铺地。闽主闻知，晓的被蛇所食……更有三十六宫娥被蛇食在冷宫。靖姑怜悯，做了水火炼度，用了法风一吹，满地枯骸，鞋归做三十六堆。靖姑仅使三十六条其红丝线，即刻炼成人。闽主问伊：都讲是蛇，一日食一只。闽主就将三十六个赐与靖姑，靖姑即拨土地，引回临水宫。自己又回外家，略住八日才转古田。八日回转教古田，奉旨修建已完成。颁赐浩命企牌板，敕封慈济临水夫人。临水宫中大华丽，三十六宫列两旁：第一宫福州府古田宫，注福婆官陈大娘……卅六宫福宁府霞浦县，注生婆官胡锦涛。”^⑧评话《陈靖姑》据此略为修订。

《临水平妖传》民国铅印本。

《临水平妖传》评话本。

小说《闽都别记》第62回据此改编，但没有写出三十六婆官的名字、籍贯和职能，这是最大的不同。小说《临水平妖志》第12回和第13回也据此扩编，也列有三十六婆官，和《临水平妖传》大同小异。由此可见，《临水平妖志》不完全根据《闽都别记》，也参考评话《临水平妖传》。三十六婆官又是一个证据。

四

陈靖姑脱胎祈雨，胎儿被妖怪所毁也有所据。乾隆《屏南县志》卷六“古迹”：“曲潭。在泮池村黄宅桥下，有一潭深不可测，两旁巨石对峙，中流曲折，故名曲潭。潭中一黄蛭鱼甚大，为妖。元至正年间，有中溪吴氏，孀守一男，娶宁德黄柏村姚氏女三姑为妻，颇美丽。入门数月，妖化为少年，挑姑，姑本圣质神姿，知为妖魅，对夫发誓，愿往闾山学法，以除此妖，对其姑曰，媳明日卧床不起。无论亲疏，不许人视。至七日七夜方回。姑须坚守房门，不可忽也。’遂挂褡袋于门楣，置箕帚于门阈，沉魂而去。越三日，妖知脱身，乃变作姑弟，来其家曰：‘吾闻姐病，特来省视。’即欲见姐，吴氏再四推托。妖哭，寻及姐房门，见猛虎守门，惊问吴氏：‘何为虎？’人其门，吴氏指曰：‘是箕，非虎也。’又问：‘门上何以黑蛇缠绕？’吴氏又曰：‘是袋，非蛇也。’其法已破，妖遂入其房，即诈哭，谓：‘姐死肉腐，取棺木收殓。’姑从其言，次日备棺盛贮，至七日，将尸焚化。姚姑回，至对门岭头，见焚尸烟起，知姑愚被妖破害己身矣，无奈泣。越山半里许，遥见妖潭，遂驻足于一大平石上，展起闾法，吹动龙角，步斗行罡，挥摇神剑，插于曲潭之内，妖即被除，现出一头黄蛭。姚姑是夜假梦于里邻乡硕曰：‘曲潭之妖，昨被吾斩。尔等以后可保无虞矣。’次日，里人合声是梦，往潭视之，果然。因就地立庙祀之，称为：‘姚奶官’。至今祈子求福者，无不灵应。雍正十二年秋七月重修，庙貌一新云。”

清代福州评话艺人当受此故事影响，加以想象，编入评话《临水平妖传》卷七中：“白）夫人里了房中，用了法术，掏了喜盆一个，念了咒语，将胎脱下喜盆之内。又把一个桶惶将喜盆又贮桶槿之内，用盖盖住，拍了符诀，将门关好。出了房外，手中又捏一诀，把剪筛一个向房门一掷，化一座八卦九宫，遮住房门。又持草索一条，放于后门，符水一喷，变成一头蛇。仅将粪斗移放前门，也用法水喷，变成一头老虎伏着，就带法器出门。仅吩咐母亲：‘千千万万不可开言。’葛氏应好，夫人出了前门，仅念了几句咒语，用符水一喷，即将厝屋化一座莲池，瓦椽变了莲蓬叶，团团遮住，放心而去……长坑鬼乞白蛇拨醒只一句，呵是嗜。就变一头其胶鹊，泊着莲蓬叫不停。吸吸哈哈那礼叫，打动一个多话婆。白）葛氏听见喜鹊礼叫，汉是禽

《屏南县志》乾隆十七年（1752）刻本页二十五。

鸟毛要紧。也是因为母女情切，不知往去白龙江祈雨何如？赶赶嘴礼就讲：‘务信叫三声，毛信莫做声。’讲姥那礼讲，唱）蓬蓬喜鹊得知闻，即时又变小孩童。头发分开挽两髻，就将双手来敲门。葛氏汉是女子转，开门放进大厅堂。心想儿童毛紧要，连忙启口就开言。启口开声来动问：‘你是谁家小儿童？’白长坑鬼痴痴答道：‘哎！佬太太靠弟鞋怀八奴？奴是前斗村张三嫂其仔，名做魁官哇。因为奴奶去山讨柴，味转来。奴嘴野渴，共婆婆茶讨一碗止渴者。’葛氏就应：‘仆食茶，魁官你去厨房礼自家倾啫食就是咯。’伊行教厨房，看见后门一头蛇，慌将叫一起：‘哎吓，婆婆吓，快来哇，只块一头蛇野大的极，奴毛敢里去。’葛氏行进一觑：‘哎吓，五愆的去，是一条草索呵，那里务蛇呢！’伊仅出腹，就讲吓：‘奴怀食茶水也好。’葛氏答道：‘仆食水去前门，水其礼现成成，去食就是。’伊仅行教前门，看见一头老虎，赶抢臂过来，‘哎呵，婆婆，前门一头老虎野大！’葛氏举头一觑：‘咳，者愆孽，是粪斗姥，世千老虎，伶莫管伊，等我里去倾乞你食。“漫对，婆婆乞奴问一下，婆婆者门靠弟画的花花猎猎，只满作佳？”毛吓，那是剪筛挂礼姥。里去烦茶啫婆。’唱）葛氏移步便抬身，长坑欢喜不非轻。就将剪筛来脱下，里进房里去搜寻。只见桶徨盖紧紧，翻开持动喜盆胎。胎身弄坏就走脱，捧出茶来讨毛人。葛氏心中多少苦，回文听讲白龙江。白）陈夫人草席上面，心肝见痛，肚内难安……”红本评话《陈靖姑》据此改订，多是书面语，失去福州评话的原汁原味，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

小说《闽都别记》第82回也写这个故事，却将精彩部分删去，文字比较简略：“夫人独至大桥白龙江布洋坪作法，缘身怀三月胎孕，将胎存于母家桶徨下方落洋坪。左手执龙角，右手执宝剑，渡片席于江中，舞剑吹角，步斗行罡，念真言，召动功曹，表达天庭，立时浓云密布，大降甘霖。夫人不避风雨，犹在江中舞蹈不辍。谁知那长坑鬼弃陈金凤逃匿，闻夫人回临水，仍归龙潭壑，将夫人所镇之蛇首解放，同逃作祟。惟蛇体不全，不能再变妇女。是日，鬼闻夫人来祈雨，有胎寄母家檀下，又在江中做法，遂同蛇首潜人下渡陈家，盗胎与蛇食之，仍至江中伏于水底，侵害夫人。夫人祈降甘霖已足，忽腹中胎毁血崩，不胜疼痛。”

小说《临水平妖志》第16回也写此事，却根据评话本加以改写，当然可读性比《闽都别记》强多了。

五

陈靖姑成为神之后，到处降妖灭怪，救产保婴，最出名的故事要算为浦城徐清叟媳妇难产而化身救产。其最早记载为明代《建宁府志》，现据明徐《榕阴新检》卷

十“灵异”转引：“宋徐清叟，浦城人。子妇怀孕，十七月不产，举家忧色危。忽一妇人踵门，自言姓陈，专医生产。徐喜以事告，陈妇曰：‘此易耳。’令徐别治有楼之室，楼心凿一穴，置产妇于楼上。仍令备数仆，持扶楼下，候有物坠地，即捶死之。既而，产一蛇，长丈余，自穴而下，群仆捶杀之。举家相庆，酬之以礼物，俱不受。但需手帕一方，令其亲书‘徐清叟赠救产陈氏’数字。且曰：‘某居福州府古田县某处，左右邻某人。异日若蒙青眼，万幸！’出门不见。后清叟知福州，忆其事，遣人寻访其所居。邻舍云：‘此间只有陈夫人庙，尝化身救产。’细视之，则所题手帕已悬于像前矣。人归以报，徐为请于朝，加赠封号，宏新其庙宇焉。《建宁志》。”这则故事多被笔记小说和地方志所转引。

评话《临水平妖传》卷八就此搬演：“白）再讲唐末至宋理宗，国号淳祐，年更久远，座下者蛇头忽然脱走，陈夫人大惊，叫一声：‘哎呀好啫！’内面十姐妹就问：‘何事？’陈夫人讲吓：‘蛇走啫。恐怕投胎害人。’吩咐姐妹守宫庭，夫人即往四方寻。各府各县去寻讨，那日灵魂教建宁。白）者建宁府地方，有一只闲暇基官员，姓陈。号做清叟，家财富足，生下二位公子：大公子名唤陈龙，二公子名唤陈凤。二公子年纪尚幼，未议朱陈。大公子娶下公子娘邱氏，身怀六甲，甚是欢喜。欢喜之后变大愁，谁知腹内涨如球。饭不食来茶不饮，十月满足卖临盆。日夜仰卧眠床上，千伸万叫不绝声。十七个月毛分娩，胎身涨出共床平。清叟正在毛主意，开门忽见一妇人。白）原来乃是陈夫人，见务妖气灵魂显圣……”下面情节与《建宁志》差不多。红本评话《陈靖姑》据《临水平妖传》修订。

小说《闽都别记》第86回也写这个故事，情节差不多，但将陈清叟媳妇邱氏改为李氏。中间又掺入陈靖姑除白鸡精故事。小说《临水平妖志》第18回应也有此故事，因所见本子已残，待看到完整本子后再说。

徐 ■ . 榕阴新检. 福州：海风出版社，2004：71.

《临水平妖传》评话本卷八页十五。

《闽都别记》与闽山文化

刘湘如

《闽都别记》是福州地区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章回体小说，共有401回，一百二十多万字，作者署名“何求”。据有的专家考证，认为该书写于清朝乾隆、嘉庆时期（1736~1820）“或者更后些”，也就是说可能后到道光甚至咸丰年间也说不定，因此说《闽都别记》准确的创作时间尚难以确定。因为该书直到清末民初才有刊印本，即宣统辛亥时藕根斋的石印本。

《闽都别记》在福州民间，更多的通过评话讲书的形式加以流传的，所以不少福州人把《闽都别记》里的故事传说当作历史引用，给人以误导。

《闽都别记》内容十分芜杂，历史故事拼凑，甚至史实颠倒，年代混乱，不少情节低级趣味，黄色淫秽，很不健康，本文不想对比作评述。只因该书中牵涉到有关闽山道教信仰的某些篇章，进行研究，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以正视听，以免以讹传讹，贻误后人。

在《闽都别记》里有关陈靖姑的内容占了相当篇幅，主要集中在上册从第21回“洛阳造桥观音显应，鬘发化蛇临水降生”到第66回“收水银精为救死子访孩童溪因卖假儿”。用了四十多回来叙述陈靖姑及其林九娘、李三娘等谊姐妹如何与妖魔鬼怪斗法、如何斩除白蛇、如何协助丈夫判案等离奇怪诞的故事，占了全书十分之一多。现在，本人仅就其中违背历史事实的部分情节进行分析。

1. 《闽都别记》第23回“靖姑入闽山大法院，真人悦而收之为徒”中说：这里作者何求犯历史性的错误，连起码的历史人物所处的年代都弄不清。许真人即许真君，真名许逊，晋朝人，生于三国魏景初二年（238），卒于东晋宁康二年（374），享年136岁。而陈靖姑则生于唐末大历二年（767），前后相差529年，怎么能说“许真人见到陈靖姑非常喜欢（悦）便收她为徒弟？！”

2. 《闽都别记》第21回“洛阳造桥观音显应，鬘发化蛇临水降生”中说，白蛇精是吕洞宾（吕祖）半根白发投入泉州洛阳江变的，然后白蛇精到古田临水洞潜藏。而陈靖姑都讲是观音菩萨手指血所点化投胎到福州下渡陈家，又由王小二之魂到刘家投胎，生下刘杞莲。

以上这种说法严重违反历史。首先，泉州洛阳桥不是建于闽王王审知时代的唐朝，而是建于宋朝，即北宋皇祐五年（1053）至嘉祐四年（1059），由知州蔡襄主持

建造，与王审知次子王延钧毫无关系。闽王王审知，生于862年，卒于925年。王审知次子王延钧卒于935年。而蔡襄则生于1012年，卒于1067年，也就是说蔡襄造洛阳桥要比泉州刺史王延钧在位迟了一百三十多年，怎么把北宋的事扯到唐末去？

3. 閩山究竟在哪里？《闽都别记》第22回讲陈靖姑抗婚不嫁，观音大士拨金甲神随护，曰：“吾乃大士护法神，汝不愿嫁，去閩山学法可好么？”靖姑早慕閩山，无路可寻，今闻之喜甚。答曰：“正合弟子之意，不知閩山在于何处？”金甲神曰：“至前山，自有门可入。吾在空中引护。”接着讲陈靖姑遇到长坑鬼与埃拔鬼，被金甲神驱走，“至閩山境界，盖閩山原在龙潭、番船浦一带，长江环位，与天宁寺对峙。那江在閩山麓下，潮汐通舟，并无大桥，法门在于都市，来学法者接踵。许真人非诚不纳，非缘不收。”这里，《闽都别记》所说的“閩山”是在仓前山龙潭角、番船浦一带。此外，民间还有二种说法，一说閩山在旧大桥（即万寿桥）五门墩下；一说閩山在鸭姆洲。然而，以上这种种说法都是无稽之谈。至于閩山在何处，据本人考证认为，閩山即指江西庐山。因为閩山派始祖是许真君，他是在江西庐山学法修真的，这是其一；其二是江西当地方言发音庐山与“閩山”谐音，传到福州后便把“庐山”说成“閩山”；其三，由于谐音关系，有的地方还有“閩山大法院”写成“如山大法院”，如198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道教诸神》一书中介绍张真君时说：“如山大法院传授法主神功”。其四，庐山古代属九江閩州。而庐山正位于“閩州”，可见閩山与庐山之关系。

4. 陈靖姑不可能帮其丈夫判案。《闽都别记》第29回、第32回都讲到陈靖姑到罗源县作为其丈夫的幕宾，帮丈夫判案。也是毫无根据的。这段情节明显是将清朝福州知府“王绍兰其妻帮他判案”的传说故事，套在陈靖姑身上。另外还穿插一个名叫刘海福的洋船水手之子爱听讲评话的情节。殊不知福州评话历史始于明末清初，而陈靖姑却是唐代人，前后相差九百多年！

5. 关于“七爷”与“八爷”。道教宫观中的“七爷”与“八爷”，即白无常与“黑无常”，是阎罗王派往人间捉拿鬼魂的。而《闽都别记》里却说“白无常”是“长坑鬼”，是福州仓山长坑山（今长安山）之山精变的，“黑无常”说成“矮八鬼”，是乌龙江边埃拔山（又称金牛山）之山精变的，专门与陈靖姑作对。这里连道教中的神祇知识一点也不懂，犯了知识性的错误。

6. 陈靖姑生于何时？《闽都别记》说陈靖姑生于“唐天祐二年（905）正月十五”。这个问题有4种说法，除了《闽都别记》说之外，还有三种说法，一说陈靖姑生于唐大历元年（766）正月十五，二说生于唐大历二年（767）正月十五；三说生于唐大历间（766~779）正月十五，大历元年与大历二年之二说比较接近，相差仅一岁，这可能是虚岁与实岁计算不同造成的，尤其是《福州府志》、《古田县志》、《福建通志》、《八

闽通志》、《闽书》等最主要的地方志都记载陈靖姑出生于唐大历二年（767）。因此说，此说比较可靠，且具权威性。至于《闽都别记》里所说的陈靖姑生于唐天祐二年（905），分明为了将陈靖姑故事背景拉到闽王王审知的时代，这是不符合历史的。

《闽都别记》里的民间传说故事，无稽之谈、胡说八道，俯拾皆是，以上仅仅例举几点足以说明，本文仅就与陈靖姑有关的主要情节作了分析研究，以免贻误后人。

《闽都别记》中陈靖姑形象的俗文化意识

夏沁

《闽都别记》是一部用方言俚语反映福州趣闻轶事的古代城市小说，它涉及了福州社会生活，保存了大量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地方掌故、风俗习惯、名胜古迹乃至方言土语、民俗俚谚等，散发着浓郁的福建乡土气息。虽然小说内容时间跨度大、题材广泛庞杂，但是小说却用大量篇幅塑造了一位既有仙质又有佛性的多姿多彩的民间女神形象，并且贯穿着全书上半部，她就是临水夫人陈靖姑。

对临水夫人陈靖姑的研究，以往的研究者大多从地方志、历史和道教的角度进行考察，如徐晓望《“临水夫人”考》、庄孔韶《福建陈靖姑传奇及其信仰的田野研究》、谢其铨《陈靖姑与下渡》、黄启权《从地方志记载谈陈靖姑》、方冠英《陈靖姑信仰文化在台湾》等研究成果都是这样。而把陈靖姑作为一个文学形象，放在《闽都别记》中进行专门研究，至今可以说仍是空白，因此本文拟从《闽都别记》的文本出发，就陈靖姑的文学形象所折射出的俗文化意识进行分析，发表浅见。

陈靖姑本是福州一位负有盛名的历史人物，徐晓望从《古田县志》、《八闽通志》、《闽书》等方志，《晋安遗志》、《十国春秋》、《退庵随笔》等史志以及《罗源县志》附载的“西洋宫碑记”考证出“陈靖姑原为闽县下渡人，出身于一个世代行巫的家庭，后嫁给古田人刘杞，自身是个女巫。唐贞元六年，她怀孕后为乡人祈雨，不幸身亡。死前曾发誓要成为保产女神。后来，古田乡人梦见陈靖姑斩杀当地白蛇，便为她立庙祭祀。”^①传说雏形或原型中的陈靖姑仅是一位女巫或道姑，后来被重命运、善造神的福建民众神化成一个专司护婴保育职能的道教女神。据谢其铨主编的《陈靖姑与下渡》言及福州有顺懿宫、毓麟宫、复初庵、虎婆宫、石夹庙等祀陈靖姑，而且长乐、连江、罗源、古田、福鼎、福安、霞浦等县市以及台湾省也有临水宫、顺懿庙、毓麟宫、崇福宫、顺天府等祀陈靖姑。可以说，在福州民间已把陈靖姑当作道教

① 徐晓望《“水夫人”考》[J]. 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史料第一辑, 1990: 21.

人物来供奉，自陈靖姑传说的诞生，尤其是陈靖姑由人而神之日起，陈靖姑传说圈内的福建民众乃至浙南、台湾等地民众的社会生活中，就始终纵横交错地表现出许许多多具有陈靖姑信仰色彩的事象。比如福州民间，每逢正月十五陈靖姑的诞辰，或端午、中秋、除夕等节日，众多膜拜者到宫庙里向陈靖姑祈求，或在家中焚香烧纸，“请花”、“请鞋”、“迎神”、“过关”等陈靖姑信仰的仪式活动还依然热闹。而《闽都别记》中的陈靖姑却是融儒、道、佛为一身的尽善尽美的多功能女神形象，她出身血缘为佛、行事方式为道、思想灵魂为儒。作者里人何求把流传于民间的陈靖姑故事加以集中、润饰和加工，以陈靖姑斩白蛇为线索，贯穿了陈靖姑出生、学法、降妖、判案、祈雨、显圣护产等一系列事件，故事情节生动离奇，线索清晰，可以说是陈靖姑传说故事的集大成者。陈靖姑从一个民间道姑到道教俗神到三教合一的文学形象的流变，实际上客观地反映了社会时代与福建地域的俗文化意识，这是一个时期中由特定的社会历史、地理环境、社会风俗和价值取向等因素构成的总的心理趋势。

三教混融的社会历史文化孕育了陈靖姑形象

《闽都别记》成书于乾嘉时期，叙写了上起唐宋下至清中叶福州方言区的社会生活，不论是成书的时间还是反映的时代都处在唐宋以来三教混融的社会中。儒道佛三教的融合首先得力于上层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如唐玄宗曾亲自注释了三部书：儒家的《孝经》、佛教的《金刚经》、道教的《道德经》；宋孝宗在《三教论》中说“大略谓之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可也，又何惑焉”；清朝雍正帝也认为“佛教治心，道教治身，儒家治世”，强调儒、佛、道三教各有其功用。然而在民间三教的融合只是一种混杂的观念，民众并没有严格而清楚的宗教信仰界限，儒家的道德信条、道教的修炼方志、佛教的果报思想，在民间宗教那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具体表现为，在民间儒道佛三教的偶像可以并祀于一堂，民众可以同时对他们加以崇拜，此外有些神灵同时兼有儒道佛三教的品质而受到民众的信仰。

“中国传统文化有三个干流。首先是上层社会文化，从阶级上说，即封建地主阶级所创造的和享有的文化；其次，是中层社会文化，城市人民的文化，主要是商业市民所有的文化；最后，是底层社会文化，即广大农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这三

在民间已把陈靖姑当作道教人物供奉，从陈靖姑成仙后被敕封的称号可以看出：如“崇福大奶夫人”（《三教搜神大全》）、“顺懿夫人”（《十国春秋》《古田志》）、“崇福昭惠慈济夫人”（《福建通志》《台湾县志》）等；顺懿宫、临水宫、崇福宫的取名；台湾有十六座临水夫人庙自称是道观；还有表现陈靖姑信仰的经书、仪式，道教色彩浓厚。这些都表明陈靖姑完全是地地道道的道教女神。

种文化，各有自己的性质、特点、范围、结构形态和社会机能。” 因此随着唐宋以来三教合一的文化嬗变，逐渐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文化意识形态。一是士大夫文化意识，即以儒家的伦理纲常（儒家性理）为核心，通过禅宗明心见性的心理自觉修养和道教的生理自觉保养的方式，追求道德完善，重视内省反思，善于调养保健的政治伦理、心理思维、生理健身同构的三教合一的士大夫文化意识；二是下层民众的俗文化意识，即以伦理纲常（儒家礼法）为核心，与佛教中的因果轮回思想融汇，突出道教中斋醮、符咒、求签、祈雨等原始方式与宗教伦理成分，形成了恪守礼法、乞求平安、畏惧灾祸的三教合一的俗文化意识。三教混融的俗文化意识不同于士大夫文化意识，它是民间自然积淀起来的文化现象，是下层民众心态的折射，同时出于实用的民间崇拜更多地把佛、道偶像作为膜拜对象，儒家思想通常是渗透在百姓的佛、道崇拜中，在实现功利目的的同时又实现了儒家道德伦理的理想。《闽都别记》中陈靖姑就是顺应这种俗文化意识而产生的女神，在她的身上，儒道佛三教的文化意味兼而有之，集中体现了三教合一的民间信仰特征，可以说是三教通俗化和民间化的结果。

首先出生为佛。小说第21回“洛阳造桥观音显应，鬋发化蛇临水降生”，传说是观音因助巡检宋忠建造洛阳桥，为了掷中之缘和收伏白蛇，而“咬破指头，将血向西北方弹送人家投胎为女”，即成胎于陈昌葛氏腹中，小说写道：“葛氏，未曾生育，亦祈祷于喝水岩观音前，梦吞红云怀孕，于大唐天祐元年正月十五，产下一女孩，临盆之时异香满室，取名靖姑。”她“气质不凡，三岁能念观音经咒”，并常言终身不嫁，奉养双亲。可见，靖姑一出生就非同寻常，佛教的色彩强，乃是观音指血的化身，带着普度众生的佛性和不同凡人的天命，一是与古田县刘杞莲配为夫妇以了掷中之缘，二是降妖除魔收伏白蛇。小说第128回写临水夫人因脱胎祈雨遭蛇鬼暗算将化之时，“自咬左手中指，将血望空弹送，即化一道红云飘腾而去”，观音“见此血云而来，知是陈靖姑命终，送还指血。亦不收回，将尘拂一挥，乃发回福州，附物还体，收尽余孽”，血云飘至福州，遂化一女，名为六娘，形容体态与陈靖姑无二，仍回临水宫。可以说这是陈靖姑的二度人生，六娘作为陈靖姑的化身出现再行惩恶扬善之举，这是因果报应和生死轮回的佛教色彩的体现。

其次行事为道。小说第22回、第23回写父母硬要女儿出嫁，靖姑逃婚而去，入闾山学道。在古代福州传说中闾山是道教传奇人物许真人炼法隐身的圣地，这座山沉在闽江河底，凡人庸夫是无缘人此山的，而且“许真人非诚不纳，非缘不收”。陈靖姑在金甲神护卫下不但得以入河进山，而且“真人爱之，尽将诸法传授，召雷驱

钟敬文. 话说民间文化[M].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0: 3.

电、唤风呼雨、缩地腾云、移山倒海、斩妖捉鬼、退病除瘟诸法皆学精熟”，可以说是道中之人。她的身上充满了解决实际困难的神异功能。小说写陈靖姑先后收服猴精丹霞大圣、虎婆奶江氏、石夹奶姐妹，并除蜘蛛精、埃拔鬼、妖僧铁头和尚等，每次降妖都是人到妖除，神通广大，而且避邪、治病、祈福、祈雨、求签无不灵验。第82回“陈夫人祈雨捉蛇首长坑鬼抱恨害妇胎”，写陈靖姑为民祈雨“左手执龙角，右手执宝剑，渡片席于江中，舞剑吹角，步斗行罡，念真言，召动功曹，表达天庭，立时浓云密布，大降甘霖。”这显然又把陈靖姑的成长和行事方式说成是受到道教神仙的影响。

再者思想为儒。在她扶危济困的过程中，儒家的崇高道德理想也得到了很好的表现。小说在塑造陈靖姑多能神职形象时，因循着斩白蛇的故事始末，塑造了一个为民除害的降妖之神、佐夫为民的断案之神、为民舍身的祈雨之神、护产保婴的生育之神，但不管陈靖姑神职如何变化，无不彰显她真善美的品格。具体表现在于众姐妹讲和睦友悌，关系十分密切，不仅将所学法术日夜传授林九娘、李三娘、邹铁鸾、高雪海等姐妹，而且在对待荣誉与成绩时，她都让给其他姐妹，如第65回：陈靖姑大战广智救国危，闽王璘“大感陈夫人之功，赏赐无数金银。夫人自己不受，分赏与众女兵”；于父母家人讲孝悌慈爱，小说从第24回起叙写陈靖姑兰年后学成回家，将功补过，格外孝敬父母，还割肉医补父母疮疽，“靖姑遂将父母溃烂之处先把符水洗净，割下自己肩背肉一片补父背痛处，又割手肚肉一块补母手疽上，念动真言，摄诀书符，顷刻间两个痈疽痊愈，平复如故，并无痛楚”；于国家社会讲忠义服从，小说写她三番五次为闽王效力，第65回写闽王宗族王继图与袁广智举兵叛乱，杀尽都兵，围都城，一月有余，城中绝粮，在危在旦夕的情况下，陈靖姑叹曰：“救困扶危乃吾侪之本分。眼见本国危困，岂有不救之理？”其“遂带同林、李二姐妹，三十六宫娥，不用甲马，惟各持一剑，作长蛇阵，径抵都城。”率领女兵平定叛乱，被闽王璘加封为崇福临水夫人。特别是第82回陈靖姑明知带孕祈雨可能遭致不测，却依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临死则肉身坐蛇首而成道，被闽王加封为崇福昭惠临水夫人，这种为国为民而舍生取义，应该是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

因此，在小说中陈靖姑身上非常明显地体现了三教相融，反映了一定社会历史文化的特点。具体而言，在俗文化意识中，陈靖姑身上的三教合一现象，表面层次仍然以道教为本位，小说第21回至第87回集中写陈靖姑故事，始终用道教求签作醮等原始方式降妖除魔、救困扶危。道教本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而佛教是外来宗教，在当时影响力不如道教，小说只是在陈靖姑的出生与二度人生描写上，体现了佛教的因果轮回、善恶报应的特点，虽着笔不多，但把陈靖姑神化为观音指血的化身，似乎又说明了佛教对中国民众的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而在中国人心中

浸淫最深、积蓄最厚的还是儒家学说，它深深地扎根于中国文化土壤，又有力地牢笼了中国文化的每一个领域，小说中儒家思想就必然成为陈靖姑外在行为的准则。比如小说第21回虚构陈靖姑出生的情节，表明与佛有血缘关系的她本不应谈婚论嫁，小说中陈靖姑也“常言：终身不嫁，奉养双亲。”而且第22回还因逃婚由金甲神护送入道教圣地闾山学法，但在第28回“走蛇男遗应讖后患救夫婿了洒泡前缘”，陈靖姑最终还是嫁给了刘杞莲，这情节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矛盾，但细究下去却是俗文化意识的体现，因为陈靖姑嫁给刘杞莲乃是观音信守诺言的表现，第21回观音化为绝色美女立于船头，许诺“不论贤愚，任其金银抛掷，有掷着他身上者，情愿配他为妻为妾”，后因吕洞宾使法，“遂与王小二掷中”，观音也船消人隐，王小二却因此投江而死，小说接着写道：“大士在空中慧眼遥观，尽知彻底……卖菜王小二投水既死，魂魄不散，并令金甲神引去转世，与弹指化身之女配为夫妇，以了掷中之缘。”在这一情节中，儒佛道三教得到很好的融合，佛教出生本不应嫁人也不想嫁人的陈靖姑，在学得闾山法术后，最终还是嫁给了刘杞莲，这是观音守信的行为结果，也是儒家重家庭伦理观念的表现，说明了佛道观念被儒家思想所统摄，其终极目标表现为对“善”的追求，这是三教合一中俗文化意识的深度层次表现。佛教讲轮回报应就是惩恶劝“善”，已经融进儒家的道德取舍，如《出三藏记集·述列传·唐僧会传》谓：“善既有端，恶亦如之。故为恶于隐，鬼得而诛之；为恶于显，人得而诛之……故行恶则有地狱之苦，修善则有天官之乐。”道教的“善”告诫人们“诸善奉行，诸恶莫作”，如《太上感应篇》说：“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远之，神灵卫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这类善恶有报的观念，实际上体现儒家真善美的标准，即忠义孝悌的封建伦理、谨慎敦厚的处世哲学、克勤克俭的持家之道、敬天尊圣的思想原则，并且对小说内容均有渗透。《闽都别记》中陈靖姑就因为“善”心和“善”行，将三教和谐地统一于一身，在读者面前展现了一个尽善尽美的民间女神形象，这应该说是三教合一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俗文化意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特点的体现。

福建地域文化与民间信仰心态催生了陈靖姑形象

“真正形象地、彻底地表明了儒、道、释三家殊途同归的历史走向，造成了三家在理论和实际上的全面合流的，是下层民众出于现实的宗教抚慰需求而逐渐确立起来的民间宗教信仰……民间宗教不是被‘正统’宗教所指斥的‘歪门邪道’，也不是被上流社会所蔑视的低俗迷信，而是在不断吸收、改造其他观念形态形成过程中愈加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普化’于下层民间的缩影。儒家的道德信条、道教

的修炼方志、佛教的果报思想，在民间宗教那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福建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境内山峦叠嶂，江河纵横，古时交通极为不便，且地处亚热带，气候温热潮湿，各种疫病容易流行，严重威胁人畜的生存。自然情况的恶劣，经济发展的缓慢，生活水平的低下，面对困难，福建民众只能求助于神灵的保护。这是形成福建民间信仰兴盛的客观原因。

对于老百姓而言，信仰本身就是目的，应验本身就是最大的满足。信仰者往往存在简便、实用的心理因素，总希望就近避远，随祈随应，以满足人们为了适应现实生活不断变化所作的种种努力的需要，因而福建民众善造神，且所造之神呈现本土化的倾向，具有浓厚的福建地方特色，这是形成虔诚与狂热的福建民间信仰的主观原因。

实用功利性的祈神心理形成了福建民间信仰多神教、融合性、本土化的特点，这是福建俗文化意识的体现。在一般信徒的观念中，多一个神灵，就多一层保护，神灵越多，就可以得到越多的庇护。同时信徒们所关注的只是自己祈求的愿望能否实现，至于所祈求的是哪一路神仙佛祖，就不去深究它了，认为神灵是不分彼此亲疏，只要有“灵验”，尽管烧香磕头。因此呈现出福建民间信仰具有为我所用的兼容性倾向，这样造出的神灵更容易为广大崇拜者所接受，陈靖姑就是在福建这特定的文化土壤上，被福建民众造出的融三教于一身、本土化、多功能的民间女神。

《闽都别记》在塑造陈靖姑形象时，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比如福建多蛇，所以小说围绕陈靖姑斩白蛇的故事展开；古代福建农田水利建设落后，旱涝灾害频繁，所以陈靖姑因祈雨而献身；古代福建医疗水平落后，妇女多产难，所以陈靖姑扶胎救产，特别是在救护建宁黄甲进士陈清叟之媳产难后，家家户户就将她视为救产扶胎的生育之神来供奉。

《闽都别记》在塑造陈靖姑形象时，还充分体现了实用功利性的民间信仰心态。古代福建百姓是按照自己的需要塑造神灵，小说中的陈靖姑几乎无所不能，且法力无边，既有孙悟空降妖伏魔的神通，又有包公破案的才能，甚至还有诸葛亮统帅军队打战的本领，这种多能的形象正如小说中写道“众皆叹服陈靖姑不亚汉之孔明、鲁之孔子”，得到当时百姓的称道。这实际上是古代福建民众实用功利性心态的体现，比如陈靖姑灵魂重生后，赴闾山重学当初以“未嫁之人怎便入秽室”为由而不学的扶胎救产之术，陈靖姑的这一转变同其由人而神一样正是出于福建民众的需要，他们是按照自己的需要塑造神灵，塑造出能降妖除魔、能神明判案、能祈雨护民、能

张新鹰.台湾“新兴民间宗教”存在意义论[J].世界宗教文化,1996年秋季号.

林国平,彭文宇.福建民间信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16—46.

救产扶胎的几乎全能形象，以备他们的不时之需。

因此，可以说福建的地域文化和民间信仰心态催生了陈靖姑形象，是福建俗文化意识的体现。小说中陈靖姑身上不仅有着融儒、道、佛于一身的多神教融合性的特点，还有着融多种神职于一身、法力无边的实用功利性特点，反映了福建人民的民间信仰需求，这是处于低水平生活状态的陈靖姑信仰圈的信众，因未能摆脱由于缺少对自然社会的初级认识的困扰，而崇信陈靖姑这类神的法力与权威，在自然界的灾变和人间社会祸难不可能消除的情况下，陈靖姑就成为福建民众永远的信仰希冀。特别是在人们无助的时候，陈靖姑却法力无边，而且有求必应；在善恶永恒的角逐中，陈靖姑所代表的善的正统的一方最终战胜邪恶，取得胜利。陈靖姑这种多能神职的形象表达了福建人民的良好愿望，她是福建人们心中随时可以依赖的力量。这完全是福建人民试图实现天地神人关系整合和心理适应的以“实用功利性”为特点的俗文化意识体现。

明代神魔小说烛照了陈靖姑形象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六篇至第十八篇专门论述了明代的神魔小说，他指出：“且历来三教之争，都无解决，互相容受，乃曰‘同源’。所谓义利邪正善恶是非真妄诸端，皆混而又析之，统于二元，虽无专名，谓之神魔，盖可赅括矣。”齐裕焜认为“根据这类小说所呈现的基本特征……神魔小说是指明清时代在儒道释“三教同源”的思想影响下所产生的、以神魔怪异为题材的白话章回小说。”

在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学浪漫思潮的影响下，明代神魔小说极为兴盛，不仅有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到的《平妖传》、《四游记》、《西游记》、《封神传》等八种，有《萨仙咒枣记》、《吕仙飞剑记》、《三教开迷归正演义》、《二十四尊得道罗汉传》、《许仙铁树记》等许多短篇小说。这类小说往往借助于神怪的形式，以编幻述奇为能事，曲折而投影般地反映现实，寄托拯世济民的人生理想，被鲁迅列为明代中期以后小说创作的两大主潮之一，构成了中国小说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笔者认为《闽都别记》中的陈靖姑故事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都受到明代神魔小说的影响。

首先，在题材内容方面。陈靖姑故事是由民间故事演化而来，在她身上突显的三教合一，劝恶扬善的思想主题，和明代民间文学化的神魔小说相类似。这类小说本意在“提撕警觉世道人心”，“是传开迷心，归正路，欲以举世尽归王道之中，乃参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127.

齐裕焜.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0：270.

三教而合一”。《三教开迷归正演义》作者潘镜若在卷首凡例中说：“本传独重吾儒纲常伦理，以严政教，而参合释道，盖取其见性明心，驱邪荡秽，引善化恶，以助政教。”如《许仙铁树记》叙述了真君许逊斩妖除怪，得道成仙的故事。许逊因“许家世代积善”，被太清仙境的道德天尊遴选为“德行浑全者”，用以四百年后铲除孽龙。他之所以成仙，是因为他“孝养双亲，雍睦乡里，轻财利物”，并在观音帮助下收了孽龙。小说中兰期也由于“精修孝行，以善化人，与物无忤”而被封为“孝道明王”；谶母也因“德行纯全”而得道成仙。这正如许真君谓众人，“欲达神仙之路，在先行善而后立其功。”“仙凡有路可通，汝等但能遵行孝道，利物济民，何患无报耶？”由此看来，从《许仙铁树记》到《闽都别记》中的陈靖姑故事皆以道教故事为中心，间采民间传闻和佛教色彩，在“三教合一”的宗教意识中惩恶扬善，彰显了作者警俗劝善的创作意图。这类神魔小说“或沉淀着古代民俗信仰的文化精神，或塑造着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形象，或敬仰某种非凡之壮举，或寄托某种理想之愿望。这类交织着歌颂理想正义与崇佛道灭妖魔的故事题材，在民间流传过程中就有很强的神异性，经过文人有意识的再创作，从而折射出时代之光。”

其次，在艺术手法上。“艺术传统流经志怪、传奇小说，到了神魔小说，则是以突破时空、突破生死、突破神人界限的手法去描写奇人奇事奇境：……即使是人，也多是神话仙话化的‘神人’、‘真人’其事件，多是除妖灭怪、伐恶扬善、战天斗地、显扬忠烈；其环境，则多是幻域，其中有天庭、地府、龙宫……把现实与幻想、天上与人间皆笼于笔底”，于是形形色色的仙佛魔怪成了这类作品的主人公或重点描写对象，即便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也变得亦人亦神或亦妖亦人。这些神魔人物具有奇法异术，或升天入地、翻江倒海；或腾云驾雾、呼风唤雨；或分身显术、变化万端。如《许仙铁树记》中的许真人被塑造成是玉洞真仙下降许肃家投胎成人，并得传谶母“仙家妙诀，金丹宝鉴，铜符铁券灵章，及正一斩邪，三五飞步之术”，又得“玉女斩邪之剑”，神通广大。可点石成金，以资贫者；符咒所及，可医瘟疫；可调动太阳帝君、月宫太阴星君、风伯、雨师、雷神、云师，大战妖孽。同样地，《闽都别记》中的陈靖姑是观音指血的化身，又学得道教传奇人物许真人之法，也能召雷驱电、唤风呼雨、缩地腾云、移山倒海、斩妖捉鬼、退病除瘟。如此看来，陈靖姑的形象完全是依

刘世德，程毅中，刘辉等. 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436.

文中《许仙铁树记》皆引自冯梦龙编刊，吴书荫校注. 旌阳宫铁树镇妖//警世通言新注全本卷四十.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齐裕焜. 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M]. 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0：275.

齐裕焜. 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M]. 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0：276.

神魔小说而塑造出的，在“奇人”、“奇事”、“奇境”的幻想中，展现出一个无所不能的女神形象，体现了神魔小说文体的典型特征。

第三，小说的故事模式具有相似性。许真人因斩孽龙而成仙，陈靖姑因祈雨斩白蛇而成神，皆为“善必胜恶”的典范故事。另外这两个故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虽不能印证《许仙铁树记》中被冠以“众仙之首”的许真人是不是《闽都别记》中间山道教的传奇人物许真人，但《许仙铁树记》多次言及福建地名，如追击孽龙第三子、第六子及长孙时，提到福建的延平九里潭、建宁崇安县、福州开元寺，特别是在福州开元寺井中降孽龙之孙，用“铁佛一座，置于井上压之”的细节，恰巧与《闽都别记》第86回相似。小说写陈靖姑（陈大奶）降伏三节妖蛇时，“开元寺古井内忽动波浪，涌动声如海潮之声，远近皆闻，僧众人惊恐，移古佛镇压井面，其声渐息，寺因此名铁佛寺。”由此可窥探明代神魔小说《许仙铁树记》对清代《闽都别记》中陈靖姑故事的影响，因此也可以说，明代神魔小说用一种奇幻的魅力烛照了《闽都别记》中陈靖姑的形象。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俗文化意识是下层民众的思维方式和心理存在，积淀了社会历史文化、地域乡土气息、人生价值观念等多方面信息。在文学作品中，常常通过塑造人物形象，以特定的外化形象和内蕴精神揭示这种思维方式和心理深层的本能欲望。就《闽都别记》中陈靖姑形象所承载的俗文化意识而言，其外化形象是三教合一的福建本土化的多功能的实用性女神，其内蕴精神跨越了三教的界限，突显了对“善”的追求和儒家的人生境界，具有审美性的价值。因此由这样的俗文化意识塑造出的陈靖姑形象已不是唐代古田农村普通的道姑，她不仅成为主罩一方的多能神灵，而且成为民间真善美的女神。舍己为人、舍生取义是她生命乐章的主旋律。她以救百姓苦难为己任，不畏艰难，求师学艺；她学成后降妖除魔，为民除害；为解救大旱之灾，她不顾自己身怀六甲，奋然脱胎祈雨，舍己为民；即使是在死而为神之后，仍然显圣护民，救人于产难。陈靖姑是在福建民间中因被崇敬而升格神化成的女神，她成神的基础在于人心，从这个意义上说，陈靖姑是不死的。陈靖姑是智慧、勇敢、崇高、美德的化身，我们在她的身上感受到永远温暖的人情美、传统的伦理美、崇高的道德美，这应该是《闽都别记》中陈靖姑形象留给我们的昭示意义吧。

《闽都别记》让我身边都是故事

刘新征

还在上小学时，我在家里寻得一本书，封面画着再熟悉不过的于山名景“月朗风清”，书名叫《闽都别记》，里面写着全是我们福州民间故事，我顿时爱上了这本书。从此，我发现我的身边都是故事、都是传奇，故乡福州在我眼里变得更可爱了。

我最爱去的地方是鼓山，家住津泰路附近，看了《闽都别记》，就从这两处再熟悉的地方找到了动听的故事。

如今的年轻人回想起自己儿时曾经看过的动画片，一定不会忘记著名的日本动画片《聪明的一休》。片中的小一休藐视权贵，敢与和日本当时的权贵——足利将军斗智斗勇，特别是他的幽默风趣的语言，更是让不少观众捧腹大笑。让我感到巧合的是，我在翻看《闽都别记》时，居然发现了一篇故事，故事的主角同样是一位和尚与一位当朝的权贵，同样是在斗智斗勇，同样充满着幽默风趣的语言。加上故事发生的地点就在我们福州人再熟悉不过的地方一鼓山涌泉寺，让我倍感亲切。

话说清朝初年，那时的福州正由靖南王耿继茂镇守。他听说鼓山涌泉寺的住持和尚道霏大师很有道行，凡是来闽做官的外省官员都要去拜访他，而且向他询问一些命运上的事，道霏大师都以佛教的偈语作答，极为灵验，所以很多人都极为敬重这位大师。这个耿继茂可是个杀人不眨眼的货色，他心想：现在有不少人假装成和尚道士，住在山林寺庙里，妖言惑众，我要去探访一番，倘若这个和尚有所不轨，我立刻杀光全涌泉寺的和尚！一天，才五更之时，耿继茂就骑马出了王府，也不对身边的随从说去哪里，随从们只好看着王爷的马鞭指向行路。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一行人来到了鼓山半山腰，谁知道道霏和尚早已带领全寺僧人在山路上迎接王爷了。

耿继茂心里很是吃惊，但是还要摆摆王爷的威风，他趾高气扬地问了一声：“哪个是道霏呀？”道霏答道：“山僧便是。”耿继茂紧接着又问：“你既然叫道霏，那么这个‘道’在哪里啊？”道霏也接着答道：“道在田中。”耿继茂心里可是个高兴：好你这个道霏，还传说是什么高僧，原来是个连道理的“道”和水稻的“稻”都分不清的白字先生！耿继茂赶忙大喝一声：“此道不是那稻。”道霏应声答曰：“此田不是那田。”这耿王细细一想，坏了，倒是我错喝他了，佛家讲“一切唯心造”，这和尚说的田可不是那

种地的土田、水田什么的，而是心田，一切道法可不是都在心田之中？唉，还想给这和尚来个下马威，这下好么，没有镇住他，倒是显了自己的佛学知识浅薄……

耿继茂心里还是不服，一路上还想找机会治这个和尚，到了涌泉寺山门口，耿继茂突然停住了马，问身后的道霏：“你知道孤家是要进还是退呢？”这耿王心里算盘是这样打的：马缰绳在我手中，你这个和尚怎么知道我要进还是要退，要是回答退，这更有文章可作了，对当官的人，都是说加官进爵的，哪里有说退的，只要他一说退，我就治他个大不敬之罪！谁知道霏马上回答他一副对联：“进则凌云登汉，退则海阔天高。”耿继茂一听，这还有什么文章可作呢？人家奉承咱们呢，反正我进也是好，退也是好。

进了山门，那时正值夏天，地上长满了青草，耿王一看，机会又来了，你看这满地的草，少说也有上百个品种吧，我就问他这满地是什么草，让他一棵棵给我数去吧。谁知他这样问，大师就这样答：“一统万年青。”耿继茂心想：又输了，这回他不仅奉承我，连大清朝也一块奉承了，这“一统万年青”不就是说我们效忠的清朝一统江山，千秋万代吗？我要说不是，倒变成我自己犯了欺君谋逆之罪了，这和和尚好厉害！

到了寺里，礼佛用斋完毕，道霏陪着耿王各处游览，来到了道霏的禅房前，耿继茂又打起了歪主意，他问道霏：“你夜里有人陪你睡觉吗？”谁都知道，和尚是独身主义者，不管道霏他如何回答，都会使他难堪。叫人没有想到的是，道霏竟然大大方方地说：“有，而且两位，冬有汤婆子陪，夏有竹夫人伴。”耿王也吃了一惊：好你个道霏，还娶老婆，一娶还娶两个！他连忙命令道：“快叫两位夫人来见我。”谁知道，来的不是两个人，而是两件东西，一个是暖壶，一个是竹枕。耿王见了，也只能尴尬地笑笑：“好、好、好，法师果然自在，我们这些当王侯的也比不上你呢！”在寺里，耿继茂捞不到什么便宜，只好打道回府，从此以后，再也不敢轻视道霏和尚了。故事固然有趣，我想也只是作者汲取了其他不少的民间故事经艺术加工而成，其实，道霏和尚是我们福建历史上有名的高僧，字为霖，是鼓山涌泉寺第六十五代住持，他在佛学、书法上都有很高的造诣。特别令人称道的是他的骨气，上面提到的耿继茂之子耿精忠参与“三藩之乱”，起兵造反，想请道霏当“国师”，法师断然拒绝。这段史实也许就是《闽都别记》中“道霏斗耿王”故事产生的缘由吧。

我家住在津泰路附近，看地志知道从前这条路上有座古庙。关于此庙的民间故事甚多，流传版本最广的就是《闽都别记》中的那一则故事了，第265回《鹤龄考试因戏被黜，白妃慕色得鸡脱凡》，篇幅较长，大约是说明代福州城中住有一麻喇国的公主，精通汉文诗词，有一白鸡随在身边，一日此鸡忽然开口说话，道出了自己前世乃西域葱岭的白眉和尚，而公主是自己座下爱徒，今世又来度化自己的徒弟。公主听后恍然大悟，骑上白鸡升天了，福州市民惊叹不已，就在这津泰路上修起了一

座“白鸡庙”。好一篇“人鸡情未了”的感人故事，可惜太荒诞了！此外还有很多版本，有的说是一只白鸡经过千年修炼，变成一小姐，经常施药救济穷苦，后来升天；有的说有一女子饲养一只白鸡，一天她的宠物鸡飞入井中，小姐舍身救鸡，也跳了井……我看到《福州晚报》上登的更奇特的故事是，过去有一官家小姐饲养了很多白鸡，而且经常炖鸡汤给贫苦老百姓，小姐死后，葬在山上，那座山就是如今的金鸡山，到了如今，还有很多老百姓买了白鸡到金鸡山顶放生……我可是想问：那么此山不如叫“白鸡山”，更为贴切。总之吧，各种版本都有一个共同点，故事中总是包含小姐、白鸡，如果真如故事所言，那么这座庙应该叫“白鸡庙”啊？怎么会又有“柏姬庙”呢？《闽杂记》中一句话道出了原委——“土音之讹”。原来福州老乡国语水平有待提高，经常会犯一些读音上的小错误，“柏姬”念成“白鸡”，还编造出那么多的有趣故事来扩大影响。建庙的原由很让人捉摸不透，无论翻哪一本福州的方志，都提到了此庙是供奉柏帖穆尔之女的，柏帖穆尔何许人也？此人在《元史·列传三十八·忠义四》中可以看到他的“光辉业绩柏帖穆尔，字君寿，蒙古人。家世历履无所考。居官所至，以廉能著声。至正中，累迁为福建行省左右司郎中。行省治福州。二十七年，大明以骑兵出杉关，取邵武，以舟师由海道趣闽，奄至城下。柏帖穆尔知城不可守，引妻妾坐楼上，慷慨谓曰：‘丈夫死国，妇人死夫，义也。今城且陷，吾必死于是，若等能吾从乎？’皆泣曰：‘有死而已，无他志也。’缢而死者六人。有十岁女，度其不能自死，则给之曰：‘汝稽颡拜佛，庶保我无恙也。’甫拜，即挈米囊压之死。乳媪抱其幼子，旁立以泣，柏帖穆尔熟视之，叹曰：‘父死国，母死夫，妾与女，从父者也，皆当死。汝三岁儿，于义何所从乎？为宗祀计可也。’乃命媪抱匿旁近民舍，而敛金珠畀之曰：‘即有缓急，可以此赎儿命。’有顷，兵入城，即举灯自燃，四围窗火大发，遂自焚死。”此人是元朝治理福州的一名蒙古族官员，明朝的军队攻入福州以后，此人一家都为了大元朝杀身成仁。稍通历史的人都知道，元朝的统治是十分残暴的，特别是对待江南地区的汉人，在福州这么一个以汉人为主的南方城市，人民对于元朝的灭亡应该是十分高兴的，对于这么一个外族统治者的自杀应该是不会抱有什么同情心的，事实却是相反的，福州人民好像还十分敬佩这位蒙古大人，到了清朝还有福州的文人郑磊写诗赞美他：“莫道元朝鲜节义，步丁柏吕更何人？”诗中的“柏”就是柏帖穆尔，既然这位柏帖穆尔大人的福州“粉丝”这么多，那么就大兴土木建个庙来祭祀他老人家吧，这不又奇怪了，庙是建好了，可是那位“忠义老爸”却靠边站了，他的“十岁女”则堂而皇之地登上了神坛，接受福州乡亲们的顶礼膜拜了。这可不是十分地耐人寻味了？

此庙能够存在百年也是一个奇迹。鼓楼区委大院位于津泰路，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这座大院来头可不小，在明初是朱元璋老爷子的驸马爷王恭的府邸，此后

又改为福建巡抚衙门一直到清末，也算是当时福建省的政治中心了。这座柏姬庙就紧挨着巡抚衙门，就是如今鼓楼区教育局所在地。封建社会讲究正统性，朱元璋老爷子不是打下了北京城就毁了元朝皇宫吗？对于这么一个祭祀与大明王朝为敌的前朝官员眷属的庙宇，居然能在这大明朝统治下的福州城里的政治中心旁边一直这么存在下去，有一位明朝巡抚大人名叫商周祚的在他写的文章《改建柏姬庙记略》中大加赞美柏帖穆尔一家子，文中有许多溢美之词，比如“忠义之神，千古犹生，故苾弘之血化碧，子胥之气为涛……”把蒙古族一家子比成汉族古代赫赫有名的忠臣苾弘、伍子胥。一位封建王朝的政府官员这样赞美一位前朝外族官员，也是十分罕见的。无怪乎巡抚衙门旁边的柏姬庙能够“金炉不断千年火，玉盏常明万载灯”了。随着城市的发展，这座有名的神庙也湮灭在历史和长河之中了，很多笼罩在它身上的历史迷雾很难完全揭开了，真要想解释以上所说的疑点，我想最好的解释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特质——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吧。

闽都一侠客

——论《闽都别记》中郑唐形象

黄世平 许步书

《闽都别记》中记载，郑唐系明代宁波太守郑珞的独生儿子。去官后搬回福建福州居住。郑唐在福州郑家私学攻读儒学，中过秀才，“才学饱甚，惟滑稽无比，即刻薄也”，年轻时好色，只好男色。他看到漂亮的男孩子就想方设法与之结交，一共玩了五个男童，历时五年，把他们养在家中共寝食。直到他家遇火灾，家财荡尽，五个男友才作鸟兽样散去不回。虽然他年轻时“行为放荡，但人品犹有可取之处”，这是《闽都别记》作者对郑唐的总评语。拿我们现代人的话说，郑唐是闽都一侠客。

郑唐父亲退官居福州朱紫坊。他家的前门就是朱紫坊牌坊，后门临花园街，置有房，店连排十几间，算殷富人家。到郑唐，家有一妻二子。长子叫郑淮，次子叫郑济，全家四口。自从家中养了五个男友，郑唐天天花天酒地玩乐，突然有一天，家遇大火，烧个片瓦不留，五个男友见他破落，便一哄而散，各自走开。郑唐把家搬到了水部门外（今古田东路）板桥头的地方租屋居住。“妻，陈氏，贤惠，对丈夫放荡不羁行为，竟毫无怨言。”全书自283回至291回，共十回写郑唐。

归纳郑唐形象特点：一、民间一智者，爱玩弄刁人；二、性格诙谐，安贫乐道；三、为人绝顶聪明，但滑稽刻薄；四、好打不平，敢斗贪官恶人；五、精通文字，是写对联高手；六、为人心慈，替天行道，替人消灾；七、是调解民间纠纷的能手；八、办学不收学费，反而发放奖学金。总之还是那一句话：郑唐是明代福州地区的一侠客。

民间 智者爱玩弄刁人

这年端午节，因财尽，厨房连一根葱都没有。于是，郑唐来到街上，脑子里想着找钱的办法。恰巧这时迎面有一刁钻小人挑着剃头担子，一路吆喝而来，郑唐灵机一动，就叫那人放下剃头担子，给自己修剪头发、修理面容。刮脸时，郑唐叫将眉毛剃了，剃头的问：“为什么剃眉毛？”郑唐答：“叫你剃你就赶快剃，哪来那么多话？”于是，那剃头的二话不说就将郑唐的左边眉毛剃去了。郑唐立即拿手去摸左眉，马上变脸骂起来：“怎的将我左眉剃去？”剃头的马上回答：“是你刚才叫我剃的啊？”二人吵了起来。“我叫你剃耳毛，没叫你剃眉毛，无眉怎好见人，去去去，一同去见官，问一问残毁人五官，是什么罪？”说完，郑唐擒扭剃头的男子去见官。乡人见了，都来

相劝：“郑相公又没疯，他怎会叫你剃去眉毛？是你听错，叫你剃耳毛，你却听成眉毛。如去见官，你定受枷责。现在，我们来调解：古人说，去人一齿，得赔十担米；毁人一眉，要赔十匹布。十匹布你罚不起，我们作主了，你赔一两银罢了。你如果没有银，留下剃头担子和你身上的衣服，暂时押在我的米店。当你现银一两，先交给郑相公，再回家去取银元来我店里赎。”于是，郑唐就顺水推舟，拿了一两银，心安理得地去集市买鸡、买鱼、买肉等，回家过节去了。郑唐抓住古代律法和世人心理，哪能不赢？

性格诙谐安贫乐道

郑唐钱财挥霍一空，穷得连一两银过节都没有的人，仍然是乐天派，时时不忘说笑话做乐事，逗妻子乐，逗世人乐。

一天，他包了几十包东西在街上卖，每包红纸上写明“哈哈乐”三字，三个铜钱一小包，说回家后打开包乐。原来，他在红纸包里包了几只苍蝇，谁带回家打开纸包不哈哈大笑呢。

又一天，别人抬了两口棺材到他府上。这明摆着是报复他，激怒他，来惹事生非，看他郑唐怎么处置。郑唐却一反常态，放起了鞭炮送鬼神，嘴里大声说：“除死无大灾，除死无大灾。”来人说抬错了，折回。从此这句话成为了民间俗语：“郑唐放火炮，除死毛无大灾。”可见郑唐性格之可爱之处。

又《闽都别记》第291回，写郑唐演剧给朝廷常驻福州的太监看。剧中借太监官服，在其衣口施暗毒，致太监身上长毒。医疮假说丹霞药得复青衿（恢复被太监免去的秀才称号），写得郑唐智慧超人，计谋多端。

这一回结尾这样写：“盖郑唐讨回青衿，所设诡计有十计：演剧，一计也；演陈琳救主，二计也；偷借出衣服，取手帕明拭汗气，暗施毒药，三计也；唤去医疮，捏说向宿猿洞丹霞大圣取药，四计也；换生员衣服去取，五计也；太监面前自称生员，六计也；诈言要谢金桃，七计也；疮已医愈，故意脱还儒衣巾，八计也；既复青衿，又图子顶父缺，复得工食钱供家，九计也；临去，要取出太监原袍帽尽除毒气，十计也。正是：施谋十计侵阉官，刻薄千年说郑唐。”足见郑唐是一名民间智者，有侠客之风。

为人绝顶聪明但滑稽刻薄

一次，郑唐在西湖路上遇见一位道士。道士手里拿着两个竹管。竹管两节相连却没有竹节，郑唐感觉奇怪，怀疑此人是吕洞宾下凡。于是，郑唐就上前问道士说：“吕先生为何卖姓不卖名？”那道士不理他，只是往前走去。郑唐便开口骂：“千年不死龟！”道士见是五字句，就回说一句：“万载不标名！”郑唐想再骂他几句，那人

却转眼工夫，不见人影了。却原来那人真是吕洞宾下凡，特意拿两管相连做吕字，看人知不知。当时，郑唐既然看出道士是吕洞宾，上前去拜仙学法，不成全仙也会成半仙。反而去骂他千年不死龟，仙家出口说你“万载不标名”，结果应验了。郑唐文笔虽好却终身名不标榜，乡试屡试不第，成为一名落第穷秀才。他文笔敏捷，人家未考好，他早已完卷，闲坐无聊，在卷末空白处乱涂鸦起来，或画些人物花鸟或题几句长诗短句。每次科考都是这样。有一科，题目叫《割不正不食》，郑唐做完了文章，又在卷末空白处闲写闲题。说：“恨吾生晚矣，无三椽之屋，傍先圣之居，每日得食不尽三片四角之肉，吃之，岂不快哉！”本科本可取之，却因这闲字被删去了名字。能看出下凡的神仙来，岂不绝顶聪明？却被刻薄害了前程。

又一次：这天恰逢福州太守夫人死，而死不闭目，越搓眼睁越大。太守感到惊异。于是请来道士、和尚拜佛念经。但他夫人的眼睛就是不肯闭，太守不敢入棺。郑唐知道了此事。从水部门外来到鼓楼，告诉太守说，他知道夫人死不瞑目的原因，他有办法叫她闭上眼睛。太守带郑唐人祝夫人。郑唐写四句而祝之，大声念：“夫人一貌玉无瑕，四十年来鬓未华，何事临终含眼泪？恐教儿子着芦花。”郑唐祝到第四句，夫人两目才闭上。太守便号啕大哭说：“却原来为此死不瞑目，我岂忘恩再娶而凌子耶！”太守发誓终生不娶。以白金20两酬谢郑唐。死人的内心活动他郑唐都猜得出，四句即安亡人之心，可见郑唐的聪明。

路见不平敢斗贪官恶人

明朝有一个规定，秀才可以单独给皇帝递奏章。正是这条法律被郑唐拿来斗贪官恶人。

这天正是端午节。姓秦的福州太守在西湖结彩船。请来省视事的太监看龙舟竞渡。太监看了竞渡，上荷亭饮酒。这时，郑唐浑身穿白，手拿孝杖，跪在荷亭前哭。手下人斥逐，他也不肯离去，人们都以为是个疯子，太守很生气，叫押他来问。郑唐嘴里只说“苦”。再问还是这样说。太守也以为是个疯子，叫人用锁铐住，交给司法部门究治。郑唐等上了刑具才大喊：“我不是疯子，我是来诉冤案的！”太守叫他呈上供状，他说路上丢掉了，今只用口来诉怨情。太守说：“那你说吧。”郑唐诉了一个字“苦”，书吏也就在纸上写“苦”字；再说还是“苦”字，书吏又写上一个“苦”字；接着郑唐又诉了一个字“天”，书吏又写上一个字“天”；郑唐再诉一个字“来”，书吏又写一个“来”字。太守见状大骂：“你一个字一个字讲，岂不是戏弄本官？”叫人掌他嘴巴，郑唐忙说：“慢打，我就一并说了吧！”郑唐一口气将四句28字不停念出，像是布袋倒橄榄，写口供的书吏一字也没写上。太守又骂：“先前一字一字念，叫人无理会，今又一气念，令人听不明的，还不是戏弄本官，不掌嘴巴还得了。”郑唐辩道，

慢又嫌，快又嫌，那就不快不慢吧，还不行掌嘴不迟。于是念：“苦苦天来苦苦天，先皇崩驾未周年；三山草木皆垂泪，太守西湖看斗船。”太守听后才恍然大悟，“是啊，违规了！”问后才知道是秀才郑唐，心里更怕，怕他上书皇帝责问此事。郑唐回答后身朝外面伏地而哭着说：“我的太上皇啊！”连声不绝。太守跟太监二人都面无人色，快速退入内房，叫人解了郑唐锁铐。郑唐不肯脱，大声说：“有擅拿，无擅放，可同到京师万岁台前奏了再脱！”却原来明弘治皇帝上年五月末驾崩，至今端午，尚未周年，太守来看龙舟竞渡被郑唐拿着，不肯解刑具，要同到朝堂面圣。那时正是刘瑾当道，外官有事犯之无救。不但太守吓破了胆，太监吓得更厉害。于是出重金买息事，叫家人与郑唐说，从一百金说到一千金才作罢。郑唐不到半天发了千金横财。他智斗贪官恶人的事也一传千年，流传至今！

精通文字韵律是写对联的高手

一日，郑唐同四个朋友去看院考发案，看自己是否被录取，由东街口经过。有一个姓吴的绅士，房屋修整既竣，厢门大开，与人观看。大厅正屏柱挂一副对联云：子能承父职，臣必报君恩。郑唐举手将此联板脱下，交四个朋友，赶紧挟回。吴家人赶上，逮住郑唐作贼拿。郑唐说：“你家主人挂此不忠不孝之联，脱去报官定罪，快叫你家主人出来，同去见官！”主人出，郑唐说：“子跨父上，臣压君头，还不是不忠不孝也？此处言之无益，请学台衙门辨之，才得分晓！”主人这才发现不对，吓得面无人色，大叫如何是好。主人赔了四百四十两银。郑唐为之改句：“君恩臣必报，父职子能承。”主人念了，额手称赞说：“原句一字不改，只刁上刁下，便全忠全孝了矣。先生真捷才啊！”于是叫那四个朋友把联板送归吴绅士。可见，郑唐是写对联的高手不假。

《闽都别记》下册第292回，描写郑唐撰写菜头桥灯联的新、奇、绝，倒更能说明郑唐乃当地作对写联的一大高手也，例子不胜枚举，在此从省。

为人心慈替天行道替人消灾

《闽都别记》第283回有作者录郑唐的原话一段，可作为郑唐为人的写照。在这一回中，被郑唐批驳为不忠不孝的联句的主人赔了四百四十两银给郑唐，才免去官司之苦。事毕，吴绅士还对郑唐千恩万谢，说郑唐心慈，并一再说不是反话，是真心话。郑唐这时才说出真心话来，给自己所有看似荒诞的行为作注：“郑唐闻知笑曰：‘人人都道郑唐没良心，惯局骗人银钱，无一个知弟替天行道，得人钱财、替人消灾之婆心，惟独先生知之，可不愧于天矣！’”是啊，如果吴绅士的堂屋对联为他人报官，岂不落个不忠不孝，而吃官司了吗？

作者评郑唐：“郑唐吓诈吴绅士四百余两银，能令他喜而不怒，可见光棍做得奇异。”这“奇异”二字就是称赞郑唐的话啊。也就是对人说：“这郑唐哪里是光棍，简直是个侠客啊！”

调解民间纠纷的能人

一天，长乐某富家兄弟分家财发生纠纷。兄庶出，弟嫡出，争起长子长孙份下财产，久拖不决。其弟四处托人寻能人，以理助嫡子，成者愿送千金。俾免控告，如被官食，更不止千金啊。他们找到福州朱紫坊的郑唐先生。郑唐说：“能！”于是撇下几个学生让他们自学，前往长乐。只第二日，郑唐便又得千金回来。可见他是调解民间纠纷的能人。不但管福州，还管到长乐县去。原来，长乐那家人，有百万家财，因分产，嫡庶相争长。郑唐因为通晓族情法理被请去调解决断。郑唐告诉他们说：“商朝帝位，传末子受辛，不传微子，自古以来，立嫡没有异议啊。”于是大家服。这是服郑唐的人品啊！郑唐得嫡子暗谢千金，又得他们一家公开的酬金数百，共得千余。

可见，郑唐先生在福州五区八县的人品威信，其行侠之风久传矣。

还有一次。郑唐那日无事，想起还欠玉箫钱未还玉店，于是便称银送去，走到玉店，却见两个十五六岁的学生因为嬉戏误撞入玉店，追打中打破了许多玉器，被店主捆绑。正欲遣人去叫两小孩的家长理赔。郑唐见状即行仗义相帮两个小孩，行侠客之风！书是这样描写：“店主人众正在评论间，郑唐送还钱尾，忽至，克入店内，见架倒物碎，讶问曰：‘何人来打店，如此狼狈？’店主曰：‘谁敢打，今日被二个后生入店打此地步。今原样不动，待其父兄来看处置。’唐曰：‘现在二后生在何处？’店主指曰：‘拘留在后进内厅。’唐人看，便认得是金蚊等学友。二生亦识。唐问故。”二人哭着诉说打闹追入店中，无意撞倒物架的经过。“人遂同哭曰：‘而今怎处？必被父兄打死矣。’郑唐曰：‘这般小事，何必惊怕？你仍在此坐，待我与你料理，管叫你无事回去。’遂代二人拭泪，又令其放心勿怕……唐出，见店主，问打破几件东西。”店主一一数去，共几十件，码银一千八百六十四两。郑唐把所有打破的玉器装入筐中，“曰：‘照数赔银正理。’”店主见郑唐这样，就说：“‘今把碎破的拾起，他父兄来看不肯认数哩？唐笑曰：‘我姓郑的就代赔不起千余银么？何用叫其父打子闹动啊！’”最后，郑唐代赔了玉店的损失，圆满的处理了这起纠纷，在民间传为佳话。这也是郑唐行侠仗义最好表现啊！

办学不收学费反发放奖学金

《闽都别记》第289回作者这样评价郑唐：“那郑唐虽然放荡，犹有可取之处，其

师生之际，规矩乃循，令诸学生归位，读书，无不尽心教训。自古严师不如益友，未几二里人泮，再一年三里亦入泮，随后各回家娶亲。”郑唐收了五个家贫缴不起学费的学生，简称“五里”（名字都有这个读音），各有成就。其中一个学生后来官至苏州太守。

第288回这样写：“未几学堂中先生（指朱紫坊学堂）病卒，诸父兄欲送去别学校接读。五里议齐，与父兄说去郑家攻读，不取束修了，犹捐赔伙食。其化里、冠里二父母，既感不尽赔物反得银惠。万里之父母，感其医疮消愈，亦不收谢，并蒙款待。金蚊、里兴二父母，以饱学秀才疏财仗义之士，皆喜听从。俱不知中间有暧昧之处。自此，五里总归郑唐。唐日间乃令读书作课，文字佳者列等第赏银，其不堪者以墨涂面，宛若严师，惟至夜团饮一席，席中排一盘银，每块一两至四五两不等，亦先分韵作诗，好者赏银，呆者罚酒。”赏银也就是奖学金啊。至于，民间传说中嫉妒郑唐的一些人编排一些下流故事来损毁名人的例子也非单出在郑唐一人身上，大凡历史上疏财仗义、行侠客之风的高尚人士总是会有“绯闻”的。此不足为怪，难以掩盖郑唐这位“官二代”为人豪爽、疏财仗义、行侠乡里、扶危济困、替人消灾的高尚人品。

郑唐故事研究

官桂铨 官钰林

《闽都别记》第283回至第294回，共11回专讲明正德年间福州人、宁波太守郑珞之子郑唐的故事。滑稽秀才郑唐故事在福州几乎家喻户晓，闽剧、伢唱、评话都有演出郑唐故事，流传很广。郑丽生先生认为郑唐（亦作郑堂）不是郑珞之子。亡友张传兴编写《郑堂的故事》误读“郑珞官宁波太守”，误为“郑堂父亲郑珞官。”后经提醒，在其作增订版中改为“郑堂父亲郑珞。”

郑珞，史有其人，字希玉，侯官人。永乐五年（1407）进士，选庶吉士、授刑部主事，宣德中升宁波知府。宦官裴可烈以公事宁波，贪暴不法，郑珞上书其罪，朝廷办了裴可烈罪。母病逝，归乡，宁波百姓上疏乞留，朝廷又留任。政绩为浙江一省之最，升左参政，卒于任上。著有《讷庵集》和《鸡肋集》。清万斯年《明史》、陈田《明诗纪事》、朱彝尊《明诗综》、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宁波府志》、《福建通志》等均有郑珞传记。

郑珞是好官，明末闽县徐燉（1563~1639）编撰《榕阴新检》卷十二“数兆”引《三山郑氏家谱》记载了郑珞的逸事：“郑珞，字希玉，初与计偕策蹇驴至京。道逢袁忠彻，下车揖之曰：‘君骨相非凡，精神秀异，乃吾郡之城隍也。明岁必第，五年之内当守四明。禄位甚长，然亦终于此职。’公来年果第，历官户部郎。宣德二年，宣宗廷选部臣才能卓异者，分治天下外郡，公得宁波。陛辞之日，御制《招隐歌》，亲洒宸翰，并密敕一道赐之。公莅任，佯为不更事者，老吏奸宄，屡有所请，白公，唯唯而已。甫三月，公忽登堂召诸生耆老，宣密敕毕，诘前老吏，数其罪，立命健卒拉杀之。同日，死者三十余人，郡政肃然。以后兴利剔蠹，皆露章条奏。凡在任十三年，丁内艰，诏夺情视事，竟卒于官。卒之日，宦囊惟图书数卷耳。百姓奔哭，如丧考妣，立祠祀之。嘉靖初，从孙威亦以进士守是郡，有惠政，与公并祀名宦。”《宣德二年（1427）郑珞出任宁波太守，“凡在任十三年”，死于任上。可见，郑珞当卒于正统四年（1439），生年不详。明王应山（1531~1612）《闽都记》卷二十四“湖北侯官胜迹”

郑丽生. 郑丽生文史丛稿. 闽中广记. 史志不当为郑堂立传. 福州：海风出版社，2009：

207.

张传兴. 郑堂的故事.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1.

张传兴. 郑堂的故事.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1.

徐燉. 榕阴新检. 福州：海风出版社，2004：87.

载：“郑珞墓，在龙腰山。督学使姚镛立石，刻‘循良二千石’数字。珞，旭仲子也，永乐五年进士，守宁波，御赐《招隐歌》宠之。”郑珞墓早毁，今已不可踪迹了。

又，《榕阴新检》卷十六“诗话”中有关郑唐的逸事三则：一、《诗联讽谕》载：“闽邑庠士郑堂能诗。一日，太守唐询夫人暴卒，闽缙绅先生与庠士皆往。夫人泪湿犹视，不敢遽殓。堂在下，因口占一绝：‘夫人懿德玉无瑕，四十年来鬓未华。何事临终两行泪，恐教儿子着芦花。’遂瞑。公感恻之。后终身不再娶。《鹤汀私抄》）”

二、《寄诗寓寄》载：“三山郑堂善诗，且多滑稽。尝寄亲戚令广东一绝，云：‘三尺儿童事未谙，饥来强扯我镞衫。老妻牵住轻轻语，爹正修书到岭南。’可谓善晓人者。

《鹤汀私抄》）”三、《太守罢宴》：“孝庙晏驾时，午日，太守及僚属饮于西湖。秀才郑堂以素巾过其前，太守呼摄之，问其名，曰：‘堂也。’守曰：‘子能诗，可赋之。’堂曰：‘苦，欲某作诗，请题。’太守曰：‘即以苦字为题。’堂应声，曰：‘苦苦苦苦苦犹天，明晏驾未周年。山川草木皆流泪，不忍西湖看画船。’太守因之罢宴。《竹窗杂录》）”

清初学者周亮工（1612~1672）《闽小纪》卷四也有这三则故事，但内容要多一些：一、《郑堂》：“郑堂，字汝昂，太守珞之子，诸生。有诗文名，而性滑稽，自号雪樵山人。郡守丧妻，将_三而目不瞑。堂自赞能祝之，即高吟曰：‘夫人一貌玉无瑕，四十年来鬓未华。何事临终含泪眼，恐教儿子着芦花。’吟讫而瞑，守厚礼之。时正德改元，守一日于西湖游宴，堂故冲其前导，守怒之曰：‘作一诗可释汝。’命纸笔，堂即书数苦字。守大笑曰：‘汝今始知苦乎？’堂即足成之曰：‘苦苦苦苦苦天，上皇晏驾未几年。江山草木皆垂泪，太守西湖看画船。’守亟遣之。至今闽人言作戏谑诗者，动曰郑堂也。”二、《郑汝昂》：“三山郑汝昂，善诗，且多滑稽，贫甚。一亲知令广东，郑寄之诗云：‘三尺儿童事未谙，饥来强扯我镞衫。老妻牵住轻轻语，爹正修书去岭南。’其人得诗一笑，因厚赠之。按《青琐集》有张球献吕许公一绝云：‘近日厨中乏短供，儿童啼哭饭箩空。内人低语向儿道，爷有新诗谒相公。’郑之诗，固有本矣。”从《闽小纪》得知，郑堂，字汝昂，别号雪樵山人，郑珞之子，当有根据的。

《榕阴新检》卷四《题买臣像》，又载一首郑堂逸诗：“闽郑堂《题朱买臣》云：‘四十年来命若何？书声长听出烟萝。他年露冕经行地，无数青山识面多。《群谈采余》）”此诗不见于他书。

清乾隆年间，福建闽县郑方坤（1693~？）编《全闽诗话》卷七“明·郑堂”条内除

王应山. 闽都记. 北京：方志出版社，2002：219.

徐_三. 榕阴新检. 福州：海风出版社，2004：147.

周亮工. 闽小纪.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71—72.

徐渤. 榕阴新检. 福州：海风出版社，2004：142.

了全文收录上面的《闽小纪》两则原文外，还收录了清代《驹阴冗记》和《高斋笔记》，现转录于下：

三山士人郑堂，有逸才，为讥谑。有老人写真乞题。堂索饮，题之曰：“精神炯炯，老貌堂堂。乌巾白发，龟鹤呈祥。”数年，有读之者曰：“此四语横读，则‘精老乌龟，也。’老人毁之。”

有事卒乞门联，堂书其左曰“英雄”，右曰“豪杰”。其人大喜，具饌饮，乞是成之。堂书之曰：“英雄手执苗竹片，豪杰头簪野雉毛。”其人悔恨。

后以诙谐黜儒为吏，口占曰：“生员黜罢去充吏，不怨他人自怨自。丝绌员领都一般，只是头巾添两翅。”闻者绝倒。

堂为州长书门联云：“架有春风笔，门无暮夜金。”州长喜，大加礼敬。（《驹阴冗记》）

郑堂能诗，捷子占对。武庙初，荒游无度，人人有社稷之危。闽僻于一隅，镇、抚、藩、臬诸公，日逐燕游，略无介意。时元夕，大熬鳌山灯。堂题一联云：“鳌山北耸今宵乐，圣驾南巡何日还？”诸当事因感思曰：“书生有国家之虑，吾侪尚不省乎？遂屏迹不出。”（《高斋笔记》）

《驹阴冗记》第一则故事和第二则故事均见于《闽都别记》第289回，第三则故事见于《闽都别记》第290回。而第四个故事则不见于《闽都别记》。

《高斋笔记》的这则故事见于《闽都别记》第283回。民国《闽侯县志》卷百六“杂录”也全录《高斋笔记》这则。可见《闽都别记》编写时是大量参考前人典籍的。

民国《闽侯县志》卷八十二“循吏四·明·侯官县郑珞，字希玉，永乐乙未进士……子堂，字汝昂，自号雪樵山人。为诸生，有诗文名。正德初，帝荒游无度，人人有社稷忧。闽中镇抚藩臬，日逐游宴。值元夕，大熬鳌山灯。堂题联讽之，诸当事曰：‘书生有国家之忧，吾侪尚不省乎？’^①此则郑堂传是根据《闽小纪》撰写的。又，民国《福建通志》总卷四十九《福建滑稽传》共两人。其中一人就是郑堂。这篇《郑堂传》是根据《闽小纪》和《高斋笔记》合编而成的，不引录了。

大约1930年前后，福州有个号“梅岑”的人用毛笔将《闽都别记》有关郑堂故事的文字稍作个别改动，编成《郑堂笑话》，收入《梅岑杂缀》中，此书今藏寒斋。1945年左右，福州评话作家李春杰，根据民间流传的郑堂故事，编成一本《滑稽郑唐》，由

郑方坤.全闽符话.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377.

民国十九年（1930）福州刻本页一。

民国二十七年（1938）福州刻本页一。

福州书商铅印出版，64开毛边纸本，共10面，每面书眉横印“滑稽郑唐”四字，正文直排每面15行、行35字，全书约五千多字。这本评话对福州民众影响很大，很多人至今仍然津津乐道，但原书印本今已寥若晨星，寒斋有幸收有一本，封面已佚，虽有一点破损，但还算完整。全书共四则故事，一则据史料改编，三则据《闽都别记》及传说创作。现各选一则，可窥见福州方言评话的表现手法。以下为《滑稽郑唐》全文：

福在咬金程千岁，禄布全家郭子仪；寿比彭祖八百岁，喜如元普天赐麟儿。
福禄寿喜当扫口，且将朝政报出帝王：大明朝正德登龙位，圣明君掌理山河。
国出忠奸奴慢表，敬将小史报出书名，全册《滑稽郑唐传》，观看龙舟太守倒霉。
者书出福建福州府，朱紫坊地方务礼秀才。

白)时是讲福建福州府，朱紫坊地方，有一只秀才，姓郑单字名唐，堂上父母早死，厝故很值一粟仔世事，娶妻陈氏十分贤德，夫妻和顺，膝下养二只唐晡仔，长子名淮，次子名济，一家四口，到也安闲过日。祭塘 口 无事，意往天 消遣客游。交待妻子看守门户，一直步出自家门前。 离朱紫坊一座，不觉来到安泰桥。仰首抬头口 视，对面梨了二只良朋。一姓陈名益德，一只姓赵字元培，二人素与郑唐很好，双方见面彼此庆头。二人同声告讲老郑：“汝今旦出街做些名？”郑唐见问回手答：“二位汝有所不知情，弟因今旦身闲无事，出来街当消遣客游。不意得遇二位兄长，汝我齐去游玩如何？”二人当时头庆答应，三人路上有有谈谈。正正经过渡鸡口，鞋店老板企着门前，看见郑唐微微含笑：“郑先生请里梨食茶。”三人同时步店内，学徒向前递茶平唐。

鞋店老板微微含笑：“郑先生只回段很抗，将讲都因梨奴店坐，近后都着佛那客游？”郑唐见问，回言答复：“老板汝有所不知情，最近因为都着厝里，故此未曾到此地场。”嘴礼莽讲面觑对面，见线面店伙计阿祥，企店里礼缚线面，店中企一只美妇人：年纪那务二十左右，粗布淡装生的毛呆。不涂脂粉金光艳，口不抹脂唇 自红，眉若春山眼似秋水，白如梨花红似桃。人件端尊生的好，身在柜里手扼下孩。那讲只段其 ，就让画师画都卖梨。堪堪看者出神之际，鞋店老板带笑开言：“郑先生到底看些毛，莫非看对面其新人。依是线面店老板嫂，今年盲才才者讨梨。人件依敢盖渡鸡口，那是讲一件希奇：平日间透底都毛笑，并且者嘴也卖咀人。乡里共依赐礼美号，乞人外号‘不笑娘娘’。郑先生乃闽都才子，外面素称‘滑稽大王’。务毛方法使发笑，或且使他开口咀人。”

郑唐见讲微微含笑：“要他笑咀这有何难，因是我唐哥讲笑话，或且使他开口咀人。不过必须赌输东道，一当馆店共你输营。姓郑不能使他笑骂，请老一醉聚春楼。假使能够使他发笑，汝可否相请我郑唐。”鞋店老板头庆答应：“赌此东道及有理由。郑先生能使依笑咀，某甘愿联请二高明。”双方彼此相约清楚。

郑唐由椅中企起梨，展开脚步行过对面，鞋店老板也跟过梨。正正好福春线面店，门前街狗仔圭一头。滑稽郑唐人墙落去，二甲手抱住狗仔头。一街街间好奇甚众，都因八郑唐做些名。都企胼后注目礼看，面店老板嫂也好奇。展转秋波也礼观看，只见郑唐电目油。面觑狗仔流目滓，口礼告：“依哥听弟言：堪叹哥哥一生忠厚，平日间对人都毛呆。小弟共哥金兰百拜，虽然异姓就当同胞。此番哥哥因为何事，何以关监做犯人？小弟一向在外不晓，今旦回家才知此情。细查嫂嫂言语吞吐，其中黑幕令弟不明。莫非嫂嫂行为不切，私通奸夫陷害兄台。是非哥哥务必发表，代小共哥辨冤情。”

嘴礼莽讲目滓莽拭，闲人看见大笑起梨。在场其人无不捧腹，面店老板嫂笑微微。郑唐见依已经发笑，面觑狗仔依又开言：“可叹依哥含冤负屈，嫂嫂在家不问不闻。今旦共依齐里监里，论以理见景催动情。面不失色犹则可，不应该反笑哥一其。结发之情付于流水，可想而知依是务呆。”

刻薄郑唐讲出者话，闲不觉大笑起来。也难为面店老板嫂，面红过耳无地自容。女界许杭破口大咀：“半路死讲话佟突孩，将讲唤鼻催唤只好，可惜死汝是读书人。做人口德第一要紧，报施汝做一只秀才。”女界莽讲嘴礼莽咀，手掏椅子剥捧出来。

郑唐看见因是势，赶紧回身走脱逃。鞋店老板一言既出，只得请依去聚春楼。老板破钞做菜相请，酒桌中间饮酒行谈。酒饮数巡肴登几味，郑唐停杯放着桌墩，带笑面觑鞋店老板：“汝看郑某方法如何？虽然今旦食汝一当，趁咀换食真背一刘。”鞋店老板也好笑：“老郑真乃滑稽大王。”酒桌中间有其讲，尽饱尽醉理还酒钱。四甲人一齐出菜社，鞋店老板独自转回。

.....

是年正德龙归沧海，嘉靖帝接位掌山河。郑唐本想进京赴考，关及国丧未里京城。无事只在家中教子，有时往到各处恰游。日子如梭光阴似箭，不觉残冬又过新年。堪堪者论元宵节，转眼三月又是清明。立春石过夏至又到，不觉五月论爬龙船。许一年时逢五月五，龙舟竞渡福州西湖。本省太守秦启得，会同闽县张锦云。相请福州座省太监，观看龙舟着西湖。许年龙舟特别热闹，者代却被都督八传。于是在家节做清楚，纸糊孝男杖做一条。一身一概全素装办，一路出朱紫坊河墩。乡里看见心中不解：“老郑今旦又做些名？”好奇其人都跟去看，一路当跟狗西湖头。许日西湖人山人海，肩膀相挨人克人。耳听湖中锣鼓响，眼观岸上士女如云。士农工商携男带女，真真讲热闹实非常。

老郑来到五门党，见本省太守秦大人。与同各官文共武，陪伴太监许边过梨。郑堂手执孝男杖，拦在去路哭哭啼啼。当差向前大声喝道：“胆大何方无

知惠民：胆敢拦住各官去路，速速走开不得挨延！”好个郑堂置之不理，怒坏太守秦大人，吩咐左右：“与我拿下，将刁民送有司衙门。”郑堂待他上了刑具，面觑太守告讲：“大人：良民是来诉呈状，大人何以不问不闻。”太守见讲依是告状，当时吩咐：“诉上供来。”郑堂只诉一字“苦”字，值堂书史写上供词。第二句因原故是“苦”，值堂书史再写平堂。第三句那诉“天”一字，第四句独一字来。五句连连“苦苦”二字，六句“天”字声拔加长。太守见依将万诉法，怒发冲冠人当卖潮。喝道：“刁民好生大胆，有何苦处何不诉来？胆敢一字一字而念，分明有意戏弄大臣。”吩咐左右：“与我掌嘴。”随从当差正剥向前。

郑堂大声喝道：“且慢！要快代我一气诉来。”讲完连念二十八字，好以似道士做报亡。犹如布袋倒出橄榄，令人一字都听卖梨。怒坏大人秦太守，喝道：“真真胆大刁民，先以一字一字而念，今又加快听都卖梨。戏弄大臣头条大罪，若不儆戒令人效尤。”姓郑见讲带笑回答，面觑太守口称：“大人：人都讲官字二甲口，真真讲者话不虚言。大人既然听卖清楚，代奴慢慢再诉一流。”

郑堂到底将样念法，烦劳读者共念一流：“苦苦天来苦苦天，先皇驾崩未周年。草草山川皆垂泪，太守西湖看龙船。”各官那听念此四句，魂飞天外命都惊毛。太守即忙开声查问：“学汝到底些毛样人？”郑唐报出功名姓氏，文武官员魂胆都逍遥。因他乃是秀才书格，无罪不应将他上刑。更加先皇龙归沧海，屈指期间尚未周年。为臣理应代君守孝，观看龙舟赘是不宜。明代秀才上得奏事，不平事可以奏君王。因此各官心惊胆战，太守亲身过梨松刑。郑堂岂肯就此作罢，要各官而圣里京城。文武官只得赔不是，并重贖白金千两银。郑堂至此方作罢论，摇摇摆摆回转家门。长官竹杠都剥靠，可以见依本色毛呆。从此郑堂名誉更著，无人不识“滑稽大王”。暂停只边奴伶慢讲，伶先讲下渡务礼人。

白)时福州下渡地下……

李春杰是福州人，陇西是李氏的郡望，福州著名的评话作家，编有《冤海潮》（福州闽都书社铅印本）、《最新天豹图》（福州益闻书店）、《胭脂女郎》（福州铅印本）、与阮笑尘合编《柳暗花明》（福州铅印本）、与李明山合编《七星伴月》（福州铅印本）等等。

福州现代通俗作家张传兴据史书记载和历史传说，编写了《郑堂的故事》十六回，1983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来又续写了十回，在福州《榕花》内刊上连载，后“选其中八回，加入到《郑堂的故事》中，作为增订本再版。”（《后记》）1986年改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书名仍旧，但封面上印有“上下册合编”的字样，此书发行量很大，影响也广。

郑丽生先生《史志不当为郑堂立传》中说：“蔡同馆丈友兰，莆田人，生前曾告余，其乡人以郑堂为兴化人，三十年代有人以此为题材，写为小说铅印发行，其书名今已忘记矣。附笔及之。”此书未见。

《闽都别记》与《郑堂的故事》

江心福

在福州人中，凡是年过花甲的老人，特别是知识分子、读书人，应该大多知道，甚至看过福州的一部古书——《闽都别记》。这是一部福州民间传奇的鸿篇巨制，一幅闽越民间民俗文化的悠长画卷。它成书于清朝乾隆年间，至今二百多年来始终传阅不衰。全书401回，一百五十多万字。它以古典章回小说的形式全方位全视角的描写福州地区的民间社会生活，记录了大量的民间传说、历史故事、地方掌故、风俗习惯、名胜古迹、俚语、谚语、熟语、歌谣等，保存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是研究福州地方史、民俗学及语言学的重要参考资料，确实堪称福州十邑方言区域民俗文化和民间文学的瑰宝，是一部与福州人血脉相连的古书籍。每一个在福州生活的人，都不会忘记这样一本完整保存着海滨邹鲁——福州，这座有二千二百多年城市的历史记忆的书。可以说这部书是福州版本的《聊斋志异》。

福建人民出版社为保存地方文献，于1987年8月重新校印《闽都别记》，分上、中、下三册出版发行，供文史工作者、大学文科师生和有关专业人员研究参考。我二十年前就在福州新华书店购买了这部书，并进行了阅读，直到十几年前我退休后又进行了第二遍阅读。因此，对书中记载的许多民间故事都记忆犹新，比如榴花洞传奇、荔枝换绛桃、郑唐的故事、缺哥望小姐的故事、叶向高的故事、柳七娘的故事、陈靖姑的故事等等。特别使我难以忘怀的郑唐的故事在《闽都别记》中也说的很多，经翻阅发现从第283回《正德微行鳌山拆卸，郑唐诙谐官豪贿徇》到第293回《郑唐评桌友乱卫卒，冠里垂瓜花藐鸡鱼》共有十几回都是描写郑唐的故事。其中“郑唐烧火炮，除死没大灾”这一句更是福州人中几乎家喻户晓的口头方言。

从《闽都别记》中记叙的郑唐的故事到1986年福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第一任主席张传兴创作编著的《郑堂的故事》这本书的出版发行，我感觉到这中间存在着十分巧妙的联系。

张传兴是1989年3月福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正式成立后被选上主席的，这是他编著再创作的《郑堂的故事》这本书三年之后的事情。这本书是由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在书中内容提要写道：“郑堂是明朝一个落魄秀才，也是一个阿凡提式的人物。他秉性刚直，聪颖过人。一生无意功名，却善于运用巧计惩处凶顽，打抱不平。他的故事不仅广泛地流传于福州方言地区，而且还被海外华侨传播到东

南亚各国。《闽都别记》、《全闽诗话》和《福建通志》等典籍都载有他的传记，其中不少轶闻趣事都被搬上戏剧舞台和评话、伢唱艺坛。”

《郑堂的故事》是张传兴根据《闽都别记》等书籍和福州十邑民间传说的基础上筛选改编而成的，全书章回小说形式，共24回，十万余字，语言生动通俗、饶有趣味。它从不同的侧面揭露和抨击了封建社会的黑暗政治，成功塑造了一个机智勇敢民间人物的形象。这本书出版的当年就被美国旧金山《福建侨报》全文转载，深受在美华侨华人的赞赏和好评。中国民间通俗文学能在国外报刊得到连载还是少有的事。这本书于1987年荣获中国新闻社福建分社特别奖和1989年福州市民间文学首届评比特别奖。这是张传兴在他六十载人生旅途中创作的一百多万字的文艺作品和编著出版像《郑堂的故事》、《林则徐演义》等8本书籍中取得的最大殊荣。《郑堂的故事》也是张传兴一生创作的代表作之一。在他担任福州市民间文艺协会的主席8年时间里，我与他共事深切地体会到他的为人文的高尚品德。在他1997年与世长辞前还以忘我的精神组织省市十多位作家为编印《闽都赋》这本散文集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2010年8月，为缅怀福建省著名乡土作家张传兴，我还撰写了散文《梅花香自苦寒来》在福建省《炎黄纵横》杂志上发表。

福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从成立至今已走过二十余年的风雨历程，协会的班子也换了一届又一届。而今福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正继往开来，迈着雄健的步伐，在海西建设的征途上更加迈步前进。

2011年是《闽都别记》这部文学巨著出版100周年的日子。《闽都别记》由闽都乡贤董执谊先生于清朝宣统辛亥年（1911）最早出版，当时只油印25套，这个版本是以后各种版本的蓝本。1987年和2008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又先后两次重印了《闽都别记》这部书，由此足见福建省文化出版部门对进一步做好闽都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创新工作的重视，也是为弘扬闽都传统文化，深入研究《闽都别记》的深刻内涵所在，并促进闽都文化的研究，进一步扩大榕城的对外影响力和吸引力。我们许多文化人都在热切期盼着。

从妖猴到神猴

——《闽都别记》丹霞形象面面观

夏沁

《闽都别记》成书于清乾嘉时期，是用福州方言，以熟见的福州地名古迹，穿插历史故事，附会民间传说，来描写福州社会生活，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的一部古代长篇城市小说。确切地说，它应该是一部福州民间故事汇编。丹霞大圣的故事是《闽都别记》中众多传说之一。《闽都别记》称，丹霞大圣系千年红毛猴精，生性浪荡而做事荒唐，后被女道士陈靖姑收服，在福州乌石山宿猿洞修炼，功成后时时听令于陈靖姑，协助陈靖姑制伏专以美色诱食少男的夹石精二女和专食人脑的古田临水洞白蛇精，后因救国难与反军袁广智的阴兵斗法，被闽王璘封为“丹霞大圣”。封圣后的丹霞亦时常独自显圣佑民，救苦救难，成为人们的保护神。丹霞由妖至圣的改邪归正的演变故事是《闽都别记》中民间传说的一大类型。除丹霞外，还有西河虎婆江氏、乌石山石夹二女等，他们都是被陈靖姑收服，并愿弃恶从善，修道从正的典型。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闽都别记》中丹霞大圣故事的深度解读，从多角度、多层次对丹霞这个人物加以研究和透视，以期在目前闽域文学文化研究热中提供一个新视角。

中国道教猿猴故事孕育下的丹霞形象

《闽都别记》第138回提到古代福建城市乡村都建有丹霞大圣的庙宇，名叫“齐天府”，俗呼为“猴王庙”。那么，丹霞是不是齐天大圣孙悟空？诚然，万历二十年金陵世德堂刊百回本《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和丹霞大圣确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一，他们都是猴精，善于隐形变化，且神通广大。孙悟空石猴出身，会七十二般变化，他经常变成瞍燎虫、小苍蝇、花脚蚊子等，钻到妖精洞里探询妖精（如黄风怪）的底细；或变成妖怪的母亲、父亲、丈夫、妻子去欺骗妖怪（如三调芭蕉扇时变成铁扇公主的丈夫牛魔王）。他机智灵活，随处设计，常常令妖怪防不胜防。丹霞是千年猴精，也善变。在《闽都别记》第23回里丹霞变杨世昌，变县主穆顺；第24回丹霞与陈靖姑相斗时变大犬，变麻雀，变蛤蟆；第65回丹霞与袁广智战时，“丹霞突出，变为顶大天马，前冲后撞，冲得阴兵东零西落，尽皆倒地，现出马豆。其阴兵已破，广智便败而走，丹霞追赶。”其二，他们都有被佛道收服的经历。丹霞被陈靖姑所收，改邪归正，

被封为“大圣”；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被观音点化，追随唐僧到西天取经，修成正果，被封为“斗战胜佛”。因此，在福州民间信仰中，丹霞常常被误为齐天大圣孙悟空。如《闽都别记》第291回就借太監之口道：“咱家见各处有圣王庙，以为齐天大圣，原来是此丹霞。”这种误解和混淆不足为奇，因为福建早就有神猴崇拜，明清时期随着百回本《西游记》的问世，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的神话故事广为传播，福州百姓把对猴王丹霞的崇拜和对齐天大圣孙悟空的崇拜混在了一起，进而合二为一，统统变成了对齐天大圣孙悟空的崇拜。这与中国自古以来就流传着许多猿猴故事有关，特别是唐朝以后，各地都有许多猴精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张锦池先生认为，这些猿猴故事“一是起于古代的神话传说，二是起于民间的传奇述异，三是起于道教的借以宣扬金丹妙诀，四是起于佛教的借以弘扬佛法。”在我国，属于佛教“听经猿”的居少数，属于道教“修炼猿”的居多数。这些猴精不太可爱，恶劣刁顽，而且好色，喜抢人妻女，但神通广大，挺让人怕，有点像社会上的地痞青皮。“孙悟空的原型形象，就是这样的道教猿猴故事及神仙故事的凝聚”。近年福建顺昌发现的有关齐天大圣的信仰等资料，也证明了民间确实早就有了猴精齐天大圣家族，也证明了孙悟空确实受过道教文化的影响。道教猿猴故事中荒淫成性的猴精不胜枚举，并且故事来源最早。如汉代《易林·坤之剥》里的大获，盗人媚妾。“大获”，就是大猕猴。西晋张华的《博物志》卷九所载的“黎高山猕猴”，“窃人妻女为家室，其无子者，终身不得还；若有子，辄抱送还其家而令养之”。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里的白猿，神通广大，“喜掳妇女入深山，共窃人妻女三十余”。宋元《清平山堂话本·陈巡检梅岭失妻记》里的申阳公，则是由此故事蜕变而成，里面的申阳公别号齐天大圣，论荒淫成性与变化多端，实又青出于蓝。明代瞿佑《剪灯新话·申阳洞记》，也以此为题材。最引入注目的是元末明初杨景贤《西游记》杂剧中的“通天大圣”孙悟空，同样秉承了先辈的“基因”，强抢了金鼎国公主，由此而引发灭顶之灾。直到百回本《西游记》出现，孙悟空作为猴精的载体，方才洗去污点，“重新做人”。

百回本《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是仙石产卵，见风化猴的。《西游记》开卷“灵根育孕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写东胜神洲傲来国有座花果山，山顶上有一仙石。“盖自开辟以来，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感之既久，遂有灵通之意。内育仙胞，一日迸裂，产一石卵，似圆球样大。因见风，化作一个石猴，五官俱备，四肢皆全。”石猴在山中行走跳跃，食草木，饮涧泉，采山花，觅树果。他无父无母，“与狼虫为伴，虎豹为群，獐鹿为友，猕猿为亲，夜宿石崖之下，朝游峰洞之中”。一日赶闹无事，与群猴唤弟呼兄，顺涧爬山寻看源流，直至源流之处，径跳入瀑布泉中，不意探得“花果

张锦池.论孙悟空的血统问题[J].北方论丛,1987,(5).

山福地，水帘洞洞天”。虽被群猴拥为美猴王，却并不以眼下的“自由自在”生活为满足，又一心想“学一个不老长生，常躲过阎君之难”，故而只身“云游海角，远涉天涯”。他在市廛中“学人礼，学人话”，朝餐夜宿，一心访问“佛仙神圣之道”。这里不仅没有半点“妖气”，反而是稚气纵生，就如菩提祖师替他取名时所说：“孙字去了兽傍，乃是个子系。子者，儿男也；系者，婴细也。正合婴儿之本论。教你姓‘孙’罢。”由此可见，孙悟空虽为猴精，却非一般妖孽，在他身上突显的是天真烂漫、无拘无束而又勇敢机敏的可爱的顽童形象！其唯一的罪孽，就是如来说的“大闹天宫”。然而其原因是玉帝不识贤才，让一个神通广大的盖世英雄去充当弼马温；是玉帝不会用人，让一个自幼在花果山吃桃子长大的美猴王去看守蟠桃园；是玉帝欺人太甚，既封他为齐天大圣，却又不请他赴蟠桃会。那么孙悟空又有多少罪责可言呢？

而《闽都别记》中的丹霞是长毛满面的千年赤毛猴，是淫猴，好色，并充满邪气。在被陈靖姑惩戒以前本是个神通广大而又好为非作歹的恶魔，妖气横生。《闽都别记》第23回写江南扬州江都县杨世昌妻沈氏“年十八，生得如花似玉”，被丹霞看见，就变成世昌容貌与沈氏同衾，“无日不对酒作乐”。丹霞在被收归正道之前，应该是一只妖猴，与他的远祖猴精们如出一辙。他们没有道德感，没有廉耻心，他们对正直的人所遵循的生活秩序和奉行的准则常常视若无睹，并故意践踏之、毁坏之。他们是妖怪，不守人间伦常，常常淫人妻女，给许多家庭造成悲剧。正因为这样，所以丹霞成圣后人们对他仍然存有畏惧之心。小说第138回写到“乌石山宿猿洞之丹霞大圣，自归正法后，受过敕封，又在洞修炼，法术无边，显圣佑民，城市乡村皆有齐天府，俗呼为猴王庙。有人来祈祷，信者得显应，慢者即降祸，故远近之人莫不敬畏，不敢轻慢”。又如第139回驮拓天抱来圣王神像，“众人大惊恐，骂曰：‘大混账！道是甚会伯，有敢将大威灵之大圣王爷抱来亵渎。汝有命没处死也！’”“诸友皆胆战心惊，坐立不安，皆说拓天这贼胆，有敢抱虎同眠！”可见，在民众心中，封圣后的丹霞形象远不是人们心中可爱如顽童的孙悟空，也不是人们心中亲切如母亲的陈靖姑，而是如虎如兽，不敢轻慢，若隐若现中总透出让人畏惧的妖性。

由此可见，丹霞大圣绝非有“齐天大圣”封号的孙悟空，《闽都别记》第65回也非常明确写道：“其猴精仍归宿猿洞，后在人间显应，处处皆奉之。今福州猴王庙，即是丹霞大圣，并非齐天大圣也。”第291回讲述郑唐僧丹霞之名，捏说向宿猿洞丹霞大圣取药时，再次指出，丹霞大圣“乃千年之猴精，神庙处处有之。其本元神在乌石山宿猿洞，神通变化，不亚孙行者，在前曾与人换心换面之奇异”，强调了他不是齐天大圣孙悟空。在中国猿猴故事中，得道之前的丹霞只是一个普通的道教猴精形象，是好色的淫猴，是充满妖气的坏猴。

宗教类神魔小说影响下的丹霞形象

神魔小说区别于历史小说和人情小说的主要标志，即在于它所塑造的人物主要是精灵和神怪。这些精灵和神怪大多体现了“三教同源”的思想。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指出：“且历来三教之争，都无解决，互相容受，乃曰‘同源所谓义利邪正善恶是非真妄诸端，皆混而又析之，统于二元，虽无专名，谓之神魔，盖可赅括矣。”^①因此，宗教类神魔小说不同于“在讲史中注入大量的神怪因素，以变化了的历史为载体来描写荒诞无稽的神魔争斗，曲折地表现作者的历史意识和对现实的看法”^②的历史类神魔小说，也不同于“在描写妖魔鬼怪的同时，对人情世态也作细入毫芒的反映，批判现实主义的思想倾向十分明显”^③的世情类神魔小说，它“主要讲述佛道二教以及民间神祇出生修行、伏魔济世的故事。其题材来源于世俗宗教传说，往往最能反映民众的群体信仰和接受心理”^④。这类小说最终以弘教为目的，不仅包含佛道所推崇的“劝善”目的，也包含儒家所崇尚的伦理道德，从而实现“三教同源”。

《闽都别记》中的陈靖姑和丹霞形象，就带有宗教类神魔小说的特征。作品讲述了陈靖姑由普通道姑到乡土女神、丹霞从妖魔到圣灵的演变过程，以及他们显圣护民的故事。在小说人物由民间的凡胎俗体和妖猴猴精到人格神化和妖性圣化的转变过程中，作者里人何求在其间灌输了对于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儒家思想，尽管形式还是讲神怪故事，但在故事中已经完成了传统的道德教育。

但有趣的是，同是受到宗教神魔故事的影响，陈靖姑由人而神，丹霞由妖至圣，却体现了人格与妖性的不同。

陈靖姑由人而神的关键，是自愿的舍生取义，充分体现了儒家的价值观念。作者在陈靖姑为人为神的形象塑造中，始终突出其人格力量，可概括为“舍己为人”的精神品格。作者对陈靖姑这种舍己为人的行为和人格魅力给以充分肯定，大加颂扬。如第25回、第26回，小说设置了这样的矛盾：陈靖姑正准备出嫁，“古田刘家遣人送迎娶之日单，吉期即在十日内”，却有人来请靖姑去收除妖怪。小说写道：“靖姑因此情形，不忍置之不去。”“对双亲曰：‘见死不救，非仁也。嫁期迟些何妨，救难迟则殆矣。’”“慢抹胭脂来嫁婿，且持宝剑去收妖”，这是一种怎样的气度和境界！

①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127.

② 皋于厚. 明清小说的文化审视[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249.

③ 皋于厚. 明清小说的文化审视[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250.

④ 胡胜. 神怪小说简史[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3.

而最突显这种舍己为人精神的，应该是第82回“陈夫人祈雨捉蛇首长坑鬼抱恨害妇胎”。这一回内容回应了第23回陈靖姑执意不学扶胎救产之法的故事情节，真人曾嘱咐道：“决意不学，至二十四岁不可动法器。切记勿忘！”靖姑二十四岁那年，福州大旱，田焦苗槁，为了救民，她一不顾真人之劝，二不顾有孕在身，毅然挺身而出，终因坠胎落水，风寒侵入脏腹，又因未学救产之术，不能自救，因此献出年轻的生命。陈靖姑明知带孕祈雨可能遭致不测，却依然知其不可而为之；临死则肉身坐蛇首而成道，立誓曰：“吾死后不救世人产难，不神也。”这种不畏艰难的热忱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正是广大百姓所渴求的。应该说陈靖姑由一个道姑到神的飞跃，是舍己为人的献身精神碰撞出了圣光，赢得了百姓的尊重，实现了由人到神的转化。

丹霞由妖而圣的契机，是被陈靖姑收服后，无奈之下表示愿意皈依正道，是别无选择下的选择。小说第24回写道：“靖姑将杀丹霞，丹霞哀求曰：‘愿归正，乞饶性命。’”靖姑“命神将他阉去淫根，以为淫人妻女之报。猴精要命，愿阉，改过自新。”但其妖性未灭，在改邪初始，仍思报复：“那猴精得放身，因思县官同母来拊打数百，心中不愿，趁靖姑练度沈氏身尸时偷人官衙，意将县官及其母捏死，以报此恨。既思：‘改邪归正了，不可如此。’遂退出，由病女门前经过，闻内喊曰：‘情愿早死，拖拔难受。’丹霞思：‘他既爱死，即将他结果，也算消恨。’遂入房摄绝其气。”不过丹霞身上虽然仍是“邪”气丛生，但毕竟是弃恶从善了，因而每每听令于靖姑，做了好事。如第25回助靖姑收石夹二女，他变为石匠，“左手持铁鋸，右手捋铁锤，有岩怪异者，便凿打之”。第28回靖姑令丹霞同至古田攻打临水洞，与蛇精作战。第65回陈靖姑又密招“丹霞大圣、西河江氏、石夹二女”至南城，为国难与袁广智战，丹霞因此被闽王封为“大圣”，终于完成由妖而圣的飞跃。丹霞的圣化过程，实际上折射出福州民间信仰的另一特点，即民众颂扬的是佛道，否定的是妖魔，肯定的是丹霞的“改邪归正”。

当然，小说在丹霞封圣后写的三个故事，都非常明显地注入了儒家思想。如第138回讲述的是查家的故事。查家二子为治母祁氏心痛之病，“无日不延医寻药，求神告佛，至年余不痊”；长子查谦去圣王庙内苦告，并剖心救母，继而弟弟查让亦剖心救兄。查家兄弟所为终于感动了丹霞，他化身为花鹰到永泰叼来一病死缙绅之心脏，不但救活了母亲，而且也使查谦、查让哥俩平安无事。这故事宣扬和肯定的是孝悌。书中写道：“众乡邻闻之，不胜骇异，皆以孝能感动天地，圣王爷故救其母回生。”“人人皆感古今无此神恩，人人皆称孝顺子。”再如第139回讲述的是九仙山下骆拓天的故事。骆拓天“外貌极秀，内心至愚”，但因言行一致得到丹霞的垂顾，二人结为好友。这故事宣扬和肯定的是诚信，正如拓天所说：“他是孝子，我是信友。为人子止于孝，与朋友交止于信，不是五伦之正理耶？”反之，对待不守儒德的

人，丹霞则加以惩治，如第140回对那些刻薄好色的浪子，丹霞设计使他们“交与官枷责，问他刻薄之罪”。

由此可见，作者的创作之意为加强儒家道德的宣传和肯定。就丹霞本身而言，因为他改邪归正，所以他成圣了，这无疑是弃恶从善的道德观的表现；其次丹霞对守孝讲信之人，又是那么宽容接纳和无私帮助；而对浪荡无德之人，却又是那么严惩不怠。因此在宗教类神魔小说意识主导下，丹霞是经过儒家学说改造的惩恶劝善的典型形象。正如《三教开迷归正演义》作者潘镜若在卷首凡例中说的：“本传独重吾儒纲常伦理，以严政教，而参合释道，盖取其见性明心，驱邪荡秽，引善化恶，以助政教。”《闽都别记》既颂佛道又扬儒德，其道德救世的意向十分明显，彰显了作者警俗劝善的创作意图。

文学审美意义下的丹霞形象

从文学审美的角度来观照丹霞形象，他体现了神魔人物的特点，即人、妖、兽三结合的艺术特征。小说中的丹霞是猴，是妖，又是圣。但是在丹霞身上溢放出的最为夺目的光彩，却是妖形隐去、圣光褪尽后的一张充满人情味的面孔。

首先，亦猴亦妖、亦圣亦人的形象设计和描绘。丹霞是红毛猴身，小说多处点明他是“赤毛猴”、“红毛大猴”、“长毛满面”，类似“狐狸猫”，有着兽的外型。但丹霞又非一般自然界的猴子，而是千年猴精，有着妖的神通本领，能变化，会隐身。再者丹霞改邪归正，弃恶从善了，而且法术无边，开始显圣护民，自然就成了道教中的神圣。在和骆拓天交往中，丹霞超越了人和圣之间的距离，摇身变成“白面书生，衣冠整净，骨骼不凡”的美少年；在丹霞显圣故事中，体现最多的是人间社会中人的思想感情。他有一颗同俗人一样的“凡心”，一样的充满喜怒哀乐，一样的重视亲情、友情，讲究忠孝节义。如三番五次拯救剖心之人，只因查家兄弟二人是孝子；特立独行地与至愚之人相交，只因骆拓天是信友；想方设法替愿拙不愿慧的范琦换心、替愿丑不愿美的铁氏换貌，只因他们是节义之人；不得已赠送宝物隐身皮给“赌博之徒”船中鼠，只因自己要信守诺言；最后远遁武陵别境，只因厌烦尘嚣俗世。再如第139回丹霞与拓天商议“换心”时的对答，他强调欲换愚心亦不能“损人利己”。作品就是这样多方位多角度地表现他的人情化，真是“神怪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啊！

其次，亦奇亦幻、亦褒亦贬的手法运用。小说紧扣丹霞亦人亦圣亦妖亦猴的

刘世德，程毅中，刘辉，等.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436.

定身份，以奇幻之笔塑造丹霞。一奇在肖像，二奇在神通，三奇在戏谑和诙谐的情趣。如第140回丹霞惩戒七浪子、替铁氏甘氏换貌的手法，宛如变戏法般，神不知鬼不觉。在褒的同时，也刻画其贪杯好饮、恣情纵意、报复心重等性格弱点。如第141回“拓天换心认接面丈，丹霞出丑反送身面”，写拓天为感谢丹霞替己换愚心，替妻换丑貌，请丹霞饮酒，而丹霞不知节制，“因酒香，大杯大啜，不觉见醉”，“至途中酒气涌上，现出原形，倒于路中”，被船中鼠挟去囚于瓮内，被灶里猫（孕妇，船中鼠之妻）坐于瓮上，为秽气所冲。丹霞求他们放出自己，并以隐身皮相赠，但灶里猫的孩子出世即被煞死。最后丹霞曰：“神人比凡人更狼狽。”由此可见作为大圣的丹霞，作者并没有将他拔高，而是客观地写他有着行善救人的侠义心肠，又有着人性的诸多弱点；而且对于这些弱点，作者并非采用欣赏赞美的语气来描述，而是褒中带贬地刻画，带有一定的揶揄。因此丹霞为猴时没有孙悟空那样的英雄气概，为圣时也不像陈靖姑那样尽善尽美，他只是人间的凡胎俗体，始终游荡嬉笑于闾里街巷之间。

要而言之，由于作者在塑造丹霞这个人物形象时，文字较为简略，形象仅粗线勾勒，缺乏深入细致的内心描绘，许多故事也未能曲尽其美，缺乏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因此，《闽都别记》中的丹霞形象远不如孙悟空那么鲜活。然而在丹霞的身上，却深深烙着中国道教猿猴故事的共同特点；在他改邪归正，由妖而圣的变化中，时时表现出儒家的思想道德，有着浓厚的伦理色彩，充分体现了下层社会中所孕育的神猴信仰，沉淀着福州民间宗教弃恶扬善的审美价值。正因为这样，丹霞这个艺术典型，至今仍在福州民众心头镂刻下永久的记忆。

《闽都别记》民间故事类型考析

杨式榕 王枝忠

《闽都别记》是一部由闽人编纂的地方性小说，全书长达401回，一百多万字，是清代福州地区重要的民间传奇小说，真实地反映了古代福州地区下层民众的生活。小说以周朴的“双峰梦”为始初线索，此后情节的派生便沿着周、吴两个家庭的盛衰展开。但整部小说没有中心人物贯穿始终，而是用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故事联缀成篇，中间时而掺入叙述福州名胜古迹和民间传说故事的段落。此书当是由文人独立创作的，但不排除作者里人何求在创作时采集了《闽都别记》成书前广泛流传于福州地区的某些传说故事作为自己创作的素材和原料。如度鸡口（土街口）、钱塘巷、银镶浦、金堆洋、吉庇巷（急避巷）、宦贵巷（番鬼巷）、鸭姆洲、泛船浦（番船浦）、鼓山、法海寺、雪峰寺、白塔、万寿桥、罗星塔、中亭街等地名故事；陈靖姑、罗隐、拿宝、丹霞、缪隐仙蛇娘、水鸡精、王审知、曹学佺、郑和、郑唐、陈金凤等人物故事；“榴花洞里结良缘”、“缺哥望小姐”、“荔枝换绛桃”、“沉东京浮福建”、“看枇杷叶，思量家母舅”、“牛虻压厝脊”等生活故事……它们数百年来一直流传于福州民间，为本地区民众所喜闻乐道。

那么，里人何求又是如何对福州民间故事进行取用与加工的呢？这中间可隐藏着有什么样的秘密呢？本文拟就此对《闽都别记》中民间故事的类型做一番归纳分析，希望能理清其端绪。而为了行文的方便，这里有必要先做如下的说明：本文所涉及的流传于福州民间的地名故事、神话故事、爱情故事、生活故事，或出自（明）王应山纂的《闽都记》、（明）黄仲昭修纂的《八闽通志》，或参照由中国ISBN中心出版季仲主编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或来自福州市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编汇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福州市分卷》（上下册）；或取材于福州市五区八县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委会编汇的各地区分卷（为了行文的方便，以下凡提到《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的各个分卷时都只作“某某分卷”）。这些方志或民间故事集成的版本，都是在广泛普查、采录、甄选后编辑而成的，其中所选印的基本都是福州民间故事的忠实记录。

现将里人何求对福州民间故事的采用和加工情况，按基本不变到变化巨大的渐变过程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基本不变的故事再现民间传说

这一类型主要体现在福州地名的种种传说中。《闽都别记》中保留了大量的地名传说，小说对这些地名来历的描述用两种方式基本再现了民间传说。

一是对小说中涉及到的地名只是做附带性的介绍，它的来历和传说与《闽都别记》内容本身没有太多直接关系。如第18回“月英显仙术弄邻子，周拱随妻遁遇故人”在写周拱之妻月英因久慕螺女，特前往螺江螺女庙参谒处，插入了“螺女江”的传说故事：

螺女江在侯官县十三都，石岳对面。水上接困溪，下入闽江，朝宗于海。相传谢端，福州侯官人，少丧父母，勤谨自守，于海边得一螺，大如石瓮。以水养之，每耕作还，汤火如有人代之操作，端疑之。早归，偷窥之，见一少女，从螺中出。端突入问之，女仓皇欲避不得，答曰：“吾乃汉中白水素女也。天帝哀君少孤，勤谨自守，故使我为汝具膳。”言讫不见。端以壳贮食，食之不尽，遂传数代，故江以螺女名。

这个故事在民间流传甚久，始见于晋陶潜的《搜神后记》卷五，又见于《太平广记》卷六十二“女仙”七“白水素女”。《闽都记》卷二十一“螺女江”条明确点出故事发生地点：“在十三都，石岳对面。上接困溪，下入闽江，朝宗于海。”所述的故事与前者基本一样。《八闽通志》卷四也辑录了几乎同样的传说。

再如，第18回插入另一地名传说“欧冶池”是这样记载的：

欧冶池在城隍山后，即剑池，越王铸剑处。唐元和十四年，置院，名剑池院。周围数里，或大风雨，波涛晦冥。僧惟鉴浚池，得刀环诸物，送往武库。冶灶并院，今俱废。池亦填没，所存无几。宋黄裳《欧冶池》诗云：人随梦电几回见，剑逐云雷何处寻。惟有越山池尚在，夜来明月古犹今。

这些文字表达与《闽都记》卷八所载几乎一模一样：

欧冶池越王铸剑处。唐元和十四年置院，名剑池院。池周回数里。或大风雨，波涛晦冥。僧惟鉴浚池，得刀环诸物，送武库，冶灶犹有在竹林中者。今院废，池亦堙塞，所存无几。池西旧有欧冶亭，今废。宋黄裳《欧冶池》：人随梦电几回见，剑逐云雷何处寻。惟有越山池尚在，夜来明月古犹今。

像这样插入的地名传说，在《闽都别记》中大约有50处，如开元寺（第2回）、于山（第7回）、万岁寺定光塔（第14回）、怡山（第14回）、乌龙江（第19回）、祭酒岭

明)王应山.闽都记[M].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165.

明)王应山.闽都记[M].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50.

第58回)、旗山 第60回)、万寿桥和小桥 第88回)、西禅寺 第89回)、西湖 第92回)、石竹山 第94回)、屏山 第97回)、鼓山 第110回)、水口 第124回)等。由此可见里人何求显然是在有意识地从《闽都记》或《八闽通志》等方志中取用许多地名传说。

另一种是小说用专回来介绍地名的来历和传说故事，它们本身就是《闽都别记》众多故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如“度鸡口”的传说，在第101回“道徒易试带看三宝，权恶难化只度一鸡”，叙述福清石竹山仙人林汝光度凡人却只度鸡的故事。小说写道：“林汝光是旧乡邻，莫笑回来度一禽，众性好度人难度，定度众性不度人。”林汝光度鸡之地，“其地名度鸡口，今快呼为土街口”。如第232回“郑性之画马祀灶神，猪急使讨肉结仇怨”生动而详细地描述了“吉庇巷”（即急避巷）的来历。故事说宋代福州坊间一个落魄秀才郑性之，早年家贫受辱，考取功名后迅疾报复仇人的故事。小说写道：“因此性之出入，遇见前被其辱过之邻人，即拿至清风堂打死，有怨者已被杀尽。”“性之轿来，便飞报，人皆急避，才无人再与拿去打杀，故该巷名为急避巷也。”

这类用小说专回来描述的地名传说，或在情节描写上更加丰富，或人物与原来略有不同，但是地名来历的描述基本不变。如“吉庇巷”来历，《闽都记》载：“俗呼急避巷。郑性之丞相致仕，建耆德魁辅坊。闽俗相传，腊月廿四日祀灶。性之微时以是日贷肉于巷口屠者之妻。屠者归而大悲，径入其舍，取熟肉以去。性之画一马，题诗其上，焚以送灶云：‘一匹乌骓一只鞭，送君骑去上青天。玉皇若问人间事，为道文章不值钱。’后以殿元积官江西安抚使，加宝章阁待制，昼锦归第。气势烜赫，屠者睨视之曰：‘郑秀才至是耶？’性之令缚至庭，数其罪，捶杀之。自是出人，巷无行人。后坊废，名其巷为急避。”而据《八闽通志》卷六十二载：“郑性之字信之，初名自诚，后改今名，侯官人。弱冠游朱文公之门，嘉定中进士第一，授平江军节度判官。”指出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宋嘉定年间。《闽都别记》与之相比较，所叙时间、地点大致相符：“乃是南宋时，安泰桥上右边第一巷，早名急避巷，今改吉庇巷，俗呼桔皮巷。”但故事情节更加生动，非常具体地叙写了郑性之与屠者猪急使之间矛盾的产生、变化、发展以及最后的结局，还增加了性之夫妻二人只有一套衣服轮着穿而被刻薄子弟羞辱，最终性之也一一打杀的故事；但有关“吉庇巷”的来历却如出一辙，皆因急避性之而得此名。

明)王应山.闽都记[M].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35.

明)黄仲昭.八闽通志[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621.

不变与变的组合完善小说结构

这是把与民间流传的情节基本相同或略有变化的众多故事集中于某个人物形象上，使本不相干的民间故事连在一起，形成小说相对完整的结构格局。

这种类型主要体现在临水夫人陈靖姑的神话故事中。《闽都别记》可以说是陈靖姑传说故事的集大成者，陈靖姑是小说前半部分的主要线索。小说描述了陈靖姑闾山学法归来后降妖除魔、舍身祈雨和显圣护产的一系列故事，塑造了陈靖姑的多能神职形象。她不仅是为民除害的降妖之神，也是佐夫为民的断案之神，还是为民舍身的祈雨之神，更是护产保婴的生育之神。而传说中的陈靖姑是福州民间信仰的一位女神，在她“扶胎救产，保赤佑童”的女神形象中，不时穿插着降妖服魔、为民除害的神话。这类故事在福州民间流传很广，并被收录到福州各地区的民间故事集成中。如《福建卷》搜集的“保童神临水奶”故事，福州市仓山区分卷搜集的陈靖姑出世、避缘、学法、收服石怪、除长坑鬼等故事，罗源县分卷搜集的陈靖姑除白蛇精、破蜘蛛网、脱胎记等故事；同时在福州市分卷（下册）、台江区分卷、福清县分卷、古田县分卷中也都收有陈靖姑的故事。

相比较而言，《闽都别记》中的陈靖姑形象更加多元化。小说不仅再现了流传于民间的陈靖姑出生、学法、降妖、祈雨、显圣护产等故事，还增加了陈靖姑判案的故事，这是陈靖姑神话传说故事的一种变化。这种变化的目的无疑是渲染了陈靖姑作为神的力量非常强大，她几乎无所不能，这是民间信仰心态的反映。而组成陈靖姑神话传说故事发生变化的却是众多没有什么变化的小故事。这些不变的小故事流传于福州民间，原本是独立的，但在小说中却因了陈靖姑的关系而串联在一起，形成一个故事簇，共同拱卫着陈靖姑这一中心人物，为塑造她作为断案之神的形象服务。如小说从第32回“刘巡检判刘九娘第一案陈安人赠徐得兴四句诗”开始，连用多回的笔墨铺陈陈靖姑断案的故事。小说写陈靖姑与刘杞莲成婚后，闽王选任刘杞莲为北湾巡检，靖姑随夫上任，佐夫断案，连破刘九娘认错婿案、黄罕虾蟆案、母猪穿耳案、张三李四案、乖骨肉案、断蚊虫案等十二件大案。又在所断的十二个案件中，穿插了“拣、拣、拣，拣个毛 毛：福州方音，没有的意思）尾犬”（牛虻压厝脊）故事、“沉东京浮福建”故事、“张杉帽戴李试头上”故事、“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等民间故事。这些故事原来都是各自流传于福州民间，与陈靖姑无关。如牛虻压厝脊故事，今载《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州市分卷下册，又载仓山区分卷，鼓楼区分卷也记载有；“沉东京浮福建”故事，见于福州市分卷下册；“张杉帽戴李试头上”

故事，可见鼓楼区分卷；“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故事，载于仓山区分卷。可在《闽都别记》中，这些故事都以陈靖姑的断案作为共同线索，在原来的主题、人物、情节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围绕陈靖姑这一中心人物串在一起，共同演绎了陈靖姑的神话故事。

关于柳七娘的描写也是这样，《闽都别记》从第253回至第258回详细叙述了她的道法、嫁婿、复仇、收枸杞精、收妖保桥、建罗星塔等故事，其中就将民间的“万寿桥传说”与“罗星塔传说”杂糅在一起，共同塑造了柳七娘的形象。

这些故事围绕某一人物的连缀，使原本零散的传说故事统在一起，完善了小说的结构。

情节变化较大的改造改变故事主题

这是里人何求加工改造得比较多的类型，包含了作者比较多的再创造。这类故事较之民间故事，大的梗概也相似，但在具体描写中却有较多不同之处，主要是增加或延续了情节，使故事内容更加丰富，情节更加曲折，可以肯定里人何求写作时根据自己创作的倾向和故事发展的需要，进行了生发和改造。这类故事在《闽都别记》中有许多，主要体现在历代爱情故事和生活故事中。

比如“缺哥（按，当地民众称嘴唇天生断裂而破相的男子）望小姐”，是福州民间广泛流传的传奇故事，这只要从福州市分卷下册或鼓楼区分卷就可看出。故事说的是五代时期福州一个家境贫寒的缺哥打渔郎黄耆，与闽达官国计使薛文杰之女品玉的爱情故事。主要情节是官宦小姐品玉临楼赏湖时，无意与缺嘴渔郎相逢，奇其状抿嘴一笑，竟让少年渔夫相思成疾，口吐“相思石”而亡。此石奇特，滴水于上，竟能幻化出当日情景；小姐闻讯，同情之泪滴于石上，石即化没。品玉因父助纣为虐，屡谏不听，最后愤而轻生，其棺木恰好放在渔郎黄耆之旁，半夜因贼人盗棺，二人因此复活，登舟而去。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恶人并没有得到惩治。由此可以看出，民间流传的故事主要是体现了人死亡后灵魂复活的主题。

《闽都别记》从第76回至第81回，用全部篇幅讲述了这个故事。其中第76回“渔郎相思心结成石，九娘识破水浸现形”，至78回“盗贼劈棺无服饰，男女还魂共遁逃”，基本再现了民间流传故事的原貌。主要不同之处是增加了林九娘这个人物。她是临水夫人的谊姐妹，也常为民除害，造福于民。小说增加了黄耆之母何氏受到林九娘的指点，才得以使黄耆、品玉还魂复生的细节。在第79回“借盗诬良抄括民产，真贼仗义投首原赃”、第80回“质奸臣侠盗供踪迹，补缺嘴示梦止搜赃”、第

81回“抱别腿逐白鼠现报，代婚嫁遂黄耆前缘”这三回里，里人何求补叙了林九娘施法，使二人复生的前情；增加了为渔郎补唇，美其容颜的细节；延续了故事的结尾，贪官薛文杰因搜刮民财并最终受到惩治，黄耆与薛品玉也完却宿世姻缘。改造后的故事不仅内容更加丰富，情节更加曲折，而且变革了故事的主题。正如第81回结尾点出的：“但得有情皆遂偶，愿教无耻作轮回。”“缺哥望小姐”的故事在《闽都别记》中就这样将魂灵复活的主题演变成了惩恶扬善的主题。

再如“荔枝换绛桃”也是福州民间广泛流传的一个传奇故事。说的是五代时期福州安泰桥利涉坊内一对男女青年的爱情悲剧故事，可参见福州市分卷下册211页，或鼓楼区分卷207页。故事叙述的是福州吉庇巷口一卖画青年艾敬郎，善笔墨丹青，常与隔河桂枝里一楼上的少女冷霜婵相望，二人互慕才华，彼此倾心。以后艾敬郎、冷霜婵二人隔河投荔掷桃，互表情意，艾敬郎又托阙大娘为媒，二人遂订婚约。当时王延翰在福建自称闽王，拆民房筑宫殿，选民女充嫔妃。艾、冷二家为免风波，便及早行婚。结婚那日，冷霜婵却被强选入宫，艾敬郎冒死闯宫向闽王索取冷霜婵。闽王对冷霜婵百般威胁利诱，想使她屈从；又以高官厚爵引诱艾敬郎，要他另娶。但艾、冷二人誓死不从。闽王大怒，将二人推入柴塔内活活烧死。民间流传的“荔枝换绛桃”是一个爱情悲剧故事，即使在陈明锵、林飞编写的《荔枝换绛桃》闽剧中，将剧情分成了“邂逅、投荔、试探、巧遇、惊变、拒封、火殉”共七场，增加了艾敬郎和冷霜婵被投入柴塔后，火中一对鸳鸯飞出的结尾，也只是表达了民间“不愿独生愿同死，赴汤蹈火志不移；荔枝年年红照眼，绛桃岁岁发新枝；二人化作鸳鸯去，长向花前比翼飞”的美好愿望，仍然没有改变这个爱情悲剧的主题。

而《闽都别记》所写的故事却增加了许多情节。第56回、第57回基本体现了民间传说的主要内容，叙述二人被押入火堆，“可怜冰心玉貌投于烈焰之中，顷刻玉碎珠消，只化作黑烟滚滚，须臾现出白骨”，渐成白灰，被吹作一团，“如烟直上，由西南而没”。但第56回“冷女掷果为父伸冤艾生设诈代妻报仇”中，增加了冷霜婵叙家世，艾敬郎杀冷光替冷霜婵报父仇的情节，用草蛇灰线的手法，为下文作了铺垫。此后这个故事暂时搁置不提，一直到第118回冷巩外甥艾绍武与林庆云的故事中，才又叙及两少年客商张音、梁韵，他们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出世，“寝食不离”的，原来他们就是艾敬郎和冷霜婵转世投胎的。小说写道：“他前世乃是夫妻，今托生结为朋友。”接着在第120回详述前缘，使之与第57回呼应。然后是第126、127回写张音、梁韵至剑浦冷家，拜会冷光之子冷巩和冷固；回福州顺便到城内安泰桥河边寻得

明)王应山.闽都记[M].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211—214.

陈明锵,张飞.荔枝换绛桃[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56:70.

“遂缘日记”，才知前身行为。后来二人召匠兴工，决定在此定居，安度余年。但有一天“头上青云”忽然“变作白雪”，终于“觉悟前生今世皆非作妄为”，“前生犯杀戒，今生犯色戒”。后经活佛法济点拨，才知“二人前世应偕老之夫妻，因暗算一人之性命，不得和谐，今生转世为友，以补前缘也”；而今世“只为心志太满，欢喜太过，为造物所忌，转瞬红颜为白发，此理之自然也”。于是二人远遁潜修，以脱红尘。真是“前生未遂唱随侣，今世终成和合仙”，最终修得善果。

由此可见，在《闽都别记》中里人何求增加艾、冷二人投胎结友的情节，补叙了他们前世犯杀戒今生犯色戒的因由，以及由法济指点潜心修炼遁隐成和合仙的情节，改变了原来的爱情悲剧主题，取而代之的是体现了因果轮回的宗教观。

传说内容的巨大变化裂变人物形象

这类故事内容变化极大，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多有改造。如“郑唐 即郑堂，在福州方言中同音）故事”，民间流传的郑唐种种传说多是斗智类型的故事，郑唐也因宛如阿凡提式的聪明机智而受到福州地区民众的喜爱。

郑唐实有其人，是明朝正德年间一名秀才，字汝昂，住福州城内朱紫坊小巷深处。据说他为人爽直诙谐，外号“滑稽诗人”，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样样精通，是城里有名的书生。他秉性刚直不阿，不怕触忤权贵，喜欢仗义执言、打抱不平。当时奸臣当道，忠臣受压，他年纪轻轻却无意功名，隐居园林，自号“雪樵山人”。他的故事在福州一带广为人知，如“郑唐放火炮，除死无大灾”、“穷家扮魁星，富家谋子婿”、“郑唐接对联，娶了好媳妇”、“设宴出谜题”、“郑唐做长工”、“郑唐过年（开门大吉）”等众多故事，福州市分卷（下册）、鼓楼区分卷、（福清）龙田镇分卷、马尾区分卷、罗源县分卷、连江县分卷也收录有郑唐的故事。《闽都别记》中描述郑唐的故事也不少，从第283回至第293回的十个章回几乎用了全部的篇幅加以描述，不仅有表现郑唐机智与聪慧的故事，如郑唐过节、妙香庵、烧火爆、治恶妇、充吏黜青衿、治太监、菜头灯等故事；还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郑唐爱好“男风”的情节。小说从第284回至第288回专写郑唐爱好“男风”一事，描述了他用其才智千方百计设局，先骗奸云中凤，令其男扮女装，作为自己的男妾；继而又诱奸李金蚊、顾里兴、宋万里、邹化里、高冠里等五名书院学生，以教学为名，将五人养于家中，共同生活五年之久，因此郑唐“遂号为五里仙郎”。

里人何求这样的改造，裂变了人物的形象，使郑唐这个人物与民间流传中的智慧形象产生了令人难以接受的偏差。这些情节或许不真实，甚至根本就不存在，而作者为什么要这样改写呢？是否可以理解成是当时福建男风盛行的社会现实的曲折反映呢？古代中国把同性恋叫做“男风”，又称“南风”。特别是晚清时期的福建

此风特盛。在《闽都别记》中有十几处地方描述了同性恋故事，并且当时的人们并不以此为耻，就如小说中郑唐说：“我早数年好男色是有的，只后亦看破不为，其女色一生不二，有敢行此不端之事者耶？”郑唐坦然地宣称自己从来没做过“不端之事”，学友们也仍然把他当成有德的君子，可见近女色才被视为“不端”。或许在郑唐故事里，里人何求加工、增添的许多情节，只是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清末福州社会现象，即同性恋者在社会中占了相当的比重，甚至形成了一种风气。

从上述分析可看出《闽都别记》中保留了大量福州民间传说故事，而且主题取向和人物形象塑造多有改造和创新，可以看出里人何求在对民间故事取用与加工时非常明显地融入了自己的主观倾向和审美态度。当然，里人何求的创作动机还受到时代因素的影响。正如丹纳所说，艺术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因此，里人何求在写作《闽都别记》一书时，从自身的创作动因出发，也受到来自时代、社会的影响，对长期流传于福州地区的民间故事采取了以上几种不同的做法，这些实际上都是明清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内容共同作用于作家而产生的综合效应。

[法]丹纳.艺术哲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7.

《闽都别记》创作动机探析

易之

署名“里人何求”的《闽都别记》是一部长达401回的古代长篇小说，内容驳杂、头绪繁多、结构松散。小说第241回有“前文结《双峰梦》全篇”之语，可见此书分成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分以周朴幻人“双峰梦”为故事开端，以周家三代子孙历时八十年的姻缘故事为线索，连缀了许多流传于福州地区的民间故事和五代十国时期闽国的历史故事；其后半部分以叙述明朝及明末清初的历史为主要内容，间或插入与福建有关的人与事的传说。小说熔神魔、历史、游记、传奇等内容为一炉，可以说是一部杂家小说。我们有理由断定，里人何求的创作动机应当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多元的。

众所周知，创作动机的产生是作家极为复杂的思想观念和心理现象的表现。一般说来，作家在创作某一部作品前都有明确的创作意向，它不仅启示着作家创作行为的发生，还直接影响着包括题材的选取、情节的安排、主题的表达、人物的审美评价在内的整个创作过程，并且通过作品自然地流露出来。因此本文拟从《闽都别记》中择取福州民间故事、明朝历史、海外游历三部分，探寻里人何求在创作中是按照怎样的叙述逻辑，将各个故事混合、联接在一起，以及这样做的结果，又自觉与不自觉地反映了作者怎样的创作动机，其间又隐藏着怎样的文化内涵。

描绘福州民间故事的创作动机

从民间文化的意义上看，《闽都别记》可以说是一部民间故事集。小说的起讫皆与福州东山榴花洞的传说故事有关，起自汉唐五代，经宋元明，迄于清初，描写的是发生在福州的乡土故事，涉及到许多人物、地名、物产、习俗和事件。用此书的重要刊刻者董执谊的话说：“其书合于正史及别史记载者各十之三，野说居其四焉。以福州方言叙闽中佚事，且多引俚谚俗腔，复详于名胜古迹……”里人何求正是通过对众多的福州民间传说故事进行取用、加工和改造中，融入了自己的创作意图。

一) 乡俗民风图的描绘。《闽都别记》详细地描述了福州地区的社会生活，带

里人何求究为何人，目前尚无定论。有学者认为“里人何求”是闽中人何际速，见《福建文史》2007年第2期“《闽都别记》成书时间及作者初探”一文。

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其中有关于福州地名的种种传说，如吉庇（急避）巷、度鸡口、钱塘巷、鸭姆洲、泛船浦的来历；有独具特色的地方掌故，如榴花洞、缺哥望小姐、荔枝换绛桃、柳七娘造罗星塔等故事；有民间年节习俗的展示，如郑唐过年“烧火爆”的故事，就显示了过年放爆竹的古老民俗；有戏班生活的描写，如中亭街戏班的演出和戏子学戏、民间寿诞演戏谢神等；有发生在鼓楼前、南台的杉木行、鱼市行、布店、药店、典当、钱庄里的市井生活；还有俚谚俗语和方言，如“鼓楼前拾柴配”、“拆观音堂补五帝庙”、“车车转”、“铁铁硬”、“活跳跳”等等。如此气息浓厚的福州地方生活篇章，构成了一幅闽都乡俗民风图。

二) 闽中民间信仰的渗透。在《闽都别记》众多民间故事中，里人何求着力塑造的道教女神陈靖姑形象，是闽中民间信仰的典型反映。陈靖姑女神是福建民间信仰的重要神祇之一，主要神性是“扶胎救产，保赤佑童”，千百年来，闽中民众一直将她视为妇女儿童的保护神而广为顶礼膜拜。《闽都别记》中的陈靖姑则是一个有求必应、法力无边的全能女神。小说从第21回起至第86回专门叙述了陈靖姑成神的过程，并在后续章回里不断插入她成神后显圣的故事。不仅保存了流传于民间的出生、学法、降妖、祈雨、显圣护产等故事，还增加了她断案如神的故事。里人何求在有意识的布局谋篇中，以断案故事为主线，串联了“沉东京浮福建”、“看见枇杷叶，思量家母舅”、“张杉帽戴李试头上”、“懒蛤蟆想吃天鹅肉”、“牛虻压厝脊”等民间传说，将零散的故事连缀在一起，形成完整的故事结构，这不仅是出于一种保存民间传说故事的创作动机，更是出于一种塑神的民间心理，充分体现了实用功利性的民间信仰心态。在民间，民众往往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塑造神灵。《闽都别记》中的陈靖姑就是一个多功能的女神，她能降妖除魔，能神明判案，能祈雨护民，能救产扶胎，是福建民众心目中随时可以依赖的力量。作者用这么长的篇幅来叙述陈靖姑的故事，正是闽中民间信仰在《闽都别记》创作中的辐射与渗透。

三) 惩恶扬善的道德宣教。清代静恬主人曾明确指出：“小说何为而作？曰以劝善也，以惩恶也。夫书之足以劝惩者，莫过经史，而义理艰深，难令家喻户晓，反不若稗官野史福善祸淫之理悉备、忠佞贞邪之报昭然。能使人触目儆心，如听晨钟，如闻因果，其为世道人心不为无补也。”清代王寅在《今古奇闻》卷首中也说：“处处引人入于忠孝节义之路，既可醒世警人，又可以惩恶劝善。嬉笑怒骂，皆属文章，而因果报应之理，亦隐于惊魂眩魄之中，俾阅者一新耳目。”明清时期的许多小说家就是在这样的创作动机推动下进行创作的。

朱一玄. 明清小说资料选编[M]. 济南：齐鲁书社出版社，1989：847.

朱一玄. 明清小说资料选编[M]. 济南：齐鲁书社出版社，1989：1105.

里人何求在对民间故事的加工改造中，明显地带着这种传统的“劝惩”的创作动机。如加工过的“缺哥望小姐”故事就表现了惩恶扬善的主题，恶者薛文杰最终得到惩罚，善者薛品玉与黄耆得到帮助。改造后的“荔枝换绛桃”故事体现了因果轮回的宗教观，实际上也是“劝惩”主题的体现。前世艾敬郎和冷霜婵之所以不能结为夫妻，只因犯了杀戒，这是恶行；今生张音和梁韵之所以转瞬红颜变白发，只因犯了色戒，这也是恶行；后来二人的头发由白转青，终成和合仙，只因二人潜心修行而获得善果。小说最终将民间流传的凄美的爱情故事演绎成因果轮回的宗教主题，达到劝世化俗的目的。

类似这样的民间故事改造，在《闽都别记》中俯拾即是。可以看出，里人何求总是利用因果逻辑关系来构思情节、规范人物的性格和行动。当然，这样使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不可能是血肉丰满、性格鲜明的，而只能是在因果关系中倒出来的泥塑，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小说的审美价值，却加强了惩恶扬善的道德宣教。这不仅是一种创作心态，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正如福州城隍庙一副古老对联所说“为善必昌为善不昌祖宗有余殃殃尽则昌，为恶必灭为恶不灭祖宗有余德德尽则灭”，折射出一种劝惩的目的，即不能为恶，为恶者必有报应，同时“恶”还会由前世发展而来，前世的“恶因”必然导致今世的“恶果”。这种善恶观一直深深地根植于福建民间文化土壤中，并在各种层面表现出来。如里人何求对民间故事的加工改造，就是在隐含的叙事逻辑中融合民众深沉的文化心理，用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和轮回报应的宗教意识对沉沦欲海的痴男痴女进行劝诫和警告，流露出道德救世的满腔热情。

回溯明朝历史的创作动机

《闽都别记》从第258回至第352回追溯了有明一朝至明末清初的历史，近百回的篇幅，不可谓不长。那么，里人何求对明朝历史的追溯，其创作动机又是什么呢？

一) 历史知识的普及。小说从第258回“明将兴师六军攻五虎”明太祖朱元璋即位金陵（今南京）写起，到第328回“煤山合讖龙驭宾天”崇祯帝煤山驾崩大明亡，共十七世十六帝的明朝历史。小说按照明朝历代皇帝的即位顺序，叙述了靖难之役、土木堡之陷、夺门之变、议大礼之争、锦衣卫、东西厂、大兴党人之狱、以及“挺击”、“红丸”、“移宫”明末三案、闯王李自成夺取北京、山海关总兵吴三桂乞清兵入关等主要事件。从第335回到第352回写南明历史故事，叙述了福王南京称帝、弘光朝廷的建立与覆灭过程，唐王朱聿键即位福州、改元隆武，瑞王常浩为汉中王，张献忠称帝改元大顺，桂王即位广东肇庆、改元永历，延平王郑成功割据台湾，靖南王耿精忠据福建抗清共约十八年的历史。涉及到各代的宦官奸佞、忠臣义士、将帅流寇，还有也先、伯颜帖木耳、俺答、脱脱等少数民族将领，以及解缙、林鸿、姚铎、张

经、叶向高、曹学佺、施琅、郑芝龙、郑成功等大约一百多个历史人物。

这样以明到清初历史朝代的更迭为线索，串起明朝主要历史人物和事件，以及发生在闽地的历史传说，可以达到传播和普及历史知识的目的，满足了文化程度较低的普通民众学习历史知识的需要，较好地实现了作者欲演正史之文而使之家喻户晓的目的。

二) 斥奸扬忠的情感抒泄。里人何求在史传和民间传说的基础上编撰明朝历史，并融进自己的情感评价，抒发自己的政治感慨。如对明太祖的评价：“明太祖以淮右布衣得有天下，礼儒臣，询治道，恤穷困，购遗书，此开国规模绝类汉高。”对嘉靖帝敬信道教，不理朝政，袒护奸贼严嵩，作者评道：“竟不知嘉靖昏庸之主，至于此地，犹袒护之！殊不可解。”认为崇祯帝“在位十七年，忧勤并无失德，又不好声色，谁知身死国亡，其咎于前代所归。嘉靖中严嵩用事，天启魏忠贤专政，坏了多少忠臣义士？譬之人病，元气大亏，虽常服补剂不能复元。”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明太祖的肯定、对嘉靖帝的批评以及对崇祯帝的同情。

其次在叙述历代朝廷忠奸斗争中，这种情感的抒泄还体现在忠奸人物形象的塑造上。

小说颂扬于谦、王守仁、杨继盛、海瑞、左光斗、周顺昌、施琅等忠臣，肯定他们的爱国、忧国、正义、智慧和仁德；贬斥王振、汪直、江彬、张孚敬、严嵩、刘瑾、魏忠贤等奸臣，否定他们专权夺宠、惑上乱政、窃弄权柄、纵肆贪暴的残酷、虚伪和奸诈。小说还善于从民众对忠臣奸佞的不同态度，来侧面塑造人物，表达作者的情感倾向。如写海瑞卒时，“葛帔敝衣，有寒士所不堪者，叹息泣下”，“百姓哭之罢市。出葬之日，白衣冠而祭者，数百里不绝”。而对刘瑾则反之。小说写道：“将刘瑾凌迟，三日后梟首，所有被害之家，争买其肉啖之。”另外，小说在明亡特定的背景下，对忠臣殉国和奸臣投降做了比较性的描写，也体现了作者斥奸扬忠的情感趋向，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的沉重反思。

清代王钟麒说：“则述已往之成迹，若《隋唐演义》、若《列国志》诸书，言民怒之不可犯，溯国家兴亡盛衰之故，使人君知所惧。”显而易见，里人何求在《闽都别记》中对这部分明朝历史的叙写，不仅有保存史料、传播历史知识的创作目的，还希望在历代政权更迭中寻求原因，辨明是非，斥奸扬忠，发挥以史鉴今的教化功能。在仁与不仁、义与不义、信与不信的道德比较中，进行善恶宣扬与批评，体现了我国自古以来判断善恶的文化背景和心理背景。

叙写海外游历的创作动机

《闽都别记》有四处写到了海外交往。一是林仁翰率领铁麻姑、吴云程、林庆云、周新月等人多次出洋游历，二是福建漳州姓郝、阮、芮、朴、樊的五个商人遇风暴漂至麻喇国（今马六甲），三是郑和从长乐登舟下西洋，四是福州东山许参将带兵征剿荷兰番众的反叛而遭遇大人国、小人国等。—共出现了近五十个海外奇国，有北至“昼惟云光，夜只星灿，不见日月”的烛阴国，有南至渤泥国（今文莱），正如林仁翰所说：“古来惟有张骞访遍海外，不意吾侪极北穷南复东。”《闽都别记》描写的海外游历不仅范围广，而且也比较奇特，彰显了里人何求又一层面的创作动机。

一）福建古代航海频繁的反映。福建海外贸易历史悠久，所涉国家数目甚多，《云麓漫钞》、《诸蕃志》、《岛夷志略》、《闽书》、《漳州港》、《闽在海中》等书就记福建与海外数十个国家地区贸易往来的港口、线路和情况。《闽都别记》中描写的奇异的海外旅行，虽然大部分子虚乌有，但有些内容还是比较真实地反映了福建古代海外交往的情况。如小说中提到的台湾、倭国、日本国、琉球国、扶余国（朝鲜半岛）、交趾国（即安南国，今越南）、渤泥国（今文莱）、吕宋国（今菲律宾）、麻喇国（今马六甲）、荷兰、大食国（阿拉伯）等等地区或国家，在历史上都与福建有过来往。小说中描绘的郑和下西洋、闽人三十六姓移居琉球等历史事件，都反映了闽人历史悠久的海外交往活动。

二）作意传奇的娱乐意识。中国古代小说自流传之初就好写奇异之事和奇异之人，传奇所展现的想象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不同，总是让人产生惊奇之思，达到娱乐的效果。《闽都别记》中作者以游记的叙事模式，驰骋想象，叙述了许多富有奇情异彩的海外奇国。这些离奇怪诞的成分，多假借《山海经》里海外奇国的奇特人事，表达对现实世界人情世态、风俗礼法的态度和识见。

小说中林仁翰等人经历了四十多个国度，耳闻目睹了许多奇人奇事、奇境奇物。这些带有夸张、想象的叙述和描写都是作者作意传奇的尽兴发挥。如小说中提到许多奇国，有灵虚国、烛阴国、火幽国、鬼国、奇肱国、—臂国、一目国、无臂国、长毛国、后眼国、乌孙国、夜叉国、绝影国、黑齿国、鸟人国、金齿国、乌鬼国、穿身国、摄耳国、白雪国、毛人国、长人国、小人国、长臂国、歧舌国、不死国等等。在这些无中生有的奇国里，人的形体特征多与现实中的形体相异，具有奇异性：如“长臂国”“其人身不满五尺，手长丈余，捕鱼或捉人羹，或人口即食，手长似虾摄物人嘴一

何绵山. 闽文化续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40—63.

样”；“羽民国”是“生翅之番”，“人体小而薄，毛臂夹两翅”；“僇耳国”“其人与中国似，唯两耳开起如掌扇，厚如蚌皮，可垂至脚，日时卷起，担于肩上，至夜作席，半边作被而睡”。其次，描绘了奇国社会生活的异常性，最典型的是“六女国”的描写：有女悍男弱、男为妃妾的女国，有以鬼为夫的女国，有神降天女为王（以树为妻）的女国，有以猴作夫的女国，有以蛇为夫的女国，有女致影勾男魂的女国。无不充溢着怪诞、夸张的色彩。当然，作者在创作传奇以期达到娱乐目的的同时，也不忘垂戒，将小说的“娱心”功能和“劝善”功能统一起来。

三）天朝大国的教化意识与文化心态。作者在对海外游历的描写中，形象地表现了时人那种“天朝大国”的心态。特别是那些带有虚幻性的奇国游历，将中国以外的世界描绘成离奇的、诡异的地方，这些更多是在文化层面而不是单纯的地理层面展开，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天下理应以中国为中心，中国的影响辐射四方。

小说中的海外奇国，或者与中国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如烛阴国“原隶中华，故字皆故篆”，“其国人亦知礼义，与中国无异”；扶余国也是“音语通中国，俗亦同华夏”，“诗书礼乐皆中华运带而来，治国齐家皆遵孔孟”；在渤泥国能听闻“胡笳十八拍”的音乐；天女国“因风俗习顽，世人难治，天降以女神为王，明察秋毫，知善恶，民畏之。故风土如中国，礼仪同中华”。有时作者又刻意叙述海外奇国在中国礼仪教化下的变化，如第261回写福建漳州人航海漂至麻喇国，取妻生子的经历。首先写中国人相貌堂堂，而麻喇国人是“青面獠牙，发如朱砂，凸嘴仰鼻，形状如鬼怪、夜叉”，形象是极其怪异、凶恶和丑陋的，然而他们却又是“以丑为美，以美作丑”，对中国人是极为排斥的。通过中国与异国的差别，表达作者对是非颠倒、美丑异位的讥讽。后来中国人用“仁义纲常”辅佐番王，最终麻喇国“内外教化皆行。军民知大义，识五伦，干戈宁息，万民乐业”，国家从此日益强大。小说处处推崇中国，认为那些海外国家治理得好，全靠中国的儒家教化，时时表现出老大中国的自豪感。还有朝贡式贸易的描写，也体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民族心理。这其实完全是大清朝闭关锁国下所谓“天朝大国”的文化心态的表现。

综上所述，里人何求的创作动机是复杂、多元的，但毕竟又有主次之分。从根本上说，进行善恶劝惩的说教是主要动机。教化至上的文学创作传统，滥觞于孔子《论语》的“兴观群怨”说，扬波于《毛诗序》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之论，大盛于明清小说惩恶扬善的文学创作中。鲁迅指出：“俗文之兴，当由二

端，一为娱心，一为劝善，而尤以劝善为大宗。”从《闽都别记》记载的民间故事、追溯的明朝历史、反映的海外游历等内容看，作者除了保存与传播、抒怀与娱乐等目的外，或以佛道的惩恶扬善去影响百姓，或以儒家的忠孝仁义去教化万民，充分体现了借神道之教以耸动下愚的创作动机。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87.

《闽都别记》中的讖言及其文化心态

易 之

《闽都别记》是福建乡土文化孕育出的一朵文学奇葩。它通过描写唐宋以来闽中等地的风土人情、地方掌故、民间传说、佚闻逸事等，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示了福建各地的民风民俗和乡土文化。同时，一种流传久远的中国独特的神秘文化现象——讖言文化，在《闽都别记》中也表现得异常丰富，几乎充塞在小说的各个章节。作者把天命、神灵、先知的预言文学化，给整部作品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从另一特殊角度反映了福建民间文化信仰的特点。

异彩纷呈的讖言世界

讖，《说文·言部》曰：“验也。”《后汉书·张衡传》曰：“立言于前，有征于后，故智者贵焉，谓之讖书。”这些都说明，讖是一种预言、预兆，对未来有应验性。讖言就是假托天命或神意，对人事福祸吉凶、社会发展动向等作出先兆性预测的语言符号。《闽都别记》中讖言形式很多，有讖语、谣讖、诗讖、图讖等，作者通过这些具有预测性、应验性的语言来安排小说结构，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暗示人物命运的必然结局，呈现了一个异彩纷呈的讖言世界。

一) 讖语。讖语特指小说中具有预言性质的片言只语。如第272回有古讖“十洋成市状元来”，后来果然应讖。小说写郑和下西洋准备从福州长乐登舟，于是官府在长乐十洋地方造舟，“当时工匠数千，该处便有人搭寮开店贸易，人如云集，竟成大市”，“果未几年，马铎、李骐俱中状元”。第379回提到雪峰寺兴败传说时，有“石蛋爆尽，吾当复生”一讖语。小说写雪峰寺在唐乾符间，因僧义存而兴，“遂为南方丛林第一”，“至义存圆寂后便败”，后来明宣德年间，“石蛋已爆尽”，雪峰寺果然又复兴了。第225回在油巷的传说中，讖语以墓讖的形式出现，在墓砖上写有：“许悠许悠，开我坟墓，罚你添油”“拿宝拿宝，功夺懒姆。罚你添油，财免别破”的讖语，能预知千年后开墓之人及年代，更增加了讖语的神秘性。第258回写刘伯温识得“江南有天子气现出”，便说“十年后应在金陵，我当辅佐之。”果然一语成讖，“十年后明太祖克江南，闻刘基之名，遣使召之，遂辅佐其设谋开国矣。”类似这样以短小句子为形式的讖语，在小说中有许多，而且无不一一应验。

二) 谣讖。谣讖是一种特殊的歌谣，与时政关系比较密切。特指小说中描写

的那些流传于街头巷尾，以歌谣形式预兆未来社会政治状况的谶言。如第7回有“潮水出，岩头没；潮水落，矢口出”的谣谶。歌谣中“岩”即指福州观察陈岩，“潮”即王潮，“矢口”即“知”指王审知，暗示了陈岩卒后，王潮为福州节度使；王潮卒后，王审知为威武军节度使的福州军政变化。又如第281回小说写在正统二年夏六月，京师旱时，御巷有小儿为土龙祷雨曰：“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来，还我土地！”成群呼噪，不知所以。其实这童谣预谶了明英宗帝于正统十四年北狩，景泰接七年，又还复位之事。“雨帝”就是“与弟”，“城隍”即指郝王；再来还土地，指复位。小说中的谣谶大多根据语言文字的特点，用拆字、谐音等方法把预测的结果镶嵌在谣谚韵语之中，从而造成一种神秘感。

三) 诗谶。诗谶特指小说中以诗歌韵文的形式来预言吉凶祸福的谶言。如第281回在赞扬于谦抱负不凡，矢志忠烈时，作者提到他早年有咏石灰诗云：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都不顾，只留清白在人间！

认为于谦遭此刑祸，“只因谶现石灰诗”。再如第326回写李自成以蟹为题，作七律一首：

身甲冑肆横行，满腹玄黄未许评。

惯向秋睡私窃谷，偏于夜静暗偷营。

双螯恰似钢叉举，八股浑如宝剑擎。

只怕钓鳖人设饵，捉将沸鼎丧残生。

作者认为此诗是“不得令终之诗谶”，预见李自成“日后纵有好日，也是个乱臣贼子”。小说中这些诗谶多与人物的性情与命运有关，如对李自成形象的塑造就是按照这首谶言诗刻画的。除此之外，小说中曹学佺等人的命运也是通过他们自己的诗作予以暗示。

四) 图谶。图谶即借助图画来表达预言的谶，一般图文结合。如第8回“周启文献开闽图谶，王节度发造城库银”提到福州城池形胜，“晋太康三年，太守严高图越王山南之形势，以咨郭朴。朴指屏山之下毛应桥之上，用笔画圈，照圈造城”，并有“诸邦万古，繁盛仁风，其城形状，如鸾似凤。势气盘拿，遇兵不饥，遇荒不掠，逢灾不染，其甲子满，废而复兴”、“方山秀挺于前，三山环峙于后，八百年后大盛”等谶言，果真王节度阅了郭朴图谶后，“在屏山前九仙、乌石山间朱笔写一圈，批云：‘照此建城’。”开始建造福州新城。又如第260回“无豕弗成家太祖羹民，近唐不及宋铁冠遗谶”，提到著名的“铁冠图”（图）阔只盈尺，长三尺余。中画三堵，上截画一帝王坐朝，旁侍从朝官执冠散发；中截画十八个孩儿，各骑马背旗；下截画一小山，山间有亭、有榭、有树木、有碑文，一人白面，须五绺，穿蓝袍，一足穿朱履，一足是跣

足，撒发卧地”，还有“煤火大明三九秋，山河天地共悠悠。归驾近塘不及送，去看万子万孙周”的碑文，有图有文，可以说是一幅完整的图谶，而且如此准确的预言，给崇祯亡国蒙上一层神秘的宿命色彩。

五) 梦谶。梦谶就是利用梦境的形式来表达预言的谶。如第1回“周太朴幻人双峰梦，僧懒安预知三世缘”，周朴双峰一梦，竟知身后三代子孙事。周朴所梦的“兰桂”即子孙，“三袋”即三世，“骑羊”即三世夫人之奇缘。小说以此为线索描述了青娘天开榴洞之奇缘，月英地关金英之奇缘，瑶琴买尸还魂之奇缘，赛仙离魂逐偶之奇缘，庆云红心接契之奇缘，娇容海外同巢之奇缘，麻姑因假作真之奇缘。果真“三世之姻缘，已定于八十年前双峰一梦之中矣”。同时在全书结构中，周朴的“双峰梦”颇似贾宝玉的“金陵十二钗梦”，起提纲挈领作用，此后情节派生便沿着周吴两个家族盛衰展开，中间夹以叙说福州名胜古迹和佚闻逸事，最后周吴两家多子多孙，门祚旺盛，吴老夫人作寿时，“五代之儿孙及六亲之眷属毕集华堂，称觞祝寿，不亚于郭汾阳。”至第240回终于圆了双峰梦，来了个大团圆的结局。

再如第308回写奸臣严嵩豪势将倒之时，朝中有一御史邹应龙，“欲劾严嵩，尚踌躇不决”，一夜，他梦见“一高山，恶而射之，不中；见东边有楼，旁有米田，覆以青草，一射便倒”。梦醒后，他意识到“此乃东楼倒运之兆也。高山乃嵩字，米田覆草，乃蕃字。东楼即世蕃”。因此仗胆上疏劾世蕃，果然应谶，昏庸的嘉靖终于清醒，“命收严嵩父子孙及家人等下狱。”梦具有神秘的预示功能，梦谶在小说中也都得到应验。

六) 占卜、求签和扶乩。古代民众凡遇有重大事情和疑难问题，都要求神问卜，得到神的指示后，再按指示去办理。占卜、求签和扶乩都是求神问卜的方式，凡神的示言或征验之书，可谓之“谶”，也可谓之“签”。签语、卜辞和乩词也可视为谶言的一种形式。

《闽都别记》中的占卜主要体现为卜卦，如青娘吴安人“有事必问于卦，无事年逢四季，预卜一卦，以为趋避。”第76回缺哥望小姐故事中，林九娘“遂取文房四宝，排出先天八卦，配出六神六亲生旺爻推究，判已周详”，卜出薛品玉与黄耆的再世姻缘由天所定，于是施法让他们如愿。第225回写太守许悠油添不满，林庆云代卜一卦，“遂卜一火地晋动，变火水未济游魂之卦。”爻象排全，批断出：“归魂不出疆，游魂游千里。火在地，游魂荡，再变火上炎，水下润，未济。水者，油也。油入缸，便散润千里，添至万担亦不能聚满也”，卜后献策，太守“即依卦而行”。小说评曰：“诚天机妙策”“若非淑惠代占卜，太守焉能下得台”。

扶乩在小说中也有详细的描述。如第380回“诸生遂捧出乩盘并乩笔，排于执琵琶金刚面前，令不识字之孩童挟两盞”，还描写了紫云通过乩笔与伽蓝土地对答

情景，不可谓不具体。扶乩实现了神人之间的沟通，也具有应验性。如第379回写两姐妹跪神前，默祝将来能否回春？神乩即写出：“纯孝双孝女，皇天岂负汝；来年两夫婿，连捷登科举。”后果许登云兄弟同人洋，果然连捷金榜。

小说中提到的灵签几乎是陈大奶（临水夫人）的灵签。如第150回，写鹿韭“夜至大奶庙默祝，抽一签，乃三百六十五签”，签谱是“假去假来亲益亲，假中遇假便成真。若逢花月休规避，总把镇盘心莫倾”；第165回虞申樾也“求大奶一灵签，看许不许，如许则行，不许则止”，签谱也是“假去假来亲益亲，假中遇假便成真。若逢花月休规避，总把镇盘心莫倾”。陈鹿韭和虞申樾最终相逢遂奇缘，是能遵从大奶神签的谶语行事。

小说中还有一些异兆的描绘，也可看成是谶言的另类形式。中国自古就有灾异祲祥的天命观念，《礼记·中庸》说：“国家将兴，必有祲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如第327回写明朝宫中的妖异：“崇祯十六年秋八月，皇极殿内忽一声爆裂，地中流出血水，腥气蒸人”；“少年妇人，浑身缟素，或当黎明，或遇昏暮，满宫奔走”，“要捉之，忽隐不见”等异兆。这些都被认为是凶兆，是政治失常的预兆或反映，因此崇祯“知国家危在旦夕，不胜愁苦”。再如第387回提到的烛花谶，烛结一个大烛花，被认为是一种佳兆，“烛不流泪开牡丹，奇缘即在此生间”，因为得这喜谶，许汉汝和支天仙“顷刻忧愁变喜欢”。

走向民俗化的谶言

《闽都别记》中的谶言极为丰富，而且信众极多，小说中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相信这种神秘的谶言：如朱元璋信谶，他不远千里跋涉求得“铁冠图”，并坚信“其谶必真无伪”，“且留待后代之应验也”；李闯王也信谶，因有“孩儿军师孩儿兵，孩儿出战心教赢；只消出个孩儿阵，孩儿夺取北京城”的谶言，因此决定只用十五岁孩童，越城而进，攻破内城；舵工也信谶，在海外游历中，因有“六女终须访，三山且慢游”，“天风如有意，直送斗牛间”的谶语，他们在寻访女六国后，又想去斗牛间。可见，对谶的信仰是极为平常的，谶言有其广大的信众，但其最大特色是极为浓厚的民俗乡风色彩。

小说中的谶言多与日常生活结合，谶言所涉及的人物、事情和地名多与福建有关。首先福建民间祈梦之俗自古以来十分盛行，祈梦时须先烧香礼拜，向神灵诉说所求之事，然后闭目睡下求梦。《闽都别记》中多次描写祈梦的细节，如第304回，写宋玉山在神像前，“祷毕，即扑碑案上睡，梦一人持一朱字贴壁上”，终于得到神示的谶语，反映了福建民间祈梦习俗的特点。小说中获得梦谶地点几乎是福建民间有名的祈梦胜地，如城隍庙、龙潭庙、九鲤湖、石竹山、佛寺等，其中石竹山、九

鲤湖等地祈梦之风现今依然存在，传说仙游九鲤湖祈梦异常灵验，有“九鲤祈梦，海内咸知”之称。其次小说中的灵签多是陈大奶临水夫人的，充分表现福州民间对陈靖姑信仰是极其推崇的。在民间陈靖姑作为“护婴保赤”之神而受到福建百姓的崇祀，明清以来，陈靖姑信仰逐渐向闽南、浙南、江西、台湾等地传播开来，形成一个范围广大的陈靖姑信仰民俗圈，至今福州民间，依然有许多膜拜者到宫庙里向陈靖姑祈求护佑。小说充分展示了这样的民间信仰，小说中的陈靖姑是无所不能的女神，是众多人物的精神依赖，她的灵签是无不应验的。再者相术、算命术、测字术、风水术、占卜术等或多或少地参与《闽都别记》谶言的造作。宋元前后，采取扶乩直接获得神灵旨意在福建各地民间普遍流行，谢肇淛说：“今以真召仙者至，里巫俗师，即土人亦或能之。”这是一种特有的区域文化的现象。《闽都别记》第351回、第379回、第380回等多次提到乩盘、乩笔和扶乩的活动。

可见，在福建民间谶言有其自身特有的形式和生命力，《闽都别记》中的谶言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福建民间文化信仰的渗透与浸润，走向民俗化。

语言魔力信仰与命定思想观念

以预示社会变化、个人命运为内容的谶言，都带有一定的“天命”色彩，是我国民间社会里一种神秘的文化现象。《闽都别记》中的谶言以其丰富的形式以及民俗化的特点，透释出民间思维方式和文化心态。

一) 语言魔力信仰的心态。古代中国人对于文字有特别的敬畏，总认为文字与它所指代的事和物之间有很深的关系，言语是一种充满着秘密魔术般的东西。这涉及到语言禁忌的问题，禁忌是以信仰为核心的心理民俗，语言禁忌就是建立在语言魔力信仰基础上，是一种潜藏在民俗文化之中的古老巫术思维。因此中国人轻易不发誓，因为很多人相信誓言会应验；对于别人的诅咒往往又恨又怕，因为害怕“不幸而言中”，对别人的祥瑞之言总是充满着期待，因为希望“一语能成谶”。

这种语言信仰在《闽都别记》中表现得极为明显，最典型的是第331回、第332回写改诗句为人治病的故事。小说写有张氏将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一诗写入帐内，日久被诗魔所魅。丑未子为他治病，认为这是一首瞎诗洪句睡醒不知天明，二句只闻啼鸟，三句惟听风雨声，四句不知花落多少，都是无目看，只有耳听”，“人在内睡，却被瞎魔交感，故双目渐盲”，他将诗改为“春眠未觉晓，处处观啼鸟。夜来风雨过，花落数多少”，把耳闻的改为目击的，诗魔开目，人目亦开，不医自明。这么神奇地医好瞎病，完全是源于对语言魔力的信仰，认为言语有一种神秘的超自然的力量，可以掌控着人们的命运。

谶言作为一种预测性的语言，是建立在对语言文字先兆作用的信仰和巫术潜

意识的基础上，其本身就有一种神秘的支配力量，即谶言具有一种预示事物的发展与结局的神秘力量。当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制造出谶言时，或者在古老的巫术思想影响下谶言成为一种咒语，达到毁伤的目的，令人惊悚；或者信仰者靠想象，感觉得到天地、鬼神的许诺与护佑，得到心理上的安慰与抚平。不管是凶谶还是吉谶，人们总是深信不疑，这实际上是语言魔力信仰心态的反映。

二) 命定的思想观念。语言魔力信仰中的言语并非只起暗示或象征作用，其中不无宿命的色彩。谶与宿命向来密不可分，谶源于古人“天重象，见吉凶”之“象”的思维观念，它是天的预言，而不可逆转的天命恰是宿命论思想的重要内涵之一。

《闽都别记》中主要是宿命型的谶言，有某种定数观念渗透其中。命定的观念在普通民众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认为一切事物的兴衰成败皆有定数，是命中注定的，并通过一定的预兆显示出来。如第43回在陈靖姑除楠树精怪时，有仙人给她遗谶“毁子勿毁母，并毁必循环”。陈靖姑除怪后却炼不活母树，因而叹曰：“炼人皆活，炼树不活，莫非生子为祟，殃及乃母，炼其不活，天也。我乃代民灭精，不得不出力，若循环及身，亦命也。人岂能奈天命何！”小说评曰：“此时榕树死因子，他日靖姑化为胎。”暗示一种结局已经天定，纵然有神力也难逃天数。小说中陈靖姑尚且都逃不脱二十四岁的劫难定数，何况一般的凡胎俗子，可见命定的思想观深入人心。

正因为命定思想观左右着小说中的人物，因此他们无不对谶言深信不疑。谶有预见性，而且无谶不应，因此他们信谶，且自觉地守谶遵谶：太平春因信梦谶“万花苑内太平春”，十五年她祝天待谶，不论贵贱，只求“合此谶者，终身配之为偶”，以谶言所示来寻求终身配偶；张经在九鲤湖曾祈梦问前程，得神示“三杯醉倒蓬莱岛”谶语，于是当被押往柴市斩首途中，有故人拦途致祭，他饮了三杯酒，“又闻此地名蓬莱岛，始悟斫头之谶已应，自知大数难逃”，“即令开刀，不必往柴市”，结果圣旨赶到要赦他无罪时，张经已经被斩，“奈梦神已示谶语，大数难逃，故赦之不及”。太平春因信谶而蹉跎了十五年光阴，张经因信谶反而丢了性命，不可不叹息。可见，作为一种消极的文化现象，谶言浓重的神秘色彩让人觉得冥冥之中自有定数，是当时较为普遍的命定思想观念的体现。

综上所述，《闽都别记》中的谶言形式多样，集神秘性、预言性与应验性为一体，洋溢着浓厚的福建民间民俗和乡土气息，是福建民间信仰的另一形态。

《闽都别记》与闽中方言熟语歌谣

林蔚文

闽中（东）方言亦称福州方言，以福州话为代表，是现代汉语八大方言之一。主要分布于闽中（东）地区的南北两大片，北片包括以福安为中心的闽东山区各县，共有福安、宁德、周宁、寿宁、霞浦、福鼎；南片包括以福州为中心的闽江下游各县市，共有福州、长乐、福清、闽清、平潭、永泰、古田、罗源、连江、屏南。闽中（东）方言属于单纯型方言，和古音类对应比较整齐，又有一套声母类化和变调规律，方言特点鲜明，内部差异较小。相对而言，南片比北片更为统一。因为南片的旧福州府十邑（福州、闽侯、福清、平潭、长乐、连江、罗源、古田、永泰、闽清）都在闽江下游两岸，人口密集、交通便利，社会经济文化相对发达。因此，福州话在闽中（东）方言区中，作为代表方言，具有较高的声望，福州话往往成了闽中（东）方言的代名词。

明朝末年以来，福州话韵书《戚林八音》的出版，进一步促进了闽中（东）方言的流传。清代乾嘉年间成书的长篇民间传奇小说《闽都别记》，在401回的章回故事中，使用了大量的福州方言熟语，以福州话为代表的闽东方言，在书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由于福州方言熟语的通俗易懂，使得该书问世以来流传广泛，在闽中（东）方言区产生很大影响。

作为社会交际的重要工具，方言除了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发挥其特殊的语言交流功能之外，大多还蕴藏有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在这一方面，闽中（东）各地的方言尤为丰富。作为一种语言，它不可能像民间通常所见的寺庙神像或烧香祭祀等民俗事象那样，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然而，通过各种方言和熟语如谚语、惯用语、歇后语以及歌谣等，各地方言可以将民间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诸方面的许多民俗事象，通过各种生动风趣而富有哲理的语言表达方式，使之得以再现和广为流传。旧时，一些富有哲理或带有警世内容的方言熟语，由于其语言生动风趣且符合传统道德观念，因而甚至成为民间大众为人处事的生活指南。明清以来，在福建的一些民间小说和说唱话本中，出现了许多生动风趣的方言熟语。这些方言熟语所蕴涵的乡土文学和民俗文化内容，同样是丰富多彩的。在这其中，尤以《闽都别记》最富特色。《闽都别记》表述的大量生动的闽中方言、熟语和歌谣，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它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绚丽多彩的乡土文学和民俗文化内涵。它不仅成为研究福建方言、风俗和乡土文学的重要民间文学著作，同时也因此使这部福

建民间文学的瑰宝更加熠熠生辉，光彩照人。

方言

《闽都别记》涉及的福州方言很多，几乎每一章回都夹杂有福州方言。这些方言以乡土气息浓厚和口语化见长，使各种故事情节更加生动风趣，充满闽中民间的“虾油味”。现据该书章回顺序，择要介绍解析部分内容。

第2回圣泉寺僧法济贪酒而醉，“众欲再与盘驳，而法济便合眼睡去。”盘驳（盘问）。“歪歪跛跛”（七歪八倒，形容酒醉状）。“谁知他醒来爬起。”爬起（起来）。“两截话，汝作一截说”，（两截话 两段话）。

第6回车车转（形容团团转）。

第9回是日乃三月三上巳节歇工，公馆内办酒十余桌与正副道匠犒工。“齐作欢喜”（一起庆祝）。“天已明了，起胶便走去了。”起胶便走（拔腿就走）。

第10回林保曰：“福州城当今要一万钱的财主都毛，那有去借一万钱的财主？”都毛（毛，方言借用字，都没有的意思）。

第16回老姬答曰：“有清静一堵恰好。”一堵（一间房间）。

第22回“留饭乃宿客之道头。”道头（码头）。

第29回卖豆腐老者：“不知曲文套数，焉能混演焉”。曲文套数（原指戏曲的戏文曲牌等，后引申为民间社会为人处事的规矩等）。“将卖豆腐的拿来当郎罢。”郎罢（父亲、老子）。

第30回亲戚大细（大小亲戚）。银局过手（局，骗；意即钱骗到手）。没天理（没有天理，丧尽天良）。

第33回怎么了局（怎么办、怎么了结）。活跳跳（活蹦乱跳）。

第34回“工钱肯出合倍。”合倍（双倍）。那毛好死（那个不得好死的人）。

第35回点着六脉（六脉，要害；形容击中要害）。

第36回乌碌鬼（旧指海外土番，后引申指灰头垢面之人）。

第37回“只道诸娘仔打父，有此不孝之女。”诸娘仔（女孩子）。

第38回大榕臭。（大榕树）。

第42回“一入赌场，便头眩目暗，做猪任人去宰。”一进赌场，就晕头晕脑，像猪一样任人宰割地输钱）。

第45回汝毛良心（毛，方言借用字，你没良心）。

第47回洗汤（洗澡，福州人至今仍然称洗澡为洗汤）。

第48回“皆知他兄弟退悔。”退悔（后悔）。

第49回目啗子（眼珠子）。

- 第53回“谁知天幸被小和尚先开剥，林九娘才得脱身。”天幸 侥幸)。
- 第54回“义收和尚决意去游洪州。”决意 执意)。
- 第59回无处依泊 走投无路，无处投靠)。
- 第64回齐死一堆 死在一起)。
- 第70回惊得屎尿直流 形容吓得魂飞魄散)。
- 第72回“将柳月两肾子连筋寇下持去。”寇 抠)。
- 第75回脚迹 踪迹)。
- 第87回“船户姓石名贵，在白龙江代客下货为生。”下货 载货)。
- 第88回下南人 指闽南人)。
- 第90回慢慢排布这一起王八乌龟。排布，收拾之意；慢慢收拾这一伙乌龟王八蛋)。
- 第94回打办 打点行装)。
- 第98回凑脚 凑数)。
- 第99回老货 老不死)。煞开 算了、走开)。
- 第103回帮嘴 帮腔)。曲蹄瘟 旧时民间对水上营民的蔑称)。
- 第104回生面之人 陌生之人)。
- 第106回姆的 女的)。
- 第112回老遭瘟 老不死、老东西)。
- 第116回通乡大喜 全乡皆大欢喜)。处处犯疑 疑神疑鬼，什么都怀疑)。
- 第126回手尾 死者遗留下来的遗物)。
- 第135回鸠作一团 缩成一团)。胆只大 胆这么大)。在早 以前、古时候)。
- 第141回毛好死 不得好死)。天光了 天亮了)。作月利 坐月子)。
- 第159回失半时方醒 失，方言借用字，休克之意；休克一阵才醒过来)。
- 第161回喝嚏 打喷嚏)。日头 太阳)。
- 第166回打股川 打屁股)。
- 第167回呱 福清地方方言，我)。海驴 蠢货)。
- 第168回眠床 睡床)。
- 第169回罢奶 父母)。漫名之 随便起名)。
- 第171回应承 答应)。
- 第194回平胶少壮妇女 指旧时没有缠脚的大脚女人)。
- 第196回目滓 眼泪)。
- 第197回许大 这么大)。
- 第222回偎铺 拥被偎在床上)。头家 庄家、老板)。

第223回揭炭去卖 贩卖木炭)。

第234回讨食 谋生)。

第229回青果 橄榄)。

第232回落鼎去煮 放在鼎中煮)。在地人 本地人)。

第287回毛时破财 运气不好破了财)。大配 大片、大的碎片)。

第290回掏泽 捉弄)。

第367回毛煞甲 糟糕,不得了)。

第375回下麦 运麦)。

第386回不成花 不成、不成交)。

第391回缸沛 缸的碎片)。

宋元以来,随着海外商贸和文化交流不断发展,民间百姓对一些异域来客以及“番货”、“番钱”等舶来品,也日渐熟知。在福建各地方言中,也因此留下一些相关的痕迹。如各地民间对海外均称为“番”或“南洋”,对去海外谋生的华人及其家属称为“番客”、“番客妈”、“番客仔”、“半番”等等。对西方人则称为“番仔”、“番婆”、“红毛”、“红毛番”、“番鬼”、“勾勾鼻”等。对各种舶来品,民间一般也冠以“番”或“洋”字。如番薯、番柿、番椒、番大麦、番仔薯、番仔灰、番仔油、番仔火以及洋葱、洋火、洋油、洋灰、洋钿等等。闽中民间“看西洋镜”的俗语,也是先从“西洋镜”这一早先稀奇的舶来品而引申为看稀奇之物的。这些方言俗语,至今为止大多仍在民间流传,成为一道特殊的语言民俗风景线。同样,这些涉及海外商贸文化交流的特殊方言,在《闽都别记》中也得到反映:第69回提到“红毛犬”。第77回在著名的福州民间传说“缺哥望小姐”中,提到“西洋画、西洋景”,所有男女人物、山水,都是“番仔形状装束,亭屋树木尽是番界样式”。在第398回提到“番钱”、“番钿”,并说番钿中的“花鸟洋人,慢慢细看,似会转动,故知其是红毛国来的”。等等。这些情节虽出自小说家之口,但当时这些“番钱”、“番货”、“红毛犬”及“西洋景”等物品,在福建民间应确有流传,以致它们才有可能被作为素材,融汇于《闽都别记》的描述之中。在第285回,作者借郑唐之口说到“番仔讲番话”、“吕宋加溜巴”等话语,也颇生动。吕宋在今菲律宾;加溜巴即今雅加达,为印度尼西亚的首都。这些地区在很早以前就是闽人重要的海外贸易区域。宋元以降,不知有多少闽人远涉重洋,来到这里经商贸易和文化交流,在中国海外交通贸易史中留下浓重的一笔。至于闽中民间熟知的“番泛)船浦”、“番鬼 宦贵)巷”等地名,在《闽都别记》中也多次提及。可以说,《闽都别记》有关这些涉外方言的记述,不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海外交往的繁盛,同时也显示异域文化对福建乡土文化一定程度的影响。

熟语

作为广大民众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和传播各种民俗文化事象的熟语，是词汇系统中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方言中的熟语主要包括谚语、惯用语、歇后语。熟语多半运用比喻、双关、借代、夸张、对比、谐音等修辞手法，幽默生动而又不失精辟警世之意。它主要应用于民间百姓的日常口语，用词俚俗，通俗易懂而又道理浅显。熟语是广大民众长期社会生活的集体智慧的结晶，许多熟语在表达各种民俗事象方面也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一些熟语甚至成为后人研究民俗文化的“活化石”。从细的方面说，熟语中的谚语是民间百姓口头长期流传的现成语句，它反映了人们对各种自然社会环境、日常生活和民俗事象的认知和经验，是人们在长期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实践中不断总结出来的精辟词语，每一条谚语都反映了人们在某一方面的知识和经验，闽北民间因此有“茄无假花，谚无假话”之说。谚语的语言简明生动，易记易懂，便于长期流传。惯用语或称俗语，是人们相沿习用的一种通俗的口语表达方式。它多以生动诙谐的比喻或借代式的描绘，创造出一种鲜明的形象，引起生动的联想，从而使理解其中的含义。歇后语是现代汉语词汇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分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分一般通过形象生动的比喻、谐音、暗喻、语义双关、借代、夸张等多种修辞手法，达到幽默、含蓄而又不失精辟的表达效果，以使后半部分得到全句意义的阐发。在具体运用中，对于一般民间都熟知的歇后语可以只说前半部分，“歇”去点明含意的后半段，以让人们自个心领神会。在一些场合，歇后语具有一般词语所没有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只要运用恰当，就能使平淡无奇的语言变得妙趣横生，感人至深。作为一部颇具特色的乡土文学作品，《闽都别记》在各类故事描述中，同样大量地使用各种熟语，使许多故事情节因此而精彩纷呈，更加生动。时至今日，其中的一些熟语仍在街衢巷陌流传，成为民间经典。现据该书章回顺序，择要介绍部分内容。

“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出自第3回。“过江泥菩萨，自身难保，还保别人？”形容自身难保。

“龙船鼻好转弯”出自第6回。“此乃青娘出个龙船鼻与启文转弯之意。”喻给人台阶下。

“烧水杀鲞”出自第14回。林保曰：“烧水杀鲞鱼，想错了。”鲞鱼为海生节肢冷血动物，肉可吃，从海里捉来无须烧水即可宰杀。此喻画蛇添足，多此一举。

“小鬼未见大猪头”出自第30回。刘尚杰之舅俞百均曰：“小庙鬼未见大猪头。”旧时民间祭祀重要神祇时，一般都供以大猪头等供品，以示虔诚和隆重。而一般小庙中的小鬼当然没有这种待遇。喻指未见大世面。

“贪多嚼不烂”出自第30回。喻贪心，适得其反。

“鼓楼前拾柴配”柴配，木柴碎片，木屑。第32回说福州鼓楼前中药店学徒徐得兴和余百均曾在鼓楼前拾柴配，后成为生死患难的总角之交。至今为止福州民间仍然常以这句话喻非同一般的朋友关系。

“鼓楼顶掬时辰牌——挨时度日”掬，拿也。明清时期，福州鼓楼的屏山山顶建有三层高的镇海楼，其上有计时辰的滴漏和白鸣钟，每到一定时刻，就有人去挂时辰牌报告时刻。由于要等待时辰，时间消磨很多，所以后来民间以此喻懒惰者消极怠工。

“拣，拣，拣，拣个没尾狗”出自第36回。喻指挑挑拣拣，最后却拣个最差的。

“长鼻给猪扑”出自第40回。“无本去赌，人皆知是长鼻，无人与赌。”长鼻，指贪小便宜，闽中民间有“长鼻乞猪扑”的俗语。

“风吹鸭蛋壳，财破心安乐”出自第42回。说的是有一富人姓童名奎，家财十数万。但其奢赌，每日都攒着两个装满碎银的鸭蛋壳去赌场豪赌，结果都是输个精光，空手而归。输后童奎将鸭蛋壳抛向空中，还笑曰：“风吹鸭蛋壳，财破心安乐。”此后民间以此喻败家子。晚后闽中民间或引申为破财消灾，俗语有“破财圆命”之说。

“猪姆都务金耳坠戴”出自第44回。务，方言借用字，有也。喻家中富得流油，连母猪都有金耳坠戴。

“罗隐乞丐身皇帝嘴”出自第50回有关罗隐的传说。罗隐“身虽乞丐，口犹帝王之口也，世传罗隐乞丐身皇帝嘴”。此后民间或有喻指出身贫贱而头脑精灵者。

“没尾跳蚤”出自第75回。喻指轻浮、处事不稳的人。闽中一些民间还有由此引申的“没尾跳蚤叭叭跳”的熟语。

“路旁草缝，讲话有人听”出自第130回。喻指讲话做事难以保密。

“一朵花插在牛屎巴”出自第132回。喻好女嫁坏婿。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出自第145回。喻好心没好报。

“黄狗想食豆腐骨”出自第165回。喻异想天开。

“羊死目不克”出自第180回。不克，不闭，难以瞑目。喻指死不瞑目。

“肉包落犬嘴”出自第199回。与“肉包子打狗”意同。

“狗脸易生毛”出自第203回。喻反复无常，容易翻脸。

“曲蹄穿靴”出自第234回。曲蹄，旧时民间对水上疍民的蔑称。由于置民长年累月以船为家，日常都是打赤脚生活在船上，不习惯于穿鞋，因此闽中民间还有“曲蹄穿靴——漫扒”的歌后语。漫扒，即难受之意。

“猪台白讲价”出自第250回。意为先既成事实，然后再迫使对方接受。

“拆观音堂起五帝庙”出自第252回。起，盖也。观音堂和五帝庙都是闽中民间神祇的庙堂供所。此喻拆东墙补西墙。

“三更穷四更富”出自第284回。“毛一千也有四百，怎会三更穷四更富”，喻指隐瞒财富。

“郑唐烧火炮，除死无大灾”郑唐是明代福州的一个落魄文人，其为人处世放荡不羁、玩世不恭。他或以狡黠的手段玩弄屡有劣迹的地主老财，或以市井泼皮的面孔耍弄忠厚的乡邻百姓，引出许多笑话，在闽中民间留下许多生动的故事和传说。

《闽都别记》描述郑唐故事的篇幅不少。“郑唐烧火炮，除死无大灾”出自第290回，说的是郑唐戏弄陶瓷店老板的故事。后来此话在民间引申为除夕放鞭炮烧火炮，可以驱邪消灾之意，成为福州民间至今依然流传的著名熟语。

“谋天做鼎盖”出自第347回。梦想把天偷来做锅盖，喻指不知天高地厚。

“虎婆奶手上无团给人抱”出自第358回。“谁不知虎婆奶手中，那有仔与人抢？”该书说陈靖姑手下的侍神虎婆奶，原是一只性情凶猛、吃人不眨眼的母老虎。母老虎虎婆奶被临水夫人收服后，专司保护赤婴之职。面对凶猛的母老虎，谁敢向她手中抢抱婴团呢？因此民间又有“虎婆奶手上无团给人抱”的俗语。至今为止，闽中民间仍形容面有怒容的女人为“虎面婆奶”，可谓十分生动而又充满民俗韵味。

“肥大如盐埠船”出自第358回。盐埠船，指旧时闽江水上运载盐的船只。由于它船体宽大，后来民间由此引申喻指身材肥大的人。

“偷食瞒不得牙齿”出自第376回。喻坏事干不得。

“有风台起，便有梨拾”出自第383回。风台，即台风。喻趁机捡便宜。

“七哥共八哥，两奇一个）差不多”闽中等地惯用语。七哥、八哥，即《闽都别记》和闽中民间俗称的白、黑无常鬼，亦称“七爷”、“八爷”。后来引申喻指半斤对八两，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

歌谣

一般而言，歌谣是民间民众直接创作和传唱的一种乡土文化艺术。它往往以质朴的地方语言，生动的比兴，来表达当时社会的种种现象。在福建民间数量众多、流传广泛的方言歌谣中，有许多内容淳朴、风格清新的优秀歌谣，它们大多充满浓郁的乡土风情和色彩斑斓的生活内涵。透过这些歌谣，使人对已经逝去的历史往事充满留恋之情，对依然流存的乡土民风感到无比钟情。《闽都别记》在一些章回中，分别记述了唐宋以来一些淳朴生动的民间歌谣。这些为数不多的民间歌谣，同样蕴藏着丰富多彩的乡土文化内涵，它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当时福建社会的历史文化与民间风情。以下略举几例：

一、《月光光》。《闽都别记》第7回在谈及闽王王审知欲效唐福建观察使常袞设乡校、兴教育的创举时记述道：常袞，京兆人。唐德宗时，以前宰相出为福建观察使。闽人未知文学，袞设乡校，亲临讲课。闽人一字不识，难以开口，作俗谣“月光光，照池塘，骑竹马，过洪塘，洪塘水深难得过，侬仔撑船来接郎”数句，以土音教之。歌既能唱，随写“月光光”等字教之识。这首《月光光》歌谣，是福建也是闽中地区迄今已知年代最早的民谣，距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了。

月光光，照池塘，
骑竹马，过洪塘，
洪塘水深难得过，
侬仔撑船来接郎。

洪塘在今福州西北郊外，当时此处水际纵横，舟船争流。月光如水，水深难渡，于是民间就有了“月光光”这首不朽的民歌。面对这首风格清新、语言淳朴的歌谣，一些后人或析为儿歌，或解为情歌。但无论如何，这些解析都无损其流传福建民间千余年的历史事实。月光之下，江水粼粼，“洪塘水深难得过，侬仔撑船来接郎。”一幅中古时代如诗如画的田园风景，就在这几句简洁明了的歌谣中让人一览无遗。身临其境，还有什么歌曲能比它更能动人心弦呢？

二、《乐游曲》。《闽都别记》第92回，用细腻逼真的笔墨，详细描述了五代闽王王延钧与王后陈金凤，端午节在福州西湖观看龙舟竞渡的盛况。

闽王同陈金凤并福王继鹏同下行宫，文武百官随驾，分班叩贺，遂诣水晶宫捻香，随上大龙舟，看各龙舟竞渡，赐锦争夺毕，各归本班。只见那龙头凤尾、桂樟兰桨十二只彩船，每只配宫女二十四个人，均是二八娇娃，穿短衣窄袖，五色绣花采莲腰，衣系五彩凤绫帕锦裙，露出大红纱裤，两脚金莲，个个皆翠鬟金钗，淡扫蛾眉，一个船头执旗，一个船尾摇舵，二个鸣锣鼓，二十个分左右鼓棹扒动，徐徐而波。陈金凤制有《乐游曲》，各宫女在十二彩船同歌唱和云：

龙舟摇曳东复东，采莲湖上红更红。
波淡淡，水溶溶，依隔荷花路不通。
西湖南湖斗彩舟，青蒲紫蓼满汀洲。
波渺渺，水悠悠，长奉君王万岁游。

彩船中众女皆同声唱和，轻敲锣鼓，娇声袅娜，彻于云衢。唱罢，遂锣鼓齐鸣，大龙船上悬出金扇彩缎锦标，十二彩船一齐麾旗，锣鼓齐鸣，争先捷者先得。夹岸士女同声喝彩，王璘同金凤大悦。又悬锦标，诸宫女勉强复夺……迨至箕尾星光，蛾眉月上，湖中波光荡漾，香雾漫寒，笙箫鼓乐大作，烟火大放，花鸟故事皆用竹篾平排水面，点放烟光火树，如同白昼。

通过《闽都别记》的描述，这首《乐游曲》和当年西湖端午龙舟竞渡的情景，就像一幅隽永的乡土风俗画卷，长久地留存在后人心中。

三、《白老鼠》。在《闽都别记》第81回中，描述了五代闽国国计使薛文杰之妻与神公盛韬私通的历史传闻。说到两人正在园亭奸宿，忽然屋内起火，二人竟慌不择路，赤身裸体地跑了出来。结果市井大哗，民众遂以“白老鼠”的外号讥之。民间为此流传了一首题为《白老鼠》的歌谣：

最难寻的白老鼠，常在园亭奶抱子。

遇着没主野猫来，赤体跑走山中去。

后面逐看几百人，为骂灭伦狗男女。

因脱依姑赤条条，故此也来盘本你。

《白老鼠》这首歌谣，经过《闽都别记》的记述，在闽中民间流传日久。它从一个侧面鞭挞了五代时期闽国统治阶层骄奢淫逸，腐败没落的历史状况。

与《闽都别记》许多故事内容相关的歌谣，在闽中、闽东等地民间同样十分流行。如与陈靖姑传说信仰有关的歌谣，在闽中和闽东等地民间流传的数量，至少达到几十种。各地民间常见的儿童压惊歌《天灵灵》和产妇《保胎咒》等，都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民间对陈靖姑女神信仰的一些状况。又如福州等地民间歌谣《三月三插懿旨菜》：“三月一到三月三，田里秧仔青又青；家家门插懿旨菜，户户辟邪保平安。”其与《闽都别记》第9回多次提到的三月三上巳节插青习俗甚为吻合，反映了福建乡土文化中的歌谣与传统民俗的密切关系。

《闽都别记》中的古雅文化

董琨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其历史悠久、形式独特的文化。

中国是个重视历史文化的国度，因而也特别重视历史文献。几千年的历史未曾中断，典籍文献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孔子说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杞和宋分别是夏朝和商朝的地方诸侯国。孔子这段话，抒发了他对地方文献不足之于考证一方历史的遗憾之情。

在中华民族的版图上，福州地区开发甚早，文化昌盛，古称“海滨邹鲁”。同时，作为相对于中原文化而后起的地方文化，闽都文化是幸运的，历代保留的历史文献典籍甚为丰富，例如明代王应山的《闽都记》就是一部较为完整而正式的史籍（即所谓“正史”）；而以话本章回小说的面目出现，实际上可以与其配套而起辅助作用的，则有完成于清代后期的《闽都别记》。

《闽都别记》成书于众手，是向来没有疑义的。多数人在其中看到的，是闽都地区的“俗文化”，例如陈靖姑、水鸡精、丹霞大圣、山都木客、郑唐烧火炮、缺哥望小姐等等。有的真是其俗无比，甚而格调欠佳。所以以前一贯的评价有许多是相当负面的，例如一篇题为《下里巴人的〈闽都别记〉》文史笔记，就说：“全书结构松散，文笔拙劣，又有许多低级趣味的描写，向来为文人学士所不齿。”

从内容到结构形式，《闽都别记》确实属于“下里巴人”。它原是“讲史”类的民间说书人的零散凌乱的底本和素材，但是逐渐也得到了读书人即知识分子的注意和青睐。于是有人花工夫搜集各种口传或手录的文本，加以联缀、整理加工，终于成就了一部字数达一百二十余万、回目有400之多的长篇章回小说。这样的规模和篇幅，在整个中国的古典小说行列中，大约也是罕有匹及的。

一位以承继闽都文化、维护乡梓文献为己任的前清举人董执谊先生，在《闽都

宗纲·下里巴人的《闽都别记》//福建省文史馆·闽海过帆·上海：上海书店，1992.

别记》的整理、加工、成型乃至署名、问世诸方面无不倾注了莫大的心力和物力。而且是他首先给予《闽都别记》比较客观、理性和公允的评价，下面这一段写于宣统三年即1911年的跋文是《闽都别记》的读者和研究者所熟知的——

其书合于正史及别史载记者，各十之三，野说居其四焉。以福州方言叙闽中佚事，且多引俚谚俗腔，复详于名胜古迹，文词典故，多沿袭小说家言。虽属裨官，未始非吾闽考献之巨助，博弈犹贤，不可废也。

由于文人的介入和加工，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闽都别记》的文化品位有所提升，加剧了其中“古雅文化”的浓度与色彩。

“古雅”二字，就字面是容易理解的，无非是“既古且雅”的意思。“古雅文化”的含义，也并不难以理解。不过，此处的“古雅”，还有另外一层特定的意义，乃是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的一个审美术语。王国维提出的“优美”、“宏壮”等审美范畴之外，又别创有“古雅”一格，其中的一个含义就是：后来者对前人文艺创作的审美感受，即感到古人留下的文艺遗产，不论其绝对的水准以及当时的评价如何，在今天看来，多数可以产生“古雅”的感觉。他指出：“古雅之判断……由时之不同而人之判断之也各异。吾人所断为古雅者，实由吾人今日之位置断之。古代之遗物无不雅于近世之制作，古代之文学虽至拙劣，自吾人读之无不古雅者，若自古人之眼观之，殆不然矣。故古雅之判断，后天的也，经验的也，故亦特别的也，偶然的也。”可以说，“古雅”是今人对于古代文学艺术遗产的一种既是特殊的而又带有普遍性的审美感受。

董执谊先生在1928年丁卯为《闽都别记》重印而作的《附识》中说：“书中摘叙古迹题咏，多附有拂如氏五七言诗，当即纂者之作，其诗殊不足存，以全书皆仍其旧，故仍留存之。”这里对于拂如氏的诗作，口气是很不屑的。但是我们今天读拂如氏的诗，例如《题螺女江》：“独羨烟波却有情，访寻芳迹绕江行。不知螺女归何处，隔岸依稀尚月明”，应该觉得并不拙劣，还是颇有“古雅”之气的。这个例子，似乎可以让我们对王国维的“古雅说”增加一点理解，或者说是加了一个注脚。

《闽都别记》中的所谓“古雅文化”，似可理解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内比较上层的、带有主流性质的文化；对于闽文化而言，可以认为是其中蕴涵着的中原文化的元素。第二，它是带有文人介入的特色，甚至主要就是文人创制的文化。第三，从内容到形式，它是带有较高智力特点的文化。

运用以上的观点和角度考察《闽都别记》，我们不难看到该书所具有的“古雅文化”成分和特质，包括诗歌题咏、诗文结社、对句酒令、射覆猜谜，等等。本文拟就这

些方面进行考察、勾稽和分析。在材料的揭示上，尽量做到“穷尽性”；但限于篇幅，不能悉数展开，只能按类标示回目，“点到为止”。

二

中国号称“诗歌的国度”，诗歌创作具有悠久的传统，而且十分发达和普及。所以用诗歌的创作和吟诵作为“古雅文化”的最主要的特点和标志，应该是没有异议的。

《闽都别记》中有关诗歌创作和吟诵的描述，几乎触目皆是。

全书第1回，就是从唐代处士周朴游福州乌石山南涧寺吟出六朝安文头陀的诗句开始的。诗云：“客至不点茶，相看淡如水。白云深谷中，稳坐浮生里。”这首诗文字通俗平实，口语色彩浓厚，但又颇有境界，大有禅诗的意味。周朴随即也题写了一首七言律诗。

最后第400回的末尾，则有绒线行牙人樊凤鸣与其同学兼亲家许紫云监生对吟七言诗各一首，即“天仙汉汝名错取”及“半片猪肉庆生辰”云云，诗句也是比较俚俗，但从形式上看，则不失风雅。

因此可以说《闽都别记》竟是以赋诗相为始终，其“古雅文化”的意识与表现是很自觉的。

全书描写这类题诗、吟诗、和诗、联句的地方，真是比比皆是。

题诗：可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是书中人物所为，例如上述周朴、樊凤鸣、许紫云的诗。第二大类是书中人物以外的作者。这又有两种，一是本书作者的“有诗记之”，如第38回末尾的“刘海当年蟾作父”云云。这是我国章回小说中常见的现象，也说明《闽都别记》合于传统文学创作的正统路数。二是书中大量引用历代文人有关闽地风物名胜的诗歌创作，并附有类似“地方史志”的种种说解。这从第1回周朴人乌石山南涧寺即有引入对南涧寺的介绍，以唐代欧阳詹《南涧寺》诗作为结束。紧接下文叙及神光寺、神光塔，也是如此：文字介绍后又引明代徐燉的《过神光寺》诗二首，陈亮《登神光塔》诗一首。这种表现形式，在我国的古典小说传统创作中，即使不是绝无仅有，起码也是比较少见的。这种地方，充分体现了乡梓文人对这部小说连缀加工的痕迹。如果认为这里头不乏本书全本的最初整理者董执谊先生的劳动，应该是并不难以想见的。类似之处尚有：第115回吴云程的题诗与铁麻姑的和诗；第122回闽王王延羲的正宫李红题海棠诗与尚妃的和诗；第131回硕娘题白菊花诗；第199回周拱、王月英在乌石山双峰寺内题诗，又录早年间先辈周朴的题诗及懒安和尚的和诗，还有“旧国人王霸所题《望于山有感》”；第205回周艳冰、芳州、关关“以妹之名为题吟四句”；第207回林庆云与谈若水往返题诗；第298回吴云程

房中题诗；第211回辽国耶律丞相以“跨灶”为题索诗，无名青年与铁麻姑应之；第232回郑性之题《送灶君》诗：“一匹乌骓一只鞭，送君骑去上青天。玉皇若问人间事，•为道文章不值钱”；第233回席中虚石室题诗，又席中虚、暨都郎、曹国舅三人石室交互题诗；第234回又有席、暨二人和曹的题诗；第235回又有曹国舅留题诗；第277回高十五娘端午节家中及县衙题诗；第294回记娄妃题诗二首；第325回记徐英诗集《鸿剑行》中的诗三首；第329回记李闯王入京城，明臣多有题诗、题联后殉国者；第353回记宋代王夫人太原滩题诗；等等。

吟诗：吟诗的诗，可以是自作的，也可以是他人的；自作的诗，又一般未必针对特定的题目和场景。这是吟诗与题诗所具有多少勉强的两点区别。本书中人物的吟诗常常是结合表现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的需要，如第131回描写丁氏与私塾先生余丰通奸，其外甥女曾硕娘“遇着数次，舅母面上不敢言，只在碧桃（舅之妾）面前念曰：‘相鼠有齿，人而无耻；人而无耻，胡不遄死？’有遇碧桃，将此数章《诗经》念之不休。碧桃告与二人得知，丁氏便愧。”其后余丰又想诱奸硕娘，借赏月之机，作诗道：“一枝丹桂月中开，漫道无人折得来。纵使佛心坚似铁，亦能劝得上莲台。”其挑逗之淫心，跃然纸上。而硕娘则“亦写四句还复”之“广寒宫殿岂常开，燕雀安能人得来。凡鸟去求凡鸟侣，不容飞上玉霄台。”也表现了坚拒淫邪的凛然正气。

类似之处尚有：第106回周新月与林庆云的吟诗；第135回商姓豪贵子弟与冶山神女的吟诗；第153回、第154回小文姬与能悟和尚以及在刑部堂上作诗；第159回桃笑的“口占四句”；第168回王山的“题纸有字”；第171回陈鹿韭、严采莲的“笑吟”；第172回唐攀桂与严采莲的吟和；第176回铁英、金型、唐攀桂的唱和；第189回归南徵的遗诗；第199回的“应貂题记”、“冷杏题记”，都是诗歌的形式；第200回描写周艳冰在客途夜晚“因触景，随口吟出杜甫猿诗八句”，不料随即另有三人“和杜之孤雁、王命、遣忧三首”，并各有自作之诗；第206回关关作诗；第222回楚宝与八哥诗句对答；第236回杜若、万一枝、陈鹿韭、虞申樾、万三石次第接续吟诗；第257回柳七娘吟诗；第283回至第293回集中叙说郑唐故事，也有不少郑唐诗作；第300回记杨继盛高声吟诗以言志；第303回有沈链之女西池的诗吟；第326回记李自成幼时之诗；第331回至第334回丑未子的叙事中，也多有诗句；第351回记绸缎店诸女吟诗相嘲以及丫头白鹅的明志诗；第352回描写绸缎店诸女行酒令，“各说爱少年之故事”，并多带有吟诗的内容；第354回记叶青选与缪逸仙吟诗互赠；第365回记后人吟冶山诗；第379回记许紫云受叔之命读苏紫溪《诫子书》，此书实际上是杂言的诗；第387回记许汉汝、支天仙对接吟诗；第396回记甲兵吟诗后自焚；第400回樊凤鸣与许紫云对吟结亲诗；等等。

联句：也叫“联诗”，是不同人物作为诗歌作者的共同创作，也是我国古典诗歌

创作的常见形式之一。特点是一人一句或一联。第107回描写王延羲、林庆云、周新月的律诗联句；第146回描写林仁翰、蔡丽容、吴云程、铁麻姑、周新月、林庆云并周新春、魏吉士、蔡娇容、冷杏四童的联句。有时对于联句的质量水平，还加以点评，如第57回描写陈金凤与归守明的五言联句，即归守明的结句“飞落会长春”，陈金凤评“飞字不妥，飞落乃残花也，可改不落字”。

类似之处尚有：第107回王延羲、林庆云、周新月的律诗联句；第134回阮梅萼、马柳枝的联句；第137回查确、祁氏、樊氏、郇氏、苏氏、柳氏、云娘、月娘的联句；第146回林仁翰、蔡丽容、吴云程、铁麻姑、周新月、林庆云的联诗以及周新春、魏吉士、蔡娇容、冷杏四小童的联诗；第173回唐建策、铁英、金型的联句；第318回有曹学佺与张冰心的七绝联句；第386回记许汉汝与支天仙夜来联句；第392回记许紫云与勉学善等人游大湖山联句；等等。

诗文结社：第277回描写少女张红桥，为要自择夫婿，竟能“结有诗社，要求聘者，本人亲到，当面出题，彼此对考，有相等者，不论贫、富、妍、丑，即招为婿”。《闽都别记》在此处让我们窥见明代闽都地区妇女饶具才学并能自行择嫁的社会学景观。红娇后来与“闽中十才子”之首林鸿“彼此对战至三日，皆无败，遂招为伉俪矣”。按此处所列十才子名单依次为：林鸿、王偁、陈安、陈仲完、唐震、郑定、王褒、唐参、高棅、王恭，与明万历年间袁表、马荧所编《闽中十子诗》所指十子：林鸿、陈亮、高棅、王恭、唐泰、郑定、王偁、王褒、周玄、黄玄，竟有一半名字不同，是值得注意的。又第325回记曹学佺回籍，于洪塘故园石仓园设文社，“集故友文人以诗书娱乐”。

对句：这是中华文化独特的一种艺术形式，也是我国传统诗歌创作的基本功。从童子自小人学（一般是私塾）即加以训练，即“对对子”。第22回描写私塾先生出一句“井田耕九区”，三个学童各对一句，刘杞莲的是“吾日晤三省”，陈守元的是“食饱一顿”，陈靖姑的是“林火焚千魅”，都预示了小说人物未来的命运和人生轨迹，“三对三样之品行，后皆应之”。可见作者让不同的人物创作不同的诗句，体现不同的个性，以之为人物描写服务；上文叙及的曾硕娘与余丰的吟诗，以之体现人物性格和品行，也有类似的表现和作用。这种创作意识和手法是相当得体而高明的，此前似乎只有曹雪芹在《红楼梦》的创作中大量运用，并且臻于“得心应手”之境。《闽都别记》的作者学习并沿袭了这种手法，也算是“取法乎上”了。

书中第4回“榴花洞佳人救才子”，描写周启文与林青娘在榴花洞中盘桓对句，青娘出句：“既有石（实）榴（留）何须桃（逃）”，启文对曰：“若无橄（敢）榄（揽）焉得藕

袁表，马荧，等. 闽中十子诗.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1.

偶)”，两人都运用谐音隐喻的方式，巧妙地表达自己的情思。这与唐代刘禹锡《竹枝词》中的名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情)却有晴(情)”，不无异曲同工之妙，应该说是高手所为。

类似之处尚有：第108回王昶与陈守元（实际上是林庆云）的对句；第147回林仁翰、吴云程、周新月在扶余国王宫中的对句；第151回陈鹿韭与万一枝的对句；第155回陈鹿韭与桃笑的对句；第166回严采莲与唐攀桂对句；第172回唐攀桂与严采莲的“字对”；第267回刘鹤龄与永乐皇帝对句；第302回有嘉靖皇帝自作对句；第317回有曹学佺与先生对句；第318回诸学生与先生对句；第325回记徐英居家诸对联；第326回记李自成幼时与先生的对句；第331回记丑未子店联；第336回记王铎对联；第394回记元宵节街头猜谜答对；等等。

我们知道，对联的结构名称，上句叫“上联”，又叫“出句”或者“对头”；下句叫“下联”，又叫“对句”、“对尾”。这些是我国多数地方的通行叫法，但本书有将“出句”叫“对母”的，如第147回、第151回等处，那“对句”就应该叫“对子”了。这可能是闽都地区的特殊叫法，似亦可加以注意。

集句：这是将不同前人或同一前人的不同诗作中的句子，加以重新排列，成为一首带有表现主题的新作。这要求集句者——也可以说是再创作者对前人的诗作非常熟悉，几乎烂熟于心，而且匠心独运，才能出来好的集句作品。《闽都别记》第137回描写几位女子聚会，先由苏氏“口占俚语”：“透骨相思欲诉难，古诗二句暂偷盘。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这里后面两句是唐代李商隐的《无题》，紧接着祁氏便“亦借唐诗集句，俚和一”首“且将五斗破愁城，一任流莺别树鸣。老去不知花有态，醒来唯觉酒多情。”后面两句是唐代韦庄《与东吴生相遇》一诗中的句子“醒”，一作“乱”），如此组织，可谓浑然天成。

歌曲弹唱：第92回描写五月五日端午节福州西湖龙舟竞渡，闽王后陈金凤创作“乐游曲龙舟摇曳东复东，采莲湖上红更红。波淡淡，水溶溶，依隔荷花路不通。西湖南湖斗彩舟，青蒲紫寥满汀洲。波渺渺，水悠悠，长奉君王万岁游。”除了最后一句落人俗套外，整个曲子的格调还是比较清新的。

第173回描写歌女秦云用琵琶弹唱一短调“二八娇娃妙绝伦”云云，唐建策当场谱一《点绛唇》：“态甚堪怜，柳腰杏脸颦莫展，略点唇鲜，赛过捧心艳！”

第191回描写闽俗“试妆酒”，酒宴上蔡珍、丽容、友兰、林仁翰、周新月、林庆云、铁麻姑依次“仿洞庭繁乐而歌”，真是大有屈赋遗风。

第193回描写南唐李璟以陈觉为宣谕使赴闽，欲令李恒义来朝，“李恒义得此信息，预唱一出戏文，待陈觉至时演唱与观，令其自走”。下文即是戏文脚本，文中将“金铃比金陵”、“鸣钟比闽中”，除“大净”、“末”、二“生旦”诸角色外，还有妆大

演员，煞是热闹。

第200回有《莲花落》歌：“离莲花，离莲花，离离的莲花，离离的莲花，莲花莲花落。”是极度的口语化俚俗诗歌，也是值得注意的。

作偈：偈是梵语“偈陀”（Gatha）的略称，原指佛经中的唱颂之词。通常以四句为一偈。由于内容隽永，多含有哲理性，形式也比较活泼，每句字数可以多少不等，所以后世文人也喜爱用作偈的方式表达思想。《红楼梦》中描写作偈的地方很多，如贾宝玉、林黛玉用作偈进行思想上的沟通，是读者熟知的。《闽都别记》也有这一类描写，如第236回万一枝偈曰：“啐！搅家精搅家精，说破根源打梦醒。若不回头，刀锅切酱已现成，烹来把酒斟。”第239回吴青娘、法济和尚接续作偈。第265回白妃“挥剑合掌作偈曰……”第393回记僧藻光圆寂前连作三偈；等等。

三

还有一些传统文化方面的形式表现，都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因其历史悠久而不具有“古雅”意味。这些古雅文化，同样流传在闽都地区，同样在《闽都别记》中有所描写。例如：

酒令：中国人饮酒，年代久远，形成了世界上独特的酒文化，其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就是饮酒时常常行酒令。据说饮酒行令，始于春秋时期，“酒令”一词，则始见于西汉刘向的《说苑》一书。经过历代众多酒君子的创造，从宫廷到民间，酒令的形式和内容愈来愈丰富。这在《闽都别记》中有相当充分的反映。书中描写饮酒行令的篇章，不胜枚举，不论什么人物，不管什么场合，几乎每逢饮酒，必行酒令，而且基本上都是很文雅的，绝无《红楼梦》中薛蟠饮酒时所说的诸如“女儿愁，洞房钻出大马猴”之类的粗俗低级的酒令。

同样是第4回，描写周启文和林青娘在榴花洞中饮酒——

青娘曰：“只此干饮无味，且讲一令来饮，何如？”启文曰：“小姐之才胜小生十倍，请先讲令式，待小生学样。”青娘曰：“此令要两个字，或边旁或脚下，拆来合成一字，又将彼此调换，乃配成字，贯串成文。公子可先讲，奴再接令。”启文再推让，青娘不许，遂先饮一杯。一会说曰：

“铢璜两旁金玉，拆散暂会成钰，若将彼此许挪移，喜遂珠镇芳名。”

青娘闻此令，分明是碍奴，今就此回他一令，与看看明白，俾免得疑惑，即曰：“公子果是捷才，奴家亦照此式无笑！”亦饮酒一杯，说曰：

“季安两下子女，拆散暂会成好，待归门第许交通，方遂委字依靠。”

启文闻此令，亦暗喜不胜。青娘说毕，觉令太露。启文请再起令，青娘随换一典故言之，谓曰：“奴家今起此令，不须拆字，只要两个古人名，一现一隐便

是。”亦先饮了酒一杯，遂说曰：

“周亚夫爱士卒，柳下惠泽匪浅。”

启文闻此令，不胜羨其伶俐，因许回去委字偕偶，又恐苟且，故令我学柳下惠，随亦想一典故曰：

“李老子过函关，云长气紫为奇。”

这两位才子佳人，都是读书世家出身，具有此等风雅才赋，原不足为怪。但是书中描写普通百姓也能讲出文雅的酒令，如第88回写牛星、万顺，在白龙江边拉林保喝酒，三人都是经商的。

牛星谓曰：“今有了酒，来讲个酒令。林保年长，让与先讲。”林保即将“白龙江”三字为令，一人认一字，上下要二个古人名。

林保首字“白”字，即念曰：“李白，白起。”

万顺是“龙”字，曰：“卧龙，龙逢。”

牛星是“江”字，曰：“敖江，江淹。”

三个令都念了，各饮了酒。次该万顺出令，万顺要一个字四方的，圈内推上去成字，照字面饮酒。即出令曰：“我乃田字：

田字四方方，十字在中央，中央推上去，十口一杯干。”

把酒作十口饮干，又曰：“变作‘古’字。”林保令曰：“我乃是回字：

回字四方方，口字在中央，中央推上去，两口一杯干。”

把酒作二口饮干，曰：“变作‘吕’字看。”牛星接令曰：“我乃是日字：

日字四方方，一字在中央。”

万顺笑曰：“一字推上去成何字？该罚。”牛星把酒一口饮干，曰：“一口一杯干，岂不痛快！”

《闽都别记》涉及酒令的地方很多，表现酒令的花样更是不少，例如：第106回用“花鸟药名贯串成文，‘请上亭看’为柱”，接下来还有“起一令只须四句，要上下粘压上下句”；第133回的“嵌二字”酒令；第141回“只要古人名、词）调名、四书一句，上下字要重相连。”第159回“其令不论时人、古人，串作西江月调”；第161回更绝，须“将头夜初会聚饮时，各说暗存歇后之隐语，串合今夜即景”；第163回“言诗讲令，要二字相似”；第169回“要说人之身体，皆相同无异，唯古人，亦有生的好，生的不好。讲的是，酒饮一杯；不是，饮了再讲”；第186回“此令要六粒穀，先擲个合巧，再讲古人之喜相逢”；第188回江涛等人行令，竟有三个花样，先是“上句要两个古人名，下句要什么留不成，承接上句”，再起令是“将字来拆，灭头尾，要现成俗语凑合成”，第三次起令是“只要一个字，砍头割尾划肚都成字，叫做百足虫死而不僵”；第198回“只要一词两意，便是合式”；第203回先是“只要一个字来拆开，凑成字成

句”，接着是“要两个字相似，凑串成句”；第204回“将一个字拿来，扯直又是一个字，都要将自己的身体作样子”；第205回“要将人之姓氏讲四句”；第339回的酒令两个，一是“要一古人名，二卦名”，二是“要两药材名”；第352回是“各说爱少年之故事”；等等。

射覆：射覆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猜物游戏，也可用于占卜或酒令。唐代颜师古解释说：“于覆器之下而置诸物，令暗射之，故云‘射覆’。”《闽都别记》第141回描写书生骆拓天与猴精丹霞大圣饮酒，欲行酒令——

丹霞曰：“诸令无甚奇，唯射覆有趣矣。”拓天曰：“为何名射覆？”丹霞曰：“取一物存于盆中，把盆覆住，与人来猜射。或占卦，或占讖，或扯诗句书句来解，射得看是何物。不论客主，猜射不着罚酒。今吾弟先去覆来，与兄射之便理会矣。”拓天遂入内取一盆来，暗将一物覆住，捧出放于桌上。丹霞向书架抽一本书，顺手开看一页，乃武侯《出师表》，“并日而食”四字。丹霞射之曰：“并食乃饼字也，一定是饼。”将覆盆开看，中果是面饼。拓天曰：“真真有趣！”将饼收过，空盆付于丹霞带去隔房装了物，仍捧出。拓天亦效之抽一本，乃是《论语》。拓天翻一页看一句，乃“夫人不言”句。拓天效射之曰：“夫人不言，夫无人乃拆开，上是土字，必是土也！”谓丹霞曰：“可是土否？”丹霞曰：“言必有中矣。”开看果是土。拓天便得意。

猜谜：由上可知，从“猜”这一点说，“射覆”也是猜谜的一种，但是比较高雅，难度也比较大，不够普及，所以连骆拓天也没听说过。而一般的猜谜则是一种雅俗共赏的游戏。《闽都别记》亦有所描写，以第394回最为集中，说是元宵节晚上，泉州街边商店挂灯谜给人猜——

那夜长乐人与连江人对猜灯谜，长乐贴一张：关老爷卖马，周仓不肯画号。

打物二)

连江人便猜曰：“弓 跟) 箭 占)。”遂准着，拆去看，槟榔食了。连江人亦出一谜云：请客莫请女宾客，请了五十即一百。 服物一)

长乐人猜曰：“腰带。”连江人答：“是。”

拆字：汉字形体的特点之一，就是由笔画构成部件，再由部件组合成字。当然有的单个部件直接成字，但许许多多的汉字是组合的（多数由一个形符和一个声符构成形声字），因此汉字具有整字乃至部件的可拆分性，前者的结果为部件，后者的结果为笔画。《闽都别记》中的酒令、猜谜和算卦之类，常常利用汉字形体的这一特点，进行各种具有文化蕴涵的构思和游戏，这同样是非常古雅的。例如上述所引第

唐)颜师古《汉书·东方朔传》注。

4回周启文和林青娘的酒令，第88回牛星、万顺、林保的酒令，都有拆字的内容。

“对联”也有拆字。如138回四女自尽前在房中墙壁上贴的对联“人工十一心，竹寺一夕已”十字。祁氏作出解释：“人工乃‘同’字，‘十一心’乃‘志’字，‘竹寺’乃‘等’字，‘一夕已’乃‘死’字，合乃‘同志等死’四字。”按：此处的“人工”应合为“全”，“同”的异体字。

雅谑：《闽都别记》中颇有一些“雅谑”，也就是雅笑话。如第338回至第339回记叶正芬与同学方丹山对酌相谑，对讲笑话，都还比较雅驯，如“乡农见孔子”以及《三国志》左慈赔羊之类。又有明初刘基（伯温）、胡惟庸的故事，明末胡大铨“中山狼”的故事。第351回记绸缎店诸女以诗相嘲。第379回记许紫云夜读李考叔《鬼方记》以吓唬其叔，此文风格诙谐，有类清代张南庄的《何典》，录其片段，以见一斑：

“宁为瘟鬼，毋为厉鬼；宁为酸鬼，毋为饿鬼；宁为糊涂鬼，毋为刻薄鬼。”

....途次有吏房白日鬼，户房大头鬼，礼房无祀鬼，兵房替死鬼，刑房催命鬼，工房抠搜鬼，及三班急脚鬼.....

《闽都别记》中的某些笑话是有出处的，如第151回陈鹿韭对万一枝讲述关于“药渣”的笑话——

有一国王年老，后宫妃媵皆病不起，命医官来视，遍诊其脉，皆思春之病。

王问何药医治，答以须壮男作药即愈。王遂选十数男子入诸宫，顷刻皆愈。至王入宫，诸宫妃等皆出谢赐药之恩，那十数个男子形容衰瘦如鬼。王问何人，宫妃答以药渣。

“药渣”的故事，见于清代褚人获《坚瓠丙集·药渣》：“明吾郡陆天池博学能文，精于音律。有寓言曰：某帝时，宫人多怀春疾，医者曰：‘须敕数十少年药之。’帝如言。后数日，宫人皆颜舒体胖，拜帝曰：‘赐药疾愈，谨谢恩！’诸少年俯伏于后，枯瘠蹒跚，无复人状。帝问是何物？对曰：‘药渣！’”

鲁迅在《伪自由书·新药》也引用过这个笑话，则是众所周知的。《闽都别记》的作者，看来也是采用了褚人获《坚瓠丙集》的说法，说明这部笔记小说当时影响甚大，也说明了文人学士在《闽都别记》成书所起的作用。如其不然，难道竟是闽都地区流传的民间笑话？

很有意思的是，《闽都别记》中甚至还保留了若干后世传统幽默相声的题材。如第333回描写算命先生丑未子给陈、李、林三个县役算命，他们都一致以猪的叫声来占卦，而算命先生给了三种不同的说法（“酒食充足”、“只有衣穿”、“只有相打”），最后也竟然产生一一应验的三种结局。这与当代已故相声大师刘宝瑞的单口相声《测字》后半段的内容是基本一致的。又第384回描写许紫云因耿王的关系，持其名次，入试场补考，“只得乱写.....又入二场、三场，亦不知文章说什

么，……至发榜，竟中十五名举人……到京投递了各荐书，人闹又乱写，遂中二甲第八名进士。”这一情节，不是与刘宝瑞又一脍炙人口的单口相声《连升三级》如出一辙吗？

四

王国维的“古雅”说，归根结底，还是离不开一个“雅”字。“雅”是中国古代士大夫十分看重的价值观念。“雅”既是《诗经》篇章的名称，也是一个被赋予崇高意义的语词，正如《诗经·序》所说：“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以“雅”为语素所构成的若干语词，如“文雅”、“典雅”、“清雅”、“儒雅”、“雅观”、“雅致”、“雅尚”等等，意义也都是正面的，是传统教化所要达到的目标。历代的文学创作，无不以“雅”为内容的标准，同时也作为形式的追求。所以“雅”，或者说“雅文化”，毫无疑问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也是最重要的关键词。

综上所述，可知从内容到形式，《闽都别记》都具有不少雅文化的性质。其主要原因，当然首先是由于创作过程中文人雅士的介入，也不能排除闽都地区本身所具有的雅文化的元素。

对于《闽都别记》结构的设计、情节的安排以及叙事的铺陈，倘若用王国维“古雅”说的观点来看，似乎也不必作过多的苛责。该书的最大特点就是时间跨度太大，竟然从唐代一直写到清代，作为一部小说一尽管是讲史性质的小说，一千多年的时间段，想要描述精严的情节、有序的人物及其性格发展，真是“夏夏乎难哉”！

然而，《闽都别记》没有始终恪守“讲述闽都地区历史”的基本原则，比如在明代部分，可以说主要记述的是中央王朝的历史，从第258回讲明太祖朱元璋发迹写起，中间叙说明英宗“土木之变”、正统帝斩于谦、正德帝宠刘瑾、王守仁擒宸濠、严嵩父子专权、魏忠贤乱国、李自成起兵、崇祯帝自缢直至弘光小朝廷马士英、阮大铖丑行、张献忠屠蜀，等等。这些史实故事，皆与闽都地区无直接关联，却占据了不少回目和篇幅，实在枝蔓太甚。这种地方，应该认为是《闽都别记》的败笔。

不过，《闽都别记》也并非对结构的安排毫无讲究，有的情节还是设计得很从容周密的。如第10回描写大工正周启文遣其族弟周拱领取的十桶库银变成铁屎铁渣，已知是库丞洪燧设的骗局，但一直没有破案，留下悬念，直到过了二十余年，第145回写周拱成仙，来到海外烛阴国，在王宫遇见一位老道，认出他就是当年的库丞洪燧，一番诘驳交战，“老道将局抽库银之情由招出”，算是结了案。这一情节，应该说是具有“蛇灰蚓线”之妙，非一般俗手所能为。因此对全书“结构松散”的认定，除了题材的先天局限（时间跨度太大）之外，亦不宜一概而论。

况且明清以来，中国各地创作、整理的白话小说数量不啻汗牛充栋，而公认一

流、优秀者亦不过《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寥寥几部而已。其他一些稍有名气的，也都不无多多少少的毛病，如《野叟曝言》“意既夸诞，文复无味，殊不足以称艺文”，《封神演义》“字句粗陋，章法呆板，结构草率”。《镜花缘》“论卜、谈弈、论琴、论马吊、论双陆、论射、论筹算，以及种种灯谜，和那些双声叠韵的酒令……我们现在读这些东西，往往嫌他‘掉书袋’。”所以，《闽都别记》那些涉及“古雅文化”的地方，虽然也有诸如《镜花缘》“掉书袋”的毛病（尽管远远不及后者之甚），但是基于当时的时代水平的局限，似乎并不足为怪；因此，以“全书结构松散，文笔拙劣……向来为文人学士所不齿”之类的话语作为《闽都别记》整体的批评，就未免有些失于偏颇、片面了。

纵观全国各地，像《闽都别记》这样以章回小说面目出现，而篇幅达百万字以上、跨度逾千年之长，实际上足以担当地方史乘之助的作品，着实是极为罕见的。这是闽都乡梓先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无论按照今天的眼光来看有多少无可避免的历史局限和不足，总是值得我们珍惜和宝爱的。

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五篇“清文以小说见才学者”。

聂绀弩.论《封神榜》//聂绀弩杂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81：3.

胡适.《镜花缘》的引论//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出馆，1924：11.

《闽都别记》与汉字文化

董 琨

《闽都别记》是一部以章回小说的形式记载与描述闽都即福州地区自晚唐迄清初数百年历史与社会状况的文学作品，它在很大程度上细化、丰赡与补充了传统地方正史，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献价值。

根据学界目前的认识，《闽都别记》的取材与创作，主要来自民间，但是经过了文人学士的润色加工。其中以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科举人董执谊先生用力最勤，不仅搜集散稿，缀连全书，而且品评命名，付梓出版，堪称《闽都别记》之最大功臣。

由于董执谊先生等若干文人学士的介入，注入了更多的中华文化尤其是正统的中原文化的元素，提升了原本只是民间创作的《闽都别记》的文学品位。

对于《闽都别记》的认识与研究，可以从诸多方面切入并展开。汉字文化，可以说是其中重要而饶有兴味的一个方面。众所周知，汉字是中华文化最主要的载体和标志，也是中华文化的根基所在；同时，汉字的形、声、义所蕴涵的古代社会和历史信息，又使汉字本身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闽都别记》中记入叙事，涉及汉字文化的篇章文句甚多，材料十分丰富，这种现象，充分说明了闽都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血肉关系。

本文拟对《闽都别记》中的汉字文化，分几个方面，略加介绍分析。

特殊的字形训诂

第6回描写启文与青娘拜堂合卺入洞房后，青娘考问启文：“请问大夫之夫、抬夫之夫、夫妻之夫，三个夫字在何处辨别哩？”启文答不出，只好持斋求救。青娘的答案是：“那大夫乃土人也，其夫字上画长下画短。那脚夫乃土人也，其夫字上画短下画长。那夫妻乃二人也，其夫字上下画一样长。三个夫字，岂无异乎！”“夫”字作语素，记录了三个不同的词，但是从字形来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这是林青娘强作女仓颉，当然也可能体现了当时闽都的文人对“夫”字的一种理解。

利用汉字部件拼合

汉字用“六书”造字，秦汉“隶变”以来，字形多可分解为部件；而部件多为独立的字，也可聚合成字，因此从民间到文人，经常利用汉字的这一特点，进行文字游

戏。据说宋代著名词人李清照与金石学家赵明诚青梅竹马，相互爱慕，但都不便向家长开口。一天，赵明诚对父亲谎说做了一个梦，梦中读到一本书，其他内容忘了，只记得有三句诗：“言与司合，安上已脱，芝芙草拔。”他父亲听后略加思索，说：“‘言’与‘司’合在一起便为‘词’字；‘安’字去掉上盖，便为‘女’字；‘芝’字和‘芙’字拔去草头，即是‘之夫’二字。儿啊！这本书告诉你要做‘词女之夫’！”赵明诚听毕，便趁机向父亲说明想娶李清照为妻。父亲当即同意，成全了这桩亲事。这即是利用汉字部件的拆分拼合产生的佳话。

《闽都别记》中有关这方面的故事也不少。例如：

1. 对句中的使用。第6回描写启文与青娘拜堂合卺入洞房后，互相出对测验对方，先是启文出句：“感青娘，有心即为情。”青娘对曰：“羨玉章，无点不如玉。”玉章是启文的字。这是各自应用他们的名字形成的巧对，“情”字系将“青”加上偏旁“心”形成“情”字无点则变成“王”字，而青娘认为“王”不如“玉”。这是将对句与人物性格、故事情节结合的写法。

第138回描写四位女子一起自尽，“排连悬于梁”，墙壁上贴有一对联，写着“人工十一心，竹寺一夕已”十个字。祁氏解释道：“‘人工’乃‘同’字，‘十一心’乃‘志’字，‘竹寺’乃‘等’字，‘一夕已’乃‘死’字，合乃‘同志等死’四字。”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人工”组成乃“仝”字，是“同”的异体字，即手书俗体字。

2. 酒令中的使用。第4回，描写周启文和林青娘在榴花洞中饮酒一

青娘曰：“只此干饮无味，且讲一令来饮，何如？”启文曰：“小姐之才胜小生十倍，请先讲令式，待小生学样。”青娘曰：“此令要两个字，或边旁或脚下，拆来合成一字，又将彼此调换，乃配成字，贯串成文。公子可先讲，奴再接令。”启文再推让，青娘不许，遂先饮一杯。一会说曰：

“铢璠两旁金玉，拆散暂会成钲，若将彼此许挪移，喜遂珠镇芳名。”

青娘闻此令，分明是碍奴，今就此回他一令，与看看明白，俾免得疑惑，即曰：“公子果是捷才，奴家亦照此式无笑！”亦饮酒一杯，说曰：

“季安两下子女，拆散暂会成好，待归门第许交通，方遂委字依靠。”

启文闻此令，亦暗喜不胜。青娘说毕，觉令太露。

第11回描写周拱夜遇王家七姐妹（实是妖精），饮酒行酒令，也是拿汉字作材料，而且可以说是淋漓尽致：

大女曰：“闷饮无趣，奴家先讲一令佐酒。其令一人只说一个字，先讲的要一横一直，二讲要二横二直，三讲要三横三直，照位讲至八横八直止……奴家作令官，先讲起。一横一直乃十字。”二女接之曰：“奴家讲二横二直乃井字，三女曰：“奴家三横三直乃田字。”四女曰：“奴家四横四直乃回字。”五女曰：“奴

家五横五直乃固字。”六女曰：“奴家六横六直乃品字。”七女曰：“奴家七横七直乃留字。”至周换，即接之曰：“小生八横八直乃福字也。”……周拱曰：“小生亦来还敬一令，一人亦要一个字，那字放在别字，上下左右中心都成一字。亦照位轮去，小生先讲：木字放在子之上，乃是李字；放于西之下，乃是栗字；放于圭字左是桂字；放于人字右是休字；存于口中是困字。”大姐曰：“奴家乃子字：放于皿字上是孟字；放于禾字下是季字；放于女字左是好字，放于亥字右是孩字，存于口中是囫字。”二姐曰：“奴家说口字：放于王字上乃呈字；放于木字下乃杏字；放于女字左是如字；放于今字右是吟字；存于口中是回字。”……

第126回记二少年客商张音、梁韵与其僮陈进宝三人饮酒行令。张、梁二人因得知是前世夫妻，于是争为丈夫，在酒令中体现——

张音曰：“……今我说一个，也是字中加添，能有‘夫’字，便是他夫了。”即念曰：

“不怕天字第一大，总要出头做你夫。”

盖‘天字第一大’，出头是‘夫’字。梁韵曰：“且慢，还有人压住。”接念曰：

“一人且慢自称大，横压你看是丈夫。”

盖“一人”乃“大”字，肩上一横是“夫”字。两人盘说不休。进宝曰：“不须争，其中自有‘夫’在。”亦讲一令，能和之曰：

“三人共曰春常在，一曰无夫不是春。”

盖“三人曰”者，乃“春”字；“一夫曰”者，亦是“春”字，有双关意。因恐二人盘至口舌，故以此和之。

此处的原文还将有关“夫”字的各种部件组合进行了解释，也有助于人物性格的塑造。

第188回描写江涛、归南徵及二僮燕伴、莺侑四人饮酒行令——

莺侑再起令。莺侑曰：“将字来拆，灭头尾，要现成俗语凑合成，不能讲者亦照前罚。”先念曰：

“漫羨金兰。兰，草枯见火烂，只怕贪食嚼不烂。”

讲完饮了一杯。燕伴亦思就讲曰：

“独步伶仃。仃，人去见成丁，一根铁打得几条钉？”

燕伴讲完，亦饮了酒。南徵亦接令曰：

“娃鸣拈括。拈，手去添水活，咸鱼放生不知死活。”

南徵令亦讲完，轮至江涛；江涛思不就，至半时亦念：

交好为朋。朋，留半劈心用，当今皇帝不如我受用。

这里莺侑的拆字是“兰”字，应作繁体字形“蘭”，去“草”头加“火”则成“烂（爛）”

字；燕伴的是“亻”字去“人”旁成为“丁”字；南徵的是“括”字去“提手”旁加“三点水”旁则成“活”字；江涛的比较曲折些：是用“朋”字的一半“月”，这“月”字中加一竖画（劈心）则是“用”字。

接着是“莺侑收令，推南徵起令”——

南徵曰：“我的令只要一个字，砍头割尾划肚都成字，叫做‘百足虫死而不僵’。能讲饮一杯，不能罚十杯。我是‘章’字：去上留下尚早，去下留上报音。上下皆去虽曰，划肚方见苦辛。”

燕伴接令曰：“我乃‘冥’字：去上留下幽具，去下留上便宜。上下皆去尚且，划肚就穴无疑。”

莺侑亦接令曰：“我是‘查’字：去上留下明旦，去下留上杳然。上下皆去有日，划肚即本自然。”

江涛亦念曰：“我乃‘季’字：去上留下是子，去下留上禾字。上下皆去有木，划肚将子儿扯直，便是才。”

这里需要解释的是：南徵说的“章”字，去上部留下部为“早”字，去下部留上部为“音”字，上下部都去掉为“日”字，中间的“日”去掉（划肚）则为“辛”字；同样，燕伴说的“冥”字，则如上依次为“具”字（不甚规范）、“宜”字（手书可不加上面一点）、“且”字（亦不甚规范）、“穴”字；莺侑说的“查”字，则如上依次为“旦”字、“杳”字、“日”字、“自”字（加下“一”脚，不规范）；江涛说的“季”字，则依次为“子”字、“禾”字、“木”字、“才”字（太勉强，故下文即南徵说他“字是造就，那得会改得？讲不合式，罚五杯。”）

第203回描写周艳冰与高芳州、关关兄妹饮酒行令——

关关笑曰：“……今小妹说个令，只要一个字来拆开，凑成字成句……小妹先讲，是‘狱’字：

狱中两犬争言，把言徙开逐犬。

倚口能吠看家，旁田去守欢亩。”

……艳冰曰：“……愚兄讲是‘姦’字：

二女上下妄妍，再凑一女为姦。

妹夫有子便好，与鬼相交媿然。”

……

芳州曰：“我是‘想’字：

想原一体合心，相隔因是恩深。

木枯折少有省，无目遇人休亲。”

这三个字在原文下均有按语“狱”字的是：“‘狱’字乃二‘犬’今将中间‘言’字

不要只二‘犬’，一倚‘口’成‘吠’，一旁‘田’成‘吠’字。”“姦”字的是：“‘姦’字三‘女’来分配：一‘女’配与‘未’乃‘妹’字，一‘女’配与‘子’乃‘好’字，一‘女’配与‘鬼’乃‘媿’字。”“想”字的是：“‘想’字来开拆，去‘相’留‘心’加‘因’字乃‘恩’；又将‘相’来拆去‘木’，留‘目’加‘少’，乃‘省’字，去‘目’留‘木’加‘人’乃‘休’字。”这种面向一般读者的通俗文字学的讲解，应是文人所为。具体而言，很可能出自《闽都别记》整理者董执谊先生的手笔。

其后关关又出令：

今再讲要两个字相似，凑串成句。即念出两句曰：

朱与未，争何物，因朱右臂多一肉。

……

今来割下齐分吞，同心共体始和睦。

……

芳州接令讲云：

戌与戍，争何物，因戍腿旁多一肉。

……

今来割下齐分吞，同心共体始和睦。

……

艳冰)念曰：

兄与兑，争何物，为兑双眉长过目。

……

今来拔下齐分吞，同心共体始和睦。

这个酒令涉及的字，都是字形两两相似的字，即：“朱未”、“戌戍”、“兄兑”。在其后第204回，则有他们三人的所谓“办扯直酒，讲扯直令”。

芳州曰：“……此令将一个字拿来，扯直又是一个字……今我为令官，先讲与汝们看。乃是‘四’字。目横分明是个四，将四扯直目才似。”……关关)即接曰：“我乃是一个‘于’字：于脚跷似金莲弯，将脚扯直便是干。”……艳冰曰：“愚兄有个‘内’字。内字双手长过膝，将手扯直大宽阔。”

这里说的是：“四”字竖起并将其中笔画扯直，即成为“目”字；“于”字的弯脚扯直，即为“干”字；“内”字将两边的竖画(双手)向上扯直，即成为“大”字。

3.笑话中的使用。第11回描写周拱夜遇王家七姐妹(实是妖精)，饮酒行酒令，继而五妹讲笑话，也与汉字的部件拼合有关：有吉家兄弟三人，拆散各自投奔。吉大投在茄树顶上，称“嘉宾”；吉二投在黑峰山旁，称“黯客”；唯吉三没处投，欲借丝家半片为“结居”。丝家曰：“我兄弟正在混乱，未曾解清，你再来帮住，越凑乱。

今教你，同家偌大房屋，三面围墙，只有一口，极是孤栖。你有十一口，投入同房，以多补少，岂不两美！”……

这里，将“吉”和“前”合成“嘉”字；“吉”和“黑”合成“黯”字；“吉”加“丝”旁合成“结”字；又将“同”字拆为“三面围墙，只有一”；而“吉”字就拆为“十一”。凡此都是利用汉字部件的拆分合成构成的幽默。至于将“丝”联系到“乱丝”，说“正在混乱，未曾解清”，则是与汉字的字义有关了。

然后周拱说的笑话也是类似，说“有太原王氏七姐妹，遭逢兵灾，拆散各处，或为妻妾，或为奴婢，皆从其姓氏。至刀兵宁静，俱回家望母。”而后各人叙说所投之家——

大姐曰：“投在一人之下全家，姐夫是个人王。”……二姐曰：“愚姐投在汪家，姐夫水王。”…三姐答曰：“愚姐投在相府，姐夫是个宠臣，得赐一对御棍。”…四姐曰：“愚姐投在二十一都田下之第八房，姐夫是中央之主。”五妹曰：“原来嫁与黄八。”问六妹曰：“你在何处？”六妹曰：“愚妹投在财主毛家，到有几成家当，故此头才歪歪，尾巴跷跷。”（五妹）又问七妹曰：“你既然头上有角，屁股何故插尾？”七妹曰：“小妹投在羊家。”如是六个姐妹皆被五妹品评……五妹曰：“……妹朱衣头上点，青云足下生，送主人还乡，比你们可荣耀些么？”……七妹曰：“……我今要你主人做不成！”随取出一木棍，将五妹头上一敲，一点缩进不见，脚下一扫，两撇分离，现出“王八”二字。六姐妹拍掌大笑曰：“主人竟是一个王八了。”

这里也是汉字游戏：“人、王”合成“全”字；“水、王”合成“汪”字；“二十一田下第八”合成“黄”字；“毛”字是“头歪歪，尾巴跷跷”；“羊”字是“头上有角，屁股插尾”；“主”字“一点缩进不见”成为“王”字；“人”字“两撇分离”，成为“八”字；于是“主人竟是一个王八了”。只有三姐的婆家姓氏说起来曲折一些：“相府”当应“丞”字，中间连笔是“王”字，余下一撇一捺即算是“一对御棍”。

4.幽默的拆字。第278回描写教书先生张谨被匪寇挟持，“令写威风之榜文出去张挂，始有多人来入伙。张谨写云：‘竹寺戍火之山王，英雄独擅……’”这“竹寺戍火”四字，两两合成，即是“等灭威”）”二字。张谨使用这种手法，巧妙地表明了他不与匪寇同流合污的立场。

还须指出的是：“威”字见于《说文解字·火部》：“滅也。从火戍。火死于戍，阳气至戍而尽。《诗》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可见“威”的本义是专指火的熄灭，是“滅”的古字；而且字形应是“从火戍”。现在的《闽都别记》各次印刷文本，“戍”字皆作“戌”，属于错字。

部件挪移

第121回记闽王王羲时修整石塔寺，“修塔开出一石，刻有‘塔再新坻尚毗’六字。经诸大臣详解：‘坻’乃水中之高地，‘毗’乃耕种之农民，‘坻尚毗’，系水中废地尚有农民耕垦，明言塔再一更新，便民蕃谷丰，可期为吉兆。众臣僚遂列衔名进表庆贺。”但是林庆云却对其父林仁翰言此六字为凶兆，众臣乃将凶作吉——

仁翰笑答曰：“吾儿何以知将凶作吉耶？”庆云曰：“‘舐尚毗’，三字，将‘坻’下之一画移于‘土’上，一字作两字，非‘王氏’耶？‘毗’旁之‘田’字放于‘尚’字下，非变作‘当（當）亡’耶？明排着塔再修，‘王氏当（當）亡’之凶讖也，何反解作民蕃谷丰之吉兆也？”

“坻尚毗”经过部件挪移，竟变成“王氏当（當）亡”四字，这是很有趣，也是容易理解的。

同音字

第56回写冷光与艾生行酒令：

“此令要一语两意，前一句合后一句。”就说曰：

“鸡鱼肉祀神白果，三生有幸！”

艾生一思即有，曰：

“二人共履至白头，同谐到老。”

上一对句中的“生”与“牲”同音，因“鸡鱼肉”是三牲；下一对句中的“履”即“鞋”，与“谐”同音。

第108回描写闽王王昶念对联“雨无门户能留客，恐有萧墙不顺情”而惊怒，后桔庆云言是“方道人欠通，仓猝写上，皆音同字不同，都属写错”，原对下联应是虹有桥梁不度人”。这是用的福州方音：“恐”与“虹”又“墙”与“梁”、“情”与“人”，皆彼此音同音近，因此可以蒙混过去。

又第193回描写李恒义招待南唐使者陈觉“饮宴观剧”，演员将“金铃”，谐音“金陵”，将“鸣钟”谐音“闽中”。也是一个好例。

形似字

第163回描写申樾与林庆云“楼中对酌，言诗讲令，要二字相似”，申樾先说道：“乌形浑似鸟，蔗竹无以殊，外皆有节，莫知心实虚。”这是说：“乌”和“鸟”字形相似。

庆云念道：“斋齐仿佛形，绣女作书生，外体无所异，内腾自分明。”这是说：“斋”

与“齐”字形相似，这里应该是使用繁体字形，即“齋”和“齊”。因申樾乃女扮男装，所以加以影射。

简化字

第108回描写王昶向庆云索对，出上联为：“地中起土，加点水即成池”；庆云对曰：“囚内出人，进一王以为国。”这上下联都使用了汉字部件的拆分合并：“地”字起去“土”旁，则为“也”；加“三点水”旁即成“池”字；“囚”字框内的“人”出去，加进一“王”字，即合成“国”字。

按：这里还颇可注意的是，“口”内加“王”合成的是简化字“国”字。繁体字简化，于古有之，据查证：“居延和敦煌汉简中，就有接近‘国’的草书字形。‘国’最早见于南北朝时期东魏的《李拼造像》。唐代的敦煌变文写本中也有‘国’字。”其实“國”字在古代的简化字形，更确切的应即是“口”内加“王”。

《闽都别记》的用字涉及到简化字的，还有一处即第113回描写铁麻姑往龙潭取取鲫鱼油，与吴云程俱夜梦神示“岩壁上写‘难难耳’三字”，其第二个“难”字系使用古代书写经常使用的重文符号“々”，手书常省为两点。所以魏吉士说：“神亦简写，‘难’字下字只两点。”“麻姑随抱衣服回龙潭。路上思：“神省笔，必有讲究。试来拆开解：将‘难’旁挪移放‘耳’左边，下两点移补‘佳’字右边，岂不是‘准取’二字耶？”麻姑猜着，喜不自胜。”

这里的“难”字乃由右“又”左“佳”的两个部件组成，所以拆开，应是“又”置于“耳”右边，“下两点”移补“佳”字左边，才是“准取”二字。此处文本将“左边”、“右边”互置，当是有误。

因此《闽都别记》此处的“难”、“准”二字，应都是简化字。石印本“难”印作“難”，是不对的；福建人民出版社排印本使用简体字，就对了。据《简化字溯源》：“‘难’最早见于明代的《薛仁贵跨海东征白袍记》。明末的官府文书档案《兵科抄出》也有‘难’字。”又：“‘准’和‘準’原为两个不同的字。‘准’用于‘批准’、‘准许’等词，‘準’用于‘标准’、‘准确’等词。但两字在古代已经通用。《战国策·中山策》：‘若乃其眉目准颧权衡，犀角偃月，彼乃帝王之后，非诸侯之姬也。’汉《桐柏庙碑》：‘准则大圣。’其中的‘准’通‘準’。南北朝时的《玉篇》收录‘准’，作为‘準’的俗字。”

张书岩等. 简化字溯源. 北京：语文出版社，1997，11：66—67.

张书岩等. 简化字溯源. 北京：语文出版社，1997，11：79.

张书岩等. 简化字溯源. 北京：语文出版社，1997，11：100.

怪字及其故事

第207回描写少妇谈氏开酒店，“店极窄，酒只数瓮，唯招牌只写一‘𠄎’字，有面盆大，人皆不识那字。”有人猜是“安心养猪”四字，取“安”坐“豕”上；而林青娘则猜为：“此不过脱骨梅中青之𠄎字故事，即一‘嫁’字。他因婆婆在不嫁，将‘女’寄存‘家’内，岂不是‘𠄎’也。存躲至婆婆无后，其女又出嫁，女出家为‘嫁’，即此字义也。”接着青娘又说出“𠄎”字故事：

楚国五溪蛮，作书来报郡侯，唯才子梅中青能译辨之，以番文覆饬之，蛮服而退。郡侯遂重梅中青，为内府上宾。后被谮逐去，未几，番书又至，寻中青无踪，虽知他在市中开酒店，常书一“𠄎”字，异之，始访出。郡侯喜，以礼复迎入府，译文退蛮。郡侯问“𠄎”字何说。中青答：“即‘用’字。”又问：“既‘用’字，‘丨’何在外？”又答：“用，丨则留中；不用，丨则在外。今又调进内译书，乃‘用’也。”郡侯笑而谢之。此虽非正史，寓意亦妙。今那酒家妇仿佛脱此意而卖。这两个字的字形均很怪异，但是都有理据或故事，可谓“趣味文字学”。

测字算命

第331回介绍明代末年一位丑未子，“年已八十余，在南街开一店，牌写‘丑未子随机卜医’，外贴一联云：‘架上有书皆二酉，座中无友不三辰’。”至第334回描写乡绅曹学佺带着朋友邓某、郑某等人向他讨教：“流寇扰乱山陕，何日能平，特来问卜。”丑未子要他们“随意指一字来测”：

众人即指对联“酉”字与测。丑未子写“酉”字于纸上，断曰：“上草寇猖狂，下寸贼称尊，不能安定。”邓某曰：“不是此‘酉’，乃那‘友’。”丑未子又另写“友”字上纸曰：“更不佳，‘反’已出头，加一撇，社稷连根而反。”郑某又改口曰：“是那‘有’字。”丑未子又写上纸曰：“更不佳，大‘明’，去半，日没月沉，社稷已无日矣！”学佺同徐英见连测三字，皆吓得魂不附体。

这里说的“酉”字，加上“草”字头（手书即在横画上加两点），成为“酋”字。“酋”字组成的语词如“酋帅、酋首、酋魁、酋豪、贼酋、敌酋”等，都有“盗贼头领”一类的意思，如“酋帅”指叛乱者的首领，《陈书·周敷传》：“南江酋帅并顾恋巢窟，私署令长，不受召……”“酋豪”指盗匪头领，明沈德符《野获编·勋戚》：“唐末朱温、李克用，皆一时剧盗酋豪。”所以说“上草寇猖狂”。作为“贼寇”解释的“酋”字下面加“寸”，成为“尊”字，所以是“下寸贼称尊，不能安定”。

再说“友”字，是“反”字那一撇出了横画的头形成的；如果“友”字上方再加一撇，即成为“发”字。𠄎，也作“发”，《周礼·秋官》有“赤发氏”，郑玄注：“赤发，犹言

扞拔也；主除虫豸自埋者。”可见“爰（发）”就是“拔”，丑未子认为是“社稷连根拔”。

“有”字带有“明”字的一半，“明”字变“有”字，是“日没月沉”，无“日”象征国家社稷的灭亡。

然后丑未子建议他们另指字复测一

学侏指对联“架”与测。丑未子看了不言，只摇头，……曰：“此字现排着‘架（驾），无‘马’，‘朱’无‘人’，‘架’已上架。再指一字来复测。”徐英指“上”字，丑未子又摇头曰：“‘上’又是土裂山崩而止。”邓某又指“二”字，又摇头曰：“天下无人，士无直心也。”郑某指“辰”字，丑未子仍摇头曰：“奔出‘宸’外被‘寸’，侮辱，‘唇’不见‘口’。”郑某又指“书”字，又摇头曰：“‘尽’，头‘杳’，尾。”

“架”的部件是“加”与“木”，“加”下有“马”为“驾”，但现在无“马”不成“驾”。我们知道“驾”在帝制时代的所指与皇帝有关，《字汇·马部》：“驾：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驾。”《后汉书·郭宪传》：“建武七年，代张堪为光禄勋，从驾南郊。”而“木”加“人”（手书捺作横）组成“朱”字，是明代皇帝的姓。“‘驾’无‘马’②‘朱’无‘人’”，即预示明代的皇祚已尽了。

“上”的字形与“土”、“山”二字均有关联，是这二字的残缺变形，所以说是“土裂山崩”。

“二”字是“天”字去了“人”，“士”字去了中间（中心）的一直画，所以说是“天下无‘人’①‘士’无直心也”。

“宸”字可指皇帝的住处，《广韵·真韵》：“宸：天子所居。”里头的部件“辰”出来，加“寸”成为“辱”字；加“口”成为“唇”字。此预示崇祯皇帝出宫受辱自尽。

“书”的繁体字形为“書”，上部“聿”是“尽”（繁体为“盡”）的头，下部“日”则是“杳”字的尾，所以说“‘尽’头‘杳’尾”。“尽”和“杳”则有“完了、不见”的意思。

综上所述，曹学侏一干人所要测的字，均来自丑未子的店联，但被丑未子一解释，则都成了预示明朝灭亡的凶兆。

第348回描写到了清代康熙年间，闽都地区又有一位“走街看命的，名绍丑未”。《说文·糸部》：“绍，继也。”很明显，就是承继丑未子的意思。他也是测字。有绸缎店店主王辑被总督府秘密请去做替身，其子文光兄弟不知父亲去向，因家僮匹匹在旁边手持豆腐，就写一“腐”字求测——

绍丑未问：“测何事？”答曰：“家父因看迎（花灯）不知去向，今八日，照字看

排印本标点作“天下无人士，无直心也”，误。

排印本“驾”当作“架”，1911年石印本不误。

排印本“寸”作“才”字，误。

来吉凶如何？”绍丑未曰：“今写‘腐’字，分明人存府内，不久便出，可保无虞，不必惊怕！”又曰：“人入内，必有肉食，且有人伴睡。”……又问曰：“府内可知是何官府？”绍丑未曰：“‘府’字若‘肉’，字在右旁，乃六腑之‘腑’字。人身中之六腑，系膀胱、肠、胃、命门也。省城中六府者，督、抚、布、按、道、府也。此府跨于肌肉之上，以督制各府，必总督也，半隐半现在总督府无疑矣。”又问：“何曰得出？”答曰：“六腑五脏，五六方三，至三十日自会回来，未满月空寻无益！”’

绍丑未用一“腐”字，测出：入官府（而且是总督府）、有肉吃以及三十日可回来等信息，也是够神的。这当然是《闽都别记》作者的创作，充分利用了“腐”字两个部件“府”和“肉（月）”的拆分组合的特点。

智释词句巧解字谜

——浅谈《闽都别记》丰富的文化内涵精湛的写作技艺之一

董恒

《闽都别记》取材于福州方言区说书人的零散话本，关于《闽都别记》的传奇故事明末清初已在闽地广为流传，在闽地百姓以及东南亚侨民中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但直至清末的两百多年未能成书。此后由于闽地文人的介入，使其产生了质的变化，以弘扬八闽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董执谊先生，对这些零散的话本进行深度加工并整理编纂成书，使《闽都别记》这部鸿编巨著，成为既蕴涵浓郁的乡土文学色彩，又充盈着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文学奇葩，其文学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

该书在叙述传奇故事中，穿插附会了大量的诗词歌赋、对句酒令、射覆猜谜、拆字雅谑等，蕴涵着浓郁的古雅文化，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将这些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与故事的描述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构成故事情节不可或缺的部分，使这些传奇故事的内容更加丰富、形式风格更加活泼多样，展现出作者渊博的知识、深厚的文学素养和高超的写作技艺，不仅增添了文章的可读性，也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字斟句酌回味无穷。

书中第207回“猜字谜仁翰得美妇”一文中，作者以林仁翰一家猜解一字之谜为核心，围绕着猜解字谜和智释词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塑造出一个心地善良、品德高尚、性格独特、德才兼备的美少妇形象，并终遂奇缘。其奇巧的构思，诗歌、对句、拆字、典故和汉字文化的运用，令人叹服。笔者仅就此文试评述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湛的写作技艺。

开篇蓄意初露端倪

故事起始描述翰林院林仁翰早年丧偶，常在琼河周家与启文诗酒耍乐。女与婿屡劝其纳妾不听，周家男女亦常劝以嗣续为重，始允，还要合其心意方可。远近访遍，无一合意。适逢河边来一美少妇，书中这样描述：

适有一少妇，容貌端庄，在船中扶一瞽妇上岸，于琼河边寻租房屋，于周家附近一小屋居住。乡邻查问来历，那少妇答：“妾尤溪谈氏，配夫邱姓，过门未周岁而亡。姑老家贫，内外无次丁。兄弟逼迫别嫁，姑老无依，不忍撇却，愿同

甘苦，女工度日，待姑百年后，再嫁何迟？十七岁代养起，今二十七岁，已十年矣。此十年，兄弟无言，外人亦不敢谈论。有见怜者，或明赠以食物，或暗赠以金银，概掷还，并无受锱铢。詎知临近有一富豪，遣媒来说，欲娶妾身为次房，妾辞以姑老无依却之。他就以姑并去养老，妾又以姑在誓不嫁决绝之。他因再三婉言不遂，背义欲行强夺，妾闻知，故临夜扶姑搭船走，来此栖身。”

上文没有过多描述少妇之美，仅用“容貌端庄”四个字加以概括，而更多的笔墨用在描述少妇嫁人邱家，夫君未周年而亡，兄弟逼迫别嫁，富豪遣媒来说欲娶为次房，因怜盲婆婆无依不忍撇却，从十七岁至二十七岁与之同甘共苦历经十年。在富豪说媒不成背义欲强夺时，仍以“姑在誓不嫁决绝之”表现出少妇恪尽妇道，富贵不能淫其心，贫贱不能移其志的决心与毅力。文中的“有见怜者，或明赠以食物，或暗赠以金银，概掷还，并无受锱铢”，又表现出其不为钱、物所动，愿独自侍奉婆婆为其养老送终的独特个性和美好心灵。

文中描述少妇以卖酒为生，对描写少妇之美和招牌的新奇，其手笔别出心裁：

店极窄，酒只数瓮，惟招牌只写一“𠄎”字，有面盆大，人皆不识那字，下又有小字四句云：

壶近斟闻无响，桌平倾倒不流，
君子尝了好交游，甜之如蜜情久。

人因见当垆之女既美，招牌又此奇新，一传闻，远近之人赶来争买，只酿数十瓮，即刻卖尽。来迟者怨不早来，既沽者亦悔买早：原来皆似水，吃无酒味，齐欲还之，皆念寡妇堪怜，委曲当茶罢了。谈氏将所卖之钱，又去买米曲（应为糶）再酿。依旧有人来沽，只是三四文钱，都是借此来买酒，来看酒家妇人。

在这里作者没有针对卖酒妇人的长相、五官、体态、身姿的外在描述，仅从“一传闻，远近之人赶来争买，只酿数十瓮，即刻卖尽”，反衬出“当垆之女既美，招牌又此新奇”的影响力。接下来的“谈氏将所卖之钱，又去买米曲再酿。依旧有人来沽，只是三四文钱，都是借此来买酒，来看酒家妇人”，进一步印证了当垆女子之美，不是一时一事，而是有长久影响力的。文中的“来迟者怨不早来，既沽者亦悔买早：原来皆似水，吃无酒味”进一步为下文解说招牌上四句话的“说水”作了铺垫。

引经据典智释词句

随着周家闻知美妇在邻右开店，及养姑不嫁之来历，仁翰同启文进店买酒吃，引出全文的核心，智释词句巧解字谜。文中这样描述：

二人啜之，果是水，惟色是酒，皆相笑不言。有两个乡人在外看，便问：“二公，酒尝好否？”二老将头摇。乡人又曰：“关老爷卖豆腐，人强货弱。”又一个

曰：“谈娘子来卖淡水倒合适，只不应说真方卖假药，分明是卖水，招牌写这般佳美来骗人。”林仁翰问曰：“怎见佳美不是讲水？”那人曰：“招牌上小字，上两句乃称酒之米力厚浓，斟于杯中无声缟粘，倾于桌上不流。下两句说：君子尝了好交游，甜之如蜜，来买之情能长久，其美可知，何曾有说水？”仁翰曰：“此解说亦有理，但是他三般两意，若与汝们得知，有谁来买？又要说明水？又要与汝看不出才妙。头句乃古句，远观山有色，近听水无声，可是水么？那第二句亦引入平不语，水平不流之古语，亦是水么？第三句亦引君子之交淡如水之古诗。第四句乃是古语，情意久、水饮亦甜之典。句句都是说水，何曾有说酒？”众闻皆大笑曰：“酒娘子果正经不骗人。此四句解甚明。”

这里作者巧妙地通过对话的形式，展示进店饮酒的不同群体对招牌上四句话截然不同的释义，一般人按字义解释为酒的米力厚浓香醇，甜之如蜜，而实际上所卖之酒却淡如水，分明酒娘子在“说真方卖假药”骗人。而经有学之士林仁翰的剖析，招牌上的四句话，句句都含典故，无不与水相关。

首句“壶近斟闻无响”引自唐王维题为《画》的诗，其内容是：“远观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以其意含“近听水无声”切入“水”。第二句“桌平倾倒不流”其意在“水平不流”原为禅语，出于《五灯会元》卷十八：“问：佛未出世时如何？师曰：绝毫绝厘。曰：出世后如何？师曰：填沟填壑。曰：出与未出，相去几何？师曰：人平不语，水平不流。”这里意指人心平气和就不必诉说，犹如水平了就不流动。第三句释义“君子之交淡如水”原出自《庄子·山木》：“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在这里引用一个典故：薛仁贵被唐太宗李世民封为“平辽王”后，一登龙门，身价百倍，送礼的文武百官络绎不绝，都被他婉言谢绝，唯独收下平民王茂生的“美酒两坛”，打开来一看却是清水，众人吓的面色如土，他却当众喝下三大碗清水。薛仁贵荣华富贵时美酒不沾，厚礼不收，唯独收下贫贱之交王茂生送来的清水，以表达他与王茂生之间的真情，为此“君子之交淡如水”成为千古佳话。这里蕴涵着一个哲理，真情像水一样纯洁，清澈透明、洁净无邪，不受名利地位影响，也不含任何功利色彩，这正是君子所追求的。第四句“甜之如蜜情久”引用了古语“情意久，水饮亦甜”之典故，它告诉我们纯真长久的情谊，虽然像水一样平淡、清纯，但这种情感甘甜如蜜发自内心，它是甘甜香醇的美酒所难以比拟的。

构思奇巧用笔精妙

卖酒招牌上的四句话，语言凝练、寓意深刻，作者巧妙地凭借第三者的释义，表现出故事中主人翁的高雅气质、高尚品德和深厚的文化素养。笔者仅就文中奇巧

的构思、精妙的写作技艺试剖析如下。

1. 把抽象的事物转化为感官的感知，使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四句话，头两句引出“静听水无声”、“水平不流”从听觉、视觉切入水，后两句涉及的“君子之交淡如水”、“情意久，水饮亦甜”其中的“淡”、“甜”则从味觉切入水。作者正是通过对水的听觉、视觉、味觉的感知来阐述哲理，这种把抽象的事物转化为感官的感知，让读者感觉如闻其声、如临其境，真实而又贴切。

2. 环环紧扣步步深入，依据典故阐述哲理。卖酒说词的四句话，首句以“静听水无声”切入水；第二句“水平不流”阐述人的心平气和就不必诉说，犹如水平了就不流动；紧接着又以“君子之交淡如水”表明真情像水一样纯洁，不受名利地位影响，也不含任何功利色彩，这正是君子所追求的；最后用古语“情意久，水饮亦甜”告诉我们真实长久的情意像发自内心的甘甜，它永远胜过香醇甘甜的美酒。在这里作者运用“说水”引出典故，环环紧扣、步步深入地阐述哲理，这种写作技巧可谓独出机杼，这也是其他古典章回小说中较难见到的。

3. 含而不露，语未尽而意无穷。四句话说词不含一字水，通过引申出的典故却句句在说水。蕴涵其中的深刻哲理含而不露，尽显故事主人翁风雅气质和深厚的文化素养。文中巧借林仁翰的释义引出的“远观山有色，近听水无声”、“人平不语，水平不流”、“君子之交淡如水”和“情意久、水饮亦甜”也仅点到为止，蕴涵其中的哲理并未展开，让不同的读者根据自身的性格、学识、阅历和世界观去理解和思考，正所谓言未尽而意无穷。这种写作技巧，使读者变被动的阅览为主动参与，走进来，融入作品，让读者在阅读、思考中展开广阔的空间，让不同的读者根据各自的理解而产生潜移默化的效应。

4. 构思奇巧、独具匠心。卖酒招牌四句话其核心的内容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作者巧妙地运用语意双关的四句话作为买酒招牌的说辞，以酒家妇人所卖之酒淡如水，由此引发人们对招牌上的四句话的不同释义。一些人认为四句话赞美酒的美力浓厚甘甜，指责酒家妇人不该“说真方卖假药”骗人，经林仁翰的剖释，四句话引申出典故句句都在说水，令人信服地改变了众人“说真方卖假药”的偏见。更重要的是蕴涵其中的哲理勾画出酒家妇人平和宽厚的胸怀和注重情义淡泊名利的人格魅力。四句话的核心内容“君子之交淡如水”，既回应了所卖之酒淡如水，也折射出卖酒娘子的世界观和人生信念，这种写作技巧可谓构思奇巧、独具匠心。

巧借典故趣解字谜

文中更为新奇的是招牌上面盆大的“𠃉”字，进店喝酒的所有人均不识其字，文人墨客、饱学之士也难解其意，围绕着破解字谜令人意趣横生。

该字由安、豕两字组成，按字义，豕义指猪，因而一般人理解为安心养猪，作为酒店招牌显然并非此意，由此引出巧解字谜。文中这样描述：

仁翰述与女儿知之，庆云知父合意，曰：“他既能文，作诗与和，可访其心意。只是须先将那字猜出，方有题目作线。”因此一家人把那“案”字来猜，被青娘猜出，曰：“此不过脱骨梅中青之别字故事，即一嫁字。她因婆婆在不嫁，将女寄存家内，岂不是靠也。存躲至婆婆无后，其女又出嫁，女出家为嫁，即此字义也。”众皆称然。又问：“梅中青‘别’字怎说？”青娘曰：“楚国之五溪蛮，作书来报郡侯，惟才子梅中青能译辨之，以番文覆饬之，蛮服而退，郡侯遂重梅中青，为内府上宾。后被谮逐去，未几，番书又至，寻中青无踪，虽知他在市中开酒店，常书一‘别’字，异之，始访出。郡侯喜，以礼复迎入府，译文退蛮。郡侯问‘字何说？’中青答：“即‘用’字。”又问：“既‘用’字，丨（音滚）何在外？”又答：“用，丨则留中。不用，丨则在外。今又调进内译书，乃‘用’也。”郡侯笑而谢之。此虽非正史，寓意亦妙。今那酒家妇仿佛脱此意而卖。

笔者曾遍查字典，难觅“𠄎”、“𠄎”两字，无怪乎进店喝酒的人皆不识其字。作者别出心裁地设置了面盆大的“𠄎”字作为酒店的招牌，以脱骨梅中青之“𠄎”字典故为例，巧解一字之谜，揭示了酒家美少妇自食其力为奉养婆婆而不嫁的决心，与本文初始的无论兄弟逼迫别嫁，富豪遣媒来说，甚至背义欲强夺都无法动摇其“姑在誓不嫁”的阐述相呼应。

活用汉字妙笔联珠

我国的汉字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完整的文化体系和精深的内涵。从象形文字的出现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早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已详细阐述了“六书”这个汉字造字原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汉字正是在人们不断实践、运用中发展和完善的，从早期的象形、指事字，发展到会意、形声字的出现，汉字的造字、用字功能大增，突破了文字只能形象表达事物的局限，能够表达出抽象的思维意念，成为语言的书面载体，汉字文化的发展由此呈现突飞猛进之势，至今人们还在用会意、形声的方法创造简化汉字和一些方言。

“嫁”按“六书”之说应属左形右声的形声字，左边形旁为女字，右边声旁豕字。其字义是女出嫁离家，因此女在家外。作者将“嫁”字左边之女移入家中，形成由安、豕两个独体字上下组合而成的“𠄎”字，按“六书”造字之说，由两个独体字组成的字，属于会意字，会意字由构成的成分综合表示其字义，豕的字义是猪，无怪乎一般人将其理解为安心养猪。然而《闽都别记》作者的用意，该字依然为“嫁”字，文中巧妙地引用了脱骨梅中青之“𠄎”字故事，以“丨”所处的不同位置表达用与不用的字

义，形象地说明了“𠃉”字因“女”进入家内所表示的其女存婆家的含义。

笔者是《闽都别记》的整理、编纂出版者董执谊的后人，少时曾在家里堆积如山的书籍和手稿中，无意中见到过一则手稿，印象颇深，忆其内容大约如下：“‘嫁’按其字义为女出嫁（或曰结婚）离家，但‘嫁’又有两种含义，即嫁出、嫁人。女结婚离娘家谓‘嫁’，即嫁出，女在家外；女结婚进入婆家曰‘𠃉’，即嫁人，其女进家内。”因不识此字曾求教于家父，得到的回答是“嫁”的异体字。这里的“家”有娘家与婆家的区别，而所表达“嫁”的意义不变。很显然，上述手稿是为“猜字谜仁翰得美妇”一文所做的功课。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场浩劫，使这些珍贵的书籍手稿荡然无存。汉字正是这样在使用中不断发展创造出来的，如今在用汉字中类似的异体字还为数不少，如形声字“峰”与“峯”其形旁“山”所处的位置不同，但所表达的字义不变。

作者以一字之谜为核心，借助典故猜解字谜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在表现出故事主人翁的高尚品德的同时，也充分展现出其女的才气和对精深的汉字文化的理解运用能力，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这种写作方式立意新颖，构思奇巧，不仅使人在阅读的过程中，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步步深入，引人入胜，也让读者句斟字酌回味无穷，这在其他古典章回小说中也是罕有其匹的。《闽都别记》从说书艺人口传笔录的零散话本，到如此精湛的写作技艺，闽地文人的介入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间董执谊先生为整理、编纂出版《闽都别记》所耗费的心血由此可以想见。

联破题诗情交织

继而文中以一组对联作引线，以诗歌相应答终遂奇缘，请看下文：

仁翰称妇之奇。启文曰“果才德兼优，聘来作亲母不错。既猜着，先写送一对去作线，后以诗书唱和，便遂矣。”众举庆云，遂书一对大红纸联：

退蛮才子月边丨，卖酒佳人豕上安。

对联里庆云以“𠃉”字为例道出了破解“𠃉”字之谜的来历，谈氏喜，贴于店内。接下来林庆云与谈氏以三组诗歌相应答：

庆云）女经既嫁莫归家，嫁了归家家破渣；

戴笠骑猪猪不骤，藏头露脚脚难遮。

谈氏）归家之女岂无良，头顶高来地阔长；

马背怎如猪背隐，安居豕上奉姑嫜。

“家”字由和“豕”组成，其义分别是房屋和猪，第一组诗歌仍以“𠃉”字为题，

在这里庆云暗指女进家中，头藏房屋中身在猪背上，既藏头露脚，又破坏了家字，使家不成家，其义显然是借诗讥讽；而谈氏的回复是，身在婆家的出嫁女才是良家女，猪背比马背更隐蔽，安居豕上奉养婆婆天经地义，理直气壮地回应了庆云的讥讽，在这里道出了“𠃉”在文中的字义“安居豕上奉姑嫜”，比青娘所解之义又进一步。

庆云)安居冢上亦宜然,何又招摇不自怜?

特赠百金供菽水,且图欢乐待姑年。

谈氏)当垆卖酒养婆婆,一任招摇奈尔何?

肯受人怜图自在,至今金积似山多。

“菽水”意指奉养长辈,这里庆云赠送白金一百两,作为供养老人之资,奉劝谈氏不要为奉养之事抛头露面,招摇劳累;谈氏的回答是,当垆卖酒养婆婆是任何人都无可非议的,如果愿意接受他人同情和资助,至今已钱财堆积如山。在这里谈氏将百两白金退回,进一步表达了自食其力奉养婆婆的决心。

庆云)清介奉姑愿自甘,谁人敢作等闲看?

并非聘定家中女,却是赠怜冢上安。

千里有缘终不散,两情无愧可承欢。

堪来加酿兰陵酒,莫把热心再浸寒。

谈氏)千里关山越自艰,朱门怎敢仰头看?

金多难买归家女,情重能令姁豕安。

斗室布衣堪寄迹,淡茶粗饭可承欢;

水壶不贮兰陵美,取一钱来压意寒。

诗中庆云对谈氏的“清介奉姑愿自甘”表达了钦佩之情,阐明了赠予的钱财,并非为了聘定家中女,而是同情和支持她独自奉养姑孀,两情若有缘分终究会成眷属,希望不要辜负了自己的一片热心肠;谈氏以“金多难买归家女,情重能令姁豕安”表白其重情不重金,情愿自食其力奉养婆婆之义,斗室布衣、粗茶淡饭寄托着自己的心迹,承载着自己的欢乐,仅取一钱为定,其余如数奉还。

三组诗歌的应答,充分显示了谈氏的机敏聪慧和才华,也进一步深化了其养姑不嫁始终如一的坚定信念和注重情义淡泊名利的独特个性。在她的人格魅力的感染下,庆云的诗义从讥讽到同情并赠予,继而产生敬佩并诚心相助,诗中的“千里有缘终不散,两情无愧可承欢”表达了庆云为父促成这段姻缘的殷切期盼。至此一个美丽机敏、聪明贤惠、勤劳善良、品格高尚、德才兼备的女性形象已跃然纸上。

内涵丰富技艺精湛

该文题材新颖、谋篇布局巧妙,作者让故事主人翁以一个字和四句话作为酒店的招牌,故事情节以智释词句猜解字谜为核心而层层推进。作者先以故事主人翁的自述展现其自食其力独自奉养婆婆,不为钱物所动的性格特征。接着以所卖之酒淡如水引发人们对招牌上四句话的争论,引出对四句话的释义;以君子之交淡如水,展现出故事中女主人的注重情义、淡泊名利的独特个性。继而以猜解字谜表现

“养姑不嫁”的决心。最后以一组对联作引线，三组诗歌相应答和百金不受的描述进一步深化故事主人翁的性格特征。

全文主题鲜明、重点突出，故事情节的发展以塑造卖酒娘子的形象为主线，脉络分明，条理清晰，人物性格的刻画随故事情节的发展而步步深入。人物形象的塑造由表及里，以刻画人物性格为重点，先描述卖酒娘子的外在之美，逐步向心灵美转化。在描写故事主人公之美时作者同样采用由浅入深层层推进，先以“容貌端庄”概括其外表，再以对进店喝酒的人行为的描述反衬出女子之美的影响力，最后以林仁翰进店的印象“见店内当炉涤器乃一卓文君”生动地描绘了女子的形象。卓文君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美女、才女，文中对卖酒招牌上语意双关的四句话的释义和巧解字谜，在展现故事主人翁的性格特征的同时，也充分表现出其女的才气。

文章结构严谨，语言凝练，寓意深刻，篇幅简洁而不冗长，在塑造人物形象的过程中，运用了诗歌、对句、拆字、典故，与故事情节的描述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不仅生动地展示出故事主人翁的性格，也使文章的表达形式活泼多样。更可贵的是，文中巧妙地运用了汉字的造字功能，以一字之谜为核心，围绕着猜解字谜和智释词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不仅提升了文章的可读性，也使读者意趣横生。诗歌、对句、拆字、典故以及字谜的运用，表现出作者渊博的知识，精湛的写作技艺，和对精深的汉字文化的理解运用能力。

在叙述传奇故事中大量运用诗词、歌赋、对句、酒令、谜语、拆字、偈语等等中华传统文化，是《闽都别记》的写作特点之一，作者把这些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与故事情节的描述相融合，使故事的描述更加生动而充满诗情画意，人物形象更加丰满而栩栩如生。《闽都别记》中的这些中华传统文化不仅内容丰富，形式风格多样，而且创作手法灵活多变，一些诗歌、对句、酒令、谜语、拆字不仅自身表现形式多样，有的还互相涵盖，使这些古老的传统文化洋溢着生机、活力，其文学价值是不可估量的。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内涵、精妙的写作技艺，是前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探寻、挖掘、研究、传承。

《闽都别记》中的对句及其写作特点

董 恒

《闽都别记》是福建历史上流传至今篇幅最长的传奇小说，它因独具特色的乡土文学创作风格和贯穿全书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内涵，被称为福建乡土文学和民俗文化的瑰宝，是福建有史以来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部大型民间文学总集。

该书原是福州方言区说书人口传笔录的零散话本，后经闽地文人加工整理而成详略各异的手抄本，藏于福州的望族世家。以传承并发扬八闽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董执谊先生，为使《闽都别记》不至于湮灭，从螺洲陈家、宫巷林家、光禄坊刘家借得珍藏抄本，对照参考家藏善本及地方正史、别史，进行全面整理、点校、勘误、补充，润饰部分字句，精心编纂成为定本，其所付出的财力、物力和精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董先生介绍刊印缘起时有一段叙述：“书中章回，修短不一，自二百四十一回后，若别出一手，殆编以讲演，陆续成帙者，第向无刊本，辗转沿抄，讹脱殊甚。”由此可见，当时董先生为完成《闽都别记》虽竭尽全力，然而搜集到的资料却是残缺不全的，为此在整理、点校、勘误、增删的同时，必须对那些修短不一的章节进行改写、补充、完善，而对那些残缺不全、遗漏的章节必须在忠于原作的基础上整章、整节地进行补写或续写。在第一手资料残缺不全的情况下，整理、改编、出版一部洋洋百万言、回目多达401回的鸿篇巨著确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董执谊先生为《闽都别记》付出的辛劳和耗费的心血可以想见。

《闽都别记》在叙述传奇故事的同时，全书穿插了大量诗词歌赋、对句（对联）、酒令、射覆猜谜、拆字雅谑等等，蕴涵着浓郁的古雅文化。本文仅就书中的对句及其运用谈谈自己的感受。文中列举的对句形式相类似者，因篇幅所限无法逐一列举，点到为止。

“春到屏山，满地榕铺千顷碧；烟笼海屿，上楼人踏一梯云。”这是在《闽都别记》中被称为全闽“第一楼”的谯楼“威武军门”上的一副对联。而今这谁楼早已消失，惟余尚在沿用的地名为鼓楼。这副对联作为榕城的象征，铭刻在闽地学者和百姓的心中。

对联在我国运用十分广泛，《闽都别记》中的对句（即对联），不仅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而且题材新颖，构思巧妙。纵观全书401回中，从第2回周处士游开元寺所题“塔级无灯留月照；寺门不锁倩云封”开始出现对句，至第394回记元宵节街头猜

谜答对，其间对句比比皆是。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对联大辞典》中，收录《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均为一联，《红楼梦》二十四联，而收录《闽都别记》则多达二十五联。

《闽都别记》中的对句，从其源头看大致可分为如下两类：一些对句古朴典雅，寓意深刻，读后耐人寻味，这些对句大多出自书中的帝王、官宦或文人墨客、饱学之士；一些对句平淡直白，通俗易懂，贴近寻常百姓，充斥着方言俚语，饱含浓郁的地方色彩，这些对句主要来自黎民百姓。

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

1. 多样的结构形式。书中对句的结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常见的一般是两联式，上联称“出句”或“对头”，下联称“对句”或“对尾”。但也有一个出句和多个对句的。这种情况不止一例，如第318回教书先生出句“雁足下传书”，五个学生分别对出“鹿口中衔草”、“蛇口中洒×”、“鸡头顶出血”、“凤口中衔诏”、“鱼腹中寄信”。

2. 对句与其他文学创作形式互相涵盖、融为一体。由于全书穿插附着大量诗词歌赋、对句酒令、射覆猜谜、拆字雅谑等。这些文艺创作形式并非单一的，而是互相涵盖的，由此可见作者深厚的文化功底。例如，第4回描述周启文与吴青娘行酒令；启文起令：“珠璣两旁金玉，拆散暂会成钰，若将彼此许挪移，喜遂珠镇芳名。”青娘回令：“季安两下子女，拆散暂会成好，待归门第许交通，方遂委字依靠。”这酒令实际上是一副对仗工整的对句，而这对句的内容又是拆字组合，因而形成对句以酒令的形式出现，对句中又包含拆字。

3. 对句联诗。《闽都别记》中更多见的是联诗对，这是不同人物以对句共同创作的诗歌，也是我国古典诗歌创作的常见形式之一。特点是一人一句或一联。根据我国诗歌的特点，一般是四句、八句，因而必须四人以上，但书中常见两人、三人的联诗对，因而充分展现该书灵活多变的创作手法。联诗除了诗歌的韵律要求外，字句必须对仗工整。如书中第137回查确、祁氏、樊氏、郇氏、苏氏、柳氏、云娘、月娘的七言联句：起句查确为“恩到深时怨不休”，对句祁氏为“天教今日送姻缪”、樊氏为“多情了却无情恨”、郇氏为“早景既过晚景收”、苏氏为“花睡未醒唐苑暮”、柳氏为“笳调成拍汉宫秋”、云娘为“明朝再卜重相会”、月娘为“七夕同登乞巧楼”。

以上对句联诗是由八人完成的，一人一句，其形式是一出句、七对句，八句构成一首颇具古雅气息的诗歌，浑然一体，如一人所作；且七对句与出句之间对仗工整，每一对句与出句都能构成一对完美的对联，足见作者创作诗歌与对句的功力。

又如第57回，陈金凤与归守明两人的五言联句：金凤）“金凤孰堪亲？”守明）“桂兰可爱怜！釜凤）“隔墙影自动。”守明）“飞落会长春。”

这是由两组对句组合成的诗歌，形式都是一出句一对句。作者凭借金凤花与桂兰花盛开的场景，运用谐音将“桂兰”暗指“归郎”（归守明），金凤即指陈金凤。在赏花中男女主人完成一出句一对句的两组对句，组成一首完美的诗篇，在诗情画意中蕴涵着双方情感的交流，真可谓珠联璧合。

对句联诗穿插于故事情节之间，同时又是构成故事情节不可或缺的部分，使书中的人物充满诗情画意，在给读者足够想象空间的同时，产生更加深远的意境，不仅展现出作者高超的创作技能，也体现出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

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和灵活多变的创作手法，不仅增添了对句自身的色彩，也使对句能够适应各种不同场合的需要，使对句的运用显得更加得心应手，这也是《闽都别记》中对句运用的显著特点。

写作技巧及运用

1. 以对句写景状物，结合刻画人物性格。书中第2回描写周处士在黄巢入闽时，乡邻因逃避贼寇而尽走，独自游开元寺。在“前后游遍”、“并不见一人”的情况下，“面视塔壁上可写字，遂拾一瓦片，划七字对云：‘塔级无灯留月照；寺门不锁倩云封。’”这是一对写景状物的对联，文中作者以周处士游山玩水写对联时的放松心态和“遂拾一瓦片，划七字对”的动作，与故事中描绘“时外面纷纷挈妻邀子走贼”的情景，形成鲜明对照，突出了他我行我素、贼至不惊的行为，使周处士的放荡和无所畏惧的性格跃然纸上。

2. 巧用对句揭示人物的命运。第22回描写私塾先生出一句“井田耕九区”，三个学童各对一句，刘杞莲对的是“吾日晤三省”，陈守元对的是“食包饱一顿”，陈靖姑对的是“林火焚千魅”，三个对子都预示了小说人物未来的命运和人生轨迹，“三对三样之品行，后皆应之”。在此作者让不同的人创作不同的对句，以各自的对句体现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和未来发展方向，并在以后的故事情节发展中逐一应验，以之为人物描写服务。这种写作方法在我国古典章回小说中似乎只在曹雪芹的《红楼梦》里被大量运用，并且臻于“得心应手”的境地。《闽都别记》对这种创作意识和手法的运用，应当说也是既得体又高明的。

3. 在对句中运用谐音隐喻巧妙地表达情思。书中第4回“榴花洞佳人救才子”，描写周启文与吴青娘因躲避黄巢乱军在榴花洞中盘桓对句。青娘出句：“既有石实榴留何须桃逃”，启文对曰：“若无橄敢榄揽焉得藕偶”。这里两人心中互有倾慕又不便于言明，便都运用谐音隐喻的方式，含而不露地表达自己的情思。这与唐代刘禹锡《竹枝词》中的名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情却有晴情”，不无异曲同工之妙。在这里作者通过谐音隐喻的对句，巧妙地进行男女双

方的情感交流。书中结合对句进行各自心理活动的描述，使人物心态的刻画更加细腻。而且这种特定环境中特定人物的情感交流方式，又表现出他们的高雅气质和深厚的文化素养，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这种写作方式在我国古典章回小说中如果不是绝无仅有，也是较少见的。

4. 运用对句的变化巧解句义，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第172回“相嘲谑桂莲发隐情”，描述唐攀桂在家与严采莲常以诗文为戏。玩笑之间，攀桂写“纤蒲”二字与采莲对，采莲随写“废壤”二字对之。攀桂又添三字“塘土焦”于上，采莲脸遽失色，亦于“废壤”上添“汪源隔”三字。两人因此争吵，攀桂之父建策接看，乃二句五字对：“塘土焦纤蒲，汪源隔废壤。”因唤问，采莲对曰：“塘土乃糊涂也，焦乃烂也，纤蒲乃妖精也，骂媳妇作糊涂烂妖精，故此扭打，求公婆鉴察。”攀桂闻采莲如是说，亦近前告曰：“诨伊所对之五字，汪源乃混帐也，隔乃断也，废壤乃无用也，把孩子作混帐断无用，故忿争也。”

“父母官”退堂后，攀桂曰：“所出之五字，依娘子说，只是‘糊涂烂妖精’无甚不堪处，何须只气？”采莲曰：“因在公婆面前，不便直说，故翻作此等解。”攀桂曰：“正解何说，汝且说来。”采莲曰：“怎不知，塘土可是‘泥’么，焦可是‘枯’么？纤可是‘小’么？蒲可是‘昌’么？五字合说，可是‘尼姑小娼’么？有错无错？”攀桂曰：“果是才女，不错、不错！”采莲笑曰：“果不错耶，但官人既以尼姑小娼出对，妾身将混帐无用回对，亦无甚重，何必许等动气。”攀桂曰：“因娘子在爹娘跟前不敢实说，故作此等解。”采莲笑曰：“既猜了，亦试说来是不是！”攀桂曰：“汪源乃‘海’也，隔乃‘截’也，废乃‘弃’也，壤乃‘地’也。合成可是‘海贼契弟’么？叫人怎的不气耶？”

作者让男女双方玩笑之间以对句相应答，又让他们在不同的场合根据需要巧解对方的句意，比如“塘土”二字其义既可为“糊土”，也可为“泥”，其谐音分别为“糊涂”、“尼”；又如“焦”字，既可解释为“烂”，也可解释为“枯”，“枯”和“姑”谐音。作者熟练地运用词语的不同解释和汉字的谐音效果，巧解对句，使同一对句“塘土焦纤蒲，汪源隔废壤”在不同场合产生不同的句义，在父母长辈面前解释为“糊涂烂妖精”、“混帐断无用”，而真正互相调侃的句义却是“尼姑小娼”、“海贼契弟”。在这里唐攀桂运用对句，揭示了严采莲虽是名门之女，却曾经沦为清海庵之尼子，女扮男装成就一段姻缘的经历；而严采莲也巧用对句道出了唐攀桂与海盗铁连环私交并称兄道弟的隐情。

作者以对句为核心，运用对句的变化巧解句义，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并与第166回至第171回各章节的内容相呼应。对句的变化和巧解句意，尽显故事中人物的风雅气息和深厚文化底蕴，使人在阅读时句斟字酌回味无穷，这种写作技巧在我国古典章回小说中也是罕有其匹的。《闽都别记》从民间说书人口传笔录的零散话

本，到如此精湛的写作技巧，闽地文人的介入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间董执谊先生在深度加工整理出版时所付出的心血，亦可见一斑。

对句中引入方言俚语，饱含生活情趣

1. 对句以乡土民俗常见的事物比喻人物事件，既贴切又真实。第151回描写陈鹿韭与万一枝对话：“今有触景一对与妹对之，能分开结发否？”即写出十字对母云：“徽州炮，发火时浑身粉碎。”一枝看了曰：“此怎难对。”随写对曰：“洪塘篦，到头来结发分开。”鹿韭看而赞曰：“对极妙绝！只是他父有婢，乃子无之。”一枝曰：“安知他有纳妾否？”鹿韭曰：“即纳妾，未必洪塘也。”一枝对曰：“分结发之篦不只洪塘耶，长乐各处之稀篦至内宫，结发无不解离之也。”盖一枝明指陈金凤、春燕并尚妃，皆至离结发。

我国古代妇女结婚后即将头发盘起叫结发，后来人们把明媒正娶第一次婚姻的男女双方叫结发夫妻。“篦”也叫“篦梳”，是闽地专门梳理打结头发的用具（此物产自福州洪塘，目前已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里以“篦”暗喻结发夫妻以外的第三者，以篦分开打结的头发比喻由于第三者的介入至使结发夫妻分离。这对句本身就是百姓化的语言，它以物喻人，形象而又生动，读后让人感觉真实而又贴切。

大量使用福州方言土语，通过民众熟悉的事物、地名、名胜古迹，叙述历史故事，附会民间传说，描写闽地的社会生活，是《闽都别记》的写作特点之一。它使全书透出一股浓郁的乡土文化色彩和市井生活气息，这也是迄今为止其他古典章回小说所难以与之相媲美的。

2. 市井百姓相调侃以俚谚俗语入对句，充盈着浓郁的乡土气息。第394回元宵街猜灯谜答对子，福清人与连江人相调侃。连江人出对句贴于灯笼上：“古田兄缚甌，做福清糕，炊长乐棵。”福清人即答对亦贴灯笼上：“汀州拐打刀，创连江鸡，教罗源猴。”作者巧妙地引用闽地对福清、长乐、连江、罗源人的称谓：福清哥、长乐鬼、连江鸡、罗源猴，又以“哥”与“糕”、“鬼”与“棵”在闽地方言中的谐音，用隐喻的手法互相调侃。该对句表面平淡直白，但蕴涵方言俚语，风趣而又幽默。这些平民化的语言以对句的形式在故事中出现，反映出闽都方言独特而又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闽地百姓诙谐风趣的生活情调。纵览全书，类似的方言俚谚、民俗掌故、趣闻轶事，在《闽都别记》的诗词、歌赋、谜语、酒令、偈语、歌曲弹唱和故事情节的描述中俯拾皆是，充满浓郁的乡土文化色彩和市井百姓的生活气息，因此深受平民百姓的喜爱。无怪乎董执谊第二批石印本600部出版售出，“不十日而空，盖乡之士女，遍喜读之”。这正印证了一句话：“文艺作品只有植根于民众的土壤中才有旺盛的生命力。”

从《闽都别记》看闽都演艺文化

徐鹤萍

《闽都别记》成书于清乾隆嘉庆时期。它以章回小说的形式，描述了自唐僖宗乾符年间（874~879）至清雍正年间（1723~1735）闽都即福州地区的社会生活，记录了大量福州的民间传说、历史故事、地方掌故、风俗习惯、名胜古迹、俚谣俗谚以及方言土语等等，对研究福州地方史、社会学、民俗学及语言学，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闽都别记》中还有不少述及戏曲、曲艺、音乐、舞蹈、魔术、杂技等表演艺术的篇幅，甚为具体地描述了福州地区戏曲、曲艺、音乐、舞蹈等表演艺术文化形态的历史风貌。由于以往正史、方志罕有这方面的具体记述，这些相关内容对研究福州的戏曲、曲艺、音乐、舞蹈、魔术、杂技等表演艺术的历史，研究闽都演艺文化的特点，也是甚为难得的甚有价值的资料。

本文拟从《闽都别记》所述及表演艺术的相关内容，对闽都演艺文化作初步的探讨。

演艺文化是闽都社会生活、闽都文化的重要内容

演艺文化是闽都社会生活、闽都文化的重要内容，这可从其在《闽都别记》书中所占篇幅之多、所述及时间跨度之长、所述及表演艺术种类之丰富、所涉及社会生活面之广泛得到印证。

《闽都别记》描述了自唐僖宗乾符年间至清雍正年间的闽都社会生活，共401回。其中述及戏曲艺术的有32回，述及曲艺艺术的有8回，述及音乐舞蹈的有15回，述及魔术杂技的有2回，共57回述及表演艺术，占总回目401回的七分之一以上。

《闽都别记》所述及表演艺术时间跨度甚长。最早的为第16回，述天复年间（901~903）淮安人周拱到福州投亲，无处投靠，途穷粮尽，被以二十两银的身价卖人梨园为戏子，诸凡歌舞学习尽皆通晓，惟不肯包头女妆上台，被戏师绑吊在戏馆门首人众中鞭扑辱之，适管城丞周启文路过，为之赎身。最晚的为第390回，述清康熙年间（1662~1722），长乐林桂珍欠粮银三十两，无力完纳被收监，无奈卖女拟完粮。其子将银存在围肚内去县里完粮，因从县中看戏人群缝中塞过，银被剪绉剪去。前后八百多年间，不时述说到涉及民众生活方方面面的各种表演艺术。

《闽都别记》所述及表演艺术，涵盖戏曲、曲艺、音乐、舞蹈、魔术、杂技等等，种类、内容都颇为丰富。戏曲方面，戏班有在福州有戏馆的本地班社，有从苏州等地来的流动演出的外来班社，还有官宦家庭自娱自乐的家班；有苏州等外地人到福州作戏的，也有罗源等福州地区人到苏州、汴梁等地作戏的；述及的戏曲剧目有“董永槐荫会”、“下山尼姑”、“张生会莺莺”、“拷打红娘”、“罗卜往西天救母”、“尼子非凡”、“赏花”、“杨妃醉酒”、“观音戏罗卜”、“姑伴嫂眠”、“人面桃花”、“桃花”、“题门”、“相会还魂”、“智远杀精”、“训子”、“林庆云三入闽王宫哭奠谊父母”、“偷营”、“尉迟恭独钓”、“陈琳救主”、“借茶裁衣”、“花鼓下山”、“偷诗失约”、“亭”等等；有文戏，也有武戏；演出场所既有城镇，也有乡村，有街头、有广场、有祠庙、有内宅。书中还多次提及“儒林”、“儒家”，能辅助对福州“儒林班”究竟肇始于明万历年间的曹学佺还是清咸丰同治年间的蒲三善的判断。《闽都别记》成书于清乾隆嘉庆时期，书中多次提及“儒林”、“儒家”，以“儒林”、“儒家”为戏曲正宗，可见乾隆嘉庆之际，福州已盛行“儒林班”。因此，福州“儒林班”肇始于明万历年间的曹学佺显然更为恰当。曲艺方面，既述及说类曲种的“讲小说”、“讲书”、“说因果”，也述及唱类曲种的“走江湖弹唱”、“走江湖吹弹”、“唱莲花”，还有兼有说唱的“弹词小说”等；既有在乡间田埂头、城镇街头讲演的，也有在宅院内讲演的，还有沿途吹弹、弹唱的；述及的讲演书目有梁武帝第七子楚王绎武故事《石崇传》中沉东京浮福建、《三国志》等。书中述及“讲书尾结四句诗”的形式，如今福州评话还保留着这种“结台吟”。音乐歌舞方面，述有“一人自打鼓自吹角自舞剑自念咒”的独唱、独舞，众女“同声和唱”，有“管弦音乐”；器乐有“金石丝竹匏土革木”诸乐器；有“宴乐”，有“市舞唱”，有设坛做功果的“吹打舞唱”，有“衝歌歌舞”，以及元宵“五鬼闹判”、“五王官不正，三司只要钱，两台无可有，惟有烛光明”、“陆地行舟”等的“迎故事”和“迎浦奶”、五帝庙的“送香出海”等等。魔术杂技方面，述有“能变天下无之物”的魔术，“作各鸟声无不似真”的口技，“后一个登于前一个肩上，逐个重叠有四五丈”的叠罗汉等。

《闽都别记》所述的各种艺术表演，渗透到闽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最多、最大量的，是普通民众、商人、绅士、官吏等日常的休闲娱乐，在村镇街头、境社祠庙、富豪士绅官宦内宅、九卿四相五府六部内廷、园林、田间，都可以作为演出场所，都可见到人们在欣赏艺术表演，或以艺术表演自娱自乐。上元、端午等民俗节庆，做普度、谢城隍、玄天大帝圣诞、庆贺人面蛇青蛙神会亲、五帝庙送香出海、迎浦奶等迎神赛会，生辰寿诞，祭奠亡魂等等，都离不开各种艺术表演。远途跋涉寻亲访友，上访告状中寻求资助，张扬或隐秘身份，臣下讽谏君王，军事、政治斗争中讽刺挖苦对手或制造假象麻痹对手等等，亦见借助表演艺术为手段。

从《闽都别记》的描述略窥闽都演艺文化的特点

从上述《闽都别记》所描述闽都表演艺术的情况，本文拟对闽都演艺文化的几个特点作粗略探讨。

一、悠久性与持续性。《闽都别记》述及的表演艺术，早自唐天复年间，迟至清康熙年间，时间可谓悠久。其前后八百多年间，历经五代、宋、元、明各朝代，皆见有与表演艺术相关的描述，可谓持续不绝。闽都演艺文化的悠久性、持续性特点，亦可在历代史籍和诗文的记述中得到印证。成书于北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闽清人陈旸所著《乐书》，收录了大量中国古代音乐舞蹈等表演艺术资料，是世界史上首部音乐舞蹈百科全书。南宋淳熙九年（1182）成书的梁克家纂《三山志》卷四十“土俗类二”的“岁时”中，记述了自唐先天元年（712）开始，福州的“燃灯”、“彩山”、“观灯”、“结社荐献”、“驱傩”等习俗。其中“又为纸偶人作缘竿、履索、飞龙、戏狮之像，纵士民观赏”，“州向谁门设立，巍峨突兀，中架棚台，集俳优倡伎，大合乐其上”，“既夕，太守以灯炬千百，群伎杂戏，迎往一大刹中以览胜，州人士女，却立踈望，排众争睹以为乐”等等，反映了唐先天以来，福州歌舞百戏等表演艺术活动的盛行，并说明在中国戏曲形成初期的唐宋，福州已有“杂戏”演出。“东岳焚香”条记述，当时福州民众在“岳帝生日”时结社荐献，观者如堵，且“盖其来旧矣”。这说明福州“迎泰山”时进行各种艺术表演的习俗，在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之前早就有了。从元代王恽《三山元日》、吕诚《越楼观灯》、范梈《元夕》等的诗句；明万历年间（1573~1619）王世懋《闽部疏》、徐燧《闽中元夕曲》、谢肇淛《福州五夜元宵》等诗文；明崇祯年间（1628~1645）何乔远纂《闽书》“风俗志”卷三十八中，摘录了《三山志》上元时灯球、彩山、观灯及《闽部疏》迎春日等记述后指出，“按宋时风俗云然，于今则至无等矣”；以及明末清初海外散人《榕城纪闻》，清代郑洛英《榕城元夕竹枝词》、李彦彬《行春词》、王廷俊《柏姬庙竹枝词》等诗文；民国年间编纂出版的《闽清县志》、《平潭县志》，民国24年至25年（1935~1936）福州《华报》连续刊载的《福州风俗竹枝词》等等诗文；可以察知，福州地区表演艺术自元至民国都持续不绝。《闽都别记》所反映的闽都演艺文化的悠久性与持续性特点，和史籍及历代诗文的记述是一致的。

二、包容性与开放性。《闽都别记》所涉及的表演艺术涵盖戏曲、曲艺、音乐、舞蹈、魔术、杂技等等；表演者或班社既有本地的、也有外来的，有以此为职业的、也有业余自娱自乐的；表演的节目既有吸纳各方与其他地方表演艺术共有的如“董永槐荫会”（即《天仙配》）、“张生会莺莺”（即《西厢记》）等等节目，也有本地创作的如“戚云三入闽王宫哭奠谊父母”等特有节目，而且都为本地民众所欢迎。本地的表演者或班社也有到外省以至海外演出的，在与国外人士交往中起了沟通情感、促进友

好往来的桥梁作用。这都显示了闽都演艺文化广泛吸纳、兼收并蓄的包容性与开放性的特点。这一特点是和福州居于闽省都会的地位，以及福州民系长期形成的“海纳百川”的人文精神密切相关的。因为福州长期以来是福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闽省都会，与省内各地及外省的交流自然较省内其他地方更为频繁和广泛。同时，福州民系既长期受正统教化的熏陶，养成了忧国忧民的志向；又面向海洋，比较容易接受、蓄纳外来的新鲜事物和新鲜气息；对来自外地的表演艺术同样取宽容态度。

三、丰富性与多样性。这是与包容性与开放性相伴而生的特点。由于包容性与开放性，闽都广泛蓄纳了多种多样的表演艺术，涵盖戏曲、曲艺、音乐、舞蹈、魔术、杂技等等，仅从上文所述《闽都别记》提及的种类样式就已甚多。戏曲方面既有本地班社，亦有外来班社，还有家班；既有“儒林”、“儒家”班，也有“京戏”。曲艺方面，既有说类曲种的“讲小说”、“讲书”、“说因果”，也有唱类曲种“走江湖弹唱”、“江湖吹弹”、“唱莲花”，还有兼有说唱的“弹词小说”。音乐歌舞方面既有独唱、独舞，也有同声和唱、管弦音乐、宴乐、在市舞唱、吹打舞唱、衢歌巷舞，还有迎故事、迎浦奶、送香出海等等。魔术杂技方面，则有魔术、口技、叠罗汉等等。节目亦颇为丰富，既兼收并蓄外来的“天仙配”、“西厢记”、“贵妃醉酒”、“三国志”等节目，又有自创的“林庆云三入闽王宫哭奠谊父母”等独特节目。

四、大众性与民俗性。闽都演艺的受众、观赏者涵盖普通民众、商人、士绅、官吏等社会各阶层，因而具有雅俗共赏、情趣盎然的大众性。其演出场所既有在村镇街头、境社祠庙、田间、园林，也有在官宦士绅内宅，十分普遍。其演出的内容往往渗透着本地的民风民俗。其演出活动亦往往与元宵、端午等节庆，做普度、谢城隍、迎浦奶、送香出海等神诞、迎神赛会，以及百姓家的婚嫁、贺寿等民俗活动紧密结合，有着浓郁的民俗性。美国美部会传教士卢公明道光三十年（1850年）来华传教，头十四年都住在福州。他所写的《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一个美国传教士的晚清福州见闻录》（陈泽平译，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版）述：“在民俗活动中上演的舞台剧深得中国人的喜爱”，“演戏经常是偶像崇拜的民俗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凡有酬神、祈愿、庆祝神灵生日的时候就演戏社会各阶层民众都喜欢看戏，而演戏又总是与各种各样的偶像崇拜联系在一起”。戏曲如此，曲艺、音乐舞蹈、魔术、杂技等其他表演艺术同样是民俗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的表演也往往与民俗活动紧密相关。

《闽都别记》和闽台的地望文化

林荫予

《闽都别记》中的闽都地望文化

《闽都别记》在大量记叙闽都的故事外，还有大量记叙福州地区的地望文化，给人充分的乡土文化享受，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这一些的地望文化充分表现在社会掌故和风情习俗方面。作者丰富的地望知识，通过直接叙述和小插叙、大插叙的三种手法，把福州的地望表现得淋漓尽致。如第1回“周太朴幻入双峰梦僧懒安预知三世缘”一开始就用直叙的手法介绍“闽都”的地望说，“盖闽都东南滨海，西北联（连）山，重关内阻，群溪交流，三峰鼎峙于域中，二绝高标于城外，襟江带湖，沃野千里，南连江广，北跨温台，东通吴越，万里重山环绕，地沃山强，诚天下之胜也”，托出“闽都”的概念。接着以小插叙交代什么是“三峰”。作者说，“三峰乃越山、九仙山、乌石山。早年城门窄小，三山在本城外，及五代至明，经六次修理愈广，三山始围于城里”，具体点出“三山”的名称、位置及其历史等掌故。这种小插叙是写小说的通常手法，不但不会影响小说故事情节地开展，反而能对小说的情节开展交代其背景，起引申和补充的作用，丰富了故事的内容。

既是通常的手法，作者在这篇文章里不想多说，下面专说很有特色的《闽都别记》对地望文化大插叙。大插叙就是以故事为引申点，离开故事的情节，进行大篇幅的插叙。如也就在《闽都别记》第1回里，作者写周太朴到天王崎南涧寺题诗，接着离开了周太朴游南涧寺的故事情节，另辟炉灶，一大段写南涧寺的地望：“南涧寺，在乌石山之东。梁大通六年，居士苏清舍宅为之。唐乾宁二年，建天王殿，三年号南涧寺。天宝八载五月六日，风雨雷电涌出佛像，欧阳詹作记。宋大观中赐额，建普明庵。至明嘉靖间，寺为沙门所蚀，仅存屋数椽。万历初，知县周裔光从里人请，始复为寺，视旧址不及半。寺之西，旧祀瘟神，祈祷踵接，里人增构亭其上”，直写南涧寺的历史沧桑。其意还不见尽，接着又写唐欧阳詹的一首《南涧寺》诗：“春寺无人乱鸟啼，藤萝阴磴野僧迷。云藏古壁遗龙象，草长香台抱鹿麕。松籁冷冷疑梵磬，柳烟历历见招提。为耽寂乐亲禅侣，莫怪闲行费马蹄。”于是南涧寺的风光便跃然纸上，构成一篇完整的南涧寺的地望文化。

按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周太朴游了南涧寺后又游神光寺，登神光塔，也同样

题诗，之后，作者又同样撇开情节，大插叙一段神光寺和神光塔的地望：“此塔在神光寺旁，报恩塔院内。唐大中中，观察使杨发以隙游亭地，命僧鉴空修寺及塔七层，为南报恩院。咸通九年敕号神光之塔。乾符五年巢寇入闽，焚殄无存”，也用同样的笔法，记叙明代大诗人徐■有关神光寺和神光塔的两首诗。《过神光寺》其一曰：“宝刹推残暮草湮，居民争占古诸天。不看繁盛看消歇，恨我迟生二百年。”其二曰：“破寺不堪游，新庵尚可投。攀松还倚竹，寻壑更经邱。地僻门休掩，岩倾字半留。晚风花落尽，吹上老僧头。”对于这些诗词，作者似乎不厌其烦，追求完璧，还记述明陈亮的一首《登神光塔》诗曰：“宝塔层层见，天灯面面红；玉毫光不夜，火树迥当空。七级高标壮，千门属望同；朱栏清映月，金铎远鸣风。弛禁逢元夕，焚修溢梵宫；游观多士庶，登陟有文雄。共喜超群品，应知仰六通；迷津如可照，于此息微躬。”

《闽都别记》四百零一回，几乎每一回都充满着如此这般的地望文化，除了他的精彩故事外，也可以说是一部福州地望文化的大百科全书。

《闽都别记》地望文化的真实性和可读性

小说原可以不必追求过分的真实性，但《闽都别记》的作者在所插叙的地望内容里，却刻意追求其真实性。因为其真实性，而且有丰富多彩的内容，也就愈有其可读性，一百年来，《闽都别记》一再再版，让人百读不厌，不能不归功其地望文化内容。福州有一座萧梁古寺叫开元寺，建于南朝，是福州地区所存始建年代最早的古寺之一。《闽都别记》里有一段宝贵的叙述说：“开元寺在芝山之南，其地旧隶怀安，今属闽县。闽王审知运铁三万斤铸弥陀像于芝山之麓，下有古井，深不可测。明王恭《题冶城开元寺》诗云：‘城里青山闻梵音，灵源高阁影沉沉。鸟边古树人烟近，象外野花野照深。苔色满廊行履迹，月明空界印禅心。自怜世上多氛垢，未得焚香礼佛林。’”这一段的记述是有案可稽的，所以有他的真实性。比如说，明代黄仲昭的《八闽通志》里说开元寺“在灵山之西。旧属怀安，梁太清三年置。旧名‘灵山’，寻改‘大云’，唐初改‘龙兴’，开元二十六年改今名。寺之后有‘芝山’。会昌中汰天下寺，州存其一，即此寺也。宋天禧中灾。庆历三年合开元、庄严二寺之地重建，更名‘开元庄严禅寺’，国朝为祝圣之所。中有平怀堂。”《闽都别记》里所插叙的开元寺，应该说符合于《八闽通志》里的记载。此外，明正德年间的《福州府志》、清乾隆年间的《福州府志》以及以后的《榕城考古略》等志乘都有内容差不多的记载。不过《闽都别记》里的开元寺，更有徐渤和陈亮等名人的诗文，除了真实性之外，还有它的文采逼人，有更大的空间让人欣赏和享受。接着开元寺之后，《闽都别记》还插叙了东山的虞公庵、榴花洞、刚显庙、九仙山、冶城等等。所以在《闽都别记》里的地望文化，可以当作志书来读，也可以当散文来欣赏，一举两得，为其他的小说所不及。

《闽都别记》地望文化的现实意义

当初《闽都别记》的作者可能只是为了传播福州的地理知识，所以不惮于篇幅，直接叙述或是插叙许多的地望文化，想不到到了今天，旅游事业的兴起，许多地望文化，特别是许多地方对名胜古迹的记述，通过《闽都别记》的载体，直接或间接地为旅游事业服务了。比如说第5回的“情慕情救郎言救女讹传讹寻父转寻儿”后插叙一段东山榴花洞的地望内容说：“榴花洞在东山遂胜里狮子峰，山之东为古岭，下有铁鼎潭，龙居之。宋蔡襄《榴花洞诗》云：‘洞里花开无定期，落红曾见逐泉飞。仙人应向青山口，管却春风不与归。’明徐燉《寻榴花洞》诗云：‘洞天无处见榴花，麦秀渐渐古路斜。应是游人寻不到，山深元自有仙家。’后人诗云：‘谁识仙翁亦爱才，肯将清洞借裙钗。周郎不用题红叶，满树榴花尽是媒。’”榴花洞因为《闽都别记》的上述记述和周启文、吴青娘恋爱故事，遂成为历代旅游的热点。福州市东郊登云村被开发为高尔夫球场，成为娱乐场所，招揽游客，苦于没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当地有一所北山杨真君庙，但没有具体的资料可以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好在《闽都别记》第15回有一段插述曰：“北山杨大人庙在桑溪里，即今打炮山边。相传唐宋时，一乡人梦一金甲金盔神人至山麓，自称曰：‘吾乃北山杨大人也。’次早，溪中有神像，在大坑里，流水旋绕不去，乡人异之，抬上建庙，祈祷必应。闻有银借人，远近皆向借贷，实因急迫者，写明文约到庙祷祝，将文约压于香炉下而去，来日搬起香炉，果有银如数，至期照数送返，将银仍压香炉下，次日来取文约。非正用者，神亦不借。至明末属清之民，不论缓急拥挤，而告借者无返，不肯借者则褻慢。神怒，一概不借。其神宇至今不知存否？”有了如此这般的记载和周启文借银建罗城的故事，北山杨真君庙就成了高尔夫球场非常热门的地望文化而享誉海内外。此外，福州建成第一座现代化的乌龙江大桥，观者如鲫。负责旅游的同志，同样从《闽都别记》第19回里找到有关乌龙江的地望，介绍乌龙江的历史和地理。《闽都别记》说：“西峡江即乌龙江，在永福里，受永福印溪之水，流十四里与东峡江合。东跨归仁、高洋二里，两山夹峡，上纳汀、建、延、邵之水，下吞福、兴、泉、漳之潮汐。阔有数里，其深叵测。中流有石如砥柱，名浮礁，下有潭，龙潜其中，岁旱，有祷则应。拂如氏有诗云：‘漫言闽海三千岛，休论延津百二滩。怎及乌龙江咫尺，行人未渡胆先寒。’又有诗云：‘近来舟楫稳波澜，登岸争先不转看。昔日有人过此渡，寄言回去报平安。’”到乌龙江大桥参观的人除了能看到气势如虹的乌龙江外，还更能享受乌龙江的地理和历史的知识。诸如此类，歪打正着，是《闽都别记》的作者始料不及的。

《闽都别记》的地望文化对现代地名学的研究更有直接参考的作用。这主要集中在台湾的许多地名上。台湾的地名很怪，有如“打猫”、“打狗”、“鸡笼”、“鹿仔

港”、“咬狗溪”等等，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打猫”便是现在的民雄。据《闽都别记》第246回说：台湾犬患，麻姑寻五张虎皮叫人披上，装作老虎，吓退恶狗。台湾无虎，生番以为是猫，围攻而打，故“今北路有地名‘打猫’，因此名之。”这种说法是否精确？还有待考证。“打狗”便是现在的高雄、“鸡笼”便是现在的基隆、“鹿仔港”便是现在的鹿港，在《闽都别记》里都各有掌故，至少可以作为地名学的参考罢了。

略谈《闽都别记》中的“聊斋”踪影

池晨光

清代初期至中叶，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鼎盛时期，这时期的小说成就已超过诸多文学形式，在文学领域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不仅数量空前、风格多样，更重要的是清代长篇小说形成了以描写现实社会家庭生活为主流，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地域特色。如《醒世姻缘传》通篇都是山东口语、《歧路灯》中的河南风情、《红楼梦》中的京味等。可见，由多人创作的福州方言小说《闽都别记》约成书于这一时期绝非偶然。

《闽都别记》讲述了上迄唐末下至清雍正年间长达七百余年的福州历史及轶闻传说，而串联成书的大小故事都是当时说书人的话本，小说应属于地方讲史书。尽管小说因内容庞杂而显得结构松散，口语和文言叙事方式并用。但我们通过解读，不难看到《闽都别记》的成书过程多少受到当时重要小说的影响，如小说故事是以唐末周、吴两大家族为主线展开的，这和《红楼梦》有些类似。从小说内容及叙事风格上来看，受《聊斋志异》的影响较为显著。

《聊斋志异》是中国古典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小说内容非常驳杂，写作方法多样，叙事虽以文言为主，但也大量融汇了方言俗语。这两点，《闽都别记》与之有着相同之处。这两部书以描写神仙狐鬼精及奇闻异事为多，且多采自民间传说和野史佚闻。所不同者，《聊斋》是借谈狐说鬼来揭露、批判封建社会黑暗的孤愤之书。

《闽都别记》虽未能达到这一思想高度，但在描写青年男女为争取真挚爱情，反抗封建礼教的内容上，与《聊斋志异》的精神是一致的。试举二例分析：

《闽都别记》写到王月英对周拱一见钟情，大胆地向他表明心迹，周拱得知她是黄金精，并未始乱终弃。王月英最终逃脱众姐妹对她的禁锢，在周拱的帮助下，两人终成眷属。这段故事可看作是《聊斋志异·鸦头》中狐妓鸦头因和书生王文私奔遭鸨母囚禁毒打，仍矢志不渝，最终和王文团聚的故事的翻版。有趣的是，这段故事还套用了《聊斋·婴宁》中的文字，如第11回，周拱初遇王月英姐妹，七妹就说他：“那儿郎眼灼灼似贼……”这与婴宁对丫鬟说王子服：“个儿郎目灼灼似贼”，基本无异；第18回“王月英显仙术弄邻子”和婴宁惩治邻家子中一段文字大同小异。

同样情节还出现在《闽都别记》第71回“人幻荆棘惩好色子”中。）

再如《闽都别记》“缺哥望小姐”故事中的黄耆因思慕薛品玉而死，相思心结成

石。而《聊斋志异·阿宝》中的孙子楚为打动阿宝芳心，先自断枝指，后又魂离躯身，最后竟化身鸚鵡，飞到阿宝身边。两书对黄耆与孙子楚两个情痴的描写，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而文中写到将相思石投入水中，用酒浇入，“即刻浮出景致来，即如海中蜃楼。那楼有气涌水上面，结作河浦、楼阁、树木。浦中有渔郎打古辘，仰面望楼上，楼上有一美女，倚槛望浦中，宛然薛家后楼临浦，薛品玉看黄耆打鱼之情景也”（第76回）。如此充满想象力的文字，可以力追《聊斋》笔法。相思石后来被薛品玉得到，薛品玉因感念黄耆而哭，泪水竟将相思石化去，薛品玉也因之殉情，死后与黄耆同时还魂结成良缘。这样的情节与《聊斋》中的《连城》等故事相类似。足见《闽都别记》创作者深受蒲松龄宣传“情之至者，鬼神可通”（《聊斋志异·香玉》）的思想影响。

《闽都别记》在部分故事上也直接承袭了《聊斋志异》中的一些篇章。如第71回至第73回杨柳月遇树妖的故事，可看作福州版的画皮故事。有其他细节，如第11回周拱与王月英七姐妹行酒令，实际就是从《聊斋志异·鬼令》甲变化而来；再如王月英五姐说的笑话，也可看作《聊斋志异·狐谐》故事的翻新。《闽都别记》的创作者巧妙将这两篇故事加工糅合一处。

一百年前，《闽都别记》的最早整理出版者董执谊先生已察觉到了这现象，所以他在跋文才有“文词典故，多沿袭小说家者言”之语，但他并没有像蒲松龄那样对原有的民间故事进行改编或二度创作，而是尽可能忠实保持原书淳朴、自然的风貌，其实这正是今天整理民间文学的人们应该秉承和学习的。这为今天了解和研究福州民俗文化的人们留下了一份宝贵史料。从这点上说，董执谊先生功不可没！

《闽都别记》与《聊斋志异》

吴航生

署名“里人何求”所著的《闽都别记》自清中叶问世以后，虽然在福州方言区内颇受欢迎，流传不衰，但长期没有能够走出旧福州府所属十邑的狭小地域，也始终没有引起古代小说研究者的注意，甚至连研治闽文化的学者都还没有给予较多的关注。其实，这是一块很值得精耕细作的良田沃土。全书长达401回，总字数逾一百二十万言，是古代小说中罕有其匹的长篇巨帙。它所写的故事肇始于晚唐，中间尤以五代开闽王氏治闽一段为详，下逮宋元明，结于清初，时间跨度达七八百年，也是其他小说所没有的。它以福州府所属十邑，特别是福州府治所在闽县、侯官作为所述故事的主要发生地，把有关神话传说、历史事件稍加改头换面，甚而至于原封不动地编织进自己的长篇小说中，成为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像这样以写一个府邑的趣闻轶事为特色的城市小说，就目前所知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它也把其他书里的故事加以改造，作为本书的故事。其中尤以取用《聊斋志异》的为多，据笔者的粗略统计，至少有十多处采用了后者的故事或非情节文字。这些采用，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种，原封不动地搬用或只是把原文由文言译成白话，不但情节等一样，就是语言也大致不差。最典型的例子是第288回写郑唐与一群少年同效男风，并送一男春宫图让郑唐妻题赞，而题赞的文字便全袭自《聊斋志异》卷三《黄九郎》故事后面所附作者的“笑判”文字。除个别为作者有意改动者外，全同于清乾隆三十二年才刊刻面世的青柯亭本《聊斋志异》，而与本书早期各种抄本有异。当然，由于《聊斋志异》系用文言写成，《闽都别记》乃用白话方言创作，所以，像这样原封不动地把蒲氏文字照抄入书的不可能很多，目前也才只发现这么一处。但是，基本是把《聊斋志异》中的某个故事情节或某个段落翻译成白话而编入故事的，目前已可肯定的至少有以下二处：第一处是在第34回写淫妇刘九娘在家宿奸：一次与奸夫饮酒交谈间，九娘问道：“外面人家说什么新文？”奸夫笑道：“山东有一家，因丈夫出外，其妻年少，抱家犬作老公。那日丈夫回来睡在床上，那犬上床，将伊夫咬死。乡邻报官，官来验尸，问及乃家犬咬死。二人同床睡，咬夫不咬妻，必有缘故。以其妻因夫不在，必与犬有暧昧。看那犬肥极，与妇有依依不舍之形，官心中了然，坚讯其妻，用刑始招。即将妇凌迟，犬亦斫颈。所说即此新文也。”这里除了没有《聊斋志

异·犬奸》原文后半段写差役借此敛财一节文字，前面的故事情节全同；结末也只是小异：原作为“人犬俱寸磔以死”，《闽都别记》则说“即将妇凌迟，犬亦斫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蒲松龄在书中曾明言此事发生在山东青州，在里人何求笔下也是一开头就交代“山东有一家”，可算得直言不讳了。另一处是第271回写白姬骑白鸡遨游至一处，发现金蚕姑作怪，众鬼对之惊惧非常，便说道：“我只道猿能制猴，谁知此处还有虫能制鬼，更奇甚！”接下来便写了猿制猴的故事，原文不长，姑抄录于下：“盖麻喇国山中有猿，似猴而大，以猴为食，欲食之时，坐于石岩上，又吼叫一声，远近之猴皆至，排跪面前，猿乃拣肥者以石放其头上，其猴以双手捧住；猿又吼一声如发放，皆散去，唯顶石之猴不敢去，听其咬食。”如所周知，《聊斋志异·黑兽》的“异史氏曰”里也有一段关于猿与猴的文字：“如猴最畏猿，遥见之，则百十成群，罗而跪，不敢遁者。凝睛定息，听猿至，以爪遍揣其肥瘠；肥者则以片石志颠顶。猴戴石而伏，悚若木鸡，惟恐堕落。猿揣志已，乃次第按石取食，余始哄散。”两相比较便可以发现，前者几乎就是后者的白话翻译而已。那么，恐怕也要承认，这段描写也当是里人何求直接取诸《聊斋志异》，而不大会是两位作者分别从不同渠道得到同一类故事，各自独立写成的吧。

第二种是基本照搬《聊斋志异》的原文情节，只是个别人物、某一细部情节有所变动，但明眼人一眼即可看出。第一个例子是第392回写许紫云同几个缙绅、新科举人游雪峰寺：“那日同登绝顶游览，席地排设酒肴。饮谈间，忽有大汉一手举酒瓮，一手持猪蹄，亦来山顶”，加入到了紫云一伙中来。“众绅举……甚藐之，都不与言语，只相讲文章”，然后联句，“又与众论新科文章”。那大汉不耐烦，与其中一好友去论武。最后被惹恼，现出猛虎真形，吓坏了众人。这段文字与《聊斋志异·苗生》叙写虎精所化苗生登山与龚生等共饮一段的情节几乎完全相同。在蒲氏笔下，故事也是发生在一次科考之后。而且，虎精出现时，同样“左携巨尊，右提豚肘”。也写到了大家都瞧不起虎精，以及“互诵闹中作，迭相赞赏”，惹得虎精“厉声曰：‘仆听之已悉。此等文，只宜向床头对婆子读耳，公众中刺刺者可厌也！’”在《闽都别记》中则改为这样：“学善（虎精）厉声曰：‘此等文章只可与老婆床上讲说，怎的在此讲论！还不煞风景么？’”可以说，后者几乎与前者是对句逐字翻译。更有必要提到的是，中间写虎精与众人联句一节时，也是写一书生起句，虎精接次句，而这二句在两部书中都只有些字的不同：《聊斋志异》的首句作“绝巘凭临眼界空”，《闽都别记》作“绝巘登临眼界空”；《聊斋志异》的第二句作“唾壶击缺剑光红”，《闽都别记》则是“唾壶击缺剑光虹”。这里姑且不去评论里人何求的改动有无道理，但已完全可以肯定《闽都别记》的这一段仍然袭自《聊斋志异》。第二个例子是第261回，写漳州商人经海路载货往日本售卖，遇大风袭击，只有船主郝元等五人逃得活命。他们漂

泊至麻喇国，其国人长得奇丑，“番王最丑，青面獠牙，发如朱砂，凸嘴仰鼻，形状如鬼怪、夜叉；通国之男女皆然。惟他以丑作美，以美作丑，故见郝元等共以丑极为鬼”。哈拉沙遵王命留郝元等人回家，向其讨教。一次正逢哈拉沙寿日，家中演戏，郝元上演中国戏。“即走入戏房，将脸涂黑”后登场。事后，郝元欲去洗脸，哈拉沙捉住不让洗，并说：“众人才说丑变好，洗去，丑态又现。”以后又如法炮制让番王看了，便问道：“前见乃白面鬼，怎样变此好貌？”于是五人均涂黑脸，在此当官娶妻。这一段情节与《罗刹海市》的相应部分可以说若合符契，甚至某些话语也大同小异。如在蒲氏笔下，开头也是写马骥随人渡海经商。遇风，漂至一处，看到那儿“其人皆奇丑，见马至，以为妖，群哗而走”。后来得一位曾经出使过许多国家的执戟郎接纳，并在他家“以煤涂面作张飞”。主人认为这样很美，如以这种形貌去见宰相，便一定可以获得高官。果然，谒见宰相时，对方十分惊讶地叹道：“异哉！何前媿而今妍也！”于是便荐给国王，“既见，问中国治安之道”，“大蒙嘉叹”，“即日拜下大夫，时与私宴，恩宠殊异”。第三个例子是第305回的一大段文字。它写卖字画的宋玉山，“那日，一人独坐无聊，忽有一老姬推门而入，玉山问是谁，姬答曰：‘天宫仙女与汝宋小官人有宿缘，特进一杯琼浆与饮，即至天宫与仙女相会。’”说罢，即于怀中取一小玉壶、小玉杯，将壶中酒斟入杯中，只一杯，放在桌上，对宋玉山说道：“奇逢不可失！快饮此杯去会美姝得宝贝。不可自误！”玉山“遂将酒捧看，其香扑鼻，便饮干，觉甘冽直透五内，体绵思睡，倚枕而睡。忽醒，却卧在牙床锦帐中”。“少顷，有一美环拥一丽人至”，两人酒罢便共枕同眠。一住便是二月有余，到了五月十五前夜，丫鬟来说：“娘娘以郎君每恨不见天日，今请出来见天宫之景界于是得以连续三天观看了热闹场面。“至暮时，丫鬟忽至，谓曰：‘郎君，灾祸至矣！上帝怒，将粪除天宫，屠灭通宫男女……’”，便让宋玉山再饮酒而返回自己的寓所。当玉山把这些讲给朋友三多听了之后，三多笑道：“此等说，何曾上什么天宫，此不过托言一哄吾弟而已。凭吾弟所说仙洞，并台阁路径，必是严东楼之小相府也。”以上这些主要情节，几乎也是照搬《聊斋志异》中的《天宫》故事。《天宫》开头也是老姬送酒，郭生饮后大醉而入“佳境”，与美人同床共寝。同样由于嫌“昼无天日，夜无灯火”，“居数日，幽闷异常，屡请暂归”，女方才答应“来夕与君一游天宫，便即为别”。后来郭生亲眼目睹了重楼、丽人等豪奢场面后，不肯离此而去。忽然有一夜，仙女来说：“期以永好，不意人情乖沮，今将粪除天宫，不能复相容矣。请以卮酒为别。”郭生“三盏既尽，忽已昏醉”，醒来之后已在自己的书斋中，“时离家已三月”矣。后来他从一巫婆处得知“其楼阁形状，绝似严东楼家”。这里不但基本情节一般无异，而且有两处的文字还几乎一字未更：一是同因“粪除天宫”而将男方送走，二是最后都通过第三者之口点出所谓“天宫”实为“严东楼家”。我想，这决不会是偶然的巧合吧！

再一种类型是情节基本相同，但又增加了比第二种更多一些的变形，而且已经基本上没有使用与《聊斋志异》明显相同的文字。属于这种情况的例子有两个。一是第156回写万三石之妻杜若悍泼非常，对丈夫钳制极严。一次学中同仁将三石“哄骗去西街酒楼上观妓饮酒”，要走又走不脱。到得交二更时，又有客人来，“乃一美少年，衣巾整洁”。众人欲来同饮，便让三石和另一人前去相邀。“三石走至面前，便身抖牙硬，跪下磕头，连声叫：‘该死！饶命！’”后来众人得知乃万妻杜若所乔装假扮，便纷纷走散。“杜若见人皆退去，喝：‘且回去讲！’”到家后便百般吊打，“三石痛至晕去，体无完肤，奄奄一息”。自此以后更禁制他日夜攻书不歇，“其出外作会文无想了”。后来有一天杜若听得“一个褴褛之头陀，在门外说因果，不要银钱，只换酒食”，她便硬在人群中放了张椅子，爬上高处观看。那头陀即讲说了“一大段有关杜若与三石的前世因果，然后又含了一口酒‘仰首照杜若劈面喷去，随念偈曰……’”“杜若被喷一面酒犹在滴，仍立在椅上如痴人。众拟其必与此头陀撒泼……谁知其竟面色不改，下椅顺顺回家”。从此以后便幡然悔悟。这一段故事基本上同于《聊斋志异》中的《江城》一文中的相应部分：男主角高蕃一次赴友人宴时，被强留狎妓。夜深了，“肆中酒客愈稀，惟遥座一美少年，对灯独酌，有小僮捧巾侍焉”。后来小僮前来“向生（高蕃）曰：‘主人相候一语’。众则茫然，惟生颜色惨变，不遑告别，匆匆便去。盖少年乃江城，僮即其家婢也。生从至家，伏受鞭扑。从此禁锢益严，吊庆皆绝。”接下来插写了另外几件事后，又接着说道：“忽有老僧在门外宣佛果，观者如堵。”江城“奔出，见人众无隙，命婢移行床，翘登其上。众目集视，女如弗觉。逾时，僧敷衍将毕，索清水一盂，持向女而宣曰……宣已，吸水，喷射女面，粉黛淫淫，下沾衿袖。众大骇，意女暴怒，女殊不语，拭面自归。”从此以后便痛改前非，判若两人。显而易见，这里除了某些细节（如酒与水的不同）外，基本上可以说《闽都别记》是在仿照《聊斋志异》依样画葫芦。附带说说，杜若丈夫万三石的姓名，笔者估计有可能是采自蒲公笔下另一悍妇故事《马介甫》中的怕老婆汉杨万石而加以改头换面。另一处在第193回，写一江湖艺人号称“独我异”，“跟一子，名天鼠，才七八岁”。独我异先按看客要求变出两种菜果，然后引出让天鼠到天上去偷蟠桃的故事。“天鼠哭曰：‘我不去，汝自去！’独我异曰：‘我怎的不敢去！只是年老脚硬，上天不灵便……’”终于劝说其子同意上天后，独我异“开笼取出一大捆小绳，头望空一抛，其绳如放风筝直指上天……天鼠带泪勉强接绳，尾脚一鸿如蜘蛛缘绳直上，杳而不见。”先是摘得桃来抛下，接着又落下两片身尸，“独我异接抱其尸，大哭曰：‘是我老变死之罪，汝不去，我硬勒汝去，果无命回来……我临老失子，终身倚靠何人？’”于是乎得到厚赏。未了活着的天鼠白天而降，说了一段在天上摘桃遇险的经过。上面这段描写与《聊斋志异·偷桃》的相应情节也大致相符。在蒲氏那

里，先是“一人率披发童”上场，也是写奉命取桃，于是作起法术：“乃启笥，出绳一团，约数十丈，理其端，望空中掷去；绳即悬立空际，若有物以挂之。未几，愈掷愈高，渺入云中；手中绳亦尽。乃呼子曰：‘儿来，余老惫，体重拙，不能行，得汝一往。’”这当中也写了儿子不愿上去，其父劝他说：“倘窃得来，必有百金赏，当为儿娶一美妇！”于是“子乃持索，盘旋而上，手移足随，如蛛趁丝，渐入云霄，不可复见。”然后也是先摘得桃，接着绳坠、尸落。老头将肢体“一一拾置笥中而阖之”，然后转向堂上观看的官员求乞钱财。拿到钱后，即叫其子从笥中钻出来向堂上人道谢。上面这两段故事，其情节之相似一望而知，并且都是一父一子，都是抛绳空中，让儿子上天摘桃，同样是先得桃，后坠尸，最后点明其实小孩并没死。尤可注意的是，写小孩攀绳而上时都打比喻说是“如蜘蛛缘绳直上”（《闽都别记》）、“如蛛趁丝”（《聊斋志异》）。所有这一切，都不是用“英雄所见略同”可以解释得了的。

第四种类型，则与上面的都有较大差异：大的梗概也相似，可在具体描写中却有较多不同之处，大约只能说是里人何求写作时得到《聊斋志异》的启迪，再根据故事发展的需要，加以生发、改造。这一类型也可以在以下两处看到：一处是第71回写好色的杨柳月见到表妹高雪海，后者告诫他：“表兄满脸晦纹，不吉，当谨慎。贪花好色，祸之根也。以妖怪为美人，若不早离，祸至，叫愚妹去救不及矣。”柳月未予理会。实际上他的确“纳一奔女，暗存书房内”。一天他偷窥了此女洗澡，见她先是“露出白雪肌肤”，洗后“拭干，又将身上皮肤脱起一层，如壳，又换出发白皮皱老姬形状，又把汤洗了一会，又剥去皮壳，便变出绿面獠牙、赤发狰狞鬼魅形状”。洗浴完毕，再依次披上老姬、美女皮壳。所有这一切，“柳月在外偷窥清楚，吓得魂不附体”，赶紧去求雪海。她游山去了，留有一符，并交代：“贴在房中门楣上，妖必惊走，不敢入室。”可妖怪后来还是把符扯破，将柳月的双肾取走，结果又被一个没鼻子的叫花子抢去了。雪海归来后，将化成老妇的妖怪收服，并将其用三昧真火焚毁，方才得知乃是江边榕树吸得根下所埋一老一少女尸之气，因而既能变老姬，又能变少妇。雪海又让柳月妻子前去恳求实为仙人幻化的乞丐来救夫。那乞丐先是不肯，后来才交付一个草包，内有肾子二枚，并有文字说明如何教法，柳月果然死而复生。经与《聊斋志异·画皮》相比较后，发现它们的故事情节大致相同，但也有很多的细部差异，主要有：《画皮》中是王生主动挑逗妖怪化装的女郎；虽曾将其匿于密室，但告诉了妻子，只是不听其劝；后来途遇道士，被告知浑身有邪气缠绕。王生偷窥时看见妖怪执笔涂人皮，然后披到身上，于是才赶去向道士求救，道士让将自己的蝇拂挂在王生的门上。鬼先是不敢入室，后来还是裂腹掏心而去。道士得知后，赶来收妖，已化为老姬的女妖终于原形毕露，化为烟，被道士收入葫芦中了。但道士无术救王生，而指引其妻去求一个疯子乞丐。王妻遭疯子的百般凌辱，并勉强吞食了

对方吐出的痰唾。眨眼之间，疯子不见踪影，王妻只好“惭恨而归”，“抱尸收肠，且理且哭”，于是将那痰唾吐出，竟是一颗活心，它自行落入了王生腹腔中，王生便复活了。可以看到，两者虽有差异，但主要脉络却如出一辙。而且，稍加分析还可以断定，应属《闽都别记》化用《聊斋志异·画皮》的有关故事，再根据本书故事情节的需要而作适当的改造制作。另一处的情形也与前一例相仿佛。在《聊斋志异·陆判》中，朱尔旦豪放而愚钝，后因众人戏弄他，故意让他去十王殿把判官偶像搬来，以此为契机而与这位陆姓判官结成了人鬼交。后来陆判在朱睡时为之整理胸肠，又换了个慧心，“自是文思大进，过眼不忘”。朱便主动请陆判为其妻换付美貌面容。后来陆判果然物色到合适的人头，便趁朱妻酣睡之际而切去其旧头，换上找来的美人首。而在《闽都别记》第139回至第141回，则写愚钝的骆拓天一次与友人会文，难别高下，拓天主动去把圣王庙的猴神像抱来，从而与猴神成了好友。接着写猴神先替骆心贤貌丑的妻子换上了一副好脸面，被换者铁氏则是自愿由妍变媸，但这是用的剥皮法，而非蒲氏手下陆判那样用的换头术。然后再将铁氏丈夫的慧心与骆的愚钝之心交换，以各遂心愿。可见，它的基本情节也大体上与《陆判》一致，只是小有差异罢了。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里人何求不但从《聊斋志异》中取资甚多，而且方式方法也甚为多样。因此，探讨《闽都别记》对《聊斋志异》的借鉴、取资，对于了解里人何求的确切情况、他写作此书的心态乃至此书的写作过程等，都有重要的意义。

雅俗共赏的《闽都别记》

方炳桂

唐宋以至明清，福州文风鼎盛，文人辈出，有不少历史典籍和文艺佳作传世，充实了闽都的文化宝库。但是，其对民间的影响都不如一部通俗小说《闽都别记》。

《闽都别记》约成书于清乾嘉年间，这已成共识。这里说的是“成书”，书中的种种迹象表明，“成书”之前是民间流传的口传历史和口头文学。比如，故事情节都不是从头一贯的，一般是若干回或数十回说一个故事，其中陈靖姑、周启文和铁麻姑的故事最长，三者的情节几乎牵涉过半。也有些故事荒诞无稽，随意穿插，不给人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从未有人为之传播的也不在少数。

许多人说到《闽都别记》，都免不了说是“用福州方言土语写成的闽都故事”，有的甚至说“语言较为粗俗”。我以为这些说法不大准确，是没有通读、细读的结果。我们对《闽都别记》读得多而细了，就会发现她绝大多数是用通俗化了的古汉语加一些福州土语写成的，即使是外地人，大体都能读得懂，特别是福州人或略懂福州方言的外地人读起来会感到格外亲切。所以冠之以雅俗共赏较为贴切、公道。

先说雅的方面。

我们翻开《闽都别记》第1回，一开头就被书中对闽都的介绍折服了。文中写道：“盖闽都东南滨海，西北联山，重关内阻，群溪交流，三峰鼎峙于城中，二绝高标于城外，襟江带湖，沃野千里，南连江广，北跨温台，东通吴越，万里重山环绕，地沃山强，诚天下之胜也……”这一段文字，除句逗不分（原作无标点，是点校者加的）外，文字十分精练，简直是一幅榕城美丽的画卷。紧接着写周处士带子启文游乌山的情景。双峰寺和尚懒安陪父子俩游山，连引古诗和周处士所吟所题诗七首。所引所吟的诗都很美，且意境与情节十分吻合。如周处士诗兴起，在墙壁上题诗一首：

万里重山绕福州，南横一道见溪流。
天边飞鸟东西没，尘里行人早晚休。
晓日春山当大海，连云老墅对高楼。
那堪望断他乡目，只此萧骚自白头。

这一段情节不但为下面周吴两家“走反”（福州方言：避战祸）和周启文与吴青娘榴花洞艳遇作了铺垫，而且一开始就把看官引入了绝美的世界，给了人们闽都山

水美的享受。至此，我们能一边享受一边说她很粗俗吗？

紧接着第2回、第3回“走反”之后，第4回至第6回，说的是周启文与吴青娘的榴花洞爱情传奇。这是全书中三大爱情故事（另为“缺哥望小姐”和“荔枝换绛桃”）的姐妹篇，可谓环境特、情节奇、文字美的民间文学的典范。

故事为闽都设计了一处东山榴花洞，留下了千古之谜，让我们后人去寻梦、想象那神奇的洞穴。历经百年岁月，世代的闽都人都在寻觅梦幻般的榴花洞，总希望有朝一日，也像长乐人发现显应宫那样找到榴花洞，因为那是比世外桃源、蓬莱仙境更值得向往的地方。我们真佩服说故编者独具的匠心！在洞中另有天地，一对青年男女十天十夜石榴充饥，以诗代言，表达各自的心声，有倾慕，有爱意而不苟且轻薄，这不正是今天我们要倡导的爱情模式吗？周启文与吴青娘互表爱意的的方式多用诗，其中一首是：

青娘）既有石（实）榴（留）何须桃（逃）。

启文）若无橄（敢）榄（揽）焉得藕（偶）。

青娘启发启文大胆向她示爱，启文也表示会很好配合的。这种设计既巧又美。另外，到了洞房花烛夜，演了一出“考新郎”的戏也很有趣。青娘要启文说出“夫”字的三种写法：士大夫的“夫”字上一横长，下一横短，除去下面的“人”是“士”字；脚夫的“夫”上面一横短，下面一横长，除去下面的“人”是“土”字；夫妻的“夫”字上下两横一样长，是平等的。有点像“苏小妹三难新郎”的故事，很雅、很美、很有趣，民间百姓十分喜闻乐见。

榴花洞的爱情故事构思独特，格调高雅，追求情理又不落俗套。第5回结尾有诗赞曰：

谁识仙翁亦爱才，肯将清洞借裙钗；

周郎不用题红叶，满树榴花尽是媒。

因为《闽都别记》被误说成“用福州方言土语写成，很粗俗”，把美和雅的一面忽略了，因此现今的后生一代不愿去读她。当然书中也有相当部分内容荒诞，情节拖泥带水，甚至是带有淫秽和迷信色彩的。这是时代留下的烙印，包括历史上流传的许多名著，也难免有此毛病。我们能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取其精华，避之糟粕就好了，况且精华是其主流呢。

再说俗的问题。

俗是民间文学的看家本领。它源于民间的口头传说、传唱，以民间故事、民间歌谣、地方戏曲为主要载体。《闽都别记》未成书前就先在民间口头流传。经过长时间讲古者和说书人的传播并不断补充修改，最后于1911年，由福州南后街人董执谊整理编印成书，至今已整整一百年。由于其先前由口头传播或手抄传阅，所以

在语言和所反映的生活方面难免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地方色彩就是俗，但俗不等于粗俗，而是俗中有雅，雅中有俗，雅俗共赏。董执谊举人出身，要他用古文记录、整理出一本毫无土语土字的书来可谓易如反掌。但他不这样做。他珍惜民间的口语，尽可能地让它保留在书中。正因为这种保留，才使此书带有浓浓的闽都味，无愧于《闽都别记》。我们佩服和感谢董先生的卓识和远见，才使得我们今天拥有这一份宝贵的财富。我们在纪念《闽都别记》问世100周年之际，一定不要忘记这一点。这也是对闽都传统文化感恩和尊重。

《闽都别记》中保留了许多福州土语。这些土语使语言变得通俗生动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表现人物的身份和性格。这些土语都是老一辈福州人口头交流时常用的，但如今已慢慢流失了。联系书中的上下文，体会一下这些土语的意义，是理解书中故事和人物性格，学讲福州话的一种好办法。如：

扛抬)、回寻讨找)、盘驳辩论)、盘本讨回本钱)、天大光天大亮)、十领十件)、行头服装)、回转回去)、赖你冤枉你)、悬望想念)、拍打武戏)、郎罢父亲)、奶母亲)、落薄落魄)、呆人坏人)、没该载没规定)、孩溪小孩)、二使懒惰人)、晡时雨午后雷阵雨)、曲蹄置民)、造化幸运)、侯人不正经的女人)、食酒饮酒)、目宰眼泪)、偎铺躲在被窝里)、脱胥骂说人坏话的人)、脱白官员微服)、少礼不好意思)、吉谷人体微微动弹)、脚色角色)、没时道运气不好)、交加彼此往来)、查梨乱糟糟)、撩标玩耍)、尅挤)、陶泽糟蹋)、收煞结束)、拍白公开)、生得好长得美)、毛煞甲最没办法)、刻薄仔很会占人便宜的年轻人)。

福州话是闽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她好比一艘大船，承载着诸如闽剧、评话、伢唱、方言故事、民间歌谣、乡谚俚语等。这艘大船如沉没了，上述文化也就一齐沉没了。我们今天纪念《闽都别记》问世100周年，在吸取书中历史文化养分的同时，一定要意识到她还是一座福州话的宝库。依笔者之见，《闽都别记》至少蕴藏着福州话“三宝”，即故事、熟语和歌谣。

故事和熟语(含俗语、谚语、歇后语)。《闽都别记》里的故事讲不完，数不清，其中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的有：榴花洞的故事、陈靖姑的故事、郑唐的故事、艾敬郎与冷霜婵的故事、缺哥望小姐的故事、闽王的故事(系列)、白马三郎与鳝溪的故事、孝义巷的故事、双抛桥的故事、罗星塔的故事、郑性之的故事、罗隐的故事。

这些故事，不但让人“讲爽快，听快活”，成了闽剧、评话、伢唱的重要题材。闽王的故事让人了解到闽国53年的兴衰史，有的还成为传统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福州民间的娘奶信仰、姑娘二十四岁不婚嫁、年节供品中供鸡不供鸭、初婚妇女元宵节到娘奶庙里请花等均来自陈靖姑的故事；白马王信仰来自白马三郎的故事；福州节俗祭灶的许多习俗来自郑性之的故事；孝义巷的故事还被今天的家长和老师，

作为道德教育的素材，讲给青少年听，收到很好的效果。

《闽都别记》中的故事，有的都成为福州俗语。如：“鼓楼前拾柴配 木头上劈下来的木片，也有写成‘柴柿’的）”，说的是当年建鼓楼时，来自连江的徐得兴和来自罗源的俞百均两个年轻人，同在一家药店里打工。老板叫他俩去拾柴配来烧火熬药。俞百均的脚不慎被一根木头砸伤。老板不管他们死活，徐得兴即辞去工作来伺候俞百均，直至俞百均伤愈。这个故事被人作为肝胆朋友的代名词。如有人问：“你和他是什么关系？”听者只要说是“鼓楼前拾柴配的朋友”，对方就全明白了。

“食马屎诈癲”是喻比人装疯卖傻的一句俗语，来自闽王王继鹏（王昶）欲杀其叔王延羲。时王延羲被贬到马房里饲马，见王昶来，他诈癲，将马屎送进嘴里食。这个令人恶心的举动骗过了王昶，躲过一劫。后来杀了王昶，当了闽国最后一个闽王。

《闽都别记》里的许多故事都成为福州俗语，如：“郑唐烧火炮——除死无大灾”，说的是人都要死，不可怕；死都不怕，如果除死无大灾，不是什么都不怕了吗？此外还有“压厝脊”，说永福（今永泰）丑女牛虻，因长得丑而嫁不出去，但她心地善良，每天爬上屋顶厝脊上织渔网，后徐得兴（见“鼓楼前拾柴配”）慕名娶她，成就一对美满姻缘。“缺哥望小姐”，喻有情人终会成眷属。“刘九妈认郑（错）婿（也有写成‘使’的）”，喻糊涂的人连丈夫都认错。“荔枝换绛桃”，喻青年男女的爱情举动，彼此交换信物。等等。

《闽都别记》中引用和穿插诗歌达三四百首之多，其中有许多是民歌体的。如第289回“郑唐既囊罄仍诙谐”里，一群妇女拦路要郑唐唱诗，而且诗中要有一至十的数字。郑唐随口唱道：“一妹不如二妹娇，三寸金莲四寸腰，五六胭脂七钱粉，妆成八九十分超。”第342回结尾时一首歌写道：“东也流，西也流，流到天南有尽头。张也败，李也败，败出一个好世界。”这些民歌体的歌谣内容通俗有趣，读起来朗朗上口。如此等等，书中比比皆是。

从《闽都别记》看福建海商

赵君尧

《闽都别记》是福建历史上流传至今篇幅最长的一本传奇话本小说，虽然内容十分庞杂，却也充满浓郁的乡土文化气韵。全书所叙人物事件虽涉及福建各地，但仍以福州地区为主。故事以福州东山榴花洞为开端，始于汉唐五代，详于闽王时期，经宋元而迄于清初。历史跨度长达两千多年，其间杂以正史、别史、野史、传说，虽颇多失真与附会，却也保留了大量福州地区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地方掌故、民间习俗、社会风尚、福州方言、俚谚俗语。其独特的地域文化色彩和浓厚的乡土气息，深受福州地区读者和海外福州十邑同乡的欢迎。同时，也不失为民俗学、语言学、地方史、文学史等专家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

新石器时代昙石山文化遗址是福州城市的发源地，也是福建闽族发源地。自古以来，福州就是一个沿海城市，“闽在海中”和闽江水系、福州盆地，孕育出汉唐时代的福州港，造船业和海外贸易都很发达，如法海寺旁的宦贵巷（原名番鬼巷），大桥下（万寿桥）的泛船浦（原名番船浦），都可以看出当年海洋贸易、中外文化交流之景象。番鬼巷当是番商来福州聚居之处，番船浦即是当年泊番船的泊地，唐代福州刺史裴次元于唐元和八年作《球场山亭记》碑文中说：“海夷日窟，风俗时不恒。……麇闾阗阗，货贸实繁。”这显示出福州由于海外贸易兴盛及夷人驻留增多，不但货物充积、商贸繁荣，而且影响到民俗和风气的变异。《闽都别记》给读者所展示的正是——一幅幅瑰丽多彩的中外海洋贸易风俗图，人们从中看到一个鲜活生动福建海商形象。

闽在海中以海为业

福建一面临海，三面环山，使闽人很早就开始了海上的探索活动，历经多少代人的努力，逐渐形成一条海上贸易通道。《闽都别记》第167回“严采莲假男聘佳婿，铁连环作赘图美男”载福清人习俗：

在网山地方，该处无人读书，都是讨海种田。他是王姓，有百万家财，父兄皆在海中行钓船。

这里描写在福清这个地方，由于西北多低山丘陵东南面海的地理环境，当地人主要以讨海种田为生。有位姓王之人，其父兄都是从事海洋贸易和渔业，积累有百

万家财。书中第19回“素女庙题诗妯和娒，乌龙江被浪难救灾”说，福州有一位名叫吴光的大海商，家有百万家财。他生有六个孩子，拥有十只海船，不仅常往返于天津、淮、扬等地进行商贩活动，而且还经常出洋贸易。第20回“启文得交信报无到，青娘爱夫卦占有灵”载其：

长子名鸿经，五子鸿谋，同父管押十只洋船往来，一年至交趾、日本、吕宋等国，一年至天津、山东、淮扬各处。次子鸿济、三子鸿韬、四子鸿略，在淮安坐庄，料理十六间行务。

足见其海洋贸易事业之发达。第29回“刘尚杰检契听书，众乡邻代地添骨”又载：

连江有一户姓刘名海福，先在洋船上作水手，后帮梢搭货，遂至自行载货通番。娶妻俞氏，未几年，发至数十万家财。晚年只生一子，知足，不复漂洋，将银尽置田产，皆本乡地场，周围一眼望之不尽，都是刘家田园。

这一段描述连江刘海福从在洋船作水手开始，发财致富，成家立业，不再漂洋，尽置田产的过程。从中也看出福州人的文化心理，穷时勇于闯荡，富则只求安稳。福建人经商一向以精明著称，不仅善于抓市场经商，而且敢于冒风险经商。第183回“吴云程计捉海寇首，铁麻姑醉醺晓烟尸”载福州长乐军正使、商人祝长安：

有船行洋贸易。那年，至渤泥国进港，船碰礁凿破，货没人存，向国王借二千置货回，得利。又装货，带子晓烟同至渤泥入澳，船又打破，货又尽没。又向王借本，因不借，将子晓烟送进为质。又借五千银，装货来中国发了。复至渤泥，王知获息无几，不待开言，又发银五千与之，置货往返数回，得息数倍，遂加息还本，与王赎子。

通过这段形象描写，我们知道海洋贸易虽然利润丰厚，却也艰险异常，海上触礁、遭风倾覆是常有之事，甚至葬身鱼腹付出生命代价。但这种艰难险阻还是无法阻挡海商对高额利润的追求。正如书中所描述的祝长安，虽数次船破货没，但他仍然想方设法筹措资本，甚至不惜把儿子交渤泥国王作人质，终获厚利，赎回儿子。

海商兴盛官府豪夺

民间海洋贸易的兴盛，尤其是高利润的回报，引起官府的觊觎，他们不仅想尽办法重征海商税赋，甚至罗织罪名盘剥谋夺海商财物。第60回“小康回夺父弟海船，王月英教伯母投吴”记载五代闽国王璘时，官府就以私通外国的罪名，对海商进行巧取豪夺：

各处使有爪牙探访，探得吴光十条大船载有百万洋货，现在进港……吴光之十船正收泊江干，军卒喝曰：“国计使薛老爷奉旨来查验洋船。”……内载：奇

楠香五百斤，人参六百斤，燕窝一千斤，珍珠大小三斛，珊瑚长短二十四艘，其余珍奇异宝无数，看之不尽，只看四五号止，文杰便骂曰：“好个大盗，即古之吕不韦亦无此货，这不是私通外国，盗劫而来么？”即令将十条船尽数抄封。……薛文杰重征赋税，商民怨恨，至闻吴光十船被其抄封，众皆不平。台江上下数千号商船来会齐，助吴光反出……吴光扬帆顺风，不数旬到了江南扬州……吴王杨渥悦而纳之，以吴光为嘉远侯，督领淮扬水军……共请讨王璘、薛文杰。

五代时，王审知创立闽国，他治闽29年，节位自处、选任良吏、省刑惜费、轻徭薄役、与民休息、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兴办学校、发展海洋贸易，使福建社会、经济、文化得以很快发展。王审知去世后，其子孙为争夺王位相互残杀，国运日衰，闽王璘时，百姓怨声载道。从上述描述中我们看到，五代时福建民间海洋贸易是何等的兴盛，仅吴光一人就拥有十条大海船，一次进港就运回数量可观的奇楠香、人参、燕窝、珍珠、珊瑚等海外奇珍异宝。其次，可以看到当时闽国政权的官场腐败，为了无偿霸占海商的财物，竟然以“私通外国”、“盗劫”的罪名抄封了吴光的十船洋货。第三，看到当时官府对海商重税，这种竭泽而渔的政策使“商民怨恨”，以致当他们听说官府以莫须有的罪名抄封了吴光的十船洋货时，“众皆不平，台江上下数千号商船来会齐”，帮助吴光反出福州城。第四，可以看到此时闽国与周边邻国的紧张关系，当吴光驾船逃到江南扬州吴越国时，“吴王杨渥悦而纳之”，并“以吴光为嘉远侯，督领淮扬水军”，共同讨伐闽国的王璘、薛文杰。

吴光虽在扬州军衙任职，但全家仍以海洋贸易为主业。第125回“吴周寻亲反陷倭国，神僧摄孩留在闽君”载其“子皆不仕，同眷属俱在苏州贸易”，后因处决恶少，得罪吴国重臣，知无立锥之地，一面遣使送表至金陵认罪谢恩，一面诈报盗船到来出海剿捕：

李家宰奉诏书来斩吴光，而吴光之船已出扬子江大洋去矣。起先吴光留心避祸，故家眷等皆寄寓苏州，六子亦不与在朝，仍为商贾……时诸子十只船货皆装满往东洋，有书来禀……至吴光同小康回及诸人出洋，遇着，一同驶至日本倭国。吴光之子鸿经、鸿济、鸿韬、鸿略、鸿猷共掌十只洋船在苏州，素常来往倭国贸易。

这段描述福州海商吴光因不愿受闽国官府的剥夺而反出，投奔江南吴越国，受封嘉远侯，督领淮扬水军。吴光虽为商人出身，对官场险恶却十分了解，所以他不让儿子在朝为官，仍从事海洋贸易，交好诸国，留有退路，以防不测。果然不出其所料，吴光因处决恶少，得罪朝廷重臣，即将遭处斩。幸好吴光巧设金蝉脱壳之计，潜出大洋与诸子会合，免去杀身之祸，迁居倭国。

南洋留仕传播华风

福建海商知书达礼，深谙商道，甚受通商贸易的南洋诸国的欢迎，以致有的海商受聘留仕，辅佐番王，传播华风，第261回“风漂麻喇国以人疑鬼，巧盗中国种藏妇谋儿”载：

福建漳州府商人，载货去日本国中售卖。一日船至洋中，忽遇暴风突起，船被击碎，通船数十人皆溺于水，死活不知。惟余五人，抱木逐浪漂流，不知有几多里数。忽共至一海岸，遇救得生。一乃船主出海，姓郝名元，其余四人：一乃掌数船伙姓阮，一乃掌货船伙姓芮，一乃管碇船伙姓朴，一乃二付出海姓樊。

其地乃麻喇国……适有一番官，名哈拉沙，早年在别岛曾见过中国船，亦是被风漂至，聚饮过来，尽知中国人皆有经济奇才……郝元将《大学》、《中庸》再讲二章与听。哈拉沙听了，大喜曰：“恨遇君迟矣。今幸遇之，亦不为迟。明早即去见王，请公为国师。”……哈拉沙便带至。王见……亦喜，延入内殿为国师，所有政事，皆听之行为。遂荐阮、芮、朴、樊同难四人共掌政事……王各与官职，国遂大治，内外和衷，众民欢悦……郝元等五人在麻喇国为番王辅佐，不觉十六年，内外教化皆行。军民知大义，识五伦，干戈宁息，万民乐业。

南洋诸国，即使到了15世纪，与中国相比，还是处于比较落后的社会发展阶段，为氏族、为部落、为方国皆有之，社会文明程度较为低下，如第180回“重拜谊回船遗碇，三漂泊群人断魂”描写海商船遭风漂流海上，不识海程路径，见一岛便往泊：

进一港，有讨鱼者泛竹排，排边有四五人蹲在，以两手入海里捕鱼，其人身不满五尺，手长丈余，捕有鱼或捉入篓，或入口即食，手长似虾摄物入嘴一样。

从这段描写中可以看出当时南洋诸国的生活习俗、风土人情和人种。捕鱼“人口即食”，说明此地仍保留原始人类不火食的习俗。“身不满五尺，手长丈余”和“手长似虾”，从体质人类学来看，应像是尼格罗人种。在这样大背景下，南洋诸国统治者对来自高度文明的中国海商的态度，肯定是求之不得，于是，才出现了郝元等五人在麻喇国辅佐番王长达16年之久。这些人物事件的描绘，都可以从正史文献中找到他们的影子，如《宋史》的“高丽国传”和“占城国传”。

海商奇遇神秘离奇

自古以来，中国先人就始终不渝地探索海洋的奥秘，出现了诸如《诗经》、《楚辞》、《山海经》、《庄子》等充满海洋神奇传说的文学作品。《闽都别记》中关于海上奇遇的描绘显然受先秦古文献的影响，加之听闻海商所言，于是便创作出许多神秘

离奇的故事。如第144回“烛阴国听棍说大话，不周山望仙亲回程”、第145回“男女仙救童斩光棍，夫妻翁带幼漂渤泥”、第146回“听胡笳盗幽女会妹，停风浪品萧琴论文”描述海船往返海上所历烛阴国、大人国、一目国、轩辕国、蓬莱国、黑齿国、穿身国、小人国、交胫国等显然受《山海经》影响。再如第180回“重拜谊回船遗碇，三漂泊群入断魂”描写海船险遭鲸鱼吞噬的奇遇：

不知行有多少水路，时太阳已西，忽见东山头又并出两日，灼耀而明。众惊异，何以连出三太阳。又望见东山头太阳下有一大洞，海水奔流入洞急如百箭，船舵下转，将流入。

这段描写极力夸张鲸鱼之大。时太阳西落已近傍晚，却见东面海上矗立一座高山，遮天蔽日，山头还出现两个耀眼的太阳，其下有一又黑又大之洞，只见海水如箭之疾奔泄而入。船舵已不听使唤，一船人惊恐不已，只见船将被吸入黑洞……

紧接着第181回“免巨鱼吞天女赐讖，因群猿会丽容报恩”描述船被番人救出后，那番人告诉他们说：

不知耶！适浮起双日与山乃是大鱼仰首，双目如日，口张似洞，船若流入被吞，至七日化作粪矣。

这里描述的应当是来自海上经历的商人之口，只是把鲸鱼的双目写成两个太阳，把鲸鱼的嘴写成大黑洞，显然是作者的夸饰之笔。更有甚者，还有几至荒诞之说，如第241回“云程随妻归扶颠国，麻姑格物取化鸡虫”说：

有人食面至数十斤不饱，其腹中有消麦虫，人亦黄瘦，将其饿至饥甚，以炒熟之面引出，状如蝎，人亦不再食面。虫贮于筒内，带至海边，熬一锅滚油，将虫入油翻滚。须臾，海中夜叉捧献一盘小珠，不受，叱之去。又来献中大珠一盘，又叱之。遂捧一粒碗大之珠来献，始接受之。油中虫捞起，又存筒内如故。把碗大之珠抛落海中，海水裂开成路，遂入海藏，选取奇珍异宝而回。

读之，只能使人感到此乃天方夜谭之神话也。

郑氏海商富甲七闽

郑氏海商集团创始于郑芝龙，他算得上当时世界海洋贸易和航运业中的“船王”，是那个时代真正全球化、国际化的大商人。第316回“娶王女仙鲤投胎孕，秉节钺倭国还英儿”中叙述了郑芝龙下海亦商亦盗、受招安为官以及抗击荷兰殖民侵略者的过程：

适有将往日本国便船，芝龙即投上船为水手。船至日本国，芝龙投于乡亲栈行中……那时有中国海澄人颜思齐为首盗……芝龙兄弟遂投之。至首盗颜思齐死，再欲立首。众人以决，乃效王审知以剑插米中，各来拜，能拜动剑者，

乃天所授也。即插剑，众皆拜不动。芝龙一拜，剑即跃落地。众遂服之为魁首。欲寻地场，遂寻至台湾……台湾全为芝龙所有……又分据各海岛……

天启六年，船聚漳浦白礁洋面，抚镇朱一凭遣官兵击之，不能胜……泉州太守王取，遣人招安，芝龙早有归顺意……遂率众降于督师熊文灿……崇祯三年，芝龙奉命平广盗、征生黎，屡著劳绩……贺兰来犯厦门。巡抚邹继珪拜芝龙为将剿之……芝龙率兵攻杀，生擒贺兰五十余人……芝龙官至都督，威名大振……

第343回“隆武陷没芝龙归顺，成功踞岛施琅投诚”又载：

郑芝龙在番多年，群寇皆其担盟，行船若无郑氏旗号，不能在海来往。每条船插有郑氏旗号，纳银二十两，一年共计收银千万……郑氏富贵甲于七闽。

书中所塑造的郑芝龙形象及其发迹经历，基本与历史文献记载相吻合，但作为文学形象，其中不乏有作者想象元素。总的来说，福建海商发展到郑芝龙亦商亦盗的海商集团达到顶峰。他依靠朝廷，剿除兼并其他海盗队伍，控制了东南沿海直达马六甲海峡的制海权，成为一支可与当时欧洲东来的海上殖民势力相抗争的力量。那些出海从事对外贸易的海商，只要每船向郑芝龙交纳二十两白银，挂上郑氏旗号，就可以得到郑氏海商集团保护，安全往返于海上。郑氏海商集团也因之年收入白银达千万两富甲七闽。

德义经商方得富贵

福建海商有着优良的经商传统文化，在海外的商业贸易活动中，始终以“德”和“义”作为经商的核心价值，坚守以德义取富贵的价值取向。第395回“投军伍拐子归正道，遇恶兽依鬼救生还”、第396回“发心向善神护鬼远，漂舰报功兵擢官升”描述时有荷兰番众反叛，在海岛掠劫过往客商。提督万正色同许参将带兵去征剿。战斗后许参将之船漂出外洋，四昼夜不能收泊。后又行数日，收泊于一岛，派人上山查探，原来是儋耳国，地近广东。番王令人代为修船，并由番兵引到广东地界：

官兵遂陆行……至同安歇旅店，有一人号油漆杖……曰：“前所赚之银，日夜忧恐出破。那日至乌石山道山观闲游，见壁上题有八句字云：

勿损人利己，勿口是心非，
勿见财忘义，勿暗室相欺；
要平安守分，要广积阴功，
要轻财重义，要济急扶危。

因读此八句，便惊心触目，思平生所为，皆背此四勿四要，若不赶早改过，祸至改之不及……遵奉四勿四要，将来富贵易于反掌。

这段描写，通过同安旅店一号“油漆杖”之人的口，阐释福建海商经商乃至为人之道，批判那种从商场到官场的损人利己、口是心非、见财忘义、暗室相欺的丑陋行径，提倡平安守分、广积阴功、轻财重义、济急扶危的良好社会公德。最后归结提升到德义经商方能取得富贵的精神高度，发人深省。

写于吉祥山麓金安公寓

2011.2.17

1927年石印本跋

董执谊

闽都别记四百回，约百二十余万言，署里人何求纂，其人不可考。其书合于正史及别史载记者各十之三，野说居其四焉。以福州方言叙闽中佚事，且多引俚谚俗腔，复详于名胜古迹，文词典故，多沿袭小说家言。虽属稗官，未始非吾闽文献之厄助，博奕犹贤，不可废也。书中章回，修短不一，自二百四十一回后，若别出一手，殆编以讲演，陆续成帙者。第向无刊本，辗转沿钞，讹脱殊甚。闲居浏览，为信手点正，倩墨史清缮一通藏之，后之阅者庶可得此书之真面目尔。装竟，适革命事起，闽都又困兵燹者三日，不知有好事者续为记否，感慨系之，爰志其缘起如此。

清宣统三年九月二十日藕根居士识于冶城之屈蠖斋

书中摘叙古迹题咏，多附有拂如氏五七言诗，当即纂者之作，其诗殊不足存，以全书皆仍其旧，故仍留存之。丁卯嘉平重印附识。

林光天，字水如，道光间副贡，喜为白话诗文，传钞颇多，访其家亦无完帙，以与是书体相近，且惜其日久失传，爰就所见附录于后，庸有未尽收也。又附识。

《闽都别记》改写稿序一

螺江女子

《闽都别记》为福州民间传说的总汇，包含福州千年来民间文艺和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广大群众在豆棚瓜架下津津乐道、耳熟能详的。我们要了解福州风俗习惯以及传统思想、成语来源，就必须研究这部《闽都别记》。全书除了记载闽宫轶事外，大部分都是民间无产阶级、农工大众可歌可泣的事迹，异闻迭出，妙趣横生。这些平民事迹，在封建时代是不曾被人注意的，这是民众文学和资产阶级文学不同的特点。在现在需要真正人民文学的时代，这种人民生活的故事，是值得介绍的。当然，它因为经过许多年的口头传说，多少带点神秘意味，可并不是信口开河，而是的确确那时民间的口碑，甚至载在史籍上面，历历可数，被后人歌咏赞叹、认为美谈的。我们知道，荷马史诗和希腊神话都曾世界文学中占着重要位置。其中有许多出乎情理之外的神话，可是到现在还有人研究它，甚至人民政府教育部门也指定它为学校图书馆必备的参考书。这因为它是古代传说，多少有点历史背景，和任意向壁虚构不同。我国古书中，如《山海经》一类，像这样的记载也不少。那时初民生活知识简单，以为山川都是有神的。福建在唐常袞始兴文化，则五代时自宜有种种神话传说。这正足以说明那时人民的生活，并不减少它在文学上的价值。原书是手抄孤本，秘藏福州陈氏。作者自称何求，有时自署拂如，据书中题九仙山诗，有“吾宗”字样，可证作者实是姓何，生平事迹已不可考，由该书收藏之久推之，大约是明末清初人。因为是福州人民自己的文学，所以是用福州方言写成。又兼误字极多，即使福州人读之，也往往不能了解。以该书为蓝本，旁搜史籍，正其谬误，补其漏略，以公同好。

庚寅（1950年）春，螺江女子 陈懋恒）志

这篇序是陈懋恒女士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改写《闽都别记》时作的。原文篇后署“庚寅春，螺江女子志”。题目为编者所加。

《闽都别记》改写稿序二

落叶

《闽都别记》是一部特殊的古典著作。它记载了一千年来福州的民间传说。在许多文学遗产中，有它独特风格。例如：

一、统治阶级的著作对于农民起义，常常尽量诬蔑。这部书却明明白白指出黄巢到福州丝毫没有焚抢，房屋街市，原封不动。一共只杀了一个人，而且这人还是自己顶撞黄巢，才被杀的。像这样记载是真正站在人民立场的确实历史，其价值高过于一切统治阶级所写的大部官书。

二、旧式小说描写的对象，不外统治阶级“公子小姐”们，自然情节也就大半庸俗。这部书描写的对象，大多数都是工匠农民、艺人贫士和各种民间故事。千年来的风俗习惯、歌谣谚语和匹夫匹妇可歌可泣的奇迹，一向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者。这书搜罗得特别丰富，可算是人民的《史记》。

三、历史的起源是由于神话和传说。八闽开化较晚，所以五代时还有很美丽的神话。这部书搜集了神话和传说不计其数，有许多现在还流传民间，所以它是研究民俗者必读之书。

四、它没有旧式小说的通病，如歌颂封建多妻主义等腐朽思想。反之，它不但赤裸裸地叙述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也提倡男女自由恋爱。反抗封建、争取自由的故事充满了全书，在在流露着进步思想（如流行的“荔枝换绛桃”，就是这部书里的一段故事）。

五、它的情节诙诡，仿佛《天方夜谭》。可是《天方夜谭》是信口开河，所说无非王子、公主、妖魔、珍宝，往往彼此蹈袭。这书却大半都有历史依据，人物事迹也新奇可喜，绝无彼此相同之处，更没有资本主义的“美人黄金”思想。

六、它的神话之多，不下希腊神话。可是希腊神话里的神是和人隔绝的，甚至专制野蛮的。这书里的神是有血有肉的，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是完全平民化的。

七、它有的地方很像《聊斋志异》，但是这书写成的时期，大约比《聊斋志异》还早，所以可能是民间本有的传说。这更证明这书记载的真实性。

八、它文笔很简朴晦涩，而且多用方言写成的，这证明了作者是民间文学家，所

这篇序和前一篇序一样是陈懋恒改写《闽都别记》时所作的。时间未署。

以有这样进步思想。

它虽然有了以上各种特点，可是到现在还很少有人注意到这部文学遗产。其原因是因为它本来是一部手抄孤本，保藏在福州陈氏的家内，视为“传家宝”，不肯轻易借人，所以得见者极少。而得见的人又认为，它不过是记载民间传说，并没有什么“皇帝”、“宰相”的事迹，不值得去传播。它又披着平民化的福州方言的外衣，文字也晦涩简俗，福州人看的时候都感到十分吃力，不容易明白它的意义，不懂闽音的外省人更加莫名其妙了。因为这几种原因，虽然最近十余年才有人辗转传抄，究竟流传不广，再经过抗战、沦陷等等兵劫，已经很不容易寻到全书了。

祖国的文学遗产是丰富的，但是像这样平民化的长篇小说，还不多见。此书不但在中国古典文学里，能够于《水浒》、《西游》外别树一帜，在外国古典文学里，也可以和《希腊神话》、《天方夜谭》等一较短长。

因为原书多用福州方言，不容易普及，因此用国语改写，并将需要解释删润的地方，一一整理增订，以便读者。原书的精华及优点，一概保留。至于原书有的地方不免涉及迷信，这是记载民间传说和神话所不能免的，能够修改的地方，酌量修改。不容易改订的，仍保留原来面目。好在民间传说，大半混杂神话，究竟和真正宣传迷信者不同。而且这是几百年前的著作，受历史条件所限制，我们不能用今日的尺度来要求它（《水浒》、《西游》、《红楼》、《三国》也都有类似迷信的地方）。

自然，改写的仅仅做到容易了解，缺点和纰漏的地方，一定不免，还望读者随时提出意见，以便修改。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闽都别记》前言

傅衣凌

福建人民出版社为保存地方文献，重新校印《闽都别记》，嘱我写一前言。我于该书素乏研究，但颇感兴趣，印象甚深。记得六七岁时，我们总喜于夜晚饭后茶余之际，团聚在一起，围听大姑母为我辈兄弟姐妹讲说《闽都别记》里的故事，说得娓娓动人，听得津津有味，更阑夜静，乐而忘倦。至今在我的脑际里还回旋着什么“周拱的金砖”、“拿宝不居财”、“蛇郎哥、蛇郎奴”、“郑唐烧火炮”等故事，勾引我重新回到六十多年前那种无邪而天真的童稚生活。

《闽都别记》的写作时代，约在清乾嘉之际或者更后些，系当时福州说书人根据本地民间传说，参考历史故事所拼凑而成的一种话本。作者曾署名“里人何求”，然对于他的生平略历，则究莫能详。民国《福建通志·艺文志》未见著录，在近人的著述中略有提及，亦语焉不详，是以本书的作者，究竟为谁，尚是一个疑问。或云“里人何求”含有不知何许人之意。话虽如此，亦非无线索可寻。《别记》本在括叙古迹题咏，常附有拂如氏之五七言诗，这拂如氏是否即系《别记》的作者，史无明文。但在第七回所附的“九仙山”两首诗，起句作“吾宗伯仲九神仙，修炼斯山汉代年”，似是作者与何氏有关。不过我们以为本书既属话本，则非出于一人之手，故可不必详究作者为谁。关于本书的来历，最初印行此书的董执谊先生在跋文里有如次的话：

《闽都别记》四百回 按：应作四百零一回，因第二百零回有两回），约百二十余万言……其书合于正史及别史载记者各十之三，野说居其四焉。以福州方言叙闽中佚事，且多引俚谚俗腔，复详于名胜古迹，文词典故，多沿袭小说家言。虽属稗官，未始非吾闽文献之厄助，博奕犹贤，不可废也。

因本书用福州方言土语，以熟见的福州地名古迹，穿插历史故事，附会民间传说，描写福州社会生活，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故雅俗共赏，深为一般大众所喜爱乐闻，拥有一定的读者。以前只有抄本行世，它和《榴花梦》一书同是福州租书铺的热门书，直到清末民初始有刊本，据目前所知约有四种。一、是最早的油印本（用销锡纸写成的）；二、宣统辛亥藕根斋的石印本（以上两个版本均出自福州南后街董家，即董执谊氏）；三、抗战胜利后福州三山书纸店的五号铅印本；四、最近福州古籍书店的复制本。至此书原名是否即是《闽都别记》，亦有不同的说法。本书二百四十一回有“前文结《双峰梦》全篇”之语，知此书的前半部当名《双峰梦》，目

二百四十一回之后，则另有人拼凑续写。友人徐吾行兄前曾荐有一部《闽都佳话》的清末年抄残本，仅有数回，与流行本相较，内容颇有详简的不同，略可考见其发展与变化的痕迹，似此，本书还有一个题名——《闽都佳话》。

本书故事以福州东山榴花洞为开端，联贯到汉唐五代，特详于开闽王氏，经宋元而迄于清初，内容是很庞杂的，大小故事拼凑在一起，缺乏系统，时间观念很不严谨，文字亦欠雅驯，显然出于说书人之口，迎合市民听众的低级趣味，是以很有一部分的不健康成分及对于少数民族的诬蔑辞句。然书中保存有大量的福建（主要是福州地区）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和谣谚，这种口头文学，值得民俗学家、语言学家以及研究福建地方史者和文学史者参考。随便举一些例子如下：

《说文》曰：“闽，蛇种也。”本书便残留有人头蛇身的神说和“山都木客”的故事，这可为探究福建原始社会的传说提供材料。福建的少数民族一畚族系以犬为图腾，素有拜犬的习俗，本书亦有王妹生犬和（钟 犬）与娥霜公主结亲的故事，把这一个历史故事保存下来，这和古希腊人说某族人为天鹅的子孙、牛的子孙等正相类似。他们虽是动物，但都具有人性和魔力。福州闽江流域有一种水上居民——昼民，俗称“曲蹄”，历受封建政府的歧视与压迫，不得移居陆地，平日操着水上运输业务，又过着像浙江九姓渔户的江山船那样的生活，这在书中亦有所揭露。

陈靖姑的神话，是全书的一个重要线索，福州民间流传很广，是一种保婴、保赤神。解放前，福州城乡的社庙，俗称曰境，都有临水陈太后祠，进行奉祀，并于每年正月元宵举行迎神赛会。在这故事中，不时穿插着降伏水怪山妖，为民除害的神话。而死亡灵魂的复活，在书中便演变成为“缺 嘴）哥望小姐”的故事。作者还借鬼神妖怪的喜怒笑骂的笔调，讽刺、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引述李考叙的《鬼方记》，认为鬼是不可怕的，倒是“鬼怕正人”。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就在今天还是值得肯定的。书中又常以民间传说附会历史故事，把白鸡小姐的白妃说是柏姬小姐，这是指元行省郎中柏帖穆一门的死事，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郑唐和曹学佺的故事，则是“徐文长型”的民间故事在福建的再版，集中表现中国人民的聪明与智慧，以及他们对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不满。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即比较详细地描述福州地区的社会生活，如戏班生活、地方掌故、社会风尚等方面都有所讲说，颇可补充正史记载的不足，再则本书又保存大量福州地名的种种传说，如今天尚为人们所熟悉的钱塘巷、猪姆岭、鸭姆洲、银镜浦等，都加以神化或予以不同的解释，这种乡土味，对读者很有亲切感，可唤起爱乡的热情。

自五代王氏起，福州就是一个港口，海外贸易是很发达的，所以本书有一定篇幅谈到福州地区的商业活动和海外贸易的情况，残留有一些可供探索的痕迹。如

法海寺旁之宦贵巷，原名番鬼巷；大桥下的泛船浦，原名番船浦，即当年泊番船之故处也。这番鬼巷是否反映福州地区也曾存在过类似广州的蕃坊，也值得考证。总之，自宋以迄明清，外商来到福州者颇有其人，只因说书人对于海外情况不清楚，是以所反映出的种种颇非事实。书中还涉及当年福州较大的行业——杉木行、中亭街鱼行，以及丝绒店、药材店、洪塘蔑等；也谈到福州的典当、钱庄、汇票等等，并指出福州与台湾贸易的紧密关系，还多次谈到福州的商业区——南台。这方面的故事既有迎合小市民的兴趣的一面，也有对商人为富不仁和欺诈刁吝行为的鞭鞑。

我认为，书中最值得重视的，就是保存福州的大量方言、俗谚和民间故事，如为人民艳称的“荔枝换绛桃”的故事，以及“沉东京浮福建”、“看见枇杷叶，思量家母舅”，“潭贴梅”等俗谚，迄今尚在民间流行，足供学者参考。其间还有一般地方志所不经见的地方掌故，亦颇足珍。

根据以上所说，福建人民出版社重新整理出版这部书是有意义的，一是保藏福建文献；二是提供有益的材料，有助于研究福建历史。当然，任何历史遗产都有精华与糟粕，我们必须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慎重对待，具体分析。既不可粗暴，也不可笼统地表示赞同或反对，这是我们的态度，也希望读者能本着同样的精神阅读本书，做出分析，并给予评论。

台湾罗星塔月刊社1986年版《闽都别记》序

张立中

在家乡，闽都别记是一部家喻户晓的章回体小说。全书叙事自唐至逊清，历十八朝，以历史兴亡为经，乡野摭闻为纬，缀以八闽名人、典乘、博闻、山川风物，堪称是一部搜罗广泛，内容充实的奇书。

别记为里人何求所纂，作者真实姓氏不详，书中所记各节，语涉鄙野，间以方言谐音俗字，致未流行广远。唯书中情节，却早经编为通俗戏剧、评话、俚语，搬上舞台，感染人心，影响深巨。

依立中粗浅看法，概括本书，至少具以下几点特色：

一、故事离奇，真真假假，扑朔迷离，所记各节，虽涉及神狐鬼怪，而历代名物错出其间，为小说、戏剧、诗文保留许多可贵题材。

二、情节生动有趣，谈男女爱情，悲欢离合，悱恻缠绵；写江湖人品，任侠香艳，蕴藉风流，令人目不暇接。

三、讲仁义，说道德，标榜忠孝节烈，不说教，而因果报应，自然昭彰，有裨世道人心。

四、不佞佛、不媚神，主张心即是佛，勤念弥陀，不如孝亲，神亦有格，奖善惩恶。

五、以家乡特有谚语文字属文，隽永诙谐，自成风格，不特福州乡亲阅之，如嚼橄榄，回味无穷；即外省人读之，亦当饶有情趣。

本社为传播八闽文化，年必选印新书一部，别记是一部绝版，海外不易购得，也是乡亲所亟欲珍藏的好书，故尽最大努力，鸠资刊印，以飨读者。

本书由高啸云、王天昌、方冠英乡长执笔点校、修订。高、方乡长先后为本社主编《八闽新记》，《福州采风录》。王乡长是东海大学文学系教授，他们都有丰富文学修养与编辑经验，经点校后的别记，去芜存菁，我相信不但会为老一辈乡亲带来温馨与回味，亦必为年轻一代的乡亲所喜爱。

印行此书，承国内外同乡大力支持，赞助或大批预约，转赠亲友，敬恭乡梓，实深敬佩。并承严灵峰教授关怀指导，王世成、苏心铉、萧宗干乡长热心参与点校，并此敬致诚挚谢忱。

成书匆促，疏漏之处殊难避免，盼海内外同乡先进赐予教正，俾作再版准绳，是所企禱！

台湾罗星塔月刊社1986年版《闽都别记》校订 后小记

高啸云

罗星塔月刊弘扬八闽文化，不遗余力，最近又要重印《闽都别记》，笔者不敏，承嘱负责第一、二、三集及第十五、十六、十七集校订工作，兹就这部分讲几句话。别记字句错误极多，除极力予以校正外，其较为重要者，特为举述如次：

第一，别记第8回“周启文献开闽图讖”，其“总叙”一篇，实是很重要的乡邦文献，惟人名方面，“摇”误为“徭”，而“永泰中领县九”下“侯官尤溪增置永泰三山福唐合沙长冶”，县数既不足，县名更大有差错。经据《旧唐书·地理志》，改正为“侯官、尤溪、长乐、福唐、连江、长溪、古田、永泰、梅青。”“温蔴”改“温麻”，“随”改为“又”。又在“永安三年以建安为郡领九县”之下，据《三国会要》，加上括弧，注明“建安、吴兴、东平、建平、将乐、昭武、南平、侯官、东平”，以见三国东吴当时经营福建的情形。天文方面，“分野二女”有误，亦据清统志福建部分，改正为“分野（天文：牵牛、须女）”。其他字句方面，并参考史书言志，略有增减（以上见原书三六、三七页）。

第二，别记第9回最后说到“随颁出新名号，其名总名曰罗城、北门曰永安、南门曰利涉、东门曰海晏、西门曰丰筑、又东南通津门、西南曰清远门，又内门曰金斗、又曰安善门、共九座、木关四座”（原书四六页），其中最明显的，是缺少了东北的延远门，乐门的“乐”误为“筑”字：金斗门亦易被误会为就是安善门，而安善为大门，金斗则是便门之（按当时设大门八，便门九，水门三），亦必须予以辨别。再则唐中和间，观察使郑谔修拓郡城东南隅，城北起小阜，南至虎节门，东起康泰门，稍北至宜兴门，东南至定安门，西南至清泰门，是曰子城，文德元年，观察使陈岩复修筑。到了天复元年，节度使王审知除了筑重关于虎节门（名镇闽台）外，又于子城环筑罗城。这一段历史也当在“其总名曰罗城”之下，加以注明，这样才不致埋没了前人修城之功。亦使人们知道罗城之外还有子城。凡此均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福州城”条予以补正。

第三，别记第29回“刘尚杰检契听书”中，“所讲乃梁武帝使第一子绎武为楚王”（原书二三页）有误，按梁武帝有八子，为统、综、纲、绩、续、纶、绎、纪。长子统，即有名的昭明太子，绎乃第七子，兄弟皆单名。至吾闽有畚（别记作“镲”）族，其三姓除雷、蓝外，其中姓，即三月份本刊所载八闽诗社“闽海”二唱杨南孙先生

大作“八闽种族溯槃瓠”的“槃”，别记皆误为“螺盘篮”（原书 四 页）。“畚婆”乃指该族妇人而言，“婆”当改为“族”。

第四，别记中之年号、人名，尤其后者，多有差错，在此不能尽举，姑举 例以概其余，如曹学佺误为曹学铨、王仔误为王抒，庞保误为宠保等是，凡此改正，最费心力。至第十六、十七两卷，杨继盛与海瑞之奏疏，字句与明史多有出入，蔡东藩《明史通俗演义》亦然，稗官小说总喜欢动些手脚，此亦无足深怪，做惟就原疏所无者，如别记之以欧阳必进为严嵩之“表侄”，予以删除；至有错误之字句，亦据明史杨传，予以删改。

第五，别记标题有的固然很好，惟仍有不惬人意之处，如第十六卷第二百九十三回“郑唐评臬友乱卫卒冠里重瓜花藐鸡鱼”，与第十七卷第三百二十四回“威武友兰去都闽”，不仅文句有欠通顺，意义尤不明了，经就原卷回内容，改为“郑唐评臬友无情义卫卒乱五里各升沉”及“友报恩友兰任都司”。

第六，别记对于崇祯时之殉国忠臣，多所表扬（第十七卷第三百二十九回），最符《明史》显彰忠义特立列传之意，故节引《明史》为之附注，以资互证。

第七，别记所录诗甚多，偶亦有词，足为文学欣赏，也对名胜古迹加深印象，可补方志之所不及。惟错字不少，尤其朱子《寄题九日山廓然亭》诗，其中少了第 句，经尽量找朱子诗来补正，却没有找到，只好从缺。至于周朴的诗、辛弃疾的词，则均据《全唐诗》与《稼轩词编年笺注》改正。

第八，别记把民间传说保存下来：更是第 部用福州方言写的章回小说。这也是该书两大特色。这在福建同乡读来倍感亲切。既知道平常所讲的谚语的出处，也晓得自己的方言，是怎样写的，以“两眼睛被鼠镜去”（原书 九七页）的“镜”字来讲，《戚林八音》“郊”字母“气”声，就有这 个字，是和“阉”（现据民国二年印行本此字有误）字在 起的。气郊相呼之后， 定大为惊喜，原来就是此音此字，而其意义，则是“剜肉医疮”的“剜”。再说“无”为“毛”，“喝酒”为“食酒”，看来似很粗用语也不无“特异”，可是，考究起来，却是 有来历的。前者见《后汉书·冯衍传》：“饥者毛食”，后者出论语：“沽酒市脯不食”，《汉书》及柳子厚文皆有“食酒”。又如“诸娘”，此为福州妇人特称，含有历史性，是指无诸国之娘，以上皆仅注明其意义，不再举述出何典故，以此当俟之专书。惟福州方言既多出自经史子集，又吸收了不少的外来语，而“平上去入”四声之外，复有其四 八音（此外，还有变音）《戚林八音》序中已有述及。因而“言伙于四方，音繁于四方”，虽明知顾况用“郎罢”二字“似是而非”，还是沿用：《福建通志·方言志》仅谓“物化曰融”，福州方言实念为“洋”，“六十种曲”中即有此字，真所谓“必识字多于四方之人，而后能举吾福建之言字之也。”以至专讲方音、各有著述的何治远、黄宗彝、刘家谋、谢章铤诸乡先贤，仍

时时不得已而为迁就之计（参看《福建通志·方言志》），则别记之有谐音俗字，又岂能加以深责？而我们也只好极力保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唯确知有错，始予删改。如“血凝筋疚”（二二 页）之“疚”，字既不对，音亦不符，则据《福建通志·方言志》改为“録”，否则宁予存真。又“把缆鼓”（原书 七四页）之“把缆”二字，音义俱非，亦改为“播鼗鼓”。《论语》：“播鼗武入于汉”，朱注：“播，摇也；鼗，小鼓，两旁有耳，持其柄而摇之，则旁耳还自击。武，名也。”在周之时，鼗亦重要乐器，到了现在，则为卖货郎手中所持之小鼓。福州方言呼水中石子为播鼗鼓鱼，即取象于此。

校对本如扫落叶之工作，而校正更非易事，加以时间匆促，学力有限，难免有疏失之处，尚祈贤达多赐教。

台湾罗星塔月刊社1986年版《闽都别记》序

方冠英

《闽都别记》书成于清中叶，以线装木刻本问世。民初翻为石印本，全部廿册，据云不甚畅销。由于所记语涉鄙野，用福州方言、谐音写成，致未流传广远。可是据笔者所知，只要是福州同乡，提到“别记”，却无人不知。在家乡，戏台上演的，评话先生讲的，融入俚语说的，源于别记，不胜枚举；其深入人心，影响久远，是不争的事实。

笔者于数年前借别记一部，读了几页，觉得故事精彩，惜错字多，无句点，读起来非常费力，搁在一边。今春张发行人嘱参与点校工作，乃逐字细读原书。我以为别记错字太多可肯定的是排版和校对人的错。不信且看别记开头作者何求说：“盖闽都东南滨海，西北联山；重关内阻，群溪交流。三峰鼎峙于域中，二绝高标于城外。襟江带湖，沃野千里。南连江广，北跨温台，东通吴越，万里重山环绕，地沃山强，诚天下之胜也……”能写此文字的人，会使用那么多的别字和错字吗？此外，别记前后文字瑕瑜互见，漫不相续，恐非何求一人所撰。这是我数月来点校别记后所要提出的几点粗浅看法。

别记缕述闽王及历代兴亡盛衰故事，广征博引，识见渊博，是一部很好的史书。为了迎合读书的兴趣，穿插许多光怪陆离的情节，是极自然的。就像今日写电视剧本，如果制作者一本正经，板起面孔说话，定是失败的制作。

或曰：“别记鬼话连篇，荒诞不经。”我以为，《太平广记》集我国几千年小说精华，所摭拾过半是荒诞无稽的典实。唐代开科取士，选举人连同姓名送达诸主司选士的，不外是幽怪录传奇，齐谐列异。认此等文字独具会心，文备众体，可窥见史才、诗笔、议论。选进士，则侧重诗才。如果我们以荒诞批判别记的文学价值，是有欠公允的。

笔者抱着“共读古人书”的心情，参与点校工作，尽心力而为，对此一部值得珍藏的好书，有多少助益，则不敢妄作揣度，希望博雅乡亲有以教我。

台湾罗星塔月刊社1986年版《闽都别记》 点校别记

王天昌

罗星塔月刊社在张立中乡长主持下，筹划将吾乡旧籍中之《闽都别记》加以校正、标点，并添注必要之注释后，重新排印出版；不仅可以保存乡邦文献，且将更以崭新面貌展现于国人面前。笔者不敏，与高啸云、方冠英等诸位乡长，衔命协助完成此顶点校工作。

此书所依据者乃乡先达严灵峰教授提供之版本，但原书印校草率，校对不精，以致字词之错误者，何止于百出？试举笔者于数日前所翻阅之卷八目录文字为例，便有将“拓天”误印作“拓夫”，“胡笳”误印作“胡茄”，“梨园”误印作“棋园”，“重情”误印作“重怎”者。目录文字，本就不多，错误尚且如此之多，其他篇幅可想而知。吾等数人在点校之际，既须详添断句标点，复须字斟句酌，揣测原著“里人何求”之用字用词，而加以“擅作”厘正，冀得符合原著之本意。戛戛乎其难哉！

至于福州方言俚语，他省人士自无法理解其义。惟为推广以增加读者计，书中方言俚语宜添加注释，以应需求。如“鸪作团”之“鸪”字，福州方言乃指吾人躯体因受寒风吹袭而致手足紧缩，无法伸开之义；又如“爬龙船”之“爬”字，或可写成“扒”，乃“划船”之义；惜今日仍称“划”为“爬”者已不多见。又如“作月利”即今国语之“坐月子”。诸如此类，略加注释后，则亦可供不谙福州方言之各省人士阅读矣。

笔者滥竽大学教席，兼编二种周刊，虽无闲暇，仍勉为其难。倘有不逮，望博雅君子教之。

台湾罗星塔月刊社1986年版《闽都别记》点校 修订说明

方冠英

一、本书系根据1979年9月福州同乡会印行之《闽都别记》影印本修订点校，全书共计二十卷，四百回，分装两巨册。

二、原版本错、别字甚多，无句点，举凡缺字、脱文以及与史书不相符，可以考见者，均经考证，予以适当之修订与补缀，无从查考者，仍予保留。

三、原文所采用福州俗语，凡外省籍人士不易领会者，均酌加括弧标注，或附以数字，并于卷末对照注释，以免隔阂。

四、为便于阅读，加注标点符号，唯人名、地名、书名等易于辨识之词句则省略。

五、为了存真，原书所采用之特殊俚谚及语态，仍予保留，俾保持其独特之风格。

六、封面“闽都别记”拓自王仁堪《千字文》法帖；仁堪字可庄，侯官人，光绪三年（1877）状元，以书法苍劲秀丽，勤政爱民闻于世。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闽都别记》序

林蔚文

《闽都别记》是清代福建地区重要的民间传奇小说，它大约成书于清代乾隆至嘉庆年间，即1736年至1820年前后。全书400回（亦作401回，其中第200回重复），约百五十多万字，是福建历史上流传至今篇幅最长的章回体传奇小说之一。由于《闽都别记》所展示的其独具特色的乡土文学风格和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内涵，后人视之为福建乡土文学和民俗文化的瑰宝。

《闽都别记》的作者署名“里人何求”，但其人终莫能详考，因此此书的作者到底是谁，抑或是些文人集体编著而成，至今尚存疑。一般认为，《闽都别记》是在清代福州地区说书人根据福建历史故事，以及福州等地民间传说、古籍野史、社会掌故、风情习俗等的基础上，加以综合演绎，编纂而成的本传奇话本小说。在小说成书之前，书中的有关内容和一些章节，已在当地说书人之间流传，市井百姓亦多耳熟能详。在此基础上，《闽都别记》的诞生，自然受到广大民众尤其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市井百姓的欢迎。二百多年间，其在福州方言区的影响至今不衰。时至今日，不少民间老人对其中的许多故事仍然津津乐道，足见其生命力之旺盛。除了民间手抄本外，《闽都别记》流传至今的大约还有六种版本：1. 清嘉庆二十五年本。2. 清光绪三年福州南后街刻书家董执谊油印本。3. 清宣统辛亥年（1911）董执谊石印本，亦即藕根斋印本。4. 1946年福州万国出版社铅印本。5. 1985年，福州市新华书店古籍门市部复制的董执谊石印本。6. 1987年，福建人民出版社点校董执谊石印本，重排铅印上、中、下三册本，1997年重印。在这些版本中，清光绪宣统年间福州南后街刻书家董执谊整理刊印的版本，是《闽都别记》最早和最完整的版本，其对这珍贵的民间传奇小说在此后的长期和广泛流传，功不可没。迄今流传最广、印数最多的为1987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本。新本以董执谊石印本为范本，完整地保留了该书的原貌，可以说是《闽都别记》的再次新生。

作为一部颇具特色的民间文学作品，《闽都别记》的内容十分庞杂，但又充满浓郁的乡土文化色彩。最初印行此书的董执谊氏在跋文中曾说：“其书合于正史及别史载记者各十之三，野说居其四焉。以福州方言叙闽中佚事，且多引俚谚俗腔，复详于名胜古迹，文词典故，多沿袭小说家言。虽属稗官，未始非吾闽文献之后助，博奕犹贤，不可废也。”这种评论大致上是恰当的。《闽都别记》以福州东山榴花洞传

说为开篇，时间连贯汉、唐、五代、宋、元、明，迄于清初，前后凡两千余年。其叙述内容则繁庞杂乱，其间虽掺杂有正史、别史、野史传说等各种内容，但因大小故事随意穿插拼凑起，且年代时间也常有颠倒错误，因此最初给人只是“别记”、传说的感觉，这些都反映了其源于早期民间说本的真实面貌。但从全书401回的总体内容看，其以福建古代历史为大背景的写法却是隐约可见的。自汉至唐、五代，历经宋、元、明、清，各个朝代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或多或少都成为其背景的衬托内容。如汉初的闽越王治闽、唐代的常袞设乡学、黄巢入闽、五代闽王王审知及其家族的兴衰和骨肉相残的历史、宋代蔡襄建造洛阳桥、元代行省郎中柏帖穆门死节之事、明代郑和下西洋、明末清初郑成功等的抗清活动、耿精忠叛乱、闽人三十六姓人琉球等史实，在书中都有一定的篇幅描述。只是经过作者的加工和演绎，无论在年代或内容情节方面，都有不少失真、附会甚至张冠李戴的现象。当然，这种现象出于清代说书人之口及历史传奇小说之中，后人是能够理解的。

纵观全书，我以为该书最大的特色，就是保留了为数众多的闽中乃至福建各地的民风民俗和乡土文化内涵。特别是唐宋以来闽中等地的风土人情、地方掌故、民间传说、佚闻逸事以及俚谚俗语等等，在该书中几乎俯拾皆是，占有相当多的篇幅。其如各种年节习俗、婚嫁习俗、丧葬习俗、祈雨之俗、戏班戏俗、饮食习俗、迎神赛会、烧火炮、卜卦、看风水、科举教育等市井风情；观音、八仙、土地、五帝、城隍诸鬼神信仰；蛇神、蛙神、鸡神、虎神、狐精、山都木客、猴神、树精等自然界各种动植物精怪的传说信仰；道教、佛教信仰及蛊毒巫术等，都尽入书中。此外，福建的畲族、清代旗人和水上置民，在书中也有所描述。至于各种民间传说和俚谚俗语方言，在书中更是比比皆是。除了贯穿全书主线的闽中地区著名的陈靖姑信仰传说外，还有开篇及结尾的类似陶渊明世外桃源类型的榴花洞传说，以及在闽中民间至今仍广为流传的郑唐的传说、罗隐的传说、缺哥望小姐的传说、荔枝换绛桃的传说、沉东京浮福建的传说、急避巷的传说、柳七娘造罗星塔的传说等等，都在书中穿插贯通，引人入胜。与此同时，各种俚谚俗语和方言，如“鼓楼前拾柴配”、“拆观音堂补五帝庙”、“小庙鬼未见大猪头”，以及“车车转”、“铁铁硬”、“活跳跳”等等，更是充满浓郁的乡土气味，让人趣味倍增，油然而生一股浓浓的乡情乡思。至于至今依然保留的许多闽中地名，如南台、洪塘、祭酒岭、钱塘巷、鸭姆洲、泛船浦、番鬼巷等，以及鼓楼前、中亭街、南台的许多杉木行、鱼市街、丝绒店、布店、药店、炭店、典当、钱庄乃至走街摇铃的牙医等等，都入人画，构成一幅如诗如歌、让人如痴如醉的闽都风情风俗画。由于书中大量使用福州方言土语，再通过民众熟悉的当地地名古迹，穿插历史故事，附会民间传说，描写闽中等地的社会和民众生活，使全书透出一股浓郁的乡土文化色彩和市井生活气息。这些乡土气息浓厚的民风民俗，在迄今所见

的福建地方文献资料中，如此详细、生动形象的描述，难有与之媲美的，这些都是《闽都别记》的重要价值所在。作为福建民间乡土文学的瑰宝，厦门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傅衣凌先生生前在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新版的《闽都别记》作序时，已充分肯定了该书的乡土文化特色和民俗学、民间文学的价值，指出书中的有关记述值得民俗学家、语言学家以及研究福建地方史和文学史的学者参考和研究。我想傅先生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闽都别记》尽管存在着重要的乡土文学和民俗文化的研究价值，但它同时又是一部掺杂着一些糟粕的民间传奇小说。从迎合当时一些市井百姓的需要看，它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存在着一些缺陷乃至庸俗不健康的東西，这是需要特别指出的。

福建古称海滨邹鲁之乡，闽地山川毓秀，地灵人杰，人才辈出。许多久居异国他乡的游子，对故乡的风土人情充满难以名状的眷恋之情。一声乡音，一碗“鼎边糊”，可以勾起游子浓浓的乡愁和乡恋。绚丽多彩的乡土文学和民俗风情，曾经哺育和熏陶过无数的八闽儿女，自《闽都别记》问世以来二百余年间，社会上许多不同文化层次的人，对这本充满乡土风情和传奇色彩的长篇通俗小说都很感兴趣，近现代以来，一些文学、史学和民俗学研究者对这本书也颇为重视。当然，八闽大地几千年来绚丽多彩的乡土文学和民俗文化，是一部积淀已久的历史巨著，这不是本《闽都别记》能够容纳得下的。因此，对《闽都别记》的研究，我以为可以见仁见智，多方面展开。2003年，笔者撰写的《福建乡土文学的瑰宝——闽都别记解读》书出版，在福建乡土文化和民间通俗文学研究领域起到一些积极的推动作用，不但有许多不相识的省内外读者来信索要，省内一些高校相关专业的硕士、博士生还把它列为辅助教材加以研读。我想，这些现象大概都是闽都乡土文学和民俗文化的魅力，都是源远流长的闽都传统文化的魅力吧。

最近，欣闻福建人民出版社准备重新修订刊印《闽都别记》，这是一件值得称道的好事。它反映了作为福建地区珍贵的民间文学瑰宝《闽都别记》，其在新世纪和新的社会文化氛围中，依然以其浓郁的风土民情和乡土文化内涵而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这棵民间文学的常青树，只有根植于民间文化的广袤沃土之中，才有可能保持如此旺盛的生命力。

福建人民出版社编辑邀为新序，谨以此文以志祝贺。

2008年岁首写于福州北门静原斋

编后语

陈苏

百年前，一部在福州民间口口相传并通过手抄本流传了百多年的民间文学鸿篇巨著——《闽都别记》，由乡贤董执谊整理汇编，在福州南后街正式刊印了。

《闽都别记》一书是以福州地方方言土语写作，内容精彩、雅俗共赏，在懂得福州话的人群中影响巨大。《闽都别记》全书皆是福州百姓耳熟能详的民间传说故事，承载着闽都文化的历史和记忆，独具福州地方风格，是一部十分特殊的古典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闽都别记》的独特魅力吸引了许多学者的目光。著名学者陈懋恒女士（末代帝师陈宝深之侄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曾改写过其中的十五回。2004年福建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文艺理论研究室研究员林蔚文先生，也曾出版过他的专著《福建乡土文学的瑰宝——闽都别记解读》。除此之外散见于报纸、杂志和网络上的相关文章也为数众多。

今年正值《闽都别记》刊行100周年之际，为了纪念福州民间文学史上的这一盛事，并进一步弘扬闽都文化，深入挖掘、整理福州地方民俗文化，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托福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福州市闽都文化研究院着手征集《闽都别记》相关研究文章，并召开一场学术研讨会，旨在将《闽都别记》的研究引向深入。2010年6月，征稿启事发出后，立即得到许多专家、学者、《闽都别记》爱好者的关注和响应。他们纷纷寄来稿件：台湾八十多岁高龄的乡亲郑行泰先生，特别撰写了《重印闽都别记在台湾之缘起》一文；原“国家图书馆”馆长、台湾铭传大学客座教授杨崇森先生，从网上发来《介绍一本奇书——闽都别记》一文；乡贤董执谊的人尤为踊跃，选照片、写文章，忙得不亦乐乎，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原语言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董琨教授，专程从北京回榕参加征文座谈会，并撰写了两篇相关论文；福建省通俗文艺专家王凌先生，为征稿活动提出了宝贵的指导性建议；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卢美松先生、福州市政府文化工作顾问黄启权先生都欣然应邀为本书作序……在此向上述专家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以弘扬闽都文化为宗旨的福州市闽都文化研究会甫一成立，研究会领导就十分重视本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多次召开专家会议对相关工作进行研讨。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且编辑时间仓促。书中难免出现疏漏欠缺之处，请专家、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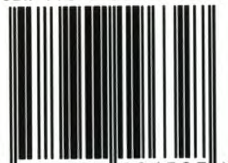
2011年6月10日



美术编辑刘小岳
美术设计郑晗



ISBN 978-7-80719-632-7



9 787807 196327 >

定价：50.00元